

之有諸待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
身也吏受賂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
之可笑邪魏徵曰昔嘗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
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
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綸一匹上...
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
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
憂不洽司馬公曰古能言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
矣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
矣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
臣通籍出入門禁門冬十月朔日食○詔追封故太

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後詔復

為隱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集覽巢刺王巢子小反所封邑名今無為

年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乾生蕭瑀免初蕭瑀

定德彛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

是皆疎瑀而親德彛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
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

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

益州獠反益州獠反請發兵討之遣使點兵精求

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浦官物有司以為負秦

年更各七德舞七德者
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无忌與法官更議定
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

刑發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年從之
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

集覽

而加以役作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

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知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餽事覺上於殿庭賜綸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綸燕郡王

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

至是將兵戍涇州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幽州統軍楊岌勒兵攻之藝泉將奔突厥左自拒旄長唐

長安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二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饗

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

食○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

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氏曰聖人之意借弓爲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

善云爾太宗鑰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

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苑君璋降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浦政退保恒

不足恃遂

六月封德彝卒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父

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才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經猶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

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
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
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以蕭瑀為左僕射上與
公等秦能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其六國無
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未始
其所以得天下蓋取之或以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猶短之
所以不周也蓋取之或以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猶短之
謝力不及滄氏曰取之或以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猶短之
武力之征伐之或可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
其曰取之或可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
孫无忌為右僕射
安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
皇太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實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
呂霍上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實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
常才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退避權勢保其寵祿又
安有黜川之禍哉
得華入道德言委用之更舊俗政令預奇國人始不悅
加以兵革歲勳連年繼得內侍驩勃言事者多請擊之上
問羣臣蕭瑀以為擊之便也忌曰虜不犯
塞而棄信務民非日者之便也
上曰虜不犯

九月朔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
高士廉罷
寢

杜淹參預朝政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
高士廉罷
寢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
送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
瘴癘遠不可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
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
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言乃
賞乃賜綸五百匹
○十二月蕭瑀免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
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主

以外戚謀反伏誅黔州之禍高宗發立武昭儀無忌極言
不可后既立街之許敬宗揣后指言無
王珪密奏也
九月朔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
高士廉罷
寢

獨言不可上曰朕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
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任世充位不卑
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無益上曰卿任世充位不卑
於其朝淹不能對曰臣非不諫但無益上曰卿任世充位不卑
死上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
送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
瘴癘遠不可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
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
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言乃
賞乃賜綸五百匹
○十二月蕭瑀免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
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主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
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主

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主

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無為
一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仲邪萬一誤有所為
皆曰身自漢武帝征和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注見漢武帝征和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孫伏伽射

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

進見其形必資明鏡上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腹諫

也言集覽走馬射的也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選集併省吏負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

樂仕進官食不充州府以多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

四負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直朋友有過常

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以李乾祐為

侍御史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

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鴻臚卿鄭元

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

多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類利不能制會大豐羊馬

乘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云於上曰我狄與衰專

種落盡坂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元勳時號高車部也初為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捷驚

復出多濫葛在薛延陀僕骨我野古積北在僕固東

蒲潑反一曰拔野固或作拔曳思結在薛延陀之故牙
渾戶昆反即吐谷渾之類在諸部之南建中功臣渾城即
其後解薛在多濫葛北東連僕固奚結在同羅之比僕固
之東阿跌一曰訶陁或曰跌跌其寶也本出河曲步落
稽其後內屬賜姓李氏契苾契音喫苾蒲結反一日契苾
羽在焉者西北其後因以為氏案北史苾作弊百雷雷音
習董衝又音先立反在
契丹之北地與奚連

二年春正月長孫无忌罷

時有密表稱无忌權寵
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

朕於卿淵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
之意有不通无忌自懼蒲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
許之乃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三月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進每月月四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
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
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
聽於朝堂俟進止胡氏曰三品已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
使與諸囚同引引得待臣以取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
之臣反不見引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狀失
多矣不欲使與囚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狀失
同引者別引可也關內旱饑赦天下 關內旱饑赦天下
責子詔出御府

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一歲而赦善人嗚呼夫養德者善者害嘉赦
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
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曰使年豐穀稔
天下又安後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
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

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
歸者突厥方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
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 遣右
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初上皇

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
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至是
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洽之隆替豈由於此
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
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
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
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司馬
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

臣之義朕殺之亦為暴由此言之不知文宣矣命復其
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類苦
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得雀鷄自臂之望見徵來
匿懷中徵奏事故父鷄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
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集覽霽威爾
謂之霽郭璞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漢書
魏相為霽威嚴師古曰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齊

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
所見雜著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
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用參正以人心所見互
有不護已知遂成怨隙或謂私怨非不正順一人之願情
為兆氏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湯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
幸免者亦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
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
不可為無過惡人之言是政亂而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
積可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東比至末年天下積
積可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東比至末年天下積

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
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
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由衰也。上然之。珪曰然則
與其夫而紉之珪避席曰陛下所以慮江紉之為邪非邪上
曰殺而紉之其妻何問是棄其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
異於郭公今此美而尚左然棄其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
即出之。上使相孫雅上今乃使之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
彥博諫曰孝孫雅上今乃使之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
以彥博諫曰孝孫雅上今乃使之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
耶彥博諫曰孝孫雅上今乃使之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
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
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令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集覽
齊桓公知郭公之失地之君也。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注
郭公名赤。公羊傳郭音號。左氏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
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
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善字夫聲。美之也。上惡字或
惡而不可去。所以君也。何至於亡。善字夫聲。美之也。上惡字或
音鳥路反。又孔子家語賢君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
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賢。賢者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
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其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

者知其必已賤而得乎然其辭並存於國鄰辭備兵於郊中
行雖欲無二豈可得乎棄其所言之人所言之人謂郭之
父老也齊桓棄之而不用不稱旨 詔舉堪縣令者曰
者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各於屏風坐卧觀
之得其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各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此有奴告之主反者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
發何必使奴告之主反者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

上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利
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利乃遣使問道
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
鬱督軍山下回紇諸部皆屬焉 集賢 多叛利
必建纛故賜鼓與纛也纛纛羽葆也 以犖牛尾為之大如
斗 鬱督軍山 唐李勤傳薛延陀部落亂勦與大戰烏德襲
山注即乞督軍山也虜語轉耳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
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 二月
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卒

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責宰相以左右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教尚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二人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隋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賴有沒朕慕前乎又高穎相
等不以盡心唯恐一物失所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有之
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世無賢相推房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
子虛上林賦浮華无用其於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
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大宗於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此其心廣矣不切直者朕從
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勉而從之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使
今宜存夫温彦博按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
國之與喪未可知也君臣不取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拜

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逢比干面折庭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 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 廣納則貴臣不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問魏... 事者多請使親下親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 親之矣范氏曰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 與相與處而曰然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後... 自奉養力竭而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後... 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周天元後... 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三國齊主尤劣也... 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 憚羣臣之瞻仰兢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 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始則善矣... 生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 謀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多其間能... 當然考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 不得失委任始陳論此非竭誠狗國也今推... 廷徒失委任始陳論此非竭誠狗國也今推...

乃問釋集覽格物格胡客反指格於物而無所... 不問釋集覽格物格胡客反指格於物而無所... 曰此乃說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 苑故以惟天子諸侯之苑園其卒章歸之於... 諫獲契臯陶皆辨臣稷各棄姓契音薛紂臣... 一死各左傳所記四凶與此不同說者以窮... 甫國各左傳所記四凶與此不同說者以窮... 敦為賢號饗餐為三苗構扭為絲不知其果... 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饒人饒... 通作燧韓文月無燧名詩夏四月上帝徙居... 口不食八九無燧名詩夏四月上帝徙居大安宮○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使宜二十... 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 除監察御史以何為... 知人賜綸三百匹... 帝求興二年

日食冬十一月... 大亮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 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使使非... 其人上悅手詔褒獎賜以綺浣業紀

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

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稱臣請尚

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

逞暴誅忠良驅姦伎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

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突利諸族親委

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入北所處梁師都命

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以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俟斤九人及夜

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公謹為副突厥俟斤九人及夜

野古僕骨同羅奚哲長並帥眾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

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請節度分道出

擊突厥集覽肅與獻通蹇口而作聲詩其載也設嘯聚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集覽肅與獻通蹇口而作聲詩其載也設嘯聚

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德我無上杜如晦罷

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集覽肅與獻通蹇口而作聲詩其載也設嘯聚

以疾遜位故也集覽肅與獻通蹇口而作聲詩其載也設嘯聚

裝議異中書侍郎即塞外請王會圖以昭後從之是歲

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請王會圖以昭後從之是歲

二十餘集覽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

萬口集覽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

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集覽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

龐相壽有罪免集覽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

特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王

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

遁走集覽李靖帥驍騎三千白馬色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

心腹中戰于白道亦大驚乃徒牙於績口靖復遣謀離其

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

撫之又認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若

走度績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

靖曰此戰可擒矣張公謹曰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

勸繼之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

之乘千馬先走其眾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

庚寅

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

官魏徵曰秦府左右其甚多若人人皆

特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王

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

遁走集覽李靖帥驍騎三千白馬色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

心腹中戰于白道亦大驚乃徒牙於績口靖復遣謀離其

濮州刺史

漢高遣亂食其說齊下之崩徹說韓信曰亂生掉三寸舌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乃下趙五十城信遂襲破
齊齊乃以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
烹鄒生

可汗許之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
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氏曰太宗
師古不足為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取其名而受其佞事不
後世法也

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
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

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敗走徙依
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
總管張寶相取之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漢南遂空上御

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
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
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
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我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二

宜悉徙之河南充務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
可以化為農民願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

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
其辭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
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

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
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我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請疆
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請疆

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彥博曰王
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遺今突厥以窮來歸柰何

棄之若救其死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
長使入宿衛畏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與突

厥降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
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眾

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去竟與俱無寵於頡利
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

右衛大將軍蘇尼失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欲冠
以杖上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亦甚矣是太宗苟欲

我四夷之亂豈非太宗之盡善乎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
謀雖無天失未若魏徵之所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

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載而中國夷狄之先意承
得非為忠矣乃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先意承

亦非有人為乃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先意承
殊也有教無類豈探雜華夷之謂乎

集覽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尼沙鉢羅設羅

部設之號也蘇尼失人名海樓受俘御者天子所止也樓
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館之太僕館去聲以館館客也太
僕與之政牧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尚書省判
輦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范氏曰
太子輔翼之職在於訓誨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
以輔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宮臣必教之以數其君
養德非所以 集覽 視聽問安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
今曰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莫皆知之食上必
在視寒煖之節食下門所應命膳宰曰未莫皆知之食上必
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 加李靖光祿大夫 蕭瑀劾奏
爲其失鮮臭味惡也 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
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
上讓之曰隋史萬寶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
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綸
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譏公今朕無公勿以爲廣綸
千二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爲廣綸
帝額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以乎胡氏曰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還其獻則善
矣今不聞還其獻則其獻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善

林邑注見漢後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
主建興四年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
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
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
何如紉紉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素曰吾思
之如紉紉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素曰吾思
之後不熱乃至於洛陽 秋七月朔日食 敕百司詔救
雖露居亦無傷也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
未便者皆執奏 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
易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
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始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
明則照豈能一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
日萬幾豈敢諫諍此所以刑之也 二世而亡也 朕則
有德才實莫敢百官使思天下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賢才實莫敢百官使思天下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天聞有治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得阿從不盡已意涼氏曰君自今詔教未便者皆應執
君知人則不盡已意涼氏曰君自今詔教未便者皆應執
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君之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未便者皆執奏 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
易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
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始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
明則照豈能一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
日萬幾豈敢諫諍此所以刑之也 二世而亡也 朕則
有德才實莫敢百官使思天下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賢才實莫敢百官使思天下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天聞有治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
得阿從不盡已意涼氏曰君自今詔教未便者皆應執
君知人則不盡已意涼氏曰君自今詔教未便者皆應執
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君之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
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
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
治也是以隋文帝而無功太宗選而有成波不得其所以
此得也其阿從阿曲順從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
道故也集覽何注言說隨也任職謂能勝此職也任勝並
平聲叢勝小也臞倉果反徐音鎖墮也書臯陶曰萬事墮
云叢勝小也臞倉果反徐音鎖墮也書臯陶曰萬事墮
哉注萬事墮許規反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
功不成墮許規反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
子少傳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每至
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交齡等皆不能抗玄瑀等嘗有微
過瑀勅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既為少師遂罷御史
大夫不復預聞朝政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預聞朝政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
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但有大亮言發
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其或有勞費未
見有益況河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有勞費未
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集覽伊吾注見
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集覽伊吾注見
平十五年侯德左傳不能供億注供億安也認定紫
唐書將流傳注億度也料度其所須而供之也認定紫

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
八品服青九品服緋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曰朝服當以正
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則
古昔師先以李靖為右僕射
王可也靖性沈厚每與時宰
九

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督

思結部落餉貧張儉初集之具不來者仍居饋此親
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
察之儉單騎說論結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
勸使營田結大悅儉又忠其畜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羅以
充邊儲部結意營田轉力而邊儲實焉
轉力而邊儲實焉也轉陟交反
冬十一月以

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錄炎書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請朝上令西域諸國皆因文

附於背故有是命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
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因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
矣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
夷勞中國前者文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
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
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有年

民驕佚驕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今承大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蓋欲化而不可豈能
人漸澆訛故秦任法漢縮霸道蓋虛論必敗國豈能
五帝三王不難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
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而為鬼魅矣
二年天得而治三年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粟不
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粟不
終歲行旅不齊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无忌曰貞觀之
初議者皆云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
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朕用其言今願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
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
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魏徵治天下之性而治之夫
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之性而治之夫
之而能治太平之義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
年遂改太平之義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
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

卯辛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變而天馳之氣盈
蓋或三二百年或五六百年若夫一人之懷所以為仁出於
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一人之懷所以為仁出於
先之以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魏徵有見於此米穀錢外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魏徵有見於此米穀錢外
謂侍臣曰朕有喜懼此年豐稔後易生驕侈則危也
立武備誠不可不備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云天
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年春秋桓三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
何以書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日有
釋云凡書有年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
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
改用十月少傳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
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
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京觀加土為墳

京觀加土為墳

集覽

楚莊王不立京觀刻削之意左傳宣

詔諸州刻削

十二年楚敗晉師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蘇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又京觀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又注見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

萬口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突厥降上夏六月新

昌公李綱卒謚曰貞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秋

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殺大理丞張蘊

古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

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

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

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龍大臣數被

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無識大體以許為首以龍為忠

而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

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此等罪人自損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

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九月修洛陽宮

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

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

之碓鑿池築山彫飾華靡帝獵於後苑上逐兔於後

上怒慮命毀之免雖官父母奈何自輕上冬十月

又將逐鹿思力勝中解帶蹠而固諫上為之止

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

羣臣議之魏徵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

費頗闕又燕秦趙代為京畿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

奔赴李山樂以為勳戚子孫皆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

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

持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

威刑朝貢禮儀具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無虞於是

室勳賢宜令領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則為條列定等

以京畿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天子千里地鄭玄

聞京畿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天子千里地鄭玄

面乃有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民社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

土為增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所封之方色

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授之使

立社於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十一月林邑新

羅入貢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

地為十六州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

十二月開党項之

制自今決死刑者

制自今決死刑者

制自今決死刑者

制自今決死刑者

制自今決死刑者

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刑至

熟也而有可須史之聞三獲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
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窮乎古者刑人君
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
未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
二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
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
全活甚眾○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
捕得拷部人嘗為盜餘亦不盡忠君臣如執奏盡殺之上曰
其狀唯五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執奏盡殺之上曰
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執奏盡殺之上曰
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忠君臣如執奏盡殺之上曰
欲苟有不能受公等亦宜受人諫諫不可已之所欲惡人違
諫安能諫人受公等亦宜受人諫諫不可已之所欲惡人違
附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
於義不得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
不為也遂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宜將
明儻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
詭耳范氏魏徵曰宗知招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
危耳范氏魏徵曰宗知招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

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州法使其行事每如
此其盛德哉高州摠管馮益入朝益有地方二千餘里爲
可少賦哉高州摠管馮益入朝益有地方二千餘里爲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羣臣請封禪不許

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
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始封禪而漢文
帝必不封禪後世豈以文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
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
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總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
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以爲國未安四夷未服邪
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
廩尚虛車駕未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
夷君長皆當從此乃引我狄入腹中而不償百姓之勞崇
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
寢明年羣臣復以爲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
止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
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守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
爲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

數曰妾數聞陛下解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仰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
且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
廷辱我后陛下之明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英淮陽王晒皆漢光武之子也明帝每封置三師官○
皇子皆殺其制變止令如楚淮陽之半

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辰日忌哭上出次發哀有司奏

也情發於哀安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上宜

於丹霄殿長孫无忌曰王珪魏徵昔曰仇讎不謂今日得

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以然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諫故諫若

諫下不從而臣應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

非而口應對曰陛下乃面從也豈獨無面從之意邪上曰臣

人言魏徵舉止諫慢我視之更覺熾媚正為此耳徵起拜

謝曰陛下開臣言使臣得盡其愚若陛下不拒而不受臣

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上謂王珪曰女處無以下卿宜悉加

臣才不如彦博處繁治劇衆務卑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

苟易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少儻而受其偏好則危云

或攻之各求自售以辯口或以取寵祿人主少儻而受其

之攻之各求自售以辯口或以取寵祿人主少儻而受其

如常則衆莫相與之事給事矣○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

主而不兼將莫相與之事給事矣○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

然不功爭能臨朝言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誠不足為

校功亦弱也漢書相如上下不取上甚善之

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宮

史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

乃知韓彭趙臨非高祖之罪

九月如慶善宮

宮上

集覽

功成慶善宮

集覽

十四人冠善樂以童兒八

集覽

功成慶善宮

集覽

功成慶善宮

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有命之
舞也韓彭蒞臨韓信彭越漢高帝誅之故云蒞臨蒞臨注
見漢文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武帝謂叔達曰卿
帝六年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曰之言非為陸
故乃社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
私交也太宗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
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
君道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陳樂曰

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此面事
武觀其故主辱之狀能不一時英雄朝臣或嘗此面事
之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執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諱觀
王被擒斬之於市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世充自稱鄭帝降唐被殺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之初陛下
帝曰朕比來營繕多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常如貞觀之初
諫不倦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矣
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矣

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非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
能道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
哉語朕則不然若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
來不語事或不致大比乃公輩所親見也昔龍逢忠諫而死
無不痛之煬帝驕暴而正公輩所親見也昔龍逢忠諫而死
○場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臣
至用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臣
宗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則專取君子
君子之言者小人之言也魏徵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則專取
行詐以用兵後世之所謂才者君子之辭給以禦人
數求哲人也豈可先有無行之小豈事而巳爾王若創業垂
小或進才乎夫有無行之小豈事而巳爾王若創業垂
其或進才乎夫有無行之小豈事而巳爾王若創業垂
君行卒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廢乃取才行兼備而可用退而
度跡略但赤道更請造也
集覽 靈臺候儀作儀以靈臺候儀
儀後魏斛蘭所規制略度刻不均亦道不動乃如膠
柱以考月行海速多差澤天黃道儀渾天儀注見漢順帝

陽嘉二年黃道遊儀
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

使賑之○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
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胡氏曰罪既
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
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辜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
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
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
之始者縱刑赦之類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發命命之
之過也類字普冬十一月以長孫无忌為司空
多偏類如字普冬十一月以長孫无忌為司空
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
用如有才雖離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詩詩既而笑曰
陛下教誨非臣
取也上皇大臣
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
十八猶在民間民

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區出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
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
直諫上謂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書段綸階
戒無作淫巧之
意邪乃削綸階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
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
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
乏褻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夏五月朔

日食○秋七月東河南大水○冬十月營大
明宮
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暑之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朕不
達及拜特進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朕不
集覽
帝鴻嘉元年漢成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集覽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未嘗通中
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

使者往集覽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罕野居析支水西在吐
慰撫之集覽谷澤西南贊普吐蕃俗謂疆雄曰贊謂丈天
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或吐谷渾寇涼
曰論贊或曰弄贊棄宗弄贊贊普之名

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吐谷渾可汗伏
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
總管節度集覽重勞之重上聲難聘鄭氏為充華既

而罷之集覽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
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願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
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鐘
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集覽充華婦官也

甫德參為監察御史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膠洛陽
蓋言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
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
誰復敢言者乃賜緡二十匹他日戲奏言陛下近曰不察
直言鉅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
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細察

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
子拜諸叔皆拜素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集

陸可汗死弟沙鉢羅吐谷渾破之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
九年春正月分民賞為九等○夏五月太上皇

崩○李靖伐吐谷渾破之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
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後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
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入後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
軍為兩道請與薛萬均李道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
道靖等賊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太原君集道宗引
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斃冰馬噉雪追及
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窮其西
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
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幾服其眾命李
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國人所殺上復使
李靖按之既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既生坐減死徙邊或
言醜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

親戚不集覽積石河地理志積石在金城河關路西南

之見集覽積石今名小積石在河州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

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在河州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

北西千四集覽張靈勝二州北而南行至龍門蔡氏書傳按漢西或傳

南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

中南山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石曰悶磨黎山

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崦嵫也東比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

登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著

亦自言崦嵫論在其國西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南案二說恐薛說為是冬十月葬獻陵

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大

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

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冬十月葬獻陵

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

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

不為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

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代之法疏奏不報卅南又奏漢

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卅南又奏漢

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

申丙

十年春正月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社爾之子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高祖曰武德季年

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士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

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

太甲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

顏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覽長陵漢高帝陵墓白虎通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

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原陵漢光武陵墓

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

不可謂利誘不可為死脅貞社稷臣也蕭瑀無貳心於已而

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志正之士乎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疾急也勁健之草雖彼疾風亦不隨之

而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疾急也勁健之草雖彼疾風亦不隨之

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

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板蕩而易其介也

也年十一以智略聞處羅以為拓設建牙於積北頡利餘

云西突厥亦亂社爾詐往降之襲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

萬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

諸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

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之北

留社爾於長安尚公主典中兵

集覽

阿史那社爾三字姓社爾其

名也拓其部設之號言部一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

都督邪但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

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

能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

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魏

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

置文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

之我若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

臣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計公輩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

乎私愛忘公義及上道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

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上道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

降乘誠非所宜上曰王位上道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

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亂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

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原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

上乃從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原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

降乘猶言下車也乘去聲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王

大僕大理鴻臚同農太府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王

因之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

僕射與尚書長官皆尚書省官故云尚書三年三月吐谷

八坐又漢魏八坐注見晉武帝太康四年

渾請頒曆遣子入侍○夏六月以温彦博為右

僕射揚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為特進知門下皇后長孫氏崩

省事參議得失

古事因而獻替神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

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

少請奏益之後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何患無器

用邪后得後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何患無器

非智力所得後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何患無器

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道釋異端之教靈

乎及疾篤與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道釋異端之教靈

致小位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慎勿處之權要妾

生無益於人願勿以立壘勞費天下但慎勿處之權要妾

止遊也則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

三十卷又嘗著論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

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

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勵以示近臣曰皇后也書不復

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集覽茂亭漢中山王傳葭

其篇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丘壘同體注丘小

大坡也壘漢書光武曰使送典之後與丘壘同體注丘小

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後有為是者朕當以遠矣此為

之君道也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文士及分統志文宇

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志玄曰夜中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

至明帝聞而數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巳於苑

中作層閣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熱視之曰

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陵若昭

矣陵則臣固見之集覽層閣層臺也觀夫聲三輔黃

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

甘棠在入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

懼昔秦始皇帝威振胡越而三雅諸公匡其不逮可

覽朱俱波西域國一作朱俱繫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西

即漢時可合國也葱嶺注見漢和帝末元二年甘棠西

國黠治書侍御史權萬紀采之咸可宣饒銀大發

耳與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專言銀利昔堯舜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

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侯我邪是日黠萬紀使還家集

覽宣饒二州名在江東宣本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

果毅都尉十一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

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八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

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人為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

酉丁

官上賜書戒教且曰吾欲遺汝珍作飛山宮魏徵上

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帝侍其富疆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
以得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困窮以失我之所
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而加
律令

律令

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
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九條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
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九條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
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纘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
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行之又定枷杻
鑲杖笞皆以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蓋古之死法官以出罪
為刑時有出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人理卿劉德威曰出罪
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罪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
免等就失出減五等今對曰此在罪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
由是斷獄深平允上又首曰法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
不能盡記吏得為姦集覽法不當坐為戒先慈古以李好德
自今變法宜詳慎之集覽法不當坐為戒先慈古以李好德
此為戒集覽法不當坐為戒先慈古以李好德
費又志在儉葬也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
棺而巴范氏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矣後之人主為之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以賈禰跡不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幸
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高宗之過乎

洛陽宮

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
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
日非舍不聞此言因謂長孫无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
食之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豈得稱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
苑之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豈得稱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
為我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豈得稱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
也則不戒哉范氏曰富而不志貧則能保其富矣周公作書
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不
以戒成王哉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漢文有言曰
朕能任衣冠念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
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集覽

禮

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

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胡氏
曰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以
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皆不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

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

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禮之禮是後公

主始行集覽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

嫁其人此乃文公所以明人倫也公主執笄行禮之禮

笄字唐書王珪傳作笄注云案史昭通繼釋文笄堅奚反

簪也又云據唐書簿音正文作笄釋云皮變反笄屬也未

知孰是又引左傳奉匭沃盥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禮愚謂笄字本刊之誤史昭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也所引奉匭沃盥家人在中饋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義本案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

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注笄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葦

若竹為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繒曰盛棗栗段脩之屬段

丁亂反本又作服脩也加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

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贊見女姑以服脩為贊棗取其

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匭

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懷嬴奉匭沃盥其禮

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

知饋饋之禮本案記郊特牲篇碩明婦饋舅姑卒食婦

饋餘是也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饋舅姑卒食婦

饋是于舅姑者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其盛

禮書監顏師古等詳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敬直皆不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

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

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禮之禮是後公

主始行集覽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

嫁其人此乃文公所以明人倫也公主執笄行禮之禮

笄字唐書王珪傳作笄注云案史昭通繼釋文笄堅奚反

簪也又云據唐書簿音正文作笄釋云皮變反笄屬也未

知孰是又引左傳奉匭沃盥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禮愚謂笄字本刊之誤史昭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也所引奉匭沃盥家人在中饋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義本案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

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注笄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葦

若竹為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繒曰盛棗栗段脩之屬段

丁亂反本又作服脩也加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

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贊見女姑以服脩為贊棗取其

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匭

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懷嬴奉匭沃盥其禮

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

知饋饋之禮本案記郊特牲篇碩明婦饋舅姑卒食婦

饋餘是也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饋舅姑卒食婦

饋是于舅姑者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其盛

禮書監顏師古等詳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禮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敬直皆不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

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

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禮之禮是後公

主始行集覽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

嫁其人此乃文公所以明人倫也公主執笄行禮之禮

笄字唐書王珪傳作笄注云案史昭通繼釋文笄堅奚反

簪也又云據唐書簿音正文作笄釋云皮變反笄屬也未

知孰是又引左傳奉匭沃盥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禮愚謂笄字本刊之誤史昭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也所引奉匭沃盥家人在中饋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

義本案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

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注笄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葦

若竹為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繒曰盛棗栗段脩之屬段

丁亂反本又作服脩也加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

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贊見女姑以服脩為贊棗取其

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匭

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懷嬴奉匭沃盥其禮

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
海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饉斗米直匹綸而百
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此年豐穰匹綸得粟
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少在於百姓
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積布帛
且以近事驗之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積布帛
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固至今未盡夫蓄積用
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也
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親行也幸甚又陛下難之乎
欲為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
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
治安唯在刺史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
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吏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
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當自
選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嚴
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嚴
則竭誠以盡下安逆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
物則誠能離德離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則
思謙降臨蒲盈則思延細疾護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
後患防雍蔽則思延細疾護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
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思已行爵賞則思
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苛時則

過必改少虧於曩曰龍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
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
而尚自謂必無亂其未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
鑿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
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難則
不能保其易乎○又曰今日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
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
才非經國慮不及遠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
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難君子不能無小智過苟不害於正
斯可略矣陛下誠能廣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
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真覽** 穀洛穀
城括地志云故穀城在今河南府西比苑中洛水
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穀城在今河南府西比苑中洛水
哀時命篇夜炳炳而三年穀城在今河南府西比苑中洛水
作殷摯節摯抑也記曲禮懷隱憂而歷茲文公集註隱
猶趨也○**真覽** 穀洛穀
賢引以自臣願自三國魏劉真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
韋引以自臣願自三國魏劉真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
無待自緩董安于性綏無待此成又注見宋文帝元嘉六
年西門
冬十月獵洛陽苑
出前及馬銜民部尚書

唐儉投馬搏之上技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過此於一獸上悅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數出賊鬪頗損君為之罷備 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推萬紀不能匡人侍御史柳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長史推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長史推萬紀不能匡紀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爲諸皇子教以經術多幼雅未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師 **以武氏爲才** 人故荆州都督其美召入後宮

十一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以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編責天下譜牒賢史籍以考其真偽哀進忠賢賤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賢豈在此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薛衣至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衰替而猶印然今三品以上皆以賤鬻於物蓋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賤鬻於物蓋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門何足慕哉今欲聲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州定專以

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皇族爲首外戚次之民幹爲二第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

指斬樓觀盛儲寺上怒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日此乃正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日君素雖桀犬以堯有乖侖戈之志而疾 閏月朔日食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帝還宮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速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所加比往年則爲憂故曰新邪今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不逮上曰今日所加比往年則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不逮上曰今日所加比往年則問悅而從之今則勉疆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言可得問與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謀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下悲之雖以臣言而罷免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 說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者罪死

宋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

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與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始則
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始則
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胡氏曰孔子作春秋
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
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
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
歸美之習諫諍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詛祝而不敢言而
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厥口詛祝而不悟求不危
云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
德論此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以高士廉為右僕射

吐蕃寇松州

初上遣使慰

吐蕃吐蕃遣使隨德入朝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
言初唐待我甚厚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借家京亦
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進破党項白蘭諸羌糾眾
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迎公主尋進攻松州
詔吏部尚書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
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左屬党項右接多彌戎
日亦吐谷渾之別種也
為小可汗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一子

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

驍健善騎射者號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機辭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藥要
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今人志倦
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

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

又分左右兩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噶右廂號五弩失畢
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啞利失衆心為其臣所
逐走焉者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
立徵谷設為乙毗可汗中分其地
集覽 汗之號也啞丁結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

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
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
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末其人未得乃自頌之。玄齡以度
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羨其有讓。玄齡以度

難失之於安逸守成之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
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哉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
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
及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
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徒各
反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者天
地造物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伊川易傳
曰天造謂時運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叙昧冥昧不明角力而後
書賈誼傳非觀角材而臣之前

永寧公主王珪卒

珪性寬裕自奉

同所効上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為法
之名崔豹古今注朝服也所以彷彿先人容貌庶人則立
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相立春祭先相季秋祭
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
附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則
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
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

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麻痺上流涕而
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
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願也乃止

良家有才行者充

族尚書奏近世被庭之選或徵賤之
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

襲封刺史

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
舜之國受賤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庶被

詔停

行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

以封功臣古通義朕欲令公孫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
秦滅六國以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此後世法也
封之弱則不足以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大順次之
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

封國後世郡縣時也... 宗元又曰制國五十皆郡縣... 漢唐以來郡縣之制... 夫不世秦

乃摘取衰微... 宗元又曰制國五十皆郡縣... 夫不世秦... 漢唐以來郡縣之制... 夫不世秦

廣則無篡弒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
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止之而不聞出於文成
之可安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篡弒亦不聞出於文成
今而巳矣然欲行封建也二帝三王之始或曰然則封
私意妄為固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
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必於古而為之乎蓋古者
故天子黃律歷志封堯子朱於丹淵故號丹朱舜子均
在梁國今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賊以茅土注見新
二鳳四年賦菁茅四色之土疇其戶邑注見漢宣帝
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謂封建記
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禮地官封人凡封
設其社稷之端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
封若今時之界藩屏藩籬屏蔽也詩人維藩大邦維屏
藩通作蕃左傳以蕃屏藩籬屏蔽也詩人維藩大邦維屏
位禮天官注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屏必都反屏
而臣北面之屬亥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繫置藥以
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戊申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

集覽

保朝至于維宅厥既得土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
以庶殷交位於維宅納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也此定宮廟
禮國經對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野則九夫為井四
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相右社而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而司農云野則九夫為井四
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其事舉以為民極鄭玄曰極
背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失其所以為民極
正焉者也故皇極為在中之不則可而自謂極為中則不
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
謂以爲民極者於皇極之善為尤近非田孟子曰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小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注方
其公田之苗稼小司徒經年井田而良法鹵莽注方里而
家二畝半也禮始建國元井井而井法鹵莽注方里而
詳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井井而井法鹵莽注方里而
古反又音杜新莽始建國元井井而井法鹵莽注方里而
心也洪水懷襄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襄注方里而
氏集傳曰割害也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言其水
勢如此侯甸之法書禹貢五百里甸侯甸侯甸侯甸侯甸
服為天子服治田五百里侯甸侯甸侯甸侯甸侯甸侯甸
向服外之五百里曰緩服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
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曰緩服要束以

過復下至聖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太史令傳

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信遇疾不呼醫

不能行上命僧奔奔曰此邪術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

市角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

來駭佛教者為高集覽浮屠者沈括曰四夷全以氏西俗亦尚

賤如天竺也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鹿則婆羅門又

羊角三字姓也我羊角與麤同爾雅麤人羊也注未詳以

羞以角圓銳本草於羊有手夜宿以角挂木不

厥陞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延康里今年租賦因免

秦府僚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馬

差是時上女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李舍千二百間增李

生甫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

筵者至八千餘人山以師途多門草甸繁雜命諸達與諸

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范氏曰古之教者家

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

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

人之有漸而後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於後世

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

所成者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

奕卒

蘇又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來駭佛教者為高集覽浮屠者沈括曰四夷全以氏西俗亦尚

賤如天竺也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鹿則婆羅門又

羊角三字姓也我羊角與麤同爾雅麤人羊也注未詳以

羞以角圓銳本草於羊有手夜宿以角挂木不

厥陞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延康里今年租賦因免

秦府僚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馬

差是時上女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李舍千二百間增李

生甫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

集

蘇又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來駭佛教者為高集覽浮屠者沈括曰四夷全以氏西俗亦尚

賤如天竺也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鹿則婆羅門又

羊角三字姓也我羊角與麤同爾雅麤人羊也注未詳以

羞以角圓銳本草於羊有手夜宿以角挂木不

厥陞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延康里今年租賦因免

秦府僚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馬

差是時上女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李舍千二百間增李

生甫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

集

蘇又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來駭佛教者為高集覽浮屠者沈括曰四夷全以氏西俗亦尚

賤如天竺也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鹿則婆羅門又

羊角三字姓也我羊角與麤同爾雅麤人羊也注未詳以

羞以角圓銳本草於羊有手夜宿以角挂木不

厥陞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延康里今年租賦因免

秦府僚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馬

差是時上女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李舍千二百間增李

生甫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

五千濱 於北海 夏五月疾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

州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

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積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

計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

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略地於其二十

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人欲以高昌為州魏徵諫曰文泰

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

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矣若

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葉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

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去年計天下州府凡

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至是又平高昌唐地東極

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

千五百一十里南八百里北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

劉仁軌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營寧坐事繫獄

輒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遣至長安將而詰之辭色自若

曰曹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

徵侍側曰隋末百姓怨讎而陵官吏多如曹寧之比隋

仁軌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大

總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

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筆書嘉納遷新安令

櫟陽注見周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於子

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於子

三刻用乖天正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

更加考定從之 婦服其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

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

從來也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

而親絕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

不足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獨於此無恩乎傳曰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而又

不可以屬乎妻道也故遠之以明人

倫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四年親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司門負外郎韋元方為華陰令

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官者輕為言

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斬不可長上納其言

二月下疾君集等獄既而釋之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君集之破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私其珍寶將高昌也

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
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
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
今君集等雖自挂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死而
德彌顯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
理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
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上
遷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撫管阿史那社
弊而無救旨獨不受及別救既下乃受之
已而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
問之玄素深以為取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禮
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
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少卿亦嘗為
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集覽皇儲陳如反謂之皇儲也
陳性事一無所慮太子副君故謂之皇儲也

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
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
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勿集覽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
劫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集覽危社稷二曰謀大過謂

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為四曰惡逆
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大
夫之祖父母及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文
解人遺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蠶
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奸本方及封禪儀
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所船常御之數誤不牢因指并蠶
輿情禮切害厭呢求愛媚而涉變輿及對捍制使而無人
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詈祖父母及對捍制使而無人
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匿不降哀謀稱祖父母
從吉聞祖父母及賣細麻已上謂毆告大及大功以上尊
曰不睦謂謀及賣細麻已上謂毆告大及大功以上尊
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及大功以上尊屬十曰不
從吉及改嫁十一曰內亂謂奸小功以上尊屬及大功以
者亂祭惡與糾通吉酉反彈治也察廉視也周禮大同使糾萬民注糾猶糾察也

九年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

提要 御

太宗貞觀元年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安

討殺之殺亦當二年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

梁師都按前唐兵攻梁皆書詔非大端不得表聞

提要表

三年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

軍討突厥

提要定襄作通漢突厥當書擊亦誤作討

五年詔諸州刻削

京觀加二為墳

提要無刻削二字

遣使詣高麗

六

年三月如九成宮九月如慶善宮

按巡行例曰帝如其此二條如

上漏

八年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

諸軍討之

據九年書伐吐谷渾此誤作討

西突厥咄陸可汗死

咄作吐死作卒

一年幸洛陽宮十三年如九成宮

幸上如並漏

帝字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死

十四年正月

幸魏王泰第

幸上亦漏帝字

詣國子監

詣當作臨或作視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

凡二十一年

辛丑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請昏上嘉其善應對欲以取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善母賢聘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慕中國衣服儀滿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入國學受詩書胡氏曰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以厚恩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無心道乎

○夏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命太

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復以姓柳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

起辛丑唐太宗貞觀十五年

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
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
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
也其叙葬之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窮達不可
知故謀之龜筮近或選年或相墓田以爲窮達是古
不擇年所葬也春秋九月丁巳葬簡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朝而窆不毀則比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
言遂於國都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
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
親傷教以爲禮論斯爲集覽長平坑秦將白起攻趙時趙
甚識者以爲確論王五十五年秦殺其將趙括坑其降
辛四萬事在周赧王五十五年秦陽貴士漢光武時彭
寵李通鄧晨來款鄧禹岑彭賈復吳漢陳俊任光朱祐杜
茂馬成馬武劉隆韓歆趙熹張堪馮異蔡少公李軾李守
尹敏等皆南陽人並貴士也司墓之室鄭掌公墓大夫從
家屬之五月有星孛于太微詔罷能封禪從褚遂良起
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詹事于志寧曹母喪起復舊
衛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干承基殺之志
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干承基殺之志

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胡氏曰太子之於
奪其喪豈其父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
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集覽奪其喪太子之
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日戰是集覽奪其喪太子之
重喪禮也又亦不可奪喪也注不可以輕之於已此以無
事之時從金華之例謂于志寧遭母喪而起復爲太子詹
事不可與從金華元元年又注見唐德宗貞元十三年
見晉元帝永昌元年又注見唐德宗貞元十三年

突厥咄陸可汗殺沙鉢羅可汗○遣職方郎中

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

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昔

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

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

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

服而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不冬

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并州長史李勣

禁所益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

無所益朕惟置一出勣於晉陽而邊陲不驚其爲長城豈

不壯哉因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

有是命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

之薛延陀使告急詔遣出勦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入長城

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出勦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入長城

利日不能速進不負其利不能速退吾已勦摩一燒雜秋草彼

必矣十日盡野無所獲薛延陀其將退與思摩一燒雜秋草彼

虜五萬餘人出度設脫身走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備

人畜凍死者什大度設脫身走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備

薙草也藉他計反又直履反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

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

源也若當親者雖愛不得踰嫡所倚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

疑每抑其驕奢不可動之嫌徒死罪者實西州○括淨

民附籍○以岑文本專知機密○夏六月詔太

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諭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騎奢之極執云過此若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

安思危日慎一日慎夫酒正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胡

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胡

而則易以武人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者莫大乎膳服

少則刑之節財用是或以為飲由此起矣量入為出節以制

家刑均節財用是或以為飲由此起矣量入為出節以制

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是或一說也太宗之詔蓋

不亦考於此而為失之可賢在者耳是或一說也太宗之詔蓋

膳亦不注會正唯王及后之飲酒不賜外府唯王及后之

外會注會正唯王及后之飲酒不賜外府唯王及后之

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節財用之式五曰

秋七月以長孫无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

空○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問之且言不見手

數日朕過多矣若聞見漸不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此者弟以
陵師奴婢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怒欲蓋
至公為言何益微宅無堂上命遂小殿之知橫怒欲蓋
而彰竟賜以素屏為黎元與諸王何事尚徵上表謝上
詔曰卿急務至此蓋為黎元與諸王何事尚徵上表謝上
以國家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嚴羣臣魏徵我遣議故遂為最對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嚴羣臣魏徵我遣議故遂為最對
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太子魏徵我遣議故遂為最對
宗使護之徵乃以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太子魏徵我遣議故遂為最對
其疾太子以禍敗之身沒而見疑宗守社稷之難也對曰臣聞
嘗謂侍臣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難也對曰臣聞
徵比來朝臣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房玄齡
高士慶朝臣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房玄齡
奏之憂讓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何營繕德素
預部事玄齡等不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助成之非則當
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

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
問侍臣曰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
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
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溥彥非君亂而
臣治乎對曰為治能集覽初蓋彌彰左傳昭三十一君亂而
敕亡耳烏足為治哉集覽初蓋彌彰左傳昭三十一君亂而
名而名反彰露也北門唐分宦寺為北門故西突厥寇
稱北門南牙唐分宦寺為北門故西突厥寇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自恃疆域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
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
戍破產辦裝死斗粟之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
豈得高昌一夫之粟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土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遂良勸我復立高昌或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范氏曰有
國者喪德師之禍小而不患以霸得地之黃患民之不安而
先王不德師之禍小而不患以霸得地之黃患民之不安而
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若太宗之疆盛而可為乎西
天厥咄陸可汗為其下所逐遣使立射匱可汗

而突厥... 所部... 皆曰... 火羅... 卒... 惟利... 義而... 非道... 也者... 至於... 不遠... 之乎... 之有... 驗對... 曰兵... 凶戰... 危臣... 以爲... 和親... 便先... 是婚... 契必... 何力... 歸省... 其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冬十月郅公宇文士及

之有... 驗對... 曰兵... 凶戰... 危臣... 以爲... 和親... 便先... 是婚... 契必... 何力... 歸省... 其

母於涼州... 虜庭... 不叛... 公主... 蓋蘇文... 蘇文... 子藏... 狀貌... 甚哀... 吾未... 蓋蘇文... 廣州都督... 死有... 兵上... 以私... 席頭... 過亂... 私徒... 欽州... 疾之... 善未... 賞惡... 未誅... 善字... 美之... 善則... 上聲... 彼善



疾之... 善未... 賞惡... 未誅... 善字... 美之... 善則... 上聲... 彼善

而善之則去聲孟子王如善之是也又詩善善之功上字亦去聲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善善之對曰郭公善而惡也桓公用所以若亡也言則賢君也何至於子父老曰善善而惡而不能短惡以止其身善善傳昭二十二年君子及子孫注惡惡並如字一惡止其善善路反

子驪山見其不整而山登則墮軍法刑之則吾登高

臨下以引轡入谷以避之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以

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教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

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上從之

卯癸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

主欲以妻其子叔王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儀鼓吹陪葬

辭不受以書石謂侍臣曰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

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為洛州都督

而君集自以有異

集覽

和三年昭陵長孫帝

志會亮出為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

皆必不臣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圖功臣於凌煙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

開山崇紹長孫順德張亮亮君集張公謹程知節齊州

都督齊王祐反伏誅

史權萬紀驟昵近羣小好畋獵長

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賣

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細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

驅犬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賜手敕曰吾常戒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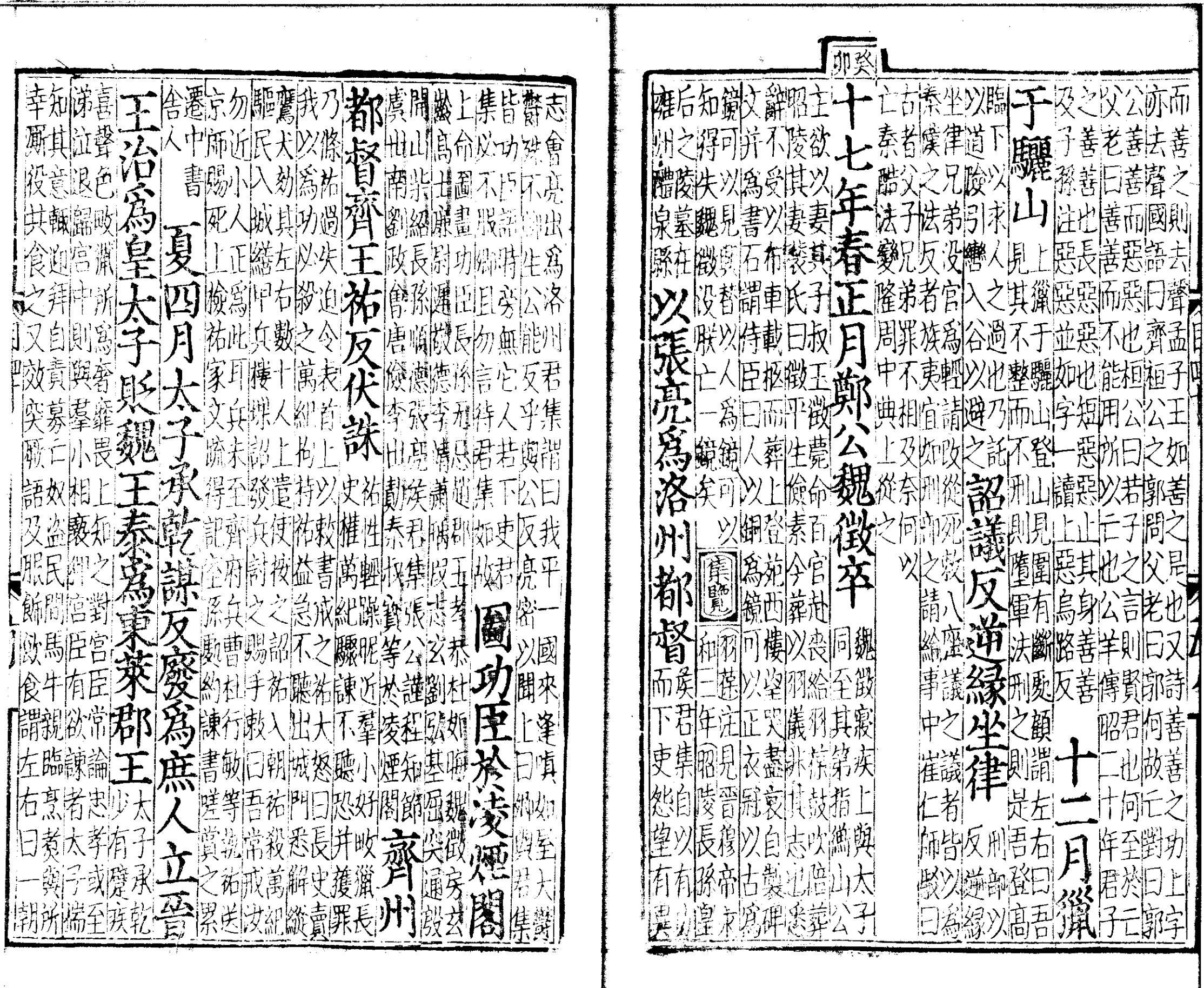
勿近小人正為檢祐家文疏得記空係數約諫書嗟賞之累

遷中書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太子承乾

喜聲色敗壞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

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慶御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



有天下不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擊若
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
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朝夕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
過數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常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
太子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
韋從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朋黨太子畏其
逼陰養刺客統于承豐圖之因獻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
即以太子暗劣欲承豐圖之因獻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
願其謀割臂為誓謂之曰天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
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
基繫獄當死上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
反形已具上責承乾承乾曰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
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
耳今若泰為太子所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為
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為
慈父太子得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
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
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見褒君集被收上
集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問其故對曰靖獨

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足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
發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
蓋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
自負微功恥在房下如文承乾亦勸之長孫无忌固
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承乾亦勸之長孫无忌固
侍奉上而許立為太子果如卿言承乾亦勸之長孫无忌固
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文承乾亦勸之長孫无忌固
為陛下願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
亡所繫願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
其愛子以授晉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
不能無憂乎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故治之曰汝與
善始無憂乎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故治之曰汝與
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孫無心誠房玄齡李勣
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乾為太子
汝舅許汝矣即御極召羣臣謂曰承乾為太子若泰則承
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承乾為太子若泰
太子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承乾為太子若泰
棄之傳諸子孫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
位則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承乾

府僚親狎者皆迂嶺表司馬公曰唐太宗不以天
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三年立為突厥可汗一設突厥別部典其者曰設中
調虛正反說文知處告言之又彼何也上變造注見漢高
帝九年密其計中青雀魏王秦小字以太子太保蕭瑀
德言墮其計中

管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為大傳蕭瑀為太子李出勤為管事瑀出勤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亮于志寧馬周蘇昂高
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寮屬出勤嘗得暴疾方云鬚灰
可療上自翦鬚為之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
謝孤者無以踰公之性不負李密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
惟恐每門讓於三師三師見太子勤學問親師友後稱名
宮闈動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對甚勤上乃命洎與岑文本
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上自命洎與岑文本
詢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
乘馬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
舟息於水則下則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
果類我密謂長孫無忌曰無忌固爭以不能守社稷曰公以
果類我密謂長孫無忌曰無忌固爭以不能守社稷曰公以

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
可數易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私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類不能稱常度治自幼厚諺
上曰生狼猶恐如羊其怨實甚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
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厚實甚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
知大子懦弱謂無忌於發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
亦是大子懦弱謂無忌於發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
聽是也然太宗胡不於發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
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忠君况為君父謀
無忌以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忠君况為君父謀
甥則輕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英果可以靖國家乃
國則輕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英果可以靖國家乃
竟後誅絕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小治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素還請於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小臣而為其大者足以
不德乎書曰非親征之不能為其小臣而為其大者足以
行德惟艱大宗之謂矣

六月朔日食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

高士廉罷仍同三品

太子知左右屯營只具馬事

盛朝氏曰太子奉冢嗣之案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

則至禍亂承乾謀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

其未之集覽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自上文太子奉冢祀而

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太子代君守國君使大臣守國

則太子從君行也守手又反從才用反副至副松倫反以

則而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真珠可汗使來納

幣獻羊馬其必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

矣可食言乎何力對曰願且延延救夷男使親上曰吾許之

體真珠則絕之有臣曰不可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真珠可汗會

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聖明遠

薛延陀何患無君又多以羊馬為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

責以聘禮不備無君又多以羊馬為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

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

少失多臣竊為國家惜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戒也夫

龍沙以北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戒也夫

為惡者在夷部落無等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

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薛延陀不可與昏

由是遂度司馬公曰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與昏則

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疆棄信而絕之雖

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真珠可遣使冊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

蘇文弒

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欲

勞百姓吾欲且使契州鞞鞞擾之何如長孫无忌曰蓋蘇

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

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

高麗王

東郡王

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

乃此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

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矣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

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君而踏所撰碑

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

名也先嘗許以尚衡

山公主今罷休之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實官

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

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

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

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疆棄信而絕之雖

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真珠可遣使冊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

蘇文弒

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欲

勞百姓吾欲且使契州鞞鞞擾之何如長孫无忌曰蓋蘇

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

矣范氏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
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
足以勸夫好名之而全臣職矣揚氏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
以勤夫好名之而全臣職矣揚氏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
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
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外違之雖使莫或
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也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
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
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
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
所信乎上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
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
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則命直書其事范氏曰古者官守
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
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
臣以職而宰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
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集覽職當載筆當主也主執紀載
秋曾莊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人立
臣以死奉般莊公薨般即位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人立
閔公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殺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
奔莒季友乃以僖公而立之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
友遂殺慶父集覽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論之

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
君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
服陛下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山勳曰間者薛延陀入
寇陛下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山勳曰間者薛延陀入
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而薛延陀入
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不欲言恐塞
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股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
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大
子新立勿釋諸王陛下所舉臣之甚憂也羣臣亦多諫
險以天下不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亦多諫
者上皆不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亦多諫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之言雖伐而不集覽新羅東夷國其先辰韓種也在高句
克未大失也集覽新羅東夷國其先辰韓種也在高句
金湯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見梁武帝大同三年
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徒故太子承
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冬十一月詔黜
封德彝贈諡初上與隱太子欲廢隱太子有隙封德彝陰
止至是侍御史唐臨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集覽刺王
尚書唐儉等請降贈改諡詔從之改諡曰謬集覽注見高

祖武德九年

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

上嘗謂侍

臣曰於今者將惟世勳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勳

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監荷寵榮

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賜不受賀也上嘗

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洎曰頃有

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

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書

學辨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曰上書

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

排其議欲令飛白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

社稷自愛上飛白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

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思由茲道

形神志氣非此為勝今聞譴言虛懷以改

蒲假也對敷對答也敷通揚揚答受天子之命而稱揚之

飛白字體也雞冠其曰敷通揚揚答受天子之命而稱揚之

造焉白通作帛歸田錢曰凡飛鴻都門匠人之命而稱揚之

帛以點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

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

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然朕見前山帝王拒諫者多

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未然閉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

而能主忽焉是以前賢主能改過之時常患諫之難入也故聖

下矣太宗求諫其有賢主能改過之時常患諫之難入也故聖

等曰文德臣等將順之過卿可為朕明言之○上謂長孫無忌

武功過如公等乃曲相諛說朕又何必明言之○上謂長孫無忌

以已過如公等乃曲相諛說朕又何必明言之○上謂長孫無忌

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

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路難不改善節當官無朋黨所

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道性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情實怯懦緩急不

遂無言及於蔽賢者揚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

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私於朋友馬周見事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

敏速直道而忠誠比附於朕多能誦意諸鳥依人自備之性

亦曰君臣以道相親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

氏曰君臣以道相親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

使而巳太宗欲聞過而無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

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

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集覽持論恒據經遠一本於

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集覽郭孝恪擊焉者執其王突騎支馬於

不謀常經遠也注郭孝恪擊焉者執其王突騎支馬於

西突厥朝貢多闕郭孝恪帥步騎三千擊之執其王突騎支馬於

支上謂天子曰焉者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白

懼則萬里人知矣思高麗遣使入貢却之金褚遂良曰

比部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弒逆大

汝曹不能復讎更爲游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逆

理曹不能復讎更爲游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逆

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都鼎皆以不義取之宋

取之以公羊傳取之故謂之部鼎何休學云宋其謂之部鼎何宋部

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部鼎何休學云宋其謂之部鼎何宋部

不應得故正之曰部鼎如以義應得則當言取宋大鼎冬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

月以張亮李出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十一月上至洛陽前且州刺史鄭元壽已發仕上以其嘗

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擢運艱阻東夷

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

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

召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各振謝曰陳野

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

對愈明辯上乃數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

爲平壤大總管遼東大總管蓋蘇文弒主唐民今問其罪所

以李世勣論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唐民今問其罪所

營手詔論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唐民今問其罪所

今以不克布告元集覽胡歸義之胡虜也隋初置蘭州

憂不克布告元集覽胡歸義之胡虜也隋初置蘭州

漢金城郡後集覽胡歸義之胡虜也隋初置蘭州

秦置河州集覽胡歸義之胡虜也隋初置蘭州

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

大亮爲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爲

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

貴遺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弼不伐也至是弼

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上伐也至是弼

玄齡將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

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故太子承乾卒○突厥

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諡曰懿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俟利苾可汗北

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度河陀惡之數

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

於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

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遺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

封比干墓

殷太

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太子監國

發定州

師道從上

夏四月諸軍至玄菟新城

李出勳

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所長短蓋略也

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面壓城門
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在渡
遼水趣建安城破高
麗兵斬首數千級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

書侍郎
李世勣拔蓋牟城
人皆請從軍自效上曰汝為我戰

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
不忍也皆稟賜而遣之以其城為蓋牟城
五月張亮拔

甲沙城
張亮帥舟師渡海襲甲沙城其城四面懸絕
登五月之夜襲之獲
帝度遼拔遼東城
李世勣進至遼東

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為象
懸絕不若深講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
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既合戰唐兵不利

道宗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萬之世勣引兵
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洄二百里餘里布士卒負土
渡既度撤之以堅士卒之心上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
實重即分其尤重者百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
時世勣攻城已十二日矣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
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其所殺萬餘
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以其城為遼州
○進軍

白靈巖城六月降之
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
力擊高麗救兵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滄而戰
騎往救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父覆攻之令
遂破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父覆攻之令
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

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若貪勇獲耳
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其死若貪勇獲耳
言是也然縱兵殺之庶因其妻孥朕此城不忍將軍麾下
功者朕以為州何力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
其降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

舍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
城車駕至安市

北都精陸延壽惠貞帥兵十五萬拔安市上曰今為延壽
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
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

與之宵遁中策也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
彼必出下策也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壘年老習事謂
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

曠日持久之衆而奇兵不從引軍直進上為高麗相謂曰
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為高麗相謂曰
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為定高麗相謂曰

易

與耳無忌等從至安東觀望八里山而陳長四百里
上與無忌等從至安東觀望八里山而陳長四百里
麗根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矣上假臣精兵五千
本根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矣上假臣精兵五千
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鼓角自山北出
狹谷以備其後上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勳諸軍
登北山較諸軍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
兵發戰上望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無所見
陳進延壽等大戰軍乘之自高麗軍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請
乃舉國大駭後黃城驛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
士廉等曰朕為將如取何如范氏曰太宗少時奮於布衣
猶思所以禮義以養其志願羅喜於兵如馮婦博虎不能
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志願羅喜於兵如馮婦博虎不能
自以為功於其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南對高麗之官並姓高皆為耨耨延壽主北都傳並音奴
喻太宗對高麗之官並姓高皆為耨耨延壽主北都傳並音奴
為士後其不野知止也見孟盡心下其士而有力善搏虎故進以
之黨笑其不知止也見孟盡心下其士而有力善搏虎故進以

秋七月張亮至

建安城破高麗兵

兵奄至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

將士見之更以為勇

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

多彌可汗拔灼立

初真珠可汗請分國立其二子皆為多彌可汗自立是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上之克

謂李出勤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城
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陳今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有勤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世勤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安勤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骨風主老耄不能堅守攻之則安在吾腹中此兵糧皆在途
望風請張亮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克其請曰
亦請張亮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克其請曰
天以召張亮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克其請曰
則建安新城之虜必羸吾後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
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亦增城以
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日合衝車石壞其城亦增城以
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城中
城崩會守之城上怒發私離以徇命諸將政之三日不
山整而守之怒發私離以徇命諸將政之三日不

上以資左早寒宜估水凍士馬難久留且救食
師先登戎拜師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
主君登車也師渡遠景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陷陣車折為法行三百步礮蓋起此也事始曰
四角車折即連石磨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
所仆碑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安駐蓋三州戶口
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新戰馬死者什七八命
深悔之數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
少半復立於所製碑召其妻于湯蓋不能憤終
其德而思直臣功過五帝地無異於湯蓋是以
危而思直臣功過五帝地無異於湯蓋是以失之
至營州祭戰亡士卒上營州詔戰亡士卒自營
臨哭祭之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子奉
州也乃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
高麗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
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高麗民萬四千口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
父

贖散命有司平其直息錢布十一月易州司馬陳
元璫以罪免而元璫使民於地室畜元璫官
薛延陀寇夏州○殺侍中劉洎初上將東行謂侍
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
色悲懼請同列曰疾勢勿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
國事不遂矣上慶但當輔勿主行伊霍故事大臣
史所書由遂矣上慶但當輔勿主行伊霍故事大
及後宗不豫則良之諸也然語也遂良行洎有
良後宗不豫則良之諸也然語也遂良行洎有
詳正許敬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貞觀實錄
信乎胡氏曰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貞觀實
亦不聞有諫者向也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
擊不復思惟也故喜無過差以禮義養其心以
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以禮義養其心以

部尚書周以四時選為勞請復十
薛延陀寇夏州○殺侍中劉洎初上將東行謂侍
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
色悲懼請同列曰疾勢勿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
國事不遂矣上慶但當輔勿主行伊霍故事大臣
史所書由遂矣上慶但當輔勿主行伊霍故事大
及後宗不豫則良之諸也然語也遂良行洎有
良後宗不豫則良之諸也然語也遂良行洎有
詳正許敬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貞觀實錄
信乎胡氏曰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貞觀實
亦不聞有諫者向也宗泊之類以愛憎出於此又
擊不復思惟也故喜無過差以禮義養其心以
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以禮義養其心以

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
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
告廟仍頒示普天古勒石於靈州集覽元嘉七年頡利
可汗之號隋略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廟勝冬十月
之冊濕西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曰混元

蕭瑀為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
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
詔曰朕於佛教非意所尊梁武簡文窮心釋氏覆亡不
社稷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履之量乎商州刺史
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之量乎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生謂長孫无忌等曰今日吾
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
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集覽膝下謂孩幼時子路有負米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願欲食藜藿為親幸房玄齡第房玄齡嘗以微
負米不可復得也
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
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

芙蓉園玄齡救子弟泮掃門庭曰乘輿
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申公高士廉卒

士廉卒上將往
哭之房玄齡長

孫无忌諫曰陛下解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
自重不聽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因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
而哭涕下如雨及集覽解金石謂服食
極出登樓望哭

為州縣

其首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緡遣之諸酋長奏
請以回紇以南突厥為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
十八驛上許之於突厥是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解
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范氏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
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
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
殊俗之民歸焉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其威脅而自至矣故不
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隣疾而欲殘之乎殘之人類
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
况不能天地間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人類
皇是也山川之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之者秦始
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有征伐之勞
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已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

魏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
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刃有
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
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
君未嘗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難
或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集覽參天可汗道參觀
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集覽也先突厥上太宗
尊號爲天可汗而難任人書拜典注難拒任後服詔以來
地斥遠倭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

年仲春有事於泰山 ○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
軍大惣管伐高麗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
征國人不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
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
離而進以討之洵氏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君故舉問罪之
師誅其賊弔其人之置君而去之則德刑舉矣伐而不克
益發忿兵欲擾之使不得耕稼則是爲寇非禦寇也集覽
覽初上得風也謂廢農事而入保城邑夏四月作翠微宮
終南山大和殿宮爲學綴宮

護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臯蘭等七州
其酒一素立無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性受
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
功德上曰不然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
多疾勝已者短朕見人所善若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
朕常棄其短取其所長則賢之往進賢則欲實諸人主
不肖則欲陰誅顯戮朕無代無之則朕踐之來正自獨愛
多惡正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集覽燕然注見漢武
如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集覽燕然注見漢武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集覽帝征和三年漢武
月如翠微宮 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
皆曰有文名考功貞外郎王師昌齡知貢舉初昌齡頌上愛其文
曰陛下雅道善其言胡氏曰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
以深下雅道善其言胡氏曰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
修志已矣矣古則欲賞之始於新見在皇第德參則欲加
有成德焉集覽聖學不傳人若馬周起布衣詔令於監察御史
效行是也集覽後專以裏行若馬周起布衣詔令於監察御史
名官公治一本作公謹

李世勣破南蘇城 軍旣

度遼歷南蘇熱城高麗多背城
拒戰世勳破其兵焚羅郭而還
集覽 羅郭外郭也
以李

言對曰玄嶽但云李緯美
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嶽何
秋七月作玉華宮○牛

進達拔石城○八月詔停封禪
功以薛延陀新略土

也故骨利幹遣使入貢
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黃羊

已復出矣立皇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刺

文德皇后之前也欲立為皇后
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

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
又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宗

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集覽 以辰嬴自累累

於秦嬴以嬴氏妻之二十二年子圍逃歸
是為讓公故嬴

氏號嬴以嬴氏妻之二十二年子圍逃歸
是為讓公故嬴

弟與馮蓋懷嬴重耳之姪婦也今巢刺王之妃
乃太宗之

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發江南工人造大船
欲復征冬十

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立之時薛延陀方疆車鼻不敢當帥眾歸之
薛延陀金山

勢比自稱可汗突厥餘眾稍歸之及薛延陀
車鼻不至

也車鼻可汗之號徙順陽王秦為濮王○十一月遣
集覽

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
禮侵漁鄰國上怒詔阿史那

社爾契苾何力郭
孝恪等將兵擊之

申戊

二十一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二上作帝範十

子曰君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
賞罰務農

矣然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在君中一曰不
諱更無所言

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哲王為師如吾不足
法也夫取法於

力為善則善生固多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
且成之富貴竭

者請集也矣易得難安位也何用梁武帝父
子陳後主皆

無德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中書令馬周卒
調藥使

臨問 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遣薛

萬徹伐高麗○以長孫无忌檢校中書令○結

骨俟利發入朝 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

朝請除一官詔以爲堅昆都督見其俟利發失鉢屈阿

獲無幾豈如今日綏綏乎以德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使窮髮之地盡爲綏綏乎以德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名阿綏俟利發結綏綏君長之號失鉢屈阿綏結綏綏君長

美謂之不毛之地也列子湯問篇終髮比之北生故曰窮髮

比極義云終髮即窮髮也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逸口義云終髮即窮髮也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曰今東

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費非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

安錦繡實迷心之亂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九嬪之一徐惠其姓各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爲才人後進爲充容 集覽 結骨注見漢宣帝黃龍

師坐罪除名流連州者仁師不奏也三月故隋后

蕭氏卒 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四月遣武侯將軍

梁建方擊松外蠻降之○西突厥葉護賀魯來

降 吐陸既奔吐火羅部落散其葉護阿史那賀

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初中大竺國最疆四天竺皆臣之王玄策奉使至其國會

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

羅十餘所爭中境微鄰國兵吐蕃泥婆羅城邑聚落降者五百

得營第公主固貞編子德尚書議論曰蕭公上女襄誠公主上欲爲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宋公蕭瑀卒

女太昌民問

性貞編以

云唐三世之後... 李君羨小名五娘... 御史復奏君羨謀不執... 風私記所云信不... 已既在宮中自... 能韋也王矣上... 壯者無遺類怨毒... 子孫無遺類怨毒... 梁公房玄齡卒... 未絕玄齡謂諸子... 曰亦知不足不... 疆亦知不足不... 樂者重人命也... 腦塗地獨不命... 百姓咸之可也... 而坐頃中內為... 小所損者大乎... 鳴死且自然華... 柳芳曰玄齡佐... 太宗定天下... 及終相位... 三十二年... 昭

辨為賢相... 不言功王魏善... 行其道理致太... 人主為唐宗臣... 英衛英國公李... 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以褚遂良... 初上以高麗因... 使造舟上從之... 發龍右映中兵... 督泊戰急民至... 然范氏曰惟兵... 其得已而惟兵... 下之力以不其... 欲手之師以不... 欲疾之是師以... 今城元府梓州... 為其下所殺詔... 立其子葵墜... 十二月阿史

為中書令...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獠反... 初上以高麗因... 使造舟上從之... 發龍右映中兵... 督泊戰急民至... 然范氏曰惟兵... 其得已而惟兵... 下之力以不其... 欲手之師以不... 欲疾之是師以... 今城元府梓州... 為其下所殺詔... 立其子葵墜... 十二月阿史

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阿史那社爾引兵

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者王奔龜茲社爾遣兵擊之進屯磧口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城社爾進軍逼之殺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城社爾追擒之那利收合餘盧若引西突厥之眾襲殺孝恪使論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為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

集覽

也相那利那利名

酉巳

二十二年春正月遣驍衛郎將擊突厥車鼻可

汗○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

微官○五月以李世勣為豐州都督

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都督出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世勣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懷之以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懷之以其臣則利溥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不為也苟不顧繫焉

千翻而不規者豈得而用之哉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勤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集覽 豐州括也志云台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

无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

兵上苦那增劾太子晝夜不離側或察曰不食髮有變

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无忌褚遂良入外內謂之曰太子仁良曰无忌盡忠於我无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上崩秘不發喪无忌等請太子遣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士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

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六

月太子即位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

自是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者悉置陳不盡者更封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

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馳者多號呼無窮臨所馳者無言上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馳人李泰弘誣告長孫二人已治獄者不當如是邪遂有洛陽人李輔政上亦尊禮二人謀反上命殺之无忌遂良同心輔政上見陳宣帝太子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四年十改官名犯先帝諱者連言者勿避至是始避之以長孫无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

同三品○秋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葬昭陵阿史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帝所葬昭陵為先帝所葬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帝所葬昭陵為先帝所葬

先帝所葬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帝所葬昭陵為先帝所葬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帝所葬昭陵為先帝所葬

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述其性本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古周武成康

歷八百年而後有漢漢八百年而後有唐太宗其所以成其者如比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後從之足

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資矣胡氏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而行之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則治安之效著矣

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則治安之效著矣

之懲前毖後豈若魏徵然哉當時以諫爭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哉當時以諫爭為已任而為太宗

間太甲成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為也然伊周能差大甲成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為也然伊周能

也則魏徵格君與商宗之賢王而猶不能使之為湯武

以殉葬以人從死也記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

與宰吾欲以二子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莫養於下請以

子夾我陳乾命其子曰如我死則於我棺使吾二棺乎弗

果殺我陳乾命其子曰如我死則於我棺使吾二棺乎弗

公益曰文貞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冬二十二

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詔衡山公主倭喪畢成昏

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

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

喪畢成昏上從之范氏曰積喪三年自右以來未之改也
漢文率情變體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入於夷狄
也自是之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公除而議昏亮除而
服唐之天子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無文之制志寧之
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薄君臣而欲散
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散之
裕成教難矣為國家者必務重漢文之薄君臣而欲散
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喪三年則喪三年則喪
漢文立制漢文帝遺詔短喪三年則喪三年則喪三年
易月亮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諒聞方喪三年則
上事君有犯而無隱昭帝元平元年諒聞方喪三年則
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

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昭陵而赦之
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餘營於是突厥諸部盡為
二州分統之自是北邊無寇三十餘年
冬十月李勣

解僕射仍同三品
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柳
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

爽同三品
秋七月西突厥賀魯殺射置可汗
自立為沙鉢羅可汗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
討之

羅可汗西擊射置滅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
萬梁建方西擊射置滅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
詔梁建方西擊射置滅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
形穹隆故曰穹廬廬以討之
密皆西域國名也本西突厥之別部
八月以于志寧

張行成爲僕射同三品高士寧爲侍中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三年春正月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
貢
梁建方等大破處日朱邪於牢山

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魯相結建方破之於牢山
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衛史効奏建方逗遛高德逸救令
市馬而自取駿者上以其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
請以其馬實中廐上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

請以其馬實中廐上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

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
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沙陀為陵以朱邪赤心為唐憲宗時有大蹟名沙陀始見於中
李其後昌克用其子也邪後遮反以褚遂良為吏部

尚書同三品 ○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
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朕已焚此鞠
冀杜疾苦尊禮輔相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胡人進戲而
問戒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用按也可不恃諺昏
自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或曰起謂國所以杖擊
擊鞠崔豹古今注黃帝習兵之勢或曰起謂國所以杖擊
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案擊鞠猶今言打球謂騎而所以杖擊

之者又非三月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
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秋七月立陳王忠

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冬十一月濮王泰

卒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

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

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驕恣與浮屠

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驍馬都尉薛萬徹兄直封爵使人

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直封爵使人

王恪有文罪上令長孫无忌情所向太宗更獲遺愛及直封爵使人

止遂與死於相惡无忌欲因事誅之遺愛立之无忌固爭而

冀得免死於相惡无忌欲因事誅之遺愛立之无忌固爭而

主社有靈當通流不乂罵曰徹令武孫无忌竊弄威權失良善

坐與遺愛交通流不乂罵曰徹令武孫无忌竊弄威權失良善

皆得罪之策也其富貴在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終而承

此不經天因圖富貴而巳其宗嗣不延且哉故四族既墮

而唐之亦甚矣然後知聖人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下
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
良所宜抹止也既不能復以素不相協而罪不道宗其不
能保終而元來護口有以也夫又曰父子兄弟為嫌乎抑以
為是乎二者必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
隱三年周鄭交惡注交惡兩相疾惡也惡如字又定十三年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注惡如字又定十三年
姓復以李勣為司空○秋九月北平公張行成卒
以褚遂良為右僕射○冬十一月以崔敦禮為
侍中○十二月高季輔卒○西突厥咄陸可汗
死乙卯咄陸死其子頡達度設號貞珠葉護
與沙鉢羅有隙擊破之尋復為沙鉢羅所併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太后疾之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請寺行香見武氏泣后聞之陰
令長髮納武氏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權數初
入宮屈辱事而后後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

妃寵皆衰更相與諸之上皆不納昭儀後武氏獲預焉
無名故託以寢賞功臣編贈亟突通等而武士獲預焉
覽天幸蔡邕曰親愛者曰幸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
夜大水郎上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
呼以警宮內上將薛仁貴曰天有急故畏呼門上皆走
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六月恒州大水
言門悅猶六月恒州大水亂非天數邪則周秦卜世謂治
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評也謂皆天數邪則漢
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元死宣王命身修也謂皆天數邪則漢
不評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察
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于人無一醫者察
之理故天於高宗甫三謫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詔子
也即位之歲地震宗甫三謫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詔子
諄諄然命之歲地震宗甫三謫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詔子
恐懼修省告其君若切矣高宗欲中微視之漢然大臣亦
不如此天意

集覽
漢家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
為一昭也集覽漢家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
有元者則終注云初入元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
元之中有陽九故曰百六之會文選吳都賦世濟陽九注易
六歲之中有陽九故曰百六之會文選吳都賦世濟陽九注易

六歲之中有陽九故曰百六之會文選吳都賦世濟陽九注易
元之中有陽九故曰百六之會文選吳都賦世濟陽九注易
有元者則終注云初入元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
為一昭也集覽漢家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陽九
不如此天意

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院五陰院又漢成帝時谷末曰陛下
六百一十七歲各以陽院至陽院又漢成帝時谷末曰陛下
當陽數之標季注孟也

築室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大漢惠帝城長安
以景宣言步不順請誅之相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
言路遂赦之○上嘗謂宰相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
面多不盡公長取人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不至肆情曲
法至於情易私而難為公況帝位尊威福自我雖納之胡氏
猶肆情於情欲也况為開其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
刑責加焉則朝廷正矣君正身以率臣下其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
豈有既邪○則上嘗出政遇雨問諫議大夫為之罷○引
若為則不瀆對曰物上命之必不瀆上大夫為之罷○引
情實難原然盜法不至死乃免之願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或仗下謂五品以上上封事終日不絕言今日獨無事邪何
公等皆不言也范氏曰高宗之問諫議大夫為之罷○引
由祖謂為退之法也詩曰高宗之問諫議大夫為之罷○引
兩司號曰三爵而說陳奏也案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

六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院五陰院又漢成帝時谷末曰陛下
六百一十七歲各以陽院至陽院又漢成帝時谷末曰陛下
當陽數之標季注孟也

柳奩罷

柳奩罷 衰求罷許之冬十月

東三曰勳仗四曰朔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于
馬之衆盛矣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
諫官御史彈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
事御史彈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
遠立以俟其退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也

大夫人

大夫人 王皇后 蕭淑妃 昭儀 昭容 昭媛 昭訓 昭嬪 昭姬 昭儀 昭容 昭媛 昭訓 昭嬪 昭姬

以長孫无忌子三人為朝散

錢

未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后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
之上至昭儀賜歡笑被觀之已死矣即驚帝問左右
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大有發立之志又恐大子不從乃
與昭儀幸長孫无忌第飲極歡拜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為朝散大夫仍載无忌第飲極歡拜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皇禮部尚書許敬宗亦無忌對以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大禮部尚書許敬宗亦無忌對以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利誘无忌使正君而先沒於利則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可誘无忌使正君而先沒於利則无忌寵大子不從乃

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无忘之不學也

六年春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等擊高麗

與百濟韓濩連兵侵新羅收三十三城新羅王遣使求援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擊高麗既渡遼水高麗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夏五月屯衛大將軍程知節討沙鉢羅

○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

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特置宸妃以昭儀

奭為榮州刺史初武昭儀詔儀誣王后與其母為

注見漢章帝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府中書舍人李義

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

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守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

福矣義府然之即問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

儀於昭儀八月始置員外同正官○以裴行儉為

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昭儀怒命引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母楊氏行儉坐左遷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

上召長孫无忌李勣既決逆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

之召多為中宮上意勣功臣之有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

勞不可使上且受顧託不臣之有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

疾无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

皇兒佳婦家子先帝所共知陛下必欲易皇后可發也上

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所共知陛下必欲易皇后可發也上

武氏經事先帝死因置勣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不取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法乾坤必擇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謂今日壘黷聖代已傾下

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望補神祇上

以爲不可事當且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

上意遂決范氏曰高宗欲廢立此陛下家事何

賢遭禍唐室中絕武氏必不立矣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

以勿疏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
天子立一后何謂諸人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
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歲上疏為遂良說寬臣
下之賢佐無不盡心去而外或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
聽發復言曰昔晉去而外或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
陛忠矣然時無所及發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義豈整不伐
至用斧柯而無所及發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義豈整不伐
當武長髮之時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
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
可成也當其時而無所及發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義豈整不伐
既又音爪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姐已注見隋文
帝開皇九年西戎索隱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姐已注見隋文
及姓其女是龍所生妖子為人所收城縣東古廢國也
曰喪其地志云襄國故城在梁州襄城縣東古廢國也
塵生怨語晉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也黷
以則生怨語晉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也黷
中則寵不亂可以專張華晉武帝時人消息盈虛易豐卦日
先傳曰月盈則食天盈則息謂消息盈虛與時消息盈虛亦
退也莊子曰秋水篇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郭象注云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存者消息注正義曰皇
記歷書太史公曰黃帝建五消起消息注正義曰皇
云乾者陽生為息坤者陰死為消起消息注正義曰皇
女壯勿用取女注古反取七喻反伊川先生傳曰
陰始生自是而長漸勿用取矣是女之將長也陰長則
消女壯則成男弱故戒勿用取矣是女之將長也陰長則
順也女壯則成男弱故戒勿用取矣是女之將長也陰長則
取也女壯則成男弱故戒勿用取矣是女之將長也陰長則
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五
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五

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縷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
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閑未曾連目聖情鑒悉每垂賞
妾為宸妃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加褒賞上表曰陛下
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折庭爭乞加褒賞上表曰陛下
蕭氏並囚於別院昔使去手足投酒甕中曰朕即有憂
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朕即有憂
數日而死又斬之數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朕即有憂
正雖令不從太宗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宗之訓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策

刺王如為法乎故唐世無
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高祖平京師禮王功曰黜民
成王業也勳者功之總名

華纓也也青有纓之榮華
冠繫也也漢書注師古曰

本紀伊尹從湯言九主之事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君等君勞若君勞若君勞若

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賊
害左傳今其言多忌克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

為皇太子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

自安忍非宗廟之禍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

月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夏免山東丁

役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來濟對曰君

於園立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崔敦禮卒秋

七月毀王義方為萊州司戶李義方特寵用事洛

繫大理獄正義并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

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

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語必嬉怡微笑而佞

門著顯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著顯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以勳庸父武王功謂輔

滅口如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願望不逞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
彈文上以義方九月括州暴風海溢○冬十一月

程知節討沙鉢羅不克免官

程知節引軍至鷹窠川遇西突厥前軍不許深

管定方帥五百騎馳擊敗之副都管王文度節制遂收軍不許深
入定方言於知節曰以上以公為大將必不更遣軍副專其
號令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曰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
附文度欲殺之而取其資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
伐文度竟殺之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變坐矯詔
亦坐逐遼免官
集覽 帝本始三年見漢宣

二年春正月遣蘇定方等復擊沙鉢羅○三月

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夏

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天竺方士歸國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
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請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
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

人今皆安在李勤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
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集覽 見太宗貞

三年秋八月賊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
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刺史

遂良而愛州柳奭象州○給事中樂彥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
為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為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
寢胡氏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隱諱可也國家政

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
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
之是言所以為考乎劉洎之子欲雪父冤以褚令罪逐故
假以爲名無其必行彥璋之言雖為先帝蓋用刑之失亦
恐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詔廢三天之祀合方立

則遂良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神州為一祭

發六天之祀自鄭玄以為昊天上帝
五帝由是有六天之說故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
慶禮猶著六天之說故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
方注三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正倫為中書令○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

年神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

正倫為中書令○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

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蘇定方至曳咥河

萬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

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

追之可及也乃乘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

置羅脫走趣石國定方於其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羅

者悉給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

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濠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為與

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貞為繼往總可汗押五咄

部漢注玄宗開元八年石國在西域其先本康居國

其支庶分王之十姓初為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

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兩通謂之十姓見太宗

觀十二年五咄陸見同上以洛陽官為東都○詔禁

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以劉祥道為黃門侍

郎知選舉事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一千四百

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

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

元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戊午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

許教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若非之博士蕭

林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

篇凶禮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

畢妻與其相那利私通由是君臣猜阻互來告難上

之乃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龜茲

將期獵輿發衆拒之詔屯衛大將軍楊曹發兵討之擒

擒蘇誅之乃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

普州刺史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

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集覽並列清貫也皆布

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清要之官籍貫籍也皆布

鄂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

州刺史褚遂良卒通賓客凡十六年卒謚忠武

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圍師參知政

事○削太尉趙公長孫无忌官封黔州安置

以長孫无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
言亦不悅令許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
季方罪數致與无忌反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聞疑然將
則家之不幸何至於此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
我之何對曰遺愛天下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无忌
與先帝謀取天下外響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何所成无忌
威若刑於無忌發內對曰漢文帝世不以為非延臣恐變
忍坐殺其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語陛下少更延臣恐變
移社稷其罪與昭不為同而語陛下少更延臣恐變
生時腹無罪及矣上以謀逆由褚遂良官爵除與名免
州安置敬宗又奏无忌於趙持蒲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趙持蒲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蒲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狹弟也銓坐无忌流寓州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
代為葬之結奏誅之罪也銓至流寓州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收而葬之結奏誅之罪也銓至流寓州敬宗力善射甘難長孫
集覽 書是口尚乳與師古曰謂其幼小也 六月改氏

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
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爵悉以其書不叙武
下為准於是上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上流時人謂之
勳格○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
一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
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
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山東六族不得自
為昏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
姓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以許圜師為侍中

○辛茂將卒○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高祖太宗
俱配上帝太穆文德
秋七月殺長孫无忌柳奭韓瑗

瑗公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奭韓瑗
已死發驗而遷籍沒三
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

為永州刺史于志寧為榮州刺史
長孫无忌柳奭韓瑗

冬十月思結反遣蘇定方討

降之

申庚 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觀成故舊鄰里於朝

并州婦人年八十 已上皆版授郡君 恩注板 夏四月作合璧宮 六月朔日食 詔書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盧承慶免 遣蘇定方等伐

百濟降之 初百濟持高麗之援數侵新羅王上表

引軍自咸山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百濟

王義慈降百濟故有五都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

願鎮百濟府城定方前後成三國皆生擒其主 冬十月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事或使皇后決之 性明敏

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麗 將大率繼之 身居表練乃詔班師 蘇定方破高麗於

精江娶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半

入海一曰水出浪水縣 契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

府 凡府八州 徙潞王賢為沛王 屬沛王賢聞王勃善

諸王謂此乃交構之漸斥勃 文上見 戲為檄周王維

諸人之書也 勃本傳作爲文檄英王雞 鐵勒犯邊

詔武備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犯邊詔以鄭仁

考異 貞觀十五年如洛陽宮 帝字 薛延陀攻

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作擊 十六年十

二月獵于驪山 帝字 十七年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 據上書 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後書徙順陽王

泰為濮王 不書徙東萊郡王 泰為順陽王 疑漏

素為鐵勒道行 軍大檢管討之

素為鐵勒道行 軍大檢管討之

素為鐵勒道行 軍大檢管討之

九年詔皇太子監國皇字美據調露元年弘道元年景雲二年永貞元年書太子

監國並二十年詔皇太子聽政皇字美據二十三年無皇字

八月帝如靈州下漏還二十一年如翠微宮如帝上

立皇子明為曹王皇字美按凡例注封立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二

十二年如玉華宮如帝上崔仁師坐罪除名提

坐作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當書回紇吐迷度高宗

永徽二年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自立為沙

鉢羅可汗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討當

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御上五年以

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子無忌六年屯

衛大將軍程知節討沙鉢羅中上漏遣字討當顯

慶元年以太子忠為梁王以當依廢按凡例正統顯

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據神龍元年書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則此

武字當五年二月帝如并州下漏還龍朔元年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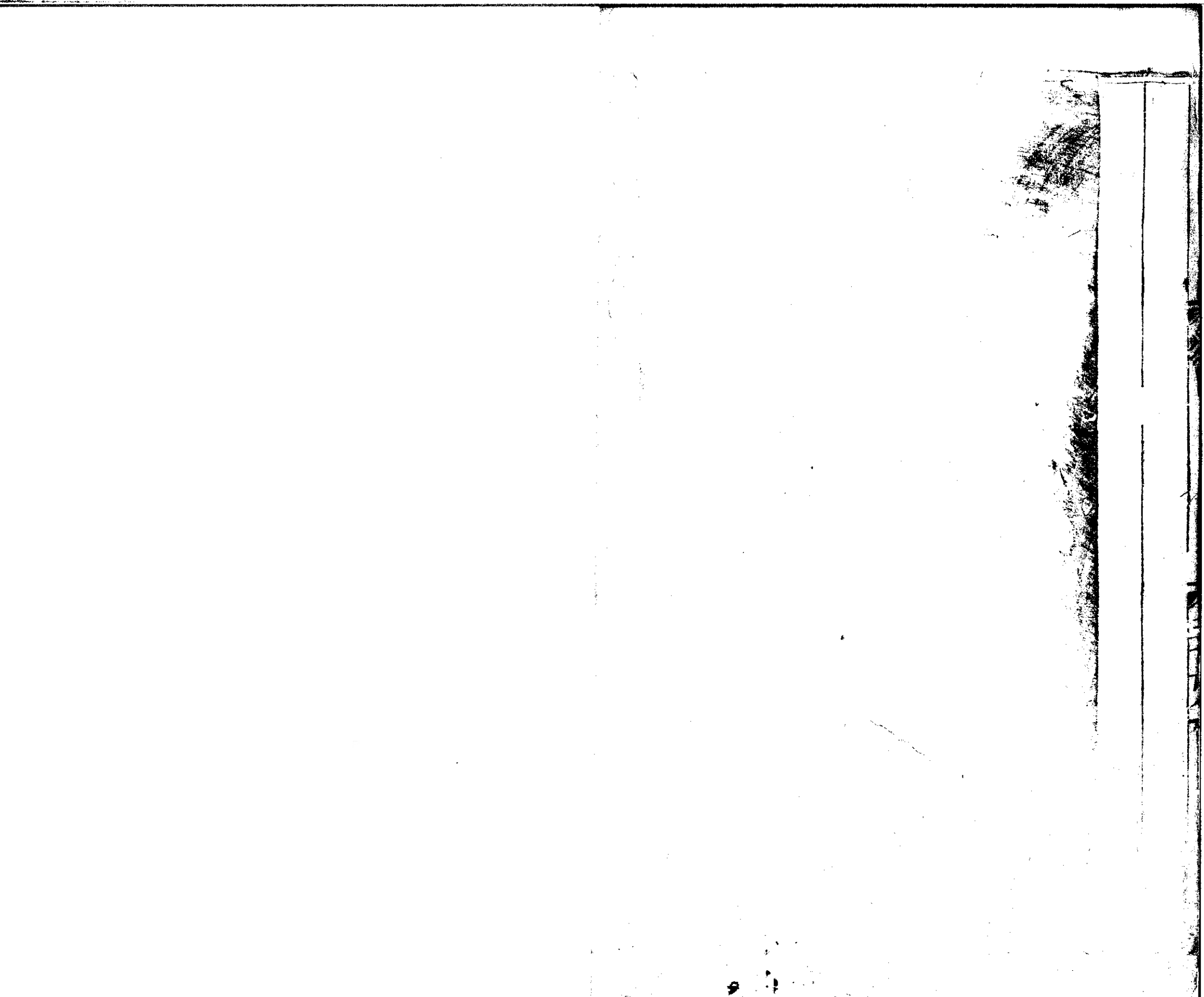
六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後凡例用兵於臣子

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

泰等將兵討之此亦當書擊誤作討後上元年書

書裴行儉討突厥並同

貞治通鑑綱目第四十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起壬戌唐高宗龍朔二年
盡丙申唐中宗嗣聖十三年

年凡三十五年

戊壬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

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
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
故

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引軍還

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便
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至是卒會沃沮道摠管
龐孝泰敗死蘇定方圍

平壤父不下引軍還

反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

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
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乘護
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曰簡定天皆降仁泰等
入漢關思結多濫焉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仁泰等
縱兵擊之掠其家虜相率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
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人相食
比入塞餘兵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商劾奏仁泰誅殺
已降使虜逃散不計資糧棄甲資寇詔皆釋之以契迭何

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眾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
姓中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
巴授其部力者何力斬之九姓遂定葛勿羅勿日奚邪勿
七年阿勿姓者曰葛薩曰斛唱素曰葛勿羅勿日奚邪勿
曰阿勿姓者曰葛薩曰斛唱素曰葛勿羅勿日奚邪勿
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郡連注夏五月以許圜師為左

相○秋七月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於

熊津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即將劉仁願鎮守以王文
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
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
兵以救仁願於海表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
願大羅盡引還於海表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
新羅羅盡引還於海表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
願大羅盡引還於海表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
如乘此則百濟無備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乃守便
宜乘此則百濟無備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乃守便
萊海豐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相
情忌豐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相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中倭人分百
餘國

皆倭種唐東夷傳日本國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
千里其俗男少女多小島五十餘所皆自名國八月

以許敬宗同三品○冬十月以上官儀同三品

○許圜師免○颯海摠管蘇海政矯詔殺興善

亡可汗颯海道摠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與昔亡繼
怨密請海政矯詔殺興善

濟死之吾久當死幸蒙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
不釋甲肯赴敵而死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遂
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
亦不嫌其氣衰而志性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
孰知此則能矣

二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爲右相夏四月除名流

衡州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然讞盈路上從容戒之
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

有又與術者微服出城俟望氣色或告義府陰蓬萊宮
成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
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集覽移徙仗注見五月詔鄭

仁恭等分屯涼鄯以備吐蕃

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

秋九月熊津

揔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

初劉仁師將兵浮海

助周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師
曰周留城虜之巢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麗子忠勝等
遇後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勝等
相如各帥眾降仁師仁師使各將其眾取任有城仁師曰此屬
是獸心何可激信也仁師曰吾期二人皆忠勇有謀教信重義
存城詔留仁師執鎮百濟不用疑也遂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
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濟道浦仁師願還仁師執瘞骸骨籍社
纓頌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

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蚌所奏事皆合機宜卿
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義所為也上悅加仁願
階遣使勞勳之西臺侍中仁願曰仁義所為也上悅加仁願
而能盡忠仁願乘節制而能推賢皆謂君子矣集覽齒
窮復姓百濟國人沙叱虜復姓亦百
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子
是部漸衰請立可汗以統之阿史德氏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
也故更名為單于都護府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八月以劉

祥道竇德玄為左右相

冬十月遣兵伐成熊

津能津都督劉仁軌上言成兵疲羸者多衣服貧弊唯
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性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

衣糧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
時沒一王轉者救使甲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無
賜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而貧者被發即行
誰東苦戰之許以勳賞及達西岸唯聞推禁者被發破其
州縣追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聞推禁者被發破其
有勳級亦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有所更張厚加慰勞
年資裝今已二年未引之勞無異白丁又有所更張厚加慰勞
賞重罰以起士心恐有還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
劉仁願將兵度海遣還軍將百留鎮撫未可歸也仁願曰
兵當令收獲西大遭讒謗云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也仁願
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也仁願曰
知準救豈敢擅有所為邪仁執曰荷利於國豈恤其私乃
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從之仁執曰荷利於國豈恤其私乃
輯其陳便且自請留鎮從之仁執曰荷利於國豈恤其私乃
餘衆集覽餘隆扶餘本東夷國名因以爲氏隆名也資級扶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
死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
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發
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
遽詣先與伏勝俱事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
伏勝俱事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

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自是
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
上每視事則后乘輿於後儀無大小皆預聞之天
厭益涉及鎮也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禱告專求福也以樂彥璋孫處約同三品
二年春三月以姜恪同三品○夏四月以陸敦
信爲右相樂彥璋孫處約罷○五月行麟德曆

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及陳乃增
步測云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曰節氣之
差測云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曰節氣之
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莫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
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發藻結陶匏用茵褥壘爵文舞用
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
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從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上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驩從而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
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驩從而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
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德玄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

敬宗多聞信美矣德文之言亦善也張公藝九世同居
齊隋唐皆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忍
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練帛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
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
猶不能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當皆
所以忍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
如此萬一其父由家長專治推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
有警焉耳矣其父由家長專治推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
南十三里蒙結陶鞞周禮次宸筵凡圖王氏神席議曰
器如祭不用莞鞞之設正義謂鞞除德粒取釋鞞為
郊特牲器用陶鞞以象天地之性也莞鞞之麓亦古也
皆大古之禮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尊鞞也謂破鞞為
皆精神席也正義謂今禮以藁鞞為祭天席蒲越為鞞
席也褥藉結通音義謂今禮以藁鞞為祭天席蒲越為鞞
器刻為爵形受一升赤似壺容一斛木作雲雷象爵飲
宗貞觀六年神功破陳樂注見貞觀元年新善樂注見太
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
猶能以父子之至情壺關三老悟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

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明曰登泰山封王牒藏之石藏又曰曰降禪于社首祭皇
地祇上初獻甲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太后壇亞獻
惟帝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
先是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武官賜爵加階有差
至是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武官賜爵加階有差
末五年服緋者滿朝矣及儀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年石
方五尺厚一尺刻其中以容工履感旁施石檢十枚以檢
石藏南五周封以石泥或曰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以金編五周封以石泥或曰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以水銀和金為泥而封之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少師祭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至
州謂老君李義府卒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
朝上尊號李義府卒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
至是眾心乃安夏四月車駕還京師○陸敦信
罷罷○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當十俟期六月
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伐高麗高麗泉蓋蘇
生代為莫離支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
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欲除之又乃告男生者曰二弟欲

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胡氏曰為國務農必本末備舉
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出房惟馴致大亂而躬籍千畝
勤於九推夫豈集覽耕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罷乾封
勸農之本乎九推乃止注見耕籍田

泉寶錢貴商賈不行罷之夏六月以楊弘武武戴

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時浩蓬萊

等宮頰征伐四夷既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鑿
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上晏
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讓者
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復仲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
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誠以待之其秋八月朔日食○

李安期罷○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李勣拔

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副大總管龐同善高侃尚在
新晉記元萬頃作檄高麗又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
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屯於
嶺南副大總管郝處俊後在食乾備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
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備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
服其膽略

辰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彗星見上

朕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
朕之言其誠也足許彗尋滅范氏曰高宗庸昏而猶能出
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然則集覽在甲比五官書五車五帝星
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集覽在甲比五官書五車五帝星

楊弘武卒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

藏降高麗悉平薛仁忠

不獲多顧用之何如耳遂城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攻扶
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北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破之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離怨也先帝東征而忠對曰
高麗未豐也今高藏微也又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
勇冠三軍龍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迭何力沉
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一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
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王鴨綠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
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平冬十月以盧迦逸多

健自刺不死隊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以盧迦逸多

為懷化大將軍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能合

諫曰脩短有命非藥不可延真觀之未先帝服那羅遜安

食國也漢書茶作耗注烏鳥為西域國一曰烏伏那亦大

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載等獻

於平壤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

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

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時有敕征遼軍十

免之乃詔以姜恪閣立本為左右相○京師山東

江准旱饑 二年春二月以李勣改玄同三品 銜至是始入銜

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

曰監運揜糧考中下具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

曰龍辱不驚考中下具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

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南爾遽擲大名宜稍自貶抑無

夏時天子所書州界名也殷曰善政者劉延祐為最

以郝處俊同二品○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

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其門牆借綬窓楹楹住柳奈拊

立法天地於陽律曆之數以衆議未決又會饑饉角

角也轉高轉角處門之數以衆議未決又會饑饉角

月徙高麗戶於江南京西諸州高麗之民多

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六月朔日食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則
 多士雷奔四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
 法道美矣四曰判文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四曰書
 志通才由反健也乃上門下事皆可取則先德省門下
 省米二者取士之科也唐書判便利也待郎省門下
 負米二者取士之科也唐書判便利也待郎省門下
 制有馬翹關拔山莫不兼取材之選武氏長安二年始置武舉
 凡卜舉後手持關負重身材之選武氏長安二年始置武舉
 卽負米之說如郭子儀中負米科是也

咸亨元年春正月劉仁軌致仕○三月許敬宗

致仕○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類入

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

彭孝理之風也孝公廟甚脩而齊廟充容之弟也夏六月

朔日食○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詔罷龜茲于闐

者踈勒四鎮以薛仁貴爲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

之以隨吐蕃利巨留輜重置柵於大嶺上吾屬輒輿
 倍道西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所部前行擊吐蕃
 於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待封先與仁貴列不情受其
 節度將輜重徐進遇吐蕃大敗傷輜重走仁貴約和而還
 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與仁貴和而還
 貴待封皆免死除名欽陵代父秉政三弟也與弟贊婆悉
 于勃論皆有才略欽陵代父秉政三弟也與弟贊婆悉
 之勃論皆有才略欽陵代父秉政三弟也與弟贊婆悉
 論關中旱饑○九月魯國夫人楊氏卒

武官及內外命婦並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罷○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二年冬十一月朔日食

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於靈州

姜恪卒○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仲然法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
能持之斯所以秋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表思古以
以嶺南又敬宗係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請
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
食男女之累過之敬宗曰過而能改曰

恭禮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曰過而能改曰
其子於嶺南又以其貨冬十一月朔日食○以劉仁
嫁蠻酋多納其貨

執同三品○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
牛衛將軍

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
善曰擲倒自有冷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
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
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冷官

秋七月婺州大水○冬十月閩立本卒○十二
月弓月踈勒來降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雞林道大摠管
討新羅

三月朔日食○以武承嗣為周國公元爽之
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九月追復長孫無忌

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
大醜上無忌陪葬昭陵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
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

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
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戊甲

酉癸

天后表便

宜十一條詔行之 王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請令

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
量加奉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胡氏曰
五服之為此請也蓋太宗加高祖父母義理豈可以私增損
氏在為母齊衰無期人高祖父母義理豈可以私增損
其欲陵威夫宗無二聖人高祖父母義理豈可以私增損
宗禮然而其夫至齊衰未改也必欲得正其必已古為則乎
在為母傳曰何以私尊也屈也禮也案文公儀禮喪服篇父
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

二年春二月劉仁執大破新羅 仁執大破新羅引兵

還使謝罪上年詔削官二月天后祀先蠶于后祀先蠶
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
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何高祖
幼主不許皇天后臨朝所以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
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

以韋弘機為司農卿 弘機嘗受
賜綸數十匹曰犯法弘機杖之卿即杖之不奏也為能夏四
月以趙瓌為括州刺史 女常樂公主女為周王顯妃
公主瓌為括州令公主隨之官絕朝謁 太子弘薨諡
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甚愛之弘中孝謙謹上
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年公主既當上帝範氏曰皇帝時人
許之天也幽于掖庭年公主既當上帝範氏曰皇帝時人
下之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子豈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子豈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之曰貞後之劉至忠陛下宜聽之乃臣止天后多引文樂
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火長奏以 集覽 祀先蠶于后
分辛相之禮時人謂之蠶祭先蠶于薄以中羊豕祠蠶神曰苑
養蠶為絲禮記蠶室祭先蠶于薄以中羊豕祠蠶神曰苑
竊婦人寓氏公蠶室祭先蠶于薄以中羊豕祠蠶神曰苑
也通典曰先蠶天子凡二神 以韋弘機為司農卿 弘機嘗受
詔綸數十匹曰犯法弘機杖之卿即杖之不奏也為能夏四
賜綸數十匹曰犯法弘機杖之卿即杖之不奏也為能夏四
月以趙瓌為括州刺史 女常樂公主女為周王顯妃
公主瓌為括州令公主隨之官絕朝謁 太子弘薨諡
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甚愛之弘中孝謙謹上
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年公主既當上帝範氏曰皇帝時人
許之天也幽于掖庭年公主既當上帝範氏曰皇帝時人
下之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子豈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子豈禮也哉益武后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

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
願其受他經之非者有他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不
手其死也義者有他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不
知春此秋之非者有他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不
侍絕疑此則不明君皆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郭瑜知此則不明君皆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以絕疑此則不明君皆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禍心如則不明君皆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屬心猶言注意屬音燭季必或音兵媚反者非商臣事商臣
字長源董衝釋泌簿必或音兵媚反者非商臣事商臣
春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成王而自立事在文元年商臣事商臣
時見憲宗元和十二年成王而自立事在文元年商臣事商臣
故命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
是命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
仁劉

秋七月杞王上金澧州安置
司希旨惡上金有

戴至德劉仁軌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未終極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
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雅時兼大理卿因問
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

儀鳳元年春三月以來恒薛元超同三品

月吐蕃寇鄯州以高智周同三品

始遣使詣桂廣文黔等府注擬

傑為侍御史

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
素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
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是為法不信於
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後代謂陛下為何如
矣下臣何敢奉詔者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
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且羞見釋之於地
曹同僚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且羞見釋之於地
此豈可復使宗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
基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行仁

遂相與輯睦胡氏曰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尊一妻父之
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
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
猶盜匪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
石相交不顧性命出後居後可謂有義分也
均出後莊子法篋篇出後居後可謂有義分也
仁冬十月裕享太廟三年而裕拾後二年而裕
王素節袁州安置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
不得入觀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以賊賄降封鄒陽王袁州安置

二年春正月耕藉田○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
扶餘隆為帶方王高麗餘泉高麗先王遣歸遼東安輯
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泉仍移安東
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卽州而死
高麗舊城於新城高麗餘泉散入靺鞨
隆亦不敢還故地高麗扶餘氏遂亡
罷○夏四月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
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効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

王素節袁州安置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
不得入觀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以賊賄降封鄒陽王袁州安置

二年春正月耕藉田○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
扶餘隆為帶方王高麗餘泉高麗先王遣歸遼東安輯
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泉仍移安東
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卽州而死
高麗舊城於新城高麗餘泉散入靺鞨
隆亦不敢還故地高麗扶餘氏遂亡
罷○夏四月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
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効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

不張大安同三品○詔廢顯慶新禮
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
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英王更名哲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于光順門○以
李敬玄為洮河道大摠管
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
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
夏五月幸九成宮高宗謂寒從兵有凍死者胡氏曰
宜得常煖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
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壽宮在鳳翔府秋九月還京師○詔復奏破陣樂
上即位初
不忍觀破陣樂命撤之至是
太常奏久寢廢乃復奏之
崔卧疾在家自輿入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
羅未嘗紀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乃止
李

不張大安同三品○詔廢顯慶新禮
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
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英王更名哲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于光順門○以
李敬玄為洮河道大摠管
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
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
夏五月幸九成宮高宗謂寒從兵有凍死者胡氏曰
宜得常煖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
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壽宮在鳳翔府秋九月還京師○詔復奏破陣樂
上即位初
不忍觀破陣樂命撤之至是
太常奏久寢廢乃復奏之
崔卧疾在家自輿入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
羅未嘗紀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乃止
李

敬玄與吐蕃戰敗績
論欽授戰於青海上副摠管
李

寅戊

丑丁

集覽

劉蕃審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拔狼狽還走虜追擊之負
外將軍黑齒常之師使于吐蕃悅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
征也監察復振因命使于吐蕃悅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
宣尊上意諭以禍福資甚悅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
而討之或欲發兵擊之或欲發兵擊之或欲發兵擊之
及事之或欲發兵擊之或欲發兵擊之或欲發兵擊之
辨然無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射穿七札不方以辭華為首而論
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未當今朝廷無疆將有巧制故選師當
事之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
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
惜勳庸恐虛倉庫賞絕不行大非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
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
等資馬重請開臣恐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
全資馬重請開臣恐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
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
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咸亨元年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九百里中有一山
至冬冰合游此馬其上言得龍種皆得波斯草馬因生驄

駟故代稱青海龍朔中吐蕃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
論州志云青海在臨羌縣西有甲禾海謂之青海陸機本
深慨孫皓之亡遂著辯仁論二篇後仕于晉成都王穎以
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又列軍自朝歌至河橋戰於
鹿苑為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驛陵之師言捷以
而射之撤七札焉成王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戰於
曰射之撤七札焉成王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戰於
天問也王怒曰戰大辱國者楚注尊聚也其一發達七札
貫革之何羿傳之射華而交吞換之文公註云射革禮也
謀進也吞謀之乎亦此意也射與射同
交進也吞謀之乎亦此意也射與射同
調露元年春正月辛酉東都司馬長卿韋玄機免
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奏弘機導上為
奢其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法必欲
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
由是朝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
廷肅然二月吐蕃贊普死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圖
臣輯陸未可圖也乃止夏四月以郝處俊為侍中

臣輯陸未可圖也乃止夏四月以郝處俊為侍中

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賢事明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都支以

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

今波和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行

取之可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道須稍涼西上

支規知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

人其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

弟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

支馮詢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碎葉曰于闐曰安西使築碎葉城

單于大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

長丈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

大突厥寇定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

而潘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

執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

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

同此

襄道行軍大摠管

至朔川謂其下曰撫士貴誠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

每於川壯士五人各持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

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擊之虜驚走車復為伏

卒已安下營掘塹自是糧運者莫敢近軍至單于府

不水安不可動將驚服本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

名曰稜善刀疑拍字誤

辰

未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摠管

計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

襄道行軍大摠管

至朔川謂其下曰撫士貴誠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

每於川壯士五人各持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

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擊之虜驚走車復為伏

卒已安下營掘塹自是糧運者莫敢近軍至單于府

不水安不可動將驚服本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

名曰稜善刀疑拍字誤

夏四月裴炎崔知溫王德真

同三品○秋七月吐蕃寇河源

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成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
吐蕃寇河源將軍
有備焉先其是劍南募兵於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
吐蕃寇河源將軍
蕃之東接涼州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
蕃之東接涼州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
蕃之東接涼州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
蕃之東接涼州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

疾請中書視事上怒還既至無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

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
疾請中書視事上怒還既至無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

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立以
弟義琰論美之冬十一月朔日食

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衣利貞上疏以婦會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門入而倡優進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祖命取與為比嘗
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山篤忠貞才貴乎相
繼故也彼驚婚求其利者又烏足貴乎
漢元帝竟寧元年路門有禮夫官路大也
內有路寢故曰路門禮夫官路大也
鄭司農云王之門有五其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禮夫官路大也
應台階曰台鼎承
君故曰台鼎承
子少傳
少府監裴君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
代無仁王適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適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
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紹事以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
府亦事以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
府亦事以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

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名士若各從所欲則無可以成
婚矣然舜由匹夫為天子婿能使其母師傳之訓如太宗高
主之法式也然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傳之訓如太宗高
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乎聞門使帝女不敢以貴
富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以裴炎為侍中
之不然殆難免於薛克構之言矣

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徵處士田游巖為太

子洗馬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為洗馬無

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

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

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集覽始建國三年三

顧之榮漢先主三顧之奇乎游巖不能答集覽

諸葛亮於草廬之中顧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

降之阿史那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定襄道大

念乘便風擊之德管曹懷舜引兵至長城北橫水遇伏念伏

是伏念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于輜重於金山以輕

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程務挺揮金牙取之伏念還失

其妻子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行儉又使務挺等

追躡之伏念恃遠不設備軍到狼狽遂執溫傳以降行儉

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初行儉許

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回紇所

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稱疾不出集覽渾濬爭功晉王渾王濬伐

恐殺不進濬順流鼓棹受吳降集覽冬十月朔日食○徙

後渾濬失二人由是交惡

故太子賢於巴州

壬午 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

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

更立大孫者也上曰即自我作古何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

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傳等官集覽襲則有損益記樂記曰

既而時不其非法置師傳等官集覽襲則有損益記樂記曰

五帝殊時不相襲禮集覽襲則有損益記樂記曰

三王異制不相襲禮集覽襲則有損益記樂記曰

幸東都上使劉仁軌薛元超輔之時出幸東都留太子監

士有餓死者獄得盜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

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錢集覽竊奸宄注草竊草

盜比及東都士檢校萬數不仁錢集覽竊奸宄注草竊草

野中竊盜也檢校萬數不仁錢集覽竊奸宄注草竊草

神州張衡靈憲曰岷嶓東有南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

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
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
有餘有知人志整初王勃與揚
兩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行
章子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
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

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
士軍吏為捧以升階而碎之惶
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
等在河東今解州三千並分給
也猶言及引禪音皮偏禪副引

安西都護王
安西都護王
安西都護王

麗水三姓烟麪與車薄合兵拒
遣禪將襲破之擒其酋長三百
屬不事得用而歸近

河七百里南鄰吐蕃西連疏勒
貞觀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
史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

寧西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
四國故謂之安西四鎮弓月西

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
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

事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
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
自精矣周穆王之命伯問為大

補署五府其小者而天子命其
以簿書下之察行借使平如
系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

千餘家關中先水旱蝗繼以疾
十月四日兩京封泰山行李善

天宮
天宮
天宮

致草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
侵不兵車歲駕陛下失望上
以言不休為諱幾二十年及善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以言不休為諱幾二十年及善
感始納道以禳災謹更廣營宮
皆喜謂之鳳鳴朝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秋七月作

陽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荆州長史蘇良嗣囚
之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
諭令棄竹江中慰後專以襄行名官至武周起布衣詔於
監鳳朝陽詩卷阿篇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箋云鳳翔而後集爾雅釋山曰山東曰朝陽注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爾雅釋山曰山東曰朝陽注
云曰即見日零陵王明自殺初曹王明以山東賢黨降
也故曰朝陽零陵王明自殺初曹王明以山東賢黨降
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
免籍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俊為天后所殺
司籍祐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召薛元超赴東都
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平章事○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上聞之遣使慰勞召赴東都冬十月以劉景先同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擊大破之
仁貴因奮
我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
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
擊大破之

未癸

弘道元年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都護府

李義琰致仕

崔知溫卒夏四月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

五月突厥寇蔚州

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
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白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
為郡縣土宜耕牧貞觀之末募久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
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久不安業非國家之利

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久不安業非國家之利

也乃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冬十一月

詔罷之 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

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

未必不可負絲百 賜也自負絲百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

一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

天后為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

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

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

裴炎遷中書令始遷 郭正一罷 議事謂之政事堂及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春正月

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二月

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

玄貞為侍中裴炎

面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借侍中

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勸兵宣

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文欲以天下與

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妃劉氏

明旦居別殿平王成器為太子發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妃劉氏

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告者除五人起

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性歸

權不若倚而不為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

革命署戮之禍罪不止於發君而巳也 **集覽** 坊曲街坊

平康巷一曲者里一曲如韋曲杜曲也東京夢華錄東京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居

太后始御紫宸殿太后御武成

劉禕之同三品○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

將軍立神勳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

之至是神勳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勳貶之而追封賢

為雍王尋復以神
勤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

于均州○閏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秋

七月温州大水流四千餘家八月葬乾陵○太后以

馮元常為隴州刺史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

抑指高宗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

石元常奏言狀涉誦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武承嗣罷○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九月太后改元

及服色官名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

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為臺中書省

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

政臺其餘悉太后立武氏七廟武承嗣請追王其祖

以義類改之太后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

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追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僧祖考為王妣皆為妃胡

氏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安公

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李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時

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敬業及弟敬融唐之奇駭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得魏州縣王賢者置軍中云賢不死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移魏州縣王賢者置軍中云賢不死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太宗下詔略曰為臨朝武氏者人非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之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地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宮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一打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不偶乎豈左玉鈞衛大將軍李孝逸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以詩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斷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下陳武后嘗充太宗才人故曰太宗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宮於下陳索隱曰下陳竹後列也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身於下陳是也楚辭班婕妤自悼賦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下陳於後庭穢亂春宮職林太子故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高宗為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不偶也北鹿曰唐太后殺侍中裴炎敬業起真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以鴛味道為內

史李景謀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韓王

太后因事誅之太后對曰皇帝年長不剖政事故豎子得以為
太后問計於炎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政事故豎子得以為
言若太后反則命劉景先平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舍人
李景謀諸父必反劉景先平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舍人
家無詭道檢校內史李景謀先平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
年十無詭道檢校內史李景謀先平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
朝政變易嗣子孫求見曰陛下所為如宗諸武伯父忠於社稷
以罪高及子孫求見曰陛下所為如宗諸武伯父忠於社稷
明辟命於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而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
至長安劉仁執問以東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貞為
常以胡氏曰能繼輕重然後可以當宗知裴炎反不言太貞為
侍中錐曰外戒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檀權而左提
國也中錐曰外戒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檀權而左提
右挈錐曰外戒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檀權而左提
使歸政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于太貞又欲
收無忌謀亦外削爵也高宗時許敬李敬業取潤州李孝
宗誣以謀反削爵也高宗時許敬李敬業取潤州李孝

說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
足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則天下知公志
原進無不利退有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
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大事皆蒸麥為糧仲璋曰東吳以武
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將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
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
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遂行取潤州李孝逸將至
以軍拒之陽敗在眼分則弱敬業遂行取潤州李孝逸將至
回軍拒之陽敗在眼分則弱敬業遂行取潤州李孝逸將至
軍至臨淮戰不利阿奚使敬業逃魏元忠曰天超屯都梁山孝
舉今大軍久留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超屯都梁山孝
何辭以迷不先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若
擊敬業曰不先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若
下阿烏台而利在腹背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臨之駐馬而利在腹背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業敬業走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元忠言於孝逸曰引兵擊敬業敬業走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遂進擊之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輕騎走將入海陳不能整孝逸遂進擊之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
餘黨皆捕得傳首逆都陳獄論曰敬業相漸敬業火敬業置陳既
策直指阿洛專以匡復為事續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

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胡氏曰忠者講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務價而愈安何繫於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幾而作不矣終曰元忠誠有遠見宏略者求博引道之間未高而龍綠淺有道以遠集覽都梁山注見隋煬帝大亦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集覽都梁山注見漢武

李景讓罷太

后以崔彥同平章事○郭待舉罷太后以韋方

質同平章事○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

挺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謂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二月太后以

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三月太后遷

帝于房州○沈君亮崔彥武承嗣罷○太后

垂拱格○太后貶騫味道為青州刺史朝上有左

象州以蘇良嗣為納言○太后制百官及百姓

皆得自舉勸氏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

品○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同三品○太后以

阿史那元慶為興昔亡可汗○太后以僧懷義

為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

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者

自新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韓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

命夏五月太后以裴居道為內史流王德真於

皆得自舉通宣公通達洽辨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

品○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同三品○太后以

阿史那元慶為興昔亡可汗○太后以僧懷義

為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

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者

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詔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巧思機巧智思也闕之

加以宮刑令為闕宦也

二年太后垂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歸政于

豫王曰尋復稱制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

制二月朔日食○太后以李孝逸為雍州刺史

承嗣等惡而諸之故有是命

三月太后置銅匱受

密奏

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告密者推人皆得召見或有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

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代誅胡人索元禮

人必令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

至秋使官待即殺臣至緝史中丞皆養無類數百人

不認服又造世察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

布首皆在支節其部囚黠法有定百賊突地吼死諸愁求

破家反是實等虜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

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併以建引莫不窮捕考

索至無一實人焚惑求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

相麟天下獨得下仁怨又臣問隋之末代天不猶平揚玄

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所臣問隋之末代天不猶平揚玄

為亂於大窮黨與遂至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

也伏惟陛下念之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巡道四方或下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

縣令下送之迎來無所益也又曰宰相下之腹心者皆不可

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

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

魚朝堂四風俗通云魚姓宋公延恩在東門曰招諫在官

白曰申朝堂四風俗通云魚姓宋公延恩在東門曰招諫在官

四月太后鑄大儀○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

內史蘇良嗣章行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集覽批其頰批篇迷反手擊之也或曰南牙唐分宰相也集覽也此門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

往絕可汗○有山出於新豐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前文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至矣太后怒集覽注贅肌肉外之餘肉荀子曾未如肌贅註子附贅縣疣也音都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反聚王曰追音都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韋思謙致仕○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尚

郎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者老賊刺史德美著盈路翰表薦之

昔方監裴旻相曾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驚驚深

也乃集覽拔葵去織婦注見漢武帝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太后殺同三品劉禕

之禕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

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突厥骨篤祿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換官屬請答之常之曰九月號州人揚初

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突厥骨篤祿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換官屬請答之常之曰九月號州人揚初

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武承嗣誣李孝逸有功成死

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冬十月

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武承嗣誣李孝逸有功成死

除各流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章特擊吐蕃

憲皆不胡氏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且何以責其有功

五年 太后垂 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

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

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

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感於處俊會奴誣告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 郝俊會奴誣告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承

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替謀革命稱

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

六月朔日食 河南巡

宗滅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文

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 詔當拜洛受圖告謝于郊御明

之洛水太 后喜命曰聖母 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

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 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

霍王元軌 王鳳子東 公融 盧 慶 子 范 陽 王 壽 貞 子 琅 子 江

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力 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

不自安密有巨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

分告諸王令各起兵 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

却擊之至博州冲已死 官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亦舉兵

於豫州太后遣將軍 麴 悅 宗 裕 等 討 之 又 命 張 光 輔 為 諸 軍

節度前貞 德 將 屬 籍 更 姓 庶 氏 貞 發 屬 縣 兵 得 五 千 人 使 汝

陽承 裴 守 德 將 屬 籍 更 姓 庶 氏 貞 發 屬 縣 兵 得 五 千 人 使 汝

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
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賊太
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不
响抗論不回太后曰御史大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
必卿也使卿與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為
州刺史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
密奏彼皆註誤臣當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
勞之曰我欲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
行張元帥將士特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
將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
不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
史薛舉復州刺史元軌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
后所殺胡氏曰元軌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
為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
坐待清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集覽 博州春秋齊西界聊攝地秦為東郡隋改博州今東
地志云古莘國城在汴州陳留東五里陳留風俗傳云
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更姓陳氏言其如
之有壽也陸佃云地似蛇而小爾雅曰虺一名虺傳三
首大如擘指爾雅讚曰虺之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

頭類尾虎豹可踐此難忌履註惡漢景帝曰太后以
吳王濞為逆誅使民注註音胡卦反亦誤也

騫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太后拜洛受圖。

拜洛受圖皇帝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
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成作天堂。

蓋九龍捧之上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層為圓
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
貯大像至三級則飾以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斷今者飾以珠玉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
徐廣曰墨子稱茅茨不斲謂以茅覆屋不取整齊索隱曰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固非謂文采也言以采木為椽楹曰
雕九也漢書采從木旁注梓木也瓊臺瑤室注見高祖武
年德九

太后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

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陳子昂書
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日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

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塞全
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
乃圖饒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他不足以其稼穡得其財不
足龍弊而徇貧夫未見羌戎已有盜生其中矣今山東
關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亡家
陝西梁即漢之漢中郡晉為梁州唐以涼州唐復為鳳州
曰襄德宗陞興元府鳳州漢之武都郡固道河池二縣地
幸齊置南岐州西魏改鳳州隋置河池郡唐復為鳳州
遷皆南夷種名也蠻音祖安公類要曰南方有巴人馬有
白虎人焉有蠻蠻人焉巴人好歌名踏啼白虎人馬有
蠻人馬有蠻蠻人焉巴人好歌名踏啼白虎人馬有
易而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巴人好歌名踏啼白虎人馬有

六年 太后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

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 太后大饗

大赦布政于明堂 太后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忠孝王為太后皇妣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摺通作晉 太后皇妣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云晉讀為晉 太后皇妣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曰大主長 太后皇妣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子守之泣 太后皇妣為太后墓 太后大饗

屈也 捋網也 相玉書曰 琕玉六寸 明自屈也
頂反 捋直也 追反 捋色界反 殺字之異者 圭璋曰 大王
所捋也 捋也 形方正 捋然無所屈 齊人謂推為終 蔡主首六
寸為捋 以下殺之 鎮圭飾四鎮 山象其高 王勢之以朝日
使者執 夏四月 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 張光輔
以徵守 夏四月 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 張光輔

為內史 太后殺汝南王煒 鄱陽公謹等十二
人及天官侍郎鄭玄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擬

州道卒 諸王之起兵也 紀王慎獨不預謀 亦坐繫獄 徙
主楚媛適司議 卽裴仲將相敬如賓 姑有疾 謂當藥膳 接
遇姊姒 皆得歡心 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 請之曰 所貴於
富貴者 得適志也 今獨守勤苦 將何求 楚媛曰 幼而好禮
及聞 慎蕙號慟 嘔血 富貴儻來之物 何足驕 人衆皆漸服
不御 膏沐 垂二十餘年 集賢 楚媛東光縣主之弟也 婦相以孔
也 爾雅 長婦謂釋婦為姊 婦氏曰 姊似婦者 兄弟之妻相以孔
云 相呼 雅長婦謂釋婦為姊 婦氏曰 姊似婦者 兄弟之妻相以孔
幼不隨 夫先後也 杜預曰 富貴儻來之物 何足驕 人衆皆漸服
曰 儻者 意外忽來者 耳 不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計何如 反不告 同誅 不應 秋七月 太后徙 紀王慎于巴
坐知反 不告 同誅 不應 秋七月 太后徙 紀王慎于巴
州道卒 諸王之起兵也 紀王慎獨不預謀 亦坐繫獄 徙
主楚媛適司議 卽裴仲將相敬如賓 姑有疾 謂當藥膳 接
遇姊姒 皆得歡心 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 請之曰 所貴於
富貴者 得適志也 今獨守勤苦 將何求 楚媛曰 幼而好禮
及聞 慎蕙號慟 嘔血 富貴儻來之物 何足驕 人衆皆漸服
不御 膏沐 垂二十餘年 集賢 楚媛東光縣主之弟也 婦相以孔
也 爾雅 長婦謂釋婦為姊 婦氏曰 姊似婦者 兄弟之妻相以孔
云 相呼 雅長婦謂釋婦為姊 婦氏曰 姊似婦者 兄弟之妻相以孔
幼不隨 夫先後也 杜預曰 富貴儻來之物 何足驕 人衆皆漸服
曰 儻者 意外忽來者 耳 不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儻來者

沐滌首去垢者詩伯兮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文公集傳曰
所主而為太后遣章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
州初太后命左相章待價擊吐蕃至寅識迦河與吐蕃
怒除名流繡州斬其副閣温占安西副都護唐休八月
景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太后殺內史張光輔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
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識陰懷
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
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驛騎赦
之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教乃徐起
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九月太后以僧懷
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義為新平道大摠管討突厥○閏月太后殺同

平章事魏玄同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
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嗣以太后怒賜死于家或
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
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詔
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

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
為長史求兵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與等又誣武衛大將
徵下獄常之縊死求其福脫衣以為贈遂助死冬

十月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
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
辭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
不宜有亂臣賊子日死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
臣頑味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
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註於
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
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
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
克明景雲晉天文志瑞氣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
哉景雲晉天文志瑞氣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
喜氣也太

太后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
為臘月夏正改十一月為
月為一月改十一月為
以獻至是行之改十一月為
聖即照字也改十一月為

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秦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日為○月為○日為○月為○日為○月為○

恩載為庚初為鳳
七年授周武氏天

除唐宗室屬籍
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

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為內史王

本立罷太后流韋方質于僖州

二月太后策責士於洛城殿

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
為周興所構流
自州始補關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
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不覓舉奔競相尚諛訴無慙至
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焉孤昔漢武帝見
公馬相如賦恨不令將戰及置之朝廷終曰將者提鼓揮
臨難決疑一故也吳起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
射也之延以行舉者之賞罰而巳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
官也試之大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
宮殿試其說甚當然未嘗行焉無亦悅邪故富文忠公請
實歟况其事始於隋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集

司馬提師執提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桴與袍通國語范蠡
曲木提師執提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桴與袍通國語范蠡
右援袍鼓
死○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

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察徒貞和州貞亦族滅思
繩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
畫又不與乃告縣官瓜田李下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踐
擢為安仁中待望著老作邑察遠告以謀反殺二人搜捕
與家仁不中待望著老作邑察遠告以謀反殺二人搜捕
者獄成公諫曰未弘義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
使臨命推覆不殺復聞奏尚有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
官審復不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景
平不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景

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施鼓扑吏約有犯
除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神色不撓所活敏十
司爭獄事太后所屬色詰之有司神色不撓所活敏十
雖好殺知有正色詰之有司神色不撓所活敏十
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囚目無以司刑承李日知復數
刑曹不離刑曹死此乃終無生理由知日知復數
三宥然後行刑無死法乃以所成有司獄于公其死罪
曰禁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禁之罪在公其死罪
有司又曰刑于向公又曰使有司之罪在公其死罪
走無及也注云君之恩無已利器劉陶傳妄假利器
謂威也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僧之法明等撰大雲經
佛下生當代唐為闍浮提主制頒
南廬山南故稱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漕喪哭者曰病
死何可得而更哭卯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
殺南安王頴等十一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宗室

於弱是殆盡其幼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

豫王曰為皇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游藝上表請

武氏太后不許權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
夷合六萬餘人似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曰可之御賜姓
赦天下以皇太子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太子周
姓武氏以皇太子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太子周
三思為皇太子考皆為皇孫立武氏為皇后立武承嗣
滋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等皆為皇太子周上尊號
並賜姓武宗秦客檢校內史等皆為皇太子周上尊號
遊藝年之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妾之公主多權
略太后以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妾之公主
君尊位以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妾之公主
變不位言也蓋發與常理也婦居尊位武氏曰君子
氏為而末成武氏遂華唐命然傳記以來千之變故也
無其耳亦仁及終武氏遂華唐命然傳記以來千之變
內史唐有檢校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欲為是者豈
與正資格同皆以待資淺之人君子有言下於特旨所
累傳文也注見睿宗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可戰十姓自珽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蓋繼性竭
忠事主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
可族秋官即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
當有勳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
史之然也陛下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
矣太相賀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太后
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
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改崇先廟為崇尊廟冬
氏祖配上帝以武

八年授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周流

其右丞周興於嶺南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勳通謀誅

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
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鑿以炭四周炙之令囚
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鑿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
兄請兄入此鑿與皇臣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
他家所殺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各數
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各數

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徙關內戶數十萬實

洛陽○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鞠虔勗

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光順太子賢

自殺遊藝夢登湛露殿所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

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

幸也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周殺其同平章

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鳳閣舍

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在東宮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
長情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
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評之不服詐為欵
非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
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

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僕之耳曰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皇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天子而為姑立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與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之及下制獄來俊勸進右將軍李反實錄何對俊臣竟殺之安靜即殺若問謀周遣使存

撫諸道

九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

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即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惟侍御史監勝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繼心存撫使時日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心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誅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謂為也宜其運動四海

呼吸雷風一時英

集覽

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守鳳閣舍

賢無不悅首也

外城○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

郭霸以諂諛拜監

則病霸往問之

周賧狄仁傑魏

元忠為縣令

元忠為縣令

忠得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請降敕一問即承元

者物惟新死古等下獄從後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少寬之判

官仁傑為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而謝之仁

傑裂衣為綿壽寬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之仁

人問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思

見太后為問狀對曰臣殺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

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
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猶下素見仁
傑何為作謝承反對曰無澤元忠示之乃知其詐於太后
曰七族皆行本罪令仁重請誅之除有功德流本嗣真於
南俊臣編行不能將順下為不殺臣宣禮臣請命於前
禮之賜也言於太后曰陛下示為不殺臣宣禮臣請命於前
以頭顱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五人聽之命至重死
聽來萬一推按反者令使赤族豈得實即斬決法官之命
比來萬一推按反者令使赤族豈得實即斬決法官之命
生用萬一推按反者令使赤族豈得實即斬決法官之命
有深淵不允人望者願陳而退之堅親而任之命至重死
羅聲下獄七人望者願陳而退之堅親而任之命至重死
五羅聲下獄七人望者願陳而退之堅親而任之命至重死
耳聽五獄七人望者願陳而退之堅親而任之命至重死
報然不觀其氣息不直則端觀其聽聆不直則其顏色不
視不直觀其氣息不直則端觀其聽聆不直則其顏色不
然不直觀其氣息不直則端觀其聽聆不直則其顏色不
悔之因詔死刑雖令覆奏諸州死罪三覆奏又夏五月禁
曰自今宜三日刑雖令覆奏諸州死罪三覆奏又夏五月禁

天下屠殺採捕

甚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餓餓死者
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

集覽

補闕杜肅懷一歛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
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
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

為之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

章事曰先吾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

承嗣亦毀昭德於其父者况好乎吾太后昭德然遂罷承嗣政事

吾勞汝勿言也德於太后心者况好乎吾太后昭德然遂罷承嗣政事

赤心昭德怒曰天祥萬萬年他昭德反邪詔州人胡慶以冊

漆書龜腹曰心亦無惡命釋而觀胡氏曰承嗣所以觀昭德請付法

太后計以此安其位也諸武雖並列朝

廷而不預政事其氣蹤亦少損矣

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其人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
言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
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有八百
十餘人羅織之黨

文有泥耳此必是薰日尺檢唐書酷吏傳果作薰耳然古
有薰耳之說漢書呂皇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師古
注薰許云反以藥薰其耳令餘九月局更以九月為社
其聲也餘死人謂遲緩為餘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審禮皆沒於吐蕃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
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吐蕃復取四鎮實會西州都督
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實會西州都督
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周武氏殺豫王

妃劉氏

宮中莫知所歸劉氏及德妃實信有憾於皇嗣乃潛
以之恐妃母所寵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史徐有御史薛季昶
按之以為無罪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御史薛季昶
之功召有功謂曰豈我獨死諸人亦除名然何多對曰既食掩
后好生聖人謂曰豈我獨死諸人亦除名然何多對曰既食掩
由是失寵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然何多對曰既食掩

此始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
記注之姚壽之請也胡氏曰唐制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史館別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
實而不復可信矣武后行亦未嘗無言之士一將
故建是議耳天然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
之受雖不記天然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
見不可勝也而

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昭德焉曰田舍夫師德

行笑曰師德不為弟除代州刺史弟
然曰今雖有吾憂也人其怒汝也
其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

使反即欲引自誣大常工人命來俊臣
不謂內五引自誣大常工人命來俊臣
此即命俊曰吾有子不能由是得免

一月周殺其侍

御史侯思止

李昭德被殺於朝堂

周以萬國

俊為侍御史

萬國就按之國俊至廣州一刑評事

周以萬國

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疑有如此者

夏五月棣州河溢

秋九

月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寶作七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

子幼弟

寶作七

十一年

周武氏延

春正月帝在房州

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三月周以

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默啜

德嘗與懷義議事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京

○

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祭陰陽不時

答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姆貞宰相也胡氏曰齊木有小

○

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

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

地易位乎幸能止言若盡言而淺

詩出市篇

周鑄天樞

○

足賦民間農

百萬

○

流王弘義於瓊州

○周貶來俊臣為同參軍

○

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

○

難太后由是惡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

周明堂火

○

○

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

太后命士為僧者蒲千人侍御

○

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

太后命士為僧者蒲千人侍御

○

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膠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溫乃

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

○

難太后由是惡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

周明堂火

○

○

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

太后命士為僧者蒲千人侍御

○

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

太后命士為僧者蒲千人侍御

○

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膠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溫乃

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

○

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醜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
停舖以不為九自天譴及乃止命更造明堂仍以其懷義充使
又鑄不為言多不順太陰使人歐殺之明置其方懷義內
不自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堂火制求直
言劉承慶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年再降使無賴不
事曰之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年再降使無賴不
仁免之為善者不預恩光於作惡者獨承徵幸一也海內具僚
每歲免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衆於青衣太速既懷苟且
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
之謀何暇納良之政四也裁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
乃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
人著思慎賦以刺時兒志焉美覽隋恭帝侗皇泰二年見
十二年萬武氏天冊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
朔日食○夏四月周天樞成尺高一尺五尺徑十二
秋七月吐蕃寇臨洮周遣兵討
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冬十月突厥默噠遣使請降○十二月周武氏

封高山禪心室

封高山中嶽高山在潁川陽

地志潁川高山縣有高山一名太室山在陽城西北二十
登封縣括地志云嵩高山一各太室山在陽城西北二十

三縣嵩高之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有石室故各焉

城注見秦始○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高山

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

高冬耕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

使后無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

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

自晦然而自附於其朝者深可借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百世

於伯夷而自附於其朝者深可借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百世

為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自附於伯夷伯夷殷紂

下文所謂將有偷合苟容之行也自附於伯夷伯夷殷紂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時孤竹君之長子父欲立幼子叔齊父立其子於齊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不立其子於齊
齊聞西伯善養老蓋在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義不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曰已平殺亂夷齊恥之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且命之衰矣遂餓死焉
此下文所請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也不
以三公易其介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十三年 通武元年 萬歲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遣

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 周新明堂成 高九十二百

尺方三百尺規模率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 周遣兵

擊之大敗 營州刺史孫萬榮反 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誠

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其家屬餓寒不能自

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孚

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麻仁

節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 集覽 仁師麻仁

索以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 仁師麻仁

給之響息入反即白響蠻守地牢之人也契丹使此響以

下文之語給誑繫牢之囚云飛索以緇韻會注緇音揚以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緇索 秋九月周免囚奴遣武

攸宜將之以伐契丹 陳子昂為總管武攸宜府參謀

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况當今

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

免罪贖奴損 突厥寇涼州 執都督許欽明 時欽明

為計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明自隨

屬城未下者欽明謂城中曰狂賊天破滅在朝夕公但勵

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以選良將引

精中兵無論其意者 集覽 靈州縣名漢惠四年置屬北地郡

吐蕃遣使

請和

其且吐蕃遣使請和親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

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塞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

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

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

集覽 吐蕃遣使

請和

其且吐蕃遣使請和親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

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塞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

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

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

集覽 吐蕃遣使

請和

其且吐蕃遣使請和親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

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塞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

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

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
鎮十姓吐蕃之西域分吐蕃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也今報之且曰四鎮十姓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戎之欲以鎮撫志當歸我吐蕃之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亦
若果無東侵之志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
俟之絕也若欽陵小蕃垂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款
與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百姓發於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
後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
於國之兵不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
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年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陰冬十月契丹陷
斤突厥部酋長之稱也俟渠之反
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
厥默啜乘間襲私漠虜肅忠萬榮妻于而去萬榮收合餘
衆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
史前刺史畏契丹至悉遣還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為
夏官侍郎
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權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

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徐
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賈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
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
曰何如張釋之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
難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
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
圜數計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
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才矣
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
集覽 宗城潘好禮唐書潘
好禮具州人案古洛州即今廣平府貝州即今恩州亦錄
廣平路疑宗城即貝州更當考之或作鹿城主簿潘好禮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二人

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

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
於名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
內名上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
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

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其謀反誅之其子訟
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刺其腹秋官侍即劉如審見
之竊嗚後臣奏如璿黨惡逆集覽其姓各樊其姓名也吉頊
下獄處以絞刑制流襄州其姓名樊其姓名也吉頊

渠記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

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侯其門庭周以婁師

德同平章事考異麟德元年以樂彥璋孫處

約同三品提要無乾封二年耕藉田耕上漏咸

亨元年加贈武士獲為太原王武字亦當上元

元年以武承嗣為周國公以當作封武字當作皇

宣王兄澤為悼武王四年書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皆

書其屬則此當書其屬以著武氏二年太子弘薨

華唐卒按凡列未踰年不立雍王賢為太子太上漏

儀鳳元年始遣使詣桂廣或當作如二年耕藉田

耕上漏張大安同三品張上漏三年五月幸九

成宮調露元年正月幸東都巡行例曰郡國曰

如官府第宅曰幸此書幸東都如東都開元

裴炎崔知溫王德貞同三品裴上漏以字開元

劉仁軌為太子少傅提要少作太太平公上適薛紹

羨據前後封立書其屬皆不加皇字皇字上幸

作帝如後間喜憲公裴行儉卒按崩葬例曰幸東都上幸

疾死皆內卒賢者則注公諡曰某注曰諡非生者之稱而

通繼以諡加於墓卒之上亦非是則此當書聞喜公裴行

士廉等並不書諡○中宗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

宅傳年者注云如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武后氏

帝為廬陵王按統系列注纂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

驪州刺史在溫州大水葬乾陵之下改元及其下無異事連書

括州大水之下殺侍中裴炎在李孝逸擊李致業之下
崔瞻韋方贊同平章事在李景讓罷郭待舉罷之下
後並以武氏而削太后二相餘無異事者並不必加
一後本為作此庶幾與凡例不相矣也○六年張光輔
討突厥此當書擊誤作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同○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當○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國○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同○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書○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之○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注○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夏○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周○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統○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有○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名○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盟○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以○太后自名擊太后當討後書討默發計吐蕃
○九下年事武氏引見有撫使所舉人武氏二當前後並做盟字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起丁酉唐中宗景雲十四年 盡癸丑唐玄宗

開元元年凡十牽

十四年

周武氏神

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周

摠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

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

默啜為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

歸道將殺之歸道奔朔代六州

戰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

護府之也并穀種綿帛農器鐵

侍郎李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

於其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

會契丹作亂起

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未事此為根本不可出留為內史

周遣武懿宗晏師德擊契丹○六月周殺其右

司郎中喬知之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集覽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

誅崇祿珠遂自周來俊臣伏誅來俊臣倚勢貪注士

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御史

李昭德素惡之後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

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

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更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

不逞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

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

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

臣敗侍御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

違俊臣語立見滅集覽南牙官寺為北宰相為南司故稱契

族太后乃赦之

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

遂署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

引精兵極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

時萬榮乃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周以武承嗣武三

思同二品○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武收宜自

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與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

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此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

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

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

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

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

從之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太后謂侍

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

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反朕聞有反者

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

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

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

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免太后

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政中丞肅政中丞

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日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

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
 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
 歲出師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
 饑饉蜀漢逃亡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一搖憂患不淺
 昨貞觀中克平之役此近日常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
 義無遠觀戎勞人之役鎮近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
 百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
 其窟穴與虜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則可矣何以
 資糧待其自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矣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荒外自以為
 虜不擊而服矣張東之每歲遣兵戍姚州荒外自以為
 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每歲遣兵戍姚州荒外自以為
 其鹽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開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解羅名也姓阿史那氏嗣聖
 三年大后以為繼往絕可汗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
事 始置負外
 官數千人
十五年 周武氏聖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
 思營求為
 以太子秋仁傑從容言於大后曰太宗擲風沐雨親冒鋒鏑
 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

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廟立姪之與母子親陛下立子
 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之與母子親陛下立子
 於廟者也太后曰武氏何為事卿勿預知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陛下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鵝兩翼皆
 一王體臣備位宰輔豈得有所不預知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折何也對曰武氏何為事卿勿預知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兩翼振矣太后曰武氏何為事卿勿預知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昌宗為控鶴太后曰武氏何為事卿勿預知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側目不有秋高何富貴矣二廬人懼問計頃曰天下未忘唐
 德主上春秋高保富貴矣二廬人懼問計頃曰天下未忘唐
 免禍亦可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言
 之太后曰快許也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及其妃子皆詣言
 在承嗣快許也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及其妃子皆詣言
 而太后未許也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及其妃子皆詣言
 也當臣及後世無復唐之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項功為多
 之心不復國假善念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然心
 精忠惟復宮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及其妃子皆詣言
 已開悟矣一頃之計太后歸即行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
 况長保富貴之術耳又集志控鶴監供奉官名也唐百官
 錄事等監三品嗣聖
 十七年改為奉宸府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

州

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

張東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

武氏兒我突厥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

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與我蒸穀種

主唐民也發兵寇為檀等州移書數朝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

器行監帛陳惡且我為起兵欲取河北耳河非粟不守奈何

爭發民修城備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

韓使歸田百姓大悅

韓琬傳器不行惡曰蘇

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負外郎已

而通職太喜曰卿且繼和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傳學

蓄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德

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

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老晉侯問嗣焉初奚舉其子初午以自代君子謂初奚請

是足塞善矣立其子不為比今狄仁傑舉其子光嗣而

職足可繼初奚不比之美矣參木本草人參味甘微寒

溫丹參沙參皆味甘微寒苦參味苦寒女參味甘微寒

爾雅木山蒹注木一名山蒹今木似蒹

而生山中白木味苦止瀉營木味甘

周以武攸寧

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敞死之

點藥圍趙州長史唐州刺史高敞與妻秦氏

仰藥詐死勇與詣默然其妻曰剛報國恩正在今日

俱閉目不言甫宿勇乃殺之勇退唐般若旃誅贈冬官

尚書謚

曰節

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陵王太后計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

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謂太子

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人太子不從之突厥盡殺所

掠趙定男女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還莫

心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冬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寧

歸

領屯兵○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勇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

邊陲實地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

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除死今且潛窺山澤露宿

草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怨之則反則自安伏願曲赦河北

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

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旅師自

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

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識其失言謂武氏

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武氏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

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

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也武氏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

百姓虛弊根本動搖為唐計耳

周以姚元宗同平

章事○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太后命縶於天津橋南使百官

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其親委

陌反裂也裂其支體而殺之史記傑作砥正

義音財格反察隱曰死與傑同古今字異耳

十一月周

以豫王旦為相王○周置控鶴監

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薛稷負半千以

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許旨左遷

集覽負半千

己亥

反姓也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周賧

宗楚客為播州司馬

十六年 周武氏聖 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周

遣使禱少室山

太后命太 山朝隱自為禱牲沐浴伏俎上請代

后厚賞之 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左傳雉

三十一日則牛改名曰牲注 吐蕃贊普安弓仁降周

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注 吐蕃贊普安弓仁降周

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致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

畏之欽陵居中原政諸弟控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

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

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

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降 帝

弓仁以所統七千帳來降 帝

及武攸暨等拉于明堂

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 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

等誓於明堂銘之鐵券 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

與功臣剖符作誓用書鐵券注謂以鐵鐫之朱書字也國

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

曰與之... 子孫長享爵祿...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

相... 內史王及善... 易之兄弟每侍內... 無復人臣之禮... 及善娶以為言

師德卒... 師德在河龍... 師德賢乎對曰... 師德實薦之

而仁傑不知... 師德賢乎對曰... 師德實薦之... 師德賢乎對曰

為內史... 河溢...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人... 太后制...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令... 王公以下...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明... 察則已為...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生... 負者聽...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幽... 負者聽...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氏... 禺承慶甚...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自... 禺承慶甚...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無... 令太后...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召... 使代之...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也... 戰國策...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言... 劉歆之...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子... 匄俱為小...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萬... 餘人其子...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月... 周貶吉...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爭... 趙州之功...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異... 時能可...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女... 進言曰...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日... 不暇...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事... 由是坐...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下... 驅之使...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 周以武三思

已如是不集覽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隱也

命而區也隱而力矩反也義云區背曲也隱也

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太后問元方以何事

為人事不取不以隱人細事不足煩聖聽元方

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幸

曰佛若有胡僧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

中道致萬乘以感遠近之人耳太后

十七年周武氏春正月帝在東宮○夏五月

朔日食○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改

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

飲博嘲謔又命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

吹笙陳木鷓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

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

昌宗足矣而候祥等明白謀為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

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

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當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

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

退索在銓姓薛者六等珠英書集名王子晉注見

也音際廣韻注自銜也二姓周遣將軍李楷固

等擊契丹餘黨平之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

向披靡駭駭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

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

曰此乃公卿合宴舉麟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

源休環謂諸將曰諸論既死藜莜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

尚皆曰周造大像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

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頃地出不
不負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弗浪
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繼衣蔽路嘗有勤王
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集覽僧伽藍摩或曰僧伽
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僧伽藍摩或曰僧伽
羅摩佛中言華言衆國園者生菹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
道本聖果之義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也釋氏要覽刺
音與察同梵語利中華言竿即幡柱也增韻注僧
寺也緇衣緇帛黑也浮屠所服袈裟壞色衣也司空
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
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中墜馬驚不止
太后命太卜追執其鞵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
入朝堂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位
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朕欲得一佳士用
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
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亦司馬也
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薦者可為宰相者仁傑曰
秋官侍郎即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即姚元崇監
御史相彥範大州刺史故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
謂仁傑曰天下李暉在公門矣仁傑曰暉賢為國非為私也
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冬

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周以韋安石同平

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
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傳安石跪奏曰
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願左右逐出之座中
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周開屠禁

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弋獵著之典禮苟順
祭用牲牢如故

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

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
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
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
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
以夾輔周室昇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二月周流張錫於循州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洩禁
院惟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舍三品
之救味道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蔬食太后聞
而復其位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
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

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奉禮獨不賀進言曰今賜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謀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賜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

李洵秀同平章事

洵秀母本微賤妻此賤婢母聞之是洵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即崔玄暉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千五百里置和戎城北境積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封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糶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十九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蘇安

曰臣聞天下者神克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過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顯見唐宗廟哉今天意人事叢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亦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周設武舉

突厥寇鹽夏

遂寇并州周遣薛季昶張仁愿禦之

秋八月

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吐蕃遣使求和

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戰破之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寔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蘇寔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蘇寔按雪冤獄

也洗罪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

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御史曰此有佳客

可與議事者乎史言前平卿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

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告意

所未及及憲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尸官

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

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

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

頤馬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

教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

願朝參直有文符下宮皆不降救處分臣愚謂太子二

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教及玉契太后然之

月朔日食 ○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 ○

六月寧州大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二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大

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

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解瑟羅部

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解瑟羅能撫其眾諸部

侍御 史張

佳客 召見

奏告 請以

尸官 與語

女妻 太子

宿羽 臺

佩龜 者

國本 古來

太子 應

臣愚 謂

太子 二

非朔 望

朝參 直

有文 符

下宮 皆

不降 救

處分 臣

愚謂 太子

二 非

也洗罪

循憲為

可與議

詢之嘉

所未及

授之太

大悅即

二十年

之子許

頤馬宮

教徵召

願朝參

非朔望

月朔日

六月寧

時突騎

后命休

期一如

刑殘酷

而免罪

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御史曰此有佳客

可與議事者乎史言前平卿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

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告意

所未及及憲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尸官

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

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

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

頤馬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

教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

願朝參直有文符下宮皆不降救處分臣愚謂太子二

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教及玉契太后然之

月朔日食 ○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 ○

六月寧州大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二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大

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

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解瑟羅部

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解瑟羅能撫其眾諸部

侍御 史張

佳客 召見

奏告 請以

尸官 與語

女妻 太子

宿羽 臺

佩龜 者

國本 古來

太子 應

臣愚 謂

太子 二

非朔 望

朝參 直

有文 符

下宮 皆

不降 救

處分 臣

愚謂 太子

二 非

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

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

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

如季昶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曷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

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

也洗罪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

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御史曰此有佳客

可與議事者乎史言前平卿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

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告意

所未及及憲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尸官

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

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

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

頤馬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

教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

願朝參直有文符下宮皆不降救處分臣愚謂太子二

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教及玉契太后然之

月朔日食 ○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 ○

六月寧州大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二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大

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

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解瑟羅部

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解瑟羅能撫其眾諸部

侍御 史張

佳客 召見

奏告 請以

尸官 與語

女妻 太子

宿羽 臺

佩龜 者

國本 古來

太子 應

臣愚 謂

太子 二

非朔 望

朝參 直

有文 符

下宮 皆

不降 救

處分 臣

愚謂 太子

二 非

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
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
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
大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
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公為臣至忠
用宰相不使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
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
疏曰元忠下獄里巷名若令抵罪失天下
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煩
以譏惡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
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
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
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陵復奏申理元忠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浪浪乎
護罪險為義所激願沛無恨環歎曰環不
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錢元
許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
鞠之懷素曰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
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
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
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大臣何乃
甲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景曰中
卿五郎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

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
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
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而忠張說亦謂
際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認相聽皆如是朝
然說非作日事業可紀如蓬生麻中勢不
良以自助如君子所集覽張說讀曰位既
以貴乎三益之友也孫奕示兒編曰案皆
方進傳羣下兇兇孫奕示兒編曰案皆當
援恐貌高要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陵祖
仲反陰中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
害之也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
良吏以鎮之朱敬則備懷古有文武才以
古飛書示以禍福僚即迎拜懷古輕騎赴
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
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嶺外悉定
六條察州縣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死吐蕃
器弩悉弄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
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踏贊生七年矣
二十一年安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
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周作興泰

二十一年

安武氏長

春正月

帝在東宮周以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周作興泰

宮 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近臣多以順意為忠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
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已
愛人也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為先自餘細務不
不從

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太后嘗與宰
觀之 縣令李季僑唐休暉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
內官輕外職除授教伯多是賤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
輟近侍率先具餘太后命書各各得鳳閣侍郎韋嗣立
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
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同馬鐘而已 **集覽**
聚也鍾胡言反站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
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
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極飢寒之弊省勞
役論之勸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
苦危滅諸相崇無為顧察臣之愚行 **周以天官侍郎**
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崔玄暉同平章事 ○ **周以姚元宗為春官尚書**
初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宗兼夏官尚書元宗上言臣事
王不宜典兵馬臣不取愛死恐不益於王乃改春官尚書
同三品如故元宗字元之特突厥 **集覽** 此列虜 **秋七月**
此列元宗反太后命元宗以字行 **周以揚州刺史唐休璟**
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少卿張同休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
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以高麗由思放然翦紙帖中反披
紫袍為高麗舞與坐大笑時人或譽再思宗之美曰六郎
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 **周貶戴令言為長**
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以六月 **周貶戴令言為長**
社令 司禮少卿張同休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
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相參
同休兄弟賊共四千餘緡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相參
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聖
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
是狐賊以畿再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
思出為長社令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

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
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 **九月周以姚元**
張侍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且備之 **九月周以姚元**
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

東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彞有謀能斷大事

官負外郎

伯太后命宰相選即吏部郎中或立薦義曰但恨其由是諸緣坐

者始得進用

集覽

乃義之伯父先因諫立武承嗣為太子

被誅故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寢疾

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李弘泰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奉法首原璟奏昌宗黨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斬為妖妄何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不肯行奏曰故事承刑少卿桓彞範上疏曰安使今罷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彞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天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

司議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

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

宰相擅宣敕命太后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

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右不以此

聽之私屈外庭之議前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

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

從來也昇皮變反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如表怨已兵薦陽嶠為御史撈再思曰嶠不樂擢擊之

之所以長難進之風神求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

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彞範相王司馬

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豈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德乎。多祚曰：有利國。家惟相公
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瑒。相
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瑒。慨然。有匡。復。之
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瑒。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
之。善。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
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
武。攸。伯。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
彥。範。相。謂。曰。事。齊。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
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君。彥。範
暉。謂。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
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
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
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
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
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
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下。今。年。齒
已。長。父。在。東。宮。天。意。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擇。亦。在。此。邪。對
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
易。之。昌。宗。命。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
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
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洗。者

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
公主。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
改葬。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宮寺為
天津南謂在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

聖皇帝。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
二罪人也。武宗以太宗才人。盡感嗣帝一罪也。我殺主母
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殺君之子。三罪也。人四罪也。自
彰。太子復位。即尊用。唐宗廟。六罪也。殺君之子。三罪也。人四罪也。自
奉。太子復位。即尊用。唐宗廟。六罪也。殺君之子。三罪也。人四罪也。自
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
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預。弒。曾。桓。哀。
姜。頃。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
以。若。怨。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
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
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
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
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
也。或。曰。文。姜。哀。姜。與。閻。乎。武。氏。未。嘗。弒。也。比。而。同。之。不。
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後。其。宗。
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耶。夫。惟。如。是。而。

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

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刑威以殺戮毒病四海之人言禍所及遠也

而使公子彭桓公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之

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後莊公薨子般即位慶父使人

公哀姜之甥桓公後年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弑慶父使

謂春秋凡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子齊注夫人莊公母

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孫亦作

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注孫孫道而去閔二年經曰夫人姜

氏孫于邾注哀姜外淫故孫稱姜公羊傳作夫人姜氏孫

後史筆略不及之視二人如以張東之袁恕已同

祚等進官賜爵有差○二月後國號曰唐

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

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

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

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

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

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

不得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

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天下與韋玄貞乃

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

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

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君為母后禍亂之

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傳覽

毒痛四海書袁誓文

融崔神慶於嶺南

○以揚再恩同三品○姚元

之為亳州刺史

獨鳴咽流涕桓彥範張東之謂曰今

復立韋氏為皇后

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

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
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
后止之日曰當福無常何遠如禁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
見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
惟表曰書翻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之末有與婦人
共政而國政先入宮掖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幸后亦
出外朝于國政先入宮掖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幸后亦
重之至是復出宮掖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幸后亦
帝大業三年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王制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
之誅猶在也草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
求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數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
臍無及不從上曰安樂公主適三思三思終無葬地若不
兒若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
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圖議政事數徵服幸其
氏又薦三思於后三思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徵服幸其
第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徵
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
謀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盡今陛下反正武氏官
官借爵被者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林

以武三思為司空

賈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
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
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產祿猶在喻武三思尚未除
三思為司空何上遂以產祿猶在喻武三思尚未除
以外戚居中用事後並伏誅去也漢高右時呂產呂祿皆
若不早圖後君壅臍注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臍
福為均州刺史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三月流酷吏

於嶺南死者追賤之所破家皆復資蔭○以表

怨已為中書令○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

之志不繼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

而則奮然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夏四月以鄭元

恩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
祭酒相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
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

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暉並同三品張東之為中書令○五月遷周

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賜敬暉等五人王爵

罷其政事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

關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迹心降其王爵

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

思為耳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

坐賤亡入東都謂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

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

廢太后如反掌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略過人

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

人與崔暉皆為三思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

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

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崔玄暉

範為扶陽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

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

氏者斤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代曰

崔暉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

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暉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

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

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

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

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直臨乎惜哉

岑義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

初五王之請

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義為之

語甚懇切中

監出備為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任

以事屬璟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慶祿之事乎

以揚

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

成各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表之

出於衷心之誠然

也表與中通左傳隱三年君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

之三年百姓好勸章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母

改易制度以收

時望詔集覽喪出母三年出母謂為父所出者禮為出母皆從之

母死而不喪又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喪服小記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

高宗時武后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降河内王武懿宗爵為公

射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等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東之表請歸襄州

以洛水溢流二千餘家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

洛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東之表請歸襄州

知州事右衛參軍宋務

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思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且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九月改葬上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洛王韋玄貞具儀如太原王故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上皇帝皇后尊號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

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上御樓觀發寒胡戲清源尉呂元泰

主加實封皆滿萬戶上御樓觀發寒胡戲清源尉呂元泰

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集覽發寒胡戲即乞寒

太建十一年皇太后武氏崩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褚遂良韓瑗柳奭魏元忠居諫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危殆無所屈折是以事去矣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獲危殆無所屈折是以事為輕何也蓋至是義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暇一言而卒亦不免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躅尚幽玄今欲啓

之忍致驚矚况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守職靜默不語也又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

年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六千七百一十五萬

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安樂公主

事窮賦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救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

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表恕已為

諸州刺史武三思惡暉等皆京師出之韓滑州二月

以韋巨源同三品詔與皇后制僧慧範道士史

崇恩等並加五品階○置十道巡察使五品內外

上官二十一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首獄二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

皆坐附會張易之

告同皎為海與武當丞周景等謀殺三思察皇太后皆坐斬之

行當泉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到大置負外官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外官者又將千餘人宦官超七品以上

集覽

夏四月李懷遠

致仕○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

宋璟為貝州刺史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請通

門侍即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大怒命斬之

臣先斬天不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

大哩卿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

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

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

臣將圖不執先除忠臣和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

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具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

德澤未遠人心天者中宗愚闇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五

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六月貶敬暉桓彥範

張東之表怨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

同故通謀賊暉崖州司馬負外長任削其勳封集覽崖州在

已賓州玄暉白州司馬負外長任削其勳封集覽崖州在

珠崖郡也唐改崖州今吉陽軍是嶺州龍音雙今廣東德

慶府龍水縣是嶺州南海郡地梁武置新州屬廣東寶

州漢合浦地唐置賓州尋改高州加周仁軌鎮國大

百州今鬱林州博白縣是在廣西

將軍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甯承基逼取其女玄

督周仁軌討承基斬之故有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

是命及韋氏敗仁軌亦誅

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以李嶠

為中書令初李嶠為吏部侍郎即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

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

表怨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敬暉桓彥範張東之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毒憤拮地爪甲殆盡仍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曷而殺之怨已素服黃金利用

所惡已死乃薦之三思問誰可者暉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

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暉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

未之推鞠不可遂就誅夷乃長流暉於嶺州彥範於

暉等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

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

暉等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

未之推鞠不可遂就誅夷乃長流暉於嶺州彥範於

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暉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

所惡已死乃薦之三思問誰可者暉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曷而殺之怨已素服黃金利用

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毒憤拮地爪甲殆盡仍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善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

紀魏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掛祖雍李
 俊宋之邊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在海外唐以崖州之瓊山置瓊州
 唐置賓州環州廣南化外唐開生
 洞有古州八萬洞屬思州唐地
 以手把土也代間代猶言出

○十一月以實從一為雍州刺史

從一舊名懷貞
 避皇后父諱更

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
 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敏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
 動從一

流鄭普思於

僖州 蘇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
 忠進曰請斬蘇普思

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日何故對曰壤為留守大臣不能先
 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日何故對曰壤為留守大臣不能先
 明白而陛下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不得已流普思於僖州
 餘黨皆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不得已流普思於僖州

十二月突厥啜寇鳴沙

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
 殺馬萬餘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欲
 殺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
 是知中藥劑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號將之材本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不足以為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
 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意卒乘積資
 以及及則緩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與師當理力
 之善 魏安樂州治小豢靈州有沙磧之有聲故曰鳴沙
 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尚黃河行三十里始涉
 北五百里至肅州西出天門關又西出玉門關西至瓜
 州北言復姓知加反卻穀春有晉文公之謀帥也射不穿
 孔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高宗儀鳳三年蒐卒乘續
 成十六年蒐乘補卒

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
 乾陵祈雨既而雨降
 陵曰榮先又制宗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大常博士揚學
 日大廟當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充大常博士揚學
 知大廟當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充大常博士揚學
 為日大廟當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充大常博士揚學
 地日大廟當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充大常博士揚學
 之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教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教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一節 后父章玄貞尋封鄴王齋即屬兩京郊社署共

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併清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
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
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充祭享而負少兼取
三館學士更一番者戶部注籍散官否者番上如論語及一
大經中第者錄奏吏部注籍散官否者番上如論語及一
而出殿散官天地日月等字注見嗣聖六年改造十二字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夏六月朔日食○秋七

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太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亦忌太子上官
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救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致安
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
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
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上
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好登玄武門樓以避之信圍
令楊思勳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崩謂多祚所將
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
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千里夜延明
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
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稟之朔堂官屬
不敢近永和縣丞竊嘉勳號哭解衣裹之坐殿上以思勳

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
給事中盧察賊之公主怒出案為陳川刺史襄邑尉席豫
聞公主求為太女數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
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子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胡氏曰衛瀾憤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
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
父其多祚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正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
重俊之請拒之何也尚書宗楚客謀使侍衛史冉雍等
誣奏相上及太平公上云與重俊通謀上弟一妹而使人
害之奈何疑之上昔為皇嗣因請以天下一弟一妹而使人
同氣至疑之上昔為皇嗣因請以天下一弟一妹而使人
任以權則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
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
一第相朝以左厚恭謹集覽千騎初太宗衣跨豹文羈從遊
安恬相朝以左厚恭謹集覽千騎初太宗衣跨豹文羈從遊
備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隸左右
林中宗增為萬騎稱福譏切王則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
等專制梅福上書譏切王則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
南子則梅福上書譏切王則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

十四年崩殯欲殺南子不果奔宋崩若怪反贖五怪反羅
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青繩小雅詩刺幽王也營營青
繩文公集傳曰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繩汗穢能變
白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繩飛聲比之而戒王以
勿聽

帝后並加尊號

天皇帝后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

表請加皇太后為順天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

以武三思擅權意常贊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大

僕少卿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

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

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

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

御史表守一皆贊之乃殿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胡氏曰

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幸后內亂妖妄肆

行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各節盡

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

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可富之金帛不可可以公

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

咸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

聽上不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夫慧範為銀青光祿大

史魏傳弓發其虛耗上及韋后比皆重之無敢指日者時御

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

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特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

從一大為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 以揚再思為

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 改羽林千騎

為萬騎 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 安恒於高好

安恒語人曰此 冬十一月朔日食 遣使詣江淮

我之謀也故及 贖生 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

贖生 利黎元所資江湖生畜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

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

其福勝彼 錢刀漢食貨志貨實於金刀直五百錯

刀故各曰刀以其利於人也 皇太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

一二年春二月赦 官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

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

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
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
天下歌秦士破陣樂則
又引而申之上
民皆歌賦媚娘皇后受命
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
武媚娘曲名也
既見賜號武媚太常卿
後

仁原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
擊突騎施以仁原請乘虛

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
或問之仁原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
築塞門人以是重
仁原而輕元楷
中城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西城在今豐州西北八十里
那白登之北天山之東朔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
修

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
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
以文華相尚儒學忠
讜之士莫得進矣
七月以張仁原同三品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上上官婢奸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
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貪外同正試攝檢
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奸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
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左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
上及皇后公多營佛寺左右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
之建官食不以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
姓有餘食今陛下以愛女之故竭人之財盡人之力費人
之財盡人之力費人之財盡人之力費人之財盡人之力費
獨退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固則邦寧邦寧則空
經邦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
虛無一日風塵再擾霜霰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藝
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真外郎李朝隱前呂元泰亦上疏
諫造寺曰邊境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清源尉寺勞費無極

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朝
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
營造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

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判知官此皆出於特旨所置以待資淺之人負外一曰負
外置謂負數之外別置者也同正一曰同正負謂與正負
資格同也有一試其官攝某言檢校某官判某司事知其事
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定制也

昆也明皇雜錄曰定者言可抗訂也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
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愛數子而取三怨也朝野僉載云此方
長寧公主及皇后妹沙彌國夫人上官婕妤等三怨謂蜀人
力費人財奪人家也沙彌釋氏安覽曰沙彌僧始落髮後
善見津云沙彌雖未具戒亦入慈悲之地也

冬十一月突
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獎將兵討之

自立為可汗故將闕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
奏追忠節入朝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
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
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
人乎今宰相宗楚客紀處納用事不能若厚賂二公請留不
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
招十姓使郭虔瓘發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
契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

其言遠也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元振則其謀上院
曰往歲蕃所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
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殆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
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也阿史那獻受夷狄之惠蓋願立為可汗使無憾於
也阿史那獻受夷狄之惠蓋願立為可汗使無憾於
也阿史那獻受夷狄之惠蓋願立為可汗使無憾於

忠節不觀附况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
此節不從遣軍馬嘉實村節安撫忠節侍衛史呂守素處置
客等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
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

葛遣兵襲之生擒節於嘉賓守素

注同也按元鼎二年甘涼漢武帝元符元年疎勒
西本匈奴休屠王地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郡皆在河
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度

西行五百里至涼州自涼州
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
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武延秀源

人尚公主今綱目例不曰尚而曰徵武攸緒入朝武

公主適其人此所以明人倫也而曰徵武攸緒入朝武

以山龍錫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

加龍錫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推寵不敗斥言章氏但請

人試平一曰觀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宜

謂平一曰觀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宜

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知集覽舍人掌記錄天子言動以

紀事之史百官志起居舍人二人隨宰相入殿若以在紫

表內閣則次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一階首和墨濡筆皆即

為可汗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沙婆葛立

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杜破如而落又割史獻欲

來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

乞留定西士以備竟坐流白川復以元以婕妤上官氏

振代之救步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以元以婕妤上官氏

為昭容○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閣守歲酒酣上

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卿成禮從

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獨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

衣花釵上與侍臣大笑詔封宮國夫人嬖爲從一妻俗

稱嬖聖皇后阿奢著從一每進表狀自集覽步障晉王愷作

崇作錦步障今聖恩是也謝氏施青綾步障自蔽與賓客談

西巳

二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拔河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

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

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暉獨歌鹿鳴蟋蟀明賜山暉

教嘉美之又肯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舞練議大夫李景伯

曰迴波爾時酒色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鶯諠譁

幸玄武門與

近臣觀宮女

拔河

近臣觀宮女

拔河

拔河

樂不可淨也三爵注二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

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

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御史

崔婉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我欲受其貨賂致生變

患故事大臣被彈符屢趨出立於朝堂待還至是楚客更

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境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

昭容故引以和相解之時人謂之監官充益人以為三無坐

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

在窮極後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連雖龍象如雲將何

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今乃百有餘家凡用

六十萬丁為給百二十萬匹今太亦庸調給歲不遇百萬

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

貪外置官數倍正關典吏用於祗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

信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萎方補縣令以比理人何由率

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

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

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

上腹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貴多丁者刻剝過

其弊人多流亡請分封戶配餘州並附相庸每至送納上

聽不獨低頭瘦曲背也後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以

韋溫鄭愔同二品兄也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以

貶崔湜江州司馬崔湜鄭愔俱掌錢衡領附轉要職

使請降賜名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

中蕭至忠為中書令○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

三品○冬十一月祀南郊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

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瑞爵皇后當助祭天郭山憚

見漢後主建興十年

樂不可淨也三爵注

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

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御史

崔婉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我欲受其貨賂致生變

患故事大臣被彈符屢趨出立於朝堂待還至是楚客更

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境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

昭容故引以和相解之時人謂之監官充益人以為三無坐

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

在窮極後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連雖龍象如雲將何

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今乃百有餘家凡用

六十萬丁為給百二十萬匹今太亦庸調給歲不遇百萬

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

貪外置官數倍正關典吏用於祗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

信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萎方補縣令以比理人何由率

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

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

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

上腹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貴多丁者刻剝過

其弊人多流亡請分封戶配餘州並附相庸每至送納上

聽不獨低頭瘦曲背也後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以

韋溫鄭愔同二品兄也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以

貶崔湜江州司馬崔湜鄭愔俱掌錢衡領附轉要職

使請降賜名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

中蕭至忠為中書令○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

三品○冬十一月祀南郊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

先王注云... 始獻尸求神... 薦於神坐... 獻尸也... 服執事... 近服也... 十餘進... 取彌鉢... 后家本村... 四年... 女數千人... 上臨觀... 世長安... 侍臣以... 盛上幸... 臣欽明... 六月皇后... 韋氏弑帝... 於神龍殿... 以裴談張錫同

關中饑... 師中米... 斗百錢... 運山東... 江淮穀... 輸京... 以唐休璟... 同三品... 年休璟... 八

御梨園... 命三品... 以上... 隨絙... 踏地... 不能... 興

夏四月... 幸隆慶池... 后初武... 五月宴... 近

初定州... 人即... 言皇后... 宗楚... 客將... 為逆... 亂后... 殺之... 許州

二品張嘉福... 參軍... 初定州... 人即... 言皇后... 宗楚... 客將... 為逆... 亂后... 殺之... 許州

由是后... 及其... 幸於后... 恐事... 泄安... 樂公... 主亦... 欲后... 臨朝... 以已... 為皇... 太女... 均皆

相與合... 謀於... 緝盜... 中進... 毒亦... 宗崩... 范氏... 曰易... 始之... 初六... 曰

制之則... 吉縱... 之不以... 往則... 約若... 靡豕... 之乎... 躡獨... 陰柔... 之始... 以剛

乎○韋... 氏一... 快不... 制必... 至於... 其身... 已不... 與君... 而後... 已是以... 聖人

戒之子... 小宗... 一放... 而不... 制必... 至於... 其身... 已不... 與君... 而後... 已是以... 聖人

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扼止
車之物金為之堅疆之至也止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
而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也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
盛微不可忽也見凶也羸豕孚蹢躅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
強益然其中心在乎躡躅蹢躅也陰微而在下可謂
羸矣然其中心在乎消陽也君子之心防於微而無能為矣
臨

溜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

平王以鍾紹宗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

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之土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
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
崔日用以焚密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王子許崇
陳苑總監鍾紹宗先事誅之會岸播數榜誣萬騎劉幽求折
衝麻嗣宗陳玄禮見隆基誦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諸
毅爲禍爾隆基當務相隆基誦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諸
自效或謂隆基當務相隆基誦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諸
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
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撒落如雪

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首入羽林營斬諸

韋立相王安樂公王隆基秀上比官武門諸黨者非及三族

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秀上比官武門諸黨者非及三族

立相王安樂公王隆基秀上比官武門諸黨者非及三族

相王安樂公王隆基秀上比官武門諸黨者非及三族

楚客晉卿也遂迎相王入勸少帝開城門收捕諸黨親黨及宗

皆斬之乃亭後勸少帝開城門收捕諸黨親黨及宗

押左右廂萬騎勸少帝開城門收捕諸黨親黨及宗

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誅京守中書侍郎

知鍾紹宗並同三品隆基二如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

之不斷也鍾紹宗並同三品隆基二如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

患亦不厭人其號天理矣當是時有不復爲患者繼不復爲

起自武后其號天理矣當是時有不復爲患者繼不復爲

也必昏宗有宗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百

官告于高祖太宗之朝而行之爲法受惡可也

馬鞍具也榜太宗之朝而行之爲法受惡可也

恒彥範張東之表怒已崔玄暉彭字或從手五王

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劉幽求言於隆基請

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王旦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

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擬下之昏宗即位以

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

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暇言爾惜

乎昏宗之意而隆基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請於相王使以

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乞請於相王使以

然後異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無自而生矣乞請於相王使以

微惜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能之紹京嘗為司農

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與朝政

勤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

出為蜀集覽出胥徒薛稷傳曰紹京本胥吏素周禮胥

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故一胥十徒也請思叙反與瞻立

平王隆基為太子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歸長平

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

不敢取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

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以薛稷參知機務稷

工書事上於集覽工書薛稷外祖魏徵多歲稷與世南皆

藩邸故為相集覽遂良所書故號魏精臨徵結體道麗遂以

書名天下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以姚元之

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趙彥昭崔湜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

相王早即位以鎮天

下之昏宗即位以

之昏宗即位以

不白相王韋氏

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乞請於相王使以

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並狀未彰句無中宗之命而廢之

是脅父廢母也肅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

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舉惡也請改其蓋多詐等語

俊與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

行但得而多執政以為制命已

賞之病其為以宋璟同三品

惡當罪罰之崔湜蕭至忠韋嗣立

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

趙彥昭崔日用薛稷罷

臣賈友戩功非義土日用曰稷附張

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向上兩罷之

廢崇恩廟追廢

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

誅

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與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

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

陽發也兵殺留守天子指璧河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

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依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

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州長史崔日知帥眾討之重福窘

命 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罷斜封官

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卒

制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

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審原悌上疏

曰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

先朝所親狎諸僧且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

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

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

之充益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各高萬古陛下何取而法

之中宗陛下之兄也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卒 制起復環子題為工部侍郎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

官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制 十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

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然神怒眾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卹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用百餘萬緡以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當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号金仙玉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先王之禮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擊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待後

中大夫

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編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注其人可加大中大夫賜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典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又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未選舉

加李朝隱太

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府從原為侍郎皆不畏疆禦懷憤為侍郎

惲為諸州長史

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胡氏曰王

者之制行偽而堅言為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繫糾不避推貴非貴嬰之上曰懲博後免須急救之不爾必及為所噬御史細姦隱所瑩矣

姚州總反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

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子掠子女為奴婢羣

唐置州焉古和音

和○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

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

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

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

皆願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

感上懼然曰朕知社稷之安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

大光範門內詢以易置東宮之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

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元子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

二王左羽林太平公主武散暨皆於東都安置上謂侍臣曰朕

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皆為朕備之上謂侍臣曰朕

以姦人欲離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

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禮為獨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

同州刺史文德王守禮為獨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

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

復斜封官

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

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

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

之意陛下下之天下稱明一日

者皆稱太平公主誦說陛下積

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

所以為君爾以相靈待我則

至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

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

有忍焉可也

矣傷也朱氏本義曰疑從則必

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

史之命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兒故有是命劉

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以

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安石曰知為政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品以上

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

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

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

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太子請復吳陵順

陵太平公主為武以薛謙光為岐州刺史僧意

薛謙光彈之公主訴於上出之六月置十道按察

使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何

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

性之物構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

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秋七月追復上官氏為

昭容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

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

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曰惠文以韋安石為左僕

射同三品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

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

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

章事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

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

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志也象先清貞寡欲言論

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

突厥逢堯說默啜曰窺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

頭紫衫拜稱臣帝黃龍元年高宗末徽二年聖昆注見漢宣

拜稱臣帝黃龍元年高宗末徽二年聖昆注見漢宣
襖巾故用全幅帛向後漢髮謂之襖頭二儀實錄云古以

馬周交解為之夢溪筆談曰唐准人主用十一月初十日

師尋許還山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

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私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

簡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釋矣上數曰廣成

之言無以過也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承禎曰以

指終南山謂承禎曰疾徑耳藏用嘗隱廣成子

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廣成子

終南則天時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廣成子

居性峒之上黃帝往訪之問至道焉陸德明曰廣成子或

云即老子別號萬維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

於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於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

黃帝時號力默子又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號

支邑先生出周武王時為柱下史號郭叔子出於漢初號

黃石公出於漢文帝時號河上公然南山地理志扶風郡

有武功縣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山括地志云終南山一

各中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橋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四皓以

漢高慢士共入商洛山漢高微之不來遂隱此山福地記

云終南東坡驪山六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

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在窟之疾徑新史作捷徑杜

詩捷徑應未忍注杜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

忍以役步干進容我不忍教窮又杜詩清劣慙真隱注師

尹曰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繳凍利祥此所謂仕

塗之捷徑耳即此

大極元年玄宗皇帝春正月祀南郊初用諫議大

祭天集覽於祭天地合閭蜀反賈曾議虞夏之時禘實

懷貞空義同三品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蕭

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將致緒其

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

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神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

素宥雅望贊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

也至忠笑曰善乎宋夏五月祭北郊六月以

生之言遠策馬而去義為侍中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敗沒

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勇亦不敢犯與燕

州刺史李瓚有隙瓚毀之於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

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兵一萬馳入千以襲突契丹將軍

烏可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

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

之集覽龍溪句絕襲掩其不備也突之先東胡宇文之別

冊所併以奚王牙帳所居建城號中京而但曰奚後為契

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志云奚地居上東

百里連巨燕京西山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冷陁契

丹中山在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以實懷

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有制者謂同三品實

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貞貞曰公有刑厄懷

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

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

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

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太子泣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

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恣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

以天下事重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禹猶親巡侍朕雖

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

太上皇自稱曰命曰詔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

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三日以上除授及

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

未亂而

集覽

帝坐及心前星帝座注見隋煬帝大立妃

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

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瑒預於王同成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瑒至長

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瑒曰何謂殿

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人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臣多為人裁逆

皎知其謀留幽水
不遣由是得免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

山遣使入貢
沙陀魏月之別
種也姓朱邪氏
集覽
沙陀金山之酋

名曰沙陀後因以沙陀為號
朱邪盡忠始見於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
各國昌克用其子也邪移遮反
別種西突厥之酋

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
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
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
李日知填受李日知不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亥宗明皇帝開元元年
三月詔衛士二十五

入軍五十而免
以蕭至忠為中書令
二月

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

之力營百載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
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俊尉相如不真釋也
夫主人主莫不

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件
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件

生憎積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
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

能禁罰其輕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止茲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賜飲酒也文穎曰補音蒲師古曰服音是補布也王德布大
高年賜酒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

會錢飲酒也百戲漢書天子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
中錫極邊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蓋若此雜變不一

陳之故
名百戲
祭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敗祚

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鞬鞬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
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

附高麗者
麗者
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
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
其初高麗既亡

復五月罷修大明宮
以農務方勤罷之

六

六

六

六

六

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平附之與實懷
貞岑義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
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
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
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
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
為墟安在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
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
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
承天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
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
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
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疑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
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贄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
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
以罪廢今實無罪家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
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申理
所言甚多然未嘗嘗
集覽 箭粉赤箭草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長
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赤箭草亦是芝類莖赤如箭葉其端
肥健陶隱居云赤箭草亦是芝類莖赤如箭葉其端

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十二子爲備有風不動無風自轉
如此亦非俗所見圖經曰赤箭實似苦棟子核作五六
中有肉如麪前奉詔上皇之命曰 諾皇帝先前曾承此
年 命 湜 與 示 力 反 與 讀 與 預 同 枝 黨 注 見 中 宗 聖 七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

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
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
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
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法密後世子孫雖
有聰明才智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
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
聖米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寢
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後爲人後嗣以張說爲中書令○陸象先罷○八
可不念之哉

月以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

以李暢爲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矯密表韋后

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矯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
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矯子暢爲虔州刺史令矯隨暢之

官罷諸道按察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京畿縣令元之意以講武於驪山

惠養黎元之意以講武於驪山

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燾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

諫曰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德裕

宣敕斬之上尋罷魏官竅棄終身時一大臣得罪諸軍

驕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

旗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毀

中監姜儉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撫管而難其人臣

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

張說之意故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

以爲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

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

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

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

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

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

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蹈躁進純厚非無知人之當才爲

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曷之用人非無知人之當才爲

徒已失頤企踵而至諂媚今君侯登用未幾而取弱植之

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新與王晉坐太平公三

仍哭其尸元之曰桑布

於因緣私情目淺中猶言狹乃歷反感也言舉人之失在

年其君弱植注其君之志弱於樹立延頸企踵注見高祖

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命

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

平上由是侵踈之使按行北

五年按行謂至北邊有

所按察也行下孟反

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

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

令張說爲相州刺史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欵

它日... 疾非足疾也... 臣而密乘車入王家... 故憂之遂左近... 劉幽求罷以

靈懷慎同平章事

考異

十七年

司空

梁文惠公... 劉幽求罷以

贊普器... 寒胡... 凡例... 討賊... 據漢... 武延... 江州... 並當... 者加... 中進... 殿四... 宗未... 韋氏... 漢中... 為太... 竇上... 年謫... 靈懷... 慎同... 平章... 事... 考異... 十七年... 司空... 梁文惠公... 劉幽求罷以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三

載凡三十四年

寅甲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

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左右教坊

司制雅俗之樂皆練太常上左右教坊以教

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梨園弟子

禮部侍郎張延珪奏對表楚容皆上疏以爲戒上雖

不宜崇經術爾端上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游獵爲典

優是也乃更置坊院咸嘉賞之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

典倡優矣而可乎大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天

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

老居百弟其爲典優不能宜禮俗左右教坊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汰僧尼

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

集覽

沙

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茲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法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母與僧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待之罪人畜之

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趙文

如齒也得以年齒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二品將兵** 齒謂舉列

序列於平民也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二品將兵**

則曷若使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

與僧尼道士往還棄而夷狄待之罪人畜之

則曷若使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

不皇既為是聽諫又當成之甚之遂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

大過將何則是以人君過之夫臣諫而聽則當去其不勝其君此不

忠之用也始則君擇利而輕於武引謗以歸其君此不

之罪 **柳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食不應 **突厥同俄國**

崇太史表賀請書史册

也

庭

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中資糧以贖同俄聞

庭度瓘擊斬之突厥請悉軍

或上言按察

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備

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者數倍安得皆稱其職

乎乃止范氏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

也夫史子擇一相而任之相能擇十使而使之則君不勞而天

以徐倫爲恭陵令

恭陵令寶孝諫之法平以其子倫爲

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

倫龍春反希城名也

劉幽求爲睦州刺史鍾紹京爲果州刺史

或告

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作就閑職不無沮喪若令

下獄憲意爲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

○黜涪州刺史

周利貞等十三人
情狀差輕效歸草澤終身勿齒
以利貞等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

遠方終身不齒又曰出鄉不與士齒
注齒猶錄也不

中則齒親親也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

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

安石檢校不能匡正令監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
宗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

毀天樞
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

夏五月罷貞外檢校官
試檢校官自今非

魏知古罷
知古罷

魏知古罷
知古罷

魏知古罷
知古罷

魏知古罷
知古罷

魏知古罷
知古罷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宋王成義

地位逼也蓋宋王成器乃嫡長當立故曰地逼太子周
文王之正妃華國之長女也姒姓音詳里反充類至義之盡
滕文篇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又萬章篇充類之類以至於大
也李氏解云夫所謂充類者謂自其小者充之類以至於大
自至於重者謂也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毀前以上
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
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如飾以下皆母得服救百官
所服帶及酒器婦人從其夫以上聽飾以下皆母得服救百官
織錦繡等物罷之婦人從其夫以上聽飾以下皆母得服救百官
能也詩曰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始欲為治
人言也詩曰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始欲為治
靈藥醫海上多命珠翠寶實因言而船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
前年焚珠玉命錦繡示不復用今者胡藥之性中國多
乎彼知於胡商賈爭利始非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
不能知國大事臣雖觸冒瘴死不敢辭此特胡
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遷引咎慰諭而罷之
街馬勒也字從金從行以行馬者也鏡丁鄧反鞞也
船蠻夷汎海舟曰船船音白於海濱置吏以稅海商名曰
市薛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軍杜賓客

州制中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
負甲齊集深入賊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豐豈積孽息
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死行八九訥與數
十騎突圍得免宣道將後軍亦走訥歸襄王重茂薨
罪於宣道制斬之免訥死削其官爵襄王重茂薨
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考異

襄王重茂薨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

集覽

鄂不韓輝燕取詩常棟之華

以武后鼎銘頌

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頌

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史之過也而君

宰相實之是悔其君也
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以救諸州修常平倉法
歲終

今諸州修常平倉法
劍南下濕不獲貯積不用
吐蕃復寇渭原薛訥與吐蕃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

戰於武街大破之
吐蕃復寇渭原薛訥與吐蕃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

上百衣胡服夜襲之多
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
後軍死傷者萬計

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
後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
將軍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
驛衛郎

將尉遲暹壞使吐蕃宣慰
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
以郭知

運為隴右節度大使
兆嶺秦河渭蘭臨武
十二月

立皇子嗣真為鄜王
嗣謙為皇太子
母上長子嗣真

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
麗妃以倡進有廢故立之
胡氏曰

武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
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
為

真為鄜王嗣謙為皇太子
立當作
考異
子嗣

以古鄜子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
領幽州平嬌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

隨政親委積懷慎不免飢寒
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謂告十餘

日政親委積懷慎不免飢寒
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謂告十餘

如管復更幹曰管晏之法雖
不能施於後猶能對崇曰何

法隨復更幹曰管晏之法雖
不能施於後猶能對崇曰何

不事及崇每事推之不及也
崇曰然則竟何如

罪人媚也賢者愛身保其僚
而從之食宰相司馬公曰夫

相懷慎與之毀其功復其僚
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

能容之者懷慎與之毀其功
復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

矜為謂矣
集覽
注見宋主豈漢武帝建元六年
賜告委積

也注皆察善之至
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

權為朔川大揔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萬

餘帳制皆以河南地更之遣薛訥居

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屋本泥熟啜部將之各後以爲部

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

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之不盡猶騰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

何傷不忍氣蝗而昔楚莊吞蛇而愈

乎若不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得仁德天所輔也監食不誅則發

有張華博物志蛇三斷而成三物有

馬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教曰聞之見

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

死也及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置侍

為楚令尹秋七月朔日食九月置侍

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

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

量更日侍讀聽有輿乘馬於宮中以

造書輿使內侍拜之親送迎之待以

師傳之禮

遣

遣

遣

遣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

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以

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

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

幾何時姚崇亦積以爲然然儻稽天

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

可許也

然唐志西州之南有南平安昌兩城

西州之南有南平安昌兩城

西域八國請降



或作枝誤也拔汗那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大食西域國在波斯國西都婆羅門冬十二月貶

崔日知為歙縣丞京兆尹崔日知反講傑罪侍御史楊瑒

延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

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殿日知為歙縣丞

曰恐喝相與通音許昌反史記初改郡為丹陽而州

政徽州治歙縣置歙州宋陽此初改郡為丹陽而州

宗言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汰之尋敕出玠為小州刺史

從以爲戒則省事何集覽玠悲貧反不舉職舉稱也記明

道經略大使突騎施部將蘇祿為金方

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孫昕昕皇后妹夫也

以謝不協於里巷伺而歐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

諸矣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於紕死文宗以重刑加

於發殺故幾者動以郾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

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閣諸王

若水為汴州刺史為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

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

之謂官屬曰沈生也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

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

鳥乎上手救謝集覽有毛冠辟火災陸佃曰鷓鴣似鳧脚高

名鷓鴣散其鳥集覽有毛冠辟火災陸佃曰鷓鴣似鳧脚高

東復大蝗乃山東蝗復大起姚崇若命捕蝗以禳之劉聰偽主德

不勝妖今日聖朝以然因救使者良守蝗不入境晉惠時據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救使者良守蝗不入境晉惠時據

召新除縣令試聖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僭號曰漢

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
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李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
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出馬載
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六月太上皇崩○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侍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
逆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
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
默棘連為毗伽可汗以闕特勤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拔曳固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拔野古(逆)卒頡質略進
走之卒也名頡質略子將子者人之嘉稱將者官稱也
其官而稱子焉後靈荃改授郎將(回)紇注見太宗貞觀元
年(同)羅注同上(靈)注同上僕固注同上闕特勤突厥俗稱
子第曰特

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突厥降戶叛

命薛訥等追討之
牙官職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
為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駿上
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夫
乃是畜養使為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願集兵眾徙之

內地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
未報擊破之單于副都護張知暉不設備為虜所擒將軍
郭知運擊破之張知運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
謀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變而舉也又欲築城立寺觀
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變而舉也又欲築城立寺觀
職欲逐水草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弱則窟犬故
以隨逐水草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弱則窟犬故
也若變舊俗必為所滅耕老之法教人
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
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薦以辦喪事以
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咎第寓居閭極寺以病謂告上遣使問之曰數十
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
何不固辭上曰設四方館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
疾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彛居之為社稷也
時所議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崇子彛當死崇復登
上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

留守遣內侍楊思昂迎之環風度擬遠上人莫則其際在塗
不與思昂交言思昂素貴幸歸於上所以能剛
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子風度疑遠風采
度量疑遠風采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

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紀頌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
后出為中國患朝廷始授以天子好武功而好范氏曰宋
其首自謂不出之始授以天子好武功而好范氏曰宋
徽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以天子好武功而好范氏曰宋
卒以謂武賢相矣大亂其始授以天子好武功而好范氏曰宋
與頌相得甚厚璟每射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
氏父同居相府僕射寬厚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今
門制一其父名矣上嘗令璟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
名號各三十一餘混同以進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
善操不姚宋相然協心輔佐使賊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
志操不姚宋相然協心輔佐使賊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
唐上賢相為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
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范氏曰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

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
臣而然猶幸相進見天子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君
臣是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御初明皇勵精政治羣臣
者唯利是就實以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
於禮而厚於情是以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
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
籍齊濟高君欲知今問齊君諛諛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
立遺愛碑高君欲知今問齊君諛諛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
文章若高知璿所為文環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
舉選不可別奏其貌以敬之體罷十道按察使○始制
風美七子能盡其貌以敬之體罷十道按察使○始制
貌大臣謂加容貌以敬之體罷十道按察使○始制

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
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
都會太廟

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
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
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
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

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
政太廟此特諛無量言隋文帝富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
立弗聽遂幸東都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姚崇於是其不自建也其矣因隋王珪能幾何哉○上
營道其隘不治而忽於所當先賢及知頰使官宋璟曰陛
下過宗
曰幸今以此罪二臣南尹及知頰使官宋璟曰陛下過宗
粟朝堂而後之
城內附具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
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
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二月復置營州
秋七
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大
甚非所以安之也
全南陽故人優賜封如故
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也除為諫議大夫春光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考異
提要大常卿姜皎歸田以張

貞為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大明堂窮極奢侈不合

於并州集
貞為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大明堂窮極奢侈不合
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園丘
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此言禮盛不作全味之事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

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奏事御史彈劾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
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
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辨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遠立以俟其退下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
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
是多以險詭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風聞言事互相彈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奏
人聞則觸者直者聞人論荒中有一獸各辨豕一角性忠
為冠則法者服之故名法則一昨不柱後惠文高五寸一
為展筒載柱卷對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專君西漢
司馬相如傳適足以專君自損也注專古貶字史記本傳

作賤君一本作
 專君音訓同
 躋不可今遷中
 猶別廟願下第
 於宗蘇願以羣
 馮宗君若數以
 高宗故為中宗
 誣問聖朝漸不
 之從祖兄也故
 集覽 譏魯躋僖
 而譏之公庶兄
 逆祀也先祿而
 成史記侯者年
 川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之二於是搜訪逸書
 二人於乾元數前
 上其錄凡四萬八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
 更鑄如式宋

舉請出太府錢二
 用庶使良錢流布
 糶之以斂人聞惡
 錢送少府銷毀
 集覽 惡錢謂鉛鐵
 及相雜者
 徵嵩山麴

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統

郭仙舟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一月行鄉

飲酒禮
 樂業急政暴賦無
 與其賈能出長而
 條也人道所急有
 其緩急則於百有
 安能文末節而巳
 為繫十以上有德
 賓賓主燕斂則司
 州貢明經秀才進
 皆刺史為主人先
 為介又其飲酒一
 義曰鄉飲酒一篇

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始加賦以
黨正蜡祭飲酒也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也
給官俸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
常賦之外徵有所冬十一月帝還西京○吐蕃請

和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以李邕鄭勉為遠
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各海
必至若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開於

政體寬不容非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開於
出塞隋置渝州案陝州秦將白起攻楚燒

夷陵即其地周以居三峽之口因為峽州

七年夏四月初八日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
馬都尉守一請用實
孝謀烈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景蘇頌以為準令一
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以自速過豈可復踵為之
畿其高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
臣等所以下再進言者欲私中宮之鄉

五月朔日食

繫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書門下察
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

推至誠以行之不集覽人隱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
必數下制書也

並從禮傳

或曰浮者如物之浮於水上不著實也秋八月敕五服
冰議救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無量是履

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數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
情禮所一以明尊卑異我狄也俗集覽則天改服三年高宗

服齊衰三年厭降之禮厭損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
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喪服小記注父在厭也厭一

於豔反又九月徙宋王憲為寧王
畢而棄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窺道中見衛士食
之臣恐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
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遽釋
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以突騎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

仁琛彞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
檢勘尚無負犯請依資補優注擬從之因應微假官資然
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因應微假官資然
自大明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因應微假官資然
之先是以朝集使往封疆救一皆村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
勸還以是朝集使往封疆救一皆村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
治之對人多然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
出對曰人多然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
尤甚環使監獄故不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
路於是使監獄故不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
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錢禁而嚴急煩擾矣胡氏曰
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使人嚴急煩擾矣
楊思勗復用宋璟宿憾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其於
故罷而復用宋璟宿憾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其於
之難舍也史論賢相宋璟並稱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
必也張九齡乎乃可

集覽

東明臨御東漢馬融傳大明生
與璟同日而語矣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
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

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
者

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

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在京官使俊又之士
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

於是一出者百餘人嘉貞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
呂太一負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
公四後苗

六月瀝穀溢

漂溺幾

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磨

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
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
駢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

馬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虛已於新州

州離其昏上待範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月突厥寇涼州

相及曰不足畏也拔悉密輕而不好利得峻之約必不致出喜而先至絕遠勢不

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致出喜而先至絕遠勢不

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

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擊也

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

帳虜俗於帳前立纛為牙門故曰牙帳

九年春正月改置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各縣所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奏置勸農判官

州縣承風勞擾其數或以實戶為名凡得戶八千餘萬田

亦如突厥遣使求和

信數寇邊鄰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前迹菴襲

則其保邊亦不無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

縣令

別駕長史同馬通謂之上佐六月罷中都

本無事但庸人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不治秋七月

也州胡康待賓及土駿等擒斬之

同反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命朔方大摠管王峻太僕卿

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待賓擒之集

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

集覽

也

冬十月流裴

流裴

集覽

我

而

輕

去

聲

酉辛

九年春正月改置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各縣所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奏置勸農判官

州縣承風勞擾其數或以實戶為名凡得戶八千餘萬田

亦如突厥遣使求和

信數寇邊鄰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前迹菴襲

則其保邊亦不無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

縣令

別駕長史同馬通謂之上佐六月罷中都

本無事但庸人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不治秋七月

也州胡康待賓及土駿等擒斬之

同反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命朔方大摠管王峻太僕卿

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待賓擒之集

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

胡眾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
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
奏置麟州以集覽阿史那獻其史那突
撫其餘眾集覽阿史那獻其名也
九月朔日食

○康待賓餘黨復叛賊王駿為梓州刺史待賓

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駿討之駿言朔方兵
自有餘力請救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駿不悅駿

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梁文獻公姚崇卒崇

駿為賣已由是復叛駿遂坐愚者駕經造像冀以求福昔
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駕經造像冀以求福昔

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
周興汝曹勿効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考異

見像獲利効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求為後法考異

龍右節度大使君與與郭知運皆以勇著名為勇

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與為河西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也子玄即知幾

新作蒲津橋安州別駕劉子玄卒也子玄即知幾

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杜然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

祈於集覽改數字號曰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為蓋筆何以後說陰

後集覽之史草撰史造新曆及黃道遊儀太史言麟德

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太史言麟德

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

夏至日中立八天之表同時候之陽城畧長一尺四寸八

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二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

一畧長一尺七寸五分極強極高二十九度十分度之八南

步畧差一尺五寸四分極高二十九度十分度之八南

南三上三分八寸三分南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畧長

然新曆一行各也姓張去南望老人星下眾星察集覽行僧一

造新曆一行各也姓張去南望老人星下眾星察集覽行僧一

造新曆一行各也姓張去南望老人星下眾星察集覽行僧一

分古所謂旋儀也案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幾表裏三
重其在游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
四遊儀四遊者以宮東西南北無不周備也舜典璿璣玉
衡下蔡氏傳頗詳南宮說南宮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
南即洛州也玄宗改河南府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
縣是日魁樞要云日景日影曰畧畧長則表影短畧
短則表影長極星是為北辰其星有五在紫微中天文公
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漢時陽城見秦二世元朝岳臺
地中已自差許多後儀岳臺岳臺在開封府浚儀縣浚儀
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朔州朔州本代地周宣帝置許
也唐改開州在利州東路嘉州本代地周宣帝置許州今
屬上都路飛狐縣在其南交州本百粵地漢武帝置許州
政廣州屬東道老人在星下眾星天官書南極老人老人
見洽安不見兵起以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張南一曰帝極
人不見人主憂也其常以秋分之星見於丙春分之日見於丁
史云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皇** 幸東都此句上漏 夏四
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單** 朔方節度使領
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宰相
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示之亂制也夫宰相百

官之首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 五月伊汝水溢
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 制增太廟為九室
漂溺數 六月博州河決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
千廟為九室 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
其廟不毀則無出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為九
廟所為制矣夫禮不可多也唐制何所取乎 秋安南

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杖秘書監姜皎流
之欽州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
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
妄相占候之人不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
得出入百言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
之 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慎謹求救于嵩嵩遣副使張
是 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
不 緊感吐蕃 集覽 京兆七千里而贏其王姓沒各謹忙張

談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
人 康待賓餘黨康頰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
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

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
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
禦敵制勝不情將帥首以自衛及使營私乃從之已若
始軍

兵充宿衛免雜衛府兵以貧弱逃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以貧弱逃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
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

而無養兵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
兵者既開元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逆古而便於
及其法廢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備以補其弊而已若

亂也集覽府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軍府領之天
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府總名曰折衝府天

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閔內二百六十
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百等兵千二百人爲一節猶省也色役謂

諸色雜役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爲明堂○十一月

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求穆公

主適王鈞僧勅以承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

卒以驕敗上遽止之以考異鈞承上痛以字

爲法乎上遽止之以考異鈞承上痛以字

亥癸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

州爲太原府置北都○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

平會嘉貞弟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

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

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復蹈

三品亦有微功奈何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

前失時來則爲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

宰相時來則爲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

此言非爲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祭后

農祈穀集覽武元鼎上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

上從之集覽武元鼎上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

平遙令廣爲儲集覽武元鼎上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

合流漢郡隋置立縣因名焉晉以張說兼中書令○

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至西京○夏四月

以王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五月置

麗正書院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孝之士或修書或侍講

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

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輝典籍益者

大所損者微也秋八月救州縣安集逃戶

括逃人慮成煩擾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

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尊獻祖懿祖祔于大廟

為獻祖冬始置長從宿衛

帝為懿祖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

符兵及白丁萬謂之長從

漢扶風郡魏改岐州今秦州是

漢天水郡唐改蒲州今秦州是

十一月敗王峻為蘄州刺史○改政事堂為中

書門下張說奏改之列五房

十一月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初監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制聽逃戶自首關所

為諸州刺史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

見事乃無失侍郎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

同說因秋七月以楊恩勗為輔國大將軍潭州蠻

反以恩勗為招討使廢皇后王氏

擊擄之故有是命後兄守一以名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

南此斗割露壘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竟廢為庶人

融為御史中丞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

以歲終所贈錢然後髮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

十一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初監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制聽逃戶自首關所

為諸州刺史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

見事乃無失侍郎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

同說因秋七月以楊恩勗為輔國大將軍潭州蠻

反以恩勗為招討使廢皇后王氏

擊擄之故有是命後兄守一以名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

南此斗割露壘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竟廢為庶人

融為御史中丞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

以歲終所贈錢然後髮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

史杜暹因被事至突騎施突騎施之金暹固辭左右曰

君寄身異域不直逆其情乃突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

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夏五月停按察

關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制聽逃戶自首關所

擾上令百察... 抗議以爲括... 所得不補所失... 籍外括出者爲美...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羣臣請

封禪... 特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 十二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更命長從

宿衛爲曠騎... 射騎其法十人爲火五火爲團... 宿衛爲曠騎... 曠騎曠苦郭反蒲

刺史... 相百官...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 刺史相百官...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 刺史相百官...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

承揚承令... 二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承揚承令... 二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承揚承令... 二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遣使如突厥... 遣使如突厥... 遣使如突厥... 遣使如突厥... 遣使如突厥...

秋九月禁奏祥瑞... 秋九月禁奏祥瑞... 秋九月禁奏祥瑞... 秋九月禁奏祥瑞... 秋九月禁奏祥瑞...

記有年教自今州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水運渾天
縣母得更奏祥瑞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水運渾天
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書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
日月滿天而每行淹速合度置木價為地平儀半
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十一月封泰山車駕發
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
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及祠官俱密求神仙故不
前代玉馬登山之文何故耳乃對玉牒宣示羣臣
上帝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對玉牒宣示羣臣於天
於社首於明日上御帳殿受朝觀禮畢推恩往
王張說多引兩省吏舍人張九齡事禮畢推恩往
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無
彭方降詔音不奏祥瑞其意亦尚矣張說無故建
封以啓驕怠之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
蒼生祈福者則亦壽富康寧而已好儉而取之
百姓之民力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好儉而取之
役而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皆生之福
在夕至又向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謂之於天
宗麟德二年泥金檢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高
覽

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於赤岸澤徒之臘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
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善於其
上初即位至是牧馬有二十四萬匹毛仲為開府儀
為羣臣之如雲錦加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錄牽之
無作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絹示我以儉濟州裴耀
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告成朕常
之曰比亦髮有以酒饌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
耀卿自舉酒賜之由是牽疏云牛羊豕豕為左丞知
耀卿為定集覽生曰牽疏云牛羊豕豕為左丞知
成告成天十一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為十銓
決試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奏
將畢遷召入禁中決不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
表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事乎上雖不問即
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錢穀之事乎上雖不問即

不穀責治粟內史不問關死漢宣時承相丙吉出見闕死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張說奏今之五禮

同或末折衷望與學集覽兩書不同太宗貞觀間詔房玄

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為相張說罷

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

融之為入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採之於是隱甫融及

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救源乾

遂首垢而席禁待罪上意憐之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

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集覽蓬首垢面髮

理面有塵垢而忘洗言懼之甚也詩首如飛蓬席慕注見

通六年帝普岐王範卒贈謚惠文太子范氏曰太子

昇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五月戶部奏人乞歲

戶口之數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秋七

月河南北大水○八月魏州河溢○以杜暹同

平章事○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

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渤海王武藝開之曰黑水不

我告而請吏於唐是必為唐謀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

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

藝疆遺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此亡國之勢也武

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

暫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

信而巳門藝以忠獲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所枉直而賞罰

之為政之體也忠獲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所枉直而賞罰

乃罪不能服武藝恩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

也奉使普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予

西破之初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

卯丁

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敕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
君必不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莫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
焚掠而歸君莫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以集覽甘涼河在
金城之破羌縣地以紓邊人紆音舒寬也寬邊陸之勞費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院皇太子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
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君東宮常在乘輿所幸
院之別絲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綵上命如嬪以下宮中育
貴近絲秋七月冀州河溢許文
憲公蘇頌卒許文九月吐蕃陷瓜
州吐蕃門使謂君莫曰將軍忠勇許國何不戰君莫登城西
望而泣竟不取兵盜殺王君莫初間紇契必思結
吐蕃毀瓜州城而去四部取然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莫
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取然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莫

遷奏四部詳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
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眾報仇會
君莫邀擊吐蕃於肅集覽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
州護輸伏兵殺之集覽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
突厥遣使入貢欲與之瓜州也遺突厥毗伽可汗書
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時王君莫新敗河
為判官與君莫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隴震駭嵩以裝寬
鷄孤小吏以才幹為君莫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為瓜州刺史以才幹為君莫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城上置酒作樂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縱兵擊之虜
敗走守珪乃修復城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
以爲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谷甚盛嵩朝廷嘉其功
其國云與中國通謀集覽幹本著作幹築牆所立兩木幹
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集覽幹本著作幹築牆所立兩木幹
邊障土者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嶺
獠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功然以
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擊去頭皮蠻夷憚之

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田井

事多不就陸運錢先是以江淮漕租米至東都入斗為成陸

計庸錢千兩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事專文

上常遣中使訪之改曠騎為羽林飛騎○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

于祁連城○冬十一月以蕭嵩同平章事○十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歲遣一蕃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諱攻吐蕃拔石堡城

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一

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

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

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絕句或集覽曰流外杜佑通典

各月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

後又有規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師始焉謂之流內

之謂之始焉謂之流外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

已巳

覽

石堡城在吐蕃中謝山其城限明經進士及第每

堅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

拔石堡城

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諱攻吐蕃

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王諱與河西隴右同議攻

題俗文曰夏四月禘于太廟

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

少卿韋瓘等奏如則禘與

集覽禘注見漢平帝元始

後主建興十五年五月復置按察使○杜暹李元紘

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

中書令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

相奏列上不悅賤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

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八月五日於花萼樓下丞相

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

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

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禁私賣銅鉛錫

州刺史貶宇文融為

庚午

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
安王偉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韓聞之
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
思之會飛狀告融賊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
是後言財利以取集覽廣置諸使時置立括田等使二十
貴任者皆祖之九人飛狀如語無姓名告狀者師
古曰言不冬十月朔日食不肅
知所從來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

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

各賜錢五千緡或梅花萼樓邀其集覽旬休十日賜與

歸騎留飲送使起舞盡歡而去集覽旬休十日賜與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

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超

皆喜謂之重書而才俊之士集覽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為一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

已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

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

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油先副之帥十八

管以計突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

宗之福也然浚竟不行洛水溢餘家冬十月吐蕃

遣使入貢明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

吾書恃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稗安能

吏得此治邊將許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則將

弊非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權類

稱臣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

臣論名悉備隨惟明入貢遂復效附

臣之也其俗不言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

免者乎然則姦猾捕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天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備但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

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環乃至先執

彌篤如拜謝不盡相與軍葛福順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

言於上曰福順與龍武將軍葛福順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

過生姦不早為之所忍成後患上然其言辭曰君不密則

失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求兵部尚書是毛仲驕恣日甚

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抱兒示力士

日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若無毛仲抱兒示力士

官大盛不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

所寵等表奏皆傾內外

集覽

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

戰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參半參倉含反三相參曰參猶

言太半也北門奴官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宦

寺不任以事惟廷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

內掃除故稱奴官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

正字不除故稱奴官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

不與況吐蕃國之冠辭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

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

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

詐之語不知也信禮義上躬耕於興慶宮側

皆從書出也遂為之

禮配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戲定禍亂之謂武自孔子

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哉古者

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服朕決射御受成獻誠莫

不在亨欲其先禮教士以車甲贏服朕決射御受成獻誠莫

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同食矣

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賦詩泮水篇在泮獻賦箋云賦所格者之左耳音古獲反

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揚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猶

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計

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

冬十一月

東都

或告雋州都督張審素賊汚制遣監察御史揚汪按之摠

管董元禮殺告者以兵圍汪謂曰善奏則生不然則死會

申子

東都 考異 帝幸東都此上亦漏 殺雋州都督張審素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

破之 與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

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晁言於含章曰二虜剽賊

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

戰大敗承晁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

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

還 集覽 隋高奚國酋長姓李各奚酋李詩

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醉者有輿以

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李士判定五禮說

母齊哀三年從之至是 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集覽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

無二尊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免無二尊也高宗冬十

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為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救

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初蕭高奏

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十

二百六考異十二月還西京按凡例還宮間無異

二五考異事不書帝此間有異事還上漏帝字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不克初勃

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西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

焉之義而擇齊於嚴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集覽金華危急之事注見晉元義避本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爲覆席次喪次也者注見同上

尚廬聖室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京畿都畿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

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米法兩畿以中丞領之其餘皆自餘聽使便且從事先行後聞集覽京畿都畿

納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都六條以楊慎矜知太府出

者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其後

二月二十一年春正月幸東都考異幸東都此上亦漏

二月秦州地震壓死四千人餘人夏五月以裴

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九張

人稟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

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役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

必曰夫人富不可私鑄然役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

運使置河口輸場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

難耳考異中上當作帝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

米而而去官自產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
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以耀鄉為江淮河東
帶省費距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倉西置柘崖倉三門東
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柘崖倉三門東
置集津倉西置鹽倉東置嘉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
舟運集津倉西置鹽倉東置嘉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
兩斛用十錢耀卿以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
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
百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
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耀卿曰此
覽門山在鄭州武牢三
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
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術
解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為尸解得仙
也又注見秦始皇
冬十二月朔日食
○幽州節度
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
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海統
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海統

之牙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
勒兵漸強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假以名
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
而不可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以名
司也守珪破契丹將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
之乃以守珪破契丹將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
集覽
叔于朝許之仲尼聞之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
所司也名以出信器以藏禮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以名
國家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德為民
所信也奚或解云奚與所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德為民
突厥也奚或解云奚與所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德為民
大子臣梅錄所毒而
死子臣梅錄所毒而
異可突厥殺其毗伽可汗
置病坊
禁京城者置
二十二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上耕籍田九
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
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德秀性介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質樸士大 **集覽** 上耕籍田力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

也元服其高 **集覽** 耕籍田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

羽委 **考異** 耕籍田御樓酬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

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

幼坐流嶺表尋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子冤狀

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釋

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

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限期於止殺各伸為

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離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

杖殺之士民憐之為作哀謀飲錢葬之胡氏曰復讎因人之

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

二矣瑄瑒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

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宜非為此乎而裴李之言何

其矣哉但以其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

放之可爾若直人之命不亦頗乎 **集覽** 宗貞觀七年刑赦

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集覽** 宗貞觀七年刑赦

頗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

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

半之 **以三** 為限或言其大簿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

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東帛女子何功而身多戶且欲使之

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下嫁始加至千

戶於至是諸公主 **集覽** 險嗇節嗇愛也治國當愛借民財

皆加至千戶 **集覽** 莫若嗇在尚貧也治國當愛借民財

昭元為奢泰嗇通作帶左傳 **冬閏十月朔日食** ○十二

月冊壽王妃楊氏 **集覽** 妃故蜀州同戶 **以契丹涅禮為**

松漠都督 **李** 過折既殺可突干以契丹王至是為

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无義於君長 **集覽** 因以為都督且賜

獎為此王者不亦難乎卿今為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

前也

二 **十四年春正月** 敕聽逃戶自首 **集覽** 救天下逃戶盡

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俟進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

止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運擊破之** ○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

瑛 **集覽** 諸皇子皆更之 **三月** 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

負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 **夏四月** 張守珪

負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 **夏四月** 張守珪

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計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
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曰大昔纘道
其才不殺必為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若不行祿山不誅且其免死有反
相不救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睪南嶺山母再適安氏昌良
竟後其部破散子又有安氏子思順逃來後黠善揣人情
姓珪愛之部破散子又有安氏子思順逃來後黠善揣人情
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亦以
賜名死不明胡氏曰禍福係乎食與不食則人與事今置壽於前
食則聖人不食則生禍福係乎食與不食則人與事今置壽於前
古之相內無感修人死於天命曰我不食則人與事今置壽於前
賢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不言來之事其罪應九
玄宗高祖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
耳漢高祖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
罪不殺安祿山皆德晉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不殺劉子武
諫德奸安得集覽賈後期禱盧奮劾武靈帝中平元年復
為德奸安得集覽賈後期禱盧奮劾武靈帝中平元年復
者齊人為也長試習戰法武乃二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

乃斬隊長以徇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果叛
黨匈奴人街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
據襄國潛稱後趙卒謂閻神也安祿山新舊書皆作軋山
案軋氏其母阿史德為巫突厥中禱子於軋山及願
有光照寫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命遂字軋節度張山
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節度張山
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安祿山犖力角反史宰
于文里門曰開行碎毗反里開音江

增宗廟豆數加母黨服

考異

契丹討當作

同後文里門曰開行碎毗反里開音江
二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章縮奏請宗廟每坐蓐豆十
而物類之無限何為之制若以今歸於古平今取甘肥皆充祭
用既踰於古則其何限焉若以今歸於古平今取甘肥皆充祭
方何必泥古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者子愛人祀以禮
不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客崔子愛人祀以禮
與之筆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客崔子愛人祀以禮
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所獲驚而祭致
盡誠敬也若此順時令也躬稼所獲驚而祭致
長盡誠敬也若此順時令也躬稼所獲驚而祭致

卷上謂之千秋金鑑冬十月帝還西京

錄上中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裝耀鄉張九齡以農收未畢

宮中侯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

請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獨所過租稅

而巳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

必事異政題贊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

尚書古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惟舊相又揚歷中外有德望者

乃為之納言唐與使典今惟舊相又揚歷中外有德望者

則器械乃常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勤有功也滂將實倉庫

土封之恐非其官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

於尚書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宰相才也何有

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宰相才也何有

閣閣典司詰命臣嶺海孤賤不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臺閣典司詰命臣嶺海孤賤不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之恐不恆眾望命臣嶺海孤賤不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用相張九齡而肆辭推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緣相張九齡而肆辭推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故古之君子不苟就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爾不

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

來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

判言獨立無與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於為廟社之憂上對曰宰相擊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

日為廟社之憂上對曰宰相擊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

必思納諸無過之也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

其違拂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

集覽

河湟使典牛仙客

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諸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
納不慎陛下必欲為此此主上家何事必問外人上猶豫未
謂惠如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明皇三子之賢則父子相
可長子得無動范氏以其語曰上廢之為公為之援宰相
相其子得無廢於張九齡置相未罷相賢則父子相
言相則天性戒為仇讎置相未罷相賢則父子相
相其子得無廢於張九齡置相未罷相賢則父子相
有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嚴為戶部侍郎積前事以
仙客同三品阿黨並拜水相罷政事而洛州刺史上書令
李元絃杜暹尚儉恭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
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言林甫欲用多言
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
其為杜暹嘗上書言事黜為下却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
其除好以甘言引進人而陰中傷之巴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
去之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者以計

集覽

愛皆弛漢書曰

衰而愛弛(吳)古惠反立仗馬(飛龍)餞日以八馬列宮門外
百石也一作
飲三品芻豆

丑丁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每歲依二月立

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古救日進士以

集覽

其明經則誦帖括謂

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

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
河西節度使崔
唐為機括而誦為大經一帖凡三言
廷未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
擊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不備
命內給事趙惠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擊之希逸
之希逸不事趙惠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擊之希逸
而卒恨

集覽

子刑用白狗為盟索隱曰盟大夫以下用雞饑不同天

見德宗貞元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諫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

荆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

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感女

寵極奢後求長生悅其心故也人之身而相

表云廣南化外地在鬱林西南交趾東北唐太宗廢太

子瑛鄂王瑤光王瑁而殺之

乃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能

有人才識死不以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潛於古州

賦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曰決杖贖

死因則甚優解體受答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交

上從之募丁壯長充邊軍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

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

仙客幽國公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業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范

無亂乎能行和糴法傳江淮運地

如命增時價什二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救以穀賤傷

江准運租自是關中蓄積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

平文貞公宋璟卒

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

寅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

祠祭使

或上類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

世用幣所交焚紙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
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用楮泉是以禮非利之也後
然王而與行之而未有華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
用之而不亦悲乎

皇用之稱泉楮丑呂反穀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明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

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孝意
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
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
而中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
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與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
是停中嚴改辦曰絳紗袍與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
曰至殿門至是與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各享孫甫
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
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
明皇之情義已厚言從計行於忠工豈無密議也
明皇之意已移發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儀禮之考異 子立忠王璵為太子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眾樂為用
尚唐公主突厥心酋長莫賀咄之為吐火仙可汗其餘眾
由是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其餘眾

其可汗蘇祿 秋九月朔日食 ○貶王昱為高要尉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
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身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
救安戎城昱皆眾大敗脫身

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按吐蕃蠻語謂
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

在求合六詔之南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以兵威脅
昱求合六詔之南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以兵威脅

大和城卒為吐蕃徙居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十和夷附錄一曰南詔所居 永昌東五代時號曰蠻別種也
史四夷附錄一曰南詔所居 永昌東五代時號曰蠻別種也

南詔謂之南詔大和詔六日蒙舍詔蒙舍詔三曰浪穹詔永平

行宮於兩都間凡千置龍武軍分羽林置龍武軍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將幽州

魏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

出師與勇過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類

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

發其罪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仙童

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

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

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

孔子為文宣王集覽宗景龍二年見中追謚

莫用宮懸贈弟

十一月更定禘祫之制集覽釋奠注梁武帝安十八年除禘祫于太廟自

夏既禘冬又當禘太常以為祭數則禘請

禘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二十八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緋以

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

士輒問曰曰度得卿九齡否乎

風度朱環風度量疑

夏六月以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嘉運

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

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

凶門進塗灑加訓勸上乃趨嘉運行已而竟無功

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集覽初劔南節度使

軍放志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為節度使兼瓊

安戎城可取上悅之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

突騎施可汗集覽帝仁壽四年文至是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

引去

莫賀達干聞立何史那昕怒曰首誅蘇

我之謀也今立史那昕何以賞我遂帥

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千為可汗使統突騎施是歲戶口之數四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四千八百一十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於夢至元皇帝云吾儂在京城西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

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資之良彌明皇怠於庶

政志求神仙感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

亦其誠之形也自是怪日聞諸誠成俗竊究

得志而天下之埋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場帝大業吐蕃入寇將滅希頓入寇至安仁車騎

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馬號左利從叔二人分典兵

葉護自為可汗以其左殺判關特勤左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

拔悉密等部落

元元

考異突厥殺其登利洛水溢千餘人八月以安

祿山為營州都督

上益以爲賢又賂軍使胡氏曰利貞利盛補之厚上乃以爲

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胡氏曰利貞利盛補之厚上乃以爲

惟君子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德以照臨百官清心

與皇自入守文賦之說彈天下以治國者不以利爲利爲其生

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惡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爲利爲其生

志其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

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唐太伯常各不許以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時

吐蕃陷石堡城

如前名昌有聖瑞太伯王長子曰太伯少曰季歷以傳昌乃亡

讓玄宗此可爲唐之大伯也

考異天爵寧王憲

十一月

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
度防制涼州朔方堅昆度北庭都護府靈州河西節度斷隔吐蕃
突厥治涼州朔方堅昆度北庭都護府靈州河西節度斷隔吐蕃
州平蘆節度鎮撫室韋鞏州營州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
經略州靜節度鎮撫室韋鞏州營州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
人馬收捉八萬餘匹開元之東牟守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嶺南五府
萬斛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費不過二百
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
勞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
大謂教化失其人而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教風聲
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教風聲
北諸蕃及蠻夷稍稱內屬即其部列置州縣大者為都
督府其貢賦版籍稍多不上戶部號曰羈縻州凡州八年
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室韋注隋漢帝有義寧二年長樂
郡名今福州長樂縣是也州南六里有長樂山關中云
地名長樂居者安之東萊收黃收字誤當是守字與下東

年守捉同案守捉即團結營也唐制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穿三門

運渠○羣臣請加尊號

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

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州謁老君廟尊為太上玄元皇帝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傳曰尹喜昔為散閣令案散閣在鳳翔府靈符在尹喜故宅

特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

迹之果得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

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與老子服巨勝實俱之流

沙之西莫知其宅耳案列子游尹喜字公度

靈符在尹喜故宅耳案列子游尹喜字公度

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

天地於南郊○改官名

京州為郡刺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史為太守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

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鍾知其詐按問

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

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

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
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為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趙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
庸轉運使初宇文獻玉杯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
者稍稍別置使以須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大子之知兄也
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鉉亦以善
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庸轉運使

初宇文獻玉杯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
者稍稍別置使以須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大子之知兄也
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鉉亦以善
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
事權史以望功業出已右考必百計去之
善而陰貽之世謂林甫
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

營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考必百計去之
善而陰貽之世謂林甫
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

口有蜜腹有劍上當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
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曰
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第謂曰交廣籍才上欲以尊君
為之若憚遠行則當九遷姑以實營分務東洛何如絢懼
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負外營事上又營
問林甫嚴挺之可月今安在後之病除負外營事上又營
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散秩以便醫
藥上驚愕以其奏白上天捉之老疾旬日授以散秩以便醫
以爲員外營事亦集覽交廣籍才交廣二州在廣東春秋
粵地置交州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林
以交州上壤太遠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理番禺

隋改番州唐置廣州藉慈夜反謂交廣邊遠
須藉有才之人賓詹謂太子賓客及營事官
秋七月朔

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突厥阿

布思來降

初突厥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
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
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志剛說拔悉蜜等使攻之烏蘇遁去
突厥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
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擲心不正事君不
忠願使盡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盡散即有羣鳥從
來食盡立盡請宣付史館併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
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
於上召入面試之爽乎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
三人皆坐殿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

臯繇為德明皇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
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而追尊加謚不亦
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

臯繇為德明皇帝

臯繇為德明皇帝

臯繇為德明皇帝

臯繇為德明皇帝

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
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庶運潭成加幸

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濟水抵死東望春樓下為潭以
龍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
新船數百艘扁榜都各各陳珍寶仍
上置宴竟日而罷外堅常侍吏

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各廣運
縣藍田谷入霸瑤地志云澶水即荆
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
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
之產

集覽澶水澶水出京兆萬年
日澶水澶水出京兆萬年
海瀉水出京兆萬年
海瀉水出京兆萬年

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
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
之產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海賊寇台州遣

河南尹裴敷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

度使
河北黜陟使帝建侯稱祿山公直
李林甫裴

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
祿為可汗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
仁可汗

拔悉寧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
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

王忠嗣出兵乘之破

其左雍十一部會回紇葛羅祿共攻拔悉寧頭跌伊施可
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

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擄突厥故地
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寧葛邏祿九十一部各置

都督每戰則以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慎

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
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

已復以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

為中丞以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

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敷復擊台明海賊
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敷復敷復言

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敷始祀
復乃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遊甲術有九宮貴神也禮在
太清宮太廟上所早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

用牲玉皆侔天地所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
丁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臣曰朕於宮

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

百乙

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怪神以問天下言之不作
而君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哉乎是率天下而欺已
也回紇懷仁可汗死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晉可
懷仁卒子磨延廢立號葛勒可汗地二月朔方節度

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上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
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與師故出必
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
地悉置城壘斥地各數百里以爲自張仁曾之後將
帥皆不及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

貴妃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
真更爲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替歲
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
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錡爲殿中少監錡爲
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龍貴赫赫然錡獨貧不能歸
兄也李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
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
爲采訪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折辱
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爲我結之

吾無患矣仲通言到本未創儀觀其偉言辭敏給兼瓊見
之大悅即辟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臚蜀貨有萬緡
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謀姝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請也
於是諸揚日夜響兼瓊且言劍善擄捕引之見上出行入
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劍子歸用李
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九月以韋堅爲刑部尚書揚慎矜爲租庸轉運
使堅以通漕有能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安祿山
討奚契丹破之祿山欲以美官實奪之懼也安祿山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以王鉞爲京畿采訪使

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以王鉞爲京畿采訪使
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姓復除鉞奏徵其輦運之費
初張錢數使市色輕貨百姓所輸乃其於不復除舊制
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送將取敗士卒死者皆不申
貫籍不除王鉞皆以爲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
徵三十年者氏無所訢上在位久用度日後又不欲於
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

集註
新改今閩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觀儀容神觀也
魏古玩反樛補汁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補博之具

使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懼也安祿山
討奚契丹破之祿山欲以美官實奪之懼也安祿山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以王鉞爲京畿采訪使

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以王鉞爲京畿采訪使

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姓復除鉞奏徵其輦運之費

初張錢數使市色輕貨百姓所輸乃其於不復除舊制

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送將取敗士卒死者皆不申

貫籍不除王鉞皆以爲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
徵三十年者氏無所訢上在位久用度日後又不欲於
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

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缺為能富國益厚
遇之中外漢然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揚到侍
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疆明曰好度
支郎諸揚數此言於上又屬王鉞因奏充判官
覽色役使色利名也使去聲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復除七
租庸調高祖武德七

年初定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

播州太守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

在鑿之味且故不取言上以知之但華山陛下命王氣所
奏事直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
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與韋堅為仇欲
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
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
景龍觀惟明亦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其罪
皆敗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
雲之墟地吳立臨海郡也唐文宗改縉雲郡德宗改為
州大曆間以夏士星見故也縉雲郡德宗改為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始在

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
兵益壯忠嗣杖四節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
吐谷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部而歸又討
注見太宗貞觀九年墨離軍即其地也
瓜州西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之罷韋堅等既敗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

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
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侍郎及判南曹郎官皆自誣服頃刻成教謂責前不
召見顧嶷曰是官而省之始大子文李薛嶷薦溫才上
者求治嶷更為吏深溫於林甫林甫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
有羅希奭者為吏深溫於林甫林甫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
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老莊得以講

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
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
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
皆決於家主書抱成案諸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朔

日食○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在道逗留

故有是敕自是左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二品以

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

翼為戶部侍郎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
翼送歸結第上遂不食及夜力上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

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
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

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

益夕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女有鄰

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結交豪俊
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

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
林甫令言温鸞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

良娣為
集覽 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
庶人掌傳令調過失贊禮儀飛語猶言飛狀注

見開元十七年圖識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
年指斥亦指也指斥深瀆自言之也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俊與李

快李林甫惡其負林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涉
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
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任適者李

適之仰藥瑤自縊適之子雲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
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賤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

不己遣使於稍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林甫收繫網典船
夫微剥通負延及鄰伍死者甚眾至林甫收繫網典船

千將莫邪正義曰二劍名也將無明音但人皆讀作鏘邪
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也索隱曰應劭云干

將吳大善治者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歐冶子越
鑄劍五口三口入於吳一曰盤郢二曰魚腸三曰湛盧吳

王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劍二口匠作劍不成干
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精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

故物於是其妻乃斷髮剪爪與夫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
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龍文陰作漫理終虞虞慮也

所過殺獲者羅希奭所經過處應有除絞斬條上慕

坐遷謫考盡殺之綱典王漕運案牘之吏除絞斬條好生

之名令其有司率杖殺之流今天下嫁母服三載集

嶺南其實有三載嫁母謂父卒母嫁禮降服杖期今乃令天

下為嫁母服三年文公家禮曰子為父後則為嫁母無

服考異要嫁上為字令士通一藝以上皆

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藝以上皆詣京師

甲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

具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

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詢朝其在指趣

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指趣

其大乃爾對曰更玩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

子朕下秋一人不知後代朕君汝者不得已然後拜上曰此

也朕下秋一人不知後代朕君汝者不得已然後拜上曰此

然益愛之嘗宴勤政樓獨君祿山於御座東問設金雞障

入禁中因請為貴苑兒上與貴苑共坐祿山先拜貴苑出

問何故對曰胡人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

度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

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冬十月

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考異十月如驪山溫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

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忠

翰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

翰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集

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

險固吐蕃率國守之非我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

蓋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

盡如其所請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

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竭力乎然此天子之意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其

議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
不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
過以命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
人之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曰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
及也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救微忠嗣入朝委三司鞠
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救微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
聞哥舒翰各召見外人之通謀此必妄也但効忠嗣沮
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
存王公必不究死如感其忠多賂何為三司奏忠嗣罪
死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
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
身之危而惜上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忠
而復撓其謀使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知石堡
林甫屢起其謀使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知石堡
涉東宮者皆指擿使吏之奏效付羅希夔乃引以為後
是力私志所擬指擿使吏之奏效付羅希夔乃引以為後
故林甫終不能護於上前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溫韜之
黜中上為氏焉天斗軍涼州有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
司馬通謂也上佐周顯王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
指示挑也上佐周顯王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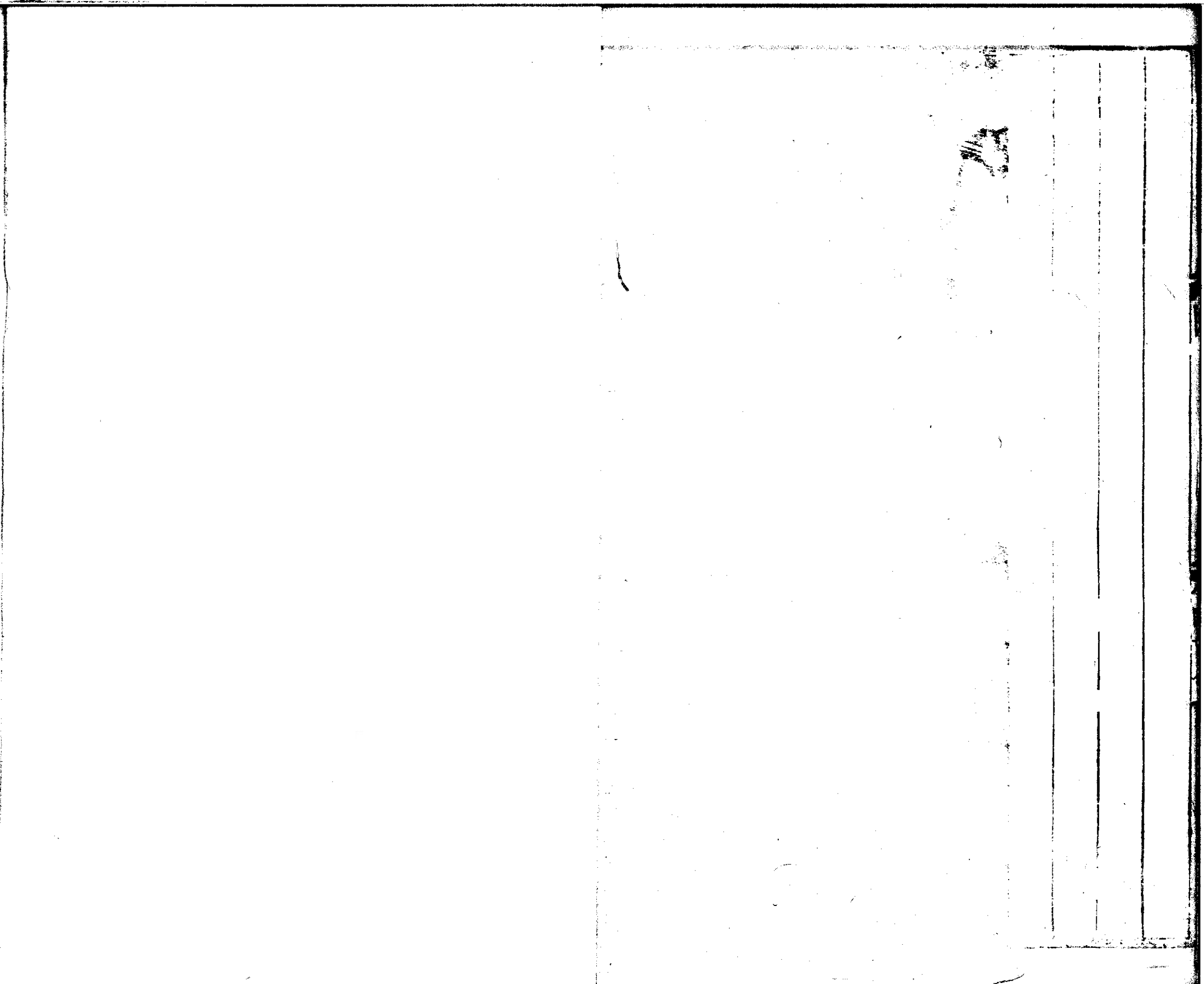
慎矜

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鉞父中表兄弟也故引
入臺及鉞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鉞意不平慎矜不之齋也
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
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鉞與慎矜有隙
誘使圖之鉞乃遣人飛語告慎矜林甫知鉞與慎矜有隙
宋家有讖書謂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孫與凶人往
同鞫之使吉温捕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孫與凶人往
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
之曰揚慎矜已教服惟懇請哀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
忠求紙滿不吝教服惟懇請哀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
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懇請哀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
茲袖藏書入閣中出詔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數曰
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連坐者數十人
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兄弟王鉞之父名晉中表兄弟也又魏揚阜稱外兄姜叙
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為外
而皇甫謐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揚阜則舅子稱外兄姜叙
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為外
舅之子為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為外
屬縣各今汝州梁縣是河南汝州
十一月以天下歲
貢賜李林甫命百官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
門臺省為空林甫言曰大人久與鈞軸然仇痛天下
南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與鈞軸然仇痛天下

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
宰相皆以德度自勵驕從不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
百步外居則重騎百餘人為防大敵一夕夕屢徙林街雖家
莫知其外居則重騎百餘人為防大敵一夕夕屢徙林街雖家
引其騎若鳥翼之為也軍左翼中用事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
疾擊其後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注見漢光武建
武十年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
度使將千騎前行謂曰百餘日不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席元
慶如第呼取出綰帛稱賜之蕃者數人急遣元慶住所安
山如藤橋甫畢而吐蕃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住所安
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皆用忠厚名臣不
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
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任皆以
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儲不專宰相其四夷之任皆以

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
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
欲杜邊帥入相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
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
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胡人胡人胡人胡人胡人胡人
天之下勢偏重卒使諸道節度使胡人胡人胡人胡人胡人胡人
位之謀也范氏曰明皇蔽於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河
所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河
所不傳覽小勃律注開元十年第呼句絕第但言之陳勝
至哉傳覽小勃律注開元十年第呼句絕第但言之陳勝
傳弟令母斬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契苾何力
不蒲結反慶忠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亨並領節度
注見漢順帝陽嘉元年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年載

凡十一年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

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謹少過不取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建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羅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復待古之制也且天子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敢不議之深言天下不悅矣胡氏曰謝罪上意乃解然其罪亦不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讓去林甫佐矣王忠嗣而安祿山論功雖有大柄假與人擁兵太重反使安李因已去安祿山論日雖有大人擁兵於小知所諛亦安能回二取已盛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安祿山鐵券

以揚釗判度支事

愛善窺上意所以

五月羣臣上尊號賜

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蘇冕曰設官分職各
有司存政有恒而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
據泊茲臣廣言禍字文融首唱其端揚慎矜王缺繼導其
奢人憤怨而成亂仲尼云寧有冬十一月以貴妃
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有冬十一月以貴妃

姊為國夫人

國夫人與銛錡五家承恩澤傾天下至是封韓魏秦
賂遺惟恐居後上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
一已者輒毀而改萬號成見此人有
應清宮之朝元皇帝降于華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

軍應龍城

敢由是吐蕃不

雲南王歸義死

子閣羅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揚劔金紫

是時州縣

豐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劔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
如魚上由是視金帛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劔紫衣金
賜銀魚則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
林甫罪二

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胡氏曰自
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以取之也
五月停折衝府上
下魚書契死都督府皆取之也
非御史出身位而折衝府皆取之也

下魚書

契死都督府皆取之也
五月停折衝府上
非御史出身位而折衝府皆取之也
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以取之也
下魚書契死都督府皆取之也
五月停折衝府上

也呼候反擴不開元二
集覽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石號

聖祖曰天皇中道玄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
宗曰聖后范氏曰孫不彘禹湯文之真帝曰大聖皇曰文高
順曰聖后范氏曰孫不彘禹湯文之真帝曰大聖皇曰文高
補天以謀之則子孫不彘禹湯文之真帝曰大聖皇曰文高

祖宗舊蓋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
 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
 加之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
 未聞以典禮繁多為貴集覽橋天以詩之注見秦始皇二
 也唐之禮不經其矣集覽十六年使名副其實而不浮
 記表聲譽也先王論行以名論之浮於行也注諡者行之
 而尊言也上曰浮君子勤集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
 行成功聲譽也上曰浮君子勤集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
 拔之集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集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
 石唐兵前發娶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
 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
 卒二千成應龍城吐蕃大集屯田以謫集覽羣臣請加尊
 號集覽凡十始禘祫于太清宫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二月以姚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集覽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
 陸珍羞數千盤一盤集覽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
 費中人十家之產

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而品味未
 得盡聞八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集覽關中旱西嶽祠

災制罷封祀○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集覽初吉温因
 進及楊到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
 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劉奏而
 逐之不能救也集覽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集覽唐

自封王集覽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
 使○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鄒公集覽家宜承周漢以上言國
 代火魏周隋皆閭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
 集議集賢院李士衡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
 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鄒公集覽國家宜承周漢以上言國

後為三格廢韓介鄒公集覽國家宜承周漢以上言國
 正統不足繼漢者唐也魏周隋皆閭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
 繼漢則不足繼漢者唐也魏周隋皆閭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
 為閭也又秦為閭位注見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三格左傳
 襄明之後也庸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
 神舜之後也庸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
 父舜之後也庸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
 下封夏後於把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恪凡三王後為

三國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如恪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後為
冬十月得妙
三恪韓介斷初封魏周隋之後三國名
為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後為

寶真符

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帝言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帝言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帝言

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
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誦無自而入矣其心
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
惑之其所以養成亂也

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

命而所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劍兄弟請入朝上
往迎之書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
課之曰書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
千緡錢樣

張易之兄弟官爵

張易之兄弟官爵

賜楊釗名國忠

賜楊釗名國忠

詔反陷雲南郡

詔反陷雲南郡

卯辛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常與妻子俱謂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
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
州三
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
被數鞭公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昌裔亦
官不聽
朝謂令窮壯麗不限財力命令中使護作教之日遣諸胡與之
坊教令窮壯麗不限財力命令中使護作教之日遣諸胡與之
勿宴笑我山置酒新第賜子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
遊以錦繡為大襪褰之使宮人洗兒金輿之召入禁中貴
左右以貴如洗祿山對上賜貴如洗兒金輿之召入禁中貴
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對上賜貴如洗兒金輿之召入禁中貴
於外使出入宮禁而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
戲至使出入宮禁而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
將啓戎狄以亂華也
已高仙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遣使表羅樂護
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仙芝遂破破
師虜其王又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

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至是入朝
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安思
順思順調羣胡割耳勢集覽蜀師西域國名劫立列反
面請留已制復留之集覽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吐蕃
婦人辨髮戴瑟瑟最者一類易一良馬杜甫詩雨多往
往得瑟瑟注益州城西每雨過人多得瑟瑟博雅云瑟
也碧珠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
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
矣祿山悅其言大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
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
與祿山語每引與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
汗露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聽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
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
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曰祿山之大
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祿山
憚林甫者以林甫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祿山
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也鎮消未然之患則身
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
而巳其罪可勝言哉集覽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
曩時不拜罪可勝言哉集覽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
中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為之解圖識勸之
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為之解圖識勸之

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
萬匹分遣商胡販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
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勣
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名武令珣能元皓田
承嗣田乾貞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本名不危當舉大事而
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數曰高牙尚本不危當舉大事而
能鬻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莊
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
卒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集覽能元皓能
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集覽姓也音耐

月劍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

兵以擊之集覽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
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
以身免揚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
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
叛唐且曰我出世事唐受其封賞後出容復歸唐當指碑
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聞雲
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
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勲於西洱
是行若愁然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集覽西洱
見隋文帝開高仙芝擊大食敗績王也石國王子逃
皇十七年

諸諸胡告仙芝敗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
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
卒死四萬餘人略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
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
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
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安祿山將

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
里遇兩弓弩筋膠膠皆強奚後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
殆盡祿山獨與摩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
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出見祿山
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曷使早出已與哥
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先是江淮多大
商往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
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
商賈不以為便遮揚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

上乃更命非鉉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三月安
祿山擊契丹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

辰壬

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
祿山所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
乃帥所部叛歸漠北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
之然鉞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龍不忍前雖李林甫亦畏避
懼鉞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王府司馬韋會
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殺鉞使捕之

其黨格闘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綽捕其黨皆擒之
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願同逆李林甫亦為
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鉞不問使因忠諷鉞表請罪之鉞不
乃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編鉞
賜自盡鉞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編鉞
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
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遺民所以養人也專之壅壅則
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地利以遺民所以養人也專之壅壅則
寧盜臣是以與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

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惺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格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

如代反龍武萬騎龍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李武與萬騎兩軍之號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

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

京畿採訪使善遇之因忠以林甫微才且貴妃之族故

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鎖所領使諸皆

始與林甫為仇敵矣秋八月上復幸左藏

為殿中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

月李林甫卒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

上曰卿暫到蜀區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所害

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死矣公必為昭應

侍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声色自娛
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
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如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
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天下之亂而不上不之寤也

尚書果敢不疑使臺省官有時各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

勤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秦山吾以

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高山以吉溫為御史中丞

忠薦之也溫請范陽辭安禄山禄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

信宿哥舒翰安禄山安思順入朝翰素與禄山思

而達使為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

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心祿

向為讒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

十一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收國忠望

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欲資據闕注官
滯淹者翁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注
三唱故仍過門吏部尚書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
敏乃遣令史官皆先於私第密定名關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
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
於中門下不復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
通撰其辭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而仲巴京兆尹鮮于仲
通高宗時定注法始數字而試已簡僕射乃上銓而注已注
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銓而注已注
不當者駁下謂之中審之官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銓而注已注
其棺李林甫與阿布思反上信之部下吏按問林甫告
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
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以小棺親及黨與坐殿者五十餘人
賜棺抉含珠襦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微也

反說文送死口名天寶元年周禮典瑞共含玉襦金紫襦丑爾
其金魚紫衣去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國

忠衛欲攻李林甫皆坐賤官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
也衛包崔昌皆坐賤官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

節度使爲相視之茂如也由是有隙服之及楊國忠
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被安祿山奏以

翰兼河西九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疆自安遠門
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閭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

者無如隴右每遣使入奏

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遂以其地爲公主湯沐邑吐蕃因就

畜牧自是復叛今哥舒翰悉取其地

冬十月帝如華

清宮楊國忠素與魏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

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

客曰吾本寒家一日綠極耳楊氏五家各爲一色衣以相
別致令名不寒家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各爲一色衣以相
忠子暄舉明經若荒不國忠禮部侍郎達奚珣引於其前
其子暄舉明經若荒不國忠禮部侍郎達奚珣引於其前
不富貴乃令馬輦輦相賣策馬

猶解駕而去旬懼遂置暄上第

集覽

集覽

集覽

以中書舍人

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書曰禹稷皋陶同居

代主司察言於一使周公孔子觀行於一揖之問何古今遲速

徐度觀其利口則不若嗇乎有德之見於行德載采九德其華則不

夫何暇論聖賢之亦言其人也考績亦九載於行德載采九德其華則不

曰其行采事也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於行德載采九德其華則不

行其行采事也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於行德載采九德其華則不

於其行采事也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於行德載采九德其華則不

漢文三年登虎乃喋喋利口從旁代對其悉不能

對虎圈畜夫乃喋喋利口從旁代對其悉不能

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疾臣死無日矣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試召

寵權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試召

是亦言禄山必反矣上聽加安禄山左僕射安禄山欲加

目不平章事已可為宰相制書若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

後始召文士草諸翰林院密瀾禁庭待詔刑部尚書張均

平

十二載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是時揚國忠言禄山

同平章事已可為宰相制書若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

目不平章事已可為宰相制書若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

後始召文士草諸翰林院密瀾禁庭待詔刑部尚書張均

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更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安禄山為閑廐羣牧使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以揚國忠為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安祿山奏

所部將士計奚契丹等勳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
 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
 心也祿山歸范陽上船解而衣以書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昇
 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慰意乎對曰觀其意者初上令高
 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
 力士餞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
 欲命為相而中張珣兄弟告之也上怒均均官議夏六月
 它人不知必張珣兄弟告之也上怒均均官議夏六月
 朔日食不盡如鉤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是以今明
 言之謫見則食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載德咸無傳焉故自六年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天寶五
 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一端而貨色尤甚狗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
 色賤貨必親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
 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
 已其知大陽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而正
 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而正
 交擊南詔敗沒交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
 城閉壁不戰交糧盡士卒瘡痍餓死

劍南留後李

交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

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
 而氏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
 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亦無一
 四十餘年自以為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亦無一
 由置相非其人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
 南詔之際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
 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勳討叛蠻所殺又十一
 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楊思勳討叛蠻所殺又十一
 知失職矣相邊事能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
 事付之宰相矣其能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
 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
 曰明皇之言未復何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誠使相如姚
 宋將如王之忠嗣復何憂哉而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
 成而不自知也嗣復何憂哉而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
 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悟矣而曾不
 亂不亦宜哉集覽李密又音謚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
 見素同平章事楊國忠忌陳希烈累表辭位上
 奏言不可見素關中大饑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
 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

取禾之善者... 守房瑄言所部水災... 閣十一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澧陽長史

戶口之數... 戶部奏郡縣... 戶口盈虛與時消息

武帝繼之以矣... 然者堯舜禹啓太平... 雖多而身自毀之禍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見素謂楊國忠曰... 明曰入見上... 素言於上曰... 則勢自分矣

翰入朝京師家居不出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

馬遣中使諭止之

宗女無復在京... 人遣觀禮... 始有疑使馮山

皇至不獻亦...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日祿山兵精

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
變易其思慮深澤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
尚在數月之後縱河比傲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八
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

之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始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謀反

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於祿山將兵入朝討揚

詐為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及突契丹凡

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突契丹凡

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靈高秀巖守

同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

姓不識兵革河比州縣望風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

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

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

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

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

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

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

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為河南節

度使領東留等十三郡諸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為

副元帥統諸軍屯陝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

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祿山陷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祿山自靈昌渡河

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

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憤懼不能守郭納以陳留

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

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

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制朔

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祿山陷滎陽殺其太

守崔無訛○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

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弈死之祿山

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

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

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愬謂
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
許諾道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愬坐府中奔先遣妻子
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
蔣清皆殺之奔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及採訪判官
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奔懷慎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
萬頃為不殺之節夫復何恨奔懷慎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
河南尹為不殺之節夫復何恨奔懷慎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
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
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
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
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
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懼會祿山亦稍集東平太
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
守吳王祗起兵討賊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東
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
賊者皆倚吳王祗為名祗禕之弟也單父尉賈貴帥吏民擊
斬通晤有眾二千詔以祗禕為第也嗣吳王祗唐制皇弟
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集覽**嗣吳王祗唐制皇弟
王子承嫡者為嗣王祗名馬使**集覽**皇弟皆封國為親王親
也乃太宗子吳王恪之後名以求王璘為山南節度使

穎王璘為劍南節度使

集

制太子監國 原海子姓名也清羽軌反示和姓纂云晉末南涼秃髮傳
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
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吾與姊妹併

平原 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吾與姊妹併

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

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

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

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親客密懷購賊牒諸郡由是諸

以首涇河比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劉道玄攝景城太守

清池尉賈載益山尉穆寧共斬之得甲仗五十餘船攜

其首謁長史李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

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

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莫殺祿山所署饒陽太守盧

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

陽圍饒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誠數以事干仙芝地數百里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

賊形勢即軍中斬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使奉表陳

上然令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為祿山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

誣也時士卒在日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賊賜則

萬有威名且素與疾固辭上不見許以田良卒為行軍司馬

于潼關拔歸仁等將部悉以軍政委良卒復不專

决使王恩禮主騎承光主步軍無所統壹

石突騎施首領火拔 禄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

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

馬邑○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

皆應之

與長山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

其子第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之將數千人守并陘

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者此履

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通幽其謀至是將起兵馮虔

賈深崔安石程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

杲卿欲連兵斷禄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盧

高醉而斬之杲卿曰此井陘之眾賊將高適至帥衆受

勿與爭鋒俟朔日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深溝高

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

解圍道去此亦一奇也果練兵難以其策獻誠果道去兵

盧龍密雲漁陽朝六郡而巴杲卿又密使人入者唯范陽

有變將潤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

集覽

燕薊並禹貢冀州之域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

封召公奭於燕漢昭帝改燕國為廣陽郡今大興府是也
謂趙魏乃要害大鎮猶燕薊之要薊州薊城徐廣曰吐蕃
縣名屬潁川正義曰鄉音夾今汝州鄉縣隸河南

贊普乞梨蘇死子婆悉立

十五載肅宗皇帝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祿山自

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

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杲卿使

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

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救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

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起兵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

杲卿書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

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

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

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
祿位何謂反也膝狗何不速殺我祿山我為國計賊恨不
而高之謂反也膝狗何不速殺我祿山我為國計賊恨不
克常山之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
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
圍之李與將七千人杲卿拒賊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
思明所敗胡氏曰杲卿坐平大慙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
何也明皇保不逾旬時坐平大慙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
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亂者李林甫若固不使得忠義之
不顏杲卿也又曰致禍亂者李林甫若固不使得忠義之
者夫天報之於人安能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之或
也夫天報之於人安能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之或
銖兩而報之於人安能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之或
有常道為善者必佑之有惡者必罰之此則終古不可易者
果卿不幸命也蓋亦百一固君子不謂命也集覽元惡大書
幸不家命也蓋亦百一固君子不謂命也集覽元惡大書
尤為惡也所大惡之人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
并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
與之萬人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

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

兵執安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
殺汝後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於然後出兵胡騎雖鋒不
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即移
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
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
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
手千賊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
民告賊千餘人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各二賊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
思明聞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成石邑餘
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成石邑餘
皆三賊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成石邑餘
人戌之近也並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
爲九門近也並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
步浪反近也並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
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
者數十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初雍丘令
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賈贛出戰敗死巡力戰却

集覽

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

賊因兼領賈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
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
驚潰隊開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及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
分數日復進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乘城自帥千
退六日復進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乘城自帥千
積六日復進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乘城自帥千
走千乘勝追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復戰賊不得
二謂開張而還軍聲大振
集覽賈贛羽本紀辟易數里師古
曰謂開張而還軍聲大振
本題也辟類亦反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樂從

力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清
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清
力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清
意未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其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
兵復以爲書說真卿曰清慮必無所成順真卿不得已辭之
館復以爲書說真卿曰清慮必無所成順真卿不得已辭之

之勒諸所依曰籍渾城姓各也渾胡奔反城古咸反案鐵以

來填為潁川太守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

破賊甚眾人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平盧軍將劉

謂之來麟鐵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客奴董秦王

玄志同謀殺呂知海遣使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

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

鎮平盧使詣名客奴為質朝廷聞之有差效集覽頗才十

言僅方猶以號王巨為河南節度使卿才與財纒通

代有勇略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五月郭子儀李光弼

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子郭

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

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

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珣發范

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

來則守去則追之書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

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奔博陵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

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

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從來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掛心祿山大懼

召高尚嚴莊諾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在尚今守潼關數

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懼數日不戰

一舉而乾真尚莊皆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

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表請誅國忠翰曰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

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圍杜乾運請灞上軍譚實備翰也

翰弱之國忠益懼會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

兵豈肯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

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

因多乘之可待之郭子儀在成何必勢日蹙將有道徵兵

尚其巢穴請且待之郭子儀在成何必勢日蹙將有道徵兵

覆其巢穴請且待之郭子儀在成何必勢日蹙將有道徵兵

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固守引兵北取范陽

會引兵以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固守引兵北取范陽

哭隘道七十餘里翰使王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

河隘道七十餘里翰使王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

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不過萬人什伍散如星或踈或助
其勢乾祐所出軍望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賊日過中
密或前或却官軍高下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東槍樂不為備賊乘高下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之風所被官軍不能開目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暮攻潰河比軍望之亦潰翰獨與摩下百餘騎走入
乾祐進將火攻潰河比軍望之亦潰翰獨與摩下百餘騎走入
常輕我今定後歸仁如翰等執地對曰臣向帳不識聖大問
翰為司空謂歸仁如翰等執地對曰臣向帳不識聖大問
言又促皆棄郡走范氏不忠國忠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
社稷之患舒翰出求全者適足以不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而不利於人則所為之害則亦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得計矣而以不知害於國則亦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於小人是自不可用也明皇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戒此安得不可用也明皇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不如傾覆乎得不可用也明皇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
焉阻河阻恃也河水限截以爲阻也近
帝出奔蜀

集覽

帝出奔蜀

翰相謀之揚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始懼召
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厚賜錢
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賜錢
帛選及親近官萬餘人出黎明守門必載廟主而行皇者皆
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皇者皆
不告廟諭衆脫身而逃委其子孫於顛沛矣乃是以天子
當告廟諭衆脫身而逃委其子孫於顛沛矣乃是以天子
獨有與國忠則請焚之是曰出賊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左藏無重困赤子之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與外大擾不赤子之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中誠亦以管鑰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即使東人焚橋
日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即使東人焚橋
望賢宮日向中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即使東人焚橋
以手擲食之須臾而盡下之曰合而從之勢相扶而巳
矣則子以夫皇而寄國幾十年富其日失國出奔君不離而巳
之則子以夫皇而寄國幾十年富其日失國出奔君不離而巳
里而巳無食天子之享國幾十年富其日失國出奔君不離而巳
從謹進言曰食天子之享國幾十年富其日失國出奔君不離而巳
忠良以誅之使得逞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可告其謀者老
忠良以誅之使得逞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可告其謀者老

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廷之臣以言為諱九重嚴密而陸下
皆不無得路之上草野之臣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
乎上曰朕將半乃至金城縣無以復辨驛之命軍士散詣村
中無燈夜相報枕安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年烽燧詩夕火杜
不近每比毗至反開唐制尚乘御掌人天子十有開六
次之也日為一開案馬禮夏官校內外廐之馬
種注每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
六曰天苑武后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
麟三曰鳳鸞四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
光武建武鳳鸞四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
明神主武鳳鸞四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
欲誅之因李輔國將士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
以國忠馬首於驛外并殺韓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
門慰勞令收隊軍士外應上使高力士問之曰朕當自處
忠謀反貴如不難犯安危在國忠願陛下錄下韋諤見素之
前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下韋諤見素之
無言曰貴如不難犯安危在國忠願陛下錄下韋諤見素之
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如不難犯安危在國忠願陛下錄下
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等上乃命力士引貴如於
計國忠妻及子及虜國夫人皆走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次子馬冤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等上乃命力士引貴如於
計國忠妻及子及虜國夫人皆走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胥釋甲類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
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等上乃命力士引貴如於
計國忠妻及子及虜國夫人皆走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胥釋甲類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

太子東討賊

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此且置頓使將士
以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此且置頓使將士
曰至尊上乃從之不可往諤曰不如此且置頓使將士
若至尊上乃從之不可往諤曰不如此且置頓使將士
數千下與太子至不肯留其老願道請留上命太子
如收西逆胡犯關四海分崩於河南北與之情併力
復二京削平邊四使郭李於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
宮禁以迎至尊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區區溫清而
子乎使廣平王版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區區溫清而
馬從太子諭之曰勉之太子曰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使諭太子曰勉之太子曰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汝必得子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太子北朝汝曹
也子得子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太子北朝汝曹

帝至扶風

陳玄禮至太子北朝汝曹善
陳玄禮至太子北朝汝曹善
陳玄禮至太子北朝汝曹善

春綵十餘萬匹至命陳遠避其鋒召將士諭之曰朕衰羸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等倉猝從朕不得
別父小妻入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
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共決別意各
愛也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
不取有貳上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傳注不由蹊遂而行曰去留聽韓詩自是流言始息
建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
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三百
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
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十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
相以為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刻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
百官官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
蜀酒專以聲色寶贖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無追迫之患亦

臣龍襲汜陽不克
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

帝至晉安以房館同平章事
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
曰張均張洎受恩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未
可知宜為相陛下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借來迨遛不
其意以有所齋而能相言也上許以均代之均拜謝既
日故館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均代之均拜謝既而
懷快快

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崔琦靈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
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
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獻之會河西同馬裴冕至平
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同馬裴冕至平

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
復之計少遊之盛治宮室漸等上太子於中書舍人等事
至悉命撤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於中書舍人等事
許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太子書舍人等事
帝侍郎同平章事鴻漸崔漪並知太子書舍人等事
乃太子叛父何討然無教化無父君臣之義見利而不
來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無父君臣之義見利而不
動家以率其親是以上無教化無父君臣之義見利而不
正而欲以正天下難矣非其直也其失在幸也胡氏曰
宗既傳位急於榮貴是以直也其失在幸也胡氏曰
而高祖義宣為諸人移得以致此也其失在幸也胡氏曰
君利高祖義宣為諸人移得以致此也其失在幸也胡氏曰
小利故也父不披草萊立朝廷後州之則其心惡欲速見
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立言笑自如若監察御史李勉慢大將
之繁於有司上特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每寢常居上對曰
性巧慧能得人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對曰
樂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對曰
非安自養之時武產子三日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對曰
上以是益憐之

集覽

有平涼散地起平涼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

一年(靈武)漢朔方郡也今夏州是也地志云靈武即蕭
關也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奉戍戍表識書也徐廣曰
於書中有所見漢文帝十四年奉戍戍表識書也徐廣曰
表記之也

王分總天下節制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
都使琦琪皆不出關惟麟趙江陵先是四方聞產上皇

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賊

兵寇扶風薛景仙擊破之○安祿山遣高嵩使

河隴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與太子為布衣交

楊國忠惡之奏徙薪春後隱居穎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

無大見於靈武上大言無不從上欲必屈其志乃固辭曰

下待以賓友則責於宰相矣何也無乃其志乃固辭曰

承高輔弼而輕為賓友者必所以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

集覽

反或音董衝釋必薄必

也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

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以北至靈武

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其河東節度使王承業

海軍政不修朝延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於光弼

不為禮承業不時光弼兵已為相若以京平四粟其後上謂

李必曰今子儀對古弼已為相若以京平四粟其後上謂

以復古制大何臣議論不有則止由是賞功以官夫孫則無官

功亦有二害非才則孫而三不難制是使若以官夫孫則無官

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今計莫若疏爵有百官之

善曰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今計莫若疏爵有百官之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上皇以第五琦為

江淮租庸使○上皇以第五琦為

遣使奉冊寶如靈武○上皇

制教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

聯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瑤崔渙奉傳

諸靈武傳位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長安樂工

犀象請洛陽○初上皇每舖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

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舞霓裳羽

盛美山見樂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

司馬公曰勝梨園弟子往戲於地西向勸哭祿山怒之

承平不食不取患其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

招也生民塗炭乃知君崇華靡以窺之適足為大盜

至矣此收兵私取長安之民望之或時相驚曰太相命

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武



也者皆不自山歸作霓裳羽衣曲蓋謂玄宗在二鄉陌望女凡

山所依白樂天詩注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入月宮聞仙樂及歸
鄭思津陽門於中寫之會揚敬述進羅門曲與名聲
但相其半遂以月於中說各異今蒲中道遙樓上為有唐今燕
調相符羽衣曲傳是霓裳謠字訓不通莫知是或謂今燕
曰寬裳羽衣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燕
書有獻仙音小石調羽衣曲未一凡又楊如外傳河西節度
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益綫凡
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畢引聲益綫凡

趙郡常山○以廣平王傲為天下兵馬元帥李

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

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北行屢逢寇盜

元帥李泌為吳大位東宮上曰廣平軍也何若建寧功成豈

可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難眾心所屬在元帥諸將

皆屬乎太宗上皇曰即此固也乃以廣平為儲副元帥功者豈

得已受之難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不

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
濟艱難耳侯平任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將
畏憚甚天威在陛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曰諸將
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
可至晚無虛刻者已送府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報自
昏封通准餘則待明禁門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報自
重契悉委與必掌之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
鑰契悉委與必掌之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
破之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
謀邀結諸胡盜擄邊地五千騎竊虜馬二千匹逃歸朔方
誘九姓六州諸胡擄邊地五千騎竊虜馬二千匹逃歸朔方
而逃歸懷恩斬之鋒使數萬騎遺方宣慰命郭子儀破降儀
使徵兵回紇上將士固懷恩之子當百兵遂破降儀
與僕固懷恩諸使回紇上將士固懷恩之子當百兵遂破降儀
使轉論城郭勸上幸許以厚賞使從西兵將入帝如彭
原李泌於時庸調亦集厚賞使從西兵將入帝如彭
狹乃與張良弟傳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至幸彭原解舍應
上乃與張良弟傳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至幸彭原解舍應
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為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至幸彭原解舍應
痛心嘗騰之也而於宗越旅之草莽宗廟焚毀戲社稷非以

爲樂乎肅宗之志不與遠
不響之寶冊至自成都
上韋不素受至比中成堅刻未
朝百官豈敢乘危濩爲傳襲上羣臣固請別殿事之如定省別殿者

危傳襲身如定省先欲建中宮又置聖別殿事之如定省別殿者
素聞房宿名虛心待之乎建中宮又置聖別殿事之如定省別殿者

容將是軍國事多賜於館見以言時本附楊國忠意薄之
前當以手避之良賜張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分

欲使長安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皇
比憂禍上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皇

定月之踐位中非私也對曰陛下家事宜待上皇臣望
方今天下欲教諸將死若彼枯骨示聖德弘之

一此感憤成疾是陛下高聞大下此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
上感憤成疾是陛下高聞大下此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

肅宗流涕被面曰朕不擅及此胡氏賢曰養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
肅宗流涕被面曰朕不擅及此胡氏賢曰養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月朔日食既

集覽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集覽

集覽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

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

法用 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監

斜敗績 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謝行在上

命瑒以為御史大夫瑒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致華原板蕩今身瑒專為日也下閣大言以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且瑒在沙朝空虛之皇使也布私黨於諸道分統諸社稷引用皆

上為上皇子請自將兵復兩京上富貴此豈分統諸社稷引用皆

司馬劉秩二為參謀悉以將兵復兩京上富貴此豈分統諸社稷引用皆

當我劉秩二為參謀悉以將兵復兩京上富貴此豈分統諸社稷引用皆

順風鼓譟皆震駭縱火焚之既而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

有高大李必為之營技上乃既之待如初范氏曰房瑒

也知其臣也瑒以無實才肅宗既而欲成天為已任是為不量其君

不目肅宗任瑒而瑒不量其君而欲成天為已任是為不量其君

板凡為政反先王也上帝板板天下民卒瘁注板板反也瘁病

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民卒瘁注板板反也瘁病

千餘人號曰曳落河初安祿山蕩蕩箋云蕩蕩法度廢壞

咸陽地名也非也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

興死之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

之進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皆陷

從常山諸將之請其位上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

若用仙運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數是故

能下陽諸郡皆與思明共富貴乎復明於輕重可否之則尤不

曰將今數刻之能與我共富貴乎復明於輕重可否之則尤不

上待理人山恩如父子願臣莫及不報德乃興言兵指闕下

炭生人求富貴耳警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

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殺之罵至
絕口以至於下之郡置防兵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比至
是晉胡兵皆下之思郡還博陵千九集于幕左傳襄二
如晉將宿於威而聞鐘聲焉曰夫子孫林父也時林父據威
以策於幕上謂林父猶乎注夫子孫林父也時林父據威
燕巢于幕喻至危也初上皇命諸子為不可上皇不聽議以
度使高適等討之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議以

麟領四道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議以
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場有勇力好兵薛瑒等為
如東晉以故事為天下聞之敕歸蜀麟使與江東節度使
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
共當節度使來瑒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
於當節度使來瑒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
以討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

儀合擊同羅破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頴
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川祿山中遺兵少無蓄

積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川祿山中遺兵少無蓄
定對曰臣勸送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范陽此豈有雄事
人自餘皆脅從耳將臣或為之用中國之范陽此豈有雄事
何故對曰臣勸送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范陽此豈有雄事
郭子儀那承慶等數人東則巴思明忠志不離范陽常山守
志乾真不取華陰軍其志不離范陽常山守
承乾真不取華陰軍其志不離范陽常山守
其首使賊往來弼勿擊之彼救首則擊之
避其鋒使賊往來弼勿擊之彼救首則擊之
陽節度使則乘其弊出與光弼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
巢穴賊退則乘其弊出與光弼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
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合而攻
先王除害曰先生何也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言
從不從之

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城於雍克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假張巡眾纔千
餘每戰輒克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假張巡眾纔千

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將楊朝宗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相見是日朝宗亦至東巡寧陵以特之始與破走許遠首萬餘級朝宗以巡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大功遣使詣魏王巨通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告身告身苦真反唐不與賜物及書責巨則竟不補皆給符謂之告身其中選舉訓戒之辭及流外不填寫名姓從其臨事自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吐蕃陷威戎等軍七城陷三軍

一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

彭原○安慶緒殺祿山是祿山自起兵以來病疴漸昏至

事亦不免筮捷閣李麟兒被捷尤多時殺之嚴莊自保既而變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日事有不無日矣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謂慶緒懼莊謂之日事有不直入中祿山腹立慶緒為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令見人慶緒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

史月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爲御殺建寧王倓廣上謂李必曰論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皇太子何如對曰辨我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王倓後代何辭以辨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備副上當慰之李輔固國本飛龍小兒粗附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弟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王上怒賜罪惡二人廣平王倓恨不得去輔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俸死於人廣平王倓恨不得去輔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爲胡氏曰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婦國及良婦順之亦何能矣親見其父或於宦女聽讒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之亦何能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其所以克取舊物者非天未厭無自而有與復之理也

集覽

飛龍廟

故云

然飛龍

注

帝如保定

食上開國安西北至涼郡及幸保定大

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萬思明等引兵十

用也待麾一閑見無唐冠矣爲建俟罪險國辭以曰論史月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爲御殺建寧王倓廣上謂李必曰論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皇太子何如對曰辨我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王倓後代何辭以辨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備副上當慰之李輔固國本飛龍小兒粗附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弟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王上怒賜罪惡二人廣平王倓恨不得去輔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俸死於人廣平王倓恨不得去輔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爲胡氏曰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婦國及良婦順之亦何能矣親見其父或於宦女聽讒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之亦何能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其所以克取舊物者非天未厭無自而有與復之理也

選騎之而光為游軍兵戒之曰我攻其所不北則汝潛趣亦不少懈賊不
得入道賊為梯衝土山一以攻取之入盡其用得錢工三城善
輒陷又作大礮飛步外千弼遣人詠為約降而穿地道周
三營中退營於數十步外千弼遣人詠為約降而穿地道周
營中地陷至期死者千餘人賊驚亂出如軍鼓狀賊皆屬日俄而
計圍太原光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戰石法張晏曰步礮蓋起此石重十二斤賊將尹子奇
為機法行三晏曰步礮蓋起此石重十二斤賊將尹子奇

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
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
十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
自是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
賊遂夜遁巡歸檀魚陽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
祐敗走東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

集覽

集覽

人入河東與唐官陪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
兵拒官軍戶韓長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引
首四千級遂平河東之斬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二月帝至鳳翔

志所賦也王玄二月帝至鳳翔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
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
里先取范陽已集當乘乎對鋒檣今其腹心而更
兵性耐兩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友皆東北
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新至之銳友皆東北
而思歸向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賊之勢未本有
不若朕用之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則無所歸本有
上曰朕用之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則無所歸本有
緩急之序不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則無所歸本有
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置不孝而不可言智知而
未就復念從李輔國大置不孝而不可言智知而
然此計非獨李杲之願杲卿死而子儀速見之過也
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死而子儀速見之過也
之謀而杲卿死而子儀速見之過也
惜哉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疆富使先思明為
資益驕橫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江南採訪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江南採訪

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

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臣已諸將皆然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奔廣陵璘奔鄱陽江西探訪使皇甫銑遣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

相○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

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變六人庸何傷君子明皇見之未嘗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獲危亡而後賢者出於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大真在無欲然後能持盜而守之也惟殺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大真在曲江祭之九齡始興家今韶州是杜南故相致祭焉公詩相國生南紀注師案始興今韶州是杜南故相致祭焉公詩相國生人李觀字泰伯江西南城縣人仕于宋嘗著周禮論五

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謂將士奇復引兵攻

十篇編說不自范陽可謂有此女子與小尹子奇不能免其禍若禍亂不起於范陽則尚庶幾尹子奇死耳但念諸君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合軍少笑之皆激勸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合軍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益又合軍至城下夜鳴鼓賊隊若將出擊者無所見遂解甲休兵巡乃斬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餘人巡開門突出射其狀使霽雲矢中者喜請巡日幾獲之子奇乃走其

下兵馬副元帥奕戰于清溝敗績

初王內節度

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游兵至大和關去鳳翔十里鳳翔李歸仁以鐵騎五千數為司副使元帥奕戰于清溝敗績初王內節度守忠為子儀使其將儀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擊之首為子儀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

使還言上皇初得樂下上表定行日不能食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言命食初得樂下上表定行日不能食飲不歸及羣臣表至也胡氏曰勸國表裏相結無除之交友之道分難於君臣隱也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百言而肅宗終不待勸賢者必有四事以去遠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者必有四事以去遠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者必有四事以去遠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者必有四事以去遠矣

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克華陰弘農五千級引番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萬餘人...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復東京... 廣平王俶郭子儀

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 廣平王俶郭子儀

萬四以賂回統回統乃止危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
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欲以討暴逆則何患
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微盧胡掠與以中國之師未不為
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胡掠與以中國之師未不為患
者角之助而巳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不為患
也集覽曰偃師括地志云偃師故號毫殷南盤庚曰治毫
是微盧彭漢書後晉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
戎狄屬文王著國名在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
南羌在蜀彭在西北
巴蜀盧彭在西北
聽歸衡山彭在西北
宰於山中給三品料

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

降以爲司農卿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數變

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陳留人殺

子奇舉城降○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京入西

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

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向朝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慶緒走保鄴郡慶緒走保鄴郡

郎蘇源明知制誥郎蘇源明知制誥

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人皆素服悲泣請罪

詔得風疾安祿山爲賊詔得風疾安祿山爲賊

師上命郎國子司業師上命郎國子司業

考功郎中知制誥考功郎中知制誥

賊官祿者令三司條制賊官祿者令三司條制

軍中馬少請還上命百官軍中馬少請還上命百官

遺回紇綸二萬匹使遺回紇綸二萬匹使

朝貢於長樂殿朝貢於長樂殿

集覽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

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安守數萬人皆潰歸於密陽
明之說思天子曰大聖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仁智中興天子曰大聖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計也思明以爲然亦曰慶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仁也思明以爲然亦曰慶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引承慶等樂然亦曰慶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囚承慶等樂然亦曰慶夫以盡力於安氏者此轉禍
爲歸義王節度使高崇勳遣使所敬與上承恩往慰
使歸義王節度使高崇勳遣使所敬與上承恩往慰
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此且禮也皆反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崔器呂諲上言諸
其仁恕皆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
賜附賊之心也上從議以六等定罪尚多若盡誅
烈等七人賜杖一百次三等張均張洸不皇均賊中
流涕曰臣非泉上皇命爲賊中來降者言羣臣
在事不說可於九泉上皇命爲賊中來降者言羣臣
事決者聞赦希烈等皆命自掉眼大身賊及聞者烈等
誅

集覽

戊戌

乃止上等或貴爲鄉相或親連肺臣承策名委實有死無
亂如既儻更全其首領是乃媚賊之稱爲臣承策名委實有死無
不亂如既儻更全其首領是乃媚賊之稱爲臣承策名委實有死無
果城鄉張巡之徒何爲善者之議刑斯亦爲抑下者得計也
孤城鄉張巡之徒何爲善者之議刑斯亦爲抑下者得計也
之薄而張說父子於邪善六等之議刑斯亦爲抑下者得計也
氏曰張說父子於邪善六等之議刑斯亦爲抑下者得計也
上皇不情也天下之數宗以明君之賞私勞不罰私怨蓋
焉身而害天罪而說古義也其庶幾乎
正身而害天罪而說古義也其庶幾乎
謂年委資刑而爲說古義也其庶幾乎
切爲才力也謂之靈粉寇手爲寇賊所殺也
也言爲才力也謂之靈粉寇手爲寇賊所殺也
皆如四軍之勢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射者
千祖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從禁軍
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從禁軍
高祖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從禁軍
故妃韋氏卒

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
帝復上上皇

集覽

置左右神武軍

集覽

故妃韋氏卒

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盡免

和肅復以三月徙楚王倣為成王○立淑妃張氏載為年

為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

使改黜陟使為案使○張鎬罷張鎬性簡

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

詐臨難必變請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

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宿衛時上已竊納思明會中使自汜

州防禦使立成王倣為皇

太子更名豫張后生與王紹徽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

以王與同平章事每上頗好鬼神與專依鬼神以求媚

之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杲卿忠用張通幽

於上諸竟無褒贈類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為之

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衣履謙尸棺飲以歸

卿婦其女及泉明之子皆流洛河先姑姊明泣求其子

父時將吏妻之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姊妹而後其子

妻疑履親戚衣真卿悉加贈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

月立太一壇崇璵請遣中使上嘗不豫小云山川

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狀聞請以其

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賊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

京上無以罪也初行新曆貶房瑄為幽

州刺史瑄失職頗快多病而貶之史思明反殺

范陽副使烏承恩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

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恩鐵券令

諸將說誘之從之承恩聞而疑之私財募部曲又

及光弼與俱宣慰范陽謀而疑之私財募部曲又

張之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
誅之入人會有一仁者明忠義死之善者活之仁者大言
日延生月會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者殺之今從氏匹夫
過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
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爵命思明言於君而備之可也
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終明未於君而備之可也
也侍命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
厚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
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集覽 中宗元重聖
年十六秋七月初鑄大錢從御史中丞文曰乾元重聖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遠毗伽可汗以上幼交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為
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送至咸陽公主歸之
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
兩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曰天子與天可汗
自以冰生女妻回汗恩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與天可
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子塔傲為
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

集覽 猶言

皇台也可克蓋及突厥之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
俗亦號其妻為可賀敦

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
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
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
子儀好直言通儒譴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
業鄭蔡季廣琛河吳興平李奂滑僕許叔冀鎮西北庭李
光弼告元勳難置使觀軍容不置元帥節度使討之又命
軍容元勳難置使觀軍容不置元帥節度使討之又命
齊師宿紼郭最置使觀軍容不置元帥節度使討之又命
衆也且慶緒窮窮郭天子之國師齊之厚也始官魚朝
不其於敗則庸人可矣不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衆
敗古事盡然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入於一不
意使之師成下濟宗為先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
度之使師成下濟宗為先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
而必使何意乎

集覽 國師沙齊之專也

人也殖綽郭最皆齊靈公勇士殺却練反軍居後也左傳襄十一年晉伐齊師先乎乃代之毀晉州縛及之射殖綽中師縛之其右具丙縛郭最皆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我師古曰亦謂之非有勇者不能也闢人注見漢靈帝光初元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引兵
廣琛光遠兩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
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
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儀等追之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
遣薛嵩求救於光遠等兵皆至慶緒窮急
河南節度使

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使將軍李勣來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
曰勣也既死我來無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賊至城下揚言
還沛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二萬人
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以侯

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王為節度使
子制軍禮以治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志也凡無主乃以能
其下而肅宗遺唐中衰幸而復國百之則此勢均禮均何紀
四之方而倫取一遺唐中衰幸而復國百之則此勢均禮均何紀
伍之殺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授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
奪皆不於今上而於下使士卒得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
必本於禮今唐天子自使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以階級
凡二則將帥陵天而宋受命以勢也由是禍亂繼起以階級
承無思不遠犯及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行禁止四階級不
庭貽謀之遠哉集覽八柄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一介注
非記檀弓注三年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秦二也三年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考異七載以楊劍度支事
據後書貴妃姊則此
以貴妃姊為國夫人妙上當有諸字或三字。雲南王歸
義死載解于仲通討南詔安祿山討契丹討並當作擊
十五載同羅叛郭子儀討破之討亦當作擊。十一載八

月上復幸左藏上當作帝。千四載祿山遣兵寇振武。劉
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按凡例用兵於
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此當書討。誤作擊。後書哥舒翰
擊却之。顏真卿擊魏郡薛景仙擊破之。張巡擊走之。李光
弼擊破之。並同。吐蕃贊普乞梨蘇死。提要死。誤作辛。光
千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殺當
作誅。走之。郭英又斬高嵩。斬亦當作誅。○令狐潮圍雍丘。張
巡擊走之。令王補天寶十載。黨不當書。殺當作討。○常山諸將
誅之。○二載。按天寶十載。黨不當書。殺當作討。○常山諸將
此年即位。於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二載。蓋傳錄。闕漏。據
宗。即位於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二載。蓋傳錄。闕漏。據
元。仍書肅宗皇帝。至德六年。○蔡希德寇上黨。嚴莊來。隆
上。仍書肅宗皇帝。至德六年。○蔡希德寇上黨。嚴莊來。隆
蔡。上。嚴。上。並。漏。賊。將。二。字。○。陳。留。人。殺。尹。子。奇。殺。當。作。誅。
○。帝。入。西。京。按。巡。行。例。曰。帝。至。其。據。上。書。帝。至。鳳。翔。此。
字。當。作。至。○。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史。上。漏。賊。將。
二。字。○。乾。元。元。年。以。李。輔。國。兼。太。僕。卿。按。凡。例。宦。者。除。拜。
加。宦。者。字。此。以。字。
上。漏。宦。者。二。字。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

起己亥唐肅宗乾元二年
盡戊午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年凡二十年

己巳

一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周自稱大聖

而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彼欲使我與之戰
彼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
緒死而彼無亂以用其眾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拔慶鎮

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元禮代將

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
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月食既

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上以無

事遂讓後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

何二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

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

圍鄴城壅漳水灌

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解其營畫備之則夜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畫備之則夜
至夜備之則盡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

殺戮人舟車... 刻日決戰... 禮許救奠... 夫風忽起... 潰而南賊... 三千甲仗... 襄鄧諸道... 子儀至河... 築南比兩... 軍裝號私... 每夜姓號... 史思明知... 不知所為... 兄弟入再... 引乾祐皇... 崔乾祐皆... 引兵還

多獨決之... 備巡邏李... 揆呂諲第... 上於李... 苗晉卿... 王璵... 罷以李... 峴李... 史思明殺... 安慶緒... 范陽

北軍皇朝... 林代金吾... 子儀為東... 道元帥... 夏四月... 史思明... 僭號

夕軍號... 制傳口... 勅處分... 宣初李... 輔國自... 上在靈... 武侍直... 惟晨

立其妻... 五月貶... 李峴為... 蜀州刺... 史天與... 尉謝夷... 甫捕... 發

州觀奏... 伯陽等... 無罪上... 以為黨... 貶蜀州... 刺史謂... 散騎常... 侍

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并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涂御史中丞威威
廷傳覽傾反

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
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
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而去光弼以騎五百
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使
僕固懷恩曰難請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
今逐李公而疆郭公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
郭公逐李公而疆郭公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
負於君乎用疑郭公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
來將辛京果代領其眾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
問其姓各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
東或謂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
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
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寃思禮曰雲京賜
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思禮上擢光晟為兵馬使

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寧國公主歸京師

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張嘉延襲破荊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

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州李光弼方巡諸管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

州大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叔冀曰

州徐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

州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
使賊不致兩侵此後之勢也判官韋諷曰東京帝宅奈
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關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
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鄒元帥吏民避賊而進部
河陽時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鄒元帥吏民避賊而進部
賊不致兩侵此後之勢也判官韋諷曰東京帝宅奈
備部不致兩侵此後之勢也判官韋諷曰東京帝宅奈

攻河陽... 德請... 為二... 知德... 仙走... 出於... 匹繫... 慮於... 盡思... 備之... 高將... 諸將... 長於... 返日... 矣日... 俱見... 外以... 越間... 抱玉... 曰將... 將能... 為我... 守南... 城二... 日乎... 抱王... 曰過... 期何... 如光...

既屈... 儀而... 不罷... 道去... 其旗... 固懷... 光驚... 不利... 以短... 利吾... 惟真... 最聖... 為諸... 光禮... 戰則... 不道... 營中... 繕完... 且彌... 彌曰... 抱玉... 曰將... 將能... 為我... 守南... 城二... 日乎... 抱王... 曰過... 期何... 如光...

疑疾豈非所矜者小而使子儀承奉朝恩以此固權位所以為
子儀平河比夫免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得非亦近是乎
明為之乎光獨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
儀亂流安閑貌論惟貞惟貞無姓吐蕃尺小尋大不可枉大
而順就變奚注利也王良之所不為王良以詭為御十一
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至萬餘倫發
兵計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
租庸二萬緡荆襄皆平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
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
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漆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
睢陽巡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錢殺之于睢陽以謝忠義
之奄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
五琦黨而夫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十二月史思明
寇陝擊却之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
陝州神策軍使備伯玉以數百騎破
之得馬六
百匹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以郭子儀領邠寧廓坊節度使

乃分邠寧為邠坊節度使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邠州刺史杜
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
威名以集邠州寧木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寧州邠
鎮之集邠州寧木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寧州邠
坊本秦上郡溪郡縣陷首邠州坊本秦上郡溪郡縣陷首
之馬坊地唐置坊州坊北去邠百一十里二月李光弼

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夷

州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
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何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

破史思明於河陽○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尋以來瑱代之襄州將張維瑾曹价殺節度使史

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延所除又不得輔

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音他旬反閏月以王思禮

為司空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追謚太公望為武成

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

廣呂謹罷

官官馬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謹

謹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謹罷

姓也各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

等使

晏善治財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羌渾寇

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救小錢一當十其

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

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救開元錢與

答擊也興王召卒

太子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

定王侗幼太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

皇於西內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

侍衛上又命王真公主如仙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

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往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

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

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不安臣不敢

其如羣小何陛下聖學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

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

有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將士西內輔國將士五百騎露刃

遮道奏曰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皇令下馬力士

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上皆無禮叱皇令下馬力士

又叱輔國其執上皇馬鞍侍衛如西內侍衛與六軍大將

見上請罪上曰卿等勿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

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禮致仕更輔國惡之

餘人遂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致仕更輔國惡之

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擇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

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亦有不擇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

千爾雅美媛女為媛注所以結好也唐制九嬪之中有昭

好人為射生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

王世子乃存問之辭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

汝散食也葷菜必在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

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慈葱菘為五葷道家以非蒜菜
臺胡萎蘆為五葷碑慈為向注見宋主主義符景平元年郭子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道

去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

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志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錡劉展皆鎮淮

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錡罪而誅之又使

監軍邢延恩入奏展怨劉不使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

除展為江淮都統代李錡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

以展為江淮都統授展疑之日江淮東鎮所出今之重任展

無勲勞一且恩命如此疑南人問之節苟不取印節可

先恩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慶解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

謝恩恩亦移還廣慶與李錡鄧景山發兵移檄州縣言展

反展亦移檄言展與錡鄧景山發兵移檄州縣言展

其將孫待封擊景山素有名從展入廣陵遣屈突孝標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救平盧

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

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

待封詣李藏其降餘黨皆平平蓋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至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羅茶毒羅音離實中茶苦 **二月李光弼與史**

恩明戰於印山 或言洛中將 戰於印山 **恩明** 或言洛中將

戎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晏言之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漢固懷忍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特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宗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等取由是使相繼督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制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出命後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閬喜河 **貶李揆** 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 大懼益兵屯峽

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

誼不相悅恐其復入相揆使人求誼 **三月史朝義殺**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

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

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東段子璋驍勇從上在蜀有功 **夏四月梓州刺史** 東段子璋驍勇從上在蜀有功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

八月加李輔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

國兵部尚書

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九月置道場於二殿

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街之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官人爲佛

華言普濟也案釋典云善之爲言了也薩之爲言見也謂

此門金剛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

拜胡人禮拜而受也膜音謨韻會舉要曰胡人拜稱南膜穆天

注云長跪拜而受也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

首范氏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

不亦異哉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

李藏用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會度支

恨其牙將高幹殺其刺史

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徐待封聖言不反圓命斬之

貶劉晏爲通州刺史

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

乃劉晏遣使坊字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然上

賞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

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謀乎

帝所建辰爲名明年建寅月復補正月鴻臚卿注見漢武

崇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文人也得德宗時杜黃

辟毗亦反刑法也

以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乃案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通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

集覽

白著民有警無因而上朝太上皇於西內先唐見

疆取之故謂之白著上朝太上皇於西內先唐見

上方抱幼文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

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長思後不

敢諸西內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所以為君故制於

於小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桑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

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集覽法胡賦反

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建卯月

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

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

以贖罪乃許之請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

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行營兵殺

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行營都統李

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

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建兒豈脩宅天和元

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

陽王知諸道行營

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行營合非新進諸將所能

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

矣自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

振自以召入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

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

諸鎮率皆奉法

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瑒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

已復得還鎮呂諲及中使往來者言瑒曲收衆心恐久

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瑒領六州行軍司

馬然以瑒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任實欲圖之密敕以我代瑒為防禦使

屬南陽隋置均州為本隋房陵郡西魏改房州

屬南陽隋置均州為本隋房陵郡西魏改房州

屬南陽隋置均州為本隋房陵郡西魏改房州

屬南陽隋置均州為本隋房陵郡西魏改房州

屬南陽隋置均州為本隋房陵郡西魏改房州

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國以相載上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建巳月楚

州得寶玉十三枚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

此鎮之羣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

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

感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觀矣

尼真如尼女僧即所謂比丘尼也名真如堯命重黎絕地

天通書呂刑文蔡氏傳曰以書考之乃舜之禍福之所由

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民曉然得罪者莫知其由

求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

修明典祀絕地天之通蹇幽明在舜當務之急首命重黎

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太上皇崩七十八上自

疾轉劇乃命太子皇登遐復以建寅為正月帝崩李

輔國殺皇后張氏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

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以謂曰輔國父與禁兵陰與程元振

震驚悲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倚襲官抄甲以

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勒兵

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范氏曰

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交王閻范氏曰

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戒哉可不成哉

其妻子此近小人禍也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

板太子即位輔國功益橫明謂上曰入夜相見遂即位輔

反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搢搢入外尊禮之號

為尚父而不各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請輔國

然處之集覽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無外以

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諱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

尚父師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敕大小

錢皆當一安之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

破之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累殺劉昌曰倉

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疆請南保揚州

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

州使充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神功既

克劉展留運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

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以謂曰輔國父與禁兵陰與程元振

震驚悲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倚襲官抄甲以

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勒兵

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范氏曰

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交王閻范氏曰

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戒哉可不成哉

其妻子此近小人禍也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

板太子即位輔國功益橫明謂上曰入夜相見遂即位輔

反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搢搢入外尊禮之號

為尚父而不各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請輔國

然處之集覽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無外以

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諱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

尚父師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敕大小

錢皆當一安之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

破之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累殺劉昌曰倉

事自決之哀發悉委判官張儵修吏事精敏匪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享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儵抗禮乃大驚編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乎過集覽宋州今睢州是注見漢景復以來瑱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

侯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義屯穀城詔得密教知帥麾下極襄陽瑱以兵進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教告示之我驚感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劉之臣故劉張來瑒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瑒未失臣節而行裴義篡奪之謀使瑒兵得

一賢相足以制之愈也夫藩臣無疆阻兵得遂效戰國肱解相依以土分地傳子孫謂之藩鎮六月進

李輔國爵博陸王程元振請奪李輔國權密言於兵部尚書出居外弟於道相賀輔國以劉晏為度

始懼上表遜位詔罷史書今而進其爵

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儀入朝○時

亂○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九月以來瑱

同平章事○貶裴冕為施州刺史○左僕射裴冕為

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

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

文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陸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

南大將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曠

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

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

桑子昂往勞之初毗加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

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

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大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

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瑒為左右廂兵馬使

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迫

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使及回紇於

送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適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貢送不

用事已子儀功高任重數請遜之子儀不

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台州裴冕作

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
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
有中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賓不舞
力爭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少
思為毀李抱玉白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
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並商山出賊柵東北表裏
中賊使馬之朝義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
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
獲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
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
州破之於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
擊破之於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
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薛嵩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
辛復位由是抱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
令復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之
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之
昌遮反披靡震懼會
精體低垂也
注披靡震懼會

監殺李輔國

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

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勞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
首及一臂而去救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勿賜太傳
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
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夫張后正
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
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素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道以持之則大累也注累猶辱也

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初辛雲京引兵

裨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統出境遠聞不
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少曲遇直戰則必勝守則必固
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
名李寶臣寶臣懼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本契丹部
奴皆用
河朔功請以
副元帥讓之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

忠義等合眾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
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玉及田神
功辛雲京皆會進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

加癸

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之初來瑱在襄陽

振有所請許不從及為相元振諸瑒言涉不順與瑒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賊

將田承嗣以冀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

師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感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

與諸軍皆還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以史朝義降將薛嵩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特德滄瀛五州皆已降嵩等進僕固懷恩拜於馬前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討河白為黨授朝廷亦厭苦其華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以率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兵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時始由任藩漢制制皆此使李郭為將皆如史朝義願乞行間自效行胡剛反薛嵩回紇歸國過北涼

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降將薛嵩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特德滄瀛五州皆已降嵩等進僕固懷恩拜於馬前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討河白為黨授朝廷亦厭苦其華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以率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兵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時始由任藩漢制制皆此使李郭為將皆如史朝義願乞行間自效行胡剛反薛嵩回紇歸國過北涼

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敬遣官屬置頭人薛憚趙城尉馬燧猶請行北回紇將至颺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母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裁之燧取死因為左右小吏連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畏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

其境者皆畏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

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渠聲不持重也左傳彼小而輕輕以梁崇義為山南

東道節度留後初梁崇義從來瑒鎮襄陽崇遣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流莢察言

得衆心瑒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為帥三月葬泰陵

喬陵○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表晁浙東平

州賊表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分河

北諸州節度以幽莫媽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

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救議舉孝廉

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

已至高宗時考功負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

經

經

經

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具道事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校保桑梓者鄉里舉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縮議使請廣參目以聞縮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行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遽改事雖不行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揚舉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揚縮初議鬻鬻之舉廉舉孝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待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觀士人之遷有所未及縮夫與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願縮所條令不可見爾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同問以十條令隨所附於後勿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於後勿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

集覽

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華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

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開城自守亦不搗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奉仙詔和之懷恩自以兵與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女媵絕域流回紇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親三也身與男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帝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使

來填之死深畏中官讓口虛受陸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
撫實陛下竟無置寵任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
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遠
無不疑阻惟陛下圖之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取保家
能安國惟陛下圖之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取保家陛下
朝懷恩抱德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
覽

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

吐蕃遁去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
節度使以統之咸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緇帛為軍資開屯
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
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
間胡虜蚕食自鳳翔以東皆沒秦州以東皆沒秦州以東
蕃入大震將告急程元振皆逃州以東皆沒秦州以東皆
右之降之為之鄉導既過州以東皆沒秦州以東皆沒秦
高震駭詔以雍王適為關內元帥始聞之至奉天武功
師震駭詔以雍王適為關內元帥始聞之至奉天武功
以禦之儀以雍王適為關內元帥始聞之至奉天武功
行至咸陽吐蕃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
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
不召見吐蕃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

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遇子儀叱之獻忠
百騎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發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
曰送行在賜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
焚掠不言虜不敵殺子儀引三州病臥家與入晉卿
口不昌曰六軍逃潰多引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
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引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
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
人軍勢稍振子儀乃出潼關徵子儀亦行在子儀表曰
激不受京師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
不取京師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
之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張羽林
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張羽林
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羽林
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夜則多然火節
疑吐蕃惶駭悉眾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
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
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
人暴橫長安中子儀至灑水引兵屯驛徐進召甫斬之
孝德與弟寧節度使張繡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
京畿遂安吐蕃節度使張繡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
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蒲劍西向突入城中解甲出戰
驍奮擊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麟開懸門以待之虜引
浪曰此將軍不情死直避之遂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

德與弟寧節度使張繡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
京畿遂安吐蕃節度使張繡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瑒
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蒲劍西向突入城中解甲出戰
驍奮擊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麟開懸門以待之虜引
浪曰此將軍不情死直避之遂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

一 反廣州討平之 ○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

承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
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
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
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

李峴同平章事 尊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
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深

微言無不合上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
宏逃匿草野

以是愈愛之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既去承
宏逃匿草野

適不能救於吐蕃矣 吐蕃既去承
宏逃匿草野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秦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之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耀州今安西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彼猶有可來之理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 以魏博為天雄軍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也請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其子賜攻之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恩走雲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 元振得罪歸三原
開上還宮衣歸人

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分州維嶽賂諒使實
其言子儀不儀奏維嶽殺劫傳首諒至分州維嶽賂諒使實
曰朕信不及人致致厚臣願越深用為愧又賀焉命輦
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之禮葬之鼓舞涕泣
數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成鼓舞涕泣
有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
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威不立也
注見隋恭帝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作其將善善惡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一本
罷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覲有以王縉杜鴻
漸同平章事○二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
使自喪亂以來汴水理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遠險
陳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
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夏五月初行五紀曆
○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

罷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
節度使以制其受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
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青苗錢給百官俸○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之
幸陝也李光弼竟廷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
中數遣使存問之此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

疾而卒詔以王縉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
即紅之號青苗錢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
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以合散亡其眾復振

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
略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不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

曲之士耳懷恩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
九月關中蟲蝗

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

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

乃可破也若遷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故言戰者新既而

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曰君將之文達進攻靈武則懷恩有

返願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武則懷恩有

歸夜襲文達大破之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

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陁所殺涼州遂陷

沙陁姓朱和出居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初郭子

克邠州遣其子瞻將兵救之勇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

敗言段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朔上柏市門郭一營大譟盡

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性解之選老卒何甲也吾戴吾

頭來矣睇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郭忠義始終今

存者幾何言未畢睇再拜曰公幸教瞻以道敢不從命

左右皆解甲敢諱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

亦為之不敢當遂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戶二百九

一十餘萬

乙 求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

以贍軍乃精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

隙習射歲終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

不費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澤潞即昭義鎮也劉貢父曰漢謂騎士講武為都試謂

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三月命

冕郭英又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其

而陛下召冕等以議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

今師興不怠十年矣人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取也

街相如婢厭酒肉而貧人羸織就役剥膚及隴長安城中

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以當天下惟朔方

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州之臣實懼焉以當天下惟朔方

海西盡巴蜀無軍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
天賦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儲令居安思危
可既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持疑於六年
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六年
土之患日甚一氣竟行追反劉匹妙反索隱曰推殺
日乎上不能一履也左傳資糧扉履吐蕃遣使請和
若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
言不我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不虞
言不我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不虞

爲左司郎中
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然熱臣以未敢對也上見臣必先
問人之疾若乃責臣以營利臣是熱臣以未敢對也上見臣必先
郎中
武卒
不從及死切切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
其境
平盧將李懷玉還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

爲左司郎中
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然熱臣以未敢對也上見臣必先
問人之疾若乃責臣以營利臣是熱臣以未敢對也上見臣必先
郎中
武卒
不從及死切切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
其境
平盧將李懷玉還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

平盧將李懷玉還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
其境
平盧將李懷玉還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

玉爲留後賜名正已

懷玉遊外遊收營塔寺兵馬使李

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爲帥希逸因事滑
州召德李寶臣以鄭王魏承嗣度使儀王知留後賜名正已
史餘黨各疏勸卒數萬治兵宛城自署將吏不侯貢賦與
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止已皆結爲姻
始有州四日南黃路趙魏博魏相息高以殷王河在漢有
七日此後魏博相魏相息高以殷王河在漢有
內州州武州今盧龍藩鎮自李懷山始有
九日此後魏博相魏相息高以殷王河在漢有
莫平寶臣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尊以音
樂二寶臣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尊以音
也七寶臣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尊以音
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

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

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冠令吐蕃奉天党項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趣蓋回紇
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虜皆歸兵

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漢邠寧鎮西河南在諸
節度各出詔以命治行諸將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
李忠臣得而後救邪即命三年再引吐蕃十萬至奉天始
豈可誠領其懷不反為左右所設耳兵衝之虜衆焚棄城
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設耳兵衝之虜衆焚棄城
勇將六軍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也淫陽上
團結兵屯苑中大駭逃者幾車駕欲幸河中何公卿皆
軍如雲不戮力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救使反邪今
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
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楚坊州三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
不戰而歸二虜聞回紇復與爭長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
黃龍回紇欲與共擊回紇已與爭長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
手其甚不若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下也諸將請與回紇
約其甚不若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下也諸將請與回紇
元帥奈何以身為憂爾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國
元帥奈何以身為憂爾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國

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戎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
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夫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
令公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立功於唐
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前功結後怨唐
德而助我臣乎且懷恩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我來
來聽汝言天可汗已為天所殺我亦死矣與汝戰矣藥葛
欺我言天可汗已為天所殺我亦死矣與汝戰矣藥葛羅
今皆不然而懷恩又為天所殺我亦死矣與汝戰矣藥葛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曹豈肯與馬牛羅畜長
百里於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之吾為破敵以取富為
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破敵以取富為汝計
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曰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
之請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儀先進酒
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曰子儀先進酒
為誓子儀酌地曰負約者身墮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
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人皆長入果然矣遂與定約而
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
吐蕃聞之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
吐蕃殺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
使郭英以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以入為僕射朝恩

專將天子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也憲悉號
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
然尚末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爲五
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懷恩怨嫉將逃外夷請辭之
上放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
來降党項帥鄭庭郝德等亦詣鳳翔降胡氏曰紇以千餘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
不敗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虜非
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
貌亦將有乎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
夫豈可僞說而僞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
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也藥葛羅要子儀爲誓使
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可也他日不能副約若重
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約
伎不可紀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警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
旣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勇決施
如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刺名之刺靈
整北注隋周帝大業十三年主故以渾奴刺名之刺靈
逐北注見周報王三十一通年通館也言猶在死故
指館未得與此師古曰蓋亦通館也言猶在死故
靈戰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豕曰師衆山下

正也貞丈人絕向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
伊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不者必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則安能得人心則吉而無咎也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以衆心未服人請莊賈則衆貴
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貴
畏服乃丈人矣又如相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
爲有以也
閏月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
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
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謂村落悉落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
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勤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
節度使郭英乂
初擊吐蕃連拔其數城讓地數百里
武作七寶鞞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
共請郭英乂爲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軍王崇俊爲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怒自將兵攻之英乂敗而還
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英乂敗而還
離蜀也旰所居官爲道觀仍鑄金爲旰容美又愛其竹
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

正也貞丈人絕向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
伊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不者必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則安能得人心則吉而無咎也師以貞爲動衆以法度長於人
以衆心未服人請莊賈則衆貴
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貴
畏服乃丈人矣又如相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
爲有以也
閏月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
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
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謂村落悉落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
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勤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
節度使郭英乂
初擊吐蕃連拔其數城讓地數百里
武作七寶鞞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
共請郭英乂爲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軍王崇俊爲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怒自將兵攻之英乂敗而還
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英乂敗而還
離蜀也旰所居官爲道觀仍鑄金爲旰容美又愛其竹
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

反而襲之英又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肝
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劔州牙將李昌瓚各
舉兵討肝集覽攬地高誘曰攬猶托也推也
蜀中大亂集覽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伯

於錦州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

大曆元年春正月救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

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釋奠于國子

監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

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集覽釋奠注祭武帝天監十

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御史負參事郎太常博士

參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品一參事郎太常博士

以上又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事郎太常博士

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也其

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元

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

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
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闕礙所以防壅
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
夷至于今日其所以深疾言者漸矣夫主人主大開不諱之
者不獨莫敢盡言况今天下之土從此鉗口結舌陛下無復
言者以過三數人耳天下無事可論足林甫復起於今陛下
不早寤漸成孤立後維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誅謗貶之
集覽門籍注見高宗永徽五年通籍

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

奪鴻漸至蜀境聞之懼使人先達意於溫恭無一言責
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肝以柏茂琳楊子林

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肝為成都尹西

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麟兼領邠寧麟以段秀實為都
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麟善其議竟

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麟善其議竟
殺之麟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麟或怒甚秀實曰秀實

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麟躡衣起良久
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麟躡衣起良久

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麟躡衣起良久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王縉怒元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縉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歟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

聽不集覽帝元狩四年漢武十一月停什一稅法京兆

志斌周智光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

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

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侯射遣中使持告自後

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臣事而

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

公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集覽同華同本

改同州華本後魏東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雍州西魏改華州

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杜管觀察使惡

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殺之五萬緡又

納賄於元載子仲武集覽杜管即秦之桂林郡漢置零陵

唐置桂管節度使宣歙集覽宣歙即秦之郡郡漢

改丹陽郡今寧國府是歙在漢州陽邑隋置歙州宋改歙

州集覽失涉反

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子儀命大

懷光軍于渭上華州牙將姚懷二月郭子儀入朝禮

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知其名其子駿尚昇平公主嘗與爭

車奏之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

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駿入待罪上曰鄙諺

有之不疑不疑不聽也子儀歸杖駿數十集覽輕之也謂天子

不為也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

川節度使杜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

度使旰弟以賂權貴元魚朝恩作章敬寺以魚朝恩

載旰其兄弟皆至大官

為草敬寺以資太后其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
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以為
寺僧之明主績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
且古之明主績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
勞人以讓禍今約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福大猷臣皆好
尤甚不食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
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臣家運祚靈
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災不戰而退
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門病死二虜不戰而
禁中飯僧百餘人及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懷之寇去
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御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
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
民承化皆發人專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冥
無福無禍使其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
人之生歟一也道也借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
故也生歟一也道也借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
母也乃恃一也道也借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
於人道乎一也道也借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
義所殺胡僧不空胡僧之僧也名不空尚
空九年死諡大辯正賢智三藏如尚
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十一月郭子儀入

申戊

朝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
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冢將兵不能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
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此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
及此順也向若果於孝乎此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
一忠而朝恩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
及此順也向若果於孝乎此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
禁而數息曰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乳母之子紀
佐而數息曰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乳母之子紀
之部震侯而得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二年春正月上幸草敬寺度僧尼千人○三月
朔日食○夏四月崔旰入朝復使還鎮

為帝後揚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
任工部尚書賜名寧遠鎮實與揚子琳戰數不利寧安
任氏出家財募募兵得數千
徵李泌於衡山
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徵李泌於衡山
之上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
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
追謚齊王俊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以語及齊王從欲厚加褒贈必請用政薛故事
太子止泣曰吾弟首德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誠薛事
此力乎竭誠忠孝乃為說人所害歸使尚存朕以意
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俊曰承天皇帝胡氏
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後時追謚為太子也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

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及幽州兵馬使朱希彩
第將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攝留後成德節度使李
贊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
晏然而行希彩知留後緝其恭緝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為手繫使回
紇庭詰所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
其直斯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
之與吐蕃連兵入緄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
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
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齋神座書於常於
齋上百官迎駕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東河
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
養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諸將皆治
始安軍府

八月吐蕃寇靈武
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東河
以母生鐵棍中佛令作孟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
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毋得食也釋氏要覽曰
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益則中華器也華梵雙舉或
曰孟蘭盆天竺國語猶言救倒懸今人設盆以為供設矣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
蕃道還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
將千人兼行吐蕃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
其績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冬十一月以

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
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
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之子儀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
皆以邊土荒蕪軍費不給則以內地儀先往城涇州以助之諸將
段秀實知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先往城涇州以助之諸將
怨誹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辛酉日警嚴而發前收
有告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章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

鞏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章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
鞏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章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

焚馬功草因救火作亂中久人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
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
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
漢元帝建
昭二年

四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
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乎儀不聽將士請東
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
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
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道有要事有本得
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
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疑乎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
處朝延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問特欲離魚郭
之命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問特欲離魚郭
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安得不平此子儀力
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力
以感動其朝恩而深也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以感動其朝恩而深也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以感動其朝恩而深也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唐李涵送之函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
郎李涵送之函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
唐李涵送之函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

唐李涵送之函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

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
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也天子念爾有
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於爾是與也莫敢校焉
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若非我誰使之於爾是與也莫敢校焉
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
兩手曰不帥南面序拜皆舉
足數計也言馬之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利全於汝取索不
資數計也言馬之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利全於汝取索不
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直六
軍士之家河中縣不樂徙其自邠州歸之分守河中朔方
司馬嚴鄂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眾心乃定
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費令為塔以葬胡氏曰
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佛而不悟其要佛
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而逝不肯削髮胡氏曰
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氏曰
乃如此也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之髮膚受之父母於不正
得全而歸之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之髮膚受之父母於不正
燭童子疾而易而晝夫之簣與曾子寢疾病童子偶坐而執
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與扶而賜也
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與扶而賜也

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直六

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費令為塔以葬胡氏曰

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佛而不悟其要佛

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而逝不肯削髮胡氏曰

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氏曰

乃如此也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之髮膚受之父母於不正

得全而歸之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之髮膚受之父母於不正

燭童子疾而易而晝夫之簣與曾子寢疾病童子偶坐而執

也反席未安而沒注實音責於第以裴冕同平章事

十一月卒受命之際路舞仆地未幾而卒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
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軌請除之
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
為方略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
州為節度使皇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
興平武節度使與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珠不
為與皇用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密謀誅朝恩以
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
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
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今昔謂宦官難去者以其
兵重然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去者
顧人主喜怒如何其無用朕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
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
獨謀三宦官及元載為最後之武而就其宗論之皆
豈非不若慎之於初賜之非美歟既寵之罷度支轉運
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常立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楊綰為國子

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

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非成吏部侍郎楊綰與平
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負佞傾南方珍貨以
賂載載以縮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
官但贈河此一書而遣之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
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綰千匹
其威權動

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

之載結不後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
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
若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
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
萬乘之主不能此一臣而置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
而載不能恨乃欲殺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
除載失則人臣誰敢自保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河西隴右山南

上言凡州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
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則不
梁岷進兵扶文則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岷從之
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岷從之
隴山相連故曰岷隴皆在扶風岷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隴州古岷州武帝故曰岷州溫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岷
岷關輔關中故曰岷州溫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岷
三輔注見漢武帝紅和元年關輔

亂討平之 蜀容州經略使王翊以私財募兵以復容州
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募得三千
以爲難翊曰然則但乞移驛諸州揚言出兵冀藉聲勢亦
可成功勉從之翊乃募得三千
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奉

月河北旱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
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領殿中侍御史陸爽以告
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領殿中侍御史陸爽以告
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此別教除六品以下
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
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構內出制書以栖筠

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元氏曰代宗知元載
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巳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
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
爲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一已卑乎胡氏曰李少
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察而失身二也
何也代宗已死矣陸璣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
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召百官集于朝堂雅
窳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

以韓滉判度支 德明曰方或音放也陸
曰謂放棄先 韓滉判度支 德明曰方或音放也陸
王之命令也 韓滉判度支 德明曰方或音放也陸
用虛耗滉爲人康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無下嚴
急吏不敢欺亦伯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
充湜休 韓滉判度支 德明曰方或音放也陸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鴻臚寺掠人子
女所司禁之歐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
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
寺鴻臚注見昭宗天復三年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

官李懷瓊因衆怒伺間殺之衆夫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此爲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

平爲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粵夜奉集覽粵中各反二月永平

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粵知留後集覽各反二月永平

節度使令狐彰卒彰承滑毫薛亂之後治軍勸農府

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獨彰貢

皆不受所過秋摩不犯疾疫遺表緇倉庫畜牧先已封繕

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勤歸東都私築尚書劉

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

不從舉家西歸集覽如將堵之不遷動夏五月貶徐

詔以勉代彰

浩爲明州別駕徐浩妾弟疾莫陳怱爲美原尉浩屬京

長安尉怱參臺御史大夫李柎鈞劾其狀收禮部侍郎于

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補肅

集覽中大通二年美原縣屬京北府回紇

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別四

十餘動至數萬匹馬皆駕瘠無用朝廷詰

之所謂多不能盡其效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

載賜遺及馬價共車千餘乘胡氏曰古者國有馬政况

爲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

不市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曰滋月益何患於之既不修此

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集覽八坊監牧之地唐書兵志

徒耗民力其損不亦大乎集覽八坊監牧所以蓄馬也自貞

觀至麟德馬數蕃息於岐幽涇寧之間置八坊爲四十八

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自安祿山反

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九月循州刺史哥舒

晃反○召郇模入見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

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帝裏尸

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

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集覽郇模姓名也冬十月加

田承嗣同平章事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

章事以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寇涇邠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川宿將史抗等不用命

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

原吐蕃稍却城乃得悉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
曰今日之事惟理城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與
趣我朝那虜欲掠河隴蓋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
畿我百城返渾城數千人虜遂盡復得胡氏曰違令致敗者
也而渾城以殺數千罪受命禦寇者渾城也而郭子儀自任
其失責躬如此所已罪受命禦寇者渾城也而郭子儀自任
又欲斬抗則偏禪心怒而後勝者渾城也而郭子儀自任
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意離離致大敗亦未可知矣
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其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越遠矣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無險要可守隴山山川形勢言於上曰
四鎮北庭既治西州無險要可守隴山山川形勢言於上曰
中問當隴山之口其西盡滿原而吐蕃成擢沙堡原州居其
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尚存吐蕃棄而不可居每歲夏
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
峽漸開隴右進陸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
圖地形之會固神功入朝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
斬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朝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

元載奏請城原州

集覽 朝那注漢文

集覽 蓋滿原蓋於滿原之

西境也一本滿作藩

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

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於我
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苗姜姓之別裔如党項之屬渾胡反本鐵勒
諸部之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二月詔

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華上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

慢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
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
納侮卑君甚矣
公卿大臣之臣服吳然齊侯畏而取之因嘆曰旣不能疆
齊而齊亦未嘗服吳然齊侯畏而取之因嘆曰旣不能疆
又不能弱於吳是泣弟嫁女於吳以求和親焉若景公者
謂能安於吳乎
者矣女尼據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諡正

京師旱秋七月雨

九月盧龍

節度使朱泚入朝 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

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此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亂志清遂其留後薛萼帥眾歸承嗣承嗣引郭子儀入

朝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

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

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旌焉聞者皆服

田承嗣陷洛衛州

詔諸道不得輒募兵

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王惟恭為帥上三月陝州軍亂

遣中使慰撫之

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洋西節度使李忠臣入

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擲物一日

獲萬緡盡以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

已皆表討之於是賤承嗣承嗣亦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

與海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

降正己攻德州救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

懼請東身歸朝寶臣正己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

上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與寶臣亦

退李忠臣聞之釋備州南度河心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

滄州不克承嗣將靈州南度河心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

節度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

破田悅集覽齊葉充海沂密至憲宗元和間分為三道

於陳留

冬十月朔日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

盧龍軍

承嗣老矣遣死無日諸子不肯道兵皆不取守耳豈足以厚師

乎正己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取守耳豈足以厚師

之功遣中使馬承寤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如釋承嗣以爲已

爾況寇平之發召歸闕下氏曰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已

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范氏曰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已

敗國喪師承寤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鳳沙衛遠矣○承嗣

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

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玉

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歸公

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

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實臣喜謂事合符讎遂與承嗣通
謀寶臣謂治使若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治
與之寶臣置於射壘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
騎二千夜襲其軍取諸將如前堂者治內不虞有變戰敗
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退元載王縉以魏
州鹽貴請禁蓋入其境以困之寶臣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
州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寶臣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
死注謂奄然也字或作殪姓何罪寶臣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
通作刁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豎刁夙沙衛注見肅宗乾
元元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貴

妃獨孤氏卒追諡貞后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

以瀛州降○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

寄晃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初田承嗣既請入

月詔發諸道兵討承嗣之詔發其罪五月汴宋軍亂秋七

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
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外諸鎮詔准西
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崇何自棄功
軍潰忠臣將歸燧曰散卒軍勢復振忠臣與陳少遊前軍
堅壁不動忠臣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
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
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
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懼因以大軍乘之鼓譟
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夜遁道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
忠臣暴疾以功讓之宋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
李勉械靈曜冬十一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送京師斬之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
行軍司馬段秀實啞門昇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
中奔哭者數百人啞門昇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
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
位於庭將佐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
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
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費違者以軍法從
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送喪近遠皆有定費違者以軍法從
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禮離坐離立
一結反喧譁咽塞也出中間注為千人私也離兩也
母徃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為千人私也離兩也

集覽

十一二年春二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入朝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王縉為括州刺史

將軍吳湊謀之會與御史大夫李涵等
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
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
誅有司籍載家財毀其廟至八百石
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則其朝也
刑焉亦突以不軌為哉今不詢在廷
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
元載殺魚朝恩而久知非朝恩之
上之聞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
晏素附中人魚氏之恨在載而
謂他物與胡相緝而取也
二年前神主經邦不結經書也

二月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而無二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兆尹黎幹驍從甚盛即日
宏修丞鐵撤之范氏曰楊綰
之必正其心君能正身而天下
矣此之美也胡氏曰郭公黎幹
人仕者非也謂子儀與楊則畏
以仕者非也謂子儀與楊則畏
自給常從外言乞師惡其逼
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
權攝又定諸使非軍事要急無
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
團結定節開元中詔宰相
法制相立開元中詔宰相
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
賢堂不能封列不可而止
猶愈手未可貪深譏也
六二德宗時復舊
千二德宗時復舊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上方倚揚綰使整華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
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綰之速也

顏真卿為刑部尚書揚綰常袞九月以段秀實

為涇原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吐

蕃寇原坊州○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秋霖

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乃有瑞鹽

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

霖損稼濕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

餘頃渭南令劉滌附滌稱獨無更命御史趙計奏與滌同

千餘頃如數息久之曰滌南浦尉計遭州司戶而不損猶

不仁如滌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

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

置而不同是刑罰止於此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

恤民而卒歸實而敢共為姦周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

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立拒却之○以李納為

青州刺史李正已先有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

青州正已用剛嚴峻法令齊一賊均而輕權兵十萬雄震

東方鄰藩畏之長時日承嗣據魏博相衛洛具瀆七州李

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據衆五萬梁崇義據襄

鄆均勇後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蜂結雖奉事朝廷

聽其所以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

為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

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

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

年戊

十二年春正月敕毀白渠碾磴磴以毀白渠支流磴

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集覽中大夫白公穿

以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集覽中大夫白公穿

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案地志古白回紇寇太原二

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回紇入寇太原押牙

難與爭鋒不如築一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

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

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如初

吐蕃寇靈州○夏六月隴右獻捕鼠同乳使朱泚獻捕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捕鼠乃其職也今

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

由是集覽同乳人喻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郭

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八月葬貞懿皇后悼

念后不已殯內殿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入

累年不至是始葬郭子儀入朝子儀入

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

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許以結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

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

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

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

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子儀嘗以副使張彞剛

率輕巴孔曰官吳懼因而搆之奏彞劾動軍衆誅之掌書

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

儀臨之悉薦於朝曰吳懼誤我遂逐之胡氏曰子儀平素

少過失惟殺張彞遂高郢為感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

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正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

不然幾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猷疏璃盤徑力寸

過故為至實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

朕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

縣令有能各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

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

書考異二年二月月食既史思明寇陝擊

却之聖要下有備伯玉上三元元年李輔國遷太上

皇於西內帝為上皇天帝無太字二年田神功擊

劉展斬之據上書劉展及驛上朝太上皇於西內

帝上字當作寶應元年太上皇崩太字美皇下李輔

國殺皇后張氏殺當分注人皆咎高氏宮禁事秘莫

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弒其主之說非朱子意也李光弼

使田神功擊史朝義擊當以程元振為驃騎大

將軍以下漏宦代宗廣德元年上如陝州上還

長安上並當二年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此謚

永泰元年閏月提要作流顧繇於錦州提要錦

大曆元年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以下漏宦者字

拜加宦者字或謂乾元元年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已書

宦官然漢單超兩書宦者不厭辭繁則此判國子監前所

未亦有亦當上生日上當二年詔郭子儀討周智光

斬之斬當三年上幸章敬寺上當六年嶺南蠻

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謝當十年嶺南節度使

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斬當十二年司徒文

簡公楊綰卒此謚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起己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盡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元年 四月 凡五年有奇

未巳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

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 二月

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

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李忠臣貪殘將

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

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衆心怨怒

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 ○夏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

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衮性剛急為政苛細不

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

禮乎哀恨之會議羣臣喪服窆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

集覽

馬齒羹馬齒菜名今馬齒莧也 一名五

閏月

漢文樞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
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
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
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詔不能堪乃奏法甫
率情變集覽漢文權制注見晉武帝
禮貶之集覽泰始二年以日易月

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嚴

事或沐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相而奏之自是踵爲
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獨居
政事堂代二人署各奏貶祐甫既而上二人表其非罪上
卿事言可貶何也署各奏貶祐甫既而上二人表其非罪上
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闕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
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衣議胡氏曰祐甫陰委政祐甫
使奪其行則既相之後後天可以行矣而卒從元議豈非
難奪乎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議豈非
賂公行及交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日或請官八
人前親相何也對曰臣爲陛下嘗謂祐甫曰人不敢不詳
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嘗謂祐甫曰人不敢不詳
平生未之親何也對曰臣爲陛下嘗謂祐甫曰人不敢不詳
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若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
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

多必也舉之以舉取之以公而已不置
優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集覽元王元

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悉隸太常尊郭子儀爲

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尹靈州大都督

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
尊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尹靈州大都督郭子儀
以其裨將李懷光爲河中尹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子儀
爲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
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
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
爲羣臣附之乃所以爲之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
之不足畏上尊太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集覽山陵近

也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慶雲圖

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懸忠爲良瑞如卿雲
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
無得先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
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豈非大之類悉縱之
用之命紘於荆山之陽及豹豸鬪雞豨大之類悉縱之
出宮女數百人於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與相顧曰
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胡氏曰君以養人爲戕凡爲人害
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

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

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

且又傷人受貢遠致其害甚廣治道建屋儲糧衛送校人
求索無所不至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德宗始初清其氣
事無愧於先集覽卿雲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其氣
王是正義曰御音慶晉天文志瑞氣一曰慶雲亦曰景雲太
也之應也文選卿雲黼黻河漢注卿雲如字謂司馬長知
揚子雲也後之言瑞者皆以慶雲為卿雲蓋亦取黼黻
漢之意豹雅注似豹名陸佃云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
女猾反爾雅注似豹名陸佃云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
人注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戶教反漢書
故謂養禽獸者曰校人獸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我命由是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
中使邵光超而流之於中使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七百匹上
怒杖光超而流之於中使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七百匹上
谷雖與之莫敢受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
之壽豈不明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
委以禁兵而後其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
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乎昔者明王欲改
其先君之過者始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
無忠信誠懇之者以守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壑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年得避兵三萬餘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
之任集覽為防者曰廟宣十二年注艾草殺兵部侍郎

黎幹集覽幹或言二入督勸代宗立獨孤相制善忠翼恃寵貪
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以劉晏判度
無疑而以劉晏掌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支集覽嶺南泥掌關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權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始推蓋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
法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半以蓋為清備自江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比列置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運不煩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直曰備六月詔常充漕聽諸三司使及蠲登聞鼓

詔天下究滯聽諸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
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末盡者聽蠲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
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壑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年得避兵三萬餘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
之任集覽為防者曰廟宣十二年注艾草殺兵部侍郎

黎幹集覽幹或言二入督勸代宗立獨孤相制善忠翼恃寵貪
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以劉晏判度
無疑而以劉晏掌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支集覽嶺南泥掌關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權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始推蓋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
法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半以蓋為清備自江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比列置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運不煩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直曰備六月詔常充漕聽諸三司使及蠲登聞鼓

詔天下究滯聽諸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
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末盡者聽蠲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
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壑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年得避兵三萬餘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
之任集覽為防者曰廟宣十二年注艾草殺兵部侍郎

黎幹集覽幹或言二入督勸代宗立獨孤相制善忠翼恃寵貪
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以劉晏判度
無疑而以劉晏掌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支集覽嶺南泥掌關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權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始推蓋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
法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半以蓋為清備自江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比列置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運不煩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直曰備六月詔常充漕聽諸三司使及蠲登聞鼓

詔天下究滯聽諸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
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末盡者聽蠲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
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壑險以遇奔衛器械無不精利居
年得避兵三萬餘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
之任集覽為防者曰廟宣十二年注艾草殺兵部侍郎

黎幹集覽幹或言二入督勸代宗立獨孤相制善忠翼恃寵貪
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以劉晏判度
無疑而以劉晏掌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支集覽嶺南泥掌關內河東劍南上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權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始推蓋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
法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半以蓋為清備自江入總一萬二千二百萬緡而蓋利居其太
比列置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運不煩州院擇能吏主集覽帝天漢三年推酒醴漕水
直曰備六月詔常充漕聽諸三司使及蠲登聞鼓

之有集覽院懸鼓以達究人猶周禮以肺石達窮民

皇子五人為王○立皇第二一人為王與胡氏曰兄弟

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上則不足以表詔六品

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為神

策都知兵馬使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

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詔遣使慰勞潘青將士李

留連又之志貞已視事矣遺使慰勞潘青將士

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正

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秋七月朔

大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秋七月朔

正己漸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秋七月朔

日食○詔議省祖宗諡中史御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

文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察周之文武言文不

解武言武不無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

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

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

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尚書裴休官集議肅

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所刻乃集覽管壺壺宮中巷路慘倉含反玉冊

初諡也集覽策通唯天子用玉為冊王公皆用竹

客省初代宗之此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

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實其中動細十歲常有數百

人度支糜給其費甚廣上悉命陳理物者出之事竟者遺

之當叙者任之歲省集覽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穀萬九千二百斛集覽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郭象注孟浪率略也集覽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希逸口義云不著實也集覽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天寶中貴戚第舍雜糶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李

靖家朝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

官競治第舍各矜其力而後止時人集覽木妖殫耗林木

謂之木妖前漢五行志有社樹吏伐斷之而後集覽木妖殫耗林木
為木妖前漢五行志有社樹吏伐斷之而後集覽木妖殫耗林木
立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集覽木妖殫耗林木
千匹服玩數千事○罷權酒胡氏曰先王善政後
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
後世多不肯改以謂疆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不知
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
何道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修養妄費則貢
助什一不啻足矣是故知治躅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為
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治民去奢之漸也德宗

盡罷之善矣既而卒利最急故短盡以張涉為右散

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騎常侍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

重無比至是以召入禁中事皆容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

上方勸精學士如故散

上亦素聞其名故自用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詆諧無

長與張涉善涉無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

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胡氏曰臣事君以人莫難於

引之士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揚炎至於是時

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揚炎至於是時

責焉乞罷之請他何

也說為諶諶也諶譏戲也諶和韻之言前漢東方朔

好談諧武帝以優優畜之上臣事君以人上臣猶言大

也謂舉人材而效之君大臣職也

賜告注是漢武帝建元六年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

使吐蕃其使宗之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

倫為使宗之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

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既濟上選舉議

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不盡

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但令宰臣進教吏部兵部

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若才不稱

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部而試取於州郡若才不稱

况今諸道諸使自其法已試於今世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

猶上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世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潮則以遷入質及是然後踴躍謝告實

相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揚炎知其直及

此唐選之意與否耳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技不能知人而度人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矣雖得五而已繼未可盡帶如既濟之論亦成法其甚

州治所將驚而感念太死知之必驚惶憂戚故不以實具告
因報就遊辨通作辨罪人相訟也垂魚魚淵所佩魚袋也
勸窮則魚垂敬債之貌唐高宗始載五九月南詔王
品以上佩銀魚袋三品以上佩金魚袋

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

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持地險兵彊恣為淫後
朝廷患之而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揚炎言於上
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罰同若其有力則
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若留寧發流
蜀將必不敗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環策都將李晟將兵四
因少害而取大和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
千又發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將之與東川山南
兵合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萬九千人
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萬九千人
陵制度務從優厚刑罰自外則令孤順上疏曰遺詔務從
儉薄而今欲優厚官額命之意和上優詔答之及將發引
上見輻輳車不當道阻其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轍直午
不致衝宗代宗皆喜遂陽州神策軍無大小必謀之下祝故
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遂陽州神策軍無大小必謀之下祝故
王與黎幹以左道得進上疑其不忠

事集而發不復擇日胡氏曰占者大事必用卜德宗不信
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日胡氏曰
之野曷若於其月卜

日之為庶於禮也

在途曰引釋名云緋發也發車使行也周禮注疏中曰緋
之職大喪帥六卿之衆庶蠶其六川注引謂引喪車索也
疏云在棺曰緋見編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下祝周禮春官
太上掌三兆之法太祝六祝之辭陰陽家李尚曰月令
星官是其枝葉也前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
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
數論之天子而任鬼神陵取七月當矣胡氏管見曰以葬
禮過之為不敬失之野

十一月初方節度使

罷政事上由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是疎張涉

節度使鎮坊州又以崔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州且
銀節坊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
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自

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十一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子○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
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
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

司不復得... 晦日食... 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依兩稅法... 唐... 賦...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依兩稅法... 唐... 賦...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依兩稅法... 唐... 賦...

忠州刺史...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 一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 天下... 使... 經... 綸... 不... 曉... 時... 務... 聞... 悅... 軍... 七... 萬... 人... 符... 下... 罷... 其... 四... 忠州刺史...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 一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 天下... 使... 經... 綸... 不... 曉... 時... 務... 聞... 悅... 軍... 七... 萬... 人... 符... 下... 罷... 其... 四...

萬令還禮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又在軍中
大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
部伍於於是軍士皆德悅以賜之使各還

農卿 隴南有疾多不視事城原州炎欲發兩京關內
下夫俊豐州慶陽渠以與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
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

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補費
是盡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督作朱泚在寧各將萬人翼其
後詔下涇州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

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被荆榛立軍府坐帝未暖又投之
塞外吾屬何罪而至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
喜因衆心不安擾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
代懷光 二月張涉坐賊放歸田里 ○以韓洄判
度支杜佑權江淮轉運使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
天下錢穀無所 夏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部朱
總領及復舊制

泚李懷光討之 ○上生日不受獻 代宗之世每元
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

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入其境稱蕃
天子出官人放禽獸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

倫發使入貢且致聘贈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
示不可歸信不立何以致聘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
上自為載書揚炎以為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
載書為載書以問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除道除其平易
為辭而載之於策以用也 加書于其上 鄭玄注載辭
者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也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圍鄭
鄭人懼乃盟載書曰好惡或問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盟家此是盟辭也後之為載書者執牛耳然後掘坎埋牲
盟書成諸侯與敵血讀書者執牛耳然後掘坎埋牲
背盟者如牛也 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 朱
請救文喜者不可勝紀 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

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始與陛下景其首
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始與之文喜必念
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
將士賜手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
原州竟不果城亭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
歸正已益懼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築奉天城

侍上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
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一
夫數千推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頌莫賀殺登里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

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
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盡耕而
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
饒今乘喪伐之可南寇舉兵擊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請
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頭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九姓胡鐵勒九姓也秋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國良本胡高宗龍朔二年秋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以死罪加之國良懼遷將張

王為聖朝洗何心復加兵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
已為無及國良疑木決阜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
大呼曰我昔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越火迎拜阜執其手
約為兄弟肅焚攻守之具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散其家使還農詔赦之

知所沈氏具與人安史之亂陷賊不殺忠州刺史劉

晏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之二八九所宿重兵其費不貲
時向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
厚直募善士者皆通相望國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
貨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廉其甚
之憂而用之常言士陷賊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
多清節吏維繫廉終無顯榮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類吏惟書符牒不
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
敢欺罔然無得親職事晏亦應之俸給多則賦稅自廣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亦應之俸給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
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
官用而於豐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

官用而於豐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

須如千蠲免其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
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如干後二入不逾四乃三番息始
為轉運使時天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逾四乃三番息始
非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逾四乃三番息始
乃千餘萬緡晏專權之於出於轉官於彼財之或商絕於
皆為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於出於轉官於彼財之或商絕於
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遠者轉官於彼財之或商絕於
人任其利價之謂之常平官獲其利而民不之或商絕於
貴則減價之謂之常平官獲其利而民不之或商絕於
江淮而利不困弊先是運閉東穀入長安者以爲河汴涇
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閉東穀入長安者以爲河汴涇
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運成勞受優賞以爲河汴涇
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習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
一綱使軍將領之不及半請損之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
破絲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
可惜小費凡事必爲及半請損之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
先使之私用無吝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骨屑事者多當
能運矣後五日必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可也過此則不
能運矣後五日必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可也過此則不
給之無復美餘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可也過此則不
雜必於一日中決之益晚薄清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附
以服竊雄之心難矣又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

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爲先
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
法也夫晏之斥國其功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
免於誅歟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
史亦則言歟願疾之是必有議矣且子正反句檢簿書唐
百官志考功郎中掌百官功過叙以四善反句檢簿書唐
十官最其功郎中掌百官功過叙以四善反句檢簿書唐
居侯元和十一注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
憲宗元和十一年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

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
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

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輻重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
踐果肉陸下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之奏曰回紇羣胡自
相魚肉陸下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之奏曰回紇羣胡自
寇兵齋盜糧者不乘此請殺之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遇其
明故不爲禮突董執而鞭之回紇謀擊振武故先事誅之回
之請復歸上胡侯歸國曰回紇謀擊振武故先事誅之回
賤光晟爲王傳之借冠兵齋盜糧注見秦王政十年
曰義傳之九月宣政殿廊壞上曰但十月公害人則吉
矣安問時九月宣政殿廊壞上曰但十月公害人則吉
日即命修之九月宣政殿廊壞上曰但十月公害人則吉

邕為連山尉

大胥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

不披賊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官數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

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官

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繼以職敗宦武將位皆曰南牙

文臣職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敗局邪於是上

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沈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

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不信小人深而

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舉元凱周不以家

有管蔡而不封懿是以朝而廢食也

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嗜而廢食也

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廣散

擣戲太臨在降寔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之下民謂之八元

奉迎太后使以睦王述為

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為奉迎使諸沈沈為判官分

其為沈太后誦使著言狀上真使宦官人驗觀年狀頗

同高氏婢實非太后驢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高

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

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隆恐復異

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此

何自置身於此也抗聲曰有詔太后許為高氏乃曰吾

為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

言皆不之罪曰吾寧

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之婦不谷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

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止

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

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親臨主多不以

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傷以

之所齋之物必經心目

紀注其具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張設也人稅錢三千八百九萬八千餘斛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

稱留後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

忠孝如公不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

王臣特親愛之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

新制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
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必
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
其衆耳曰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
足君之亂也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胡氏曰德宗所言皆
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先本末先後之序故也田
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田悅謀勸兵拒命魏博節度
副使田悅無志可先殺臣兵與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
貴使何無志可先殺臣兵與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
欲行爾之志可先殺臣兵與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
即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我見田悅之族滅也田
惟岳曰先相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我見田悅之族滅也田
其草奏之若朝廷未信而先二道與二道結好三十餘年
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天子聽略頗濟書爲寶臣所
忌稱病杜門至是往見惟岳岳曰天子聽略頗濟書爲寶臣所
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聽略頗濟書爲寶臣所
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朱滔兄弟常切
齒於我天子必以爲將何入朝乞留宿衛上計不若辭謝將
不使惟岳攝軍領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計不若辭謝將
不失榮祿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惟岳等見其言切益

惡之惟誠者惟岳之戚也謙厚好書得煥心惟岳之
淄青而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欽察而卒曰
吾不覺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宜得與劉晏比乎遂發
劉晏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宜得與劉晏比乎遂發
兵萬人地曹州悅亦完與崇義惟岳相與應河南士
民騷然驚駭駭駭以承平節度使李勉爲都統備之
歸闕下不入朝之意初上兩使李寶臣曰寇平之後召
寶臣李姓張名已魏謂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
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
侯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族無類矣楊炎既而心險婦人
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而心險婦人
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
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矜之炎素輕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
之志擢杞爲相不專任矣炎素輕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
會食祀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戚小不附者必欲寘之
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范氏曰君子與小
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
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而杞引延齡
武 ○發京西兵戍關東 更汴宋軍名曰宣
東發京西防兵萬二千戍關
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

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
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夏四月
食獨惠元所部鉅鑿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己等連兵勢寡
弱惟數最恭或勸其大朝崇義
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豐積何可往也

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上使金部員外郎李
舟詣襄州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悅時兩河諸鎮
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券
齋手詔徵之宗來謂來真也代五月增商稅為

田悅舉兵寇邢洛

田悅李正己李惟
岳定計連兵恒命

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
兵馬使康情將兵八千人圍邢州白將兵數萬圍洛邢
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伾聖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
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紀順勢更不俸
今類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正己之道也若不若置萬兵於
崞口以逼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
用集覽德帝元和十二年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
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

諸道兵討之

張若至襄陽梁崇義
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
將兵少誠以取崇義之策
于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萬福為濠州刺史

萬福為濠州刺史
以張

遣兵扼徐州甬橋湖口崇義阻兵襄陽運路計絕人心震
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湖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
州刺史萬福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集覽甬橋徐州甬橋
進奉船必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桶橋為咽喉泗水通
名也入在濠州離縣西九十里渦水受淮陽扶溝縣浪浪
渠東入淮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
卒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不行嘗遣使至
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
靈羅濠州承嗣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
兵皆送出境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
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
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

始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病不疾焉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病不疾焉
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
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
而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嘗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覽逆於門者額之而已注額搖其頭也

北庭遣使請關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昕
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七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
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自回統中來上嘉之
皆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
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
官置庭去西北庭開元中置二鎮安西去京兆七千里
秦置大磧外唐置伊州西本高昌國地唐置西州察爾
節度無寧西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西
揚炎罷以張謏同平章事

曰希烈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
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
罷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
之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節其愛女使

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
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泚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
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李正己卒子納擅領
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
首京師○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遣判官蔡維恭率忠
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

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二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
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遺使奉表詣
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

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希烈請計梁崇義上

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繼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朝廷
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擄之上乃思承言
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
襄陽希烈實之於館追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
承治替年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朝議

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從之揚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炎
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爲御史大夫先是炎有
宅在東都賣以爲官解郢按之以爲有美利杞召大吏正
田晉議法晉以爲律當奪官杞怒賊晉更召他吏議以爲
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朝地有王氣故文宗使護送盜殺之胡
異志故取以建廟遂取嵩朝地有王氣故文宗使護送盜殺之胡
氏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罪炎其服乎

命西夾南書

命西夾南書

注西夾南書也朝野雜記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
爲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爲七室兩頭名夾室

州刺史李洧以州降也徐州刺史李洧正已之從父兄

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
先請以張鑑爲招諭使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於徐州

先志不徵也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於徐州
先請納遣其將王混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
興請關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湖方人將唐朝臣
將兵五千入與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官武人險之曰乞
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
者營中物悉與之土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
八千級溺死渴半朔方軍士奮得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
魏軍解圍走江

集覽

也州四曰汴頰宋亳

惟岳官爵○陳少游擊海州降之○密州降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

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

不出倉口與悅軍夜半起食諸師中畢發而止何悅軍至則止

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何悅軍至則止

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青成德步騎四萬騎橋

場結陳以待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

收奔至三橋橋已焚越水濁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級悅

諸將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縊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

之麟父令奇謂蔡曰吾若矣壘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

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出

也鬻臂而別麟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悅以名於後出

旬餘燧等始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

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岳遣兵守東原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記邵真復說惟

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奏然後身自入朝使鄭誅惟岳

燕度事以待朝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岳曰尚書舉兵

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乃信邵真之言遣集奉表歸罪尚

書以自雪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斬邵真則相傳

如切不然絕矣比華復勸之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

邵真斬之發兵圍東原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燒營

而遁王武俊為左右所捕惟岳疑之未忍殺也東原之戰

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

已故戰不其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

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

誰知敵乎惟岳以武俊既出謂常寧曰今幸出虜口當北歸

張尚書常寧曰武俊既出謂常寧曰今幸出虜口當北歸

納復陷海密○復摧天下酒○定州降○二月

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

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紘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

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

是怨望留中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請深州不許由
武俊復有詔令武俊既下朝延必取相莫故分其糧馬五百匹給馬駿
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侁說朱滔曰今上志欲
歸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
於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正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
也滔大喜即遣侁歸報又遣王邕說王武俊曰大夫出前
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論功而朝廷之意先
賞賂同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
欲賄弱軍守侯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大夫共救則他日乘無
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日舉兵南向胡氏武俊殺
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胡氏武俊殺
貶賞之宜矣乃各借第錢而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武俊殺
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分其糧馬武俊殺
朱為之失宜使李必頭肯鄉李勉在朝而至然耶二月以
應之失宜使李必頭肯鄉李勉在朝而至然耶二月以
李洎兼徐海沂觀察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
勳又遣人諺之納遣判官房諶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
勢窮慮不可推上乃內詔等納遂歸鄆州復獲田悅等台
納所據洎竟無所得胡氏曰盧杞若不怒程則平盧已失

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
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不可用如此
集覽 車

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

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
與諸君共擊馬賊以取溫飽向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
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數千人願
保循其前不敢復有僥倖其謀以安之而趙州反謀益甚分
能制其士卒康日知武俊亦以安之而趙州反謀益甚分
趙州以通康日知武俊亦以安之而趙州反謀益甚分
以書諫滔曰司寇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事無不濟州刺
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事無不濟州刺
悔不聽滔語恐張孝忠岳負恩為逆蔡惟忠歸國即為忠
徒遣人語滔曰司寇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事無不濟州刺
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
最喜擁覆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
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惔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
完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惔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
徒歸幽州至東鹿詰且將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諛譟曰天子
徒歸幽州至東鹿詰且將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諛譟曰天子

司徒無信今茲南行乃為其得非自為也竟汝曹賦率不意國
家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謀息數日相
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洎引軍還深州密部伍休謀息數日相
百餘人悉將之步騎萬五取元氏武而南衆莫敢前却
取寧晉武俊將入為上萬五取元氏武而南衆莫敢前却
也遣判官孟華至武俊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直有上略
應對慷慨上悅華至武俊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直有上略
苟盡忠義何慮官爵之不崇土華之謙曰聖意於夫甚厚
亂乎異日無成悔之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治少而亂多民
范氏曰飢饉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千而終其天此由
常性也豈樂為不叛亂所從故族哉然自古治之也而亂
後亦足為反逆之區然朱滔劫其民如省已而得之也而
行之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而亂
得而詐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而亂
之哉元氏注見漢帝括富商錢時兩河用兵府
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宿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
萬緡者借其餘以備軍上從之州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
商賈然如被寇恣計所實輒加榜挿人不勝苦有溢死者長
安囂然如被寇恣計所實輒加榜挿人不勝苦有溢死者長

集覽

括富商錢

凡畜積錢帛粟麥者皆借以千萬數一廬祀始懋論百姓為
罷市疾驅得免計非借商所下得纜二百萬緒人巴竭矣不
可曰人君用天下之命既起未嘗不自財征伐不庭以竭內
氏曰深盜也而兵華之命既起未嘗不自財征伐不庭以竭內
於以盜寇民害之華之命既起未嘗不自財征伐不庭以竭內
而治之君失民之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若必曰不費而
害是以兵者先富其民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不戒也胡氏
寧是以兵者先富其民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不戒也胡氏
事不德素不淹其民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不戒也胡氏
拔之志憤賢材者則已釁弓鮮甲矣德宗已而舉猶當
年然鎮守或死或老或智勇失其序於是借
矣然鎮守或死或老或智勇失其序於是借
取稅明之智術欲速成而內潰大駕蒙塵矣
高稅明之智術欲速成而內潰大駕蒙塵矣
所使封物相事量功不愆素三旬而一年楚
人謀封物相事量功不愆素三旬而一年楚
載也注謂卷置素韜也閉截弓矢也禮函人為甲素音詩
約也注謂卷置素韜也閉截弓矢也禮函人為甲素音詩
謂之子出奔洛州刺史田昂入朝相李抱真馬燧數以外事

集覽

洛州刺史田昂入朝

復相見由是論軍逗撓又無成功上遣中使和之及
武俊通趙州抱真尚書何趙連襄分兵守之未嘗
今公處自引去衆謂公何趙連襄分兵守之未嘗
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奏以洛州喜怒者氣也
怒氣則理惟幾亡化之難馬然氣與李相喜怒者
為其客氣不勝而理之為難馬然氣與李相喜怒者
蓋者尚能如此可以義為百本明也遂非知
學蓋者尚能如此可以義為百本明也遂非知
張鎰兼鳳翔節度使朱滔遣人請書遺朱泚欲與
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元留之長安賜資甚厚以
初以幽州兵在鳳翔對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張益
上臣請欲出之乃對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張益
無軍所伐固惟上免因拜受命上初即為相知上
把所排而無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
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
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
上以嚴刻御下中外生靈塗炭田蚡豹侵音震
有貌醜色如蘆故云然又前漢田蚡豹侵音震
之貌醜色如蘆故云然又前漢田蚡豹侵音震

五月詔增稅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增稅
每斗錢視此又詔鹽以易定滄州為義武軍○以源

休為光祿卿

其相頡頏子思迎董等喪還其國可汗遣
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均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
已殺突重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而還休有口
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辯盡
見上得幸乘其未集覽遺歸國至振武留數月人甚
至先除光祿卿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愜
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豐饗已
士爭取寶貨武俊擊滔引騎橫衝之懷光按營觀之
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
水絕官軍糧道歸路深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
武俊以爲不可許滔不從亦引兵
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拒
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秋七月李晟救趙

州

歲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士真解圍去張孝忠北略恒州悉集

冬十月

以曹王為江西節度使

得牙

烈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之遣中使即

李患

遺慎會江賊入寇舉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

軍中

斬慎會江賊入寇舉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

得

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舉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

免

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札續之數也疏注云

旅謂

要以下也又三屬甲札陳祥道云上旅札續之數也疏注云

關播

同平章事

事

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願覆之禍乎

滔田悅

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臣事

之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州

冬十月

得牙

李患

軍中

得

免

旅謂

關播

事

滔田悅

臣事

稱王

稱王

官皆

氏曰

也必

昏刑

爾苟

得專

盜指

元帥

之

歲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士真解圍去張孝忠北略恒州悉集

以曹王為江西節度使

烈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之遣中使即

遺慎會江賊入寇舉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

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舉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

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札續之數也疏注云

要以下也又三屬甲札陳祥道云上旅札續之數也疏注云

同平章事

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願覆之禍乎

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之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稱王而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稱王而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官皆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

氏曰君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

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

昏刑威乎劫則倫胥以敗耳李千之惡為叛臣豈非大

爾苟能惡乎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

得專土幸而見聽之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

盜指不亦遠乎大

元帥從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

之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閔播奇

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權元平為別

駕應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
往於內縛元平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
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汙地希烈罵
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師顏真卿別將出之真卿謂曰
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紙面血今相公忍不謂曰
乎杞憂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
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信服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
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
真卿宣慰希烈各重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
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
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教以奉為國家真卿曰君命也
不認旨希烈使其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欲
宣詔旨希烈使其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欲
鄉責之元平慙以密啓希烈示之曰四王見推不洽等各遣
諸希烈勸進希烈無所自容邪真卿曰四王見推不洽等各
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四王見推不洽等各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四子相從求與
將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此統
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統也真卿曰此
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曰多端亟於庭
既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於庭

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范氏曰關播薦李元
平盧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胡氏
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胡氏
曰曾公清慮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知且矣不相容之訖而觸其所惡聞者難言智矣集覽
朝宰相目無禮子曰盲以兪關樞不識人尉氏注見晉惠
帝祿山陷東都殺中丞謂盧杞父奔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
安祿山陷東都殺中丞謂盧杞父奔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
以庸身葬之曾公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稱而獨曰曾公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真卿先嘗為工部尚書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故曰甫為常伯也認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
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

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
斬其將拔黃蘄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
引兵歸蔡州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
亦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
亦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

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胡氏曰周曾之計若成則亦將勸
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賊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
以請帥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伯儀與希烈
于朝矣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伯儀與希烈
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顏
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後蘇自是不復言夏四月
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
勸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李晟圍清苑朱滔
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救之晟軍大敗李晟圍清苑朱滔
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後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
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未還魏橋遣宋端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見滔謝之然以是
益恨滔矣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許降說之曰天子
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向忠義
事誠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意尚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
武俊曰僕胡人也為朋友失意尚知愛百姓况朕為四海之主乎
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
過五旬河朔定矣度林懷戰拍真陰相約結初行稅間

架除陌錢法

特河東澤路河南朔方四軍屯魏縣神
策求平武淮南浙西荆南江州鄂

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州
則餉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竟加給酒肉本道軍州
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錢給
二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給將士利之各出軍錢給
千下稅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一上稅錢五十
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絹官留五十錢給
貧易者約錢為率破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
錢上緡賞錢皆用之於成而求速之聲盈於遠近范氏曰
武民愁兵然激而成之深戒也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
有意則之速激而成之深戒也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
而至於盜賊甚速然其流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
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
後世以此理財謂人注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覽十今加為五十也手實之法凡公私貿易千錢舊止除留二
法手實者令民自具七年呂惠卿言免役出錢不均行手實
法夢溪筆談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實隱落者許告以百為
實只是百字如什與爾留其二十有三百夢溪筆談曰唐

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

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其
得厚賜遺其家餼至一無所賜發至陸水詔京兆尹王
精師惟糧食菜餼眾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
且不如安能以微命拒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
帛人二匹與取之乃擐甲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
告初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就質矣不從汝間架陌錢
兒賂而蒲之各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段秀
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
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
鳴八節宦官左右僅百人政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衣虎賁皆選志良而勿以懷人是時齊侯呂叔掌天子之
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商信毛取干戈虎賁於後以
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若大公之子也其發之也
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重如此至蒙之附衛者皆以
公使其臣訓諸卿知義羣驥如禮法也夫天子之尊必
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其君冬歸之訓其使知禮義熱
後足以為固後世若簡人君冬歸之訓其使知禮義熱

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
其後懲前之失委天子之居不以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
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無法也○○○
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棄京師○
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劔數
亡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玢陸
贊等皆於咸陽賊營舍元數譙呼爭入府庫運金帛姚
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大尉開居私第請相與奉
之衆許諾乃遣騎迎乘輿泚入宮君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
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怨朝廷入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大僕卿張光晟皆威望眾心侍
至是與工部侍郎齊鎰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
失兵柄意其必快泚遣騎召之泚乃往見泚說之曰
賜不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
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
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
把切齒言曰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
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此奉
宿衛軍道援兵至若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

入城廬祀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言非不知

精謙謙耳遂奉朝詔請請此難之臣使聖

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書立政篇蔡氏傳曰王左右

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主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

虎賁皆近臣之長曰常伯主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

名屬京兆唐末建為乾州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

不克死之秀實與將軍劉潼海濱未發泚遣韓旻將兵

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

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秀實謂其印未至秀實固用司

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其印未至秀實固用司

我當直搏此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濱明

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此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事而

起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神帝承其罪而

從汝臣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幾血灑地海濱不

逆汝臣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幾血灑地海濱不

同汝臣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濱捕得見殺明禮

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志將秀實之死恨無濟理也亂

死為正秀實亦謂知所處若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

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

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

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馬韁也從去聲春秋衛獻公以曾襄十四年出奔齊二

六年復歸於衛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任外吾子

獨臣之罪也又記檀弓篇孰執羈勒而從

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

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楚琳營事朱

為亂首鎰命楚琳出中鳳翔州楚琳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

始以奉天迫鎰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

未泚以故部助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

豈得以此部助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

史中承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臣武建武四年漢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皇帝

立第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將鎮樊元應天以補大秦王

七人系為皇大弟休既成藥而得免泚尋改國號漢

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難使系能拒泚不作尋改國號漢

逆在作與不持而巳系之不政拒此不過畏死而卒不免
然則其死也持城獲婢妾之引決耳非能勇也士有不
而身更危亂者其
亦視此以爲戒哉
讒仰藥更無疑注
書司馬相如傳注
罵婢曰獲左傳得
而婦奴謂之獲服
原之滅者被引賊
獲得爲奴婢引決
襄城○以馮河清爲涇原節度使
人從上於奉天委之召
旗鼓嚴整城人爲之
判官姚元景知州事
忠義發甲兵輸行在
爲使司馬殺右僕射
曰主上聰明英武從
清然出涕把闕之與
內應故獨爲寧遺此
出涕詩大東篇音所
焉涕流貌音所茲山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哭懷光
遂赴長安馬燧李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中臨洛
行營唐自祿山反邊兵之精銳者皆發入魏縣行營
營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故曰魏縣行營以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泚犯奉天詔以

韓游瓌渾瑊拒之
後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郭守
韓游瓌渾瑊拒之

襄欲還監軍程文秀曰我必不奉天賊亦隨我若
天子也若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奉天賊亦隨我
奉天來攻亦弱何夾攻之疆我弱不敢越我軍以
也遂引兵還此亦隨至渾瑊與游瓌血戰竟日賊乃
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環曰與游瓌血戰竟日賊
之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環曰與游瓌血戰竟日賊
臣之罪也上曰此亦亂故深自責費曰致今且患
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亂兵連禍結日
慮下者有鋒刃之憂獨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
見危不能竭其誠有難聽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
言未之臣又聞之天所視聽命降康人亦謂羣臣
討者類刑網密物力竭命降康人亦謂羣臣

輻獲宜不兄之幽傷有武陷反也釋把盧而往以明庶樂
湊滔為可北共州比且備俊陣衝所衝蓋想已不無致所日
攻仁為得引事患滔歸北且備俊陣衝所衝蓋想已不無致所日
不則所矣回朱未因先定易未共車昌以詩贊而胡可難寇夕
日此誑且紇必說滄趙也李一容鉤皇之說斥矣明其公陸矣守未
當破誘大其乎不之武趙也李一容鉤皇之說斥矣明其公陸矣守未
平此故夫志滔因欲俊皆今戰勝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博不勝則恒冀大
天不跌以盡吞盟主河朔而王輕明英武後日自千人至
下世此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
已定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
田悅王武俊寇臨洛

矣武俊
舍兒乎
集覽

重捷及泚兵戰死

皆稱曰達干昭義謂昭義藩鎮李抱貞大將軍高
將軍高
將軍高

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或隴州至是
十一月以韋臯為奉
義軍節度使

歸節軍能伏苟他也遇
節度使為靈武節度使
節度使為靈武節度使
節度使為靈武節度使

道所從出渾城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兵北
過且分賊勢盧城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兵北
應相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兵北
松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諸道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兵北
比逆賊上乃從把策希全移帳於乾陵下視城甚衆四軍
皆潰退保鄆州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甚衆四軍
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必亂何邪賢不肖見矣城中甚衆四軍
朱君必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其明也盧軍奉天益保此
而垂刺如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其明也盧軍奉天益保此
踵而刺如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其明也盧軍奉天益保此
鮮有德之把則至死矣而猶以爲賢自公輔與復難而不悟
宗者如德之把則至死矣而猶以爲賢自公輔與復難而不悟
將兵入援渾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李晟
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爲行營節度使泚
圍奉天經一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使出城覘賊其時人
以若寒乞一襦袴上爲求之德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
纒有羈米二斛每伺賊間夜進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
早降以召公卿將吏謂朕以不德於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
急而氣不室家羣臣皆頌德以不德於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
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又人心未去而

集覽

縣屬京兆

乘陵

乘陵

乘陵

乘陵

乘陵

乘陵

也卒能以道克復宗社不少義其誰能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
守之不在以道克復宗社不少義其誰能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
則文王以百里廣狹不仁義其誰能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
里李晟亦自清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人華州召募得萬
與士卒同甘苦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餘人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馬據惟長安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出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所據惟長安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出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高道積薪上安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賊道積薪上安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州召募得萬
能無傷賊已身有千餘者上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
以無傷賊已身有千餘者上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
又乏甲冑城梯千餘者上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
戰不輟會雲梯千餘者上城壯士五萬人將兵出至萬餘人華
燼賊乃引退於城下激以忠義募敢死士羣臣惟仰首祝天不
引兵西引退於城下激以忠義募敢死士羣臣惟仰首祝天不
城驅使填塹得兵馬三萬出大濟城表門戰賊徒夫敗李懷光
泚兵於塹泉退從臣皆賀性未改兵使賈隱林進言曰至則
下性太急矣泚退從臣皆賀性未改兵使賈隱林進言曰至則
上性太急矣泚退從臣皆賀性未改兵使賈隱林進言曰至則

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
繕完司之暴斂焉范氏曰德宗因府庫尚餘蓄見者皆追
而不知天為盜資貨情而不可欺也出猶不能竭先民將
失國反為利為利而義為利蓋以此也也先民將與守矣
王劉邦三年蠶孤之口襦袴襦也燕著注見陳主伯與
通漢外戚傳窮絀注今之襦袴也憂未艾左傳襄九年大
勞未艾注文不能前都進退兩難也漢五行志傳襄九年大
注艾讀曰刈絕也魚廢反又五蓋反漢五行志傳襄九年大
虺之誥不殖貨利注殖生也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李懷光言不貪也
趙贊白志貞之杞聞之懼言於上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
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
徒破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乘連累日使賊得一舉可以
此破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乘連累日使賊得一舉可以
矣上取以長安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為賊所排事可知矣遂
引兵行○上問陸贄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而巳矣羣情之天下同而陛下不歸者未之
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陛下不歸者未之

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
軒輊上君臣道隔於布下情壅於上下之聞實事不知
此羣情之澤闕於甚惡也夫惣何有下之智以助聽順
心以施教之無所則君臣同志何有下之智以助聽順
眾得損上之益下之要在乎損下益上乾曰損下益上
否損上益下之益損下益上乾曰損下益上坤曰損下益
義位順矣而反謂之益損下益上乾曰損下益上坤曰損
人必以厥上而奉之豈不謂之損乎是以上古之聖人而
以明威照臨以嚴法斷罪之故遠者驚而隱而人從之
於變亂者將起億萬之憂憂我之能下也然則知方謂太
則陛下通塞之備詳好推矣誠亦能下也然則知方謂太
歸防之緣以誠信不疑又所以致患也說官論事臣一
不窮於朕近來不名對人多非同道納說官論事臣一
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發一生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

則權不下後當賞不在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則於
公議而後刑則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則於
保得巨而於危亡不忍去及李懷光再陳論然後
致懷光而視朝旋即上替之勢何自而起陸贄
之言自罷祀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陸贄
誓為考功郎中

遺望先錄大勞次編羣品李希烈滑州陳少遊
則臣亦不取獨解上許李希烈滑州陳少遊
叛人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城外賊不至將
日朕猶失守宗廟剽剽剽剽剽剽剽剽剽剽剽剽剽
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希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

播龍

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側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
卒間之徒無不感化矣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之辭
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
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亂之時心不苦黜舊號以
侑數領有變更與其培美稱而失人心不苦黜舊號

天戒上納其言又不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費贄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費贄言
不深引咎之辭不從者乎然知過改過為難言善
難行善為難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改過為難言善
思所難上然之假使救文至精山於化必在推誠
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用之務積習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
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察人怨於下而
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紉等咸以勳舊各守
朕撫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紉等咸以勳舊各守
君人則何罪宜致其所管將吏等一失其道下履其
亦與連生路遠必不所管將吏等一失其道下履其
獲罪惟宗朕不取赦其脅從將吏等一失其道下履其
其從加墊所錢稅間架竹木茶漆鐵之類悉宜停罷
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氏曰以爲媿取者非姤音下刮反多詐也王武俊

集覽

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

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李希烈僭號兵強遂謀

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李希烈僭號兵強遂謀

帝遣人問儀於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

綏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

當自焚積薪灑油於其庭真卿趨避火景疎遽止之希烈

又遣其將楊峯齎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

以狗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

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

遣其將賀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

口上流使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

為鄂岳岳李兼不敵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曹王

帝建安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誘姦聚怨乎且項

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効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勞無益制而人陛下不攜囊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

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議議方興軍情稍阻豈不

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

圍之毀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物盡令出賜有

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清賊必平徐駕六龍

旋復都邑天子之貴宜當憂貧是乃故小緒而成大緒慎

禍困而不喻大寶也上則命去其榜用氏曰後宗以專欲致

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義其誰能不起

道光膠口之意哉烏乎費可為人臣之式矣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監軍特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

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自修勸慕

論淮宰相朝士多素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

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左右曰蕭復輕朕

旨復正色曰臣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

儻使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上

把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上

政軍特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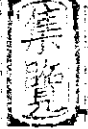
監軍特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

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自修勸慕

使復欲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辨
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
疑上亦竟不復辨也胡氏曰蕭復請德宗變更為約不
其非心則無謂夫豈度君之言也又以前去留與帝尺寸
去復者則謂謂大臣矣然復之言宦官縱橫而止不
若復為一體也言盧杞不可與有為也決矣與
官杞為一體也言盧杞不可與有為也決矣與
常定制內侍者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唯門閣守衛廷內
掃除黃衣所謂臣食而已行則可保言不悔行也
約蕭復去也謂臣敢不竭力者留也臣實
不能者去也此二句是與帝為約也臣實
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
立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此既為帥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
為留後雖勤以忠義實奪之權平為生與同謀共入朝而
陽許借行陰為之使滔得志此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不若
而後亦遣田秀外不報德之名而內託以他故遣將分兵
武得亦遣過而歸見悅曰九天子在隱憂以事而德緞我
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開成拒守武俊請伺其隙車昭義之
兵擊而滅之與俱南但開成拒守武俊請伺其隙車昭義之

遂夫給滄曰如約將步騎五萬人百餘人發河間
而南入魏境武俊大懼攜入魏境武俊大懼攜入魏境
見被約士不勉凍餒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
不取兵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為平盧節
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於陶顯節
器血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具魏於平盧節
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
使度九葉天子高祖至德宗凡九帝矣故曰九葉節
九葉天子高祖至德宗凡九帝矣故曰九葉節
承塵也皆以縉為之又三禮圖曰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
惟上曰四房遣使發吐蕃兵收京尚結贊請出兵助
悉周曰四房遣使發吐蕃兵收京尚結贊請出兵助
使吐蕃皆尚結贊吐蕃之相也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
發其兵皆尚結贊吐蕃之相也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
尚一月贈段秀實太尉諡忠烈○李希烈圍寧
陵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
將兵助之以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濕遣其將王柘
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驛手至矣遂解圍去射
州宣潤宣本秦之鄭郡漢改州陽郡後漢改宣城隋改宣

州宣潤宣本秦之鄭郡漢改州陽郡後漢改宣城隋改宣
州宣潤宣本秦之鄭郡漢改州陽郡後漢改宣城隋改宣



州唐改州府李晟還軍東渭橋初李晟與劉德信

宋陸鎮江府因至營數以涇澗之敗斬之因馳入其

軍不受其節制晟因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與懷光會于咸陽

懷光其成功多掠人牛馬晟軍詔許之晟與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

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請移軍東渭橋奏不均懷光欲

激怒李晟憂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厚因召李晟參議

懷光欲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請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

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失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

命費諭懷光主兵大臣不肯署尚制書無懷光亦不進軍贊言蕃

此勢窮援絕懷光乘勝不肯署尚制書無懷光亦不進軍贊言蕃

李晟亦請移軍東渭橋因以此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

云卿言請去遂允其請如此則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異端何由起然上從之請時李建勳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

贊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以獨制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他由所患太彊不資管師徒以獨制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統屬俾之同處不資管師徒以獨制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所歎藉此兩軍迭為掩耳者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

即口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

人之疾雷不及掩耳者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

如注詳見漢文帝三年中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者或作離莊子附離漢昭烈帝章武二年亦謂謂謂謂謂謂謂

心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善謀也注先人之

李晟還軍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晟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趙光錡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

諸君受先相公私之能立緒五日取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軍
之乃定因請命於人說又許以本道節度使朱滔歸德
遣馬寔攻李勣州刺史曰用兵雖尚武亦可立而待也
佐議之幕李勣言急欲從人殺掠今逆乎歸命朝廷天子
後有以功幽陵之兵使至必喜官爵旋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方蒙塵於外聞之魏使表請行在八百餘人還加用
中李懷光發奉天之軍使表請行在八百餘人還加用
不從也懷光曰若擊失沈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
保也頓首懇請至就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
東保河徐圖去就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
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
許之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
懷光遣使請略州令韓瑊張昕不意此軍一從子陷於不義
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瑊張昕不意此軍一從子陷於不義
蹈禍機中承會涇陽韓瑊張昕不意此軍一從子陷於不義
得至此不忍負也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乃許之既而關未開勳懷光

李懷光奔河

殺胡氏曰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虜業已詭之
苦更語之曰李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樂懷光乃天
子之命也承義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於身逆亂
叛而中承義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於身逆亂
之門崔漢衡以義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於身逆亂
○會崔漢衡以義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於身逆亂
屯邠寧戴休顏中奉天振始懷光方彊應尚可孤弟藍田皆
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應尚可孤弟藍田皆
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
東走掠涇陽等處內憂摩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管
呂鳩用焚捕拒之嗚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將
駕幸梁州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散用獸瓜
者賜之錢帛可也贄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口當今
病方在爵位而名與利之名近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於
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名近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於
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職事之官此所謂
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食於服色資蔭而巳此所謂
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貪外試官雖命而獲官此以
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謂曰再以此命而獲官此以

車

節度使李楚璠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

進瓜果而獲宮是乃國家以吾之疆命同於... 如草木而濫施則後之必與者將曷用為賞哉... 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上皆賀然贊數直... 者賞千金之俱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 從半心頗不悅車駕至上梁州山南地薄言相下... 咸方園以復籍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屢未... 兆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遷都岷... 方以聚財賦民無所施矣上乃捨大遷都岷... 後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 副使行軍外郎有職事有職掌者謂之職事官... 轉起正二品至七品自柱國至武騎尉有勳官... 侯伯子男爲爵號突銜鋒結思唐反利也突... 洋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涼聲相... 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陸興元府唐以梁涼聲相... 岷山即魏置洋州在茂州中城石山百里俗名... 山在嘉定府有大峨中峨小峨俱在岷州南

集覽

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 見大楚璠猶存勤王之陸費奏曰楚璠之罪固... 或楚璠發憾獨狂王則我明喉梗而心齊分矣... 望正宜厚加撫循不足持疑便足集車必欲... 抉宿疴無則改過不以其補疑便足集車必欲... 吏歸化哉無則改過不以其補疑便足集車必欲... 敢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多張皇之... 似窺覬覦若不追尋恐成論說賊勢多張皇之... 智窮字宙之道變熊以成論說賊勢多張皇之... 院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防慮上奏曰多張...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 蓄疑之與推其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 臣之思周萬幾有獨區寓之百辟有怨於不任... 制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怨於不... 制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怨於不... 則致離見文成禍災願陛下不容廣反側者迫... 天致離見文成禍災願陛下不容廣反側者迫... 襄斜注見漢成帝元處三年追扶宿痼通作缺古

集覽

適缺也批發貌宿疵猶言舊病謂往日之瑕疵今復遺尋
而之蓋臣注蓋進也音才刃反呂氏曰忠愛夏四月以
之篤進進無已李公謂注蓋在忍反忠也

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
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
新之軍士未授春衣盛憂獨衣表褐終無叛志

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以吐蕃兵技武功

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助之尚結贊曰邠軍
不出將襲我後韓瑒間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
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瑒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

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擊斬首萬餘級晟陸以一身免職
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唐安公

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
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
宰相所宜論贄輔正欲指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
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機之不可不重也知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撻則商心之主

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臣之惡不勝誦
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
改則無體之休因而而諫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
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其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
以失大矣上意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

責之職業者而相不預焉此諫諍宗而德宗以宗祿保位
所宜論卒發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任相哉

王心子比十竅遠剖之臣也約無道比干獨諫紂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遠剖之臣也約無道比干獨諫紂曰吾聞聖
劉氏天賦躬之故注執心私其志匡士室者也

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人

使者大將用希鑒密殺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 先

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
方大宴有急報至以代耽耽內襟懷中顏色不改宴罷
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譚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備節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鉞事人不忍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離鎮以獸南台
隨軍府遂安
寸大將所擁奈漢以下
大斧也書救皆篇王左
以專斷也又節注見貞元
子出也又節注見貞元十六年
天
韓遊瓌引兵會

渾瑊於奉天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
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田悅被害黨旬日
不救則魏博皆為滔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
乎常山不守則昭義兵退保之西山河湖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治既破則朱滔不日梟夷
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引兵會之右者哉武俊從之軍
數騎詣武俊管命行軍司馬盧文卿勸兵以俟曰今日之
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遂遂行武俊朝命亦惟子勸天
士以雪驪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朝命亦惟子勸天
播遷持武俊哭涕縱橫武俊朝命亦惟子勸天
寢久之武俊感涕縱橫武俊朝命亦惟子勸天
死矣遂連
營而進

也鑿與反正鑿通作鸞說文曰人君乘車馬鑿八鑿也
象鸞鳥聲動則鸞鳴以應行飾佳約古今注五路銜上金
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鑿也反正乾坤尚風塵注黃鶴
案杜甫贈別賀蘭銜銜詩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注黃鶴
云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正不得為中興非我失之謂之反
正晉孝惠孝安是也此言鑿與反正謂德宗車駕先奔梁
州後還長安國祚再復也南宮注見漢帝文更始二年臨
洛鎮名屬洛州案洛州今廣平府是今廣平府是今廣平府是
洛鎮名屬洛州案洛州今廣平府是今廣平府是今廣平府是
注案宋江愨曰今出無馬象寒無裘誰
是感教之士謂誰片憐憫其貧也即此

考異 十四年尊郭子儀為尚父

父之類又尊立例曰尊曰尊其為某注云尊太上皇尊大
皇太后尊竊效景福二年以王瑜為太師號尚父天祐八年
當書推劉守光為尚父天祐九年梁加吳越王鏐尚父並
不書尊此條不尊字當作號字或作賜號乃與何足辨乎
尊字乃唐詔不尊字當作號字或作賜號乃與何足辨乎

立皇子五人為王立皇第一一人為王

食晦上漏是德宗建中元年上生日不受獻
作上當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帝字二年汾陽忠武
王郭子儀卒此誤書蓋永樂公主適田華永上漏三
年李懷光擊朱泚王武俊於愜山擊當四年曹
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斬當上如奉天上當
渾瑊擊朱泚擊當

貞治通鑑

卷四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元十 凡十六年有奇

子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春服

紹以江續羅帛來至上命亦自御袂衣至是益鐵判

能相為獻行請州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

一門使置腰間又連舩置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

將佐爭與之須臾而舩盜力不敢近關中則米五船及

五米至減五矣比濕為人疆嚴自奉儉曰袂社甫詩則

然後易破集覽御袂衣御荀子御旒注尊者則曰袂田希

反詩服話云已鼓滿也豆吐蕃引兵歸國以朱泚使田希

潭城屢與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引兵去上以

欲捨之獨挾前則慮其懷怨將帥意待之合勢則苦其

五月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

賊黨懼為我之勝不則保遺之擒百姓畏蓋反之來有
財必盡無患劫今讓光期力得仲但願陛下慎於無接
分腹背中興大業旬月可甚善然曰賢君選軍當議規畫
於將士取功宜今秦梁命則害軍無常退為規畫未成
其能取功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無常退為規畫未成
故能取功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無常退為規畫未成
彼假以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無常退為規畫未成
若夫假以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無常退為規畫未成
矣而定計於無死之外矣且君相之權特異臣下惟
而乃能圖之無死之外矣且君相之權特異臣下惟
用乃能圖之無死之外矣且君相之權特異臣下惟
惟陛下下能圖之無死之外矣且君相之權特異臣下惟
子處子賤人仕曾為單父宰恐書之書聽其不得行其
之近史辭二歸報曾若至官使書之書聽其不得行其
之臣史辭二歸報曾若至官使書之書聽其不得行其
怒乎公君以問孔若子處子曰政而行其政其善者數矣
告之曰從子之制後處子之政而行其政其善者數矣
綴之志綏車中制後處子之政而行其政其善者數矣
執緩而志綏車中制後處子之政而行其政其善者數矣
前無注馭車者當死守之也前是也南無卻一傳將死鼓
前無注馭車者當死守之也前是也南無卻一傳將死鼓

集覽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

州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
營利則進政否則入保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輝依營而
陳利則進政否則入保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輝依營而
大命金帛牛酒無筭請休息數日回紇使久矣明日願大
馬高立觀回紇為大王武俊立回紇使久矣明日願大
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中出
列方陳於後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橫擊之回紇及營道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之恐范陽
千入走還夜焚營道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之恐范陽
守人因敗已評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不信
氏曰古智人有言除君之大矣劉惔嘗得為之雖而小
傷曲謹人固從其君者大矣劉惔嘗得為之雖而小
陽今當其功豈不當明君夫臣不義人於險非所施於亂
子也流俗論人多之哉夫臣不義人於險非所施於亂
者亦流俗論人多之哉夫臣不義人於險非所施於亂
郡之惡惟力是視本漢千城郡帝熹八年以程日華為

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烈李惟岳之妻

資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烈武悉取軍人招華皆不從請別為一軍在定州自滄州如定必涉境史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武俊給日華錢十萬緡王武俊欲以相屬當以二不能助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然其馬價武俊不能助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不能助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喜復與交好

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

將計步也賊攻之縱兵擊之賊敗走明復勝取之將騎兵史萬全

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而入必演繼之賊張光胤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衆西走光胤將士之降胤遣兵馬使

出也人君苟不疆於為

善諫之為也少哉為

必反所貌者嚴之容貌

成帝公羊傳注舍曰縮

舍而前曰贏其志凡五星

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

差○上發梁州遣人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

是時同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推位奪易一帥而虧萬乘

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乃為重奪易一帥而虧萬乘

謂之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乃為重奪易一帥而虧萬乘

將以多喪亂而長反乎夫以疑為重奪易一帥而虧萬乘

可與權走不暇安敢復等誅之如侯與林京邑徵授一官

當反經者乃貫之為一唐謂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以喻用

論及道之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

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以扶危濟溺舍死無所設也借使君

也臨溺河并寧不執其髮乎是具義也莫林京邑莫枕安

偏其反而革邑皆安也揚子寡見篇與枕于京康謀之華

夫兩相背故曰偏其大順也晉書編作翻意亦相似

言權道反而後至其大順也晉書編作翻意亦相似

考異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

光晟等伏誅○遣給事中孔業父宣慰河中李

懷光殺之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朝詔業父宣慰其

其將士悉復官爵業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業父不

左右發怒殺業父懷光不領軍事者於懷光

駕還長安光尚孤以戴休頭以兵拒守

十里晟謂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
請宴勳臣李晟慰撫為首渾城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輒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已此固音聞人之所為而晟能之
其孤忠獨立而子儀封為汾陽忠武王言李晟汾陽之功
追以遺紹也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
儀之遺紹也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
直西若朝野中不足憂也陛下必為還宮闕懷光不事其
憂者若朝野中不足憂也陛下必為還宮闕懷光不事其
吐蕃乃虐殺使臣鼠伏河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所梟矣
求蕃乃虐殺使臣鼠伏河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所梟矣
七國及上欲與之安西北庭之人使不得併兵東西域
近二與之且突厥又分吐蕃之地遠盡忠力為國家
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一矣况日者吐蕃觀以然不進
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然上遂不與之
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使至蔡州殺顏
真卿無狀罪當死不赦 使希烈聞使至蔡州殺顏
真卿無狀罪當死不赦 使希烈聞使至蔡州殺顏
謂敕那遂縊殺之 何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

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有勦討
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鳳翔新之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鳳翔新之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州 上命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
州 上命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
州 上命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
州 上命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

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待罪 朱滔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待罪 朱滔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待罪 朱滔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待罪 朱滔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冬衣 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異
冬衣 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異
冬衣 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異
冬衣 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異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 以實文場王希遷

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使使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

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實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頓息

宿將崔貞多者稍稍雁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以實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按凡例官者除拜

兵至是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此當書官

者以著其權歸內侍不書宦者闕漏也

田希鑒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

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若歸以告希

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

請涇州希鑒出迎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

氏以叔父事晟疑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

鳳翔希鑒不復疑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

將下堂希鑒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

者石奇奇三十餘人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

得無過引絀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

敢動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其將程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幸得知大梁兵少不能制

滑州遂焚希烈所授節誓軍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

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劉昌

考異

事

對曰議者或言此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

以修滅為迎意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

罪乎議者或言此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

外議以誇語非騰故也對曰臣因聞之其子卑為郎不敢歸

言於上曰臣之非騰故也對曰臣因聞之其子卑為郎不敢歸

願曰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韓使歸觀面諭

混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閣中乞糧令卑歸觀面諭

上冒風雨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

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

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

相李必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

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

心矣

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加韓滉同平章

事

對曰議者或言此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

以修滅為迎意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

罪乎議者或言此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

外議以誇語非騰故也對曰臣因聞之其子卑為郎不敢歸

言於上曰臣之非騰故也對曰臣因聞之其子卑為郎不敢歸

願曰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韓使歸觀面諭

混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閣中乞糧令卑歸觀面諭

上冒風雨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

行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

慙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臯懼而止上聞之喜謂

人遂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混入貢無虛月朝廷願

知人遂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混入貢無虛月朝廷願

之使者勞問相
子退復使自江
恩遇始深矣
為武帝元朔三年
蕭復罷為左庶

子退復使自江
復使自江淮還
與李勉盧翰劉從
一俱見上節等

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
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
言事

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
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
黜陟岳牧

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
之同議而獨聽此一事乎
此最

當今之大事從不惜與公
奏行之但恐復以成俗未
敢以告

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
之議也何疑於李勉盧翰
而獨

蕭復欲少遊賞章此為相
而議不待之於李勉盧翰
而獨

其可信者幾希矣且既以
為相而不待之於李勉盧
翰而獨

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忠集覽
有二牧僉曰云云帝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
司徒謚文忠○以

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
人曰吾

史為事遷海內齊癘
何懷遷大郡願相公執奏
請相

可復也汝謂汝可往而和
諧其職

是歲蝗大饑

姓之原其罪不復於地
所論華夷同棄儻已再
更赦高曰必失百

常如引却京願曰需等
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
爭之

稍解謂宰相與相小州
李勉曰欲與之死爭之
大政百怒

其如天辛相與相小州
李勉曰欲與之死爭之
大政百怒

可素高所奏必累乃以
外人切議比下於桓靈
今承德

能從者至是強而從其
美矣不可掩矣李胡氏
曰德宗

是也者為是強而從其
美矣不可掩矣李胡氏
曰德宗

書舍人六性下可與為
品上掌侍則著行百
議表章凡別也唐制中

又破懷光兵於長壽宮
懷光都襄陽懷光殺之
事通款

幕僚高致字鄰懷光將
士而責之郢州懷光
抗言逆順無所

長安并皆無水支支中外經費八月馬燧取長安

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而向受命滅光

論之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而向受命滅光

上復知其心造徐謂之曰我富國立功四十年可對懷光

等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此皆懷光所為

不無罪第堅守勿出將士皆伏燧曰此皆懷光所為

門降遂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人呼曰吾輩復為王人

矣康多矣謂僚佐曰吾謂馬河中軍士皆自想驚曰乃知吾

甲矣又曰東城奴隊矣須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太上以其子

光不為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進確密言於上曰臣父

誅臣父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不忍也今日陛下未

愛子當為朕委曲以危陛下對曰臣父不忍也今日陛下未

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之能死耳上曰然則卿以何

自免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之俱死復有策哉朕所以欲全

懷光誠可惜也今至陝請降臣不取受況招之乎懷光死固賢

懷光誠可惜也今至陝請降臣不取受況招之乎懷光死固賢

必與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固賢

君之不可懷光逆事之而不可死也知父非義談之而弗從

馬燧以懷光逆事之而不可死也知父非義談之而弗從

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聞晏等七人餘皆不問

出高郵李廓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許行至是凡二十七日

光庭禪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史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
暴人任德而不任其明矣羣帥之倖臣抵拒天誅圖
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於物者乃自生之方
危地而乃自安之術若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
修而禮然其深密議固亦未盡然必當聚心而謀
則而聽觀之心下所行之事考陞下所慮禍之態
恤人之惠以齊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計已竊
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自外則無類以助
禍則當鎮守封疆彼既無氣奪窮是乃徃牢之類
李懷光嘗有功所須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
接者非彼有執不須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
一無問者文往牢獄也所以拘罪人(侵)注見登穆帝
所二以張延賞為左僕射(初)李晟(注)見登穆帝
年延賞怒追而返之最遠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
延賞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平饒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其任况道退宰相
人之際正以成都營妓之故屏與延賞於是非乎交
交與之矣

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嚴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
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然欲必行焉
而德宗猜心已萌屢功名者可不慎乎(集覽)西平李晟
王尚結贊之間(間)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怱卒以其
離間也事在明年

子濟知節度事○劉從一罷○冬十二月戶部
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自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
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
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賦判兵部
李勉判刑部滋判鹽鐵權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胡氏曰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
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之隆左
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
矣三月李泌開運道成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

集覽 季必董衝曰必音簿必反或音兵媚反者非也注見漢成帝綬和二年折底柱底柱注見同上

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

為節度使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

家舉眾來降詔以秋七月陳仙奇為其將吳少誠

所殺以少誠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

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兵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與之

則賞罰混殺光海蔡之亂矣差之毫釐以千里此類是

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

賊役平均數年間流吐蕃入寇詔渾城駱元光屯咸

陽○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

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所期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

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

罪其折衝甚高者罪及刺史仁為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

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為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

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

戊卒使以所齎繒帛高宗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

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

顧不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

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焉使府兵之法

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

能復也 **集覽** 十六衛唐志入衛曰金吾曰左右衛曰

衛也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

將軍自左右至領軍掌官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

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也詳見杜牧原十六衛

唐置州見玄宗開元十年飛河二州名兆音治唐西羌地

城郡後茶置河州 **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

使李澄卒其子克寧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綏視事增

兵城門劉玄佐出帥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

玄佐即治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改軍資夜出軍士割

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

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歸其兵於城中耽時引百騎

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備於

納服不取聞之 **集覽** 墨綏注見齊武 **京城戒嚴** 吐蕃

皆京師下已理裝具擢人情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

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 **集覽** 好時注見漢光武 **李晟遣**

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集覽** 建武二十五年

京城戒嚴 吐蕃

李晟遣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

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獲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搗我經宿而

道兵拔吐蕃摧沙堡

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

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畜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

崩

考異

十一月皇后崩按崩葬例皇后曰吐蕃陷鹽

州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

於道曰擄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待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亦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以其熱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混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混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混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混曰弟何早入朝玄佐曰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官道母悲泣不自勝乃遺玄佐錢二十萬婚備行裝混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隨鐵轉運等使

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

夏銀麟州崔造罷李晟入朝

李晟之婿也晟

懼成疾不朝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混之功以混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樞禮重之過於咳或怒遂附於混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

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混素與晟善

上命混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不足責矣西平於

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
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讒間如
初議之為正豈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

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時賢中矣
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西戌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仙奇

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遣人召所遣
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
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救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
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陰矣泌給其食陰遣將
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
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淵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
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死者四之一楚擊斬之潰兵
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超帥眾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
得至蔡者纒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
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嚴斬其少誠以少悉斬之以聞
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川
瀟令鄭回通經術閣羅鳳愛

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
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
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威徵兵助防雲南苦之
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
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相繼吐蕃之黨分其勢
人命皋先作邊將書
以論之微觀其趣
鳳雲南王名鶴州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而瀘縣名屬鶴州
瀘水一名苦水出旌牛傲外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多死唯
五月上旬渡之無害諸葛
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
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愛
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敗之
平章事而韓混性苛暴方為上
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
色讓之曰先相公以官羣吏救過不
贖渾雖為洗所引薦正
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
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混
混為之少
霧威嚴

右庶子崔澣使吐蕃

澣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入常
有故人在子謂之澣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

韓滉卒

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入常
有故人在子謂之澣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月遣

劉滋罷以柳渾同

張延賞

與齊映

賤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

與齊映

賤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

與齊映

竟帝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出入者以白志貞為浙西

觀察使

不許觀覽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

乞骸骨集覽人而謂之檢也利口也書立政篇蔡氏傳曰小

有隙病今既損其間猶廖也疏云病重時病恒在身無少間

空隙云間又見韻會山韻三月以李晟為太尉初吐

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運不

使又聞李晟破推沙堡渾城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

之請於朝李晟曰許我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

震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

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況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

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和親

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

决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和親

當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晟度日

將相者事非勲德所宜也晟傲容司馬失言矣晟任兼

在朝廷知朝廷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五月以渾瑊為合盟使

來耳公欲修好固所願也然瑊恃中倍厚聞於異或請必

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

結贊請盟于士梨樹或言士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

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

成之至是交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

皆憤怒解體不閏月省州縣官

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曹王阜為山南東道節

常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以曹王阜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

阜為節度使以襄節復

蕃劫盟

戒以嚴備我推誠待虜勿為猜疑

乃召戒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

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情所以論奏

日定矣晨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

取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蒲原韓遊瓌也
洛口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蒲原距盟所且七十里有
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
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
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
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
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賊等皆
知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聲大譟而及馬口虜縱兵
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將卒
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
日結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我狄豺狼也非盟
可結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我狄豺狼也非盟
渾書生不知邊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
壤表言虜劫盟者兵臨此鎮上大臣諫而止李晟大書
竹或言虜劫盟者兵臨此鎮上大臣諫而止李晟大書
齋詔遺尚結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尚結贊
黃不納而還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古三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謂曰胡以馬爲命言
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信是時侍中度河掩之

全軍覆沒矣今蒙待中由是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
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能其副元帥節度使以
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流涕曰人君於其下不當
疑而疑之社稷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於李
耶之謔計戎狄之類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
倒見善不報明故也延賞以私憾賊國珍民刑孰大其
焉德宗曾不致詰使延賞以私憾賊國珍民刑孰大其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
死歸下注見高宗總章二年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
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
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今日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
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少
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乎上曰何不
可必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
之者陛下願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
臣以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下誠不以臣才使待罪宰相
起泣謝上因高而自疑則天下不軍旅糧儲事卿王之吏
延賞刑法委譚泌曰陛下今下不臣才使待罪宰相
之職宰相矣上事譚泌曰陛下今下不臣才使待罪宰相
同非宰相矣上事譚泌曰陛下今下不臣才使待罪宰相
職者惟任其一相矣上事譚泌曰陛下今下不臣才使待罪相
職者惟任其一相矣上事譚泌曰陛下今下不臣才使待罪相

集覽

泌初

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已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治亂民
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
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
漢置一人存交修之意焉唐自武后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
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數宰相為
要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之法關盛衰必欲細參而
從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
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旁
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考慎其人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其相箋云慎誠也
良為河東節度使
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
禮然其門之任殊不與門之
不肯忘事燧之勢分我門之
任謂河東為國家之北門也
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
更增可乎且置吏以爲人也
不得增乎且置吏以爲人也
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數正官之分一特聽使計曰得

以李自

復所省州縣官

資然後俾加兩選同類正負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
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郭瞻令狐建等恐有姦人皆以爲禁衛將軍
馬以昇私出入郤國大長官主第密以白上使李
賞知昇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向以
之具乃太子之二人母也故欲以此陷之且上笑曰是也
因請罷昇衛
以遠嫌從之
城是所封國今單州城中竹仲反部
王子所封國今單州城中竹仲反部

以韓潭為夏綏

銀節度使
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
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夏州
元友直為諸道向勳兩統錢帛使

元友直為諸道向勳兩統錢帛使

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諸州縣聚斂益繁於法應留使
違法外悉輸京師上喜曰海內長然立法太寬恐所
敵有淪沒者深之上喜曰海內長然立法太寬恐所

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東急則
皆入於姦吏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
矣上曰善乃以夜直少而運其寶財不劫句稽也勘檢校也
率留州徵銀也擢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雒酒酷於法應留
使留州應平聲當也留使留州此唐舊法當然也注見應
宗送使留州三年分上品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
君阻絕皆命停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
從來宰相之過豈有給外國使千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
今給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
位給俸禄人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容死乎於漢武
無一願壯者必皆分隸神策軍可終身容死乎於漢武
兩軍願壯者必皆分隸神策軍可終身容死乎於漢武
百匹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一萬八千計歲食粟二
曹饑亂經費不成就使百五十為錢一萬八千計歲食粟二
也上曰然則不減百姓糧食皆足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
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
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備旬日則成上曰朕聞其言
必曰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馬糞糶盡牛無所加用請發

戊卒屯田京西

集覽

募

左藏惡命繒染為絲纈因党頭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大
萬餘頭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戊卒耕
為田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戊卒獲利
遷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所減多矣且
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戊卒五年而代
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
所開田為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遇數畝則
戊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
富國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臣能不用
中國之兵使此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
矣麥禾有秋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
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
不肯言既而戊卒應募皆河湟地
張延賞卒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第言則重位可久矣
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
雅溫藉而渾質直無威儀
持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言積美積之謂細與醞蘊通漢書薛廣德溫雅有醞藉注
風采溫粹如醞蘊有薦藉也又第五倫少蘊藉注蘊藉猶

八月朔日食

柳渾頭為左散騎常侍

張延賞與

言度量 幽都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寬博也 幽都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 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太子淫亂且懼請與妃離上 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上 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女溫仁必曰陛下 有於姪舒王雖欲廢之而立姪且長立孝女溫仁必曰 有於姪舒王雖欲廢之而立姪且長立孝女溫仁必曰 下不愛家族乎曲對曰臣惟愛家族之必力勿復望其 相不臣力使臣以此疑為嗣臣未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 殺臣子使臣疑未如此為嗣臣未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臣惟愛家族之必力勿復望其 古父子相疑未有如此奈何對曰臣惟愛家族之必力勿復望其 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為此事審圖之自 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耳必曰臣昔為此事審圖之自 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 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 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得終天年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人鞠之得終天年 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 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 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奇王而立皇 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繼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若

太子英兄弟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未 且太子英兄弟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未 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類陛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可信况但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 天子歸以四海為家臣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 所本歸於臣況坐視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 卿子慈孝如明初矣然陛下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 父子慈孝如明初矣然陛下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 必歸帝子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救 欲先自仰藥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救 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無此慮願太子起必曰若必救 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開延英殿獨召必曰若 軍國及朕家事不可復用願乞骸骨矣太子開延英殿獨召 善慶父初子兒弟之問故能以天子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 莫非家事初子兒弟之問故能以天子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 獸益涉反讓禍曰厭求福曰禱寢寧之事建寧王肅宗 名倓太子之名後廢之賜酒馮人書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 名倓太子之名後廢之賜酒馮人書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 名倓太子之名後廢之賜酒馮人書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 名倓太子之名後廢之賜酒馮人書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

集覽

辭后以忌帝免為庶人後追諡愍懷哀甲如太子瑛妻甲
大甲於衣之內也玄宗之太子名瑛妻甲為累妻甲
累地辱也九月吐蕃寇隴州吐蕃帥羌渾之眾寇
城震恐勇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回紇求和親許之
去未幾復至隴州兵擊却之

回紇求和親許之

李必言於上曰臣願陛下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願
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願
此則吐蕃自困馬亦北和回紇矣上曰通雲南西給大食天竺如
之計則不可蕃自困馬亦北和回紇矣上曰通雲南西給大食天竺如
之必曰善少華等乃於陛下何後復入為死朕豈能忘
復論之今可善少華等乃於陛下何後復入為死朕豈能忘
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
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
慮以萬乘元子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使被
掠長安先帝觀奔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

數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
多矣若留陛下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曰然則先
他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曰然則先
曰朕素怒回紇臣今聞回紇言自覺少理向來宰相吐蕃
回紇河隴復京城今可汗又入京城使復先帝蒙塵於幸國
災陷河隴復京城今可汗又入京城使復先帝蒙塵於幸國
之代必得無復之讎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
乃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馬不遇對曰臣無得攜中國
北荒旁讐吐蕃足延命上曰大喜謂泌曰回紇上從之既
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泌曰回紇上從之既
笙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泌曰回紇上從之既
蕃賦役未嘗一日不與復蕃為臣也故知其可招也遂遣
其使皆歸許中國代不與復蕃為臣也故知其可招也遂遣
以公主妻之

印右解以監各依左右前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
漸人以飛字印左頰解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方官馬
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吐蕃陷連雲堡持西
傳逆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
外皆為片候連云既陷西門不開門
冬

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李軟奴等作亂

伏誅妖僧李軟奴結殿前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休曰

餘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亦不新羅誘致中外有家人千

一若所引必多聞人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

及連子也仁祗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

無者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中吐蕃必不返韓遊瓌別上盛陳築豐城可以

制得軍遊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賞

粟麥樂上畷於新歲頗給何為不樂對曰百姓樂乎對曰不

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講求者殆過於稅又云
羅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於云所羅粟麥納於道次今
神策軍遊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賞
朝得軍遊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賞
粟麥樂上畷於新歲頗給何為不樂對曰百姓樂乎對曰不
羅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於云所羅粟麥納於道次今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

隴右節度使二月以請道

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獻共直錢五十萬

所須錢帛二十萬至使奸吏因緣剝上從之

乃教諸第勿令宰相知之

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

宗之欲而豐其私財則欲滋矣則不稱欲能無求乎

兵部... 詔... 起... 廟... 贈... 兵部... 詔... 起... 廟... 贈... 兵部... 詔... 起... 廟... 贈...

神武... 雲南... 遣... 使... 入... 見... 吐蕃... 寇... 涇... 邠... 寧... 慶... 神武... 雲南... 遣... 使... 入... 見... 吐蕃... 寇... 涇... 邠... 寧... 慶...

鄭州... 得... 先... 是... 吐蕃... 常... 以... 秋... 冬... 入... 寇... 及... 春... 多... 病... 疫... 而... 退... 至... 是... 鄭州... 得... 先... 是... 吐蕃... 常... 以... 秋... 冬... 入... 寇... 及... 春... 多... 病... 疫... 而... 退... 至... 是...

張獻甫... 為... 邠... 寧... 節... 度... 使... 張獻甫... 為... 邠... 寧... 節... 度... 使... 張獻甫... 為... 邠... 寧... 節... 度... 使...

秋七月... 以... 秋七月... 以... 秋七月... 以... 秋七月... 以... 秋七月... 以... 秋七月... 以...

能... 句... 檢... 諸... 道... 統... 外... 物... 能... 句... 檢... 諸... 道... 統... 外... 物... 能... 句... 檢... 諸... 道... 統... 外... 物...

冬十月... 回... 紇... 來... 迎... 公... 主... 仍... 請... 改... 號... 回... 鶻... 冬十月... 回... 紇... 來... 迎... 公... 主... 仍... 請... 改... 號... 回... 鶻...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擊... 破... 之...

鶻... 長... 壽... 天... 親... 可... 汗... 以... 咸... 安... 公... 主... 歸... 之... 鶻... 長... 壽... 天... 親... 可... 汗... 以... 咸... 安... 公... 主... 歸... 之...

封... 為... 徐... 泗... 濠... 節... 度... 使... 封... 為... 徐... 泗... 濠... 節... 度... 使... 封... 為... 徐... 泗... 濠... 節... 度... 使...

鄰... 於... 李... 納... 若... 納... 一... 旦... 復... 官... 異... 國... 竊... 據... 徐... 州... 則... 失... 江... 淮... 矣... 鄰... 於... 李... 納... 若... 納... 一... 旦... 復... 官... 異... 國... 竊... 據... 徐... 州... 則... 失... 江... 淮... 矣...

通... 江... 淮... 安... 矣... 上... 從... 之... 建... 封... 為... 政... 寬... 厚... 而... 橫... 海... 節... 度... 使... 程... 通... 江... 淮... 安... 矣... 上... 從... 之... 建... 封... 為... 政... 寬... 厚... 而... 橫... 海... 節... 度... 使... 程...

有... 網... 紀... 不... 賁... 人... 以... 法... 其... 下... 畏... 而... 橫... 海... 節... 度... 使... 程... 有... 網... 紀... 不... 賁... 人... 以... 法... 其... 下... 畏... 而... 橫... 海... 節... 度... 使... 程...

日華卒 子懷直自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

引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言曰三十

案今景州東光縣有弓高店疑即此

平章事 李必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

以爲姦邪也 疆介人言把姦邪朕殊不覺必曰此乃私隙殺

楊尖齋頭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窟逐

之亂朕意以朕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興上曰楊炎以建中

他人皆可以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君相所致也必曰天命

商之則禮樂政刑皆無所不備矣約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

異於彼朕言當御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

之服不能不從此朕無所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

聖靈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

道也窮理也聖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
命也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命可以言命故知
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天之無所為非
天之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
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恤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夫
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射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
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
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命宜其德之不
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後以奏度支事唯刻無學術多權數每
奏事諸相出參獨君後以奏度支事唯刻無學術多權數每
親黨置要地使參獨君後以奏度支事唯刻無學術多權數每
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
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皆固執居陸贄之先
全賢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若德政猶前日耳其言
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為一無所謀議於君前為不足
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三月書侍郎同平章事鄴
其循默充位之咎耳必有謀略而好談神冬十月韋臯遣

矣李泌卒 仙誕誕故為州所輕

將擊吐番復舊州○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

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吐蕃寇北庭回鶻

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

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

加斯將律覽沙陀注見高宗

兵救之律覽永徽三年朱邪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

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

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錄

俯樓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

至皆拜景略於集覽梅錄即達此特

庭威各聞塞外集覽勤梅錄將軍

開成四年彭信可汗書試則吐蕃陷安西

此當書回鶻試忠貞可汗

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

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

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答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等軍有衛從之勞皆

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

軍時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答一人

夕張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各軍籍則府縣不能

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罪本軍大

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答辱

庚午

六年

冬

十月

回鶻

忠貞

可汗

為其

下所

殺

忠貞

可汗

為其

下所

殺

忠貞

可汗

為其

下所

殺

忠貞

可汗

辛未

七年

春

二月

遣使

立回

鶻奉

誠可

汗

詔六

軍

與百

姓訟

者府

縣毋

甲子

八年

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子昇雲為留後○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

解內職

寶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必相後不復諫

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贄贄何如人也

曰其孟子所謂有裨綴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乃天集覽長源李必字天民莊子庚桑楚篇有恒者人舍

人也言非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之九月遣使來

獻俘○以吳湊為陝西觀察使

福建觀觀察使吳湊

是始惡參以湊為陝西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輝之其母鍾寶

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

死報之故云佐始終不失臣節及卒將佐隨之稱疾請代
上遣使問以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俊
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
儀仗暖不許又令留器用俟新使將士怒擁玄佐之子
寧為留後劫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竇參

劉邦夏四月賜諡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

柳州別駕竇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漢子

上類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

文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陸贄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

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

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鄉貢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

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

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林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

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備並列於選曹其後薛

致也今臣所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

考其行能未問問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類聖聰遠之

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詔

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

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審多士

須長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

為其僚物議悠悠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不

易於此夫求才責廣考課貴精在者則夫僚佐務得人

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常代謂知人之明

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天舉用之法鮮傷易而得人之明

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不

言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沉寤宰相乎命而與俱上欲

見漢玉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以趙

恐傷聖鑿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故得行其說
好伎而悅斯多疑而與誕裝廷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
借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
將利不可竭隱論之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
而贊猶隱忍以矣集覽傳曰陰日進陰始生於下漸長而盛
君位再失之矣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下漸長而盛
則陽衰矣始不利有收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
道將剥易剥不利有收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
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時衆小人
剝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道以免小人
害之諸道天下四十餘州大水萬餘人八月遣使宣撫
諸道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
悅意則後使巡撫所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且今遣使使巡撫所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之則乎上曰准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秦晉離敵穆公猶救
其饑而泥帝王懷柔萬并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
負人無我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
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
知命之大事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韋臯攻吐

蕃維州獲其大將 ○九月減江漕運米令京兆

邊鎮和糴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諸置失當畜斂
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
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
吐蕃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彼之兵有足者
彼之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
部以省運折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
法以爲糴制不加倍之價以勸農比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
司競爲糴制不加倍之價以勸農比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
人以爲糴制不加倍之價以勸農比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
振爲指因舍私計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糴
所謂糴者非宜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東方實則百十不
計費糴之言習聞者也舊制萬有餘考其東方實則百十不
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以爲國米至有斗錢
足而財有餘則地語互有長短將制以爲國米至有斗錢
食而關輔貨泉則地語互有長短將制以爲國米至有斗錢
加運彼所益加價以糴而無錢江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貴
而運米直百五十錢耗其九而存其漕運米百一十萬斛至
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漕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

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價
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
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
京師其江淮所停八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錢八錢於
水災州縣糶之救貧以二計得錢六十四萬糶米以補渭橋
十萬糶斗用百錢以糶餘十萬糶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
之關數斗用百錢以糶餘十萬糶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
使糶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糶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
價其江淮米錢就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充
以輸上郡償先貸戶部錢行其策邊備細也
漢貨殖傳宛孔氏其盈得愈於織書注織細也
言所獲盈餘多於細者也
言貨流布民間關輔注見代宗大曆六年委積注見宋主
二年徽
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
駕姜公輔久不遷官請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
輔不致出贊語以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
胡氏曰公輔之眷於遷秩陞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變
道則富貴能浮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知
蓋莫能自免也

集覽

竇相謂竇參也贄晉灼曰慢古悚
字心戰懼也贄之涉反失氣言也

十一月

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

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西曆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

之請也湯又奏稅錢別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
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竊人銷錢為銅器
以末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胡氏曰天
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
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聽商稅滂王涯豈足效
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
哉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

○

城隍州

初盧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郭吐蕃常阻絕靈武

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為驪州司馬尋賜死

○

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參驪州司馬尋賜死

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穢天下共知至
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該動不細乃更取參
驪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費曰非有自從法有重輕參既
蒙宥親黨亦應未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須結正然後收籍
反逆者盡沒其財賊汚者止斂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
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
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在此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怨於參非
以德報怨也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用刑賞
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各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
安得為平施也
直乎集覽字下注減也引唐書宋璟傳未宥輕繫稱物
平施稱天謚反施始政反漢律陸志權者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伊川傳曰稱物
之多寡以均其施
與使得其平也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

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論陸贄曰自今要
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當行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大
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官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大
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事不稱職外官又卿清慎大
贄上奏曰昨臣所奏事稱得聞陛下至勞神委曲防護

晉罷○雲南王異卒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蓋
相猜韋臯復遣

韋臯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董

董

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太
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求同一家至是異卒尋遣使詣臯上
表請棄吐蕃歸唐臯遣其使者詎長安上賜異卒尋詔令
臯遣使慰撫之胡氏曰鄴侯忌軒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
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生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
為邊慮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

集覽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齊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
衆議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之謂是諧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
或云成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畢其有妨須為隱忍或云
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罪
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
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
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
反可通行助道一開張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
可欲何能自塞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
至是臯反疑贊耕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爽無私之德喪亡也無私之德注見代宗廣德元年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傷不吝之明傷損也書仲德之誥改過不
吝注成湯有過則改無所吝惜

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集覽郡侯李

不拒不來不疆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集覽郡侯李

郊圻固封守音始堯反備也謂天子千里曰圻圻與畿通封

固封疆之守備耳書畢命篇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東四

海蔡氏傳曰申者申明之也慎者戒嚴之也封域障塞咸

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秋七月詔宰

相迭乘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

故事宰相迭乘筆旬日一易之**置欠負耗贖染練庫**戶部

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置欠負耗贖染練庫**待郎

裴延壽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負錢三百

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

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而龍之京

置別庫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緡成陽有陂澤數百頃

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樞德與奏口

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照官市物再

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着以乘並不遣信臣覆視其本

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於朝市豈肯爲朋黨邪上不從

集覽有三醜一曰流言謂醜害正直者流言以謗毀之也左

年昭二十八月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

卒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嘗之問與七年

國可勝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

數哉考異西平忠武王李晟冬十一月宣武軍亂逐

其節度使劉士寧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

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救微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

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涼

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

不窺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贊復奏曰萬榮御蹀殊異純良

得志驕盈不憚則敗况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

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

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

寧息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從其大情必

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准不討而君位危爲國

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爲國

安也唐之人士褒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

雲南擊吐

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請雲南佐時

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

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去其恐懼失色鼓歌受詔佐時因勸異

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

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

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

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集覽帝元光五年漢武二月以

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集覽帝元光五年漢武二月以

劉雍為秦州刺史初劉評卒劉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

雍為瀛州刺史許他日代已命召濟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雍

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雍破之濟遂將所部

南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

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析不設音樂士卒病者雍親視之

死者集覽雍於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辟靈正為

哭之集覽雍於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辟靈正為

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夏六月昭義節

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盈珍夏六月昭義節

度使李抱真卒李抱真卒其子緘緘不發喪許為抱

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忠貞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忠貞

齊詔請雲南佐時

衣袴列服而入佐時

不得已夜迎之

因勸異

牟尋

皆從之

與牟尋

遣五千人

前行自將

數萬人

踵其後

襲擊吐蕃

大破之

取十六城

虜其五王

集覽帝元光五年

漢武二月以

降其衆十餘萬

遣使獻捷

劉雍為秦州刺史

齊詔請雲南佐時

衣袴列服而入佐時

不得已夜迎之

因勸異

牟尋

皆從之

與牟尋

遣五千人

前行自將

數萬人

踵其後

襲擊吐蕃

大破之

取十六城

虜其五王

集覽帝元光五年

漢武二月以

降其衆十餘萬

遣使獻捷

劉雍為秦州刺史

齊詔請雲南佐時

衣袴列服而入佐時

不得已夜迎之

因勸異

牟尋

皆從之

與牟尋

遣五千人

前行自將

數萬人

踵其後

襲擊吐蕃

大破之

取十六城

虜其五王

集覽帝元光五年

漢武二月以

降其衆十餘萬

遣使獻捷

劉雍為秦州刺史

也氣聚則盜散則消勢且四則威無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相
為三使其餘鎮軍數矣理戒之要在於練優劣之科以
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戒之要在於練優劣之科以
為衣食等級之制使終年勤苦而常息心今窮邊長鎮之
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須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肆
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數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入寡不敗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不肯出師月方報守者以兵寡不敗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
失於適制矣漢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
卒願留則家自力農又擇文田官為收羅寇至則衣糧募
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田官為收羅寇至則衣糧募
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農者擇文田官為收羅寇至則衣糧募
費用豐財定衣糧等者擇文田官為收羅寇至則衣糧募
上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以和眾弘委任之盜宣其
恭已而成功多疑之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勞心而
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
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費又所以郊赦已近半而窳者尚未
主自敗其師也○贊又所以郊赦已近半而窳者尚未
以誠有青怒而無猜嫌有德而無怨忘斥遠以儆其不

人知復怨以勉其自新何憂乎亂常何患乎無辜哉
便謂姦兒恒更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茲
者終不性情好以不委任之窮則思變合複念者無由自
以終身不復收好以不委任之窮則思變合複念者無由自
克勵庸黜退以辭盡進者警以意選士如無滯礙下無蓄
曰明王不以驗所行進人退不棄以意選士如無滯礙下無蓄
悅言繩墨而驗所行進人退不棄以意選士如無滯礙下無蓄
由捨繩墨而驗所行進人退不棄以意選士如無滯礙下無蓄
能無謬又曰中意裁曲在棄以意選士如無滯礙下無蓄
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得宜付授當器
而巳以一言稱愜為能而無核實以明鑒得宜付授當器
不考忠邪稱愜為能而無核實以明鑒得宜付授當器
過當不怨其稱愜為能而無核實以明鑒得宜付授當器
分矣上聽其所不能則任職司之無成君臣之隙無定
人之弊曰舊制租庸法天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論無定
宜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曠莫容其論無定
所生必因取力故先王制賦入必多者以夫為定數夫財之
不增流其稅不取力故先王制賦入必多者以夫為定數夫財之

獨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吾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皆不務相懸所遣使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中稍行均減以錢貨者官之所為也錢是以前朝若令租出穀庸出綸調出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增一業非所徵遂或增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增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初納兩稅年給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勸會諸州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長人為布帛之數其推忠怨之情適此者既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速逃為理化捨彼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等差人十分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為考課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毀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復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辭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

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體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穀帛出而與其所無則民之所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則民不耕無則民之所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則民穀帛輕則民之所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則民必使民於下至於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寺延今缺食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固待聖君乃出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寶大府少卿幸少華抗表論慶之疑上亦頗知其妄而費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費於上趙憬密以贊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益為信上由是信延齡而直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涼

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惺實為之助惺
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惺其為誅首與
楚國債亡國也記射義篇貫軍之將亡國也債又通作
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貫軍之將亡國也債又通作
債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貫軍之將亡國也債又通作
篇注傷夷軍之將也注左傳音奮覆也供億注見太宗
年傷夷軍之將也注左傳音奮覆也供億注見太宗
也風也月令與森通暴兩注反爾雅扶搖風謂之森郭璞
宣帝夫建七年乘駟方叔召風為森注見晉書帝建元
邵版圖案周禮版圖注以版為之今時猶戶籍謂之版
不勤作也此音漢書也新收而有復後芳日以反除也
新至而除免賦役細責注見漢文帝十四年以法繩之兼
井之家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秤抽空秤直呂反
機之持緯者袖音逐機之受經者空盡也詩
大東篇注言賦斂重絲麻皆盡秤抽不作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
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
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
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錫皆為諸州長史初

陽城自願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
城以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莫能寬其際皆以為虛
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
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
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守延齡黃門上疏
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齡黃門上疏
延齡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
宰相論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編拜城等萬福武人年
八十餘自此名垂天下必太平矣遂編拜城等萬福武人年
相當取白麻論之使繁於庭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
一過惡欲密論之使繁於庭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
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論者或議城
所憾而為者也遇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
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後世猶責之
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
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至以其
則其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
之義者也絲綸之見功寡矣故君子之積毫釐不伐至用
使上必欲相延齡之言非可壞之君物天子之廷未可知
如城所為山人願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謹論一發正氣凜

然陸免於... 其去之... 茅守延... 王拜相... 故事制... 故事制... 麻言白... 注言白... 如言白... 奏請以... 印從之... 說以李... 不從李... 踰城墜... 回鶻奉... 時典兵... 冊立之... 五月以李詭為河東留後...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

業

坐言裴延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

卒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微數日不歸懷直從父 考 書 證

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

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

官 其欲以悅 德 檢校官檢校其官與兼其官守其官判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制所置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 運 無 才 能

節度使田緒卒

後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論於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

為護軍中尉 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

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網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
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
德正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
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焚之謂細曰宰相天下不能違拒中
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細曰宰相天下不能違拒中
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有所蔽亦有
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
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
竇霍而借白麻各大臣之不相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
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安知德
宗之一終蔽哉陸贄李必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
尚書視上聲比也謂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劉
統軍資格比尚書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
天窘乏故還官用度羨餘其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
或販鬻疏粟往自入所進其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
進韋舉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
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刺史嚴綬掌留務蜀府
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裴氏曰古
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元不知其貪以
懼而後懲其心故能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
取亡而惟貨其心故能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
心謬疾亦甚矣哉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

節度使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薦
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
沐何人遂殺大將數人幸與侯節惟恭執事不遣人迎董晉
止之武節度使從十餘人赴鎮恭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
為宣武節度使從十餘人赴鎮恭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
受詔即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
及謀以軍改初劉玄佐曾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
委以軍改初劉玄佐曾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
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無下
扶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詔惟恭送京師
官賜錢惟恭去聲唐封常清傳奏謙從三十餘人注
欠兼也從去聲唐封常清傳奏謙從三十餘人注
廉侍從也漢時謂隨使出疆為少從亦曰廉從

朔日食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

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

卒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使常自辭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

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其聲趨前拜之曰恭豐州李

趙憬

八月

集覽

集覽

初上

竇文場使去之會傳回鵲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釋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

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四貪內供二貪號為臺

端他人稱之曰端公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

冬十

月以崔揜趙宗儒同平章事

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

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感人也深是以詳有

好賢如好

佞者也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

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

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培克執誼以

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

所親狎往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

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成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之躁注不

安靜也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

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郭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

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

元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

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

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

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如城朝晟軍遂至馬嶺吐蕃始出追

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焉

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

度使

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綱自此始矣遂潛吐蕃

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賤有死者

贊著乞立贊死

煎立之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

左衛軍尚公主

張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

裕遺時又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

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

曰昏姻喪紀無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

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言娶婦

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

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

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

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墨衰以從金革之事墨

者慶弔請謁寒不著袍

行慶弔請謁寒不著袍

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

嚴注晉文公未葬故襄

傳宣元年古者臣有大

弁冕服金華之君使大

服事既而致仕孔子蓋

也孔子善閔子騫之服

親之思也又金華之事

年委巷之家記檀弓上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為考異字起復張茂宗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也為考異字起復張茂

萬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

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

於人羣曰君令臣行維

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

之令乎少誠處為罷役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十二月以宦者為官市使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朔置神策統軍

萬五律覽人稟賜粟力錦

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反吳少誠叛侵壽州

陽城為道州刺史

判官大驚馳謁之

判官大驚馳謁之

之判官載妻子行十道逸去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

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

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以李錡為浙

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以李錡為浙

列無所忌奉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列無所忌奉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

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

不後與幕僚李錡守約等皆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不後與幕僚李錡守約等皆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

直言故使李錡廷殺諫者非錡殺吉者也直言故使李錡廷殺諫者非錡殺吉者也

見陳宣帝太三月吳少誠寇唐州吳少誠遣兵掠臨穎流遣大將見陳宣帝太三月吳少誠寇唐州吳少誠遣兵掠臨穎流遣大將

官流為陳許節度使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賊沒少官流為陳許節度使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賊沒少

義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蓋城出擊破義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蓋城出擊破

下人給二鐵伏兵要巷見集覽下人給二鐵伏兵要巷見集覽

音始以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音始以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

以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以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

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

而卒無一人敢謹呼於城郭者詔削奪吳少誠官而卒無一人敢謹呼於城郭者詔削奪吳少誠官

爵令諸道進兵討之集覽爵令諸道進兵討之集覽

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集覽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集覽

於東是始議置招討使集覽於東是始議置招討使集覽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瑊性謙謹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瑊性謙謹

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將

輒私喜曰上不愧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職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愧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職每奏事不過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全義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全義

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夏四月姚南

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軍

又遣小吏程務盈南仲之宛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

盈珍憂卿邪對曰盈珍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

盈珍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

南仲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宗之微江與宦者為一故

雖妄言必聽之疎羣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

一壺深則木不可攻疾以久則與身為一

晉文武帝時人膏肓之疾五月韓全義我與淮西兵戰

于潞南大潰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伎貨賂結宦官

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也沮洳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集

集覽傳曰沮洳地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集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音平聲乃皆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一從之詭氏曰德宗初有削

平潘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一從之詭氏曰德宗初有削

夫剛有血氣之剛不可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也志氣之剛不可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也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不可法也

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是以故至剛與大勇也其人君不可

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仁是在已矣其終法畏如此之甚也胡氏

喜怒在物故短我無與焉是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

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則下撫綏之宜

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夏四月姚南

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軍

又遣小吏程務盈南仲之宛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

盈珍憂卿邪對曰盈珍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

盈珍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

南仲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宗之微江與宦者為一故

雖妄言必聽之疎羣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

一壺深則木不可攻疾以久則與身為一

晉文武帝時人膏肓之疾五月韓全義我與淮西兵戰

于潞南大潰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伎貨賂結宦官

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也沮洳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集

集覽傳曰沮洳地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集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音平聲乃皆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一從之詭氏曰德宗初有削

平潘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一從之詭氏曰德宗初有削

夫剛有血氣之剛不可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也志氣之剛不可動也健志氣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

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也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不可法也

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是以故至剛與大勇也其人君不可

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仁是在已矣其終法畏如此之甚也胡氏

喜怒在物故短我無與焉是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

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則下撫綏之宜

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

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

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初建封子信令知軍府事殺留後

及大將軍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慰使鄴至召

將士宣慰旨諭以禍福求州刺史陽履免呂渭奏發履

賈賈三司鞠之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

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

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集禮謂周禮也齒路馬有誅

六年禮文也注見漢文帝馬考異宋州刺史陽履以張信

為徐州團練使張信表求免節制節制使使討之前鋒

齊治而敗佑不武進朝廷不得已除信團練使使討之前鋒

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信為節度使使使討之前鋒

所以為信也軍曰武寧以信為節度使使使討之前鋒

案石林燕語曰國朝節度使所長八尺以旄牛犀為其節

李藩為祕書郎

李藩為祕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藩州刺史杜

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退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

錯愕徑歸召是兼誣奏藩藩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

之佐秦重藩出詔示之藩請長安望見其儀度度難

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請長安望見其儀度度難

此豈為德者邪即除祕書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

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

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九月以李元素

為義成節度使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叟曰凡就軍

相半故人心不與上以今下只自朝貶鄭餘慶為

徐州司馬餘慶多勸上從之以上為朋比張之

阿黨曰比比音剛至反以齊抗同平章事○冬十

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

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生一且為麾下所殺又當
 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
 既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之詔赦少誠韓全義遣司長安
 誠致書監軍求昭洗上禮遇甚厚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
 故入蜀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
 矣何必殺邪
 然後為功邪
 幕僚從奉記其名即
 河為河東行軍司馬

以鄭儂為河東節度使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年起辛巳唐德宗貞元十七

凡十八年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以高固為朔方節度

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曰朔

南金朝案以神策軍宜使攝行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時

李朝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此軍勢以朝案為使

命收弓力而送甲諸將皆奉詔都虞李公欲納麾下為帥南

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經夜造南金欲奉以軍中豈無他

將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以情告則不可操甲兵乃拒詔

也諸君閉門不納朝案為帥宜以情告則固固固固固固固

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請命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

報復由是置於散地同命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

集覽

成德節

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

蕃于雅州

初吐蕃寇益州又陷麟州

救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兵二萬分九道破

吐蕃于雅州

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

冬十月以

韋臯為司徒中書令賜號南康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擊敗之獲其

將

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論莽熱死

諸論

論莽熱死

三月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

齊總既以進

事得進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循又過之握為衢州刺史給

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秋七月詔

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如有陳奏請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爲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發事

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遷獻懿二

祖於德明興聖廟

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

以李實為京兆尹

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

中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

抗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

同平章事○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

貶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奏

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德防禦使李景略嘗宴茶佐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恐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恐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恐行

史為昭義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

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不得若朝廷以

不惡夫上御失其相道而犯欲得天子之神而事之哉廢置

子有疾

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哀皆

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職當視膳問安不日言外事

秋八月以盧從

秋八月以盧從

此固與聖旨中使因取詔授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

九月太

九月太

言豈有意邪疑太子收人心職當視膳問安不日言外事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寡人無以知此遂大變幸與任迪簡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

翰林學士鄭綱衛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

不得已借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網等從而和之議始
定太子知人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王官召李忠言昭容牛氏
安明日即入官奏事自惟中可疾失音王官召李忠言昭容牛氏
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疾失音王官召李忠言昭容牛氏
使決事以元子於忠言稱臣正崩太子初無知者范氏曰昔
迎之以顯於衆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與天下之觀而事之
不顯也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觀而事之
君之末有竊取諸宮中而位之也禮法也後世之君將以
以正天下者先王於其書即位也禮法也後世之君將以
也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禮法也後世之君將以
富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禮法也後世之君將以
疑以終事為諱以惟恐失之利所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
禮者德宗將沒不屬宰相是以社稷故太子際立二能正其
年而宦者猶有趙高之議次公等特以草認得至禁中遂其
謀不然幾有趙高之議次公等特以草認得至禁中遂其
為宋鑒哉胡氏曰順宗自去歲九月風唐不健今未愈長子
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謂大器德宗於是
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矣而亦云幸矣范氏曰德宗
孫春戀遲留不肯早決唐之亂亦云幸矣范氏曰德宗
享國二十有六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
二曰委任宦者三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
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夫志大才小姑息藩鎮
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則誠御物尊賢使能夫志大才小姑息藩鎮

瞻破惟思生事既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則囊
歛培刻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強而德則衰
危貧政多而民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以從來漸
矣集覽命之疾也周成王將崩命召公尹吉甫力疾坐清晚
之書命之疾也周成王將崩命召公尹吉甫力疾坐清晚
相唱李師古發兵屯曹州時告哀使木至諸道義成
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發都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忽心遺詔是反也何擊之遂發兵也曹州且告假
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弘
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應師古以益資少且聞上請備之
弘曰兵來不除道也古師古以益資少且聞上請備之
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益資少且聞上請備之
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集覽荆棘夷道窮途
實為通州長史實殘暴拊斂及聚市里塗以王任
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上寢陋吳語

叔文自許做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
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
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實為通州長史
實殘暴拊斂及聚市里塗
以王任
上寢陋吳語

否然後宣于中書草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
等采聽謀議沒沒如狂互相推獎惘然自得以為伊周
萬復不拘程式其門畫於道次惟其集覽寢陋吳語
注七禾反謂身短貌也故吳語陸機雅能吳語吳語
皆起歸思語林曰真長云承相向奇止能作吳語及
也杜甫詩賀公惟吳語注謂賀知章沒沒如狂言清狂
貌禮記及注然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不狂如狂者曰清狂
在位常清狂注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不狂如狂者曰清狂
反寬大貌下報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月進羨餘
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
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即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
者就索其直多被歐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
其弊故即位首禁之集覽五坊一鵬坊二鸛坊三鷄坊四
以供時狩犀象以王伾為翰林學士○追陸贄陽
駱駝皆養焉

城赴京師未至卒

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
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

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極
也而德宗之不放偏心也集覽量移徙也謂得罪遠
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集覽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
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

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
日夜與其黨外人竊語入莫測其所為范氏曰杜佑以舊
相不取與小入共事而以武元衡為左庶子叔文多為
為之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
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
庶子在朝又嘗謂叔文曰事固有一時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
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授實氣蓋一時公當此路傍無如公者

乎其黨有逐之章執証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疾初上
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宦官俱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
學士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
綱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淳為太

綱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淳為太

同中外皆倚以為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叔文既以范
援而邪黨震懼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
神策行營邊將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
所奪乃大怒密令泰歸歸白之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
奉天諸將無至者泰歸歸白之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
喪去位章執誣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
相繼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曰臣中
歸矣遂與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
秋七月太子監國中外共疾叔文黨與上亦惡之俱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八
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
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年賜叔文死太子即位
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
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真禾神芝皆虛美耳
復以間珍禽奇獸亦勿獻南康忠武王韋臯卒
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韋臯以結士恩厚給賜以撫士
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蜀父安其位士卒樂為

蜀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府庫既實財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
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薨畫像以為上神祀之至今
考輿南康忠武王韋臯**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節
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關為給事中朗州江漲**夏**
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別於潯陽而
黃裳自令致仕罷裴延齡所置別庫**遣使宣慰**
江淮○**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始令史官撰日**

曆從監修國史章執誣之請也胡氏曰李義府許敬宗
執誣又奏令史官撰日醫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
而潤色焉爾大夫天下有公是非為言史官聞仗後
移黑白故此數人惡至今不泯集覽**事**
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巳矣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
五年仗下而陳起草焉檢也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
制誥唐制舍人凡詔旨制敕聖書冊命皆起草杜南石
詩公含起草安不遠明旨制敕聖書冊命皆起草杜南石
光殿注起草掌綸緯也

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葬崇陵禮儀
柳宗元劉禹錫

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關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襄
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以
與則授之未嘗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
法度裁制藩鎮然後行兩河可得而黃裳啓之深以爲然
始亂於諸侯自鎮皆起盜賊其始也天子之儲者
不從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盜賊其始也天子之儲者
以法而莫敢息之服天於下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
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有不垂拱無爲而
可黃裳對曰王者承天而治宗廟下無百姓四夷何爲
勤固不可自取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
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
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
程書魏明帝自務非尚書事隋文帝患不推誠人臣無
時取魏明帝自務非尚書事隋文帝患不推誠人臣無
之胡氏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難乎上
事何所憂勤在史君在左右賢才布列矣於事苟無
聽政則公卿在史君在左右賢才布列矣於事苟無
朝矣書以訪問則監于成憲于古訓多識前言往無
萬民之突苦而無息書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慮六祭

厚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無淫逸遊畋有銘成箴
又事乃所以端拱無爲也足故勤勞者非程書侍
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石紀二以無逸之書
具一石注正儀日稱衡始皇本紀二以無逸之書
取王之法滅禮而奸邪並生文墨晝斷刑法始皇
事日將石之一而奸邪並生文墨晝斷刑法始皇
斤爲程石之一而奸邪並生文墨晝斷刑法始皇
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焉曰此書門
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焉曰此書門
至書之未暇大史書之侍衛者傳發在左右禮云動
史書之未暇大史書之侍衛者傳發在左右禮云動
案春秋時置左右史時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於
昧旦未明時置左右史時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於
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已將軍李演
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阿跌光進及第光顏將兵赴之河東嚴綏表請討之
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李氏
曲步落稽姓阿於何反跌徒結反河後賜姓李氏
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河東天德軍討夏四月以高宗文為東川節度副

使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策試制

舉之士於元積獨孤郁白居易蕭悅沈傳師出焉胡

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

必深窮所難知務求博治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

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先獻所業召至

偉之才不困於黜揚洩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則用矣

所棄斥者有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請解鹽鐵

類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又一年加一使一使一使一使

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元積獨孤郁蕭儉為拾遺

使李上瀟以字運過之又一年加一使一使一使一使

君庶天右疏使為類晏所選[覽]偉必細多舉使斬河

初聽下意聽下意聽下意聽下意聽下意聽下意聽下意

謹小必有人亦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

人即合以孫伏如以十步之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樂行其道

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厚賞之故無

以欲戰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云之禍大故也陛下踐

不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官猶且正

奏事禁非時真獻等上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成早擇修

戎士論其時他僚屬尤為冗散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

以匹士愛其子願嘉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

納其言命乎上願嘉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

封事唐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延英生謂之對

書漢儀密奏封其一日副領尚書若先發副封摺事

保身易申掛括囊無咎不然而則有害也

警矣十步之事皆可欺十步至近也言至近處事且為所蔽況天下四方之遠乎司馬法曰六尺為步百官文宗時救自今事遇入閣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樹下立待宰相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事左右史符次對官奏事訖同出宣宗時救待制官與刑法官次對以任文為憲王任與王叔文並以技術得幸東宮幾亂天下今可以此戒為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太后為皇太后○六月

高宗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秋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葬豐陵○八月平盧節

度使李師古卒

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諫斥在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不知稼穡之艱況師道

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不知稼穡之艱況師道情誰肯薄骨肉而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好畫及情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人願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人願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審圖之師古楚二人逆師道奉以爲帥父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中官吏行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服分之上以劉關未平以師

道為留後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明黃裳之良計也他日計之勞費爲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奢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平者事也貧窶且貧文公傳曰窶者貧不夫也而貧窶且貧文公傳曰窶者貧爲管蓋爲首狀類胡始而甚小有九窮所法者商音耳其聲悲栗今鼓吹樂坊以爲頭管中官吏中請也請置官使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

劉光琦相結杜佑鄭密

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力照遠無虛日中書舍人李言甫言其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相曰書四門搜括盡得姦狀賜樞密之名獨見於此然則憲宗之命也熈其後至於宰執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彊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使監察宰相職業紊矣其必欲稽古建官以和邦也禁歸之太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注見宋武帝高宗文克成都擒劉關送京師斬之永初三年高宗文克成都擒劉關送京師斬之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之衆於鹿頭關將欲深入城降崇文遂長驅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關奔不驚秋毫無犯檻關送京師斬其大將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關送京師斬其大將

耶此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導章南康故事從容拒為一
免章平初知邛州崔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
曰君必為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選將無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選將無
以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選將無
劉濬黃裳使謂之曰若無以當以略皆懸合故事宜崇文
及蜀平宰相入賀上曰黃裳曰卿之功也關至長安并族
黨悉平宰相入賀上曰黃裳曰卿之功也關至長安并族
此張鹿頭於此造關因各馬隘關以檻車載劉關也
昔張鹿頭於此造關因各馬隘關以檻車載劉關也
指披戶事務也易為謙注指擄皆謙不違則也
京師斬之斬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亦當有不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
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為之謀皆非
也伊尹之置器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情然也乃
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草廬中之不求聞達及感玄
德在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有人心無二用
宗嗣李渤於此尚蓋然益子伊尹未嘗有莘之野湯使人

集覽
注見山中

以幣聘之置器然曰我何以聘為哉注置器自得之志
無欲之貌玄德在駕玄德漢先主字也徐庶曰諸葛孔明
龍也不可為致宜在駕之義李勣論之猶未詳明景行豈
亦不能法伊尹孔明而行也詩車牽論之猶未詳明景行豈
大道也景行則可行也表記引小雅云景行公傳曰景行
之好仁也如此道而行中道而後已注景明也
謂古賢聖也發謂力也
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
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劉關還未至城詔
復遣成梓州軍士悉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之
曰汝曹何以得成對曰謀反者劉關耳晟言關以不受
詔命故汝曹得成對曰謀反者劉關耳晟言關以不受
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復使於人
十一月以吐突
承瓘為左神策中尉
宮承瓘事上於東
中尉以下漏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借
臣也歲往未為歲十二年遣歸其國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禮重之常高年重德

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

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奉議大政

裳罷能為河中節度使故不得久在相位

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而資其長

無寧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

李吉甫同平章事落江淮踰十五年

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

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人之明雖在

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

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令四海上

抗湖睦請同進討州刺史亦斬綺將

提

杜黃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以武元衡

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其年訓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

陳力願效死邊 相如賦安翔徐回禮記三年問過其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

之 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

官 軍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為隨之族城豈若棄逆效順

轉 禍為福乎朕許諾即夜遷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

者 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德致守內數有干紀

功 陪陵享廟豈可以親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德致守內數有干紀

反 張子良等執臣耳上御與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

不及廟中承虛坦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道愛
司籍其家財論京師翰林學士裴均李絳言錡劉西百姓代
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
今年租賦上
嘉數從之

從史擅出兵屯邢洛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歸上黨績徵入朝網
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乃由之於從史使稱上黨有餘矣然細從史以網為佳士
以誰從得之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細從史以網為佳士
上必不然或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龍忌前願陛下熟察之
事實朕欲調其鄉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誦無
下之意必欲發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者皆書夜思朝刪
減比得上達無二三故社稷之禍也上復曰復數四朕謂寡
曰乎如此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朕謂寡
自今事有違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朕謂寡
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亦宜乎其
心方虛其志方紛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與之不亦宜乎其

學士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

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調時事 以普寧公主適

于季友

友庶孽不足朝頓遂奉詔范氏曰此非卿所可知頓頓大喜上因使
人調之入朝頓頓遂奉詔范氏曰此非卿所可知頓頓大喜上因使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與為婚姻必先聖之後不然而甥舅之國也頓頓方命不朝以
女妻其子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

不亦替乎 靈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
七十一州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

萬餘戶比天寶三分增一減三天下兵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劉光琦奏
絳奏救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

子戊

絳奏救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

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
道節度使柳晟等不釋之不可失信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
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
大信也晟等不釋之不可失信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
歸所進於中司胡氏曰柳晟聞齊美之政違放令乃見主
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
吏考覈以其中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然後足以示懲
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不終於此亦可
見矣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
目言不得已罷均賤貫之巴州刺史涯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
節度使僧孺等久之

集覽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
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坦為庶子

坦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
坦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
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揚
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視其進退以事職事而黜庶子此
數人皆今之望天下社口察心物物等所如也

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察之極善僧孺等所如也

能推而行之又何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

忍斥而罪之乎

為陰山兵馬使

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蓋忠與其子斡斤謀
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太
半餘眾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署之監州為市牛
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
征討用之皆捷

秋七月朔日食○以盧坦為宣歙

觀察使

蘇疆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
才不可誅也其弟故發之請辟為判官上曰曷
使蘇疆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歲
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
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

淮南節度使王鐔入

朝

典章

百姓

之責

以裴均同平章事

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

相嘗謂之曰以太宗亦竭誠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
及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
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
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欽於民
屬州由是江准稍蘇均器局乘間求京兆判司曰嘗有
人白遠請之均厚遇之其人乘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
不稱此官均不敢以私害公先朝不惟以諫爭為已任
引失均獨賞之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已任
是若天下之賢者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者矣
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一曰上供謂供朝廷以充調度一
之留州謂存留為本州用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
過倍也子本等曰倍音薄及反條上聲省估直也省估
猶言公估實邠宣公杜黃裳卒
考異 邠宣公杜黃裳卒
南詔異牟尋死 勸立尋閣
考異 南詔異牟尋死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畿道使宣慰賑恤宣慰使將
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帑一匹皆籍此
惟賜救百姓則不計費

同平章事 潘給事中制救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
裴均薦蕃有宰相器上以網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
不言上其重之胡氏曰裴均賞論事諫官喜批救給事此
宰相所難能自何以能南朝不為義疾矣
三月以李

廊為河東節度使 一出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河東三鎮
之領軍務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

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
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
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
而憂無 詔贖魏徵故為賜其家 魏徵故為賜其家

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山之白居易奏言事
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救有司以官錢
緡贖之乃出內庫二千 以王士真為神策大將軍

士則承宗叔父也 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 立鄧王
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故有是命

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

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均於德音後首進

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

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各聞居易復以爲言上不

納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

終身不爲則天非心始如晉元帝之覆盂如今日

賢用之必不則力明曰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

於危亂而巳矣起復盧從史爲金吾大將軍

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典師計之以革河

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勸達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

奉詔又河北諸鎮事作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

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使兵反因請將

宗正少卿李絳中尉承宗不可不討承宗權自請將

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找狀示諸學士曰此爲臣也

起復從史懼因承宗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起復金

大將軍范希朝爲

矣不知其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可知其

小知其非而爲之私以其大已爲不正則邪

出因祖父之爵士而有之也前許師道許容也元

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

師道爲留後吐蕃請和許之○六月以范希朝爲

河東節度使命悉從希朝請河東希朝選其驍騎

承立碑自叙修寺之羨豈所刻石高自稱述未

承立碑自叙修寺之羨豈所刻石高自稱述未

貶楊憑爲臨賀尉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櫟陽尉余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講之曰君送揚臨賀
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揚公知獎今日
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謫人逐晦敢自
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
御史謂之曰君不負集覽櫟田注見周顯王三年九月
揚臨賀肯負國乎集覽櫟田注見周顯王三年九月

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

使薛昌朝執之以歸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

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二州
德為日已久一且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窮萬
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使以私諭承宗今自表
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
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
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勘開河北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成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
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
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
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協衷
之際若有隙可乘常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

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不起
唯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延以吳少誠病不起
一不從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與師復以
則力不勝而赦承宗則恩威兩發不如此武宣賜承宗受
宗以恭請昌朝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二州
刺史用之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度德州
承宗襲勃昌朝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
使遷先宿裝甲家明且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
昔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日甚欲為之者曰武
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日甚欲為之者曰武
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其然計必有陰
後奉使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語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語莫肯
願陛下祭之遂不問范氏曰人君之患在初武一紐於一
威事所難之上遂不問范氏曰人君之患在初武一紐於一
有先攘夷伐其無息或起內患奉天而輕用其武一紐於一
事以相拒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集覽旅拒不從之義
節度授其子承宗矣今又將如此也集覽旅拒不從之義

元元年(姦)回書秦普簡崇信姦回注回邪也姦邪之人記

禮器篇禮釋回疏云回者偽之自外入者也間說開去聲

用計離間之也說音稅飾辭以誘之也今抵武罪抵

當也今若當裴武以罪奉天之亂在德宗建中四年

朝執之以歸無領吐蕃寇振武豐州○以許孟容

為京兆尹左神策軍使李昱貲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

臣為陛下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期滿不奉詔當死然

直而許之京城震栗剛制豪疆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

官爵以吐突承宗為神策河中道行營兵馬使諸軍

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此令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

承宗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

必經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

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宗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

至彼之欲而自墮法理亂朝廷制度自祖宗陛下寧忍

使亦極言其不可上憲宗以中官為大將亂政也然其臣

強諫而力爭者相觸于朝此則治人之君之過舉而下莫敢言

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此胡氏曰人君之過舉而臣

勸勞先王無是也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

國之禍者以告其君乎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

集覽

反掩下惠之第騰居略反楚莊王之第二人天下之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成疑以之謙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集覽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大盜也反魯之為廉良楚辭弔屈原篇謂隨夷漸兮
躑廉文公察註云隨卞隨也讓大下而不受夷伯夷也
國而餓死致龔黃為貪暴龔遂與黃霸漢昭宣時
循良之吏也所若民富所去見思反毀之為貪暴
十一

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初吳少誠名以從寵其大將吳

至親少誠病少陽遂自以為留副使知

集覽

彰義即有淮西

光蔡

雲南王尋閣勸死

集覽

雲南王尋閣

田季安取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瑞討王承宗

矣而今一旦越魏代趙虜翹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越
伍而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
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
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
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
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
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且趙而先辭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
下能臣下也且怒乎既取且怒而先辭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
精兵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魏而代趙長策伐罪輕重必
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魏而代趙長策伐罪輕重必
厚犒之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魏而代趙長策伐罪輕重必
一城恃以秦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

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

拔饒陽東鹿

譚忠歸幽州致激劉濟計趙會濟合諸將

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我怨趙今必將無之濟怒曰我
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曰我
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趙曰燕二使
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不為備趙不為備趙不為備趙不為備
為障難燕趙必不殘所以趙天子之為備一示趙不為備趙不為備
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為備一示趙不為備趙不為備
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之為備一示趙不為備趙不為備
易水使潞人得藉口是燕貯忠義之趙君坐燕之甲不濟
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
吾不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時諸軍

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
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甲(易)水注見秦王政二十年
饒陽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十年
吐突承瓘討王承宗戰
集覽 盧龍鎮在燕地故曰燕之

不利 屢敗大將軍 鄴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與承宗戰 敗元鎮

為江陵士曹

召還至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積傷面上復引

士中使不問而積先畏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
言者又積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
無胡氏曰良王不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
聽合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成就如者萬一人而
於松抱干霄者中之資也伐之以斧斤殺之以牛羊肉則
雖所辱憲宗從而重詭之積經摧論事忠直固守遂與賢人
君子為仇敵自毀亦由憲宗之監賊長 集覽 自毀猶言自暴
守忠直也本件雖積 二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下為入幽抵自毀壞 二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無功白居易言河北本不常用兵今承瓘未嘗苦戰已失

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
以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
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與奪皆由
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此況今天特
已熱兵氣相蒸入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
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吐突承
及此實開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使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

元 遂 輸 誠 言 從 史 陰 謀 引 與 語 為 甚 患 之 會 從 史 遣 牙 將 王

營 遂 得 其 都 知 兵 馬 使 及 可 取 之 狀 始 令 謂 元 遂 本 軍 經
為 亂 今 與 承 瓘 對 營 而 不 設 備 失 今 不 取 後 雖 與 大 兵 未
可 以 歲 月 承 瓘 上 許 之 承 瓘 乃 召 從 史 入 營 與 博 伏 壯 士
擒 縛 之 馳 詣 京 師 詔 義 士 卒 聞 之 皆 甲 以 出 營 與 博 伏 壯 士
門 叱 之 曰 天 子 有 詔 從 者 賞 違 者 斬 遂 皆 散 上 嘉 重 胤 功
欲 即 以 為 昭 義 帥 李 絳 從 者 賞 違 者 斬 遂 皆 散 上 嘉 重 胤 功
承 瓘 奏 曰 昭 義 帥 李 絳 從 者 賞 違 者 斬 遂 皆 散 上 嘉 重 胤 功
東 要 害 魏 博 恒 幽 諸 鎮 結 朝 廷 惟 恃 此 以 制 五 州 據 山
實 地 安 危 所 繫 也 昨 為 從 史 所 據 使 朝 廷 此 以 制 五 州 據 山
誘 而 執 之 已 失 大 休 今 又 以 承 瓘 文 牒 差 本 軍 牙 將 為 重
鎮 留 後 物 情 頗 泄 紀 綱 大 紊 校 計 利 害 更 不 若 從 史 為 之

何則... 承... 表... 改... 河... 博... 注... 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

罷吐突承瓘為軍器使... 縱以... 則... 身而... 以權德輿同

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 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

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 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綸授之遣其妻子

一月貶伊慎為右衛將軍... 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

王鐸為河東節度使... 命鐸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

不可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官今既無忠勳朝廷又
非不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甚眾到鎮之初
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逾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
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家財
錫命之若後裴垪罷為兵部尚書垪得風疾上獻家財
而命之若後裴垪罷為兵部尚書垪得風疾上獻家財
世何乃止

右曰中承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重職中
承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中
舍人學士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
如陛下何陛下遂召對白居易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
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而
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雖少思志在誠憲陛下下
悅待居易如初且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聖德也上
李絳必諫不如且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聖德也上
上作色曰諫不如且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聖德也上
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
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衣曰是臣負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

元膺嘗欲夜登城門
以李絳為中書

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
從容諫上聚則上曰今日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
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胡氏曰三鎮不蓄聚耳不然
論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
累耳絳若用是開憲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爲
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二月李藩
罷爲太子詹事

宗服天竺僧長年藥始皇漢武帝學仙及神李藩對曰秦
盛勵志太平巨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
憂無竟舜之壽乎胡氏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
覽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淨畧黃老其勢固然也
誠使學爲王者事日片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
而何邪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
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對曰守土
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

直益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重之使既往未返上遣之使品官往劉泰不以其事盧

於品官平臣請先就還

為鳳翔節度使

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

他方

俸給

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

萬貧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

眾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

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

廢或額去條有閑劇之問厚薄頭異請較有司詳定密吏

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貧諸色流外千七百

人餘

見玄宗開元十七年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

流之

省集議

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則非

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

經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集議而議出律其宜而處之則律無失其指矣於是

循州

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冬十一月弓箭庫

侍大將軍孫承瓘

如對曰外人承瓘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

上疏極言涉希光無罪知於承瓘見其副章詰責不受

誠以爲易者則前此李絳白居易之言至矣何爲而不聽乎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然憲宗則既重如之乃以是爲私可乎師出無功使臣益肆侮其罪大矣乃不能誅至此然後僅能出之夫豈不爲英明哉

年刑赦 **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爲縣主** 既不出閣其

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

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降

樂二入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

積薪之不可謂安○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

州大腥下羶近接涇隴烽火翼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

虛然曰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乎

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茲事不理何乃至此

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

得失當時宰相亦未必有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

者二錢解怠也情不恭也 **太子寧卒** ○大給給米斗有直

集覽

集覽

集覽

太子寧卒

○大給給米斗有直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繼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

臣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

對曰臣愚備位宰相宰相之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足

善遂趣義方出上曰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論林學士崔羣直命學上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

然後進之學士曰翰林學士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

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

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披淮浙所諸道奏狀皆云水旱

人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說以所上意耳願得具上名按

可復疑之邪因命使國以人為本聞有災常亟救之豈

英與日昨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

所與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其談為理之要

倦殊不知王姓名人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卒魏博節度使田季安

考焉子提要漏皇字大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

為然李絳曰魏博錢不必用兵者思將帥重而謀已故常

分兵以肆之剛河魏博錢不必用兵者思將帥重而謀已故常

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

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此為權必有然後歸諸將

諫乳與子不能自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固今懷

不為起然則曷為分兵之策及為全月為亂之階矣田氏

主帥用兵之所深惡不傳朝廷之兵則無以自存故臣以

為節度使田懷諫切弱將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

為節度使田懷諫切弱將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

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與驚仆父之
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校守
朝廷法令中版籍請官吏然後可謂上承召與曰乃殺將士則
等十餘人遷讓諫於外監軍以聞其變絳曰今田與奉其
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心無純必待教使至彼
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
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
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
一舉時機可借奈何棄之計忠順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
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備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與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使備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未還制命已至與感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
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
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
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則衣帛食菽
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取六州百姓給復一
則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彼時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軍
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頃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

十一月

受賜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日
不倦請度循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
擬奉法令論稅賦室屋僧道使入謂韓弘曰我出與田
約成德合軍今與終不聽李師道使入謂韓弘曰我出與田
與成德合軍今與終不聽李師道使入謂韓弘曰我出與田
北度河我則以弘取曹州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
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取於一傳而復失之
雖以德而臨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
之以德而臨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
之盛藩鎮治焉今東平府是蔡州彰義藩鎮治焉今汝
寧府是恒州成德藩鎮治焉今真定府是鄆州王問反置
武天德營田李絳奏振武營田回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
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置營田回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
收穀四千萬斛解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集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進則云申取中尉麴分比其
每有寇至節度使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麴分比其
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麴分比其
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去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

諫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
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諫
承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渴光琦遣使斥
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
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相應持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尼止
尼女乙反爾雅止也孟子曰止或尼之

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與之兄也興
幼孤融長養而

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
習射以校勝負相當
權德輿罷前德輿居無所可上
融與之兄也興
幼孤融長養而

賜田興名弘正○貶于頔為恩王傳

留頓久

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頓使其
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
覺頓素服請闕詰罪左授恩王傳總朝謁敏流雷州事連
僧鑒虛鑒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
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
誠不可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
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
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夏六月

水出宮人二百車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武元衡

毀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
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
所築當磧口勝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也
二勢無由知矣天德故城僻處确脊蜂蟻之利不相應接虜忽唐
害與絳無由知矣天德故城僻處确脊蜂蟻之利不相應接虜忽唐
聚其貨財以口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天德軍李
於無事之時緣留聖意而已未嘗訓練以實將帥但緣天德軍李
兵是五十年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驚曰邊兵及天德交
如位其十年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驚曰邊兵及天德交
稍以取厭矣吉甫始順至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是絳至
謨曰取厭矣吉甫始順至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是絳至
與絳同必曰是皆為黨者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
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皆為黨者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
用其策鳴呼亦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
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矣
代州金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

寶同路置豐州秦後徒屯齊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大豐鎮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天德軍治於此不寧惟是左傳昭元年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文解云又不特如此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

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使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朔方禦寇不暇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

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受降城以備回鶻上卒還攻進賢將揚遵憲將五百騎趣東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

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取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違親故之嫌使聖朝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非之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黨人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

無以立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以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手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甫黨比而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異錚錚順從是以自急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

始勤無先明後暗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初上神策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爲左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則進不可爲國之重哉

月復置宥州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備降戶寶應

真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別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准西道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婚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黃而絳懇懇之言於是味草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降主下嫁公主
也深之李絳字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通司議郎杜悰翰林學士獨

之婿也上曰德真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不

願惟杜佑始命宰相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上長女郭

如所生也與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問指為貴

怡始至則與宗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

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集覽清貫史昭曰貫事也清貫

十人可制浪反翅讀曰會謂尊長行輩笑帝數閏月彰

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

濟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

將疾惟清皆勤少陽入朝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元卿大

在長安具以董重西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可

北子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敵上萬言於上曰淮西非可

今不取後難圖矣集覽張弘靖請免為少陽朝

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集覽注

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集覽注

漢文帝五年魏朝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吉甫

止朝見也猶言奔也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州并蕨東都而河陽宿兵本少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

河陽為內鎮不應也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

史使從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冬十月

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冬十月

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繼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

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營之

至安州者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

一法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與軍

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於

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集覽大計反踞也

馬踞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集覽大計反踞也

人養馬者被考異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馬踞殺之考異官爵發兵討之

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王叔文之黨十

年不量終執政

有隣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
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
於朝錫不自謹胎親憂此則重乃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
恐禹錫在親所宜矜上良久乃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
州宗元善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
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退之萬國
法理而談者獨伊傅周公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
焉或遺其大者遠者不能相道者小勞又作種樹郭橐駝傳
而遺其大者遠者不能相道者小勞又作種樹郭橐駝傳
曰橐駝善種樹去不復顧則其性全而根欲舒其土欲故
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性全而根欲舒其土欲故
其膏以驗其生枯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矣雖曰愛之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好於府庭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吠聲又通作信楚辭宋王九辯曰魚斤反字當作
索駝傳宗元作此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討
傳蓋寓言以為宗元作此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討

淮西○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

將刺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授元濟出師道素
養院積人淮道從之請往焚之因劫東都焚莫先糧亦
一陰商也師道從之請往焚之因劫東都焚莫先糧亦
匹穀二萬餘斛上人情恒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
懼多請罷兵上許

慰淮西行營

營軍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宣

取之狀且口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制韓愈亦能立淮西
光州之狀且口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制韓愈亦能立淮西
然州未可如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耳其諸道可立而
三州未可如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耳其諸道可立而
接村人必力者弱心孤意怯勤諸道可立而
以保之胡氏曰漢元帝立可戰聞乞職能諸道可立而
優代不胡氏曰漢元帝立可戰聞乞職能諸道可立而
周亞夫東京召名士不堅之害矣宗欽勤諸道可立而
新之為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然以行莫可阻然則
非無不為者豈小乎實理則失若冬夏用之而莫可阻然則
明實埋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若冬夏用之而莫可阻然則

學而... 陽州... 義寧郡... 今信陽州... 是光州... 七

事武元衡擊裴度受傷首...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

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天子亦相不致... 裴度受傷首

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死則天子亦相不致... 裴度受傷首

又上書請中書為元濟遊說之元衡死則天子亦相不致... 裴度受傷首

顯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入朝中賊自暗於射殺之... 裴度受傷首

出母急捕我騎先殺汝故捕賊者不取甚急於金吾府... 裴度受傷首

曰容見上言自先未宰相擢涼言請而盜裴不獲者此... 裴度受傷首

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請中書擢涼言請而盜裴不獲者此... 裴度受傷首

大索賊黨於捕得中外并捕宗表詔議其師道客等具... 裴度受傷首

卒張晏所為疑憂言之上并捕宗表詔議其師道客等具... 裴度受傷首

張弘靖以為疑憂言之上并捕宗表詔議其師道客等具... 裴度受傷首

以裴度同平章事... 裴度受傷首

恒軒之心上人怒曰若裴度官是為謀得成請以師道... 裴度受傷首

吾用不除且朝延然悉以用之... 裴度受傷首

不可得中止且朝延然悉以用之... 裴度受傷首

多猜忌朝士有相盜未平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 裴度受傷首

第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崇紫緞宰相與參... 裴度受傷首

宰相亦塗其耳曰客許之范氏曰德宗崇紫緞宰相與參... 裴度受傷首

疑之則勿任以來未嘗置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不... 裴度受傷首

者也然而人君多疑之後未嘗置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不... 裴度受傷首

過也然而人君多疑之後未嘗置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不... 裴度受傷首

相也然而人君多疑之後未嘗置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不... 裴度受傷首

光也然而人君多疑之後未嘗置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不... 裴度受傷首

月朔日食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 裴度受傷首

辛勳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鞠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蕭
告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年陸渾注見管漢帝玄更始二年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
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初上以嚴字館也九

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經年無尺材能但裱度屢言其
軍無政乃以韓弘為最力弘欲結大舉將士謂彼者曰美
西人容色絕倫使遺之弘欲結大舉將士謂彼者曰美
婦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頭何忍獨以聲色曰為
士乎因流涕坐著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日為
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
矣無貳冬十月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宮

永巷○吐蕃請互市許之○十一月河東節度使
使王鐔卒鐔家奴告鐔子殺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
付京兆使者以二如

申丙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王承
宗

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
弘靖以為為勳役並與弘靖乃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如
其進不為之止弘靖乃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如
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乃如
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
蕭俛罷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字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吳元元後討承宗
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憚而蔡燕趙皆應
成故致朱泚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昭義節
度使都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
盜斷建陵門戟○二月吐蕃贊普死於新贊普可以
李逢吉同平章事○南詔勸龍晟為其下所殺

三月皇太后崩
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
五月李光

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六月唐鄧節

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時諸將計淮西者勝則虛

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幸相入見將勤罷兵上曰勝

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人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七月貶高霞寓以表滋為彰義節度使○八月

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

不庭復士宇是也而不受可數請罷兵故罷胡氏曰夫討

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繼去二

流清而拜李逢吉王涯皇甫湜亦以聚飲得幸警如方欲決

葬莊憲皇后○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李光

顏烏重胤拔陵雲柵○加李師道檢校司空道開拔陵雲柵懼請請輪輪

上道開拔陵雲柵懼請請輪輪冬十一月以柳公綽

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

兆為輦載師表今視事之明且入對上怒詰之對曰

下也謂上曰何慢臣也臣知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

將也謂上曰何慢臣也臣知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

人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取人亦畏之加李光

或表控而申者曰輻輳也故以取喻言當者心

顏等檢校官顏等檢校官

承宗戰大敗承宗戰大敗

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

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表滋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表滋

不復以滋為意朝延知之貶不復以滋為意朝延知之貶

曹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曹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

利則陵控百端度悉奏去之諸九月以崔羣同平章
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事李逢吉罷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
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也豈得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
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宿相表裏

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往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
將走愬下馬據胡林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

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李愬言於
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
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
進誠將三千人為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
十里乾乾至張柴村盡殺其卒及燔子據其柵命士卒少
休食乾乾道整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分兵以斷
泗曲及諸道將皆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分兵以斷
取吳元濟諸將皆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分兵以斷
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州城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里至蔡州城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人知者祐忠義鑲其城以先登壯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擊折者使擊折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
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號令曰常侍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此乃神曰常侍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其子神曰常侍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門壞執元濟送京師且告于
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
擒愬不戮一人官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
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始公敗於朗山而
不利則賊輕我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其故愬曰朗山而

故存之以分其死... 深入則人皆致... 計細若為小勝... 於奉已而豐於... 功集覽... 後出為奇正者... 龍虎為異四間... 正以無端不可... 窮奇常居前卒... 宗建中四年見... 裴度建彰義節... 於路左度將避... 矣願公因而示... 度以蔡卒為牙... 笑曰吾為彰義... 焉蔡人聞之感... 以酒食相過從... 詔淮西百姓給... 知賊之暴而唐... 仁故其後取潘... 裴度伐叛柔服... 裴度入蔡州

以李鄴同平章事○裴度入蔡州

集覽

裴度入蔡州... 裴度入蔡州... 裴度入蔡州...

勝用兵之易蓋... 也豈非待物以... 以顯殺其纜韃... 注杜預曰纜韃... 也記樂記曰武... 使為諸侯名之... 服甲也建音為... 兵甲也建音為... 之士使為諸侯... 不用者將率之... 翹具纜韃出迎... 蓋取此義也... 興安門受俘以... 於李希烈吳少... 安於恃逆不復... 東以法制聽各... 衆舉天下失之... 御賢竭天下之... 此則人君豈可... 上當門受俘斬... 官有差曰愬奏... 賜李愬爵涼國... 考異

十一月十一日御前受俘斬吳元濟

考異

何如哉遂以官者為館驛使舊制衛安二人知驛至是
關裝璜諫曰內臣外平我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總出
位之漸事有不便必取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
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

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
懇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敗之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初

師道謀逆命幕寮高沐郭印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
孔目官林英諸沐殺之印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
變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命乎
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請鄂州宣慰命乎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麟德殿龍首池起

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安白宰
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
承暉殿李鄴能為戶部尚書初世突承暉為淮清

承暉與承暉互相敬釋故未嘗相失承暉歸引鄴為相
剛嚴與承暉進至京師鄴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
取由宦官進至京師鄴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

朝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

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集覽州四日滄景德棣

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一州詔復其官爵夏四

之在淮西也布衣稱著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後宗破

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

子知感從請官求及二州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

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

家覆此非人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野之問身死

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憂忘天下哉今國

先專言吾心定矣集覽國兵馮險阻特也馮讀曰憑依也

反字林音七林反馬行疾也賜六軍辟仗使印集覽仗

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集覽仗

使官名也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

府大事皆與妻及姒婢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妻不欲遣

無技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力戰不勝獻未

晚也師道乃海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如曰

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會李遂至師道陳兵迎之

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

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辭紛耳師道乃謝曰曷以父子之

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

二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

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又畫縛賊車

之賈直言曰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又畫縛賊車

也道集覽(冒刃)前漢李陵傳因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謀討師

累力追反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

節度使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

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其度以用命命制曰李夷簡可

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逐也

憑取徐晦見之匪其自願於其度也

七月言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已非人之事在四年八月王涯罷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起巳亥唐憲宗元和十

二年凡十九年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

為潮州刺史

先相傳三十年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

應諸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

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於禹湯文武皆享

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

尤促准梁武帝在位四十年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不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不知君臣之義父子

恩假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教而接之臣不過宣政一

見禮賓一其設賜衣一襲衛而陛下容而接之令或過宣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後代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

凡有絕根本豈宜加臣下之疑豈宜得後代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

戰國愈雖狂發於忠懇且寬容以開言路乃至潮州刺史自

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繁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佛

信下者畏慕罪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
 蠹財感眾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昌雜錄曰今之文德廢唐之宣政毀也宗伯以賓禮親邦
 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賜襲衣二
 朝貢之禮也衣一著為貞觀禮其實禮四篇謂外國二

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使劉悟將
 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善
 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亡以抗官軍誠
 無負於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諸公以抗官軍誠
 天子所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天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
 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天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
 貴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惟都頭免危乃令
 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惟都頭免危乃令
 遇行人執留之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勤兵捕師道
 與二子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勤兵捕師道
 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師道殺師道出賈直言於獄置
 之幕府田弘喜悟見李師道殺師道出賈直言於獄置
 弘正大喜露布以間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

揚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自德曹洪為一道淄青
 齊鎮跋為一河南北比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
 藩鎮跋為一河南北比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
 因待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帝之憂勤非
 其驕侈之心泰則逸小人以墮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
 心忽也胡氏曰黍稷則逸小人以墮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
 亦爾何也曰黍稷則逸小人以墮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
 而弗居度實任之謂循常德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所為也
 取之難必思守之矣又載用兵以來所難處也憂勤則憲宗
 謂實有匪救君子之所謂將順者其美然其掖之使臻于君
 也謂實有匪救君子之所謂將順者其美然其掖之使臻于君
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州三日笑曰是手何能
 密表以聞上乃弘正已將為義成節度使弘正聞之笑曰是
 存郭帥費直弘正已將為義成節度使弘正聞之笑曰是手何
 存郭帥費直弘正已將為義成節度使弘正聞之笑曰是手何

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詳為悟帖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烏飛皆疑有變禁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其禁或諫曰戰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其禁或諫曰戰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

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夏四月詔

所不能以權也歸州獨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盜賊亦必不令之權也歸州獨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盜賊亦必不令之權也歸州獨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盜賊亦必不

命道沉天下亂之皆得(集覽)兵也兵志曰府之兵法壞而方鎮之盛矣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兵也兵志曰府之兵法壞而方鎮之

河東節度使

程昇卒裴度罷為

也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弘始入朝上待

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

考異

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據龍德元年書成德

其節度使則此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當書其觀使

以令狐楚

之助軍賊平

以韓弘為司

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

武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錡

魏博節度使

田弘正入朝

庫部負外郎李渤病免

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難於比鄰致驅迫俱逃

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相扇議與兵計王弁

先史既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死械乘驢入關

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

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卿

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

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

深賤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弁

誘人之誦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草設詐署千

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何惜夫

士卒上之業所以不終由苟

侍中遣還鎮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

兄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

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象古以貪縱苛刻

昔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

使裝行立密管經略使陽是欲徵倖立功爭請討

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

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歎所部晏然

集覽

西

侍陳弘志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外莫
能明也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逆滅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綱弘志相非其人故也
不可不為深戒哉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綱弘志相非其人故也
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考異上暴崩于中殿上嘗
其子孫皆以治逆黨戮之殆盡考異上暴崩于中殿上嘗
內常侍陳弘志等逆紀云內官陳弘志逆紀云內官陳弘志
和之亂又據唐志舊紀云內官陳弘志逆紀云內官陳弘志
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等逆紀云內官陳弘志逆紀云內官
者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中秘之殿以爲寵任宦
麗暴崩時太子閣弱遂不推問網日書貴人張氏書崩且
漢平隋文而皆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
錄史舊文而皆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
不能究詰之罪疑非朱子之相侔貶皇甫鏞爲崖州司戶
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相侔貶皇甫鏞爲崖州司戶
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
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縛同年柳泌伏誅貶
進士上欲誅鏞俛及宦官救之得免柳泌伏誅貶
李道古爲循州司馬○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

公著爲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

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如憲宗即位後宮莫得進託

立爲后憲宗以如宗門壺盛思正位之胡氏曰天子治外
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
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宗朝社稷之主未聞
賢之令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宗朝社稷之主未聞
有宗門壺盛思正位之胡氏曰天子治外
憲宗身位冢嗣娶汾陽愛孫正統加焉而終身不立后者以
正以欲發度其所以縱廢禮卒致郭氏晚集覽郭氏音愛韻會
罹弒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集覽郭氏音愛韻會

上與羣臣皆釋服

考異上與羣臣皆釋服二月赦天

下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諫如此而宜延問羣臣
者未以氣色使進忠若趙氏曰憲宗亦上疏諫如此而宜延問羣臣
易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亦上疏諫如此而宜延問羣臣
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資苦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教其子
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苦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教其子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爲賢主乎
不能如是是

不能如是是

善為國家後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以柳公

權為翰林侍書學士書上見能如書是之善對曰用筆在

心正則筆正上默然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

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正在東宮聞

上以為知制誥朝論謂之曰適從何來據集於此同僚皆失

氣自若六月葬景陵○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太后居興慶

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後

則非所以為孝矣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

平軍○令狐楚罷錢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

故罷八月浚魚藻池○以崔植同平章事○九

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

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以柳公

郎中

歸朝薦之

太后居興慶

天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
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
百萬緡總以印節後營為一道平蕪為檀為一道請除
張弘靖薛平為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蕪為檀為一道請除
使弘靖先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
則總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慕朝廷祿位之志又
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委去克融泊之孫也是時上方酣
宴不重弘靖惟割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
欲崇重弘靖父羈絏京師至假句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
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
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
一世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
之幕僚章維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
數以反虜詔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
不若識一丁字也

是軍中人人怨怒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
字上有轉運二字死誤作卒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
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父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

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
子也

嘗對策幾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
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等皆進士及勝出二
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勝出二
人所屬皆不預而鄭革弟則裝度子顯宗閔婿汝士
第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皆不取皆以
武黜朗等十人而賤微等或為私書一人為君上必寤
曰苟無閒心得變一敗微等或為私書一人為君上必寤
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黨更相傾軋
垂四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一郡相與而
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
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
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
節故政亂於上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
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
足無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肅公才高氣
勁而不知道借哉宗閔對策亦慮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
非無足校者使言而宗閔對策亦慮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
當怨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辭忿而思難兼
必皆為吾用矣

裕字五月遣使册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

妻之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娶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

主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

融為留後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

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

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汝滅殺

之共殺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

魏博節度使討之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

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錢即崔德剛補無遠慮恐

事何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

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後寮日費約二十萬弘正鞏鎮

之貨以共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知兵馬使王庭湊

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博軍求節帥朝廷震怒凌於崔

兵殺弘正自稱留後監軍奏求節帥朝廷震怒凌於崔

植為再從兄故人莫敢言其罪魏博軍求節帥朝廷震怒凌於崔

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使也安寧富樂者田公

之力也今鎮人如何報之我昔勤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

受田公恩且如何報之我昔勤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

良將也恩使以寶劍王帶賞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與大

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躬定湊元翼以劍帶

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想疾作不果出乃起復田布為

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

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

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

頌士卒舊將 察使盧士攻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

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州軍亂殺

刺史邢蒞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

會盟使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盟于城西

羅 宗嗣聖十七年諸論見朱克融掠易州 ○詔兩稅

皆輸布絲纊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

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

居聖室注聖室累土墊為之不塗墊也瀛州軍亂執魏

間傳曰齊衰之喪君聖室又雜記曰土瀛州軍亂執魏

老者兄事之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集覽 鎮州之人聖室聖鳥各反又烏

權百貨貿易遷有無所巨流散不應蓄聚分發百姓錢藏之
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
重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
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為播
則錢日滋矣從之

相專以承迎為事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

河有勇略欲用之於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

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

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

魏簡從中江之度上表曰逆賢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

若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

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遣姦臣抑擯之事不少但欲令

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

翰林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伐於

列而左右前後得考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

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

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

人之職也於內未為深戒哉集覽蔡閱闈昌宗音韓爾雅曰

勝者也廣雅曰闈謂之闈又蔡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闈注見漢武帝後元二年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

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可慮

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也朱十二月深州

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

顏代之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

從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

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

幽鎮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壬子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守備甚嚴

內旦守乃得入中使大誦怒賊謀知之他日為遣人為中使
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
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高既陷八萬四不通下博深州
半言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八萬四不通下博深州
已窮日急蓋由罪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
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以遷延請令李光顏將
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裝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諸
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分其力招諭以
戰勝賊窮亦未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
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
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繞敗
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眾齊令一月不進蓋由軍
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軍
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萬
緡若更遷延將何足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何事不有況
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度交關詩即人心無
慘自念之疏奏不省此集覽盧龍藩鎮各也州九日幽
惟德宗貞元五年下博今深州靜安縣下
博鎮是無膠音聊又音留並悲恨也成德兵掠官
軍糧運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

博鎮是無膠音聊又音留並悲恨也成德兵掠官
軍糧運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
所餘無集覽廣之衣糧匱乏之句斷衣糧也魏博將史憲誠
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從初田布

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從初田布

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清
統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續運不絕
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悅憲誠因鼓勇之會有詔分
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多歸憲誠布獨
能行河朔舊事則死遺表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
功不成矣伏願陛下速救臣翼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
敢忘即死矣伏願陛下速救臣翼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
而朔言曰上矣謝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忠
遂喻衆以河朔舊事眾擁憲誠為留後詔以憲誠聞之
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結連詔以憲誠聞之
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與幽鎮結連詔以憲誠聞之
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得其人與幽鎮結連詔以憲誠聞之
不重集覽南宮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二月以王庭
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
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

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
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落籍者皆聚山澤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
有勝則迫脅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
不勝則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又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
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
之由是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
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節授
勿遽入愈曰山君之在死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
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湊言曰尚書有將紛紛者乃
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庭湊健兒語邪甲士前曰
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
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
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帥道其子孫順之爲禍福豈
歸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

延漢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
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
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
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空圍出深州
弘靖被囚今朱以傳良弼爲沂州刺史李寰爲忻
克融放出之

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傳良弼博野鎮渴使李寰所成在
各以其衆堅壁賊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
竟不能取故賞之

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
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以李
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聽爲河東節度使 子遣左右調求之聽以職總親軍
不與馱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
不與馱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

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
殺安知軍中無如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爲李司空
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
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

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

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
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借然太后以
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承借
集覽 李司空李師道三
借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借

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東宮初上在

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
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父次及有
功者悉奏除官於商賈士大夫皆拒覬覦鎮息
集覽 南牙
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拒覬覦鎮息
武官牙與通唐書見代宗大曆元年諸
衛兵是也常參官注見代宗大曆元年諸

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
未報會而詔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
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壩橋遂
掠益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
集覽 壩橋壩一作
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集覽 壩橋壩一作

二年詔留裴度輔政
上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
王

播罷○夏四月朔日食○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難益可獲倍利又請令
所由將益就利難易又乞令宰相領益鐵使以難益多少

為刺史縣令毀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盜吏其四
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
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益多用雜物貿易
鹽商則無物不取或除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便利今令
人吏坐坐失常課非何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
而然坐坐失常課非何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
豈可惟以必索百姓如何應騷擾極多又考其理行又貧家食
益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益依時徵價官吏畏罪
必用人章劾厚臣因以此相論道不安此尤不可徵實非所
參皇甫鍾厚臣因以此相論道不安此尤不可徵實非所
事遂強平叔又奏徵遠年通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
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
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千餘緡反前通負詔悉免
集覽 文所也河內所謂之禮禮記鹽曰何反
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

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問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
令史為由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積皆隱而不發賞
者知其謀乃告裝度云方為積結客刺度皆隱而不發賞
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積

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積為邪以李逢吉同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積長春宮使

平章事○秋七月宣武押牙李齊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後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實媛與宿直兵推不為留後監軍以聞詔

三省則等作亂斬媛皆以爲宜如河此故事授齊節李逢吉

日河北之事蓋非議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亦

非國家有死乎議未決會宋身穎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

逢吉請徵齊入朝而許兩軍政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

必得入矣上皆從之齊不奉詔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

以兵討齊李質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初齊

發臥家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

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

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

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

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

大治以李質爲金吾將軍

而拒命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敗于驪山

擊毬於禁中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

入見不報裝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

王湛爲皇太子

子湛爲皇太子

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

上麟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

納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迂以爲李逢吉入相之

引僧孺由

是然愈深

鄭權爲嶺南節度使

駢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李翹傾諂善揣人

請去之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入知樞密勢傾中外注日於上入其家

恨自相見之晚守澄守澄不入知樞密勢傾中外注日於上入其家

與之自相見之晚守澄守澄不入知樞密勢傾中外注日於上入其家

數年之謀議人美能窺其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於上入其家

妾祿薄不能贍官車馬通於守澄以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

集

園 牙推官名也夜牙與通推川注促膝密語也擊注以西

携擊鄭注與帝之俱西入朝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

在茲吏亂法者 **集覽** 舞文舞弄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

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私相 **秋八月幸興慶**

宮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綃二百匹 **考異** 幸興慶宮

字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

兼平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

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

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且居風憲之地以上以中丞亦次對

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

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

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誦金石之神慮澹則血

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蔡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

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

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乎方士妄言

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

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

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出守忠義非武

氏比也太子曰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

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

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亦密上戩曰若果徇其

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策軍士人慶鍾

於吾兄是夕上崩發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慶鍾

二月庚李紳為端州司馬

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真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

父者使薦焉已紳聞而諄諄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曰密論從

吉求之語告之逢吉即位逢吉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

以爲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

年十歲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上乃

語門者不內良父又新出掖揖百官曰端溪之吉方與新

敢多讓衆駭愕右拾遺員外郎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
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
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
變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乃焚紳書後有言者
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守紳之疏則逢吉守澄
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天子
矣又何治焉嗚呼是逢吉讒紳謀私不利於已則欲殺之
立已疏則嗚呼是逢吉讒紳謀私不利於已則欲殺之
此所以來譏也

集覽 依禮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
職之口也

注三孤六卿職尊故逐一揖之旁三揖王還揖門左
二等故各於等而衆揖之士又卑而有上中下故旁三揖
焉還回旋也

事又新不敵多讓殿李紳於端州之事張又新自言我亦
與其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爲皇太

后 **考異** 上母王妃爲皇太后上字羨按漢永建
二年書追尊母李氏則當但書母王妃

幸中

和殿擊球 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
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

考異 幸中和殿幸

三月赦 外無得進奉之

以劉栖

蔡爲起居舍人不拜

老病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
吾臥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
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辟宮在
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
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矣頭俟進止臣言請繼以死牛僧
孺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止栖楚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
宰相資成其言上命舍人栖楚并李渤宣慰

集覽 金吾仗是
令歸尋置榻楚爲起居舍人就仗楚辭疾不拜

雜錄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
細仗自東西閣門入謂之喚仗執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
元年及光武建武十二年又仗注見高宗

夏四月以李

虞爲拾遺 劉栖楚等八人又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
之爲六子

集覽 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
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楚李虞程昔無所憚其黨有張又
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無所憚其黨有張又
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

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盜入清思

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上者蘇文明與染坊

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極獵多不在
宮大事可圖也詔以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詔急殺
餘人匿兵於先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
之斬閣而入先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
常佐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方
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
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詔升
清虛殿坐御榻與文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
此邪詔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
所暨諸門監門虛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
自矜委權求監門虛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
出監淮南軍

同平章事

集覽

思誤作虛一本

五月以李程實易直

集覽

波斯西域國名古

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
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城在恆密國西案唐史波斯居
達遇水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
事初牛元翼盡殺之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其家庭湊不與聞
學士韋處厚言裴度熱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
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

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
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於夫
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
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
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賤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
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
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夏綏節度使李祐進
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馬百五十五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

達敕進奉請論

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
器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以陛下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
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陛下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
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聽其沈湎可也豈得酒色而忠臣
不諫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未聽其沈湎可也豈得酒色而忠臣
亦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未聽其沈湎可也豈得酒色而忠臣
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
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
聽矣乎

議大夫淮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
十一月葬光陵○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
聽矣乎

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使楚

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蓋鐵轉運使

嘗以額印龍罷泗州戒壇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

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救禁此弊智與欲聚貨首請置

之於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罰兩回鶻崇德可汗

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死考異回鶻崇德可汗死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

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揮發氣絕數

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

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

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

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鵠恩將布於天下而不

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

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究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使杖發四十

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毋對中使杖發四十

特仗前有大柳樹枝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百官志

赦日植金雞於杖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

老囚徒于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

罷為武昌節度使罪牛僧孺言以上荒淫發幸用事又畏

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

集覽

前廷爭者謂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集覽

劉栖楚也先

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使楚

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蓋鐵轉運使

嘗以額印龍罷泗州戒壇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

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救禁此弊智與欲聚貨首請置

之於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罰兩回鶻崇德可汗

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死考異回鶻崇德可汗死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

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揮發氣絕數

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

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

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

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鵠恩將布於天下而不

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

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究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使杖發四十

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毋對中使杖發四十

特仗前有大柳樹枝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百官志

赦日植金雞於杖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

老囚徒于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

罷為武昌節度使罪牛僧孺言以上荒淫發幸用事又畏

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

服素鞵疾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

公綽曰奇章公南離台席方鎮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回鶻昭禮可汗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

丹宸大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六臣

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悔棄讜言五曰辨邪以罷獻

玩好四曰納誨以諷悔棄讜言五曰辨邪以罷獻

六曰防微以諷悔棄讜言五曰辨邪以罷獻

浮鐘魏儼修汰陵霄作宮忠錐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

是謂塞聰防微行豺豕塞路翫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

答始作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翫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

詩是也漢鰲流酒舉白浮鍾驚五到反漢成帝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浮酒罰

詩是也漢鰲流酒舉白浮鍾驚五到反漢成帝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言沈酒沈酒注見漢成帝末始二年白是罰爵之名流酒罰

也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公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白飲
若不盡浮之者以白文侯飲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又記
者舉觴而進曰君令浮蓋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此二說
已前漢叙傳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蒲栢有餘白溼者舉
罰之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此說
未允魏轍後洛陽宮作宮殿音銳魏明帝各後汰奢泰也
明帝好士功治洛陽宮築總章觀高十餘丈以規為瑱謂
以箴規之辭充耳也漢武幸林光宮旦未起侍中馬何羅
衣玄服袖白刃走趨卧內以急遽觸寶瑟而僵侍中故侍中
金日磾得抱持而縛之觀貌獻餐漢武微行夜至柏谷逆
常主人疑為姦盜聚眾欲攻之其嫗觀上貌而異之曰非
雜作食止其翁不聽遂飲翁以酒醉而縛之乃出謝客殺
獻之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
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
流賊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
得移江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州刺史蓋鐵誅求嚴急正造競渡船詔王播造競渡船
入不充而羨餘相繼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悟薨
等力諫乃減其半

評匿殺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
提頭竟至蓋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集覽張汶之故謂不
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殺張汶之故謂不
宗長慶二冬十月表王長史武昭伏誅武昭羅石
表王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為
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
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茅
則生不刺逢吉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
昭杖死仍叔仲十一月幸驪山温湯上欲幸驪山温湯
言彙皆遠朕仲十一月幸驪山温湯上欲幸驪山温湯
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
山而國亡文宗官驪山而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
謂左古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
者之言安足信哉考異上驪山温湯幸十二月以劉從
諫為昭義留後鎮朝上驪山温湯幸十二月以劉從

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
廷尚未斷分中外人意見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
馬而昭義素貧以無優賞其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
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其從諫未及布置新校已至路

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虧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覲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教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就使籍五十萬匹使之下賞設績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臣營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以李絳為大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子少師分司

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相中以舊儀太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

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天之上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其腹度宅偶居第五岡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巨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旨可見上雖與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拙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

集覽

裴衣小兒其腹度宅偶居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

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綴之則復還其識量也

服其識量也

吳元濟波裝度擒獲也

當也許與也說文聽言也

曹兒帖聶耳語注師古曰附耳小語也

反鄭氏曰帖出

難以來言關營壘百司

命有如徐加完葺然後可往

往如胡氏曰不往亦可

勅李渤而擢劉而楚宗免

錦之殿而峇優詔從此

而減之殿而峇優詔從此

知洛宮荒疏而罷東巡

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

不可不憤古帝王之慮

給時服克勤以爲疎惡

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始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
當自困必不致斃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
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
有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官闕
士容是虛語若欲直挫其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官闕
皆容是虛語若欲直挫其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官闕
從集覽章諸文辭於北門收進止故時人稱爲北門學士
量後謂得罪遠斥者遇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
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
上遣中使迎至京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
師館之禁中山亭九月李程罷爲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十一月李
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
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
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
性復滯急且懼夜微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過動
捶帝於室內胡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
小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過
裁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邪○克明矯稱上旨
命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外尉魏從簡
梁守謙定議以僑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
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
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
名討罪於義河外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
太后令冊命即位以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
太后令冊命即位以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
文宗於紫宸殿外聽王守澄涕泣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
不預謀二日之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位更不討賊
是如壞以度之熱德處之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
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尊帝母蕭氏爲皇太后
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二宮然

後進
御 **考** 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帝字羨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

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

即位勸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

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

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以饋之物悉罷之對宰相羣

臣廷訪政事久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高日視朝對宰相羣

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

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

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林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

反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儉實勤其質甚美年

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儉實勤其質甚美年

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

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與先後緩急之序

於後勉以有爲則雖愚亦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

根後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以高瑀爲忠武節度

使 自大醫以略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

始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處厚與厚

注解尺孕反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

稱貸音特從 五月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

人求物也 兗海朝延猶慮河南北諸鎮構

變使李全略盡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

冀易出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後同捷鎮

兗海朝延猶慮河南北諸鎮構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

事 千計縵綸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莊陵

○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

之 李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略河北諸鎮李載義

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爲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

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

朝典耳憲誠懼不 集覽 作保爾使主 冬十一月橫海

改復與同捷通 節度使烏重胤卒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

申戊

權出人主之宜先憂者官閣將變方正綱黃對策極善其禍
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閣將變方正綱黃對策極善其禍
內將亂又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閣將變方正綱黃對策極善其禍
刀鋒之駭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之漸則居正位而天下將傾海
臣李何以義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無餘蕭蕭焉生惟懼
恃威柄之權先君不得正其終致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
曰威柄之權先君不得正其終致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
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惡為義則政刑不由
戒憂其所宜制陵迫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
當正其終則可以度於微弱強暴則不備臣畏死而害上微
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不備臣畏死而害上微
弱則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七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
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
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茲元日疆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相持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
一官正名分則外官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
禁于南則正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
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
知兵籍六軍不主兵農事軍容合中外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載武弁疾文吏如仇雖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
芥謀不而暴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
度社稷而暴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
御黃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
痛武之有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善
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府等見黃策皆嘆服而畏官不
敢取斐休李命杜牧崔慎由等見黃策皆嘆服而畏官不
第我輩無科能無厚願乃上疏曰黃策皆嘆服而畏官不
與為絕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致以聞恐忠良道窮網
紀黃由是不得所對以資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
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聚之汨沒而
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使之聚之汨沒而
無不得其所有以爲國之人然抑賢者無不得其聚之汨沒而
寫世用豈不違天理也黃策有胡氏曰裴度使身老巖穴不
官御史不令仲黃何也黃策有胡氏曰裴度使身老巖穴不
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一則譏及文宗二
者也雖然則重乎是時未有一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
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

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
幼兵之請因而與之以禮則不出中吳大計定矣乃疎遠
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
黃之於陳但欲復其掃除之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也
可不行惜乎裴韋讀之集覽遠刀鋸之賤謂宦官刑餘之人也
不詳思之不精也集覽遠刀鋸之賤謂宦官刑餘之人也
記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晉世家宦者履鞮曰臣刀鋸
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晉世家宦者履鞮曰臣刀鋸
餘是已晉節侯覽皆漢桓靈時宦者並專橫貪放稱兵者
以逐惡為義春秋定十二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公羊
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
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
君命也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太常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不任以事唯門閣守備廷內掃除黃衣稟食而已克承
不備謂能承當構造大屋之責矣舉隆宰輔舉稱揚也隆
尊崇也管見全本舉作譽申錫訓注之謀四年上患宦官
專橫與宋中錫謀除之九年李訓鄭注謀知之遂以誅宦
為已任裴韋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
裴韋韋變裴韋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
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王智興拔棣州諸
軍父無以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
賞朝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冬十二月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魏博軍亂李同捷
魏博軍亂李同捷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魏博軍亂李同捷
魏博軍亂李同捷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
之○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
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李祐帥諸道兵擊
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李祐帥諸道兵擊

李同捷 李祐帥諸道兵擊 李祐帥諸道兵擊 李祐帥諸道兵擊

擊當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

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

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

且以所管聽命詔從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

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

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

北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

遂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

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

倉廩 救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 以李

宗閱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

平章事宗閱惡德裕 九月命宦官母得衣紗縠綾羅

俗逼已出之滑州 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駢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御門地清素故有選

尚如比中服聽其他責戚為之始不須爾胡氏曰文宗與

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

矣而曰文承弼之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

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集 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土

卒衣糧戍卒皆入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以告元穎不信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近鎮兵救之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城以拒之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貨而詭詐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州元穎 蜀中虛實動靜皆知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成海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閱引僧孺

李德裕之黨

二月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南詔寇

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
之皆快而退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
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
存約受明公知何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
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我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
時及所逐則未為無義於君之意歷穆敬為樂射不知
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宜禮焉則防閑之幾矣
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禮焉則防閑之幾矣
預備之宜矣亦有用罷而遣之亦宜禮焉則防閑之幾矣
集覽也方伯之政也諸侯曰方伯記王制千里之外
設方伯一二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本政伯鎮
及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或泣戒其下無得反擾沙陲
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酉長朱邪執
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徐而
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

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饌遺
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以温造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造行全襄城遇與

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
秋七月以宋申錫

同平章事 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
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
集覽或制大權以偏天子注偏

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
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

其謝病 出之

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
西達吐蕃日召者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清
險易廣狹遠近未入之月皆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
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比兵皆歸蜀人皆歸本道惟
三千人在成都入詔來年亦歸蜀蜀兵皆歸蜀蜀兵皆歸蜀
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蜀兵皆歸蜀蜀兵皆歸蜀
皆破膽不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無異朝臣
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其
堡鄠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集覽 堂案謂政事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

義一月以志誠為留後

非國所有劉總暨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
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
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前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
志誠為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
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
故建諸侯以制之故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
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疆而輔弱撫服而懲
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

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而所問而
因以其位授之是將帥之發置殺生皆出於天子之手乎
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
哉

集覽 齊民注見漢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

申錫為開州司馬

王守澄鄭注知錫家飛龍使馬有亮固爭曰如王上基怒守澄
欲遣騎署申錫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
亂矣守澄乃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
皆自誣服獄成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不可不重慎况大臣
王質補闕盧鈞叩頭流涕曰殺事付外覆按不可不重慎况大臣
議之矣玄亮解復召宰相入議一匹夫猶按不可不重慎况大臣
相乎上意稍解且申錫殆不至此注覆按不可不重慎况大臣
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覆按不可不重慎况大臣
澄請止行賤所質通之五世孫致仕死徙者數十人申錫
而受付託之重暗於華弊者必有其漸與治者必有其本賢
才眾朝不廷治邪事修弊者必有其漸與治者必有其本賢
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狡猾
其間如馬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多狡猾
不賢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就使多狡猾

所謂自作孽者歟

集覽

獨柳之禍斬於獨柳之下事在夏五月

命有司葺太廟

上以太廟正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

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其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

使鄂岳多盜剽行舟輒誅卒治兵作蒙冲追討悉誅之

初郾在岐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

俊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無之不服尚恐其

驚鄂地險民雜慄然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

蓋謂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

得千五百人與吐蕃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

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

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

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尚書省集百官議

州未請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

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

中恣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不

受韋溫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回鶻昭禮可汗為其

下所殺特勤立胡考異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

月立魯王永為太子考異立魯王永為太子十二月

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密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

以快雷心絕降者非計也天下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

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四夫所不為況天

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

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

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集覽

回中注見秦始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皇二十七年

血退則數君...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以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閣與德裕有隙及德裕

為相宗閣而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

宗閣曰可矣宗閣乃詣德裕告之德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

志氣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德裕曰今胡氏曰李德裕

大夫之命驚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曰李德裕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

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

侯征討而歸無不善之政彼疆國悍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

從諫其真知事觀焉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

異者貴於真知不然則一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

入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

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明黨李

宗閣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

舍非美官而夏四月冊回鶻彰信可汗○六月以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

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若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

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取部曲使之

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於是

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閣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

頗似鄭覃宗閣對曰覃有經術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

德裕曰覃有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

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閣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

而止李宗閣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

度支鹽鐵轉運使○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宣

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

以

昭

義

節

度

使

劉

從

諫

入

朝

○

以

李

德

裕

同

平

章

事

兼

度

支

鹽

鐵

血

退

則

數

君

...

...

...

...

...

...

...

...

...

...

...

...

...

...

...

...

...

...

...

...

言昔次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
爲幽閉骨肉所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聞悉爲中
祿山朱泚所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下誠能聽其年
高屬疎老法一閣去之海內無所施而於上曰事朕久知
其則百年弊出諸王豈無所除官不決而罷范氏曰昔三代之
然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命官雖改而子孫歷千百年歲不可
得而魏晉以來後世之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
自魏晉已無聞焉姓之後苗裔淫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
代之際已無聞焉姓之後苗裔淫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
其祖以宗之無聞焉姓之後苗裔淫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
射之禁驚而朝廷誠僕射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
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策莫如
守是也又傷外府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貞觀中以內以
衛蓄養戎臣外府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貞觀中以內以
澤以奉養之兵散舍諸府兵三時耕稼一內也富貴恩
不將府臣散之田畝力解勢破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
前爵賞在後亂耳及其外也綠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
爲叛也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間我臣兵伍未始逆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

纂此大聖人所以柄統重制制表重聖於府內也至於
開元未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擣四夷於是府兵內
兵居外則叛居內則樂使外不叛內不撤然其置府
兵居外則叛居內則樂使外不叛內不撤然其置府
近代以爲將者識禮義之教復無慄慄之氣其疆折券
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慄慄之氣其疆折券
恃者則能削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慄慄之氣其疆折券
乃所治者亦能削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慄慄之氣其疆折券
屨矣治者亦能削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慄慄之氣其疆折券
論曰嗚呼文皇帝猶珠璣也天下其亂不齊而復之乎又
氣俗則果於戰下猶珠璣也天下其亂不齊而復之乎又
珠璣然後不窮於戰下猶珠璣也天下其亂不齊而復之乎又
無有也河東盟津滄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良弓健馬
使六費四師盡解頭腹元可然其戰士以是爲安乎誠能
能應費四師盡解頭腹元可然其戰士以是爲安乎誠能
其應費四師盡解頭腹元可然其戰士以是爲安乎誠能
其應費四師盡解頭腹元可然其戰士以是爲安乎誠能
以勤於我也小其則張皇百支何戈千夫溢則不肯搜竒出
視刀鋸臣氣色甚安此過其敗也三也敗四也敗五也敗
自專恩臣氣色甚安此過其敗也三也敗四也敗五也敗
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也三也敗四也敗五也敗

汙徒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位不可爲也議者曰夫疆
之徒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
大醫也愚曰元生於國然多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塞其
快也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區區所以裁其亂而無
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區區所以裁其亂而無
是以首尾支離不能相提也區區所以裁其亂而無
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此而已矣注孫子有之序曰兵
者刑也刑者盜也政事也爲夫士之徒實仲由南有之
知自刑也刑者盜也政事也爲夫士之徒實仲由南有之
爲寵暴異人爲二道不紳之士不古主兵者必聖賢才
聞傳謀之土乃能比數不紳之士不古主兵者必聖賢才
其於將也胡氏曰治天下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兵形已成
矣而杜牧之胡氏曰治天下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兵形已成
若徒以復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四府爲自謂自治者何
土所先務復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四府爲自謂自治者何
似而實不務復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四府爲自謂自治者何
者此類是矣

集覽
留官告使官告除官之告身也遣使者
原也唐鍾離制開十六衛廢初歷有罪也原十六衛自衛
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廢初歷有罪也原十六衛自衛
也十六衛注見德宗貞元二年(蚩尤)史記五帝紀注應劭

曰蚩尤古天子號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諸侯號
也孔安國曰九黎君號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諸侯號
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曰龍魚河圖云黃
造五刑誅殺無道威振天下諸儒說各不同今皆記之
廣異聞(內)唯讀史舉要產字韻內刻字下注云通讀音
俱無反削字唯讀史舉要產字韻內刻字下注云通讀音
楚限反削字唯讀史舉要產字韻內刻字下注云通讀音
注攻也平治也引杜牧原文十六衛府兵內刻字下注云通
昭十一年尾大不掉注警諸禽獸其尾大則不能運掉(中)
龍實乾竭則進退兩難也成進退不可注外則雜有強形而
謂女后去却得都一本郡談作都四履謂宦寺陰
西比四竟之內也所治猶言所屬齊人履謂宦寺陰
去(愧)駭愧也(土)息謂風土孳息(跳)身注漢王劉邦
疆(疆)董父擾龍曰秦龍也(秦)龍氏史記
劉累學擾龍注應劭曰龍左傳董父擾龍曰秦龍也(秦)龍
子武者春秋齊人也以兵法順養其性得義曰孫子魏
武之解杜(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牧帝注杜(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上深惡之侍御史李嶽閣內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
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詭

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雙屈鼠伏使
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
野駭集覽音屋郭反說文屈伸也陸佃云蜈蚣一名
數集覽音屋郭反說文屈伸也陸佃云蜈蚣一名

冬十一月羣臣上尊號不受集覽羣臣上尊號

江准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

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

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諂陷主於不尊也則

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為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

則宦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集覽通天犀帶南徼外獸

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集覽一角在犀鼻一角在頂

角以額上者勝又駭雞犀置米其中雞不敢啄通天犀者

道由本達末上有疾注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

自是神識耗考異當作帝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上以久旱詔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中錫之冤

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

東都歸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

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初李仲言流象

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

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

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上見之

大悅欲以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多權數上見之

臣必盡知之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

道耳仲言對曰逢吉於心本安能俊改邪上曰逢吉對曰

德裕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對曰可

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救書德裕出

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使臣封敕
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敕豈當稟宰相意
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
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德裕與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
給事中人推瓊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書舍人推瓊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帝永寧元年惡著於心本附也四門助教四門館即四
陰賊著於心本附也四門助教四門館即四
門學置博於心本附也四門助教四門館即四
執意不回如色之開雜唐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駁詔敕
有不可者即論駁封還之出德裕為與元節度使
本作與刊誤案本傳作拜德裕為與元節度使
復試詩賦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胡氏曰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心深則於道進而己而不知既為
宰相不獲於君尚欲排他京師疆類班列於義何難合便
懷忿憤又有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
攘之計不能自已者矣使知道循義以
或興廢進退豈不結綽然有餘裕哉
正注懷怒也忿弗粉反懷救值反
十一月成德
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達自知留後
元達改父所

卯乙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達為成德節度使 ○浚曲

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

孰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而
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變而
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其能免邪而文
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而文
通義曰和氣津疑為露其濃甘者曰甘露書師古注王
者施德澤則甘露降于草木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沈

謹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
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
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進賢退不肖其
相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直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
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
疆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終是以自咎而怨其難治是猶
此文與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怨其難治是猶
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
鄭注深德瑞李訓
亦與之善共薦之

宋均曰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

節度使○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以

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舉李款自代曰加

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德裕

幸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晒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

詔德裕存處之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

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

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

德裕有隙而善於宗以賈鍊同平章事鍊性褊躁輕率與李

德裕有隙而善於宗賤李德裕為袁州長史制以上初得疾王

涯呼德裕問起居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遂以謀害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

中或時休沐賓客頭門賂遺山積外入但知訓注倚宦官

作或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臣

守際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

初宋申錫獲罪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遂以謀害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

中或時休沐賓客頭門賂遺山積外入但知訓注倚宦官

作或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臣

守際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

初宋申錫獲罪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遂以謀害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

中或時休沐賓客頭門賂遺山積外入但知訓注倚宦官

作或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臣

推

聲勢烜赫聲謂名聞勢謂威權烜赫明照貌謂聲

考異

以字下漏宦者二字六月賤李宗閔為明州

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為上合金丹須

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

攜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

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注上怒叱出

之虞卿亦毀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

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

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

平生絲恩髮賤李甘為封州司馬時人皆言鄭注朝

怨無不報者及於賤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以鄭注為

翰林侍讀學士賤李珣為江州刺史注好服鹿裘

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

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為工部尚

書翰林侍讀學士珣賤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之

黨賤逐無虛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從王涯陳

弘志伏誅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

後肆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鞠取款實然李

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

度使初注未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

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官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

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以王守澄為

神策觀軍容使神策觀軍容使仇士良殺訓注陳以舒元與李訓同

平章事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

新造故播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

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甚苦之殺王守澄訓注請

除守澄

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

加裴度兼中書令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

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父在散地訓皆引居

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感

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

籠賢上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牢讓鄭覃在

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集覽假爵祿以籠賢士以

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集覽爵祿為籠絡之見也

籠一作籠非大臣特立之道也集覽爵祿為籠絡之見也

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列子黃帝篇聖人以智籠羣愚亦

智籠羣犯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誅宦

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

元與及王涯賈餗等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興壯士

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

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

鄰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

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

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

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

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
天賦止許之先命宰相視之官者既去訓召行餘布受救
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韓約變色流汗皆執兵立
股栗不敢前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走詣上告變訓呼金
帛鳳門外訓召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
帛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
吾衛士上躬爲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
泱殿後果患疾趨此出羅立言帥京兆羅卒三百李孝本
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
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徒馬而出王涯傷者十餘人
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
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
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軍中者皆死又千餘
人擒苦自誣服與李璠羅立言等侍繫兩軍涯年七十餘
不勝勢剝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禁兵及坊市惡少年
乘勢剝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禁兵及坊市惡少年
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
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呈上
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爲相而以外
楚覃李石同平章事沈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外
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沈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外
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藩立言鍊元輿孝本獻
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
死亥釋無遺百姓怨涯權茶或諾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

之問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其危臣獨以爲不然
皆謂涯位高初不與謀橫遭此禍憤歎其危臣獨以爲不然
涯鍊安高初不與謀橫遭此禍憤歎其危臣獨以爲不然
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危殆則以爲憂自謂得保己之
良策矣若使人爲國而無禍則以爲憂自謂得保己之
禍生不與足折刑劉蓋天誅之也士良臣安能從之哉胡氏
曰官遠竄可也注仇士良又奉承之漸以春秋當從之哉胡氏
問官遠竄可也注仇士良又奉承之漸以春秋當從之哉胡氏
其齊則天子未失其威柄諸人免於暑戮不目張膽以死力爭
亦無歎矣乃依同取容使將親屬皆死扶風知訓已敗復
亦知柔而不知剛乎○鄭注將親屬皆死扶風知訓已敗復
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扶風知訓已敗復
行之士良等進階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扶風知訓已敗復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天子下視宰相約斬
李石曰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天子下視宰相約斬
稍屈措紳願之亂中書惟有不召募李石上言宰若忠正
無邪鬼神靈祐二十分充宰相亦不能傷若內懷盜賊
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
並乞停寢從之范氏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
執賢相而任之有朝正典刑而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主
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主

用甲兵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
攻內寇是以去小人也集覽果楚所草制內叙帝七年反事浮
用小人以去國家者虛故曰浮沈兩市街之東街三公不勝任
有辭意以實似虛故曰浮沈兩市街之東街三公不勝任
刑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伊川傳曰三街三公不勝任
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則傾覆公餗論云王弼注易其
謂重刑也孫奕示兒編曰孔毅父珩璣論云王弼注易其
音澤鄭氏注周禮劉誥謂刑渥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
也邵氏聞見錄云王弼注刑渥謂刑渥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
形作刑渥見劉故元載贊用刑渥亦周禮劉誥謂刑渥不於市
劉誥見司烜氏又漢哀叙傳底劉鼎臣服劉誥謂刑渥不於市
謂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師古曰劉者厚刑謂重誅也服
云屋下失其義矣陸城升殿之階也城七則反階齒也服
三輔黃圖云未央宮青瑩丹墀左城右平班固西都賦左
賊右平重軒三階注城者為階級言其級勸賊然平者以
文磚相亞次也鶴林王露曰左東也東則乘車輿而上故
澁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右西也西則乘車輿而上故
為平而城不為城十二月詔罷權茶從令狐楚召六道巡邊
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
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

集覽

辰丙

言數六道得認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迫忿訓注之
成在道揚言我入城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
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
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
走則中外亂矣日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可定若宰相亦
案沛然自若教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
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捕乃
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幾閉即欲以薛元賞為京
兆尹時禁軍橫京兆尹張仲方不聽事與薛元賞代
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制一軍將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
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
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
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
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可
怨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
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
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

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
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認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

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
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也并留擊
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復表讓曰
死清君側士良等懼可聽則淮生等宜蒙洗不可聽則賞
臣之所謂陳繫國大計有死冤不申而淮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
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
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孤從從容奏王
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命京兆收葬夏四月以
駭棄棺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夏四月以
李固言同平章事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
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
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不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
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所作之
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
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
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
乃止上謂宰相曰為人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閏

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之嚴地不然惟聽為可

然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
召李孝本女不降宗姓大與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
謩為補闕謂曰朕疑市女子以賜諸王耳謩曰妾本孤露
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以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泰厥
祖矣命書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不可曰注兼書善惡所
君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必觀史則曰朕卿嘗觀之對
傲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若陛下自觀史則曰朕卿嘗觀之對
曰此曷曰史官之罪也乃若陛下自觀史則曰朕卿嘗觀之對
避何鄭覃曰信於後人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史官必有所諱
公笏鄭覃曰信於後人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史官必有所諱
孤者幼而無父也露者暴露于外也甘棠之比也貞
名伯也名伯姬姓名棄食采於外也甘棠詩國風篇名美
王之政於南國召伯驥男女於詔作上公為二伯宣而文
邑思其人敬樹嘗舍其下而決獄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詭其
化疏云甘棠今棠梨也毛云杜赤棠詩詁云棠爾雅或曰
木梨或名棠梨以梨可食故又各甘棠通志云甘棠即今
杜梨也文公詩傳曰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棠
海棠也文公詩傳曰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棠

復宋申錫官爵
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貞被誣未蒙
昭雪上流涕曰茲事朕父知其誤當
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鬻領耳此皆朕
之不明曷使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

言上深憇恨集覽僅全署領署與腰同字本作要記檀弓

乃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集覽鄭玄曰全要領之罪注高誘曰要領

一也集覽反戰國策蘇代曰自使有要領之罪注高誘曰要領

也集覽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集覽李石言於上曰盧鈞

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

用之不如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

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此大病也乃從前宰

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從前宰

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集覽李石言於上曰盧鈞

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賜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

權陛下宜有以褻之庶幾力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

之鈞至鎮以集覽北司唐自元和未闕寺權盛握兵官關

清惠著各集覽橫制天下當時因分為南北司宦官居

比司宰相集覽居南司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集覽彗星出於張星注見周顯王八年張宿各二十日

正義曰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集覽夏四月以柳公權

三河天官書張素為厨主集覽應宮

為諫議大夫集覽袖示之曰此衣已三弊矣眾皆美上之舉

德公集覽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辭濯之

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集覽以陳夷行

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知卿為之故有是命

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冰

鎮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集覽秋七月太子侍讀

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集覽太子侍讀

韋温罷集覽温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

言温乃辭侍讀胡氏曰韋温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

太子不從而辭侍讀位可謂行已有恥見微知著矣集覽當雞

起問安視膳見禮記文王世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子篇又注見太宗貞觀四年集覽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李固言罷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三十年

年戊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

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獲以楊嗣復李珣同平

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會什減六七或徘徊望或獨語漢息嘗謂宰李石曰朕每

讀書不可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尚疑阻願下更以寬御

之彼有公以清奉法如劉弘小薛季後者未得行者退但飲

勸酒求醉耳石承與卿等論天尚疑阻願下更以寬御

國故紀綱粗立石承與卿等論天尚疑阻願下更以寬御

果石懼辭位上深仇其良故而無如盜殺之不以李宗

夷對曰陛下若憐宗閣只可量移若欲用上臣請避位

無傷事等退中謂魏暮曰宰相詭託如黨乎對曰誠為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議發兵討之緩之則自生變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則無所不為須之軍中果吐蕃彘泰贊普死彘泰多病不

未已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河東以疾來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藥以諸嗣儀者二唐使輒問度私度少用捨以身繫國而威望遠達四夷十餘年

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開成元年鄭軍夷行用事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二年鄭軍夷行用事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軍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耳嗣復曰鞏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

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鞏及夷行鞏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諸王也但得為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撞一夫來往其下如在上怪之

乃賢妃楊氏也劉均楚材張白是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

覽四緣曠之客作巴俞都盧尋撞緣竿戲回鶻相掘羅

勿弒彰信可汗 國大 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是歲天下戶數

千七百五十九萬六

五年春正月立穎王湮為皇太子弟廢太子成美

為陳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送薛季稜引揚嗣復李

與安王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湮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上崩

良說為上所厚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上崩

日殞成服 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教大行以十四

言陛下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 天相繼夷直復上

疾病困於聽 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

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繼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

同平章事 秋八月葬章陵 李珣罷九月以

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

者勢不相容 臣以正人為指邪人為松栢特立不倚邪人

者惟心裴延齡輩宰相而察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

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茲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
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何憂不理哉又曰
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
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加禮義裕在淮南救召監軍
揚中欽義知樞密
德裕待之無加禮義裕在淮南救召監軍揚中欽義知樞密
竟知樞密德裕卒用頗有後力焉集覽稱用前注漢谷永傳方
授以權而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盟沒
斯欽塞求內附初伊吾之西焉唐初結骨也乾元中
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
以宮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
兵三十餘年相為所敗馮毅破殺其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
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頤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賀毅
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劉沔德舜奏回鶻以備之集覽黠戛
逼西城詔張武節度使見漢宣帝回鶻元年堅昆溫沒斯可
下八反夏統武節度使見漢宣帝回鶻元年堅昆溫沒斯可
汗兄弟之各也集覽反烏沒三年赤心回鶻之相名即沙陀朱邪
赤心也注見高宗永徽三年赤心回鶻之相名即沙陀朱邪
亦回鶻之相名也集覽反烏沒三年赤心回鶻之相名即沙陀朱邪

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蕭太后徙居積

慶殿○十一月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子即位兩

省官同署名由是出為刺史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

者且漏名由是出為刺史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

亦以開府階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有兒士良慙志李中敏

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集覽掌執御刀以宿衛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

○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

逸薛季稜賤揚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驪

州司馬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

及藩弘逸等勸上除之於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使就誅嗣復

手骨德裕乃與崔珙外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
動搖東宮而殺之其子孫文宗復等若有人情震駭願開延英對
德宗後悔錄其出涕命遣使誅之若德裕等曰聖旨下召
既而追悔未晚今命之使若德裕等曰聖旨下召
遂入泣涕勿使既死而衆釋之德裕等曰聖旨下召
坐父於死乃使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曰聖旨下召
升坐數日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宗遺意安王後志
王嗣復弘安志得安復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後志
楊妃使弘安志得安復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後志
以君不克負荷必為夫婦非人欲也乃天理也然聖賢當
大者不克負荷必為夫婦非人欲也乃天理也然聖賢當
武宗之意非何所據而怨私情各有所歸而欲之使
生地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未及
下有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未及
不克壽子弗亦克立其為可殺乎及容之也此數句絕非
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殺乎及容之也此數句絕非
猶言也下度亦著明而可殺乎及容之也此數句絕非

考異

集覽

夏

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按外議諫官言事多不杜謬邪其後上復謂李德裕曰臣宗好

聽中外議諫官言事多不杜謬邪其後上復謂李德裕曰臣宗好
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方之極也非至公無私以刑御下
上善之非至正無以禁下之邪人君非至公無私以刑御下
下私非至正無以禁下之邪人君非至公無私以刑御下
智用而心愈勞也何以詐勝詐未可得而相一者也行而欺愈
心無為也愈勞也何以詐勝詐未可得而相一者也行而欺愈
魏博節度使弘賜名敬上受法錄於趙歸真以何重順為

考異

秋九月

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初遣王哲

田年欲擊回鶻以末功奏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
下請自擊回鶻以末功奏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
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宜遣使
破遠以糧食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陳夷行曰此
撫賜以兵資盜糧也帝如擊之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
謂借越以糧食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陳夷行曰此
上問德裕不啞沒斯降必可保信乎對曰義朝中而安人臣不

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臣之嗚沒斯自去年九月至
願且詔田東振武嚴功生事境以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
之仍詔田年母得邀功生事境以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居李德裕鎮襄陽漢水溢壞

廢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

詔以仲武知留後初靈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

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

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

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求節帥仲武亦不問雄武軍

問性狀仲武通言行泰絳且遣軍求節帥仲武亦不問雄武軍

如何以立功對曰幽州糧食皆在焉州及北邊七鎮萬一不克

則據上表齊朝延邀節帥盧龍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

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留後唐宗後仲武尋克幽州

家團土謂衣者謂之官建其差士人春夏歸農秋冬追

集給身根醬菜謂之團結居庸關漢城志雲中郡有居
庸關括地志云居庸在幽州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淮南子
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南倚山北倚水關居庸亦
名納款關羅壁識遺曰河北以居庸關為要關居庸亦
里外關外各虎北口關漢南相通其山西北連太行東連
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相通其山西北連太行東連
行或為所據巨石磊磊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峻峭參其峰峻
井下有澗巨石磊磊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峻峭參其峰峻
山南兩月案在今大都東北十五里折萬其北寒氣先
上里至關南口入關山行六十里出北口十一月遣使

訪問太和公主李德裕言回鶻破太和公主未
家降主窮扉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則我必謂國

請遣使齋詔詣臨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崔鄆罷

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初點夏斯白謂

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

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命烏介又使相書諭以

振武城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二萬斛賜救書諭以

或欲但求齋接亦須目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未入觀觀

之陳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
不以此敵之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各將誰歸夷行遂
言不敢

戊壬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

以李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為河東節度使

夏四月盟沒斯帥眾來降

先告回鶻侵擾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顏

今全軍出戰萬一戰短於攻城空虛何以自固

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

誘降者轉致太原盟沒斯誠為雖未可知然要

請以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

二人來降

集覽

臣曰回鶻大

散

騎

略

知

田

集

招

賞

仇

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眾曰宰相與度支議減

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誦諱德裕聞之自

且赦於上上怒濠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

沒斯為懷化郡王

回鶻破之

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甲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

禁人署宰羊出於北邊於振武釋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

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駙信義前可汗正以清

無親致內難外叛今可汗失此遠客尤宜深

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陳夷行罷

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

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關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

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

集覽

臣曰回鶻大

散

騎

略

知

田

集

招

賞

仇

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
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
彼而茂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郵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得不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
乘彼羸弱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
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
外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
集議貢賦調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
其監督貢賦調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
擊破鳥介回鶻可汗之號紇斯也本曰結骨後
世得其地者訛轉結骨稍號為紇骨亦曰紇吃斯云郵友
郵友骨都疾勿奴單于名也漢元帝時甘延壽與陳湯發
兵斬之於康居國注見晉安帝義熙二生
太建十三年契州注見晉安帝義熙二生
為翰林學士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
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
且有器識故有是命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
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
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絕姻

好今日已後不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

大夫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謂

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
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
頻出獵大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
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
賞吐蕃達磨贊普死初達磨贊普有伎幸之臣以為
氏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
族甚多而立纔三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詳饗其祀國必
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贊普有死而已按刀裝
面擗哭而出使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禪忍多誅
以誅緜如安相為各率兵屠涓集覽贊普注見太宗真觀
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八年論恐熱恐熱其
將之名也論注見中考異提蕃達磨贊普死
宗廟聖十七年諸論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鳥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
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
見擅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謀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
謀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

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允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
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屠
遁去保黑車子族推迎公主以歸斬首萬二月朔日食
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遺兵多降幽州

○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
出使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
借使從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
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崔珙罷○太和公主至
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京師

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
入宮後二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然後二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初黠戛斯求
冊命上恐其

不脩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
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
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敘同姓執子孫禮乃
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總裕草書賜之
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書書
蕃可汗能復繼雪然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
千人須盡復繼雪然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
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
冊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真
每有詔教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

能盡人意須
知自為之

集覽

北平太守漢李廣為北平郡太守都尉
李廣孫李陵漢武帝拜為騎都尉後戰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

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
潛以婦人誘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後此得併力西邊張
近甸韋卓欲經略河湟須無憂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
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攝山西北八國皆願內屬可
八處鎮兵坐守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
團曹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
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番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
之路快院虐之情乞追獎忠竟各加襲贈故有是命司
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則維州小
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用之則維州小
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唐計者宜
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唐計者宜
又而何辨焉且德裕所言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
利而忘義人猶取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於
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
且致訟勸懷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
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
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非矣胡氏曰司馬

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
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不至咸陽特以大言怖
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
不以義斷之而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
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惟
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人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
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不與臣者與許與也正義曰許與
事也此二人集覽當時不與臣者與許與也正義曰許與
是非之辨也相推獎也如淳曰相與交善也不與臣
者謂牛僧孺事在文宗和五年蒲人所以要孔子孔子
吾謂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遂適齊子貢曰
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左傳曰要盟無質神弗
臨也注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德裕乞罷不許
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
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子慎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推馬牧及商旅賣鐵
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慎為都
知兵馬使至是薨橫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晉

年樣為之不出百日猶節至矣於是通監軍崔士康奏
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積入朝宰相官多以為回鶻餘
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積入朝宰相官多以為回鶻餘
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力不支李德裕獨曰
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河朔習亂力不支李德裕獨曰
李抱貞遠略劉悟之軍德宗猶從諫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
又無權付豎子若死因授從諫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
兵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魏不與何術制之誰不果思其
重臣往諭者三鎮但得弘鎮魏不與何術制之誰不果思其
軍其已故元帥與澤潞不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更出禁
賞苟與德裕同命無從後遂決意討之羣臣言者不喜曰
吾與德裕同命無從後遂決意討之羣臣言者不喜曰
矣上命德裕之草詔賜元帥弘鎮魏不與何術制之誰不果
同勿為子孫當如此直告之勢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
及後元達弘敬得詔直告之勢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
回鶻為子孫當如此直告之勢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
朔事已達弘敬得詔直告之勢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
上李德裕扶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入問從諫請用疾
質以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

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壽
鄭滑兩道全軍叛逆魏雖盡節人爲壘亦不過月必覆其巢穴矣
蔡州突今上黨叛已若魏武陽萬兩軍帖以青天井之口高
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黨武寧兩軍帖以青天井之口高
甲宣閏二月千弩手徑擣上黨武寧兩軍帖以青天井之口高
裕又以前議者多言非劉素心狗國也籍使有功請下百官議上
日悟迫於教死耳非素心狗國也籍使有功請下百官議上
當顯賞有罪亦不報之苟免也德裕又爲湖分司賓客李宗閔
與劉從諫交誼通不宜免也德裕又爲湖分司賓客李宗閔
從諫及鎮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討使使與河東制節奪
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元逵何弘敬爲討使使與河東制節奪
自劉沔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
後即用兵故常及元達即日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
上即下詔討之元達即日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
晉絳行營 寶覽 寶曆年樣式也敬宗寶曆中劉悟卒其
宗元和十五年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河朔事體注見憲
天并關各在洛州上黨南 考異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提
要 以崔鉉同平章事 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
樞密使劉行深揚故義皆愿怒不敢預故事老皆不之知時
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儒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

於禁中○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
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
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日新月盛無暇更
見前代興亡心莫不養其憂懼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日
靜其爲而不止則小養其憂懼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日
或察其心哉又有所甚焉者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君或
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君直欲而不知
知其利而不患矣胡氏曰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君直欲而不知
其地則豈有君亡而後得安苟欲自安之道以盡君至危
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 吐蕃論
四十年餘彝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樂節使進國尚婢好
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起之使鎮鄯州樂節使進國尚婢好
擊之以驕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爲智實則愚也 吐蕃論
伏喜曰驕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爲智實則愚也 吐蕃論
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待吾得致書深自卑屈忍
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待吾得致書深自卑屈忍

大唐豈能事
此大胤乎
尚婢婢
元婢名也
尚注元
秋七月以

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眾朝心故使領昭義
以招懷之遣

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

川早平回鵬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達仲武皆

其素韃郊迎立於道左不取令入控馬讓制使先范氏曰

武宗以告之者能三有也回明助逆又因以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

威制天下豈有不服其心也相者哉以石雄為晉絳行營

節度副使李德裕言彘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

為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彦佐請賜劉沔取潞州母得

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請賜劉沔取潞州母得

兵救宣務柵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昭義大將李丕降

功以激厲之
李丕來降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投肥鄉平恩

要不可置之
王宰

敬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備未出師元達密表弘

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抵軍賊翼出

賊勢弘敬必懼此攻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

有殺傷雖欲持昭義兵陷科斗寨
劉稹使牙將薛茂

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潞不可聽外議則成功必

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九月以王宰兼

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奏

寡弱使元習軍事而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

奏賦陽賦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元達尋薨德裕

昭義平日仍割澤州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

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訥恐熱

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

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若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

樂死為之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

有沔與張仲武之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

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

主至德十二年王宰克天井關

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

後也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

關茂卿小戰無賞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

殺之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積誘茂卿

洛州刺史李恪石之從兄也四合賊勢窮蹙故為輸誠款

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為輸誠款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二千赴

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二千赴

先至軍用乏以征人給綸二匹劉沔之去時已歲盡軍士

初至軍用乏以征人給綸二匹劉沔之去時已歲盡軍士

軍府使其姪監軍呂義忠趣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

表有朝議喧然李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擅招撫之功

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擅受積表以言擅招撫之功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石雄代李

彦佐之明

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
所在動心望李石還易定太原召兵還討亂上皆從之詔王
逢留太原兵守諭社以之元實受兵賂還於柳中言相
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何故元實曰自賂還於柳中言相
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能取之德裕曰自賂還於柳中言相
五里曳地光甲若何須有貨財李相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
發橫水兵赴榆社募須有貨財李相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
所致耳德裕曰何須殺此賊因奏聞朝廷決不可怨其有十五
光明此亂須殺此賊因奏聞朝廷決不可怨其有十五
寧舍劉稭河東兵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檣楊奔盡誅亂
卒送奔所署滅乃擁兵社者聞朝廷決不可怨其有十五
所眩若德裕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取太原檣楊奔盡誅亂
唱情非苟然於元實是時然猶有恨明元實以聽言不為
不得隱于施刑斯可罰一而受賂百之事公焉元實以聽言不為
年十六二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李
浴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
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卒先取楊奔令王宰
久而不進軍請徒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
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
勢亦壯兵在南聲

點夏斯遣使入貢○以劉濛為

巡邊使八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藩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卒天德振武河東訓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換糧
令祠兵以候今秋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
上近神仙歸真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
親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感也德裕曰小人見
勢所則胡氏曰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
深戒之胡氏曰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
者覺也為道家是也儒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
聯之而得為名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
不之失之矣沈淪思獄之論雜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
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然氏東坡詩坐令醫
雙作瞿曇注夏六月減州縣冗負官李德裕以州縣佐
郎中柳仲郢裁減凡一千二百詔削仇士良官爵籍
沒家貲宦官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秋七月遣王逢
屯翼城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

有白刃亦有法不嚴其誰肯進上以杜悃同平章事上聞

倡女善為酒令狀左右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悃

從入監軍怒表其狀為杜悃請大體朕甚愧之遽救勿

女召悃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

心今相微矣閏月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李德

文端破賊分兵太半潛伏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

夾城環戰待其敗北遣大軍乘勢絕其外道以扞賊

不合必出然寨中無水且後乘勢絕其外道以扞賊

道去又都頭王鉞將萬兵在潞州以招之數將疑懼

以引兵入但積事成即除家屬皆在潞州以招之數將

奏事官高取積事成即除家屬皆在潞州以招之數將

情自非來於一處官軍多統道不致日須散歸舊宅如

此數四空歸自捷然喪氣鎮密營不離者其抽兵之

虛襲之無不捷然喪氣鎮密營不離者其抽兵之

令深入探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百姓言諭諸將

積以降 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

心離分取二請稅商財每州遣軍將一將上無賞由是

多富商子弟問以達德裕曰郭誼必稟劉稹以山東三

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郭誼必稟劉稹以山東三

則如聖朝上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稟劉稹以山東三

後占三州料朝廷難於所宜先郭誼必稟劉稹以山東三

函謀遺使劉稹以盧鉤乘驛赴鎮以歸朝人許之州

宜如遣使劉稹以盧鉤乘驛赴鎮以歸朝人許之州

雄義五州千人在境并誼等誅之求賞此而不命皆惡

歸農諸道將給復等州加賞雄賦悉從請赦所籍團兵

劉

郭

誼

斬

劉

稹

以

山

東

三

州

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兄之手耳始則勸人為
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何餘則然憲宗非義也於前武宗
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為國如失之何則免死賞流之遠方沒齒不
可矣殺與信何義注德宗貞元十年隋文帝仁壽二年加
之非也

李德裕大尉賜爵衛國公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多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以意見指下軍
軍中將帥不得專進退者每軍各有一官者為監使悉選
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陳戰者皆怯弱之樞密使每戰
親義勢小却議約先走陳戰者皆怯弱之樞密使每戰
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使每戰
中書進故德裕從容治天下午繁外則君以相至簡制天則
其乃得罷德裕從容治天下午繁外則君以相至簡制天則
然若無事時沈氏用兵於下之繁外則君以相至簡制天則
動搖必何以至靜夫兵於下之繁外則君以相至簡制天則
先事變不接以此未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於心慮靜
則師德裕常以此未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於心慮靜
京師德裕常以此未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於心慮靜
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使以求

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
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朝廷竟不赦其罪遣大
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不朝廷竟不赦其罪遣大
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軍中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
王天民有罪而用者必諄諄而告之唐之失河朔不可然後
則息之民知罪而用者必諄諄而告之唐之失河朔不可然後
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之命戒而制之御三鎮如運之掌使
宗享國長久乎天下

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言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
甘露之亂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數人皆歸從僧孺等
孫正者非之胡德裕曰大欲報私仇而未得必先自昭義
不識如君何計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子量亦不功矣
後因行中傷之於計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子量亦不功矣
也又烏能納其君之於計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子量亦不功矣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李德裕等請上尊號曰莫難如

意如莫難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如
抑如莫難如也莫難開如感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
然皆放也大臣格君心之要使君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
而起惡日消治之任亦當勉之矣武宗美斷削平叛亂唐室威
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
天子編或方士請上尊號是以濟其淫溺宰相迷憂免責之不
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氣謀略誠高其君夫豈引君於
當道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若也集覽未至乎大人
絕一見化此皆大人之事也苟子解蔽篇明參日月大滿八
博而化此皆大人之事也苟子解蔽篇明參日月大滿八
謂大人是之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

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

隨南意任取約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殺江都令吳湘
淮南意任取約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殺江都令吳湘
其資裝為賊非當死相盜用程糧錢疆娶所部百姓女佐
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
賤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

夏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棕崔鉉罷以李回

同平章事○冊黠曼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

七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
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救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
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
尼並勒歸俗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
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
十六萬五千人收良田數千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
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
將必於幽州獨不見劉從諫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
名武乃封二口獨不見劉從諫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
一邪去而正復邪氣所傷必曰有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
後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
伐類也釋氏靈心魏用寇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
道行之夫豈不廢誠欲廢絕釋氏當使且佛教行乎中國
其說又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知其為害矣非

亦珍
集覽
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拓闍提奢猶華言四方僧

矣
云十方常住有常住之寺為招提奢闍提故稱華言四方僧

若詩注蘭若寺也若字案梵語音惹釋氏要覽云蘭若者

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處大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多論云

靜處智度論云遠離塵大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多論云

數說不同其實無諍五臺山名其中多僧寺有東五臺西

至白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

故第正義曰陽春本黃帝時大盜名臣以下惠弟為天下

書之盜盜匪陽春本黃帝時大盜名臣以下惠弟為天下

曰盜盜匪陽春本黃帝時大盜名臣以下惠弟為天下

閉門大諫盧鈞奔潞城亂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

禍福論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

一驛乃潛選**置備邊庫**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

兵道而殺之**置備邊庫**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

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支郎中判之凡諸

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凡諸

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還山許之**十二月**

月貶韋弘質為某官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

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

國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輕其上爵賤人國柄臣則下

家柄臣執權人怒愈甚古**考異**賤其弘質為某官和十二

年書賤高賢則此當書賤給事元書免此例據元和十二

兆尹張澈官則此當書賤給事元書免此例據元和十二

正曰一朝會德初上餉外事對曰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

懼則天下幸甚道士以秋來已竟胡氏曰換骨士之言殺人者

是認罷正**集覽**有五日辟教曰去血曰換骨士之言殺人者

形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

敗無婢婢傳與河湟數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

皆西羌地相與歸唐無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

置州塞外至允吾縣是歲天下戶數萬五千一百

臨羌塞外至允吾縣是歲天下戶數萬五千一百

東入河案允吾音銻牙是歲天下戶數萬五千一百

五入河案允吾音銻牙是歲天下戶數萬五千一百

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党項侵盜不

太叔即位名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

未嘗發言中皆以不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

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子更名忱當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

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武宗身病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願我使裕奉冊既罷上謂曰

請入問起居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一日之間亦不能力

其餘固無責矣夏四月尊帝母鄭氏為皇太后

南節度使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趙歸真等伏

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以白敏

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後

烏介之眾降散饑死所餘不及三考異汗殺當作殺

月葬端陵初上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德

宗疾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

陵內城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

司馬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珣等五相皆武

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冊黜戛斯可

汗使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以李景讓為

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

賜之則願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取以先君餘慶其貧而

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

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

一代為九代十一室

烏介之眾降散饑死所餘不及三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一國以刑法為喜怒之
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護其
使坐老之將母街羞入地何以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
景莊老於朝廷每被黜母輒掩景讓然景讓終不肯
屬其衣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開節乎
禮院奏文於穆教文武但上受三洞法錄
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三洞法錄
上當作帝
蓋其心蔽於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於天日為之
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正取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
正營繕命靈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域繫囚大理
馬植奏曰官典犯賊及故殺人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
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若衙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
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
免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
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各於時李德裕
德裕所請者皆不次用之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

司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
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盧商罷

以崔元式章琮同平章事閏月救復廢寺
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積慶太后蕭氏崩吐蕃寇

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
之以沙州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鹽州破走之夏六

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令狐絢為考功
郎中知制誥兩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

不去誰也對曰令狐絢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絢對甚悉上
有才器上即擢絢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絢對甚悉上
用之意大集覽也令音零絢音桃秋八月李回罷

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
親樂擊鼓盡歡諸王有疾常冬十一月貶李德裕為

潮州司馬
吳汝紉於色常冬十一月貶李德裕為復增州

縣官二百八十二頁

辰戊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

尉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上疏訟德裕寬坐阿附貶胡氏曰

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

故宗去其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

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正心之人也

室韋大破之○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日

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

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

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負上命宰相作具

負御覽五卷○集覽金鏡錄書各作五五王院以顯皇子之幼

帝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

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墀相公無權墀愕然墀曰

官賞刑罰與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愛增

郭氏自泰崩于興慶宮○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

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本郭太后的預其

勤政樓欲自附葬憲宗上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

不諱奏曰郭太后附葬憲宗上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

王諱泰曰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卜下歷五朝豈

得見之曖昧之事遽發其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下歷五朝豈

聖人見之重嫡妾之辨以人直尊其父也母之受胡氏曰古

也而之重嫡妾之辨以人直尊其父也母之受胡氏曰古

禮宗適此豈不聞徒以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

之言正名宜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之罪雖獲罪於君子而不可以大皇太后郭氏于與慶宮以著宣宗弑嫡母之罪且宣宗不皇太后郭氏于與慶宮以著宣宗弑嫡母之罪且宣宗不暴卒綱目持書胡太后弑則此亦當書弑秋九月貶

李德裕為崖州司戶○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以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冬十一

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常自親者始令

以母得輕夫族預時事顯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

家不飲與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讎曰我怪士大夫

郎病不住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

萬上漏頭命婦諸臣之妻有七階淑人安人孺人

二年春正月以章宙為御史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川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

老釋歌思如州尚有詔史館修撰杜牧撰州遺愛碑仍灑

其子甫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暉

為御史

罷為東川節度使

駙馬都尉章讓求為京兆尹暉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

讓議竟寢暉以直言入相亦以直

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相宣武諸鎮名也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盧龍節度

使張仲武卒子直方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

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

考異

考異

便朱叔明取長樂州邪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
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請關上衙延喜門樓見
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開上
田五年未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
監利委度支制置成卒倍量力收糧二冬十月改備邊
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庫為延資庫○取維州○閏十一月加順宗憲

宗諡號幸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

張直方歸京師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

李德裕卒范氏曰袁度李德裕皆

德裕而德裕為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

惟也天吏君子以然其死海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

燕也孔子曰不克伐燕德裕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

必行焉而爭羣而曰不克伐燕德裕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

為勸之哉有諸孟子曰為天所使若謂王者得天意者也言燕雖

有罪猶當王者誅之今齊之政猶
燕政也又非天吏我何為勸乎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馬元贇立也中尉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

盧龍節度使周繼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

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之連年無功補闕孔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論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辛未

達自大和以來歲暉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

地殆盡赤

辛未

十條歲運百
二十萬斛
集覽
沈舟沈其舟於水中以李福為夏

緩節度使
上頗知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制置使
臣鎮撫乃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

萬壽公主
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類以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此皆卿之

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類函以授敏中曰此皆卿之

州之書也朕若信之宣任卿以至於今日敏中遂行軍於

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開田或復入山林

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違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

將後討寇廣南山党
集覽
香用為小函以藏書也詩皇矣

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乃恐熱殘虐吾今入朝借兵於唐

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冬

遣還恐熱欲快而去衆稍散纒有二百餘人奔于鄜州

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

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

度使
先義潮

以沙州降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鄭十州

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

歸義軍於沙州
崔龜從罷

六年春二月雞山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

討平之
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倖慢上

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

論之潼言使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取不戰之功

面受詔赦汝罪之效耳潼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

日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費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

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報則宜再請以

行羣盜既降乃復滅之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

李文鏡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韓信不顧鄉生漢高時躡食其說齊王田而可乎
集覽 廣下之韓信乃夜襲齊廣以為讎生賣已

遂烹之季靖不郵唐儉唐太宗遣唐儉誘突厥額利使歸欵額利許之季靖因襲破額利後脫身還季文鏡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
集覽 二年二月詔大將軍鄭光賜莊

免稅役尋罷之
書門下鄭光鄆縣等莊並免稅役中

獨免似乘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觀戚之間人所難議知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節度使
使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

使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

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使民侵掠雜虜

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

降之○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繹率以百姓男耕女織一僧息也陛下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不能養

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羣下莫不奔走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

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論復僧寺是也若徒言未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寺是也若徒言未流

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何者所費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杖脊一折去杖十杖用常行杖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后甚謹不

居引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
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資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
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
賢乎然裁其適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
善孝所謂計本遺末飾小度支奏歲入之數錢九百
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堆點二百七十萬緡餘緡盡利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

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負請補

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開所未聞足矣久
之上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紫衣數襲從
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章有司常具緋紫為榮上重
翰林學士然選官必校其月也
以爲不可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統觀察使
見血少逸以開上責使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
韋澳并去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

非前朝之地上閉目揣
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
皆感恩德衣紫則相與
官絢恐盡矣無辜密奏
耗至於火矣胡氏曰者
如約水與之監俾其是
智若與之謀其良弘之
方奉宗實乃惟戴弘之
元實宗實乃惟戴弘之
其近而實乃惟戴弘之
奏戶庭易所不能察也
出戶庭易所不能察也
魚歸長王公馬
元實宗實乃惟戴弘之
上性執於苑北遇樵夫
曰於寢殿之柱及除
名於寢殿之柱及除
謝上賜之金紫取帖
之餘人無罪詔雪其寤
九年春正月成始
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九年春正月成始

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子紹鼎為留後○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毛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體泉

百姓也縣令李君奭與川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上體泉

佛冀謂所願耳及懷川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請為清樞

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工風物及諸利言為一書號曰處分

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宣宗扶細本州事

驚入澳詢之皆處必罰而大綱不舉以一人之智周天

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警如廉刻之吏謹治簿

書期會簿書謂簿籍文集覽通他歷反動發之也

書也期會簿籍限也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

簿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

差亂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淮南亂民多流亡節

政事不治上聞之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杖監

罷宗以鉉代之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淮南亂民多流亡節

憲王憲王示景配恭陵詔自今我臣失集覽我臣失律易

律失律凶也程氏附錄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

行師而無號令節制皆失律也又注見漢武帝元光元

年師出以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集覽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

術精宜補醫官若委醫集覽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

非持教所宜親上嘗有必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

一月給錢三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前季榮

百緡而巳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前季榮

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救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子丙

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
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
狀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
死可乎澳歸即杖之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
脊和數百斛足乃釋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
遂為閉人休不致復言以疾辭位
所以重宗朝也宣宗之論其措何異
斬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其端當卒
目擊文宗武宗然裝休既必其端當
是吾必死之日也又顯懼表此宗相
吾必死之日也又顯懼表此宗相是
懷建可汗先臣遷加珍命云是問已
西侯歸牙帳當加冊拜命云是問已
回鵬遣使入貢冊拜命云是問已

十月以鄭顥為祕書監
十一月冊回鵬為

宗已下出太廟
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
下太廟詔白官議不決而
由同平章事蕭鄴為相
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
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
職也何疑而為可則用之
宗而以此為明防其羣下

以崔慎
宗已下出太廟
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
下太廟詔白官議不決而
由同平章事蕭鄴為相
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
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
職也何疑而為可則用之
宗而以此為明防其羣下

其不
然乎
詔內國使李敬寔
衣紫者剥色謂剥降其服色

詔內國使李敬寔
衣紫者剥色謂剥降其服色

南牙
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
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十一月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

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荒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
我柳北九之澳曰主上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
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且余知時事浸不佳乎由
可謂見得意思為親非矣人臣必欲由宰親擢為榮人主
使歸恩於已意為親非矣人臣必欲由宰親擢為榮人主
輔旁招廣引我亦非也准其公而已矣天下人皆才之眾
股肱心膂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一月魏墓罷為西川節度使
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

一月魏墓罷為西川節度使
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

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

無所避上每歎曰暮年有祖風我心重秋七月以蕭肅

同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教坊使祝漢貞

諸優一日臣掌詠諧頌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

止伎戲笑耳豈得擬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

程善琵琶有龍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

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

藝朕所惜者高祖集覽滑稽史記滑稽傳索隱注滑音骨

太宗法意若殺之集覽亂也稽音雞同也言辯捷之人言

非若臣贊曰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也集覽稽疑也轉利

之稱突梯滑稽如脂如韋集覽滑稽國轉錄捨無窮之狀談諧

酒賦也滑稽師古曰滑稽國轉錄捨無窮之狀談諧

合和也考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薨軍中立

其弟紹懿考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冬十月以尚

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

使李勣劾其羊馬謂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

心知之謂勣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

然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勣默

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

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

矣承勣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鄭朗罷遣使迎道

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如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

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集覽軒轅集軒轅道土

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集覽復軒轅集名也羅浮

山在廣州南海縣南有洞通勾曲又有城房羅室七十

二所裝淵廣州記云羅浮者二山之總名在增城博羅二

寅戊

十一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略

大至去城半日武意思安閉遣譯諭之其要害蠻夜引

千都護中軍纒贏兵數百式杖而黜之集覽安南唐以嶺

之也柵寨柵曰容曰營曰安南柵柵木為柵上聲扶樹植

釋文唯注芳音調更無訓解又檢韻會注芳田聊反說文

葦華也案爾雅葦醜芳注其類皆有芳秀醜即類也是知

便執此說為是近讀戰國策見張孟談對趙襄子曰臣聞

董開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
高至丈餘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注荻蒿苦楚牆之其
藜醜荻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四物為牆焉始信坊非
木名可深浸之也蓋疑矣苦詩廉反蓋音九深整為
不能冒音亦音墨並訓犯去城半日為句一本作去交趾
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謂之要害也
以劉瑒同平章事
一瑒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憤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則萬
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立墟今當
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集覽瑒柱亮反國
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集覽別品流甄之
品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二月崔慎由罷
御獲肆赦令孤緝曰御獲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
數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獲時上領方士蔡已
屬望若疑忌方深聞之悅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
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行以勤其生壯而疆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
天下無異道未有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
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
食不死之藥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
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

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蔡
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集覽食其力力謂禱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執左道以亂政者蔡記王制篇執左道以亂政注左道
若平蠱及恪禁也死之則山海經之楚辭天問篇河下死文公
集註不死之人則山海經之楚辭天問篇河下死文公
俗傳海外不死之州山中有楊朱鄉若年百九十五歲有九世
祖不食不死不知其年歲子孫藏之雞窠之中此或有之
不足怪也今因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
錄入以廣異聞

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愬鎮嶺南已命使賜之
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
以夏侯孜同平章
事○五月劉瑒卒
論事上甚惜之

察使韓琮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蠻

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瑒為政貪暴疆市蠻中馬牛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右補闕張潛上

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

餘何從而致此來南方諸鎮數行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
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
竟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獨
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獨

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胡氏曰岷

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龐勛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
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龐勛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

一理高明則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
恤至無如國家敗壞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昇置而不

則亦無如之何矣集賢宗威通九年冬十月以于

延陵為建州刺史對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

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知消之乎令
安能理人詔刺史母得外此為高與耳未必實然上曰且

往試觀之詔刺史母得外此為高與耳未必實然上曰且
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為鄆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

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人為鄆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
為百姓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人為鄆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

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

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至一
得每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

君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牙史惟恐其欺也物之以
臣諱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

其相烈亦可知也集賢貞元三年廢格不用見德宗

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多盜賊選精兵數

及湖南遂帥詔商討平之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

討亂軍平之○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

平之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十二

月以蔣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

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驚曰如亂

再三對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論尋拜相

十二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初

卯巳

十二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初

欲以女子尚求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
此命女子尚求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
更命公主尚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武寧軍節
廣德公主尚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武寧軍節
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逐之上田牟秋八月帝崩

李玄伯等素直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雙王屬王歸
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
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月中何不一見宗實此歸長等
責以矯詔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立為太子宗實此
政事更各津取歸長等殺之迎鄆王立為太子宗實此
古者受遺詔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
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賢相公定嗣於易牙故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所以非次屬諸官者蓋以宰相為外
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為明
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相公定嗣於易牙故
然後君蓋素不作宣宗反之其亂何矣王宗實非能必義
奉長君蓋素不作宣宗反之其亂何矣王宗實非能必義
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其亂何矣王宗實非能必義
不辨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

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治以察為明雖聽人思諫而
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人思諫而
性實猜刻雖吝爵賞而人多僿倖外則潘方數逐其帥
守而治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懿如也然百吏奉
法政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懿成湯至于帝乙
亂是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成湯至于帝乙
者豈不明德恤祀若宣宗

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冬十一
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
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相

播州

稟給又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人浸多社稷奏其
數南詔豐祐怒入貢利於賜與所從人浸多社稷奏其
廷以各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播州
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十二年
謙從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
人敗甫遂陷劍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浙久安
擊賊又大敗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浙卒遣以
劉旼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
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在府東百六十里東南北皆濱海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
寧海縣界案慶元古明州也刻縣在浙東屬紹興府有刻
溪在嶽縣南百五十步晉戴逵居此因名戴溪案
紹興古會稽也刻音時射及雕羽兩于沉二反
葬貞

陵○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

裘甫破之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
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爲不
足宣潤將士請上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
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致曰浙
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
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
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
所費其大式曰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
引歲月賊勞益可勝計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

諸道兵攻之裘甫分兵掠闡發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
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
晁曰宜急引兵取越州進歙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
州還修石頭城而南襲取福建如孫權所爲未易成也入於
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孫權所爲未易成也入於
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入於
猶衆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
必欲免吾死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曰歸始修軍
來當免而師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
是告饋餉而死式入越州使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
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
效以自異使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
窺虛實式悉捕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實
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
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籍管內得數百人虜女悉不
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女悉不
銳其式既稿飲又賜其家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爲騎
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其家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爲騎
兵足矣或請以爲燧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敢問於是閱諸
馬少給之兵以爲燧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敢問於是閱諸
及上團子第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
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從者募降之得賊

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旌謂裴
南曰歸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船走山谷入海命羅鏡屯南海口以拒之賊皆棄人夏五月禁
州縣稅外科率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
閩無得科率從之六月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

外無得科率從之六月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
路昭義將破裴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
請降又曰賊欲少休目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南等
斬裴甫等城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
其等生畏軍中父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
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
知耳賊聚穀以誘餓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
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燧
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
遇敵且量力而闕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
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致曰至知矣皆拜曰非所及
此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
集覽 踐跌

奚結反跌徒結反踐渠龜反跌跌虜復姓各一本鐵劫
諸部之號初號阿跌亦曰阿跌後訛轉為阿跌耳自貞觀
中內**考異**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據上秋九月以白
屬中內**考異**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據上秋九月以白

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
爵贈左僕射右拾遺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賜哀憫贈以夏侯致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
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
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
踐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
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
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
授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
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

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新募纔得五百人
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額衣糧以自入
北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九月以孟
穆為南詔弔祭使杜棕上言南詔疆盛西川兵食單
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

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略使發兵禦之南詔復寇

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
沐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遂引

去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
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

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
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

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
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

能集覽唱經唱誦吟聲杜用大雲寺詩梵放時出寺注梵
從大藏經云唐貞觀三年玄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十九

年回京師得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君洪福寺翻譯後乃

造博浮圖以藏梵本梵音扶反許慎云字出釋書未詳

義意論會注梵西域種號出浮圖書此云清淨正言寂靜

玄祖之道老子之道教也唐高宗尊老子為聖祖太上玄

元皇帝又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老莊素王之風孔聖之

風化也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春秋序仲尼脩春秋立素王

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春秋序仲尼脩春秋立素王

注王于況反孔子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

王之乎注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四輔注見漢平帝元

始五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

度使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
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

嶺南蔡京奏請分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

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

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

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

書時相信蔡京集覽多許許與也猶言與人多可邊

之言終不之省集覽微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亭徽

秋 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其後節

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和之節

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曰

以萬計猶時喧譁求不已牟堯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

嚴憚之章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忠武
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表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
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擢甲執
使隸充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衛觀察使留二千人守
徐州餘皆分隸充宿委式分置將士附諸道詔然後將兩
道兵至汴滑遣歸
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攷同平章事
○蔡京伏
誅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
逐敗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救賜自盡
冬

未發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
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
侯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
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
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
其將楊思緝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
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二月
築城南面蠻侵軼陛下不形憂悶何以責其死力弗聽二月

朔上歷拜十六陵

考異

上歷拜十六陵

○三月歸義

軍奏克復涼州○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

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解疾辭位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玄价叙

審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

七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

嶺南餽運勞費潤州人陳璠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

建運米從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產

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八月以吳德

同因繫綱使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

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

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冬

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初以令狐滈為左拾

遺拾遺劉蛻上言滈父

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

緇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

緇執政時人號高白衣宰
相高亦引避故有是命
閔二年晉里克
曰專命則不孝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

絳為其子高
詔免故貶之
星出
星出於婁長三尺胡氏管見曰星即李也李言其氣

也禍促必矣天官書曰婁為聚眾正義曰婁三尺言其短

野亦曰聚眾占動搖則眾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其名含

以明瑞星也主大喜胡氏管見曰春秋書星李三各有其應

無他詭焉未有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

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
夏四月以蕭寘同

平章事○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

校右僕射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

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

李行素帥眾治濠柵甫甲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

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用三力爭了

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繼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

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

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怒聲流
五月發徐州兵二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

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

不取進夏候致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

古兩軍宦
冬十一月夏候致罷以路巖同平章

事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官仲前議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救使墓戶
三月蕭寘卒

○夏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

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

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

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驟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

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

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驟信已應天順人者謂我君已即帝位矣龍先於宣宗時

伊川傳曰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

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

夏五月葬孝明皇后葬於景陵之六月魏博節

度使何弘敬卒軍中其子高駢大破南詔蠻

復取交趾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

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

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駢至南定峽州

南詔蠻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獲以食軍進擊

怒欲取駢以王晏推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其眾

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其城月餘人下會得王晏權牒即

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卒與麾下百餘人比歸先是駢遣小

校曾察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略

使與監軍也交意維周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

駢詣京師上得真大喜周以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

至海門而還晏權閣儒維周凶貪諸將士及破克之

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丙戌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吐蕃拓跋懷

揚收罷

光斬論

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則國之正蠻夷常
 亂而資是以亡矣主不重外而輕內而搖其本也
 為之資是以亡矣主不重外而輕內而搖其本也
 忘之資是以亡矣主不重外而輕內而搖其本也
 徐戎之緒餘也春秋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就國時淮夷久
 叛又齊徐戎並起冠魯書費誓篇祖茲淮夷徐戎並興是
 也詩常武篇震驚徐方文公傳
 曰徐方蓋淮此徐州之夷也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
 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
 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
 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
 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
 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樂工為王府宰貲土工商雜
 流不可動也大和中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宰貲土工商雜
 直諫即改光州長史集覽府之率掌兵仗羽衛之政令總
 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諸曹之事
 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民訴早仁規
 搥其家黃久之乃定以于琮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
 盡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

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九年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

師望上
 言雋州

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師望充節度使邊軍
 重兵於雋州以印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邊軍
 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理印州如集覽雋州注見高
 繞百六十里雋距印千里其數罔如此集覽雋州注見高
 印州古印都國章昭曰印音窮正義曰今印州在戎州
 西南括地志云漢置印都縣後置越雋郡唐置印州考

官龐勳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

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

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
 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

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
 還徐泗觀察使崔彥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嘗從之
 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嘗從之
 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

判官龐勛為王劫庫兵比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
詔遣中使救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廣監軍誘之使悉輸其
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恩勞押牙李湘曰徐卒
徐州入淮節度使令孤絢遣使慰勞臣當臨事制其前
千歸勢必為亂雖請將奇兵以討藩鎮大臣當以塞其
郵岸峻而水深不可盡擒也縱其度淮為患必大絢
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憂
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救意道相望也朝廷憂
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
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眾皆呼躍曰善遂於同心中
入城尹戡等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
往無不捷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
母傷不使仍命宿泗州出反邀之密等任山頓兵不
所引奪賊使符離宿泗州出反邀之密等任山頓兵不
軍引退賊中符離宿泗州出反邀之密等任山頓兵不
之悉聚軍至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取之計賊自稱
留後官軍至以流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自稱
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為盜明曰官軍
狼狽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已創千餘人其餘皆
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已創千餘人其餘皆

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
為守備內外震恐而死職也立斬勛者至城陷彥曾怒
吾戡等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勛者至城陷彥曾怒
尹戡等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勛者至城陷彥曾怒
節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勛者至城陷彥曾怒
謹來就死勛請還家笑曰書生取爾不日死欲邪一見
州何忠無勛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為
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為
中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為
數臣見利不逐陛下軍乃漢室興之頃或死節不流
曳戟詣關非運劔遺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
不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羣盜皆倍道歸
行及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羣盜皆倍道歸
杜悅完守備以涇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迎之泗州
寓居廣陵喜任然年五十一不仕與危難有舊聞劔
州勸悅避之曰安平身其祿位危難有舊聞劔
也誓與特士共死此如泗州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
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人為兵與公同死
賊遂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
戴可師為南北向招赤心帥以自隨招許之承訓奏乞
沙州三部為南北向招赤心帥以自隨招許之承訓奏乞
泗州久不克遣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招許之承訓奏乞
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

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謹復往說厚
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謹拔
劍欲擊之流涕厚本趨抱止之謹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
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兵數千助劉行及遣擊賊
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承訓軍
新與兵纒萬人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劾乃分遣其將
寇舒廬比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巢縣攻陷泗州殺刺
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兵入城賊遂掠泗州
援絕糧盡謹夜帥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
寨而揚州見明旦賊以五千見杜審權乃遣兵二千人
至揚州南共輸米五千斛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
三萬渡淮轉戰而前特勝五百餘人弘立引兵數萬奄至
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自謂無敵於天下作
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曰
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內之民
不聊生矣晏灌兵數退劫朝廷以曹翔代之謹以浙西軍
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鏢斷淮流謹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
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鏢斷其鐵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
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
而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
而人懼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

失信者為軍務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
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滅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
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
足自給一有变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
非為國之集覽信其吉反漢志沛郡符離縣括地志所以傳
急務乎集覽命符離漢地志沛郡符離縣括地志所以傳
離屬徐州故漢竹邑城也今屬宿州公在浦官反注見五
音述水出青州今海州沐陽縣在沐水北下蔡注見秦二
周世宗顯德二年烏江注見漢高帝六年入攜攜離也
也貳心也考異韋保衡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也
也字或作歧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郭公主
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窓戶皆飾
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備
是考異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也
賜死考異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也
敗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壘諸道兵七
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

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壘諸道兵七
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

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捷獨將三萬人承襲鹿塘寨戰明圍之自謂功在滌刻沙陀左突圍出如飛賊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死五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數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

軍戰大敗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

龐勛之屠殺始盡周奔宿州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崔彥曾以精兵望勛以為遂建人號曾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大司馬留以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受之勛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軍宵趨拜勛於庭勛據按而受之勛夜至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若數萬人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

解辛讜復向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上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王弘立死吳州之圍始解泗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堯

器諷之有矜不親政事民訴旱堯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堯走濁求飲民以溺飲之

同平章事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

兵進平徐州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雅

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賊諸寨或斬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不殺姚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眾多從之

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教拜御史中丞賜遺
其厚玄於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承知許許為城陷引
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
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從後入城暮發
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
趨符離符離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
圍城守若尚孤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
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
直許信州北門出玄從遣兵追斬之悉誅成桂州者親族
皆死徐州遂和平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
西擊之使朱和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勦襲宋州陷其南
城南掠亮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
餘皆溺死勦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
降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大
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悛為義成節度
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與兵糧往返凡
杜悛不流陳蟠叟於愛州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
能成也

庚庚

州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集覽注見

漢武帝元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

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尤甚蠻寇未至而
之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師望貪殘尤甚蠻寇未至而
滂自將拒之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犍為及嘉州寶
語未單蠻乘船棧爭度諸將勒兵出戰滂單騎宵集覽謝
董成之四年成都節度使李福囚之劉潼釋
之曹龍南詔王名(楚為)注見漢武帝元符元年

留之不還... 急詔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 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 翔援兵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 倍未易分其責每援軍至輒... 帥以鉤綴挽之使近投火油... 蜀人素怯其戰殺傷蠻二千... 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使迎詳謂夜相交何謂和乎... 出兵擊之乃退初韋阜招南... 匠往教之勤歲中甲弩皆南... 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 拒之大為所敗會將軍宋威... 都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 軍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 為軍慶繼威乘勝先至城下... 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 整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舖... 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苦... 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 集覽 望梯衝注見德宗建

中四年... 故名鹿角... 堂時因功... 中書指事... 今之額政... 事則發頭... 今樞密院... 保衡同平章事... 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

左補闕... 諸典刑... 宜加嚴... 以懲... 聚問里... 曰徐州... 分隸... 便請... 主卒... 秋八月同昌公

盡心而... 進乃自... 主卒... 秋八月同昌公

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集覽 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集覽 倉何反

古與蹉跌通跌徒結反師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推大將韓君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

州司馬劉瞻罷為荆南節度使溫璋貶振州司馬璋歎

巖共蓄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

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乃非已有却四方之略

惟畏人知巖謂畋曰特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

安萬里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

為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

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依數百年曲舞者數百人夏四

雜寶為首飾純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夏四

月路巖罷巖與韋保瓘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瓘

樂巖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五月上

能曰暴來牢招出府同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幸安國寺賜沈檀講坐二各 考異 上幸安國寺

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允伸鎮

就醫討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考異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提要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

薨當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平章事○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平州

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

州兵來奔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五月

殺國子司業韋殷裕國子司業諸問門告郭淑弟

受狀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集覽 奪紫配陵

奪其紫衣而罰令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于琮為韋保

琮妻廣德公主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有與門相

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

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

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察使

章保篤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

問保衡

怒出之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

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救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意宗迎佛

之盛相已於郊祀上降樓膜拜見之亦無恨及至京師

禮拜稱南膜故注長跪拜也六月王鐸罷

弄權鐸薄其為人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

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

保衡劉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中尉劉公議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

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

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越四兄亦必悚然

慮而宴安寵禄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亦必悚然

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鄂隱保衡之謂邪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

刺史尋賜死○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十

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

春夏滋榮令開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

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其急動加捶撻雖撤屋

伐木產妻鬻子止可供無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

朝延義倉不撫存百姓實無所由計乞救州縣一切停徵

所由猶言所賜路巖死

咸郭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皆死之使者則密奏三品以上賜

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二月葬簡陵○趙

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

同平章事秋八月薨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

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鄩於韋路

共短之至是鄩懼延瞻置酒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

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鄩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

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難言盡其道而死矣集

下斃乎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費禕待郭循飲沉醉遂為

覽蜀人也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飲尚父初

魚朝恩嘗短子儀尚父見魚朝恩德宗號郭子儀曰尚

乃從數人而往朝恩將謀不利於公朝恩致疑不聽考異

平章事秋八月薨從提提要薨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

作卒據凡例當從提提要薨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

羣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允中韓

也薨子簡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峽關南詔韓

為留後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具

大渡河防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

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遇國中發兵繼至而設

以特之蠻兵大敗歸全之羅谷復復陽敗走而新舊三

合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軍遂潰蠻

乘勝節度使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

遺節度使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

留止數日叢素儒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假使道貴

二入遣還授以書集覽邛峽關在黎州之北本名邛峽才反邛峽

華陽國志又曰邛峽水經作自蜀入黎州之北本名邛峽

史行部至邛峽水經作自蜀入黎州之北本名邛峽

遣使冊回鶻可汗集覽吐谷渾王乞使都宗言

敗逃道不知所集覽吐谷渾王乞使都宗言

之宗莒乃還所集覽吐谷渾王乞使都宗言

作亂自詔宗以來奢侈日以甚聞百姓流離無所集覽

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習戰每與盜遇集覽

官軍多敗是裁三仙芝聚數千人習戰每與盜遇集覽

言盜賊衆多今大名路開州長垣縣是

留郡屬邑名今大名路開州長垣縣是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先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遣使開成都

十一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

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數分

申丙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

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二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異 崔彥昭罷作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

致仕請以軍授可舉 至是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漏出

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云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始休詔復發之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

朔日食 ○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

十月攻唐鄧 ○高駢築成都羅城 高駢特築成都

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心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上疏惡以斃斃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

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論駢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 集覽 尤徒賦役

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駢用其言尚 集覽 尤徒賦役

具也徒謂徒隸賦科取也役謂工作以斃斃之取土壘滿

歷反塽也塽徒則救反并覺也故因為斃斃而取土壘滿

詩詰之高也塽徒結反詩東山篇鸛鳴于垤毛云垤蟻冢也

帝延熹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

陷五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

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

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

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郢州○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

之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饑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

數軍餘減六七考異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

王郢眾降郢走明州敗死考異前異年尋等聞勸皆書死

招其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眾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

平二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

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賊圍宋威於朱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繹靈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陷安州○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

象州司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考異詔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

宋威執之以獻斬之招計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論

實降詔御史贈之竟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

黃巢陷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秉仁乘驛

入賊寨賊出迎降考異並當作誅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王仙芝寇荆南節度

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

擊破之仙芝聞之焚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掠而去死者什三四集覽永徽三年朱邪招討副使曾

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

勉副之先退是鄭敗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敗不

賊通不敵犯其境又自兵授張自勉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勉將之守焉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

決敗復至上言宋威敗周朝芝敗其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

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

幸有鄭敗而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關東兵起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亦必已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而巳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縱橫敗亂者謂之狼籍物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南盜賊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各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

各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比不足平也

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

衣米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符印請克用為留帥其眾趣

文州行取兵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速以除防禦使遂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子以負國使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

令迎侯如常儀除集覽天同古雲中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百鎮也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大置同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

勉副之先退是鄭敗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敗不

賊通不敵犯其境又自兵授張自勉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勉將之守焉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

決敗復至上言宋威敗周朝芝敗其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

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

幸有鄭敗而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關東兵起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亦必已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而巳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縱橫敗亂者謂之狼籍物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南盜賊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各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

各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比不足平也

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

衣米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符印請克用為留帥其眾趣

文州行取兵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速以除防禦使遂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子以負國使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

令迎侯如常儀除集覽天同古雲中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百鎮也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大置同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

勉副之先退是鄭敗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敗不

賊通不敵犯其境又自兵授張自勉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勉將之守焉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

決敗復至上言宋威敗周朝芝敗其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

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

幸有鄭敗而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關東兵起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亦必已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而巳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縱橫敗亂者謂之狼籍物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南盜賊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各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

各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比不足平也

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

衣米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符印請克用為留帥其眾趣

文州行取兵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速以除防禦使遂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子以負國使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

令迎侯如常儀除集覽天同古雲中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百鎮也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大置同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

勉副之先退是鄭敗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敗不

賊通不敵犯其境又自兵授張自勉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勉將之守焉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

決敗復至上言宋威敗周朝芝敗其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

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

幸有鄭敗而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關東兵起漢有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

亦必已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而巳矣集覽俄擾俄始擾亂也書竄征籥傲擾天紀枝植

縱橫敗亂者謂之狼籍物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南盜賊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

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各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

各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比不足平也

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

衣米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符印請克用為留帥其眾趣

文州行取兵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速以除防禦使遂入府視事表求命請帥本道兵不許國昌終不愛請

子以負國使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

令迎侯如常儀除集覽天同古雲中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百鎮也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大置同郡也漢為鴈門郡平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趣廣南考異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辛讜遣使如南詔初辛讜遣使如南詔

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相繼

士為知已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

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

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全驃信欲修舊好

考之故事乎順祖考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

分禮也者皆令德也然猶未肯奉表稱貢驃見文宗

太和三年南詔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

自齊肅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

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中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

也官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

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已亂祇以滋之無已則力為上言

宦官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其開悟格去

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其開悟格去

愈也秋九月黃巢陷廣州上命大監議之宰相請除巢

宗以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

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訴執政急攻廣州陷之

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將兵五千於

州守大險留後王重將兵八千於湖二州數遮自將萬

人守梧嶺後王重將兵八千於湖二州數遮自將萬

而朝廷不從則亦挫沉豈願危安得專制勝之道耳為宰相

而朝廷不從則亦挫沉豈願危安得專制勝之道耳為宰相

而朝廷不從則亦挫沉豈願危安得專制勝之道耳為宰相

而朝廷不從則亦挫沉豈願危安得專制勝之道耳為宰相

六年春正月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

大破之巢

武帝元光五年雞鞠改揚子院為改運使從高駘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獨富商貨財之半駘上言三月

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崔安鎮三川上令四

河東節度使從康傳主鎮東川蜀嶺興元西川

行營都統盧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以高駘為諸道

以李瑒為蔚朔節度使五口劉漢宏寇宋充

徵諸道兵討之以李順融為樞密使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黃巢屯信州遇疾卒

人作亂討平之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

朔州降李瑒將兵萬屯代州與幽州節度

巢陷宣州劉漢宏掠申州遣宗正少卿李

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沔表以

不懷怨犯邊亦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期以金帛秋七月黃

之上不憚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張承範等使將兵以
今夜為都督軍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
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援接上命選兩神策
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
守劉充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同里

安十六年汝鄭汝本漢河南郡之梁縣唐置汝

州鄭本屬秦三川郡魏置北豫州隋改鄭州

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

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

發至蔡州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以為刺史

遂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以為刺史

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

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崔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

操兵是日上海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

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劍卒萬人依託關下

目以二千人願陛下起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

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土

軍甚闕下不見其聲呼聲至潼關與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土

卒親其遂潰克讓力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

自關左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

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金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

降於

賊覽

鄭縣後魏置東雍州西魏改華州今隸京兆府關左禁

坑

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

盧攜自殺

田令殺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

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謂獨竈豈不壯哉終自逸於

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主其意謂獨竈豈不壯哉終自逸於

亦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

同謂宦寺也

以喻近臣竈

以喻執政

以周岌

漢獻帝建

十二月黃

長安富家子

皆更戰陳聞

黃巢擁數

卿輩第行

絕糧黃巢

至酉土

承範悉力

拒之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承範變

密迹巨寇... 建大勳... 幸與元... 徵兵以... 圍收復... 請得便... 宜從事... 許之... 密迹巨寇... 建大勳... 幸與元... 徵兵以... 圍收復... 請得便... 宜從事... 許之... 密迹巨寇... 建大勳... 幸與元... 徵兵以... 圍收復... 請得便... 宜從事... 許之...

號... 改元... 唐宗... 室在長... 安者無... 遺類... 遂入宮... 自稱大... 齊皇帝... 號... 改元... 唐宗... 室在長... 安者無... 遺類... 遂入宮... 自稱大... 齊皇帝...

為... 蕭縣... 劉崇... 家崇... 數答... 辱之... 崇母... 獨麟... 之戒... 家人... 曰朱... 三非... 為... 蕭縣... 劉崇... 家崇... 數答... 辱之... 崇母... 獨麟... 之戒... 家人... 曰朱... 三非...

皆... 殺之... 將作... 監德... 公主... 曰我... 唐室... 之女... 誓與... 于僕... 射俱... 死賊... 并... 皆... 殺之... 將作... 監德... 公主... 曰我... 唐室... 之女... 誓與... 于僕... 射俱... 死賊... 并...

自... 殺張... 直方... 多納... 亡命... 匿公... 卿於... 復壁... 築殺... 之... 自... 殺張... 直方... 多納... 亡命... 匿公... 卿於... 復壁... 築殺... 之...

年... 注見... 秦二... 世元... 鳳翔... 節度... 使鄭... 畋合... 鄰道... 兵討... 賊... 年... 注見... 秦二... 世元... 鳳翔... 節度... 使鄭... 畋合... 鄰道... 兵討... 賊...

能... 言會... 巢使... 者以... 復還... 曰諸... 君勸... 賊畋... 乎因... 闕絕... 地不... 能... 言會... 巢使... 者以... 復還... 曰諸... 君勸... 賊畋... 乎因... 闕絕... 地不...

哭... 使會... 巢使... 者以... 復還... 曰諸... 君勸... 賊畋... 乎因... 闕絕... 地不... 哭... 使會... 巢使... 者以... 復還... 曰諸... 君勸... 賊畋... 乎因... 闕絕... 地不...

無... 日矣... 乃刺... 指血... 為表... 遣使... 請行... 在召... 將佐... 諭以... 境順... 皆... 無... 日矣... 乃刺... 指血... 為表... 遣使... 請行... 在召... 將佐... 諭以... 境順... 皆...

聽... 命判... 血與... 盟指... 完城... 重鑄... 器... 中者... 尚數... 萬畋... 使人... 聽... 命判... 血與... 盟指... 完城... 重鑄... 器... 中者... 尚數... 萬畋... 使人...

招... 之皆... 至軍... 勢大... 振巢... 之... 車駕... 至興... 元詔... 諸道... 出兵... 收... 招... 之皆... 至軍... 勢大... 振巢... 之... 車駕... 至興... 元詔... 諸道... 出兵... 收...

遣... 人齊... 詔召... 畋畋... 斬之... 車駕... 至興... 元詔... 諸道... 出兵... 收... 遣... 人齊... 詔召... 畋畋... 斬之... 車駕... 至興... 元詔... 諸道... 出兵... 收...

復京師 ○以張濬為兵部郎中

初揚復... 張濬... 拜太... 常博... 士... 復京師 ○以張濬為兵部郎中

黃... 巢... 童... 閔... 濬... 濬... 亂... 商... 山... 上... 幸... 興... 元... 道... 中... 無... 供... 頓... 漢... 陰... 令... 黃... 巢... 童... 閔... 濬... 濬... 亂... 商... 山... 上... 幸... 興... 元... 道... 中... 無... 供... 頓... 漢... 陰... 令...

李... 康... 以... 驟... 負... 朕... 糧... 數... 百... 馱... 馱... 之... 從... 行... 軍... 士... 始... 得... 食... 上... 問... 康... 李... 康... 以... 驟... 負... 朕... 糧... 數... 百... 馱... 馱... 之... 從... 行... 軍... 士... 始... 得... 食... 上... 問... 康...

何... 能... 如... 是... 對... 曰... 臣... 不... 及... 此... 乃... 張... 集... 覽... 商... 山... 在... 京... 兆... 東... 南... 四... 皓... 何... 能... 如... 是... 對... 曰... 臣... 不... 及... 此... 乃... 張... 集... 覽... 商... 山... 在... 京... 兆... 東... 南... 四... 皓...

兵... 入... 援... 舉... 軍... 入... 援... 遣... 千... 人... 問... 道... 請... 興... 元... 衛... 車... 駕... 黃... 巢... 兵... 入... 援... 舉... 軍... 入... 援... 遣... 千... 人... 問... 道... 請... 興... 元... 衛... 車... 駕... 黃... 巢...

遣... 朱... 溫... 攻... 河... 中... 節... 度... 使...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遣... 朱... 溫... 攻... 河... 中... 節... 度... 使...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入... 援... 始... 巢... 遣... 使... 節... 度... 使...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入... 援... 始... 巢... 遣... 使... 節... 度... 使...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使... 者... 殺... 之... 巢... 遣... 朱... 溫... 擊... 河... 中...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使... 者... 殺... 之... 巢... 遣... 朱... 溫... 擊... 河... 中... 王... 重... 榮... 與... 戰... 大... 破... 之... 遂...

中... 和... 元... 年... 春... 正... 月... 幸... 成... 都... 陳... 敬... 宣... 遣... 兵... 營... 於... 渭... 北... 中... 和... 元... 年... 春... 正... 月... 幸... 成... 都... 陳... 敬... 宣... 遣... 兵... 營... 於... 渭... 北...

為... 翰... 林... 學... 士... 裴... 敬... 自... 賊... 中... 奔... 諸... 行... 在... 時... 百... 官... 未... 集... 之... 人... 為... 翰... 林... 學... 士... 裴... 敬... 自... 賊... 中... 奔... 諸... 行... 在... 時... 百... 官... 未... 集... 之... 人...

是... 羅... 為... 翰... 林... 學... 士... 裴... 敬... 自... 賊... 中... 奔... 諸... 行... 在... 時... 百... 官... 未... 集... 之... 人... 是... 羅... 為... 翰... 林... 學... 士... 裴... 敬... 自... 賊... 中... 奔... 諸... 行... 在... 時... 百... 官... 未... 集... 之... 人...

酒... 濬... 取... 於... 衆... 中... 拜... 之... 乃... 先... 謁... 令... 致... 謝... 酒... 及... 賓... 客... 畢... 集... 令... 致... 酒... 濬... 取... 於... 衆... 中... 拜... 之... 乃... 先... 謁... 令... 致... 謝... 酒... 及... 賓... 客... 畢... 集... 令... 致...

言曰令致與張郎中清蜀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惜
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清慙懼無所容胡氏曰
張潘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敦李康奉撰擢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
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
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又曰富貴有命在道以求徒喪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
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事○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 三

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

統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

藩漢猶言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巢黃

遣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

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

敗於龍尾陂斬考用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巢黃

首二萬餘級敗之擊當作討敗當作破李友金召之沙州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

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

獲悍暴橫嶺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

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

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

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集覽止忍反惇注見晉懷

帝永嘉四年犢悍曠古猛反粗惡鄭畋傳檄天下合

貌言無親也悍性急也強狠也鄭畋傳檄天下合

兵討賊會州刺史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

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

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行在不絕蜀中府庫亦實賞賜不之四夷貢獻集覽

隋置鄜州節度使李孝昌是實賞賜不之四夷貢獻集覽

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唐弘夫屯渭

王奭存屯思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

更之捷進五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

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王上詢九軍不整

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成川謂之洗城

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

諸軍皆退

東塘有雙乃移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

千艘出屯東塘阻諸將數請行

州黃巢之陷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久曰如左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發言及本朝復光泣下

心曰天子而臣賊乎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何捨十

從等八遣牙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

至信宗第十八年也

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昭度同平章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集覽

帝大業十三年隋煬帝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

集覽

乃移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集覽

周長安也周歲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於哉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欽○感化牙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

留後支詳遣溥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

東及彭城詳迎也至東都溥稱詳命還師署河陰掠鄭州而

相授詳不能制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

後悔溥不許送制所歸朝璠伏甲於七里

亭并其家屬殺之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壽州人王緒作

亂陷光州壽州本州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

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

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南詔上表

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駢與鎮海節度使周

兄事實及封驍招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

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

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

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娶

趣之寶無赴表心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

府其實無赴表心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

以董昌為兗州刺史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

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

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

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

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

氏曰人固能謀而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胡

重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自當大鎮身任討賊乃不知居

襲才而敗不審已之用之者違

其泰阿劍各也歐冶子所鑄言秦無道猶有干將越以授人吳

越春秋阿劍各也歐冶子所鑄言秦無道猶有干將越以授人吳

寡人欲因二子請二子作劍一曰龍淵一曰胡阿曰裴澈罷○十

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衙澧州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高駢無

心計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上

許之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

光為南面行 二月朱温據同州 ○ 以鄭畋為司空

營都監使 同平章事 李克用寇蔚州 ○ 邠州牙官

阡能作亂 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歷縣鎮

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

而執之求功欲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誘之備極慘酷

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邠州將兵數千人

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邠將兵數千人

討之 秦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 夏四

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

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 集覽

同華注見文宗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命鄭畋失兵柄復解利權穰袂大詬上表自訴言駢不遜上

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繼等又

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

守一矣乃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

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

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刻青石為高字

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功著將補真官計齋鶴不日

當降此際用之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齋鶴不日

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少異議者厚整駢

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異議者厚整駢

所陷死之旋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寤少異議者厚整駢

駢勇二萬人號莫邪駢用之及欲守以兵滅齊制諸將請

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

絕人境內不雜章已復引由是得專行威福無所

復知有駢矣 集覽 邠州牙官 六月蜀中羣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羅渾擊句想僧羅夫子韓求各聚眾數千以應阡能官軍

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

問悉斬之其官軍亦有老弱婦人來問之皆曰我方

冷田績麻古名疾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僧胡僧其西高安人鍾傳聚眾依山為堡眾至萬人

反胡掠江而高安人鍾傳聚眾依山為堡眾至萬人

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

也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白偁據信州

音宏遣弟漢省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并浙西董

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破之擊當作討昌擊九月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為

同華節度使知其將二遂舉州降冬十月賊帥韓

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

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

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悔慢詔使不能事上

何以使下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

從西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黃巢兵重榮尚

於都志所以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疆兵素重榮尚

而克用喻鄭從則賊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

入大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

討阡能等平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為楊行遷等

揮使往代民之未發前久無功以蜀州高仁厚為都招討指

對曰某村民死其能囚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者仁厚得實則免

汝家不語阡能一家汝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

也然我活汝一能家汝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

夫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胡僧羅

口重復牢密如此且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

集覽

集覽

考異

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整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
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仁厚悉
遣人釋我服入賊中告諭賊出降爭前塗諸寨未之
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爭出降爭前塗諸寨未之
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為一寨示以背諸寨未
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人行過諸寨如我旗前走揚
羅渾擊旗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旗前走揚旗疾呼
事矣至穿口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旗前走揚旗疾呼
羅夫矣至穿口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旗前走揚旗疾呼
能欲出奔眾皆不應前迎官軍見厚出死而後生矣頃刻
曰其首縛眾皆不應前迎官軍見厚出死而後生矣頃刻
如百姓負冤日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
在他所分遣尚書如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
敬瑄梟二首於市釘於一第歸厚出死而後生矣頃刻
目官張榮首於市釘於一第歸厚出死而後生矣頃刻
幾於馬市自餘不獲一第歸厚出死而後生矣頃刻
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行全復捕之法敬瑄以
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人信竊恐所復捕之法敬瑄以
矣敬瑄恨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復捕之法敬瑄以
不與故恨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復捕之法敬瑄以
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

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
智師以守信廉足以視身若使觀之自古衰於求賢惟恐
地者豈特一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汲汲於求賢惟恐
以也良有集覽野橋箐地名也箐七見反穿已向胡僧置寨
身也音題又音匙安福也楊子脩身篇何如可以視身矣
身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視身矣
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
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卯癸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也以王鐸為

義成節度使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

復光以悅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一衛觀軍容使令

財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考異以田令孜

下漏宦官二字以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

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為留後賜名 **考異** 魏博

使韓簡寇鄆州刊本大書漏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王

九字分注漏子懿生十年矣軍中立為留後後十二字

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計發兵三萬盜藍田道遣

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入長安焚積聚斬虜

而還賊以揚行愍為廬州刺史淮南牙將有功

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

潛置門下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

仁厚討峽路羣盜平之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

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之盜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

馬將兵三千以討之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

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

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

狀賊晝夜禦軍健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

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

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召

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細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

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集覽雲安秦巴郡地

然命善食而越之獻于在斬之集覽漢胸臆縣也北

周改雲安縣屬巴東郡清井漢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

寧州清余六反修怨史烟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

如音測角反後書中史烟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

官騎解奴前反後書中史烟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

收復長安李克用與黃巢軍戰于渭南將白志迂等引

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

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

同平章事斬策相崔瑒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

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日

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

史趙犍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初陳州宗

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

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楷斬之巢聞之

怒與宗權台兵圍之扼擊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孽論
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
與此州存亡目拘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
漸嚴引鎗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
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集覽由反以劉謙為封州刺史
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秋七月以朱
之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危懼而全忠勇氣益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慄上卒及

卒軍中勳哭累日入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致素忌復
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致
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考異左驍衛上將軍楊復
與之爭得失故令致惡之數

敗罷為太子太保判官吳圓求郎官敗不許陳致遠
致立於宰相之上敗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
不可令敗處從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
用取潞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險人勁屢篡

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集覽
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浮誠野無稼穡矣
爾雅曰探篡俘取也郭璞以宗女妻南詔○十一月

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
聲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溥
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

食都溥奏疑判官李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
蕭蕭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
以同謀溥特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
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朱全忠據亳州

趙驥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與
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二月

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陳敬瑄之遣高仁
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致恐
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
監軍使舉兵准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夏
乘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夏

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

走黃巢兵尚疆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

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

去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甫拔之巢聞之懼解圍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

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五月大雨平地三尺

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

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此

王浦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

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

衆逾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兗句驛能屬者纔數百人

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勿

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集覽帝亦康元年李克用

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李克用至汴州全

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

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

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馳奔下以水沃其面

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銑扶克用匿牀下

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

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雷光

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克用妻劉氏後拒戰死克用歸者

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

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直曰此當謀之朝廷若

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

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其曲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

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

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上

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倍烈無姓克

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張存有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

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

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

殷勤伸謝爾而克用亦豈為得乎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

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死志不克矣乃不惜哉集覽源本名也

失力校犯者擊兵至死志不克矣乃不惜哉集覽源本名也

貌墨角反倍其吉反力校犯者力必行也校報也言見說

犯者必報之也論語昔子曰犯而不校擊兵擊女居反說

文持也字或作擊前書霍去病傳匈尚仁厚敗果川

效相紛擊注師古曰亂相搏持也尚仁厚敗果川

丘於鹿頭關進圍梓州高仁厚至德陽揚師立遣其

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尚仁厚敗果川

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
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此寨副使揚茂
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擊之至見門開不
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
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射幸不知汝曹
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射幸不知汝曹
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語曰諸將牙集者衆信之皆還惟
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語曰諸將牙集者衆信之皆還惟
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對曰寨中矣仁厚曰軍僕射
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死矣仁厚曰軍僕射
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死矣仁厚先走副使當死矣仁厚曰軍僕射
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矣仁厚先走副使當死矣仁厚曰軍僕射
於關下鄭君雄等伏發大敗道歸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
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道歸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二

起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盡丙辰唐昭宗乾寧

三年凡十二年有奇

四年六月東川將吏斬揚師立以降詔以高仁

厚為節度使其高仁厚曰仁厚州久不忍城中之玉石俱焚為諸

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戍其功如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
厚為節度使其高仁厚曰仁厚州久不忍城中之玉石俱焚為諸
尚讓敗黃

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尚讓追黃巢至瑕丘賊

天平節度使朱瑄擊秦

宗權敗之秦守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

首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

不能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蜀今陛下乃

集覽

時傳姓李名感化軍節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

諭解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

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事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
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異日必為國患惟和議下
藩鎮相攻者朝廷受矣范氏曰天子所制御天下者賞善
罰惡辨是非在直使人各當其功而全忠輒欲殺其分而不相陵
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所忌憚而克用者而不恤置其
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朝廷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
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
不直者而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征伐不復稟命以
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征伐不復稟命以
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秦誓篇
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
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無罪之言被裁何敢過用
真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度使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脩鎮
進李克用爵為

隴西郡王○以王徽知京兆尹事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

以為忠武節度使

晏弘去河中也王建韓建
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田令孜殺內侍曹知慤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

為福建觀察使

盜殺中書令王鐸

表以自代巖為治
有威惠閩人安之
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
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胡氏曰
鐸在相位不明是非及為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

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珥方政之所
殺多矣晚而陷禍豈特驕奢天侈之罪哉

為均州刺史不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辟

懼其割掠尚以為疑不若置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大多州人

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

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

光啟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復熾寇雖平宗權

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益死以從北至衛

滑西及閩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

將還長安畏宗權集覽關輔關中輔有三車駕發成都○

為患詔招撫之集覽關輔關中輔有三車駕發成都○

淮南叛將張瓌據荆南郭禹據歸州雷蒲髮攻

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後岳二州荆南節度使陳儒

請瓌攝行軍司馬使將兵擊雷蒲瓌還兵逐儒而代之瓌

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

禹亡去襲歸州隸之禹成納也集覽秦宗權責租賦

覽禹成納也集覽秦宗權責租賦

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三

千人不渡江轉掠江洪凌州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

月車駕至京師京師荆棘蒲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

南嶺南數樂時朝延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

十州而已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

討之○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初田

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

負而土供不至賞資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

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

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而令孜圖重榮子匡祐使河中驕

傲重榮數責之匡祐脫歸勸令孜重榮乃徙重榮為秦

寧節度使以王重榮存代之仍詔李克用為所擴不肯之充州累

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之功為令孜所擴不肯之充州累

表數令孜十罪符以抗之昌符昌言之弟也集覽政莫李

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昌符昌言之弟也集覽政莫李

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盧龍節度使李

使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盧龍節度使李

善又河比唯義武尚屬朝廷義武節度使王勳存與克用親

分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亦遣將攻無極盧龍

成德兵拔新城取易州李克用亦遣將攻無極盧龍

蒙羊皮襲盧龍軍復取易州李克用亦遣將攻無極盧龍

考異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全忠既喪

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秦宗權遣將孫儒陷東都守

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羅秋七月

殺右補闕常濬濬上疏曰陛下致天下紛紛若此豈不

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死而唐亡之兆決矣

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詳也八月以趙雙為蔡州節

度使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蔡百餘里

以擊為蔡州節度使無不立至全王緒前鋒將擒緒奉

王潮為將軍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以

從無去也潮等曰人比有母未無法之軍人達吾令而不

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

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

伏壯士篋竹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

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集覽魁岸注見中宗冬

酒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聖十六年

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

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於李克用克用方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還掃屏鞏如秋葉耳重祭曰待公自

待吾先滅全忠還掃屏鞏如秋葉耳重祭曰待公自

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

裏欲共滅臣臣不得全忠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

年濟河比討二鎮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

取入京遣使者諭釋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京師震

令致遣政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

二月重祭重祭發兵拒之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

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政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

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

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

李克用重軍河

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
 幸寶雞從者纒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
 能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太朝
 神主皆失之明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孜
 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致李昌符亦取為之用
 且憚蒲晉之疆更與之合蕭蕭召政亟迎車駕引步騎
 五千至鳳翔孔緯請宰相宣詔蕭蕭召政亟迎車駕引步騎
 辭疾不見緯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
 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
 曰吾妻病垂死且辭遂復走君善
 倉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君善
 不別因名寶雞山蒲晉謂河中王重榮晉謂晉陽李克
 用別因名寶雞山蒲晉謂河中王重榮晉謂晉陽李克
 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
 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上
 餘將摧折矣王建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棧下攻散
 關不克嗣襄王温肅宗之玄孫也為政所得與之俱還鳳

考異

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上並當作帝

朱致李昌符追逼

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

別岐兵追逼乘輿鈕鼓之聲

翔克用還太原重榮與
 政昌符表請誅田令孜
 鏡武二年閻道大散嶺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曰閣
 道關襄王温襄王名温温音於云於問二反制商有九
 等一曰王二曰嗣王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為親王親王
 之子承嫡二月至興元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
 者為嗣王二月至興元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
 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邪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
 南君步棄鎮走鳳翔百官蕭蕭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
 昭度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遣王建十五萬斛
 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遣王建十五萬斛
 成三泉遙領州刺史
 將帥遙領州刺史
 安軍軍東門外瀕江蒼石上窪然為三月以孔緯杜
 泉者三如小車輪古盤孟品列鼎峙
 讓能同平章事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
 厚○夏四月朱致奉襄王温權監軍國事還京
 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
 播遷六年將七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
 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救使之榮委以大權

使墮網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攻極矣戰賊之力迎大駕不
能垂頭耳受制於閭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
改圖以不利社稷乎謹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傳權射
足下盡心不安席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鑿廢立重事遣不
敢聞命奉襄王煇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
翔百官奉襄王煇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
京師使韓昌圖為之昌圖不從乃使兵部田令孜自為西
川監軍令孜自為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為中尉
出王建為五月朱玫以蕭遘為太子太保蕭遘遂辭
利州刺史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
乎田令孜有寵用事久矣蕭遘未嘗為上極言令孜敗國
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寤而倖倖不從乎雖不預廢亡
辭撰冊文而亦受其宮保之命矣君臣之際如此乃欲
以辭免自全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
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朱玫承制
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戡勦進呂用之建
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

從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奪其權而無如之何用
之亦懼訪於其黨鄭杞杞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六

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

朱玫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旣而攻自為宰相昌

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

相親善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綸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襄王煇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

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盍與

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

用從之煇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

政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政合人情懼表至上

出示從官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朱玫遣王

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

茂貞傳野

也姓名功

老異之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

以周岳為武安

軍節度使

黃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閔勛招淮西將

殺之詔更其軍號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

其子匡威為留後

潮按泉州殺廖

陳岩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岩表潮為泉州刺史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煜稱帝改元

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

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

攻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敵

攻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

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郿

寧節帥乎眾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攻怒責之曰汝欲反邪

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

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

煜殺之百官賀大常博士殷盈孫曰煜為賊臣所逼正以不

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煜

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獻

稱賀之禮請侯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孫儒陷河陽

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蔡州

拒黃巢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樞叛儒等皆屬焉

宗樞遣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

義據懷州李罕之

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

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昏於克讓而盛飾車

而代之

丁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

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

代北節度使

李國昌卒

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煜官者甚眾法司皆

什七八胡氏曰蕭蕭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攻之言有
罪狀田令致之奏有不撰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
則身相襄王其考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為
區別惜哉以愚考之此之死由令改崔昭度也
罪狀令致不能及昭度此
讓能所以不能及昭度此
完固請駐蹕乃以宮室未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

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稟給軍中皆怨而
軍中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利
樓兵亦叛寶奔常州迎度支催勸使薛朗入為留後

州刺史王建龔閬州而據之 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
材遠略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
非公而誰不然茂前四戰之地難興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
史從茂實召募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
逐茂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慕母諫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夏四月淮南都將軍師
姓注見齊明帝建武元年 復建說使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
復建說使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

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

高駢而幽之 高駢遣甲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樞師

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
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
於用之師鐸至高郵與漢章言誅用之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從師鐸留高郵師鐸境內言誅用之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為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劍請留高郵師鐸境內言誅用之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門為守備而師鐸境內言誅用之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急召用之區處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
適君之宜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待中用之駢曰近者
退師鐸遣孫約駢命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
之曰迎彥為帥駢命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
之駢遣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部許駢等用
望駢遣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部許駢等用
射書入城用之焚甲入見駢大驚曰汝欲反駢命駢
出自是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通數易其地駢遣
之莫知所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數易其地駢遣
師鐸不致師鐸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數易其地駢遣

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副
大掠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
使承制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恐發諸難
曰取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二日師果分恐發諸難
及亦不補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師曰
門射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說師曰
僕射公而佐之但去其害今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說師曰
故順公而佐之但去其害今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說師曰
南得一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
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驕如臣節使高公聰明必
不知愧如秦司空彼必未敢輕進就使此功責我負約
猶不若亟止高氏忠臣也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
智士也求之復見既而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
獲諸葛殷殺之迎駢入道集覽玄女一力士常以妖妄愚感
院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集覽玄女一力士常以妖妄愚感
高駢政有玄女兄士之說五帝本紀注引龍黃帝以仁義不
帝攝政有玄女兄士之說五帝本紀注引龍黃帝以仁義不
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先是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
尤周侍中謂周實也先是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
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秦

兵少以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珍至大梁全忠謂諸將曰
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謂諸將曰吾事
濟矣時蔡兵數萬環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吾事
未斬朱珍之至亘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
寨斬於充鄆朱瑄朱瑾皆以爲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忠
求於萬餘蔡兵數萬環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吾事
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
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討汝懷鄭陝號者聞宗權敗皆棄去
宗權之勢自是稍衰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揚
行密引兵攻之初揚行密用之詐爲高駢驛署廬州刺史
表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
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
天長用之及張神劔皆以其衆歸之會秦彥將兵三萬入
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
守遣秦稠權戰敗死士卒死者其什一集覽揚行密胡孟反廬江
今無爲州屬縣廬或作廬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
爲招討使討之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驛
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討之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
敷走保隴州詔遣茂貞討之

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牙

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執行焉殺之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

全義為河南尹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

義據東都共求救於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

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李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

稅惟殺之戰餘但管杖而已山後無曠土其勝兵者大

壯者教之戰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

至七千人小卒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

察人不能數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

呼出老幼賜以茶縹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

嘗笑獨見往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

有無相助比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秋八月

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

節度使○朱全忠取曹州全忠欲兼兗州而以朱

暄兄弟有功於已政之

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上遣其將朱珍萬從周襲

拔之及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瑄僅以

免身秦彥遣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秦彥悉出城中

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

曰賊近告我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

逆何論眾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

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

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

言出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秦彥殺高駢

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

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駢姪同欽

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戰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

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胡氏曰高

積善之家非佛氏所滅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

爾者反乎爾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

足於彼見天道好還之不善或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

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為異物負怨於陽明之界而

於能舉軍縞素向城大臨雖非其誠亦假仁之舉也

集覽

戰手兩手 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揚

相擊也 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董泥為

驅縛屠割流血而潰先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門納外

兵守者皆不闕而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以殯其族

計中遺民纒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

之自編淮 董泥為餅通鑑釋文曰董草名爾雅謂之

南留後 董泥為餅通鑑釋文曰董草名爾雅謂之

文云草根木實皆盡則又安得有董葵在此必黏土無疑

隋煬帝時江都城民擣藁煮土而食唐昭宣時朱全忠圍劉

守文於滄州城中食盡九土而食以此益信非董葵明矣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

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

故寨秦彥暉師與彥暉合未幾宗權召宗儻等還蔡拒

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儻屢促之儒

怒殺之傳儒於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

其眾又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命鎮高郵行密殺神劍而防

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凡數萬戶 閏月以朱全

忠兼淮南節度使

使人全忠遣張廷範致朝命於揚行

密以行密為副使又李璠為先進為都統願不許淮南

而全忠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

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亦始構怨全忠

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

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脫自恨得翔脫凡軍機民政悉以

咨之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

畏之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思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孫

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鐵假子宗瑤

宗瑤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義深謂敬瑄曰

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曰十軍

父召之建怒破門而進技重為顧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

登樓慰諭及與諸將羅拜曰今日所疑無歸退也 集覽

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之各為左右 揚行

呼外反十軍也田令孫龍武神策神威使故稱十軍 密斬

馬凡十軍也田令孫龍武神策神威使故稱十軍 密斬

密斬呂用之 銀五萬鎰理於所居克城之日領備麾下

一辨之資至是行密闕上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
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然家刻裂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
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密怒而殺之嘗許曰呂用之
合仙莫大於揚行密久留不殺何也所以不殺與夫天下
之罪一也以其眾迎之於天長此行密所以授行密亦當
同焉又以其眾迎之於天長此行密所以授行密亦當
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士乃懷其私惠而容貸之及
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大義圖霸業之將不死而容貸之及
怒生殺皆以利行夫豈仗受大義圖霸業之將不死而容貸之及
一諸葛毀又誰謂或見高駢受大義圖霸業之將不死而容貸之及

十二月秦宗權陷荆南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錢

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彥等之歸孫儒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
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併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
殺彥等以宏為使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將
石瑋寇陳毫朱全忠遣朱珍為從周將擊擒之二月以
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楊行密為淮南留後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

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上至

長安考異上至長安○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

彥禎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魏博節度使樂彥

疑之方籍籍不巳從訓逃於牙禎以爲相州刺史從遣人

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禎以爲相州刺史從遣人

僧衆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魏博節度使樂彥

也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初罕之與全義

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

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竭力奉之罕之

驕悍主吏杖之河南海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

澤州末救於李克用三月朔日食既○立壽王傑

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

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

宗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各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

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

功故以私利已既以援立為功策夫立君以亂國者而宦

者以私利已既以援立為功策夫立君以亂國者而宦

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行密將奔海陵表襲節度使楊

歸廬州再為進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

之全義嬰城自守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丁會等將兵數

萬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兵還全忠表會為留後

張李罕之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兵還全忠表會為留後

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領河陽節度專以盡心附之給其糧

人者殆羅弘信殺樂彥禎及其子從訓詔以弘

信知魏博留後以郭禹為荆南留後南逐其帥

王精為治撫集郡縣通商農晚年殆及萬戶府藩鎮各

務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地韓南郭久之

朝奏復遂以禹為節度使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

城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

之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

使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疆欲罷兵

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瑄

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

辛草表請討敬瑄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幸蜀

徒行疲瘁之即使監西川軍令致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

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使以徵敬瑄為龍武統軍

疾大斬皇弟吉王保長

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

昭度院宰相以下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昭度攝冢宰昭

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吏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以
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鎧必矣行密從之鎧將蘇
唐等出戰大敗
行密遂圍宣州

朱全忠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遂
取宿州○冬十月葬靖陵○十二月蔡將申叢

執秦宗權以降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
瑄官爵陳敬瑄田令孜致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
之詔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

事○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初威
義節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初威
義節

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夏六月李克用拔磁
洛殺孟方立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
立拔磁洛方立遣大將馬殷將兵數萬拒

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楊行
密

宣州城中食盡人相陷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鎰鎰將
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食餓者鎰將周本

去行密以宗女妻之為禪將鎰既為觀察使朱全忠與鎰前
舊遣使求之表襲勸行密斬首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

攻徐州不克引兵還全忠遣朱珍攻徐州拔蕭縣據
之珍命諸軍皆葺馬既李唐實部將嚴郊蜀清慢軍吏青

使王敬武卒軍中推其子
冬十月平盧節度

上祀園丘宗之出已具欄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
十一月上更名曄○

至當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
待不事上在藩邸素疾宮多謀及即位相極張濬勸上舉大
相言及四方者復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
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
李而姓楊欲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
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爲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
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暮年
孔至天武都頭加平章事及謝日臺使中請班見百僚
僚故有班不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
安乎順節不與復言朱全忠求領志馬周上議三代深衣
公須此職非與兵請襖衫標漢爲士人上服開襟者
不可全忠乃止與服之即今四代布深衣因于其下著各
名衣冠分也襖衫爲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
反名曰襖衫以爲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
之服是也筓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上並當十二月田令殺劉巨容
巨容能燒藥爲黃

不與恨之至是
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李克用拔邢

州○王建攻邛州

王建攻邛州陳瑄遣其大將楊

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
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名宗儒留判官
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韋昭度營於唐橋一
建營於東閣門外事昭度甚謹簡資嘉戎四州皆降

月楊行密取潤州○李克用攻雲州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克其東

城防禦使赫連鐸未拔於盧龍李以楊行密爲寧國
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軍節度使○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

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赫連鐸

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臣請與河三
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
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
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
謝安裝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上采其名而用之曰張公
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亂天下必是人也...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

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

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

之克脩愆憤成疾... 宣義節度使... 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

宣義節度使

更名宣義成

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

朱全忠為宣武

六月朱全忠為宣武

至陰地開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 宣義節度使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

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澤州之初圍澤州也呼李

張相公何路末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無穴自藏

相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兩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

我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兩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

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亦走歸全忠時軍河陽亦引還

得昭義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以不

始有昭義志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

走之嗣源性謹重廉險諸將相會各自說勇略嗣源獨

而止王建克邛州邛州刺史毛洙本田令致親吏王

吾頤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

張頤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

夷僚經營蜀雅引兵還成都集覽益州四縣地立蜀州唐分

漢以隸蜀郡西魏置雅州冬十月王建取蜀州○李

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

官軍出陰地開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

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

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奔禁軍自潰河

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有禁軍及敗靜軍自潰河

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語其眾曰武重合萬

得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里而軍濬建乃

歸範附存表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朝破寵劬翦黃

未必非全臣之力也若致陛下今子三冠受恩四朝破寵劬翦黃

張濬既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罪則拓跋思恭之取

首丹陛與潛格間若其不勝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

濟師質表至潘已敗朝廷震怒於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

兵至晉州全忠始盡是役也朝廷震怒於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

復從中祖而孫被擒揚復恭集覽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

即逐郡故安縣也定本春秋白狄地戰國為中唐州城

定州今故安縣也定本春秋白狄地戰國為中唐州城

元漢平帝始五年斧塚同敗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四年

二世三年

復置昇州

一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

請和全忠乃還

初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

魏博自是服於汴

魏博自是服於汴

或曰淇水出於西有與水流入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

也

滑州在州東北百二十里

徐彥若同平章事

李克用官爵

孔緯攻宣州

孫儒攻宣州

而南揚行密城戌皆望風奔貴儒將事從立奄至宣州東

引去儒前軍至漂水行密使將李福帥精兵襲之存斬

數人密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強移牒藩鎮

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

令貶張濬繡州司戶

朱全忠欲殺之並聽自便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

使和而救之張濬為見此役也唐之將亡警如人有必死之疾

傳昭元所改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二月復陳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

建罷兵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為留後棣州刺史張

遣其將靈弘擊棟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密使人迎之仍
請避位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
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鄩
殺弘於座師範慰諭士卒自將以攻棟州殺鄩以鄩為馬
步副都指揮師範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驪車自
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驪車自
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彗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胡氏曰天人之際精浸相
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天則人事動乎下天不違則感之者
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位先天下而天不違則感之者
君也後天而奉天之德以居天位先天下而天不違則感之者
順也後天而奉天之德以居天位先天下而天不違則感之者
雖有并矣亦不為咎今星孛三台入太微是以三台寒暑平
歲帝庭欲銷去之禍矣其或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
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以帝震怒不復可解而為矣
精德也伊漢元帝末光二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為矣
君德也伊漢元帝末光二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為矣
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德也德博而化正已而正物
也皆大人之事死天而不違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謂天理未露聖人開其時之運行也先悉應
天理已露聖人用之乃所以奉順其時之運行也先悉應

集覽

反朱氏附錄問先大弗違後天奉天聖人與天為一安有
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
差毫釐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吏民多勦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誅之王建見罷兵制書
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誅之王建見罷兵制書
克復而有之於是建表敬瑄令致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
功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亦欲送相吞噉此腹心之
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賂保於行府門鬻食之昭度大懼
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建即東還建送之昭度大懼
兵守之不以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峰壘巨五里
齊應也即此劍門關名也三國漢先主立梓潼郡時有劍
門縣閣道至險隋唐皆關宋中興與關於利州路
十七部之數又劍閣注見三國漢後主炎興元午五月
孫儒遣兵據滁和揚行密攻克之○秋七月李
克用攻雲州克之○王建克成都自稱四川留
後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
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恩豈敢忘但
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

集覽

後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
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恩豈敢忘但
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

城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初敬瑄之拒命也
令致欲盜其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兄但高
居自逸而已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路相賦贖之將佐有
器幹者建皆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
人皆為監軍上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
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枯柏津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
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
愠對不肯行無疾求致仕從之

冬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建留心政事容納
直言好施樂士用

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

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
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

門命李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两市遇劉宗望
立馬喻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
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而東
守信兵空見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趣興元與楊守亮

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取曹州徐之曉將劉知
俊降之時溥軍自是不振

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
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

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孫儒攻宣州

州王建遣兵救之

東川節度使顧彥明薨以其弟彥
暉代之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

守亮因而奪之使守厚將兵攻梓州彥暉未救於王建
遣其將華洪等救之而密謂諸將曰汝等破賊彥暉必攜
師因報宴而執之無煩而舉也洪等破守厚走之彥暉攜
藥京師均州刺史馮行襲逆擊大破

巖卒

巖疾而卒都將范暉調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

福建觀察使陳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

使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
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

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
與元表請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朝廷上意不
能容召言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
相不致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
諸楊阻兵函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不招討使授
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
之使用國法約東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
王鎔

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朱全忠
擊朱瑄瑄擊破之孫儒圍宣州○楊行密取常

潤州○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詔朱全忠連
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獲充鄆河東兵數之皆無功復值
水災人死者十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
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為

鄭延昌同平章事○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
擊敗之○夏四月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楊

行密取楚州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六月

揚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揚行密謂諸將曰

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
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糧師時出
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
戴安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南無復生業儒軍聞淮
南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
至是安堵皆育思歸之心人既安得復生業儒軍聞淮
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頵擄斬之儒首京師儒卒大
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眾守七州南走北至洪州衆
餘萬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稱揚州一益及經秦畢守潤州
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州一益及經秦畢守潤州衆
孫楊州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益及經秦畢守潤州衆
秦彥畢師密鑿王建圍彭州置山彭州久不出俘掠有軍
孫儒楊州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益及經秦畢守潤州衆
西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晟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
至民不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
恤彼將更思揚氏矣京流惻然不覺屢後其林而問之先
成曰又有其思揚氏矣京流惻然不覺屢後其林而問之先
備之意城由萬一是有者今諸寨旦不出策伏兵門內望
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

無暇相救無狀以敗乎宗建凡七條此誠有之將若何先
知請條列為狀三帖置招安寨五部悉所虜者執州百姓
乞禁招安之事實願帖宗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安百姓
四於營場有父子兄弟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
集取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
帖入山招論各歸田里出而驚寨如歸市久之見材落無
縣令曉諭行縣復其故業山難知恐其受其賜而亂然後
抄大喜即行縣復其故業山難知恐其受其賜而亂然後
賢材不以取土而皆存上賢材在則其表而下州然則
起矣材之王先成走卒也建賢材在則其表而下州然則
人其材之隱伏於塵草茅可勝計哉是兵而取之俾然則
惟患其無不長而或能宜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人之取材使
實而無由地廣而或能宜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人之取材使
冷者何而由地廣而或能宜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人之取材使
神子第年李茂貞取鳳興洋州○秋八月以楊行
密為淮南節度使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以皂衣蒙
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格陳四鄰畏之而行密以十室
不足欲以漆塗易武帝帝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

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
無者相與貿易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
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
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行
苦推以待物無所猜忌淮南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行
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
庶幾復承平之舊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
奔閬州○冬復以時溥為感化節度使○以李
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初邢洛磁留後李存相與存
信從中沮之存孝憤且懼及及王鏐圍堯山存孝上表
信從中沮之存孝憤且懼及及王鏐圍堯山存孝上表

書武王在救廣鉞右秉曰旌以專斷十一月初朱人忠遣
大斧也父之節獨可教以叛君乎子綱紀振之義今雖不許
可而賜之鎮沐鉞不教以叛君乎子綱紀振之義今雖不許
師以心服之鎮沐鉞不教以叛君乎子綱紀振之義今雖不許
其表下詔不叛會乞兵討氏曰將何有於君昭宜子固為
真矣使不許叛會乞兵討氏曰將何有於君昭宜子固為
節度州自歸乞兵討氏曰將何有於君昭宜子固為
以三州之存孝憤且懼及及王鏐圍堯山存孝上表
信從中沮之存孝憤且懼及及王鏐圍堯山存孝上表

十一月初朱人忠遣
朱人忠遣

兵取濠泗濮州遂擊徐州○十二月初行景福

崇玄曆○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

貞不奉詔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李克用擊王

鎰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李匡威亦引兵救鎰

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亦引兵救鎰

敗河東兵於元氏元氏注見漢帝李匡威為弟

匡威所逐奔鎮州匡威之妻美醉而淫之及還匡威

據軍府自稱歸鎮州父事之營兵以柳玭為濶州刺

史御史大夫公簿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

其子弟曰夫門地欲以高相宦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

則得罪重於也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此行實材人未之

信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枝盛則為人所疑行實材人未之

亂令致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刑官馮滄草表奏之曰玭

不虎於闕外先機恐失於惡亂世曰公道其下專殺

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後行是故賞罰者公道其下專殺

後柄不道者清議在下其後行是故賞罰者公道其下專殺

于重典誰不以失焉朝延既不得而治之會王瑄建亂藩鎮置

下詔獎其為不許授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亂藩鎮置

請眾宜斷而且不許授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亂藩鎮置

魏孝文帝改諡為文宣也論語弗有季路見父孔子也後

季氏將伐顓臾孔子為之過也論語弗有季路見父孔子也後

出此防者責之罪也季氏如虎兇如蛇孫叔敖教蓋非利已

忠殺蛇而致福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開壁不戰都虞

朱友恭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

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勸僅得比他行宜加律王批蒲眠反批類批才反夏四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懼以二千騎逃入場山全忠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單騎
請沐州見全忠全忠將斬之全忠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單騎
衆敬憚之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遂自將之或將兵出至中塗彭城
以爲不可遣一介召出之全忠遂自將之或將兵出至中塗彭城
拔之自是徐兵不取焚死全忠遂自將之或將兵出至中塗彭城
史張延範知感化軍號後乞除立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劫王鎔鎮人殺之

世宗時以徐州爲感化軍號後乞除立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劫王鎔鎮人殺之

恩旆悅其將王鎔完城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曰鎔爲
日鎔所困幾亡矣素蒙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
以爲然與鎔駢馬入府會大風雷雨瓦皆墜匡威入門
鎮軍閉之有鎔登屋共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

幽州將

威甲士挾鎔登屋共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

劉仁恭攻李匡籌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五月王潮取福州

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五月王潮取福州

監將兵攻福州經年不下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

盡悉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親犯矢石急攻之
城中外食盡樵棄城走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
撫其家汀建州降羣盜皆潰

閏月以扈躡都頭曹

誠等爲諸道節度使

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
加恩罷兵

秋七月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敗之復與

連和

揚行密克廬州

先廬州刺史蔡儒發揚行

忠全忠而斬之左覆牒報行密父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於至
何爲效之胡氏曰父母家見發人子至痛自爲寇也攻儒斬
之怨可釋矣儻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痛之情也攻儒斬
能駕馭羣材而霸有一方也

八月以覃王嗣周爲京

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特功驕橫上表曰陛下尊
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但觀疆弱不計是生靈因茲受
錮未審乘輿播越自變之馬難羈唯慮旬服之命杜讓能專
禍未宜讓能輿播越自變之馬難羈唯慮旬服之命杜讓能專
出門未宜讓能輿播越自變之馬難羈唯慮旬服之命杜讓能專

食中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獨能曰陛下必欲行
之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國
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死繼之日徒受命讓能留中書計畫
月餘不歸佳昭李昭陰使郊岐乃命之耳日能留中書計
君遂馬及知崔昭李昭陰使郊岐乃命之耳日能留中書計
委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市人因亂投瓦石遂有相走匿
免體物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物
論以看人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物縹緲其體
雖不能飛雖所交其略曰也細綿也南史梁無不操權廣
大共工驩雖顏以揣其輕重若游塵若衡重細銖銖不能
國步斯頻文難未平也詩桑柔篇下聖人之交餘詳見本傳
雅為刺史人曰得雅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此州刺史裴樞守
雅為刺史人曰得雅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此州刺史裴樞守
雅為刺史人曰得雅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此州刺史裴樞守

遣兵攻兗州○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李克用攻刑州○存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擢擊成河東牙

非尚書敵使尺之塹存孝曰大王惟侯擊擊成河東牙
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

軍官軍逃潰賤杜讓能雷州司戶

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軍于盤座以拒之禁軍皆新
募市井少年而兩鎮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與平
禁軍皆望風逃潰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
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
能悟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讓能雷州司戶君遂矣是日人讓
帝大業十三年考與戶能下讓能雷州司戶君遂矣是日人讓
同平章事○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

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茂貞勒
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茂貞勒
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茂貞勒

兵不解請誅社讓能然後還嶺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
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五州之茂貞
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道於茂貞
司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楊行密取舒州○

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
授人推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行瑜安敢輕議遂有
是命傳覽券注見中宗廟聖十六年織十二月朱全忠

請領鹽鐵不許朱全忠請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

乃賜詔開諭之邵州刺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

初岳殺閩勳與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
咸受僕射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為僕射報仇

雷蒲共攻潭州斬岳自稱留兵後詔以茂貞入朝大陳兵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自備數日歸鎮以鄭祭同

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

立章事蔡好詆譏諸多為敬後詩譏朝時事上以為有所

意笑曰諸君大誤使人笑何既而賀客至蔡搯首曰特出聖
事此鄭常苦不相知事可知矣富貴常苦不自克小事胡氏曰歌後
為義一鄭念之頃反覆手之絕謂反手覆手之不可致慎於此也

交行翻手作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邢州也杜甫貧

雲覆手兩謝罪克用先鋒身被重鎧於牙門存孝出見
中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身被重鎧於牙門存孝出見

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既而
日與存孝通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用諸將疾之常不事者

密與存孝通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用諸將疾之常不事者
忠獨存孝通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用諸將疾之常不事者

盛矣傳覽泥首以物蒙頭為刑人之狀萬勢浸弱而朱全
俱驚辟易謂開張而易其舊處也夏五月劉建鋒馬殷

入潭州殺鄧處訥劉建鋒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訥

閔殷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非人符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懼呼棄旗幟遣使遁去建鋒令前鋒軍衣其甲張其旗趨州殺處訥自稱王建克彭州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留後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論之不從乃殺之

昌胤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尋罷之
宣制知制誥劉崇曾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少傳上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故使崇曾沮表自訟醜詆崇曾嘗庭拜田令致為朱玫使崇曾沮表詔停崇曾見任

李茂貞克閬州
文必師李谿而為之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
合眾望累表

徐彥若同平章事
避位故也

鄭繁致仕
以蔡自

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既拔閬州楊復恭帥其

于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受王纒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范氏曰小人無功而後之不幸也復恭姦臣至此與天子故小人而有非豈不謂人無為戒哉胡氏曰中臣焉若又兵柄是也事其人之為美歟此可

冬十一月

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始有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

月揚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遣押牙唐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

兵擊破之
軍幽州其大殺之將請降

黃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
威遣兵攻殺之幽州大新州降匡籌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

以劉

隱為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

南節度使劉崇龜召

卯乙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入幽州

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

恭將兵略定巡審劉仁

以陸希聲同平章事○護國

節度使王重盈卒

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珙知

表刺史且求援於李珂表

留後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

借號於越州

命相繼求為越王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

負我矣有諸之者曰與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獨曰

今唐室雖微天未大興於賦畝受朝延厚恩位至

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曰忽為族滅之計昌孫欲為假天

會稽吳錄錄曰亦從待守孤城為天子笑耳昌又雖領六

州王若稱帝錢鏐遣昌書曰與共閉門作天下笑耳昌又雖領六

邪及今俊悔尚可也昌不聽鏐以身富貴復以李裕同

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結文學復以為相崔昭緯與

告之谿再入相昭緯使告行瑜曰曷者尚書令之命已行

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裕為同列相與蔡昭感聖聽恐

復有杜太尉上報行瑜乃與裕為表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

相當出朕懷行能等集覽李茂貞州名邠指王行瑜岐指

論列不巳谿復能等集覽李茂貞州名邠指王行瑜岐指

顯王八年周以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從李克用

胤罷能以王搏同平章事○以王珂為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弟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珂節鉞以

珂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

州先已允克用之奏矣報楊行密取濠州拔之密得徐州

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子溆增之密謂

夏四月罷諸王將兵

有上諭以密謂溫曰知

鎮陵南者欲令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方不

得已

罷之胡氏曰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然亦足以
必崔昭緯與李克用為腹心則伐之杜讓邪視人主昏明
而作止者力也李克用有勞則伐之杜讓邪視人主昏明
昭緯崔胤孔緯張潘各倚藩鎮以爲外臣何所恃則計殺
則臣不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臣不臣南
宗開成元春北司去叛奄去上聲除去之也光復
恭等事在大順二年奄與閣同注見漢靈帝光復
尹陸希聲罷○楊行密取壽州及漣水州行密圍壽
未幾其將朱延受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延壽權知
敵乃益以五旗厚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沐兵敗走
健者以阜衣蒙甲號曰黑雲都○以韋昭度爲太保致
使○五月制削奪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王行
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以行

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節陽鎮近
川韓建求之良原鎮近王珙爭河中行瑜求之宦官曰
禁軍何可得也珙使入城其千餘人入朝與河東及
請不請得取之珙使入城其千餘人入朝與河東及
公不請得取之珙使入城其千餘人入朝與河東及
與不請得取之珙使入城其千餘人入朝與河東及
門以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入朝與河東及
請俟賢報稱兵入京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能事朕
上與之宴三行瑜奏稱南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能事
計西之失策李密相不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能事
等約殺之及王珂於州上皆許之數人請除之王未
日遣使發比部兵起以行來度河入關始三帥謀廢
吉王保及聞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命陽注見隋
兵二千及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命陽注見隋
年六月錢鏐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以孔緯
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以孔緯
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濟既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
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夕至閣
之解武帝咸寧四年見晉李克用舉兵討二鎮秋

人下所行瑜尋為部
朱人志忠圍兗州

州圍其城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

南及之署殺始命所皆降既而遣大將史儼將數千名

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既而遣大將史儼將數千名

禮而用之瑄瑾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名

救之以請與進李克用爵晉王

兵重請與進李克用爵晉王

是陽助之意嚴辭禪益無不從者諫諍必徵以非辜怒將吏寓必

陀大盛朝延危矣韓建乃賜克用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

未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國境豈可無安寧之朝廷之意以疑克

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忠志在於勤王不在人觀願圖
臣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
引兵歸而茂真驕橫如故河州至京師上下始安氏曰克
宗不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恥故仗義而終
始乎此謀矣又曰克用所與謀者蓋寓而已而寓於此有
後患之慮意不然而天子身輔朝政脩明紀律使東華不
略王室安矣先手遂移唐而晉陽發力於幽州爭此豈非
謀不遠先手遂移唐而晉陽發力於幽州爭此豈非
故州今吉州是也本漢先人有奪人之志豈非
先手遂移唐而晉陽發力於幽州爭此豈非
下始哉岌岌及反
二年春正月蔣勳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勳求邵州劉建鋒不許勳乃起兵閏月李克用遣李
寇湘潭據邵州建鋒遣擊之

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齊師還之曰貴道可憂存信
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齊師還之曰貴道可憂存信
戰象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
倭棄資糧兵械萬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汴州全忠
此方面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
得專意東方是二月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

朱全忠遣龐師古擊鄆州○夏四月河漲將毀
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
李克用攻魏州○武安軍

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長建鋒嗜酒不親政事
鋒私之瞻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信為留後信將入

而忽與入府坐受善吾所不及貞乃主也乃以謀召之殺至

信有與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

軍司馬代殺將吏攻鄆州

僭號兵疫食盡則賞之願全武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

始懼去帝號揚行密取蘇州揚行密虜刺史成及行

密閱及家貲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泣曰及
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身易百口
行之死引劍欲自刺行密遽止之錢鏐急召顧全武使備
州後復蘇州日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
州鏐從之崔昭緯伏誅遣中使賜昭緯死及於荆南斬
之為中外咸**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沂成江略地盡取濱
江州縣以趙武為黔中留後存為萬州刺史知存不得志
使人謂趙武曰武不為黔中事日出蹴陶汭曰存將逃先
力也遣高夔曰公棄城走降于王建建業被窮來歸欲殺之
掌書記高夔曰公棄城走降于王建建業被窮來歸欲殺之
何定之建使厚有良將材建乃捨蜀州以圖霸業被窮來
存定之建使厚有良將材建乃捨蜀州以圖霸業被窮來
宗縮竟不使使厚有良將材建乃捨蜀州以圖霸業被窮來
每勸宗不使使厚有良將材建乃捨蜀州以圖霸業被窮來
先之及有功稱病終後遇疆敵諸將所憚者免已宗播
自伐由是得功稱病終後遇疆敵諸將所憚者免已宗播
知因我密言而得免王建見殺之禍不自伐也乾封善世
而如伐伊密言而得免王建見殺之禍不自伐也乾封善世
謂之自伐也老子曲則全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伐其能故
成之子山曰自伐者無功錢鏐子元越州董昌伏誅攻越

成之子山曰自伐者無功錢鏐子元越州董昌伏誅攻越

州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遂遣給昌云奉詔令大
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昌在圍城中
貧吝五百益其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
貧以振集覽牙城即內城也注見漢

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兗鄆破之

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
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將多擊於陳前戰方酣克
用馬躡魏博為汴人所獲顧射其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引軍
還從周復擊兗鄆兵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克用
發兵赴之輒擊為魏人所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克用
不得前充鄆由是魏人不振集覽洹水注見周顯王二十六
與文曰通詩載不其尾

秋七月李克用舉兵犯闕上

如華州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暉之事朝廷遣

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不將之茂貞
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今使王戒不將之茂貞
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郾州
貞進逼京師戒不曰今關中畿輔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
濟河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
復憚遠適至福平復遣人召建而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

灌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陸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朝
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
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考異上當如華州
崔胤罷胤故胤之以陸衰同平章事

八月李克用發

兵入援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

王搏罷

以朱朴同平章事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亦薦朴

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以馬殷判湖

南軍府事以金帛結之

崔胤崔遠同平章事貶陸衰為硤州刺史胤之

胤之

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
迎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論止全忠冬十月以孫偓
胤恨宸代已誣以黨於茂貞而敗之

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請罪仍表

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以王搏同平章事○以錢鏐

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東錫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

鎮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清海節度使薛王知

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三起丁巳唐昭宗乾寧四年

年凡十年

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毀後四軍

奏陸濟部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表
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
請已歸十六宅建選師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
軍顯有厚薄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
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扈衛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龍襄兗州克之朱瑾

奔淮南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師古少食盡不

李承嗣掠徐瑋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

降從周入兗州獲瑋妻食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

納瑾之妻引空約為兄弟人請兄之瑾妻起兵相攻使吾出
曰亮此與司空約為兄弟人請兄之瑾妻起兵相攻使吾出
厚於此他日汴州夫守吾亦如吾密之徐宿陳許鄭滑濮皆
瑾妻而斬瑄於是師範保淄青亦服於全忠准南舊王建
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充亦服於全忠准南舊王建
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亦服於全忠准南舊王建
遣華洪將兵攻東川名曰王宗滌孫偓朱朴罷既
兼政所言皆不效張佶克邵州擒蔣勛○三月朱
外議沸騰故罷

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
守徐州○夏四月遣使和解兩川○六月貶王
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西川節度使覃王

嗣周為鳳翔節度使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
覃王鎮鳳翔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
至梓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
代圍覃王於奉天韓建
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王滋等十一人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
聖斷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建乃與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

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
宅家救兄建盡殺之患不聞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
草木無札瘥天明君所以患不聞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
妻人不敢失大柄為所以不聞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
小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之謀有未孫歟

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之謀有未孫歟

宅四海為家故曰宅家下李濟翁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為
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札未名曰昏莊子背負青天而莫
之天關疏云夭折也孫歟

事矣此云未孫歟

仁恭與戰敗之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
祖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移書於仁恭
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寇不入幸華州克用移書於仁恭
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
可及引兵逆戰克用大敗克用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
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克用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
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仁恭奏計而後知州責諸將曰吾以
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略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

仁恭與戰敗之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

祖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移書於仁恭

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寇不入幸華州克用移書於仁恭

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集覽干將注見玄宗天寶六載盟盤禮記洩牲曰著書成乃敵血讀云割牲左耳盛以珠盤王敦用血為盟書敦音堆孟也

冬十月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

自殺初建與彥暉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推言於建

援故堅守不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

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至

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綬為留後

朱全忠擊揚行密遣龐

行密戰于清口全忠大敗

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

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乃大舉擊揚行密與朱

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

之瑾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爲感與新

汴軍戰以五千騎引度遂其軍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

還行密瑾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

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

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

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行密待承嗣史儼甚厚弟舍姬

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者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

全忠不能與之爭立淑妃何氏為皇后十一月

威武節度使王潮卒過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疾捨其子命審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欲南詔上書朝廷

司戶

幾盡臣繼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先朝封域曰登

張道古施州

光化元年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兵○以韓建為修宮闕使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

無改過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與建皆懼請修復宮闕奉請歸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茂貞皆致

書於李克用上請和仍乞丁三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遣副使韋震入奏求兼鎮天平

義天平節度使朱全忠未之許震爭之力不得已從之以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管內多為羣盜所

仁恭取滄景德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生殘虐與仁襲之彥威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仁恭遣其子守文為留後

兵勢甚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為守文求旌節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夏四月朱全得長安本色耳何為見拒其悖慢如此

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州○秋八月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九月錢鏐

克蘇州錢鏐使節全武攻蘇州城中食盡淮南所署刺攻之裴屢出戰復斬傷全武怒曰單弱如此何敢引水灌之

拒對曰裴義不負揚公今力屈而曰單弱如此何敢引水灌之其言顧全武亦勸宥之稱全武長者魏博節度

使羅弘信卒軍中推其子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冬十月王珙殺前常州刺史王祝祝性剛介

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陝節度使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祝固辭珙怒使送者殺之以覆舟聞朝廷不取

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為節度使○十月李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行瑜功勳君故



魏昌

十一月

以羅

紹威

為魏

博節

度使

○十

月

李

罕

之

據

潞

州

朱

全

朱

全

忠

表

為

魏

博

節

度

使

○

十

月

李

罕

之

據

潞

州

朱

全

忠

表

為

魏

博

節

度

使

○

十

月

李

罕

之

據

潞

州

朱

全

忠

表

為

魏

博

節

度

使

○

十

月

李

罕

之

潞

州

朱

全

忠

表

為

魏

博

節

度

使

○

十

月

李

罕

之

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全忠表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衰同平章事○劉仁

恭屠具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

大敗而還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

守不仁恭進兵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忠遣李思安伏兵逆戰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萬擊之思安伏兵逆戰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戰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氣時葛從周將精騎已入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門者闔扉死戰周仁恭復大敗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全忠益橫矣從周乘勝擊之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往聞之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獨擊之戰謂其屬曰汝見陳波人言可破之魏州節度使羅文及單可於朱全忠

氏宗上紙也反琮組宗反也

使從朱全忠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與性情忍雖不自保至是為廢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復殺璠而代之附於朱全忠改名友謙預於姪

七月馬殷拔道州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帥蔡結伏兵

耳乃因風煽林光燭天此羣

克用遣李君慶圍潞州朱全忠遣張存敬救之君慶解圍

去潞州嗣昭曰以鐵騎環其城捕傷牧者附城三

守里禾黍皆刈之德倫宵遁克用表孟仙為留後

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李克用大治晉陽

諫曰大王聲振華夷且揚兵以嚴四境不啻近

治城斬擒威望而啓寇心

朱全忠遣兵圍滄州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

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

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

空同平章事王搏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無良相上素

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

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

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

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

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

胤日與王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
傾搥恐其致亂從容不言於上曰司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
私定官道消息願陛下言知勿輕州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
漸平以道外論之應上疑之及亂復相持已恨之遺朱全
忠書使表論之胡氏昭宗在位十有二年載其才可知
外官皆曰胡氏昭宗在位十有二年載其才可知
已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其急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君受而國恩者無察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
世度君暗昏昧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洛以救滄
州汴軍敗還○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節度使
崔胤為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鎮皆為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朱全忠攻鎮州
王鎰與李克用交通伐之鎰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
曰鎰與李克用交通伐之鎰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
也今鎮州密迹大原困於侵暴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
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

忠笑曰與其子為質全忠引還見朱全忠取瀛景莫州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全忠曰河東就敵也今雖有朱氏之
援譬如朱公發於家安能遠使乎合彼幽滄易定附河東之
不若鎰後遣周式往說全忠使河北喜遣張存勳擊劉仁恭
救瀛景莫州胡氏附賊澤為王鎰謀若智而愚舍近附恭
公合愚也舍忠助附賊澤為王鎰謀若智而愚舍近附恭
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耳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
也善計馬殷取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
鄉導以襲秦城擒可璠遂圍桂州宰驕軍降桂民且巖柳象
皆降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奔
晉陽張有敬直請依州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五十一官
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不過三十萬我軍十倍於我軍不
戰而自固存乎敬直乃遣直州朱全忠大敗於晉陽軍中推
依城自固存乎敬直乃遣直州朱全忠大敗於晉陽軍中推
直道事對曰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全忠許之何故
附河道東對曰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全忠許之何故

故以絃言人君之剛中之德天下有九剛中之賢道則非也
五雖在困而剛中之德天下有九剛中之賢道則非也
餘必相困而剛中之德天下有九剛中之賢道則非也
君之在困而剛中之德天下有九剛中之賢道則非也
誠也詩則能致天下之賢齊天困求之困矣
與橫同注見周安于中國注云不醉而怒曰嬰連衡
王十五年從橫安于中國注云不醉而怒曰嬰連衡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

酉辛

劉季述等皆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德王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皆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德王
此二則功上皇復位則富貴昭窮一相忠義流千古苟能誅
不決則功上皇復位則富貴昭窮一相忠義流千古苟能誅
結之軍都將董彥入朝德昭擒斬之除夜有命不敵愛死遂
逆賊已誅請陛下與後將士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後將士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帥百官稱賀周承誨劉季述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亂耗所斃薛齊偁死劉季述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黨二十餘人齊偁死劉季述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李繼昭承誨劉季述而崔胤迎上果爾以長樂門呼

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以韓全誨張彥弘
為中尉表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侍側爭論紛紜受權亂政自矣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使
事畢方得升殿承主左軍事崔胤陸胤則言禍亂之興者由
室尊矣兵乞李繼胤昭等謀之皆曰臣等則言禍亂之興者由
於生為軍主者為中尉必多所更不若歸之北軍為未聞
不觀復以容使為中尉必多所更不若歸之北軍為未聞
入朝胤胤以容使為中尉必多所更不若歸之北軍為未聞
不從因氏下曰劉留此劫太治而幽帝危不將之謀大昭安
以亂易天復下曰劉留此劫太治而幽帝危不將之謀大昭安
側不安外亂復仕宦者致劫而問奪其柄歸之謀大昭安
信不立盜若昔鎮以既劫而問奪其柄歸之謀大昭安
書之曰盜若昔鎮以既劫而問奪其柄歸之謀大昭安

書曰盜則名實正矣胡氏曰在亂之言其有心雖私其策而則

是家宰六卿之長於分無所不統况兵權有國之司命彼不預知乎然不當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也

可楚武夫固北司之弱也字或從木陽虎作亂於豈左傳

彼五年權注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

定殺公九月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

何貌公九月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

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二月朱全忠取河

東遣張敬全兵三萬襲之而以拒河東援兵繼其後晉絳不

意李其至皆降全兵忠留兵守之而自中軍後告急

於李其至皆降全兵忠留兵守之而自中軍後告急

兵相加河中若亡則同諸鎮兵固守自保天子神器拱手

授人矣公恒若亡則同諸鎮兵固守自保天子神器拱手

安京師而人備離此舉能出遂請全忠馳赴河中王珂欲

平章事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

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於全忠全忠慮其書薛舉傲

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

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

卒磨利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夏五月以朱全忠為

李嗣昭以精騎躡之殺獲甚眾夏五月以朱全忠為

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全忠奏乞除河中節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

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胤

全忠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誨請許之茂貞亦禁之李茂貞

所重胤之言對曰正旦召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使

論其不若釋其忠厚者使為之長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

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
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過上樓李彥弼即於御院
縱火出迎上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
出李
說之曰韓建上馬與之接遂入鳳翔全忠儀引兵逼其
建單騎迎韓建全忠儀建重征武節度使後患乃引兵
盡取之是時商賈輻湊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則懼
國之漸然而為外援而岐亦憲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
召全忠儀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
人為將來之禍豈不足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
還朱全忠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班迎至鳳翔軍於
全忠報曰韓全誨劫天子避災非臣班迎至鳳翔軍於
不預謀何煩陳諭上翼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
兵北趨邠州節度使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
以詔命徵兵於平陽北破之成昭節度使馮行襲亦遣
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王崇估等將分道徵兵皆為
誨又徵兵於王建使王崇估等將分道徵兵皆為所殺全
兵五萬聲言迎怨寶襲山南諸州

機務崔胤裴樞罷○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

若卒劉彥若遺表薦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圍傳

撫州之危非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二月李克

用遣兵攻慈隰溫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

之先是朱全忠移軍武功嗣昭等攻慈隰以分其兵勢

子友寧會氏考異季克用遣兵攻慈

叔琮擊之考異季克用遣兵攻慈

月汴兵圍晉陽營時朱友寧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

數萬陽德威戰敗叔琮營時朱友寧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

勇闖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

此謀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

克用手柰何效之且一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源數將敢

死士夜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源數將敢

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

爭者累年克用以時糧繕兵脩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
李龍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眾寡霸國無貧主疆
將定無弱兵願大崇德愛人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誅
農由我則不武臣制理者近密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
賞則國不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
此則國不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
間架增麩藥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於率閭
疆日蹙憂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
今其衰奈何始將斃矣吾輩使輩下失望乎大人當遵養時
待其衰奈何始將斃矣吾輩使輩下失望乎大人當遵養時
子克勇略劉夫氏待曹氏加厚警集覽里中門也德宗時
敏錢令於諸道津會置吏閣富商錢每緡徐二德宗時
漆稅十分之一定間架德宗時行稅間架法每屋兩架為
五百道養時胸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以楊行密為
行營都統賜爵吳王書御衣賜揚軍李儼宣諭江淮
立功補將士聽承制回鶻遣使入貢上命韓偓發兵赴難
之倭曰戎豈獸心不可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
凋弊必有輕中獸心不可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
乘危復然宜喻以小小寇竊不須夏四月盧光啓罷
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宴亂親執板歌以備酒全

也乃將兵五萬發河中

敬之助勸韋貽範罷

以非道貽範相當於公事如法對曰臣在外不可必知上曰卿既

上視之微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願至是遭屢持大孟獻

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

可上慮乎洎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

官恐上自用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

病卧注移文編病而卧也唐書姚崇

鐸龍宮州敗走揚行密取昇州

厚初弘鐸遣牙將尚公廼請行密求潤州行密謂公廼曰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頗記求潤州時否公殉謝曰將更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
行密笑曰尔事揚叟如馮謝曰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
州刺史朱全忠圍鳳翔縣之北大白將與朱全忠戰于虢

拔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
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欲迎
密攻宿州不克糧揚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

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
還秋八月兩浙軍亂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

從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士人代之
言謀殺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眾以治溝洫眾有怨

歸諭入杜建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也貽範之為相
許以官既而中尉樞密及李茂貞疏論之以為命韓偓草制

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疏論之以為命韓偓草制
吾人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以為命韓偓草制

中使奏之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俛以疏授之必駭物聽傷
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無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

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知陳事禮數為之何不從淺真不
悅而語起復貽範使姚洎事

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宗貞元二年白麻王建取興元

密遣兵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元節度使李繼
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濬鎮之宗濬

有詔責之宗濬曰王建忌之王宗濬等其功構以飛語建
召詰成建以王宗賀推興元弟如九月李茂貞攻朱

全忠營敗績

一歲矣今茂貞已因柰何捨去全忠命諸軍行會朱友倫發
昌請募人為謀入城誘致之全忠命諸軍行會朱友倫發
兵於大梁將至當無人景乃全忠命諸軍行會朱友倫發
中軍道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曰全
忠舉軍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茂
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陷普殺傷始盡
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茂貞
變場劇設犬鋪鈴架犬鋪也軍中

集覽

列置吏卒巡緞所止處設架懸鈴其間以絕行人五代晉高祖與契丹主會圍唐晉安寨置營於寨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步不能過鈴索吠犬王建取洋州○以李茂貞

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田頽攻杭州

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劔叱

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縮

難王嘗召田頽頽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

謂之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引兵赴之鏐

密許之廣陵詭行密行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引兵赴之鏐

力弔反冬十月揚行密建制敕院王建取興州○朱

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嚴於紫極宮王建取興州○朱

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入城獻食物縉帛復遣使請

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與期軍

夜縉降沐軍者其眾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

沐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賊畏冬大雪城中食盡凍

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畏冬大雪城中食盡凍

餓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啗市中賣人肉

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備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

衣於市以充用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

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韋貽

範卒蘇檢數為韓僎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

相汗錢鏐拒擊田頽破之田頽急攻杭州錢鏐拒擊

和為質將妻以使人代續宣州頽取鏐次子傳十一月李

繼昭請朱全忠降鎮貞山南州鎮皆入孤城乃密謀誅

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

此以備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

協力固所願也全忠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

和公主曰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

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下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

之曰皆不對上曰速當和下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

利軍容破揚守亮一為軍容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

和慢罵之遂出降於朱全忠後姓符名道昭

集覽陳力

其才力(輝)容軍容之名始自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

忠克兖州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見之泣下霑

如師範分遣諸將誅為貢獻以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

事徐被擄獨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

周將其兵屯邢州郭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

待其妻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賈書

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

兖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李茂貞殺韓全誨等

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

平章事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

揚彦弼等十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

等首以示之曰歸來齊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

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審衆憤全忠遣判官

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

鳳翔亦以書召胤胤始來鳳翔乃啓城門茂貞請以其子

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上皆從之其子

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

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

輿平崔胤始帥百官近請復以為相領三司如故

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豫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

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

俱召還闕下從之全忠遂以外其出使外方者詔已下數百

人盡殺之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已下數百

之止留黃衣勿弱者三十人以外其出使外方者詔已下數百

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

十二衛事司馬公曰宦者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

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優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

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非上

智之主獨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

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悉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

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

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出亂天下未能有天子
如制嬰兒之權置兵在手而唐之廟社因以始於明皇
者非他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官寺所以謹闔之禁通
代可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官寺所以謹闔之禁通
之可言安可無也始於昭宗而唐之官寺所以謹闔之
賞言安可無也始於昭宗而唐之官寺所以謹闔之
討賊嚴遵美之避曹日昇之救患馬忠其亮之明君
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無所寬赦如此雖
果或有罪豈可刑之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
無亂乎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漢崔胤而禽之
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
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應劭曰省府署也
廟也理事者嗣續其中六卿所居曰寺應劭曰省府署也
年懷利便慧利也
才荀子鄉曲之隈子依憑城社容齋隨筆曰城狐鼠
鼠不燠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
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鼠子嘗讀劉向說苑載孟
嘗君之密曰狐近習為城狐鼠子嘗讀劉向說苑載孟
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巷伯之疾惡臣未見伯
譜人孟子作是詩也文公傳曰巷是宮中道名秦漢所
寺人孟

集覽

永巷也作長也主官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不蓋以諸
而為比宮孟其惡投昇吳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
之亡物甚也故託縑衣小臣也各披春鞞史記晉世
寺人披之甚也故託縑衣小臣也各披春鞞史記晉世
晉獻公寺人披走保蒲鞞命寺人披為鞞史記晉世
驪姬之讒走保蒲鞞命寺人披為鞞史記晉世
寺人披之甚也故託縑衣小臣也各披春鞞史記晉世
文公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鄭公寺人披
時鄭眾首謀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少呂彊之直諫漢靈時呂彊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法曹日昇之救患肅宗時蘇元明為變存亮之弭亂
騎曹日昇之救患肅宗時蘇元明為變存亮之弭亂
宗初染署工張詔與賊不敢逼城中大喜曹存亮之
朱溫嚴遵美之避死執笏昭宗時蘇元明為變存亮之
官以時給事之避死執笏昭宗時蘇元明為變存亮之
僖宗時宦者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義
月宗不聽遂不食卒草薙而禽綱之欲弱除其根之
反草也彌息淺反殺也說文殺草注難他計直復二
貶陸衰為沂王傳分司

貶陸衰為沂王傳分司

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賜蘇檢死貶王溥為賓

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賜蘇檢死貶王溥為賓

客分司皆惡也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

正功臣將佐敬翔朱友寧都

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

為司徒兼侍中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僕

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物冲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

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君權重則

用聞之曰胤外尚賊勢內脅其君權重則

怨多勢侷則胤生破國亡家在其目中矣

州司馬上嘗謂僭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

若相推誠直致雖曰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僭

與泣別僭曰是日非復向來之比臣得死為幸不忍見

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

去雖晚其志操尚矣

梁王全忠辭歸鎮全忠奏

萬入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

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

用間之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

同平章事朱全忠

從周擊主師範朱全忠遣友寧擊却之劉鄩由是接

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

之揚行密遣使請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胡南大將

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以令諸侯不可絕也

朱全忠先遣兵屯潯口令荆南成內武貞雷彥威與殷

出全忠救之內忠遣兵屯潯口令荆南成內武貞雷彥威與殷

下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遂武陵長沙皆吾戰不

不為反顧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也豈得

將舟師襲江陵陷之

相屬將至自乘輕舟之

焚掠鄰境荆鄂

之問始至無人

集

廣

王

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士全

忠擊師範破之遣揚師厚攻青州

朱友寧圍博昌

而築之寬號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

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救於揚師厚

之破其一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

逐北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

赴之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

戰全忠登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

引兵還全忠留揚師厚攻青州而歸

八月進王建爵

為蜀王○揚行密遣兵擊宣潤州

行密求池歛為巡屬行密不許願怒而歸

於行密曰願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願陰

今行密之諸將人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願

儒口吾死公亡無日矣願遂與潤州團練使

安仁義同舉

兵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

行密素出戰溫奪擊破之壽州節度使

謂夫以人曰吾不壽行密又自諸子皆

之使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吾此行

兵闖行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

所辱曰公火而死與公分地而王不

以卒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妻

勵頽而反三綱且王將水軍逆戰

也堅壁不戰遣告行密請發兵斷其

將之兵揚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

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忠而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後劫天冬十月王建取夔

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將奉表稱郿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

及下裝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遂發長安

全忠以張廷溫來領覆社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

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

臣曰鄙語云紘千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

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

見何后宮闕未成留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

司馬九畿方千里曰今大家夫婦委身上延入寢室

天馬所居州界各詩曰國畿鄭玄注夏曰縣內殷周曰畿內

篇千殺之內曰甸鄭玄注為天子服治田出穀稅紘干山

疑昭宗指北山胡語紘真華言十里也其山積雪春夏不消

勢也自家注見肅宗寶應元年何之轉干為真耳胡致堂曰昭

王建遣兵迎車駕上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制除官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將兵會鳳翔兵至與平遇

六軍諸衛事○梁王全忠赴洛陽

洛陽督修宮上與之宴羣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

於王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侯夏四月上至洛陽

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論以皇太后新產未任就

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

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豫選二百人為

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更封錢鏐為吳王

不許求封吳越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

爵為鄴王
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趙匡凝攻夔

州不克

六月李茂貞

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拒之河中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踈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

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

忠離長安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

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

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

志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

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

暉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叩宮門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

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子亦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

漸榮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子亦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

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於玄暉前即位時年

曰友恭負我之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於地

何全忠遂辭赴鎮范氏呼曰賣我潘鎮惟李克用之勢常有

則諸鎮未敢窺也唐節若其為藩鎮惟李克用之勢常有

見信於所信者乎德王嘗諸鎮卒威唐人疑而古者是以

忠豈有也左傳襄十四年君子考異全忠而好德王裕故全

劉裕弒帝並書爵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楊行密

以劉存為招討使子澤為宣州觀察使

密以存歷代之徐溫謂溼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茲臣之謀作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憤無亟來溼泣謝而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冬十月朔日食○

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賓性沈勇事行密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壞偉

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殺議

入貢賓曰楊王也廣兵糧不若與之結好數作色曰揚王

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楊行密克潤州殺安

仁義仁義勇決得上心王茂章或二月朱全忠殺德

王裕等九人全忠使將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

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三月以王師

範為河陽節度使師範舉拔西遷大梁獨孤損裴

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初柳璨

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

張延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

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為全忠

之謂實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

以議論本態露矣藥因此并諸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

泣謂其子疑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傳

巧傾謂奇衰也巧謂黠慧也優人優倡也樂卿史記平

書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也

功裴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八卿為大

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字別正卿也

卒寓遺書勸李克用省於樂卿也河東押牙蓋寓

天○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衰王溥等三

十餘人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星變占者

快者於全忠曰君臣俱災且誅殺以應之璨因請其素所

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

盡夫之全忠以爲然或獨孤高擄裂樞崔遠陸衰王溥趙崇
王資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
馬疾皆指以爲浮薄敗之六月朔李振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
深疾爲濁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河使爲濁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曰者時謂之爲濁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以國與昭宗維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勢必不亡尚惜一卿其肯
引以爲宰相全忠門之劫遷也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
率石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幸以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
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分孰急樞不借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
一不君與廷範不恤國之君能爲之矣以爲除不勝利欲之
心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君父能爲之矣以爲除不勝利欲之
事也持之而附之未必非其忠父能爲之矣以爲除不勝利欲之
意全忠之怒乎是也全忠以其忠父能爲之矣以爲除不勝利欲之
能乎唐輕重乃全忠疑其忠父能爲之矣以爲除不勝利欲之
忠於廷範起者矣樞不爲此豈能爲國慮乎昭宗之禍蓋自
死於廷範起者矣樞不爲此豈能爲國慮乎昭宗之禍蓋自

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集覽因疏所據反條陳以
多矣貪躁之士亦不少戒哉集覽因疏所據反條陳以
湯奏類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漢武時有腹誅之
法比注誹讀曰非非議也名檢檢謂檢劾也名教禮法之
士介冕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端委禮服也左傳吾與
子介冕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端委禮服也左傳吾與
是委貌則亦冠類也又案禮象云有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
赤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是也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
委立於虎門是也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冠與委貌又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
而冠者有朝考集等三十餘人殺上滿全忠二字秋八
服而委貌者朝考集等三十餘人殺上滿全忠二字秋八

月王建取金州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請

闕尋放還山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發徵之野
闕尋放還山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發徵之野

朝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河者惟司空圖一人其
朝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河者惟司空圖一人其

周在韓堡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
周在韓堡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

襄陽趙匡凝奔廣陵九月梁王全忠遣樞師厚取

襄陽趙匡凝奔廣陵九月梁王全忠遣樞師厚取

軍繼之攻下七州大破其兵臣變奔廣陵揚行密戲之曰
君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臣戲曰諸侯
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揚師厚取江陵
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耳行密厚遇之

趙匡明奔成都 ○冬十月以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將士將歸大
兵馬元帥 ○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將士將歸大

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
大鎮關地數千里遠近震攝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
俟豐而動不聽至棗陽遇大雨抵光州刺史道險塗潦人馬疲
乏十卒逃亡十級獲輜重萬改昭宗諡號起君即蘇措素

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改昭宗諡號起君即蘇措素
計全忠悔之驟忿尤甚其議昭宗諡聖穆景文多溢美
第昭宗覆試黜之至是建議昭宗諡聖穆景文多溢美
請改之太常卿張延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一月吳王揚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召渥
隱性恣直對曰同徒輕易信謔喜擊越好飲酒非保家之
主餘子皆勿未能使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
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
應徐溫張顥密言於行密曰王出萬外冒矢而行密使溫與
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王出萬外冒矢而行密使溫與

幕僚嚴可求請隱取牒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
州渥至行密薨謚武忠李嚴承制以渥為節度使
憲直恣愚直正也記表記篇其民之散恣而愚注恣傷
容反又陽江丁絳二反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
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
之全忠大怒留其事以須使王殷趙以衡諸之曰玄暉璨等欲
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使王殷趙以衡諸之曰玄暉璨等欲
曰汝曹巧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
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
敵王遠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
等欲為王制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歸與
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
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
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禪始五年又注見漢獻帝建
之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禪始五年又注見漢獻帝建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
廷範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
后使官人遠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
后使官人遠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
后使官人遠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
后使官人遠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
后使官人遠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衡諸玄暉云與等以嚴權與太極密等衡權判宣徽院事殺
 全忠信之暉私侍太石全忠於市藥臨刑呼曰負國賊柳
 等遂誣玄暉私侍太石全忠於市藥臨刑呼曰負國賊柳
 柳藥於上東門車裂廷範於都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
 藥死其宜矣范氏曰孟子曰不以仁者而得國者有之矣
 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之不後蓋有子孫而得天下者
 全忠是以也雖為天子數年而後其子孫而得天下者
 類是以也雖為天子數年而後其子孫而得天下者
 子或五六十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
 哉

罷謁郊廟
 是欲全忠天以延唐月行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教用十
 欲全忠天以延唐月行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教用十
 是欲全忠天以延唐月行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教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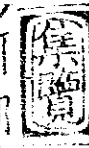
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
 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茂章不與溼怒既襲位
 遣李簡等將兵襲之茂章帥眾奔兩浙錢鏐以爲鎮東節
 度副使更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博選募六州騎
 名景仁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備自是父子相繼
 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備自是父子相繼
 願黨膠固日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
 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羅紹威惡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
 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

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於橐中選兵千人為
 擔夫不之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攀夜率奴客數百
 人與不之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攀夜率奴客數百
 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爲三司都制置使
 此全忠之名始不受于夏四月朔日食
 牙將史仁遇聚眾數萬據高唐巡內州縣多克鎮南節度
 應之全忠攻拔署之李克用遣兵救之不克鎮南節度

使鍾傳卒
 子匡時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大梁忠
 留魏半歲羅紹威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稱是
 蓄積爲之一空紹威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稱是
 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復知有君臣歷氏曰自
 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惰逆不復知有君臣歷氏曰自
 世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亂易動也而燕人王晉氏之得
 國於失之皆始於魏由其亂易動也而燕人王晉氏之得
 論或於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
 逆或於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
 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募唐夫唐與魏
 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爲唐室之輕重乎

爲三司都制置使
 此全忠之名始不受于夏四月朔日食
 牙將史仁遇聚眾數萬據高唐巡內州縣多克鎮南節度
 應之全忠攻拔署之李克用遣兵救之不克鎮南節度
 使鍾傳卒
 子匡時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大梁忠
 留魏半歲羅紹威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稱是
 蓄積爲之一空紹威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稱是
 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復知有君臣歷氏曰自
 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惰逆不復知有君臣歷氏曰自
 世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亂易動也而燕人王晉氏之得
 國於失之皆始於魏由其亂易動也而燕人王晉氏之得
 論或於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
 逆或於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
 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募唐夫唐與魏
 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爲唐室之輕重乎



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合音階錯七各一

鐵所部有州六縣四十三今羅紹威謂合此州縣中九月

梁王全忠攻滄州劉仁恭救之

滄州引兵度河圍滄州劉仁恭救之

人則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諭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

父而城將安用之王全忠懼其辭直為之緩攻楊渥取洪

州揚渥遣秦裴將軍擊洪州軍于蓼州諸將請阻水立寨

以要時驍將致致之耳破寨執楚守洪州拔之楊崇本

攻夏州冬十月王建立行臺王建始立行臺於

李晟鄭故故事承制封拜仍以勅帖告諭所部李克用

遣兵攻潞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

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夫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

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舉而各實附也此乃吾

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則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

遣兵三萬請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

州攻潞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州

告急於全忠全忠遣知俊等救之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

軍于美原知俊等擊敗之乘勝攻下邠延等五州西軍自

振不美原知俊等擊敗之乘勝攻下邠延等五州西軍自

季昌為荆南留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使季昌

之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

忠引兵還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舉軍將士縞素流涕以

陵唐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

以人煙沈之爲泥願乞城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日以其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有唐哀帝天祐四年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温

四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五國

建嶺南凡五鎮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温

作亂佐皆不從者不知所之左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

泣或單騎出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

者耳因勸温所親殺我邪對曰非敢也欲誅之謂之與諫

於梁受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

如梁受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

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而拜於庭言於帝曰

元帥有受禪之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師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

提要起

凡十三年

西川五國

張顥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徐温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泥手持天子筆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者數日不寧

守光所囚

仁恭驕俊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館其

光通馬仁恭在太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

為齊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晃文蔚等乘輅

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爾之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蘇循薛貽矩盛無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二汝本陽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帝為百年社稷亡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釋而罷唐帝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指其

其覽

考異

凡例注封其故君則

曰廢而不曰奉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王○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大

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發相密院以其戰事歸之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識其意有所不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持疑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建昌院事

院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

淮南西川移檄與復唐室

時惟河東

本康氏子也

無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屋乃謀編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與復唐室卒無應者建

開府

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契

丹遣使如梁

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及邪律阿保機為王尤雄勇奚及室韋達勒成役屬之阿
保機時其疆不肯受代七部劫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
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
之利後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
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
厚贈遺之阿保機未歸而肯盟更附于梁晉主由是恨之
者謂之邪律也邪餘遮反古漢城

梁以錢鏐為吳越
通鑑釋文曰故後魏涇州刺史也

王
如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心之
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美之

節度使
依政進士梁震言未登第歸蜀尚江陵高季昌
禍乃曰霄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終身止翽前進士不受
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

兄全昱為廣王
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陽山故里二
子皆封王胡氏曰人而盜竊四心盡

二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但無諫止預其利也及見溫被
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預其利也及見溫被
於此誠能審度大小脩短之言色所謂不亡之良心也全昱
則溫之疾固戒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志歸耕礪山
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
之罪勢必相及雖無心盡亡之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居陽山安能免乎

集覽
無心盡亡之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也為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
年參夷之罪充其類注見文宗開元二

梁禮部尚書蘇
循等致仕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為相梁
蘇循之鳴臬賣國求利不可謂有功于梁朝夕望為相梁
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
謙胡氏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
何異朱溫敬翔舍己鳴臬而謂人鳴臬循肯服邪

六月
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玄應將水軍擊楚楚王殷懼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
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
有懼色吾是以知於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彥暉黃璠帥
戰艦擊之存等遇兩引兵還修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

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故謀而進存等

張顛徐溫因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

德威為行營都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

使○八月晉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德威壁于高河東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

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

拒援兵謂之夾寨潞州東民饋軍糧德威曰以輕騎抄之

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

互姓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九月

蜀王王建稱帝蜀王建稱帝蜀王建稱帝蜀王建稱帝

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

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

負守文恐梁乘虛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

梁赦軍士逃亡為盜者初梁主在藩鎮用法嚴將校

之跋隊斬士卒多亡乃命軍士皆文其面盜至是赦其罪聽

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至是赦其罪聽

全忠而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非至

不仁者莫忍為也其可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

以爲故常而無改易邪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集覽

額之主頑凶苦民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胡致堂曰

然則文而之法起於有苗也淫其類者五刑之正黥其面

者乃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淫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

文而則奔人矣

戊辰晉建武成元年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

王南編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

之大者朱注國各謚號姓各年號小者朱注國各謚號

後梁後唐晉漢周為大國國名謚號姓各年號小者朱注國各謚號

淮南西川蜀北漢南唐楚閩吳越荆南諸小國名

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

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

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

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

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考異

亦當用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周德威等退老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

昭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

之又謂克寧等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

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

欲謁見有勗何為因扶存勗出讓位為河東節度

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

李克用卒子存勗立當作嗣

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

亂至且土殺之

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

諸假子各遺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勗等謀

率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
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此告太夫人及太夫人曹氏送
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殺恐
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
且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業告
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勗於座
晉王流涕數之曰兒鄉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
定奈何復為此謀忍以吾
梁主晃弒濟陰王
哀謚曰唐
母子遺仇離乎遂殺之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

乃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為招討使用將竭梁主數遣使

楊敏真晉昭符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

主從之切晉周德威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

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

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

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黨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
一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
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軍無片候將士尚末起晉
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劄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
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昭不信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見昭昭不信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我耳王自德威與呼昭昭不信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開門初德威與呼昭昭不信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願日進通嗣昭邪汝為吾
以此意諭之若德威感泣由是戰甚方既相見歡好如初
存勛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方既相見歡好如初
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
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胡氏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
皆喪制而無避此皆深譏之也其門庭之寇存二事故春秋於
李存勛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
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
常情忽國家之大計重出奇制勝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
孝是後裔繼急量輕重美出奇制勝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
師然後肅基復安君子問篇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非海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曾有徐夷

集賢

為寇曹公帶經征之於費也誓眾故以費誓名備孔
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之於費也誓眾故以費誓名備孔
師攻梁澤州不克存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統軍
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節肯當救之與非
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
凡旬有三日劉知俊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書夜
才救貪殘寬相賦撫孤窮仲寬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士卒令騎寬相賦撫孤窮仲寬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昭宗許晉王克分道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與
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勛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
堂拜母賜遺甚厚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
課農桑寬租緩刑數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
揚渥溫復攻顥殺之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
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弒王集將
使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荒軍府誰當主之
多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河東曰

晉

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

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一立幼主輔
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可求因弄為左右急書一繼置袖
中麾同列諸使宅賀眾莫測其創業艱難至可求跪讀之乃
太夫人史氏教也賀大要言先王善輔導之辭王不幸早出
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揚氏善輔導之辭王不幸早出
色皆未瑩請其義正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
未嘗畏懼今日對公遠矣因以事之罪歸公溫潤州可
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事之罪歸公溫潤州可
求說溫曰公捨牙與而暗於事請為公圖之乃往見顯曰
柰何可求曰公於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乃往見顯曰
公出徐公於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乃往見顯曰
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奪其兵權而殺之乃往見顯曰
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立多事之時乃求自
安於外可乎溫割曰苟盜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求
顯知可求陰附溫夜盜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求
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掠其財以復命溫與見其謀密結將軍
長章等壯士三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見其謀密結將軍
秦章等壯士三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見其謀密結將軍
溫謀弒威王溫曰然則獨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獨用吾
兵顯不可由溫曰然則獨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獨用吾
左牙兵也由溫曰然則獨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獨用吾
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

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請
以財賦委支計官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
略知祥皆稱其職

武節度使劉知俊拒却之○六月梁殺其金吾
將軍王師範夷其族

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死於戰場今仇讎在妾誠為
之梁主曰朕幾忘此賊遣使族之師範盛陳享具與宗族
列坐謂使者曰子不欲使積屍長勿無序

茶稅以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
戰馬而歸由是富贍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使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越圍蘇州淮南遣使周木擊吳越圍蘇州吳越攻
壞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冬十月華原
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疲我借何力焉

賊帥溫勳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守

文敗之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

其父恃天理甚矣然温弒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晉王

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温所為幾希矣

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淮南徐温自領昇州刺史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

使知濫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集覽唐肅宗至

載二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

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吳越擊淮南兵破之

公私富實境內以安孫瑒置輪於竿首垂鉅投錐以揭之

推洞屋攻滅吳越孫瑒置輪於竿首垂鉅投錐以揭之

救之蘇州有木通中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

皆知之吳越侯司馬福欲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

以爲神鑿網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

擊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集覽

俗呼鶴車洞其形如屋隱兵五月梁殺其佑國節度

使王重師夷其族王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

與鄉岐通賜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攻滄州劉守

重賂招契用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蜀州守光逆戰為所

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

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勝進

守滄州滄州判官呂充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勝進

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

師誅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爲河東遂以同州附於岐遣

知浣密使人語知俊遣人以重利召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

兵襲華州守潼關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劉捍對

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劉捍對

曰臣不背德但畏族耳詔削知俊官爵遣揚師厚劉捍對

直進之鄴至潼關東獲知俊族伏路岐岐兵據長安城秋七月

師厚以奇兵克之岐王厚禮知俊以爲中書令秋七月

梁以劉守光爲燕王淮南盡取江西地

刺史

危全諷帥無信表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象牙潭不敵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攻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蘇州無功稱疾不出乃求輕耳今內疆起之安本以前之蘇州之敵求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非欲無置副貳乃用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取高安也吾賊全諷曰賊衆十倍於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巨數十里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全諷乘其半濟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采州刺史奔吳越吳越以州附淮南節度使更其姓曰元氏爰州刺史盧光剌以州附淮南節度使更其姓曰元氏爰州刺史冬十月蜀行永昌曆林所獻胡秀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岐王靈州以魏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兵寇彥卿將兵攻那寧以救之克寧街二州拔慶州南城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加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

年

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知俊使鎮涇州彥章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彥章驍勇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置鞍蜀蜀州刺史中一在手中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置鞍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罷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也致位至此足矣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晉岐吳羅南天祐七年梁開平四鎮春正月劉守光克

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給軍食呂亮選男女羸弱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浴輔其子繼威鎮滄州日此吾弟也勿妄殺遂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殺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隆演嗣吳王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

尋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梁宋州獻瑞麥

州節度使橋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曹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認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

以惠王之友梁貶寇彥卿為遊擊將軍梁左金吾大將

命以私財賈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同憲崔沂劾奏請論死

法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

不得歸罪從者不關而故國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

傷我當責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集覽上欄外天津橋五

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六月梁匡國軍節度使馮行襲卒行襲疾篤請

皆秦宗權餘黨梁主深以為憂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璣馳

往視行襲與至謂將吏曰天子擢百萬兵去此數舍耳馮

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

眾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疑曰東首加朝服禮也

謝遂解印授使謂行襲曰公勿視事子孫之福也行襲泣

將軍集覽東首加朝服語疾君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

將軍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秋七月岐晉合兵攻

梁遣兵拒却之岐王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

德威將兵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襲西京遣兵分屯河陽

三原遣李遇邀其歸路岐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

莫重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

之請為之遣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

耶不然則持矣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唐廣杭州城是由

錢塘富庶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疆由是諸

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不禁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

晉遣兵救之梁主疑趙王鎔貳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

供奉官杜延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

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出門

猶守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入而我王

等閉門盡殺趙成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延隱

遣使求援於燕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路結

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路結

昏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
在唐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王為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
出并陘屯趙州鏘使不救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德威請
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志非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
常患其與朱溫膠固破梁則志盡吞河朔不已彼自為
離敵王若與之併力破守光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矣不
出師但恐晉人先承其利又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自相復稱吾可以坐承其利又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鎮定除唐本漢中而移徙之也鎮州本漢常山郡今真
定府是定州除漢中山郡今中山府是也漢常山郡今真
兵屯守二州也漢中山郡今中山府是也漢常山郡今真
州俱在河北東路先我漢博陵郡冀州也二十

二月梁定律令格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

救之次于高邑

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問之曰
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然為子孫之慮今悉以精兵付
拍鎮州錐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道軍
進距拍鄉五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梁兵不出
詭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梁兵不出

集覽

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
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庸販
之徒耳衣鎧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且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余擊其西端獲百余人且戰且
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
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原野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
吾所持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
無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
悅退臥帳中諸將寡不敢言德威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
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若一水耳彼
若造橋以薄我我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若一水耳彼
出則歸彼歸則我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日破之必
矣承業入襄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曰兵有降者
其言不可忽也王浮橋王雖善將兵而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
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雖善將兵而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
保高邑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
而資性如此莫之言能改它日胡柳陂其意則德威以死矣
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日胡柳陂其意則德威以死矣
大事晉王鑿智自必心不日胡柳陂其意則德威以死矣
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集覽

死在梁主瑱貞明四年

辛酉 岐吳 晉 蜀 永平 元 年 天 祐 八 年 梁 乾 化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晉王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

柏鄉 比 不 儲 芻 梁 兵 劉 芻 白 給 晉 人

抄之梁兵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
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前李存章
仁韓勅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李存景
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
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
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
罵我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云在此一舉未決王謂德
曰兩軍已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
易以力勝之德威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釋亦不暇食日
公以力勝之德威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釋亦不暇食日
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
引却德威疾呼曰大捷矣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
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
軍者勿殺於是戰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精兵始
人皆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精兵始
棄糧食資械不趙州杜延隱等棄深冀而去 集覽 諸芻
震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延隱等棄深冀而去 集覽 諸芻
比每歲也 辭積聚也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

集覽

諸芻

還 晉王遣周德威史建塘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
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自攻魏州不
克 梁主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以李振為天雄節
度 副使命杜延隱將兵千人衛之問道夜入魏州助周翰
城 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將度皆棄角而入魏州拔河
津 高唐東武觀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河
門 守滎州掠新鄉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河
劉 守滎州掠新鄉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河
與 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
諸 公啓王然四鎮連兵必告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
告 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必告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
及 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
代 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
若 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
兵 救邢魏晉王遣其養子德明將七都常從晉王征
大 將邢魏晉王遣其養子德明將七都常從晉王征
討 德明本姓張名文禮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從晉王征
集覽 澶州本漢頓丘縣唐宋皆名澶州取古澶淵為
三月 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夏
四月 岐攻興元蜀兵擊却之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
嫁 岐王從子繼崇繼

崇騎矜奢蜀王聚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却之始與

歸寧耳家水篇寧父母注寧安也謂問安也父母在則有時

為采訪使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

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虞謀自

帝未見其可大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虞謀自

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代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

滅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

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臣為

足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道採訪使遣

使冊命之守光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採訪使

郊天改元者乎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二人臣也安有

三即帝位之作河天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

具宗寶應元年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寶應元年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度胡父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梁遣

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

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將擊蜀蜀知俊李繼崇將



宗寶應元年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敗奔安遠軍知九月梁主如相州梁主聞晉趙謀南伐

俊繼崇追圍之晉軍已出井陘遂命輦北趣邢洛書夜倍道兼

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

坐削官爵集覽也蕭索貌冬十月晉遣李承勳

使于燕晉王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下晉王問

原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

乎以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胡氏曰晉諸將請尊劉守

則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晉王欲伐之為正也

倫不俊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

之用腋矣此其舉措豈不賢致討必師步燕地而變生

也湯居毫以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故孟子曰

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厭集覽其

進軍至魏縣或告去沙陘至矣士卒懼多逃云嚴利不

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蹀忽功臣宿將往

往以懷小過被誅眾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

饋獻豐備梁主悅明遠妹為美人明遠幽州參軍馮道奔

晉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繫欲得免蜀主自

將擊岐兵大破之蜀王宗弼王宗揣再敗岐兵蜀主

鼓譟而岐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

李廷志等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

破之岐王左右讒劉知俊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州劉

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

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與趙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

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即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

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疾守奇之功諸諸晉

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

鳳許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
於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
怒至白馬頰賜從官食多未至道騎餽之散騎常侍孫騰
等三人後至襍殺之至武陟告曰觀明明遠之忠勤如此
思李思安前事如尋長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疑梁主
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陽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
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引兵趣棗陽與師厚合師
兵大至矣梁主棄行惟復修死傷萬數城中矢不將竭
急攻棗陽數日不下賊自柏鄉來我請獨往試之我鎮人
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來我請獨往試之我鎮人
令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我鎮人
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
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樞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
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蓆晉將李存審
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蓆無兵此來使賊得
引兵扼下博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
皆執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
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蓆未及置營建唐嗣
肱縱火大謀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
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
十里蓆之耕者皆荷鋤奮樵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

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集覽飛狐注見漢王
史先鋒遊騎耳梁主慙憤病遂增劇劉邦三年裴孤
初滿關禹貢冀州之域神或作岐今易州來水縣岐滿鎮
是白馬頰頰頰館舍也今滑州白馬縣是孫騰等三人孫騰
與張衍張雋季思安前事在去年九月果彊縣名也漢地
志清河郡有彊縣今隸冀州藹縣江見隋煬帝大業七
年隋人下博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裂皆皆日恒也裂
目睚言其怒之甚幽蓆禹貢冀州之域陰之也今大興府
遠分燕北地置幽州以在北方幽陰之地也今大興府
蓆本幽州漁陽縣秦置漁陽郡唐武德以後析幽州三縣
置蓆州蓆州滄州人殺劉繼威少注電類其父淫於都
本作為類滄州人殺劉繼威少注電類其父淫於都
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使晉師克瓦橋關將攻瓦橋關
殺之梁以萬進為節度使晉師克瓦橋關將攻瓦橋關
其將更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涉蠻書傳晉王使傳其
子繼威嚴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諫曰疆敵未
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綱義之士夏四月晉師克瓦瀛
乎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塔也

州○五月梁主至洛陽我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
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劉
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啞咽絕而復蘇劉
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單廷珪將其精

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揚五
側身避之奮馮威小名也既戰軍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
乘之斬首三千級延珪燕曉將也燕人失之奪氣引騎
吳

徐温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

歛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遇尤甚能
忠王舊將有大功温以徐温乘政内不能平李遇尤甚能
使徐温怒曰君言吳越温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
州制再置使數遇不遇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
受代再示之遇不遇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
城下温莫敢違其命温乃請降温新州刺史其族於是温將始
畏温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温甚謹
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獨用廉吏修
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與判官宋齊立好縱橫之術
謂知誥知誥以牙吏馬之碎為推官與判官宋齊立好縱橫之術
主謀議以牙吏馬之碎為推官與判官宋齊立好縱橫之術
仁裕曹惊為腹心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梁王友珪早卒
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王友貞為東
其母皇州營也為營鴿指揮使無庸汝均王友貞為東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梁王友珪早卒

郢州刺史友珪亦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聲色諸子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如王恣意
之欲以友珪為太子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國寶付以友珪為太子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文欲以友珪為太子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以情告之友珪亦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牙固疑此賊恨不殺之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我固疑此賊恨不殺之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珪固疑此賊恨不殺之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殺固疑此賊恨不殺之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珪固疑此賊恨不殺之友珪與友珪之弟也友珪與友珪之弟也
官則取悅乃發喪即何胡氏曰朱温雖篡逆無道若其用
兵本則取悅乃發喪即何胡氏曰朱温雖篡逆無道若其用
温本則取悅乃發喪即何胡氏曰朱温雖篡逆無道若其用
殖乎貨財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氣得豐
以昏昧何集覽曰老賊萬段唐段秀實罵朱此
足怪哉

亂殺節度使韓建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

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於魏州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於魏州

牙城據位視事梁以師厚為梁加吳越王鏐尚父○

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多憤怒雖曲如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

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

先帝心竊取之友珪加友謙待中且徵之友謙謂吏皆曰

勅附於晉以謙以河梁以敬翔同平章事友珪以敬翔

其不利於晉已欲解其內職多稱疾不預事吳以徐溫

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吳以徐溫

領鎮海節度使吳劉威為帥府所忌徐溫將討之威幕

若輕舟入魏則嫌疑皆云矣威從之陶雅亦懼與威偕詣

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

重冬十月晉王救河中梁兵敗走晉晉王自將而

西遇梁將康履貞大破之梁兵解圍保陝川友謙至倚

氏請晉王張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

留宿帳中友謙安寢斬息

白如明旦復置酒而罷

今隸河中府(集覽)東府倚氏縣古倚頓城也

衛睡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及梁楊師厚入朝既得師厚

將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勦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

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

兵萬人度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

友珪喜避詞悅

之厚賜遣還

西蔡 乾化三年 是歲 凡五國 五鎮 春正月 晉拔燕順薊

州安遠盧臺軍○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

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

友珪也龍虎統軍表象先太祖之甥也嚴奉使至大梁均王

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揚令公得其一

言論禁軍吾事立辦均王廼遣腹心說師厚曰邽王篡獄

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

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邽

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

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素象先謀巖歸洛陽亦

獲象先定計先是龍驤軍戍懷州者潰亂友珪搜捕其黨

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蓋阮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
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
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
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
躍先殺妻次殺已廷誥亦自到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
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立於大
梁更追發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鐸久之
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
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
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
引兵攻行珪行珪降嗣源愛其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
行欽力屈亦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攻儒州拔之以
將牙兵以從從珂本工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妾故嗣源以
善戰知名嗣源愛之

夏四月晉師逼幽州拔平
營州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
和語甚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雖伏
如是不答其書別將劉光濟拔平州營州降

梁擊趙以

救燕晉分兵拒之

趙師厚與劉守奇將兵十萬大掠
趙境至鎮州燔其開城周德威

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蜀
主殺其太子元膺

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爲諫

元膺假喙勸齒日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
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
寂徐簡大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曰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
僚屬莫敢諫至是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
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
文錫離間也白蜀主賤之少保唐道襲蜀主變臣也太子
素惡之屢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
將諸工以兵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
衛內外飛檄文錫囚之初不爲備聞道襲各帥所部奉太子
自衛斬峭之內樞密使潘峭使徐瑤常謙各帥所部奉太子
道襲斬之內樞密使潘峭使徐瑤常謙各帥所部奉太子
侃無宅志也陛下官論大臣以安社稷蜀主與道襲爭權
主遣宗翰往慰撫之至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
將大勳不已會張格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
廢元膺

晉克瀛莫州
梁賜高季昌爵

集覽

浪反

晉克瀛莫州

梁賜高季昌爵

渤海王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冬

十月蜀立宗衍為太子蜀藩宗類已信王宗傑才

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唐

文宸調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衍勿懦能其任乎

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勿懦能其任乎

宗衍受冊畢炳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

使就第問之考異蜀主立宗衍為太子十一月晉王入幽

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兵無

信不救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封周

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沉首聽命十一月晉王率騎

抵唐許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藩鎮定二帥皆傑首事公

復唐許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藩鎮定二帥皆傑首事公

將何如守光曰今日相見保無亡出先是守光愛將李自多

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亡出先是守光愛將李自多

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喻城出

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

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

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為人所虜

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

趙王鎔迎集覽泥首以物蒙其頭如刑人之狀也荷校荷

誦于路集覽泥首以物蒙其頭如刑人之狀也荷校荷

晉恭帝元熙二年行唐地名在幽州境十二月梁遣

兵侵吳人擊敗之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

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

吳躍馬還關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表

其可涉之津霍白守將朱景淳表於木徙置

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化晉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乾

春正月劉仁恭劉守

光伏誅大晉王以練紵劉守光恭父子歌入于晉陽獻于

李小喜也小喜曠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

王怒其無禮先斬之

以練紵廣韻王篇皆無此紵字唯通鑑

然後斬之

釋文音昌者反無訓解疑即拖曳之義

大建九年見陳宣帝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

臺或說趙王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祚以來無敢當其名

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

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

臺如太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夔州南

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夔州南

興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

還橋蜀將張武舉鐵鉅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疾季昌遁

夏四月楚人襲吳黃州克之 楚將水軍巡邊夜

分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

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 五月梁朔方節度使

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

不克 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

却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 映上有堰或劫蜀

之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食乎蜀主乃止 久

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

俘斬數萬人 蜀當作侵 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

長城關 晉岐吳簡唐天祐五年梁貞 春二月梁分天雄為

明元年 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分天雄為

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

楊師厚矜功恃衆擅割則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

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鍾外加尊禮為唐腹心之及卒租庸

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及卒租庸

計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曰魏博為唐腹心之及卒租庸

主以爲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分魏州昭德軍於相州割

於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

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顏延之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之狀勤晉王先除之

王進也永濟人汝陵主帥我不得罪止八日王後無所百姓非貪土也汝雖有功於我不得罪止八日王後無所

問自今黨七人為吾爪牙召論之曰萬歲明日王後無所

郭趣而進令彦卒入城德倫腹心見節王固辭德倫拜

兵也揚劉六月自引軍與郭夾河為營梁主聞之悔懼劉

曰今寇敵密迹人心未安德倫腹心見節王固辭德倫拜

賀王承制以總倫為大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

銀槍效節都總倫為大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

王以府事委司空取人通才扶勢執之必報於市城使

從官王正言代之魏州孔目史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

判以支度務使魏州孔目史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

亂之後府度務使魏州孔目史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

力也然急徵重賦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未嘗有闕

氏口晉王未入晉陽亦英矣使其不過數事至破夾塞胡

斬張彥才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使其不過數事至破夾塞胡

聞道補成其質不能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破夾塞胡

父戰手兩手相擊也司空頌同空復外頌名也音與揚劉

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

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具州城堅兵

多未易得來二壘既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具

不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可取乃秋七月晉拔澶州

遣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子持之甚厚遣使誘彥章於魏縣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晉王勞軍魏縣而晉王劉鄩營晉人盡滅其家

千於河曲設謀而力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夏營奇兵至乃得免自午至申乃得呼其七騎會

李存審救兵名曰李紹奇

賜晉奇姓名曰李紹奇

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辛城

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不出遺襲取之

郭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纒及山下亟發騎兵追

會陰兩積旬道險泥深入晉陽城卡知墜崖谷死若什

三晉將李嗣道先入晉陽城卡知墜崖谷死若什

晉拔德州

秋七月晉拔澶州

晉王勞軍魏縣

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辛城

劉鄩引兵自黃澤西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不出遺襲取之

郭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纒及山下亟發騎兵追

會陰兩積旬道險泥深入晉陽城卡知墜崖谷死若什

三晉將李嗣道先入晉陽城卡知墜崖谷死若什

盡又聞晉有備道兵在後衆懼將推鄴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推力戰庶幾可免不則騎救晉陽至士門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鄴西上白幽州引千臨清有蓄積欲縱之使言曰周待中已據臨清矣詔朝略斥侯者斷腕入臨清而鄴引軍趨貝州軍堂已據臨清矣詔朝略

復取澶州 ○晉遣李存密圍貝州 ○梁劉鄩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八月梁

業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可預度今敵尚疆與少年新進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疆與少年新進

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冬十月梁康王安敬作亂

伏誅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

劉知俊奔蜀

岐耀鼎二州降梁

舉復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温韜廣州始與梁絕
越王錄為國王而巳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不許巖
謂係屈臣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掃萬里遠事偽
庭乎由是
貢使遂絕
丙午年蜀通正元年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
春正月梁以李

愚為左拾遺

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議之曰士儻王女諒貴重李振等見皆
有臣屈於王無素不敢妄
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

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衣自去與謙等陳于天
外朱瑾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府中猶安謙等知訓將
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球斬之返顧
徐知訓不克而死
馬謙發兵討徐知訓則當書討誤作誅梁劉鄩攻晉

魏州晉王擊敗之

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
延直夜至城下直趨晉王亦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
至城東與延直戰晉王亦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
驚却晉王躍之戰至故元城西為方陣於西北存審為方陳
於東南鄩圍走為圓陳於其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
敗鄩走鄩圍走為圓陳於其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
鄩走鄩圍走為圓陳於其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

金全擊却之

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西兵襲
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本
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以庫甲本
數百人夜出擊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以庫甲本
君立大將五百騎救晉入城朝發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侍中死傷什二矣遂入晉城朝發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梁兵死傷什二矣遂入晉城朝發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德倫部兵多逃入晉城朝發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主之保鄩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全之保鄩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夕至城下諸門擊梁
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
晉王克衛磁州○梁

遣劉鄩屯黎陽○夏四月晉人克洛州○梁成

卒作亂攻官門討平之○劉鄩既敗河

梁主遣捉生都指揮使李勣帥所部千

人戍揚州既出復

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而賊

濟晏球討亂者闔營皆焚之

秋七月梁以具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

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日

並坐殿以集覽謂執持之

白麻八月晉拔相邢二州

已相州隸天雄以李嗣源

丹寇晉陷蔚州考異

王還晉陽晉陽省書夫人

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應

腹心重誨晉拔貝州

亦為盡力晉拔貝州

釋甲圍而殺之盡殫於

岐圍鳳翔○晉王遣使如

州○十二月楚王遣使如

州刺史張承業治家甚嚴

保官自稱皇帝國人請之

常預其謀阿保機嘗擊

拜之曰吾惟拜天不拜

不馬於野延繼有智略

丁酉 晉岐兵 唐天祐十四年 梁貞明三年 蜀天漢 春二

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

奔契丹

卒又率其民出馬期會迫使入嗟存矩自劉守光不
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非復不存恤至祁滿闕小

三月契丹陷晉新州晉師攻之不克

楊全章拒之文進帥其眾奔契丹晉王聞存矩不道殺侍
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開東北倚海有首
道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
野堅壁以待契丹常失利走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
監加賞由是契丹不利契丹每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威不
修邊備遂將失渝關之險契丹每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威不
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契丹殺之吳王選契丹平之阿保
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之吳王選契丹平之阿保
以三騎攻此油然火得水愈熾之吳王選契丹平之阿保
困矣何必如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而攻保固乎
全體矣乃止此是動輕舉引契丹兵急攻之旬日不剽史
機帥眾三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剽史
之德威大敗奔歸下渝關東東北七百里屬遼西保金
在平州石城縣開下渝關東東北七百里屬遼西保金
狹處縱數尺城旁皆亂山高峻不通海自關東北七百里
七百里縱數尺城旁皆亂山高峻不通海自關東北七百里
遼海諸州之障也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契丹圍

契丹圍

幽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契丹乘勝進圍

幽州盧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晉王與李嗣源相持

李存審聞之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獨李嗣源

利不能久不保若侯生其於中何暇待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

命起嗣源將兵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月五月吳徐溫徙

昇州溫從之徙知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

知水不樂宋齊兵日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

彦謙為判官溫但率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無治

建武節度使劉巖稱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揚洞

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

于易州李存審曰虜衆寡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會

虜以萬騎踪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

截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勇沙吾糧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

自山中潛行越州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

東嗣源與從珂將契丹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

以百餘騎先進至山口契丹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

王命我將首長一萬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入

其康新首長一萬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入

命步中發萬弩射之契丹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

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

鏐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

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積金谷收市

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之

時須錢補傳及承業承業以承業之王指錢積謂曰

其子繼嗣為承業承業以承業之王指錢積謂曰

承業錢宜與一積帶馬承業以承業之王指錢積謂曰

王不傍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戴度耳非為子孫計借此
庫錢所佐一王成霸業也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不
王財盡人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討賊若以借
王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特進其過承業不肯
入宮王俱至承業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答之矣
與王俱至承業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答之矣
請為大王殺之王曰承業怒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
嗜酒輕傲王銜之承業怒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
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
可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猶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
克用願託不取違其志也承業怒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
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道過終不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
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過終不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
有趙高石張議之禍哉承業怒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
也晉王曰朕分元解年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承如魏州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招討使劉知俊

十二月蜀殺其

功唐文宗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
老矣知後非余輩所能馭也乃誣以謀叛斬之

襲梁揚劉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

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成楊劉拔之先為無異蕭侯
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揚劉拔之先為無異蕭侯
趙巖言曰陛下禮敬新謙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
請幸西都行郊禮必宜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
敵近今在河上乘輿宜輕動俟北方便既平報本未晚不
遂如洛陽關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祀奔歸大梁
軍已入大梁注見三國漢

集覽

戊寅年蜀光天元年十五年梁貞明四年春正月晉師

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

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
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使賀鑾輩敵之卒先舉拔之
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
張之徒言期然

集覽

秦誓中播棄率老注雖皆之者無

老趙張之徒謂趙巖及張卞蜀信王宗傑卒

兄弟漢鼎漢傑漢倫漢融漢華蜀信王宗傑卒

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

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

夏六月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徐知訓而自殺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

副使輔政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

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 溫怒稍解責以知誥將佐不能匡救皆推罪獨力彥能憂有... 謙御衆以寬約身於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誥命王盡恭接士大夫以前... 通務求賢才納規諫除姦僻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 悅服以宋齊立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論錢錢... 是物輕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 直千錢者當給三或曰如知此將官歲失錢億萬計齊立... 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欲進用齊立而徐溫惡之... 益關桑柘滿野國以富疆知誥欲進用齊立而徐溫惡之... 幃獨置大帥以鐵騎畫灰為字隨以集覽... 起威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曰少聞願有復也則注右屏上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八月

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

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成梁營... 謝彥章屯僕四州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 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彥直皆... 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彥直皆... 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日將出李存審扣馬泣陳曰大... 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策馬急出以戰得百騎抵梁營謝彥... 還它日同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戰得百騎抵梁營謝彥... 伏精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得百騎抵梁營謝彥... 為則非也天有勳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 取未有不假仁勳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 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履易不... 亦宜集覽... 軍使蜀諸王皆領軍使高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蜀王與... 吾輩所宜為也固辭但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 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 晉萬進遣使附于晉求賂於萬進... 等為將軍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為將軍皆于預及

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亦不之問冬十一月越改國

號漢○吳取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下信使人諭

譚全播取贛納路而還徐溫大怒信子英彥不能下信使人諭

俱也全播守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指揮使朱景瑜與之

賀而全播大引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

奔之信大權虔州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

注詳見周顯王四十一之後宋高宗改爲贛州取贛贛如字

虔即今之贛也

破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戰于胡柳

晉王

大梁而梁軍折其前堅壁不戰自餘日王進兵距梁軍

里而舍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於野瓌指高他曰此

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

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

疑之密謀叛之於梁上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

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虐失上卒心我若

矣王直指其國都彼安得聖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我若

利未見其禍不從毀營而進梁周德威曰萬一與之戰我若

所舍我營已固守備兵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

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

制之怒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

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推翼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曰公何怯也即親軍先出德威不敢入都指揮使王彥章

吾無死所矣贊曠歸返十餘里梁軍入幽州陳幽州兵

其陳奮陽晉擊斬往望見十餘里梁軍入幽州陳幽州兵

高立謂敵兵至能制父子皆戰死梁中兵四集勢甚盛晉

兵先登李從珂王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彼曹奪之即引

若斂兵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

步卒向晚復引退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梁再入敵

師不利若復引退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梁再入敵

戰自潰况决勝料敵惟觀情勢未集者聞梁再入敵境不

成敗在李嗣昭曰戰若不決力取勝
 有也李嗣昭曰戰若不決力取勝
 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
 復來王負未可引退追擊可破也
 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
 以騎兵大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
 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梁
 知王之所或曰復來見王不悅曰
 陽王以之從珂有復來見王不悅
 謝梁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
 薄城又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
 登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胡氏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犯焉懼好謀而成者孔死而無悔
 王沒矣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
 之際矣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
 能以容一嗣源淺量編局固非可
 以容一嗣源淺量編局固非可
 也帝卷尤來王莽未諸盜之號也
 盜鋒起如銅馬大槍等號不可勝
 年晉岐王楊隆演武義元年貞明
 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

月晉築德勝兩城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比夾河築而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

王自領盧龍

晉以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

吳王隆演建國

改元

吳除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

戰於狼山吳船乘周而進傳擊吳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王鏐遣其子副使周而進傳擊吳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郎使知嚴可為天子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為內
 王使知嚴可為天子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為內
 物皆用即吳國庶政至是溫帥將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月朔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可能北朔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唐正朔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祥謀出可與嚴可為天子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為內
 治王不許與嚴可為天子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為內
 改元吳除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

吳回船與戰傳雖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日及船觸相
接傳之皆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大敗彥章戰甚力陳
人踐之皆不救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此以漢西域傳須
分家兵不救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此以漢西域傳須
章家終身其不救彥章自殺吳人誷汾籍沒家此以漢西域傳須
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賀瑗
廩故因稱稟食稟給注稟讀曰稟歐陽氏曰古
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懸幡十餘艘蒙以牛革設
戰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
遣軍門募能破城者入被鐵鎧者衆莫知為周李建及請選
於軍門募能破城者入被鐵鎧者衆莫知為周李建及請選
建及使操斧者入被鐵鎧者衆莫知為周李建及請選
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緣幢隨
流梁兵焚弱渚殆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
緣幢以竹為索曰年蒙衝也睥睨戰格以瓶作如
見漢格設置於船上以禦敵也睥睨戰格以瓶作如
及戰垣設置於船上以禦敵也睥睨戰格以瓶作如
城名睥睨軍器也案彭訓旁也亦音旁言在旁側排敵禦
釋名彭軍器也案彭訓旁也亦音旁言在旁側排敵禦
攻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王吳鏐

遺錢傳雍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討之於無
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中軍頗鼓
于左取豹類溫者環甲胄號令軍車吳越兵敗殺其特河
逢新首萬級傳溫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
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
溫厚遇其妻而子遣間使告之曰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
也及是役筠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
千易吳越旗幟仗驍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余策固
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
所不歎曰天下旱水涸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
兵不歎曰天下旱水涸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
地之民各安其業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戰亦未易可
吳越王鏐見左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亂我法鄭
其犯法當死左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亂我法鄭
院或劫大斡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置粉盤于內有
所記則書盤中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置粉盤于內有
不可比威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警直更者嘗微行夜
浙西路在晉王以馮道掌書記啓食者衆請省其數王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集覽

集覽

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近
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眾道曰大王方平河南北
使敵國開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成望也乃止

八月梁以王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吳越連和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梁克充州

梁克充州

梁克充州

梁克充州

梁克充州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殺張萬進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五

起庚辰

考異

丙辰下

王存勗編唐天祐十七年吳越淮南荆南福建是歲梁晉
下有後唐莊宗存勗同光四年明宗嗣諒天承元年

七年

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吳越淮南荆南福建是歲梁晉
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淮南荆南福建是歲梁晉

月晉以李建及為代州刺史

此其志不列疾之官者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以其死力

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及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

遂以河中降晉

乃附於晉王度使子制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

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國稱制尤非所樂先沈飲鮮食遂成

疾温自金陵入朝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子

言初者斬乃以王命迎舟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考異 宣吳

王隆演卒弟濤立此
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崇書謚高祖原蜀主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襄味作鼓吹

蜀主喬感憤起水死蜀主奢費無可勝日與太后不妃乃游宴州士

之及遊近中郡各山所費太如紀太后使嚴旭疆取士

民女及遊近中郡各山所費太如紀太后使嚴旭疆取士

幸之數州人納宮中累者得之營居思殿大學士出韓昭以便帝

遣劉鄩等討同州晉遣李存審救之呼見漢惠帝

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晉河王親起吾急乘蜀友謙且歸日濟

於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夜分兵攻

華州壞其外獲城亨存審進逼劉鄩告諭閉關出戰大敗宵遁

右引兵破之殺獲甚眾唐帝陵哭之而還

業十三年下却注見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

晉帝永嘉五年見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

兵侵岐不克而還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

從百餘里令王宗儔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也

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

州泛江而下龍舟色美一將嫁蜀主取

之賜州民何康女美一將嫁蜀主取

州箭嶺在天水郡苦活反秦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詢夷

其族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詢夷

皇晉煇反圍譚石詣遂將府少所軍煉石其州蜀
楊岐大狀弘新希帳無歸第洪李民仙希
漚綱恐規希蒙前志蒙出之規之盛尤政趙
順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春正月蜀主

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妃入宮尤有見... 耕之入宮尤有見... 不中欲往於遠... 更中欲往於遠... 風雨乘船則更... 穿渠乘船則更... 照見水乘船則... 景龍二年宗如... 師亦嘗遺先王... 石門吾發兵誅... 普死不自為九... 為言不為耳此... 進傳國已乃令... 得行國已乃令... 日行國已乃令... 王行國已乃令... 甫定朱拾財賦... 其誰不解尚存... 王何先滅朱氏... 復列聖之深... 深讎之意後求

晉得傳國寶

集覽

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唐後而立之南... 愈堅矣老奴之... 哭曰諸侯血戰... 則大邑成疾不... 偏霸大事不周... 而輔小國周匝... 速見此民之德... 晉王為利是以... 德所難而何望... 字與標通亦給... 撫收拾也邑與... 趙王鎔委政於... 之弘規部兵五... 給賜鎔忿其軍... 畜不志因其權... 罪酒不因其權... 之酒不因其權... 即酒不因其權... 姓名曰張文禮... 盡滅王氏之族... 獨置招作之妻... 普寧公主

集覽

二

以自許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表節鉞晉王方置酒
作樂聞之投孟然泣從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
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待已四
夏五月梁殺其秦寧節

度使劉鄩使初鄩與朱友謙為昏其受詔討友謙也先遣
進兵尹皓段疑因諧之梁主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
密令西都留守張宗奭醜之

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
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林臣翌日又獻
大筆二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
使張承業

深惡之 集覽 以備唐舊臣欲
八月晉以符習為成德

留後討張文禮 文禮既作亂內不自安復遣問使求
人自德棣度河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
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旬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
曰今疆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
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王乃止
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
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
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
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解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

三十餘人卒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
復寬宥等不敵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經前搏取凶豎以
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
閻寶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瘧留後命
技趙州文禮驚懼而卒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

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塘中流矢卒 集覽 德棣
漢平原郡宋置德州今屬濟寧路棣本漢樂安郡隋置棣
州今屬濟南路德勝嶺名在契州北界古北口東北其嶺
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於嶺南北夾

河築兩城念故使常思也故使謂王鎔 冬十月梁
襲晉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成城李存
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
擊梁兵大敗失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

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育子得小兒劉雲鄭養
使典之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
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皆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禮如直以鎮定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義不可救又藩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君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冬十月梁 襲晉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成城李存
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
擊梁兵大敗失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

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育子得小兒劉雲鄭養
使典之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
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皆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禮如直以鎮定晉王克用大以妻之
義不可救又藩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君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

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
不亦慮郁奪其處乃以新軍數百伏於其妻妾幽之盡殺
其子孫胡氏曰王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與張文禮何異
而卒胡氏曰王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與張文禮何異
存勗既為討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定注見唐躬
為君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集覽易定注見唐躬
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吳郊祀或曰唐祀南郊
吳王溥祀南郊其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集覽灌

吳王溥祀南郊

其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集覽灌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進寇義武晉王救之

契丹南園涿州拔之擒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

平王

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西

敗之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

至幽州使二百騎躍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特勇追
擊之悉為所擒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听其謀
一見其野宿之虜用法嚴乃能如正皆如編剪雖去無
止見其野宿之虜用法嚴乃能如正皆如編剪雖去無
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會大雪引兵躡之隨其行
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三百騎擊之虜退王乃圍力戰出
入數引兵趣望都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
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
州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率眾退
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此小城而避之何面目
曰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
王昭亦曰疆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
之難出王新郭崇翰曰契丹用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
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
王德二年晉王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
德二年晉王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

胡氏曰晉王所王都因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
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修明人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
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
彥而無見於此邪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按而不失惟
上智之集覽并四注見秦王政十八年望都縣名在灤州東
能之阿保機即其所居地立縣因其來處地名而名之故
依之阿保機等縣奚苗秀鍾奚東胡種名昔君長之稱秀
有善之名繫之以歸熱陟立反詩熱之維之注疏繫之謂
幾而作不矣終日

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

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
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其有備
乃西拔成安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擊復壘斷其出
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
至魏州思遠

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

水環之內外斷絳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呼其
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

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室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
為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
敵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按矢射之一發
而殛是夕亦卒晉王聞之督諸軍攻鎮州累日嗣昭遺命
以殛路兵校判官任國使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
不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子
養喪歸葬晉陽其子晉王繼能不受命嗣昭兵擁喪歸州
七子出歸葬晉陽其子晉王繼能不受命嗣昭兵擁喪歸州
儀曰安儀以繼能為留後昭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

州後梁屬鎮州秋八月梁取晉衛州晉衛州刺史

州徵克月課縱歸伊優得幸於晉王為刺史專事掎斂防城卒
儒之西相州戴思遠又與凝攻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劫存
振之集覽淇門注見唐昭宗大順二年失軍儲三之一鄉於

九月晉王克鎮州

案

自領之以符習為天平節度使

張如堯使其弟如

將六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
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存進亦

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招討使鎮州食竭力於處... 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絕以納... 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 成德節度使習諱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 俟禮畢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 乃剖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諱... 使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 **冬十一月唐特**

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行服如 曹大夫人諱其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 魏州

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通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

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

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南心恐河北亦非

下之有汎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未宗李存昂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林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

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

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

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 李繼韜為留後

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昔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

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誘諸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

紀見其分財享上志滅仇讎不幸於館柝猶未葬而郎君

遷昔君親吾寧矩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將

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

勇而逸之才 **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

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敬及受冊太妃初太妃無子

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敬及受冊太妃初太妃無子

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宗韜張若翰為樞

密使 革程皆輕淺無他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

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志其位在

己上乃為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議
以謙人微也績者必有輔心腹之臣其未之際無遠慮者
曰其既成也遂登輔札垂統之君天當承平之際無遠慮者
或不可忽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當承平之際無遠慮者
天冠生賢和齊人主無知人之監而豈能致邪集覽衣冠
後裔考慎注夫也緒謂基緒統系也猶言不能致邪集覽衣冠
北都 以鎮魏州為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
十度五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
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
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
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
晏寇晉幽州衛州為梁鄆州將取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
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
嗣源謀之曰梁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
心腹東平果曰梁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
功以補過對曰今取乎兵蒞源久生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

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
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
曰此天贊我卒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
珂先登殺守卒大喜曰納外兵進攻牙城下鄆人不知李從
節度使梁主大喜遣使詰諸將段彥士彥章等趣令進
戰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
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
章罷 敬天知梁室已危以肖所謀無不入見梁主曰先帝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肖所謀無不入見梁主曰先帝
之問所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肖所謀無不入見梁主曰先帝
梁主從之欲言翽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副大將不可
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討使仍以為彥章為副大將不可
謹備之守殷王勿時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
溫欲持兩端以遣兵楮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
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甲士六日皆持巨斧載酒大會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炭乘流而下於楊村夜命
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幸鏃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彥章引兵急擊南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不及彥章

彥章引兵急擊南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不及彥章
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炭乘流而下於楊村夜命
甲士六日皆持巨斧載酒大會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溫欲持兩端以遣兵楮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
之問所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肖所謀無不入見梁主曰先帝
梁主從之欲言翽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副大將不可
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討使仍以為彥章為副大將不可
謹備之守殷王勿時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
溫欲持兩端以遣兵楮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
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甲士六日皆持巨斧載酒大會對曰三日求不可乃止梁主
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炭乘流而下於楊村夜命
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幸鏃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彥章引兵急擊南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不及彥章

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實急趨揚
河東鎮使李周固守備王彥章亦戰互有勝負比及揚州
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不能克退屯城南數日
悉力拒之與李周卒同甘苦彥章以百戰不能克退屯城
兵救之曰李周卒同甘苦彥章以百戰不能克退屯城
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久應接東平又戰以分賊
勢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光送於嗣源延孝
日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
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於嗣源延孝
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書
將萬人夜發度河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書
未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自與梁人書夜築
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書
守鄆城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揚
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侯又死彥章等復趣揚州
走保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
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謝天殺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
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謝天殺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

章而論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
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
制徵還

集覽

拜反即今皮腓也所以吹扇火者購書注見

前唐德宗三年唐盧程罷程以私事干與唐府吏不能應
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唐主怒曰

集覽

蟲豸文爾天蟲

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
順顧謂諸將使李紹斌曰澤州澤丸之地朕無所用細為
我取裴約死唐主深惜之

集覽

帝太興元年

疑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茶上曰寡未有過振曰俟其
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疑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振力
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疑將全軍五萬人屯
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密騎士萬人屯
鄆之境謀復鄆州仍命王彥章將保密騎士萬人屯
以張漢傑監其軍仍命王彥章將保密騎士萬人屯
對曰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使指揮趙張擯
內

結宮城對納貨賂段疑智勇俱無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
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
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大原霍彥威悉鎮定王彥
章攻鄆州段疑當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
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
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為主向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
悅

九月蜀主宴羣臣於宣華苑

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慶慢無所不
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唐務狗蜀主之欲
以盜其權宰相王鐸使傳素等各深寵渥無敢規正潘在
迎每勸蜀主誅誅者無使誘匡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
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昂卿對策語極切直蜀
主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前臣於宣華苑州彌嘉王宗壽
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

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

昭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冬十月朔日食○唐
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忽
暴斂以佚軍民多流亡和稅益少澤路未下其用勇老瀟
承又開梁人欲大率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
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州劉
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幸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

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始得不備沐不解甲十五
餘年欲雪家臣恥今已正尊号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上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
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
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疑決
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
長驅入汴爲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
將有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
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
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何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
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
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安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
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胡氏曰莊
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排優之悅用
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賊
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
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
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
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日前
至於崇韜失策傳沐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丈
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遣妻子歸而與之訣者亦不暇必

於克梁也烏... 欲乎此非真英雄... 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 梁兵潰之并擒張漢... 謂人曰李亞子開雞... 我小兒今日服未且... 何以自固彦章對曰... 林欲用之賜藥傳其... 蒙梁恩位至上將與... 其分縱皇帝憐而生... 為梁將暮為唐臣此... 屬之房章則謂曰汝... 事去矣謂諸將曰歸... 也段疑下所餘空城... 東傳于海然後觀繫... 梁嗣源曰兵貴神速... 人走告之疑信之間... 直路則阻決河須自... 至近無險方陳兼程... 吾瀟矣延孝之言是... 前驅唐主從之今下... 諸軍踊躍嗣源是... 是夕遂行明日唐主

發中郁以王... 理言之朱氏無長... 泗黨將士解體卒... 章自顧頗倚一猛... 聞然所當者乃朱... 以死節不屈此則... 曹州梁守將降梁... 羣臣問策皆莫能... 相矣將若之何翔... 下其死用致有今... 先賜死不忍見宗... 尚有人乘城為備... 市人乘城為備幸... 建國幸或請幸洛... 或請幸或請幸洛... 今危殆之際望其... 軍一敗其瞻已破... 此國下此樓誰心... 傳國下此樓誰心... 竟可了否豈降以... 主日了否豈降以... 右竊之夜涕泣不... 五

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敵奉此詔遂梁主曰欲自殺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張使擅日賀至大梁王贊開門不用其言以至於李嗣源軍行五迎賀父子之功也天不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吾輩相與朝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李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道築室三年不成注見漢章帝函之藏於太社首

集覽 元和三年傳其創傳或休敷創初莊反傷也按此正昞刀創字(密告烈即李嗣源也本胡人無傷氏以騎射事李克用克用養為子賜姓李各嗣源邈墨角反信其吉反方陳陳讀曰陣方陳並陳而進也天社記郊特牲篇天子大社土必受雷露風雨以達天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授以杜晏球為前鋒至封立大音泰梁段凝降唐疑眾五萬亦降帝勞之賜姓李紹欽疑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皆欲從其

唐貶梁宰相鄭 面扶其心晏球亦賜姓名李紹欽

珽以下十一人

而以仕其世受唐恩

敬翔李振趙巖張

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社晏球上言偽

福殘蠱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

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梁諸藩鎮入朝

于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

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復名全義

曹主欲廢梁太祖墓斷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因之深

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暑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斷

忠併弒二主毀唐宗止其嗣室削封樹而巳胡氏曰朱全

罪誕告多方發冢斷棺焚屍而全義懷私甘厚宮室然後快

懲戒之大意垂後宗過聽其

考

集覽

之

也

其

鐘

初

封樹削除去之也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璫為畿封而
立其國之封疏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凡封國建諸侯
木以為阻固河漢其宮室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唐

加李嗣源中書令○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其子希範入見納行營吳遣使如唐唐遣使以滅梁

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認吳人不受唐主易

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賤表吳

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

之三代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

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給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

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刑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

手知詰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顛之

職業不可不行知詰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

取民財轉輸都統以是重之

見玉莖出與棍長丈余蜀司天監言因有大災蜀主詔

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十一月唐以李

紹欽為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

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

下嘗自呼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其類唐

厚賜之嘗敗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練曰陛下為

新磨追擒至馬前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

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弄諧紳羣臣憤

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藩鎮爭以

皆憚之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每奏事

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

名李紹際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齋金帛賂劉大夫

人及權貴冷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温韜發唐山陵
殆遍其罪與朱温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
我何誅赦令不可不守二已赦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
審輕重而區別之使強救者無所見又異乎此使温韜不
賂於官則貨官必相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温韜不
不以赦為官也

武官 寺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唐廢北都為
成德軍梁東京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唐以趙光胤 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
鹽鐵轉運使

子少保李琪者宿有文崇韜奏廷其浮革無相器豆盧革
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
輕率喜白矜誇諂重守常而已光達自梁朝罷相杜門不
交實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達署其戶曰請
為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唐荆南節度使
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講弥失望

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拜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
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
相遇矣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
用兵於吳蜀之無益不如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
必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善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
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府 ○十一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 唐復行舊
律令 御史臺奏朱温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

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借行商銀四十萬兩他貨
是火主嗣昭親賢不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為於劉夫
或事泄被誅并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 高季興還
鎮 主欲留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

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因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勤來者
乃道而不去至江陵擢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
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幸手云吾於十
指上得天下新朝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無功矣其誰不體又
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無功矣其誰不體又
或難守之然事在強勉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
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
不復加思其入於不為斯善矣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
是已夫九五其位非善如九之得聖人不以能禦之莊宗
馬又曰予懼是以能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氣益為藩鎮所窺凡爾所料度其應

集覽

九五飛龍在天伊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唐主以其前朝耆舊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唐主以其前朝耆舊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甲

後唐同光二年 岐降後唐凡四國 是歲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岐

諸道監軍

諸道監軍 岐 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王正言為租庸使

王正言為租庸使 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太后至洛陽

太后至洛陽 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私室耳上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
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
臣主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
藉外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
愁怨文所獨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入皆不
凡赦文所獨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入皆不
來奉祀遂留不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

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之勞軍錢崇勳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自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備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難上供注見前唐以李季茂貞為秦王○唐

立夫人劉氏為后

宦官朝夕短之崇勳扼腕不能制豆盧革華章說因嘗聞先王言上距汾陽公世家門豈其枝派邪崇勳曰嘗是疾以膏梁自歟多魏別流品引技浮華鄙棄勳舊由是赴本鎮以避之勳舊怨之於外崇勳水蠖蟻足志與所親謀是唐主欲以避之勳舊怨之於外崇勳水蠖蟻足志與所親謀曰公若請立崇勳亦夫人屢諫唐主以是正妃韓夫人在太后惡之與宰相劉公孫夫人屢諫唐主以是正妃韓夫人在太后從之與宰相劉公孫夫人屢諫唐主以是正妃韓夫人在太后下為業后勿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詰魏上謁時后幸死亂兵妾哭而去分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之宮門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分何物田舍翁積惟用寫佛經施泥師而巳是時皇太后詔皇后教與制

勅源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勳臣畏伶官之譏皆不自安李嗣源求解兵柄不許胡氏曰崇勳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不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烏乎○**集覽** 膏梁注見宋文帝元見前唐宣宗大柴蘇草也 三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嘩自恣之制諸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不聽

盧龍節度使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觀許之初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什唐

詔人避司考覈偽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有告勅勳姪者南郊行事者衆郭崇勳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十之九選人或號 唐遣使按視諸陵○夏四月

唐主加尊號○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宋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宰王宗儁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

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宋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宰王宗儁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

使宋光祿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
之獨主乃以光祿為梓州觀察使嚴入中其粗惡者乃聽
謂之入草物嚴荒遠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為一小人其
嚴因言衍童驢無厭賢思易位刑賞紊亂大兵比臨其
諂諛專恣足而唐主然之唐秦王李茂貞卒職權知軍府事
待也唐主然之唐秦王李茂貞卒職權知軍府事
澤潞軍亂初安義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立因聚謀攻
城焚掠市肆自稱留後表求旌節唐貸民錢孔議使
詔以李嗣源李紹德張廷蘊計之唐貸民錢孔議使
以賤估償緜綵髮斂結怨于今陛下革故鼎新為除害而
庸使舉貸其誅斂結怨于今陛下革故鼎新為除害而
趙巖復生改其不報為是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
為刺史初胡柳之從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忠之
使陳俊內閣使儲德源乞二州以得生皆梁教坊
之郭崇勳曰陛下未及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
大以是始不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唐主謂崇勳曰吾已許
心以是始不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唐主謂崇勳曰吾已許
周匝矣公不言行論年伶人娶以爲言唐主謂崇勳曰吾已許
有百戰未得刺使者莫不憤歎胡氏曰莊宗知崇勳之言

正而竟違之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不知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天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
守具唐主以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
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
精銳恐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
者宜寬縱薄賦以安集之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
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契丹
寇幽州唐以李繼儼為鳳翔節度使唐以
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唐以

唐以李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秋七月唐發
唐討潞州平之張廷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巳
沙州西五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州西北五百里至
金州西五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州西北五百里至
涼州西五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州西北五百里至
瓜州西五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州西北五百里至
等不悅六月斬楊立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六月
唐以李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秋七月唐發

兵塞決河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八月唐

以孔謙為租庸使

表求解職唐主怒將賞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

趙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贖國勇陸天平節度使以充唐主之

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胡廷故事制司不支郡規

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奉她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為須

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

此觀察使雖有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獵洛陽令何澤

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緣櫛將成復蹂踐之使蜀

中書令王宗儔卒 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

光嗣輩泣謝宗弼子曰宗儔教我殺爾曾今日無患矣冬蜀

以宦者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吳越

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為己副舊將無不憤取

入貢于唐

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之職貢注見漢文帝元年玉冊

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職貢注見漢文帝元年玉冊

吳王如白沙

王起君防制甚急至是工對溫名兩為水溫頓首謝請斬之

程慶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虞無札告溫頓首謝請斬之

也乃徙撫州 真覽 楊溥置迎為鎮宋真宗陞為真州後陳

德林為真州守蘇子瞻有詩白沙鎮也 唐主獵于伊闕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真覽 伊闕

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 十一月蜀復

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曾柔乘危

契丹寇蔚州唐遣李

嗣源禦之 考異 二月契丹寇蔚州五月契丹寇幽州

夷狄曰入寇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據王莽

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不從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罷其兵權因除之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特六
者欲增廣嬪御諫言宮中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
宮允平伶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
女三千余人以景進采擇民唐復以洛陽為東都興

唐為鄴都 ○夏四月朔日食 ○大旱 誠惠自言

能降伏天龍不命風召兩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
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
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去慙懼而死 五月唐太妃劉

氏卒 太后自欲自往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成疾
止及薨太后自悲哀不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

食者累曰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
溢者累曰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
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度王允平別建一樓欲營儲終不可
常不伸臂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行營早濕被甲乘

得唐主曰吾自歲內府錢无閑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
使語之曰今歲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早濕被甲乘

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早濕被甲乘

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歸取雖有盛暑不介

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閣猶資懣然宦者曰
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
崇韜之第無異皇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
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
不充願且息役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
以俟豐年不聽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

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宦請託一不報郭崇韜以崇韜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
全義亦惡之遣婢誑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

未發會往視之坤陵道唐主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
尊公一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

既自公愛任公使天不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
氏曰莊宗不以五崇韜不食孝也况為所難也然曾子曰斷

殺一宗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所難也然曾子曰斷

則可謂之不食其時非孝也况為所難也然曾子曰斷

充其類者不能食其時非孝也况為所難也然曾子曰斷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 ○

○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

任郭崇韜曰契丹方戰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

未立殊功請以無為都統成其威名帝曰西兒豈能獨往當

求其副既而制置等使軍事以繼委之充西川行營都統崇

計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德裕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

嚴皆為列將尚書任國翰林李士李思並取夔忠萬璋三

為孟知祥有薦引舊將行言於上李思曰知祥預軍機崇

謹重有識又為相憲

主東遊 行安重相憲

秦州節度推官蕭禹卿上表略曰先帝艱難亦不能得前

萬州節度少長富貴流色或酒無故盤游類離宮闕今百

表侯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固字問汝承休昭謂曰吾私收

故銖意欲行蜀主引以數萬發成都武承休昭謂曰吾私收

欲擢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方

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降得糧二

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崇韜入散關其山曰吾

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蜀

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運將蜀

問李鳳州曰蜀人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宜乘其情

也崇韜倍道而進上承韜捷以鳳興文共蜀州至利節迎

兵八千糧道而進上承韜捷以鳳興文共蜀州至利節迎

武將始信三萬兵之來乃以平蜀宗嚴賜位於他軍

招討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憤曰宗嚴賜位於他軍

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憤曰宗嚴賜位於他軍

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等克興憤曰宗嚴賜位於他軍

崇韜請兵入境與州舉巡屬內諸城鎮不勝望風款附王

然公受重恩聞難擊不可軍重願與公俱西承休則大

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願與公俱西承休則大

興遣秦隴降唐高季常欲取三峽施州武將張武斷江

輕舟遁去既而獲忠萬州遣使請繼歲降崇韜遺王宗
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成都歸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入
合謀送款於唐蜀主承太后入宮數日宗弼亦登宮
嬪中蜀主及太子入宮數日宗弼亦登宮
劫歸其家子承太后入宮數日宗弼亦登宮
至綿州斷綿江乘浮梁破無舟楫紹傑人軍綏李紹
軍深且入利在速戰若俟旬日則勝負未可知矣乃
彼且折吾兵不暇若俟旬日則勝負未可知矣乃
近度江從兵得齊遣使勞軍且蜀死亦千餘人遂入
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蜀死亦千餘人遂入
即降或謂嚴公弼遣使勞軍且蜀死亦千餘人遂入
往嚴不從嚴公弼遣使勞軍且蜀死亦千餘人遂入
嶽去樓櫓蜀主帥翰林學士李昊草告以命軍繼至
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函送繼歲又責韓昭
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彬奉函送繼歲又責韓昭
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遣使奉以宮珍玩繼歲又責韓昭
求西川節度使成都嚴日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
遣之繼歲至成都嚴日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
衣首經街至羊市官製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
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
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緡仗錢糧金銀緡
度

共以千萬元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云無日矣安知其
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云無日矣安知其
為吾福保餘慶上表願之集覽嚴闕注見漢光武建武
印昭化縣東向鵲隊戲名也隊謂羣隊向津水渡也
州昭化縣東向鵲隊戲名也隊謂羣隊向津水渡也
即昭化縣東向鵲隊戲名也隊謂羣隊向津水渡也
皆有所執以爲費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曰示服者
手縛於後不能執費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曰示服者
輿觀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一年七月羊質逵曰示服者
慮及與諸同史記周勃世家有萊取稽記曲禮曰飯黍
以著今人箸或謂箸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
箸也今人箸或謂箸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
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
蜀之功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
為璋將獨不能以軍法斬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表璋將獨不能以軍法斬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險阻文定武才宜表為帥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書有文定武才宜表為帥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變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崇韜者李從襲等從繼歲
統牙門統軍中制置一唐主遣崇韜者李從襲等從繼歲
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子延誨繼歲所得不過匹馬束帛

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
蜀之功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
為璋將獨不能以軍法斬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表璋將獨不能以軍法斬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險阻文定武才宜表為帥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書有文定武才宜表為帥之邪璋曰吾重地任尚
變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崇韜者李從襲等從繼歲
統牙門統軍中制置一唐主遣崇韜者李從襲等從繼歲
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子延誨繼歲所得不過匹馬束帛

刺史 魏王猷 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汝何以得唐殺

其睦王存义及李繼麟 馬善之許復故任唐殺

朝野駭惋保大節使時王存义景進言李繼麟與存

連謀官誅因共勸速除之唐主殺之乃使朱守殷於

名詔繼安為誦言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

嗣源入朝亦為誦言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

不負天地禍福之業振無所屬唐主歸藩以遠禍源

四李紹宏左右營護以危殆得全唐魏王繼岌發成

而還命李紹琛帥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

二月唐以李紹宏為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

紹榮招諭之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

具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聞言皇太后為變

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

作亂劫天子不念舊勞吏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

皇而殺之及劫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使趙奉以

燹掠其州南趣城清有來告者都巡檢使程須等六

至為備未晚譯曰賊既乘亂日賊至臨清計程須等

逆擊之賊既乘亂日賊至臨清計程須等六日安肯

下兵貴單有奸勢利帥眾散然後可撲討也伏於王

進為指揮使縱兵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至

正言怒其家口賊已入城言方據按召吏尚誰呼至

遺書誘憲憲在禮為留後張乃命歸節都禮再拜請

都書誘憲憲在禮為留後張乃命歸節都禮再拜請

唐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

討之郭崇韜之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

而吾之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倚角以破梁則朱公
也今朱郭皆無罪於去逆效順與國家倚角以破梁則朱公
何王何罪所將多河我輩歸則同武等不復東矣蜀
平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
人眾至五萬繼漢之任國為副招討使迨討之
昭烈帝章武二年漢以救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
攻其南門遣人善為敷奏得免於死謂眾曰觀史武彥
家擅歸相公死賊城破萬救書手壞之守牌曰拒戰紹
言上大罵曰我輩死賊城破萬救書手壞之守牌曰拒戰紹
之日勿遺狀類大發諸軍討之
見漢宣帝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此節四年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至假子及二郭崇高以謙數以私謝饗諸對之流涕言
崇假子及二郭崇高以謙數以私謝饗諸對之流涕言
從謙曰安既至是年王温等五人又教王温之故侯鄴都平定盡
謙益懼退陰謀我附崇等存以又王温之故侯鄴都平定盡
為益懼退陰謀我附崇等存以又王温之故侯鄴都平定盡

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用攻鄴都賊知

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榮用攻鄴都賊知
州未得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榮用攻鄴都賊知
下唐主欲自征小校王景戡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
繼唐主欲自征小校王景戡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
唐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日可者張全義李
紹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日可者張全義李
之乃許之唐以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唐討

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

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

張破敗作亂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源叱而問歸主上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州成卒思歸主上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輦初無疾心但畏死耳今欲去城中之皆潰趙在禮嗣源諸
令公帝無疾心但畏死耳今欲去城中之皆潰趙在禮嗣源諸
迎拜真源入城謝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說在禮源入城謝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公出收之凡辛大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能敵
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源紹真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源諸
唐任圜被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唐任圜被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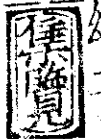
董璋

二萬會任圖討李紹琛至漢州紹琛敗逃張不出請伏精兵
於後而以羸兵誘之圍從之紹琛戰敗奔關城不出漢州無
城自至漢州為獨軍與任國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孟知
祥自中知祥郭待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富貴而求入
此邪紹琛如郭待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富貴而求入
至邪紹琛如郭待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富貴而求入
無罪道而東孟知祥獲李肇侯弘以不為歸朝耳魏王繼
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獲李肇侯弘以不為歸朝耳魏王繼
盜散下寬大之令與民始遣趙廷隱張勳除橫賊安集
誅之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萬營於城南也李
源遣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出眾不蒲百榮於城南也李
紹源欲歸鎮兵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帥不疑兵稍振
人所欲李紹源欲歸鎮兵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帥不疑兵稍振
為所劫李紹源欲歸鎮兵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帥不疑兵稍振
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欲歸鎮兵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帥不疑兵稍振
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善南成軍州遇若星行請闕面見
秋稅生租以倉儲不足河煩刻軍糧軍士流言益聊
甚宰相懼帥百官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軍士唐主益聊
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

唐李嗣源奔相州

唐豫借河南夏

在天下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
史出雜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賦隨以
以賜所餘相止此耳請罷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
祭源所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源由是疑懼石敬瑭
曰夫事得成於果而敗於天猶得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而取之公得保無恙乎大梁天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道會軍民怨望公大軍進守此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檄源會兵時望公大軍進守此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監軍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軍勢大盛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招撫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於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變不若除之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
祭源所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源由是疑懼石敬瑭
曰夫事得成於果而敗於天猶得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而取之公得保無恙乎大梁天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道會軍民怨望公大軍進守此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檄源會兵時望公大軍進守此始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監軍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軍勢大盛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從源由是獲全李之嗣源家所部兵將趣鎮州王建立先殺其
招撫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於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變不若除之唐主下幸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並從殺戮已印登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行字改為家
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術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於國
棄吾知汝行亦受信義俱集覽已印畫為句畫胡卦反於唐

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或勸繼璟亡去不從唐主亦嬰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
聞嗣源在黎陽通引兵來會知之汴州孔循遣使迎嗣源亦
遣使輸款於嗣源使人姚勳先至者得之太梁敬瑄以勁兵
東命龍驤其城使使姚勳先至者得之太梁敬瑄以勁兵
眾叛歸嗣源指揮使姚勳先至者得之太梁敬瑄以勁兵
復至諸軍離叛神色二洲喪其兵高數日吾不濟矣聞嗣源
萬流涕而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官內已晚矣人亦不感聖
主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官內已晚矣人亦不感聖
容哥謂此類之曰皇致吾君財致此河乃歸豎輩也抽刀逐
悲涕晚入洛城不源命也敬瑄將前軍趣汜水收撫西軍
至車繼之李紹英引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覽次汜水春秋釋例凡師出一宿為舍兩宿為信過信為
元次也汜水控據也漢王劉邦四年關豎注見晉惠帝元康
姑且依據汜水也謂

主存勛李嗣源入洛陽

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出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道獨敬下亂兵焚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人獨敬下亂兵焚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殺獨敬下亂兵焚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後獨敬下亂兵焚興教門唐主在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
朱日守李嗣源宮至選宮人申王皆散善友敘樂器覆嘉慶而
是日守李嗣源宮至選宮人申王皆散善友敘樂器覆嘉慶而
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於今之將安歸乎將入洛陽止素得士
第禁焚掠以待魏宗骨於此今之將安歸乎將入洛陽止素得士
善巡徼以待魏宗骨於此今之將安歸乎將入洛陽止素得士
陵華社稷有奉則歸蒲德妃在宮中給尤宜豐備吾俟山
入朝百官上棧勸進榮所隔為保人執此諸君見推部曲非相
願勿言也又為勸進榮所隔為保人執此諸君見推部曲非相
歲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為人執此諸君見推部曲非相

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州之圍歸而治同訓兵事各尊
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與
號則舉措失已稍形見速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
向者猶二風人然其五年而後得奸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
不三兩擲滅亡其命命也歷年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
故莊宗之命不可歸之天數也善友扶下善主在聲姓
皆門自賂不可歸之天數也善友扶下善主在聲姓
教路謂上友扶之而天數也善友扶下善主在聲姓
外齊高帝建元三年命哲勸進勸勉綱源進尊號曰徽是郊
見傳曰高帝建元三年命哲勸進勸勉綱源進尊號曰徽是郊
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
不長雖說之其德則愚凶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
張憲以吾承應不暇莊宗既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
而進憲曰吾承應不暇莊宗既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
矣有李存沼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豈可偷生
而超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厚恩不忍為此州
會不源移書至彦超也號令士卒
城中始安彦超至彦超也號令士卒
養中官也安彦超至彦超也號令士卒
兵一監倉庫養餘亮反監兄也

唐太原軍亂

唐李嗣源監國
嗣源監國

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宜勿
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
可賤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
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以送官人準此

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

善事權要故
重誨引之
集覽
書音義曰
纖儉也
唐

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
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問諸王宜早為
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為其下所
殺劉后為死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
皆不知所終惟免
王存美以病得免
興間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
季興發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
有生意若又去楚國交惡他國
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高季興以孫光憲掌書記

高季興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紹榮憤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
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唐張君翰罷以孔循

紹榮憤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
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為樞密使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

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

因竊租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

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鹽鐵戶部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

留日張鏡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

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

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殺之任園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

從容其間莫能止而竊取其柄得為忠乎李愚職與園

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為無罪矣日武皇諸子至是或誅

或病雖宗五子繼岌繼德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養人老也

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

以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

人亦不忍離我矣故修德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

之世也三代已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

則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

邇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陽氏以為為向使張鏡不斷橋

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豈以皇后散殺郭崇勳既聞大變

釀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散殺郭崇勳既聞大變

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鏡斷橋所能

遇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豈嗣源之敵也

至之反校 唐主嗣源立 唐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偁以為

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歸故稱唐今梁

朝之人不欲殺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先帝垂五十年事獻祖

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事獻祖

未嘗不顯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

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

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效百姓刺吏以

委城之罪也胡氏曰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

患之謀退不願鄭都之亂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矣乃拘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

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效百姓刺吏以

委城之罪也胡氏曰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

患之謀退不願鄭都之亂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矣乃拘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

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效百姓刺吏以

委城之罪也胡氏曰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

患之謀退不願鄭都之亂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矣乃拘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

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效百姓刺吏以

下不得貢奉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美維明帝
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縱容行之
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愈忽於

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節請元日冬至端午降誕唐以鄭珣任園同平章事

足朝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唐李

紹貞等復姓名李紹貞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

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請復姓王唐初令百官轉

對初令百官正倚常朝外五日唐以安金全為振

武節度使之功也唐以趙在禮為義成節度

使在禮以軍情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乃奏請選文奉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士以道鳳為之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下取正焉

者也氣數消薄乃至日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李

美也使輔以李則為聖賢必矣而道鳳腐儒不能有其質之

宜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六月唐

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彥饒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州高澌逼指揮使李彥饒擊之盡

殫州事彥饒推官章儼擢知秋七月唐安重誨殺直馬

延安重誨特恩驕橫毀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於契丹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日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

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无怒足以修

導禪益使天成之政加美

於前也不亦可惜矣哉

集覽腐儒腐者爛敗也言需者

但能守陳腐之見不達時

宜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六月唐

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彥饒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州高澌逼指揮使李彥饒擊之盡

殫州事彥饒推官章儼擢知秋七月唐安重誨殺直馬

延安重誨特恩驕橫毀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好專也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於
得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曰河北恐難得得鎮
罷不可欲殺之韓延壽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
不蕭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
言以蕭希甫為諫議大夫罪制能革說羅希甫為散騎常侍
契丹不忠前朝并誣革他保機卒於夫餘城迷律為散騎常侍
契丹阿保機死長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迷律為散騎常侍

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先帝
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先帝
問云而八月朔日食○唐孟知祥增置營兵陰知祥
據蜀之志增置諸唐平盧軍亂討平之平盧軍校
營兵七萬餘人黨支使韓友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
亂討斬之其黨支使韓友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
其友李穀曰吳若用吾為相取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
原若用吾為相取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
吳如囊中物耳

月契丹德光立西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
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女曹擇可立者我請
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女曹擇可立者我請

之為天皇王突欲愠欲奔唐后遣歸東州德光尊后為太
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尊后為太
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阿保機於
木兼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數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
至墓所則殺之然後所殺者后數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
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
如子后行臣則繼之吾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
嗣子勿弱臣則繼之吾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
亦得免禮謂其為下八及案嶺會桀字下引說文桀磔也徐氏
免禮謂其為下八及案嶺會桀字下引說文桀磔也徐氏
日周禮謂磔為暴若磔也謂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
日周禮謂磔為暴若磔也謂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

冬衣○王延翰自稱閩王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天子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文進為契丹守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文進為契丹守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文進為契丹守

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巖為西川都監蜀中富民輸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萬賞錢五百萬縑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縑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
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
也州縣租稅以贖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
 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
 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蜀人矣唐罷告身綾軸錢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
 者但受敕牒其人多不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
 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後執議以爲朱膠綾軸
 費无多乃奏罷之是後試街帖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
 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傳覽帝身建九年陳宣
 官歲賜告身以萬數傳覽帝身建九年陳宣
延宣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方隙
 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使之米糶延稟復書不
 遜亦有隙台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
 稟執之暴其罪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爲威武
 後唐主以其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起丁亥

中亥

提要起丁亥

明

宗天咸二年晉高祖丙申下有後唐主從

凡十年

春正月唐主

後唐天成二年高祖丙申下有後唐主從

凡十年

春正月唐主

唐漢吳閩凡二年高祖丙申下有後唐主從

凡十年

春正月唐主

更名

平章事

唐以馮道崔協同

崔協而任園欲用李琪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

李刑多士矣文李但李琪耳宰相劉曰重李未悉朝中人

為益以所責協為天名下家識唐主少前臣既以重李未悉朝中人

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傳李與數日無相此任相矣既退

不揖備衣去因稱疾不朝捨李琪而相謂曰相矣既退

協且取蝸可乎國曰循與重李琪而相謂曰相矣既退

短琪而合九竟以道也同平章事日重李琪而相謂曰相矣既退

大秦蘇合丸取蝸可乎國曰循與重李琪而相謂曰相矣既退

黑甲蟲毒名蠟蝮殺鬼精今注一瘡名蘇合香有

成注九後如尸解而蘇合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

漢書傳不疑行縣大獄囚徒錄古曰謂省錄之知其情狀有

殺李嚴而請羊遇李嚴其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

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聞之不悅弟也

衛副使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唐景州刺史既至

高季興與龍表取夔州

秦王則此主其二字羨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

唐遣兵討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韓瑛等部突入夔

三月唐初置監牧唐鄴都軍亂

討平之皇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

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破敗之亂亦由之徒滑州

為之除望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移鎮帝乃

軍以之皇子從榮鎮九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

知悉全兵兵河所會首戊軍使為不討南兵為知珍州唐

集覽

良為西川副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

推官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

○唐兵討

荆南不克引還

江陵甲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

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行營夏衣乃劉楚王殷鞍馬荆

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吳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

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步騎襲之危甚易我舟師而流

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臣能無愧乎乃受其

真物辭其稱臣胡氏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

物非也一事而兩姓吳之心自利蓋見可

欲不能過也高氏輕吳之義而自利蓋見可

姓馬唐任圜罷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幸多疾之與爭

於唐主前声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官中未

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

從重誨議因

求罷居磁州

國王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唐蜀兵敗荆南軍

唐以馬殷為楚

取夔忠萬州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說

○契丹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

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

○唐免二司浦員二百萬緡

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

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

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

徹唐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

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

哭謂重誨曰臣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

使至圜聚族酬飲然後死開門降孫晟奔吳徐大梁守殷自

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大梁守殷自

唐免二司浦員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後

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

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寡矣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

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寡矣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

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寡矣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

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寡矣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

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
有疾乃遣知詢奏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温卒知
詢歸金陵吳王贈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
温齊王蓋曰忠武

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十一月孟
知祥修成都城○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

趙鳳曰玄豹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關
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去術士妄言致人厚賜金帛
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
已而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漢光武故事別立廟
唐中書門下奏請稱皇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羣臣乃引
德明玄元與聖皇帝例請立馬原師唐主令立於應州
宅自高祖以有年粟斗不過十錢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如唐不受
禮遣使至安重誨而不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朔日食○吳遣使
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
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許之重誨大怒出循
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
東都重誨性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相表裏弄威福
立入朝因言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相表裏弄威福
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相表裏弄威福
以小事重誨之帝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
為僕射平章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馮贇為副留守揚忠

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
大藩如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茲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
言乃如武軍使苗胤之重誨請嚴戒而巳吳攻楚岳州大敗
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
軍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
輕舟三百出擊之吳軍後德勳以歸唐王都反奚契丹
當其前來擊之虜麟及彥章以歸唐王都反奚契丹
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節義武
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和都父位惡之時契丹數
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除人備浸成情阻腹心
紀寒朝廷多屯兵於易問都除人備浸成情阻腹心
和昭訓勤都為自全之計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
晏球晏球勤都為自全之計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
都反狀聞詔前奪乃以全之計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
定州晏球以萬騎突其北閉城晏球以重賂求使發諸道兵會討
月秃緩以戰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開城以爲行府使三
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
襲新寧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令之曰王
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

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
以短兵擊之僵尸蔽野契丹使趙德鈞邀擊契丹比走都與秀緩
陳大破之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比走都與秀緩
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比走都與秀緩
子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
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
人集覽本則寡謀注輕不持重也輕而驕左傳吳遣使如
楚謂曰楚固小舊臣猶將殷多在願吳朝勿以許德勳餞之
衆故德爭阜棧然後胡氏曰異哉德勳內寵嫡庶無別於楚子驕
奢不當爲力諫而計苟亂之願爲之臣則去相其心不居今
不忠規力諫而計苟亂之願爲之臣則去相其心不居今
止忠規力諫而計苟亂之願爲之臣則去相其心不居今
矣定安馬脚秋七月唐收麴稅東都民有犯私者
下謂之安馬脚秋七月唐收麴稅東都民有犯私者
統畝收五錢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等數百人自是契丹沮
其將楊隱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等數百人自是契丹沮
遣牙將武從擊之其擊之擒者不遇數百人自是契丹沮
村人以白挺擊之其擊之擒者不遇數百人自是契丹沮

不敗輕犯...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王都伏誅獲兗餒送大梁斬之... 嚴諸州守備固伺察... 王都伏誅獲兗餒送大梁斬之... 嚴諸州守備固伺察...

從璨...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 二月唐主殺其子... 從璨...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 二月唐主殺其子...

從璨... 唐置直緣邊市馬場... 從璨... 唐置直緣邊市馬場... 從璨... 唐置直緣邊市馬場...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從璨...

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佛優入則飾姬妾
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之理古者人師傳
皇則建太子所以明禮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下嗣建儲
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閒昏姻省侍之際嫡庶不能
勿宜有所分以示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其言而北都
用集覽河南相公謂從榮之弟從翼唐主賞其言而北都

集覽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考異

唐主問鳳帝賜

鳳曰帝王心存大信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皆辭以軍用不足
固曰刻之金石也

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酬飲璋怒從卒徒執
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詭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

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遣通
事舍人李彥珣請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

還六月唐罷鄴都○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
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

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
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因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

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

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有安能得之高季興亦願

為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諸之於

希聲希聲聲譽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

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

所親曰亟營西山吾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

之益怒矯以殺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

未大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

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若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

膺大勳曰吾老幸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願
可久焉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
與馮道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无
幕府奉使中路救繼自逸能至顛隕足為天下者亦猶是也
失士深以流殍又問道今歲雖豐凶贍足否道曰農家
唐凶則死於流殍又問道今歲雖豐凶贍足否道曰農家
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
得眼之中心最苦人語雖鄙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

其詩常集覽中山注見周威唐削錢鏐官爵吳越王

安重誨書辭其臣拜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吳越王

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若綱吏集覽

幽反政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前磁

史東福善胡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

求對安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

方阿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官鎮重誨不

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等將兵萬人備送之福行

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集覽

途音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吳諸道副都統徐知

謂廷望曰人言約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詢宗

知誥親望說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除謀告江都

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至江都

內誰敢不從知誥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誥

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

知誥曰十一月知誥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

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誥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

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延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

書疑有青引它器內之跪獻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

詢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斬高經前為詠語掠二酒

飲之儀鐘趨集覽笑類俳倡合飲戲出前漢枚皐談唐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唐割閩果重誨之謀也重誨

集覽

中山注

見周威

唐削

錢鏐

官爵

吳越

王

吳越

王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集覽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王

吳越

寅庚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

寅庚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

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張業
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頭流涕曰老祥兵惟人死以報德
左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表言兩川聞朝廷於德
由建節綿益兵無不憂懼唐上詔書慰諭之璋還召
武表請雲安益民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
累唐主許之益民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
監唐主許之益民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
遂寧郡唐改遂州春秋遂寧地告立二月唐立淑妃曹
氏為后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
偶至尊誰敢十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及在位久宮
中之初妃因安重誨每規諫如取外庫錦造約及在位久宮
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如由是怨之吳遣兵擊荆
南不克○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
平之○初唐主在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
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論兵
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關馬彥溫勒兵
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
宣請為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

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土旣之欲誘致彥溫誦其事重誨
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
生政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總
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
從珂失守何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
輦遂不欲置之人問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
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白贖
以至今日為天子朕曾不能庇之邪知欲此如何矣何用
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通承重誨旨籍私第亦可矣何用
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私第亦可矣何用
以為從禮部侍郎王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
往來惟禮部侍郎王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
皆啓行○武建武十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
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將張儉引告密人邊
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
衛都指揮使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
且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人欲重誨問陛下
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叙行德及儉皆族誅之唐以
張延朗為三司使○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
王從厚為宋王○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

連兵反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曰朝廷割吾

謂書示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以遣兵與汝決矣光業

遂反重誨曰此兵吾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重重誨曰

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孟祥云

取兵擊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率兵

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王德用及武德使孟瑛惡之

唐主不許重誨請於上重誨懼表解務去朕不患無人

夫言乃奏道曰不可延光勸留重誨且曰聽卿去朕不患

相胡氏曰重誨不保得於各有所懷而以力退明宗不

重誨謀也雖變邪而保道趙鳳之存形迹也鳳為朝廷計

全之為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諸將皆曰董璋

久蓄反謀以金帛略其士卒氣不可當曰蜀兵懦弱安

能當我精卒遂出戰未交而潰璋麾下至是將兵戡州

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厩得肉炙感之曰汝何窮乎

而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豈忍為天子乎

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璋官爵與

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漢取交州○冬十月

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李仁罕圍

奇嬰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

天之險北取葭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

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
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集覽武信軍名今唐誅董

璋之子光業夷其族
董璋兵陷黔州
楚武穆王

五州
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

馬殷卒子希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

容義殷之日類食雜膳數盤具臣潘起
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无賢
集覽楚辭王逸注

烹煮異齊調和不同非閑有菜無菜也
但唐荆孟知祥

官爵并討之攻劍州不克
史石敬瑭入散關刺州

暉與前鋒王思同捕在禮引兵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

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董璋遣

使至成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果謀我遣指揮使李肇

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日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

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福誠謝鏗也來蘇州

州守要害先是兩川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

引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天

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无遺矣

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鎗帥餘眾操短兵

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上餘日不

出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

州之圍如北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廼焚

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頻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王

兵三千會李肇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職帥部曲四

等分屯劍州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劍州不克石敬瑭

海奔唐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

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

歸路按甲待之予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

隱引兵擊之與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石敬瑭

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開右之民疲於

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

自便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

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无不惶駭錢帛戰

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路不可勝紀時唐主已踣重誨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

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唐長興二年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

將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

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初鳳翔節度使朱弘

大鎮重誨過鳳翔弘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

酒進食札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譏人交構幾不免賴主

上行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

將士疑駭且迎止之敬瑭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

軍前以告孟知祥石敬瑭謂趙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

曰不遇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波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道

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

節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在劍州勞

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在劍州勞

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

數日不從吾

謀禍難未已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唐

主曰重誨

下察其心終不叛主但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謂防人包周密也春秋

序聖人包周密也春秋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

讓為高謁歸洪州齊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塔求隱居吳

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

入王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孟知祥兵陷忠萬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唐召安重誨還

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唐罷麴統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

減舊半價鄉村聽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李趙王鎔效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廢得罪

每事不敵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

至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

三司亦無文書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

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

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

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

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

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

益重矣皇城使崔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

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

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過擊其首妻

張氏驚救亦擗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

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

子誅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

官蕤愿東川軍將

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

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親皆完

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六月唐均田稅

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閩作寶

皇宮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

九月唐赦解縱五坊鷹隼秋

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

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隼無幾以是思之獵

有損無益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故不為耳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一月朔日食○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

徐景通為司徒輔政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

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

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兼內樞使使以佐景通知諸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

士大夫與孫晟陳亮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

安可獨樂樂悉縱遣十二月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

稅錢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

孟知祥遣李

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延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吳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有劍州与李

唐長吳三年三鎮 是

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必胡氏曰有天下國家

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文義去外訛使人不謂賢乎雖然命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疏云國衰為叔出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

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

皆愚儒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程行喪內牙指溥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皆附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皆附傳

確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

傳瓘更各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率殿最內牙指揮使刘仁杞及仁章久用事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論之曰二將事先王以仁當稟吾命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以仁章當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

集覽

考異

穆王馬殷卒長吳三年吳越 契丹遣使如唐

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契丹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

集覽

舍利前刺契丹音則契丹將各也契雲州及振武 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夏四月董

牛駝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各目謂之舍利 夏四月董

璋龍衣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

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

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動兵恃之始雖小嗣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李兵暴至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梓璋微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詔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問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曰其使若擁眾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入武候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北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譚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元首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孥登城乎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獨斬璋首以授暉暉拜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

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梅廷隱廷隱大怒知祥將士謂仁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北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昔梁相莊宗皆兼鎮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還成都廷隱為保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至自今復以閬州為保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至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稍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於一賊取之益之起兵也范廷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廷光亦欲倚朝廷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洪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然益驕倨矣

集覽

六反敗北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第希

範嗣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唐詔孟

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

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請求旌節昊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

更令吳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
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虞裕各數
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无慮三萬人
悉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及子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
知祥署誌奏聞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覽無慮六年宋文

城二河縣運糧入州虜寇抄盧龍諸州皆編每自涿州
德鈞為節度使城間溝而戍之近州之良鄉縣糧道稍通於
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良鄉縣糧道稍通於
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唐大理少卿康澄

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
涸不足懼上畏下用徇深可畏廉恥道深可畏毀譽亂真
深可畏直言下用徇深可畏廉恥道深可畏毀譽亂真深
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武德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
足信以者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可畏者幸而中耳言雖不
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如是以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
相可也何上優詔答之而已乎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
切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又非素習徒取人
不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
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孟漢璋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
永寧公主與從榮皆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
右尤忌之從厚善以甲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願行即命除之
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
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
既受詔不落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
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非石太尉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
密直李士李崧以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
鎮河東敬瑭至腹軍事委知遠周瓌為
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周瓌為
先兼六軍諸衛副使
今不得脫落此職
際聞敬瑭為總
管遂降契丹

唐蔚州叛降契丹
蔚州刺史張彥

唐長興四年 閩王王延鈞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

稱帝更名璘 其宅曰龍躍宮 遂詣寶皇宮安甯備儀衛

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

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按即位例曰始稱王

若繼世曰嗣此二節度書第其嗣子其嗣必傳誤據清泰

二年書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 弟希範代之則此二唐

條當書馬希聲卒弟希範代之 李仁福卒子彝超代之

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

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河諸鎮皆言

李仁福通契丹併河右南侵 閩中會仁福卒以其子

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 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

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 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

命則有富貴之福 違命則有覆族之禍 四月彝

超上言為軍民擁留 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集覽夏銀

夏本漢朔方郡後魏置 夏州銀本赤狄地北周立 銀

州綏亦白狄地後魏立 綏州有在靈夏南境唐立 有州

唐以劉瓚為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

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 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令自擇 秦府判

參佐皆新進少年 輕脫語說瓚獨從容規 調從榮不悅槩

以僚屬待之 贊有難色 曰不召亦不得食 唐立孛從珂

為潞王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初閩王審知性節

是入作宮殿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丘勸知

金陵知誥乃營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

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 城赫連勃勃所築 堅如鐵石 巖

軍無所芻牧 山路險狹 開中民輸斗粟 東蒙費錢數 緡民

間困竭不能供 彝超登城謂從進曰 夏州貧瘠 非有珍寶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

唐賜在京諸

軍優給 流言於是賜在京諸軍優給 有差賞賚無名士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唐賜在京諸

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
之賜也元稹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稹知忠順
而巳因相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性巧佞以聚
與劉泣相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性巧佞以聚
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沒榜捶者皆分受
仍以銅斗火熨其眾集覽本被榜捶者皆分受榜捶反字
且萬人叛奔吳集覽本被榜捶者皆分受榜捶反字
賜將士囚繫蒲獄市人詬之曰使我輩鞭笞帝時斂民財
賞而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財
此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財
度益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太元帥少太僕
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
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
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
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
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引兵上制以從榮
為天下兵馬太元帥位宰相上胡氏曰明宗初非有黃屋
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春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
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喜經義而惜唐
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橋古之功不足以啓沃故邪

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從榮請嚴備津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
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
而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
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
為延壽言於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
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
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
竟達命於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薛文傑說閩主璘
杭州而還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薛文傑說閩主璘
不勝忿謀反半謀連坐者千餘人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
度使馮贇為樞密使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京

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樞密使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
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
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饒范延光曰卿今遠去
事且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
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唐以李彝
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超為定難節度使

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唐主疾

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

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猶疾不入從榮自知不
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贊曰吾欲竭心忠孝不可
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
妄信浮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
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
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門
見弘昭義誠漢嬰及三公使孫岳贊議義誠曰公勿以兒
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技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
將兵至端門外漢嬰拂衣起入殿門弘昭對贊隨之義誠不
得已亦隨之入漢嬰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
指天泣下謂義誠曰知自取置勿驚百姓已攻端門矣唐主
重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吾百姓控鶴指揮使李
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
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
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
而後蘇白是疾復劇後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

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大難節
度使遣孟漢瓊徵之遣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
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勣劉陟王說而已自非與
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勣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
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出
子矣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
名遠字上交

幽州人也

公驪姬諸之中生遂奔新城自縊而死論曰其通作於
庚太子庚武帝太子據也江充誣以巫蠱據云走至湖吏
捕圍急自縊唐主宣殂之明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
而祀焉曰自縊

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
主在位年穀饑饉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相為小康胡氏曰
明宗美善歲多過宰亦不至其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為者內無声色外無遊畷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幸當又損矣其焚香
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與人
交感之理

不可誣矣

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吳魯助

皆有罷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
不能知也盛辭善視鬼宜使祭之文傑惡樞密使吳魯助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小若頤痛耳將愈矣主上或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

明曰使龍言於麟曰適見北廟崇順王部吳勳謀反以銅
劍釘其腦麟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臣遣使問之果
以頑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勳自誣服并其妻子誅
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史將延徽不
侯朝命引兵會攻建州十二月唐主從厚立唐主自
麟遣使求救於吳越
之制即召李士讀貞觀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
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
朱弘昭以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專朝政天雄押牙宋
令劉待唐主唐主幼弱為政者皆得史小人其亂可坐而俟
謂為州刺史唐主幼弱為政者皆得史小人其亂可坐而俟
也
集覽 自黎易月之制凡三十月六月也漢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
以日易月注詳見
晉武帝泰始二年
閩主璘殺其指揮使王仁達達仁
有擄王延宗之功姓陳慨言事無所
避閩主璘悲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唐閩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
蜀主高知祥明德元年四月以後蜀主從珂凡五國二鎮春

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
元瓘為吳越王○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昭馮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得之及明
宗於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或自言何得從珂陰
事於尼洛賜亦召入禁吳人攻閩建州不克吳將延徽
為從珂由是疑懼
中城遂圍建州不克
王繼鵬泣謂文傑曰不能討賊軍中以聞軍人震怒上下
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
傑亦在則互陳利害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
初文傑以古制濫車跡闕更為之形如木園橫以鐵鎗內
向動輒觸以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靜延徽攻建州
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誥亦聞吳兵及吳越兵
建州奉誥以圍吳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吳兵及吳越兵
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亦聞吳兵及吳越兵
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誥
唐以唐內陳入
蜀王李立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
又以其黨陳又監之
蜀王李立知祥稱帝
空平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

復召之吳主多不從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

衆心吳主遣以宋齊主如金陵諭知誥不悅欲待嗣君宋齊

立亦以爲然一且知其請如江都微以傳禪宗以謝吳主立

矣宗何周宗疾之使久之節度宗復爲都押牙知誥除吳主

宗先爲州副使久之節度宗復爲都押牙知誥除吳主

陳知胡氏曰齊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除吳主

齊節又胡氏曰齊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除吳主

晚節又胡氏曰齊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除吳主

守義出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爲元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

集覽宋齊丘上書請遷之他州事在帝高祖天德元年唐

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朱

昭馮贊不欲石敬瑭又在太原徙洛王從珂鎮河東敬瑭

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瑋知鳳翔從瑋性貪率

祭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瑋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

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

事美效思謂將吏曰吾之相結遺使請長安與鳳翔同利

當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長安與鳳翔同利

道言殊孤詔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其

齊里遂執其使以聞遣使亦多爲鄰道所執惟隴州古之

相康義傾誠不附欲出請以官薛文遇帥侯益爲都虞候

知軍情將變御疾護國節度使安彥德爲都虞候楊

忠義等皆爲御疾護國節度使安彥德爲都虞候楊

從先帝自戰入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嘗

城王日帥諸軍解甲收兵免楊思權以大白肉我何罪而

外軍受賞猶未之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節度使授克之

以犒軍至於鼎金皆估直以內給之思童等至

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殺之安重誨而殺之先曾更

忽安重誨為禍謂喜於禍害人而殺之安重誨而殺之先曾更

代安重誨為禍謂喜於禍害人而殺之安重誨而殺之先曾更

宋安重誨為禍謂喜於禍害人而殺之安重誨而殺之先曾更

正當其路相里金相里復姓注見唐高宗乾封元年思同唐

路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

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官劉延朗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則於外軍士前至

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中事皆委諸公當是之時為謂

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

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謂

計見告朕何敢違承人業國事皆委諸公當是之時為謂

懼王以朕何敢違承人業國事皆委諸公當是之時為謂

軍尚多臣請自遣使召石敬瑭欲集為己功朱弘昭欲自諸

勿以唐主乃召士益驕無所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

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

宋州二主乃召士益驕無所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

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

擊之康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觀至左輔給將士金帛義誠

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禁軍固守洛陽曰洪實欲

反和洪實軍士益驕無所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

訊之竟不能辦遂憤何方猶言計策尼惠明從珂女各

斬洪實軍士益驕無所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

唐路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集覽 鹿率樂

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各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為
贊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
陝降義誠麾下請降數
集覽 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

從騎 唐主夏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
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

出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弘昭從
曰生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兵守玄武門及是弘昭從
門聞變道及劉物欲歸李愚曰黃門取之出吾輩不預謀
太人臣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之出吾輩不預謀
第人處張榜不若歸侯教令乃歸至馬道從王
語乃止於路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宜至馬道從王
迎宜速具草尊曰百官入朝百官班迎當務也設有發
書子太教令臣豈可遽以久位人者邪若當務也設有發
侯子在外人臣豈可遽以久位人者邪若當務也設有發
天義見責將何辭以對矣道未及對百官班迎當務也設
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矣道未及對百官班迎當務也設
取太妃進將何辭以對矣道未及對百官班迎當務也設
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善矣道未及對百官班迎當務也設

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曰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
輩之罪擢髮不足數胡氏曰事當務也設有發
勸閔帝黜遠朱馮鎮中若曰務難何由作乎以之早建
至陝待罪而得食樓鄰女而始得妻不立嗣在禮者乎
政事出諸公何惡為不能終始吾弟且宥之乎義誠大
頭請死從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於太
唐大進問以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於太
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皆自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騎自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庫使沙維有忠義之志弘贇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相與以共之憂患亦相恤弘贇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復乃教使劉觀將陳暉為之直欲附賊賣天委計於公
指揮去使劉觀將陳暉為之直欲附賊賣天委計於公
而趣洛陽也為先置使預備中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
征和穀年穀水也為先置使預備中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
志云穀年穀水也為先置使預備中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
子備子勤進文書之章檢西苑中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

盧子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將終之乎
輸東家嚮而攫其與子則得妻則將攫之乎注終矣也
軫也則是禮重食色力結反音
唐子孟漢瓊詣路王從

珂降從珂誅之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
至瀾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
鎮降蜀守張戛元戛劉鳳翔與漢部率兩鎮之地降蜀唐

路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將橋百官迎傳教以未拜祥宮未可相見馮道
等皆上殿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大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

自陳請關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
踐勤進從珂曰予之此行非發已侯皇帝歸闕國寢禮
終當還守鄂王以路王知軍國事又無謂也明日太后令

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政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
萬在既而唐主愨政請率京師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
萬緡唐主謂政曰軍士無不自居及儆者預借五月儆直

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不自居及儆者預借五月儆直
從之胡氏曰路王纔入洛利民則兵自是而後六軍販易
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新質故

奪之猶不饜也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
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從王弘贄港唐問帝於州解唐主
帝不飲密繼殺之問帝性仁厚於兄弟數雖遭秦王忌

疾坦懷特之卒免於患及嗣位不能違以遂殺妃并其四子
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
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

遇害帝之在衛州也惟死胡氏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
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宣以其君微所以不終
遺之職夫路王非明宗之子也問帝真其因矣所以不終

君身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其罪也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覽重吉輩何在重言從珂之子也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端餘書費誓篇時乃積薪築板也胡氏以喻閱帝無輔弼之

臣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唐康義誠伏誅夷
其族甚路王行此錯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

其族甚路王行此錯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
其族甚路王行此錯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

其族甚路王行此錯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
其族甚路王行此錯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

懲姦賊決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
謂天不濶不宗之不容唐賜將士緡錢有差僅有司洋洋然得志
者軍巡使皆書有驕色市人聚訟之曰汝曹猶揚揚自功
士苦反使我輩輒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死
愧服地乎是時出之纔及二十萬諸道主惠之李士等專
器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得
乎專美謝曰臣等劣陛下推任過分然軍驕不給非臣之
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資任過分然軍驕不給非臣之
出神帝藏遂因之無窮之財終不取之存止不專繫於
下拱手於法矣因之無窮之財終不取之存止不專繫於
賞亦在修法矣因之無窮之財終不取之存止不專繫於
百姓存法矣因之無窮之財終不取之存止不專繫於
何必踐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七十緡去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言曰除去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帝仁弱去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賜治明去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因治明去言乎知也今財力盡於矣宜且擲所命者賜錢

使劉延朗為副使○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
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

度使
唐土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州宗然素不相
脫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又病

延光為樞密使○唐復以李從贖為鳳翔節度
使唐土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暉家則甲兵

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濠于和州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濠遣人告濠濠匿二命擅造兵器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
劉昫尚察

流楚匡祚於登州
唐主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

蜀主知
唐

論議多不合至相詆罵事多疑滯唐主惠之欲更命相問
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存

疏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
流楚匡祚於登州唐主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
蜀主知唐

在德性任狷上書歷試內外文武之士請備加考試黜陟
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李
上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上以言獲罪誰
敢言者卿為朕詐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
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吳加徐景遷

同平章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寬輔景遷謂曰吾少時
准門發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
編墜時事况景遷年少當用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集覽**

子嵩齊 **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相用卒** 史官王振嘗
對曰鴻天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

敬瑄將兵屯忻州 敬瑄既還鎭陰為自全之計唐主
專美翰林李士李以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李文趙延

使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瑄二子為內
常備太左右令旬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瑄對客

軍多在幽并敬瑄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認侍
河東人救粟認鎮州輪綸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鎮冀軍千

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瑄遣使督趣嚴急山
東流散亂始挑矣敬瑄將大軍屯忻州朝延遣使賜軍士

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天歲者數四敬瑄懼幕僚段希亮
請誅其唱者敬瑄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益

疑 **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瑄
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

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蒲前
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

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
復此故事詔有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

事自可敷奏或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
盡屏侍臣於使殿相待向以襲延英之名也 **集覽**

膳之增損寢處之安否旅見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天子
注旅衆也容度之安否旅見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天子

言投刺也勝子用紙寬四寸書鄉邑反奏勝子奏進也猶
紙寬二寸書姓名於紙進之前邊反卷如箸大以紅絨帶

之凡投刺人必先託門者通進之然後引 **唐以房峯為樞**

密使 劉延朗及李士薛文遇等居州鎮自外入者先受
見又投刺注見等主重賞開運三年後引

密使 劉延朗及李士薛文遇等居州鎮自外入者先受

薄者晚得寤睡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集覽 邊陲遠者垂

左傳成十三年蜀寇唐金州不克城蜀寇金州拔水寨

監陳以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全節整冬十月閩李傲弒

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初閩主璘有入臣

內皆惡之可殺嘗諸皇城使李傲於璘後族陳匡勝

於福王繼鵬力疾視朝諸可殺之狀傲懼而使人殺

後入宮璘守明及繼鵬弟繼殺之傲與繼鵬即位更

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殺之傲與繼鵬即位更

如璘初娶漢女使宦者林延表於唐立父燁李春燕

問禁可如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去越語越人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

王希範好奢游談者其誇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

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遠慮危亡無日又奉養

子驕曰公言是也一曰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奉

過矣乃指去玩好也日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奉

先王結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

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隱士每訪有跨

築室於土洲震被鶴斃自稱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

光憲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

梁震成功而能退自高氏基業者能如是夫何臣求

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者能如是夫何臣

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好掠諸道貢幣而

誨行無賴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

或者季與之各子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

誨也作服以象之子苟得無恥不可教誨之弗察

語謂奪攘苟得無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

愧取者為賴子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

殊禮考異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

當以自為書據徐知誥六年書徐溫自領昇州刺史

一月閩李傲伏誅閩皇城使李傲專制朝政陰養

等圖之十一月傲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詔暴傲弒

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之梟首朝門詔暴傲

李質直閩王璘擢為福王友判之梟首朝門詔暴傲

宮中謂之國翁相既嗣位驕縱不與趨議國事多所

視事之過也。士服趨出。相召不拜。之曰。車國事。彼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天狀致。陛下即位。不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相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李春。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相元妃。李氏。相。李春。何。以新愛。而棄之。相。不悅。放歸。求泰。以壽終。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議。勃騰。欲以為絳州。刺史。羣。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議。勃騰。欲以為絳州。刺史。羣。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議。勃騰。欲以為絳州。刺史。羣。

空。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刑。罰。乃。止。不。與。之。議。守。元。受。師。信。重。之。更。易。將。相。

閩。以。陳。守。元。為。天。師。師。信。重。之。更。易。將。相。師。信。重。之。更。易。將。相。師。信。重。之。更。易。將。相。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

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唐。主。以。十。春。節。置。酒。唐。主。以。十。春。節。置。酒。唐。主。以。十。春。節。置。酒。

薛。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處。歸。發。與。石。即。反。邪。石。敬。薛。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處。歸。發。與。石。即。反。邪。石。敬。

以。助。軍。費。人。告。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告。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

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乃。一。失。歡。何。以。解。之。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乃。一。失。歡。何。以。解。之。

皆。不。對。端。明。殿。李。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皆。不。對。端。明。殿。李。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

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吾。輩。受。恩。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吾。輩。受。恩。

異。謀。必。結。契。用。為。援。契。用。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復。故。異。謀。必。結。契。用。為。援。契。用。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復。故。

未。成。耳。今。誠。婦。前。刺。等。歲。以。禮。幣。十。余。萬。緡。遺。之。彼。必。驕。未。成。耳。今。誠。婦。前。刺。等。歲。以。禮。幣。十。余。萬。緡。遺。之。彼。必。驕。

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與。張。相。謀。之。遂。告。張。曰。此。吾。志。也。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與。張。相。謀。之。遂。告。張。曰。此。吾。志。也。

如。李。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逆。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如。李。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逆。費。之。什。九。若。主。上。聽。

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

不。亦。辱。乎。又。虜。若。猶。盛。怒。責。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不。亦。辱。乎。又。虜。若。猶。盛。怒。責。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

致。太。平。今。乃。為。謝。如。是。朕。一。女。尚。乳。臭。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謝。如。是。朕。一。女。尚。乳。臭。知。古。今。欲。佐。人。主。

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勇。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勇。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

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疆。項。肯。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疆。項。肯。復。言。和。親。之。策。遂。以。

其父婢李氏為后。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其父婢李氏為后。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其父婢李氏為后。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

希杲知胡州。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希杲知胡州。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希杲知胡州。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

漢人逆也... 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 敬瑭拒

命唐長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

請移鎮鄆州... 房曷李狀呂琦等皆力諫...

文遇獨直... 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樂室三年...

斷自聖志... 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

今年應得... 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

院使草制... 徒敬瑭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日...

敬瑭名相... 顏失色以張敬瑭宋審度鎮河東制出兩班...

州不除疑... 懼於將命得非如千春河東也主上許終...

安能束手... 死於道路今日發表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

我當事之... 若不加責也判官則改圖耳段希堯極言拒之...

塘公久將... 兵得士卒心今濶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

明宗遠愛... 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以利器也...

契丹主素... 與明宗約為兄弟非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

夕至何患... 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

位許王唐... 主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

蹕官爵以... 張敬瑭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揚光遠為副...

先鋒指揮... 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眾奔晉陽...

顧謂曰汝... 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

失大信於... 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

足而待向... 疆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

逐節度使... 劉延皓以應河東... 唐天雄軍亂

私第以令... 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

塘子第四八○唐克魏州○石敬瑭遣使求救

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

命帛賂之自足致其遠不從表至契丹八月唐張敬遠攻

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晉陽不克 為張敬遠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

私扼之如一由是人尤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

遠曰觀敬遠輩无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

略外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扼其背

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遠急攻

不能下每有營壘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 九月契丹

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糴諸糧浸乏 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

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

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

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遠視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唐兵逐之至

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

汾州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

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

瑭出見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馬渡橋遠與唐戰而大

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馬渡橋遠與唐戰而大

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吉是長驅深入知大

事必濟也兵既相侵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

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

百餘里猶五十里多設鎗索吠犬人往步不能過敬遠等

遺符彥饒將兵中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羅州

潘環共救晉安下詔魏征雍王重美曰陛下此行唐主本不欲行聞

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此行唐主本不欲行聞

文顯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調靈

紀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

自鳳翔推戴以不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

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此行虛文紀希言固家根本在

河南胡亥僚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遣三

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抗南北且遣近

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

唐士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李上和凝等皆曰

趙延壽父德約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

壽將兵三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

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革為契州主令其屬龍二

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撤言之契丹主必有

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策

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五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

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部使我

唐之君臣不能用豈天出之先禡其鑑乎

雲中郡在郡之東北居庸關西北通朝龍河一名七度河

九十里至虎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

本范陽防隘名契丹之所也又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居

痛關汾曲地名在汾水之曲也言其隈地也隈者水曲隈

也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先禡其隈乎禡丑豸反

奔也左傳宣十五年原叔必有大怒大奪之隈矣注心之

精爽是謂魂禮記祭義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

以拒契丹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騎馬又發民為兵每

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

餘匹征夫五千人實七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

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躡契丹後鈞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

主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成易州德鈞以其衆

自隨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

少須合澤潞兵乃趣潞州時弟延光受詔將兵也趙州德

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

已入賊境无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德

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焉德

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

北屯團飛狐夢溪筆談曰北嶽常山今謂之大茂山

柏谷口西自銀冶寨北出馬關度契丹界自石門子令

山之西自銀冶寨北出馬關度契丹界自石門子令

水鋪入鉗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不通唯比寨

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後宋太宗車駕自

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也飛本作蜚注詳見漢王劉

邦三年蜚狐之口土門路土門關各古所謂井陘口也又

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

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

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

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

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

歲輸帛二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教命法制

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李士承為承旨

李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
景延廣為少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胡氏曰
敬瑛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
為備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契丹則當以義率名實
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上壤以父
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无窮故以功利謀國
而不本於禮義未有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輒輒結
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披
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代吾
位吾亦甘心若玩寇激君但恐大患俱斃耳德鈞不悅密
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
境晉安未下德鈞尚矜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
契丹主曰趙德鈞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
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臺宗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
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
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
帝以信義救人之急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曰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

契丹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

石 契丹主曰此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穀曰今從駕兵尚方餘
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
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苦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
鐵障可衝陷泥虜騎乎詔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
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
戰無功劔擢俱竭馬死則食之接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
吾受明宗及今厚恩為元帥而賊軍其罪已大况降敵
乎今獲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持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
降未為晚也光遠自當俟之必持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
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
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取隨之諸將曰集光
遠斬敬達謂其帥諸將降於契丹用契丹主嘉敬達忠命收
葬而祭之謂其康思立憤慨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使
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
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平國相唐主

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尺出諸子自擇之晉主而短小契丹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

也乃以子重貴為北平留守契丹將高壽翰為前鋒與之

卒皆進至圍死於唐計劉延朝劉在明至懷州唐主石李崧謀之

主卒即位揚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石李崧謀之

薛文選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松躍文選足文選乃去

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遠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選乃去

大震謙謀國刺之益駭因勤唐主南還重美曰國家多

難未出能為百姓計又禁其求徒增名耳不若聽其自

便乃出能為百姓計又禁其求徒增名耳不若聽其自

寺南城北城竹主與契丹主至瀋州趙德鈞父子迎諸將分

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從吾

者何為天子何德鈞曰奉唐主命太后指其心曰此不可敗也

兒求將行吾成之汝欲為天子何不能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能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不能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延壽俱入契丹求生乎德鈞不能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主復以為翰林李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發上黨

契丹主率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自

且留此後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比

翰皆創別功臣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

高漢筠初唐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田承

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

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承肇自左右欲殺之

此不可守唐主命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

簡迎降

唐主從簡迎降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

陽

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拒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

雍王重美及宋審慶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

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

而潰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於魏揚復

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持罪

命劉知遠

部署宗成知遠分司軍使還營契州於寺城中肅
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閣不欲河東多盜積於財賦
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
張延閣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閣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
難其人晉主甚悔之集覽年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十

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

事○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

威信民夷愛之與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晉

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

許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為契

所過鎮戍召其主將高麗擊破新羅百濟高麗主

擊破新羅百濟於東夷諸國皆附擊破新羅百濟於東夷諸國皆附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起丁酉盡丙午
考異下有晉高祖

天福二年盡丙午下凡十年

正月日食○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

御使祕瓊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

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光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潛

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

報荆之齊過魏境延光遣兵邀殺之晉以李崧同平

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

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

丹微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甲第厚禮

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備務農桑以實吳徐知誥

建齊國于金陵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

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揚諸將請江

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妻之不得已與德誠諸將請江

賓客耀州推官張翊致書于疑以爲切近之說爲天子何
自亘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
疑奇之薦於內謹維翰除左拾遺諫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
胡氏曰攻信已闕防而憂其賢和疑知賢而虛薦之非徒而納
其說而已晉祖納諫信而未能有疑知賢而虛薦之非徒而納
所不可也夫外敦信而未能有疑知賢而虛薦之非徒而納
不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威儀贈賂有不可虛薦之非徒而納
謹邊則城池軍旅有不可威儀贈賂有不可虛薦之非徒而納
相悖邪詎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能問也 晉

雲州圍解以吳巒爲武寧節度副使契丹攻雲州

吳巒遣使問道奉表求救晉主以爲請契丹使晉魏府部署
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使吳巒使晉魏府部署

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河陽節度使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歸留守重信
兵東拒汜水關將通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
從容指汜水關軍事神色自若安 集覽 汜水關桑維翰
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若安 集覽 汜水關桑維翰
總言汜水關也汜水注見漢王劉邦 集覽 汜水關桑維翰
四年羽檄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集覽 汜水關桑維翰
言於關主云有見官皆令幼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
度不廷有同除官皆令幼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閩作白龍寺

從亂遇右相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
公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乎今日當共
思大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乎今日當
密殺之楊光遠卒聞亂於窮遠為主
等敗之乃不敢言時晉陽鎮人窮遠
對曰此下皆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
臣請有勁兵北結威恩威兼著京邑
不傷矣知遠乃以威設科禁有軍士
請釋之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
半度而擊之暉銳敗多溺死暉銳走
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
從賓走度河州死其黨張延捕送太
族史歸修撰李壽言張全義有再造
族乃止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
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

州亂討平之
府安州指使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

晉安
晉安

其主之第歷陽公濛

遣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放
王暉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引二騎詣州欲依之本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
我送濛妻徐誥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
濛殺濛妻徐誥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

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

吾何敢自安庚承力勤徐誥受禪吳主
德誠等復請金陵帥百官勸進禪吳主
卒十月齊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
讓皇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
樂因出齊臣天泉閣李德誠口陛下
年舊交必不相召衣交抗聲曰臣為
史不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
州及斥遠命吳太子更絕其昏唐主
后以景通為吳王更絕其昏唐主

呼公主則**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門使**
流涕而辭

賈仁沼 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猾殘忍

漢筠漢筠擢勤金全以圖之異謀金全故人龐令圖髮諫漢筠
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論之族又毒仁沼古爛而卒漢筠遂
感金全金全愛之結以論之族又毒仁沼古爛而卒漢筠遂
公卿庶官皆傲中國參用中國人 契丹改號遼 會同國號大遼

度使周本卒 本以不能行 二月晉詔求直言 散
春正月日食 ○唐德勝節

德勝節 有二人坐獄 遇赦則曲者幸免 古者銜冤氣升 聞
乃各上封事 置詳定院 以災也 認喪之晉主樂開讜言 詔百
官應詔者無十人 復降御札 趣之無取者 留中可者行之 數
大 薛融諫曰 今宮室 隆飾 禮樂 興廢 猶修於帝堯之茅茨 所
費 雖窮 猶多 於孝文之 露臺 請侯 集覽 永十八年 駁漢明帝
海內 唐文宗太和八年 封駁 留中 言於宮中 而不報
帝堯之茅茨 史記 太史公 自序堯之有天下也 堂高三尺
義 曰 以茅覆屋 曰茨 采揚之 不剖 索隱曰 此韓子之文也 正

匠計之 直百金 上曰 百金 一二月 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
下 鑄錢 有二十六 冶 喪亂 以來 皆廢絕 晉制諸州奏
錢 曰 益 精 民 有 銷 錢 為 銅 器 故 禁 之 晉制諸州奏
補將校負數 降諸道 命則 至 銀 階 被 服 皆 紫 袍 象 笏
數 百 乃 至 優 伶 奴 僕 初 命 則 至 銀 階 被 服 皆 紫 袍 象 笏
各 器 備 濫 貴 賤 不 分 請 自 今 諸 道 節 節 州 聽 奏 朱 訛 大 將
以 上 十 人 他 州 官 而 已 從 之 集覽 節 節 州 聽 奏 朱 訛 大 將
牙 都 虞 候 孔 目 官 而 已 從 之 集覽 節 節 州 聽 奏 朱 訛 大 將

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主 亦 皇 固 請 徙 居 李 德 誠
改 潤 州 牙 城 為 刑 官 徙 議 皇 居 之 或 敵 毒 酒 方 於 唐 主
唐 主 誥 遷 故 吳 主 于 潤 州 吳 主 亦 皇 固 請 徙 居 李 德 誠
應 天 順 人 事 非 逆 取 而 諂 邪 之 人 專 事 更 改 或 非 急 務 不
可 從 也 唐 晉 制 民 墾 田 三 年 外 乃 聽 徭 役 中 金 部 請
主 然 之 唐 晉 制 民 墾 田 三 年 外 乃 聽 徭 役 中 金 部 請
奏 鄉 村 浮 戶 種 木 未 盈 十 年 墾 田 未 及 三 頃 似 成 生 業 已
為 縣 司 收 供 徭 役 責 之 重 賦 威 以 嚴 刑 故 不 免 捐 功 捨 業
更 思 他 適 乞 自 聽 縣 同 徭 役 從 之 秋 七 月 晉 作 受 命
以 上 三 年 外 乃 聽 縣 同 徭 役 從 之 秋 七 月 晉 作 受 命

寶 德 以 受 天 命 惟 八 月 晉 上 尊 號 於 契 丹 號 上 尊
寶 德 以 受 天 命 惟 八 月 晉 上 尊 號 於 契 丹 號 上 尊

寶 德 以 受 天 命 惟 八 月 晉 上 尊 號 於 契 丹 號 上 尊
寶 德 以 受 天 命 惟 八 月 晉 上 尊 號 於 契 丹 號 上 尊

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契丹主大
悅晉主事契丹別殿拜受詔救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
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
皆晉主事之小曾無倦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
而晉主事之小曾無倦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
契丹主事之小曾無倦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
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
守思溫子延照在晉請以幽州內附晉主思溫密契丹遣
令延照言虜情終在晉請以幽州內附晉主思溫密契丹遣
使如唐之侯至淮北請遣宋齊人殺之欲以間晉
延光復降于晉云云為天平節度使楊光遠奏馮
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
疲遣內職朱寔入城諭范延光許殺大藩曰晉主若降而殺汝
白乃散守備九月無以享國延光奉表待罪詔釋之云不死
矣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錢券將佐皆除防團刺
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錢券將佐皆除防團刺
史牙兵皆升為待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同馬李彥珣邢州
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饋餽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
延光使登城拒守里未嘗饋餽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
弓射殺晉主曰赦是得已行不可改也同馬公曰治國者固不
可赦晉主曰赦是得已行不可改也同馬公曰治國者固不

可无信然彥珣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晉以楊光
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晉以楊光
遠為天雄節度使○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朝批戰而為道弘操逐之須史朝洛艦礙鐵找不得反大
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勒龔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
振追咎融訓集覽融公羨較姓也羨延面
棺暴其屍反大杖餘力反擊也
楚王夫人

彭氏卒夫人兒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
範始縱声色有商人妻美殺其夫而奪之妻誓
不辱自河決鄆州○十一月五日冊閩主昶為閩
國王不受禮以閩主昶為閩國主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冊
既襲帝位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誦以昶亦無怨直諫被
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換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
之遣使奉其君不受其親不恤其民不敬晉建鄴都置彰

德永清軍徙澶州城晉主患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
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
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自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
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遠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
軍於相州以瀝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澶
州舊治瀝立晉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
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延晉范延光致

晉聽公私自鑄錢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
文惟禁私故吳主楊溥卒唐主追諡晉鳳翔軍亂
日睿皇帝

討平之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
而嚴上卒由是將士然之會發兵戍西遂作亂

仕延光屢請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无異延光
之反也相州刺史王景拒境不從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擊亂兵敗走至
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未隆元年春正月晉以馮暉

為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羊胡寇鈔无
復畏憚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強

李氏更名昇唐主從之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唐羣臣不遣封內遂安唐主徐誥復姓

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謹其法又不以戚輔政
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舍史歲終獻羨餘方石唐

主曰出紉有數苟非措民刻軍安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
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庐如初喪禮朝夕臨凡

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宏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

亥巳

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半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
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所奏請多踰分志為執政所可否意憤
憤不快乃聚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徒為昭義節度使以
禁私鑄錢宜皆禁之專今官司自鑄晉以桑維翰

為彰德節度使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初王出直子威避王

是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
法必自刺史團防序迂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比漸加道
用契丹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孫延倫有階級邪晉主怒
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有子孫延倫有階級邪晉主怒
稍解集覽王填龍德元年梁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

稱藩于晉初閩以元年梁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

都怨望將作亂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及閩主昶
向其過失從弟繼隆醉為失禮斬之飲羣臣酒醉則令左右
避禍重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緡其父延義揚為狂愚以
進連重遇二人然之信此宮火求賊不獲相命重遇將兵
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與李
士陳郟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與李

后如宸衛都北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
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
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集覽從為拱宸
王更名職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閩國集覽從為拱宸
控鶴都太祖元從者梁太祖元從拱宸控鶴二都之號案前
二高祖為閩王故有太祖元從拱宸控鶴二都之號案前
其願留宿衛者號曰元從禁軍後皆因之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晉以

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冬

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初武肅王繆禁中外畜聲

十二月晉禁造佛寺○漢平章事趙光裔

卒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必境

晉天福五年

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入

朝我今以信朝晉三日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用以義救我

柱於溪州

伏波之後以銅五斤於上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

廣州今希範亦鑄銅柱立銅柱為漢之極西界案此柱在

故以自明馬援之裔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主追封謚曰弘農靖王唐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却之

吳軒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王元瓘

猜疑翹一曰翹與延政爭裙帶事不協阿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

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誥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

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遠分兵出陳諷殺師達其衆

皆潰行真將上棄營走延政乘勝取平順昌一賊自是

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請班師仁誥等

閩和閩王曦及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書及香炉

至福州王曦明于

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討之唐師敗績

言乃以馬全節代李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

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輝因說

如恭將兵二千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輝追唐兵

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初盧文進監軍杜光業等

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无得剽掠承裕道李

違命而敗累日自遺晉主書曰送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

唐諸將官以其士卒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按
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按
唐諸將官以其士卒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按
唐諸將官以其士卒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按

秋七月閩王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郭備建

避重賦多為僧者晉贈賈仁沼桑千等官誅龐守

榮於安州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龐守榮誅其

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延光請歸河陽私

而敵國宜早除之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從臣恐其逃

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

爾死晉主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濟于河奏云自

光遠之疆不敢詰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

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晉罷翰

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持貸其死各痛懲之晉罷翰

林學士李士李漸輕薄多酒失晉主惡晉以楊光遠

為正盧節度使魏光遠入朝帝欲從之他鎮謂光遠曰盧

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徒光遠鎮青

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

光遠擅殺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

祖失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唐大

赦唐大赦詔中外奏章无得唐主如江都唐主巡東

閩國王唐主巡東

晉天福六年是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初晉

歲凡五國三鎮是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初晉

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部落千餘帳來

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議晉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延

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

而稱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殺其掌書記

張式

彦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彦澤怒射之左右素惡

支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為宣徽副使○唐

遣使如晉唐契丹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

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

亦安矣又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

不許傳覽分土注見周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

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臣契丹見其

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

契丹使沙陁各帥部眾歸附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為虜

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與晉共擊契丹陛下爰救臣承奉

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拒無厭早決計表

為書遺朝貴及後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絕無厭早決計表

之時都留守劉知遠有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

聽也今重除契丹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功不可

上聽也今重除契丹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功不可

新下士氣壯沮又和親無繼則當發兵守與為敵也則不可

臣恐禁衛之兵多則饋運無繼則當發兵守與為敵也則不可

安思民困弊之土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契丹與國

家恩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綿帛謂之克之

蠢其有馬武吏功臣過求姑息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謂

動必養兵息民俟國無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下訓農

人乞陛略加巡幸以杜多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

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巳矣故其心似忠而臣非

忍卒陷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集覽

年唐太宗貞觀元年契丹反刺郎達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堂牒注見天福二年藩屏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淺中浮表

謂中心淺狹也猶言狹中淺謀前唐王叔文淺中浮表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王

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

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

在發矣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

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未幾

厚諸省務以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斃屍棄水中以黃紹

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集覽昇與

注見陳宣帝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

太建十一年帝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

氏贊壻嘗牧馬犯僧用僧執而答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

遺之坐慰諭贈集覽贊壻男附女家謂之贊壻前漢賈誼

傳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贅婿言吳越府署火

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自之有脫贅吳越府署火

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關其乏集

政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情懇請息兵修好

可食乎承顧左顧聲色愈厲集覽潘承祐潘承祐也

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馮道李崧晏重威以爲

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賞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

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氏曰晉祖為楊光遠而

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契用之

宰相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先薦顧望蓋晉祖使然也

此用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晉主如鄴都

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

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後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吳越文

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德安忠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潰命承制以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後事卒力荷指揮使戴元瓘養子弘厚能斷大都監使章

告揮謀立弘殺之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

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猷嘉禾者弘佐問倉矣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

集覽 發摘姦伏注見漢和帝元興元年復其境內統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賦稅也

吳越文穆王錢元 河決滑州○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路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諫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福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眾歸知遠知遠知其遠知遠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

集覽 安鐵胡朔州人初達鞏使契必亦不附安重榮勢太沮

嘗使君故曰安鐵胡嵐石俱在河東嵐本林胡樓煩王所居漢太原郡地安鐵胡嵐石嵐州石本戰同

趙之離石邑後周改石州嵐盧含反

閩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留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

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率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不意其至

唐定田稅

唐主性節儉常歸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事者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因

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與役及他賦斂皆以

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還自江都

不復宴樂頻傷躁急內侍王紹頭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

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

外論中

集覽 盟類也音管又音灌澡手也類呼內反

月荆南湖南會稽師討襄州○晉安重榮反晉

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餽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左右翼重胤為軍乘之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集覽 宗城縣名屬洛州今廣平府是鎮之精兵謂鎮州精彊之兵也鎮考異

本漢恒山郡後周立恒州唐改鎮州

之據下書安重榮伏誅此擊敗當作討破漢主龔更名龔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龔字名之

晉主龔光福七年六月是歲凡五回三鎮春正月晉師入

鎮州安重榮伏誅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

斬之杜重威殺尊者自以為集覽晉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晉改

王周為彰義節度使張式父鐸請闕訟寃唐以宋

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所入

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

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

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

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

致彥澤敗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

曾不勳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罪法以瀦洗聖

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瀦洗聖

壬寅

鎮州安重榮伏誅

晉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

王周為彰義節度使

唐以宋

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

殂子玠立

王瀚謀出弘度弘熙少子越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

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
愛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五月

唐以宋齊立為鎮南節度使

齊立既罷不復朝謁
唐主遣壽王景遂勞

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立曰陛下中與
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于朕今為三公

亦足矣齊立曰臣為遊客時陛下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
詔謝之曰朕之編性子高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

齊立鎮洪州本漢宗隆也齊立帝以洪崖所居因
洪州置洪州宋考宗隆也齊立帝以洪崖所居因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
招納吐谷

澤遣使來讓晉主憂危成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
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

晉主重睿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
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

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
知遠由是怨胡氏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盡明

乃背顧命其親荀息為如何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公疾使荀息傳奚齊後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遂死
之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

州兵於尤口○晉以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

○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有神降於博羅
縣民家縣吏張

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于神
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

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
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

於羅山故又名博羅山循州本慮
州歸善縣地隋置循州在廣東

八月晉討襄州拔

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因軍都
虞候王清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

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
劉詞帥眾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子繼柔

唐行
唐行

昇元條唐主自為吳相
其酒職怒子繼柔不能飲

以余廷英同平章事

職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為泉州
刺史廷英掠人女子事竟職以

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職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
皇后真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

州皆別貢皇太后物未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幾復召廷英為相

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金玉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戶南比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

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若聽民自

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

而難於變前法及重征自賣其食鹽者七錢留賣者十錢

由是益商賒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者七錢留賣者十錢

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仁遇少美姿容得幸於

曦以為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

無度嘗夜宴光準醉旨命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

視朝召復其位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李士周

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不必長大曦飲然命維岳下殿飲者乃捨之

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晉元福八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

德元福八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

此當分注晉主重貴仍無天福八年重貴立

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解臣告哀於契

晉帝還中國娶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入寇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事而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好乃自生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其乃自生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而乃自生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以乃自生外延東京然說契州擊晉契州盧龍前度使趙延壽欲

唐王昇殂 春二月晉主

在齊宮司事郎中常夢錫亦表竟延已岑皆按邪小人不宜
侍東宮司事郎中常夢錫亦表竟延已岑皆按邪小人不宜
去會道發背疾亟大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瑛入侍疾
唐主謂曰喪下臨制以稱制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稱遺詔令發喪太后臨制以稱制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也且祠君春秋之本也安稱制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果臣多行吾必對百官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通官劾之齊王
近許自及弟烈祖相吳禁元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延己及弟烈祖相吳禁元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男東都判官已出此請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為東都判官已出此請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民有鬻男者已出此請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而反鬻男者已出此請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齊王來果得之然以封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遺詔已行不之改然以封延已帥府為自買奴乃草遺詔聽民賣
昭元平注見漢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
般書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
幸增不倍畝征國之謂之楊利皮晉以桑維翰為侍
果無不倍畝征國之謂之楊利皮晉以桑維翰為侍

中○唐主璟立

為延已髮入白事一熙載元宗即位大赦元保大祕書郎韓
煩也唐主為仁大度優於先帝但公習未定苟旁無正
謂人恐不日主守先帝之業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失常夢錫翰常在直齊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官以錫翰常在直齊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常夢錫翰常在直齊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任之夢錫翰常在直齊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觀政事延已朝齊使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若察使延已朝齊使立之始雖忿對終以諒直多之及
喪見前唐文揚密通顯後有國家功者何驅駕羣臣舍人江州
宗太前八年文揚密通顯後有國家功者何驅駕羣臣舍人江州
晟諫主惟珍越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无敢
諸弟晉王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
玢好晉王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
君手博漢主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
潮等揆漢主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弘熙

道率等皆受賞賜甚厚集覽漢主之臂閩主曦立尚氏為賢妃

欲殺則殺之集覽所欲者則宥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集覽指言兄弟相攻逆傷

天理也賦斂繁重力役無前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

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裏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

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貴戶財多者捕官通負者被刑七

也越為平諸津征果乘魚米獲利至微斂然其大八也與唐

吳越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十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承也越為主鄰即政大慈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大惡五事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集覽不詔以年饑國用

賢而得衆集覽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集覽不詔以年饑國用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等向之思潮斬弘景於吳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集覽

漢主之臂

閩主曦立尚氏為賢妃

指言兄弟相攻逆傷

集覽

宮室臺榭岸飾無度

漢主曦殺其弟弘景

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

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逸

光逸上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集覽不詔以年饑國用

吳越貶其都監使章德安於剡州

集覽

唐主立其弟景

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居東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集覽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

回國使喬榮既而歸之集覽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

契丹取晉置師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契丹於獄凡

契丹取晉置師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契丹於獄凡

契丹取晉置師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契丹於獄凡

契丹取晉置師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契丹於獄凡

之榮具以白契用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
與冊者皆焚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曩所
沮晉主以延曩為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
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曩必致寇而不
敢言但益募兵增置集覽尉賜尉通冬十月晉主立
十餘軍以備契丹

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
馮家女為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

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人
梓宮前殿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人
笑晉主亦自笑太后雖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婦何如夫
左事皆大矣太后雖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婦何如夫
政事兄玉時為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
氏曰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
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其數固難通
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常引警目
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倫之際者王震常引警目
猶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體乎集覽醜而告醜亦作醜

張遇賢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

于遇賢為漢所敗告
遇賢為漢所敗告

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唐州唐主遣洪州都虞候嚴恩將
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
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為鎬所擒於神不復言其徒大懼
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其下執遇賢以降斬於

十一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高祖以馬
三白借平盧

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
州刺史承祚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
光遠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潞州劫領軍
程進宗以歸密告契丹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一卒可取
趙延壽亦勸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
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集覽

唐以宋齊丘為青陽公遣歸九

華

華舊隱唐主知其許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
尤集覽九華山各在池州青陽縣東北十里舊名九子山
甚九華山各在池州青陽縣東北十里舊名九子山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
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

郭廬舍皆蒲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
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餒
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
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得百萬斛

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

復不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

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謂舉錢也貸從人求物也楚作九龍殿楚地多產金銀

孟子滕文上稱貸而益之楚作九龍殿楚地多產金銀

希範奢欲無厭務窮後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

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疋重於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專

以增頃畝為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毅命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

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

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李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

官之無米者輸布帛天策李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

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諸日

圖窺伺溪澗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復國願罷輸

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夫不急之務減興祿之役無令

謂客將曰王暹欲而懷諫吾見其口飄零無日矣王益

不復見之

脩鞞鞞之聲謹先儒謂鼓有柄曰鞞大鞞曰鞞鞞與鞞通樂記

鼓鞞之聲謹先儒謂鼓有柄曰鞞大鞞曰鞞鞞與鞞通樂記

將帥之臣禮大司馬中軍以鞞令鼓注中軍中軍之將也

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

過聞鞞聲

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贊不舉効亦將杖之贊義

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

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怒稍解魏徵邪

辰甲

州事吳密敗死晉遣兵禦之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知

州事吳密敗死晉遣兵禦之

州事吳密敗死晉遣兵禦之

州事吳密敗死晉遣兵禦之

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
盡人晉引契丹自南門入
符彥卿皇用遇等將兵禦之
萬彥卿皇用遇等將兵禦之
唐主救齊王景遂參

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馬延已等因於齊燕二王翰林
以擅權請教齊王景遂參庶政
白事餘論不召對不得見唐主
上疏遜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
三即位所任者向人而頌與羣臣
新色因弟所任者向人而頌與羣臣
樓召侍臣觀之鳴咽唐主感悟
故對曰以此不眾皆散笑蕭嚴曰
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嚴乎
延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
社稷責之徒謀之不藏而已非生
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

臺城內千福院有小石池言是景陽井有
與張麗華孔貴續投其中以避之因各辱井金陵覽古曰
樓也後主建景陽樓樓下有井本名胭脂井清兵至後主
社稷責之徒謀之不藏而已非生方階也而蕭嚴直以幾危
延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今日反見防邪顧命之際
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嚴乎今日反見防邪顧命之際
故對曰以此不眾皆散笑蕭嚴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
樓召侍臣觀之鳴咽唐主感悟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復奉
新色因弟所任者向人而頌與羣臣謝絕唐主老矣不通者陛下
上疏遜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來見曰臣事先帝
白事餘論不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嚴
以擅權請教齊王景遂參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
唐主馬延已等因於齊燕二王翰林

晉主自將次

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遣使

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新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為御
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
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契
丹至黎陽晉主至瀋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別將寇太原
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
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
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律王於秀容契丹道去

見城晉安帝隆安二年一月契丹度河晉主自將

及遣李守貞擊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主遣使

情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儀調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通
則河南通矣延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贊守麻家口白再榮
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答自馬家口再榮
河營於東岸薛懷讓將兵萬人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
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威延廣徐白晉主諸將
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諸將

將救之契丹遣去三將並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
馬河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
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
拔之契丹大敗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北之兵
哭而去由是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
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滅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
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侵契丹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
樂平不進 ○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

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 **楊光**
暮年即於宮中奏細声女樂及出節常奏羌笛擊

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 ○三月契丹寇晉澶州
不克引還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白城以

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
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
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
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
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
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以精

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
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校書來
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聞 **集覽**
漢武帝元 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 ○閩指揮使

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
進閣門使連重遇既弒

醉殺在鶴指揮使魏從明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
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寵不能料因幸遇
屬二人二人懼李后如尚賢妃之寵故弒曦而立其子

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河會后父李
貞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
刀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

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
閩主悉收元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
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強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
兵討文進不克文進以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
黃紹類為泉州刺史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
擾民不聊生

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
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

其不救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擢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公晉遣

使分道括率民財

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鐵械刀杖入道括率民財各
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奸河南府出緡家大小驚
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德曰公位兼將相富貴
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
命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
實弘藏括率使至賊緡緡錢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

青州契丹救之不克

○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

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
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
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

州河決發民塞之

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

州河決發民塞之

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使

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
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徐以李直儀為承旨劉温叟秋八

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

十二節度以備契丹

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略朔方節度使馮奉節
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季士使為答詔曰
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都內
地受代亦須高材暉得認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
翰隨事裁決初若不氣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
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

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

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
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踈但慎事
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
資俗尚武士多戰馬制則勤稼穡則習軍旅此霸王之
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柱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
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繁用之又委知遠以權此失之

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感特不深知之尔或曰知遠先恨李宏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晉

置鎮寧軍於澶州○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

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

紹頗傳首建州泉州散負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朱

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効

之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

檄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

軍亦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贖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

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十一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

子承勳劫其父以降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

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了承勳勸

光遠降棄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立

進唐遣兵攻殷留朱文進開城納官軍殷遣兵討朱文

遣兵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吳越初唐

翰林李亨土賊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

人多以爲不可文徽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邊鎬為政

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邊鎬為政

殷派保建陽循也邵武邵武民執循送泉州漳河降于

月至日守守貞殺楊光遠命朝延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

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義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契

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契

失正亦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契

元劫降之計及禍故既被殺而巳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

復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起復之說聖經之丁父憂詔起

於平出序不從命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
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鄭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出
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屬沙王至何面見之帥曰富沙王且至
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進示眾曰富沙王且至
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取改以進示眾曰富沙王且至
其國從之遂斬文進吳成義入城送首以進
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那州管主欲自將拒之
會使安審琦大會諸節使張從恩鄒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度使安審琦大會諸節使張從恩鄒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郡契用主審琦大會諸節使張從恩鄒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從器甲所引兵以大會諸節使張從恩鄒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乘器甲所引兵以大會諸節使張從恩鄒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二

晉開運二年 是歲凡五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

晉主自將追之

渡契丹寇邢洛磁三州又遣張彥澤屯瀘州馬全節還鄴都
史募容彥超將數千騎相州契丹及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
等且戰且如至榆林店契丹及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

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相殺傷甚眾遇
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
為契丹所擒俄而契丹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當
取走以死報國且契丹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當
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當
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
虜不南來坐失皇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
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
在契丹聞之即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
傾大國而來吾兵少糧盡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陽倉南
倚大國而來吾兵少糧盡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陽倉南
之擾亂以拒之可以糧盡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陽倉南
四鼓知州守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
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倫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
騎已陳於安陽水南比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
測已陳於安陽水南比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
主疾小愈河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
諸將為行愈河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
然微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以為集覽也種人聚居故謂
之村落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以為集覽也種人聚居故謂
落聚村落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以為集覽也種人聚居故謂

殷改國號曰閩

歸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以

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
甲士萬五千人以唐一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
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以

乎劫氏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以
保無歲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用所以大困者正

於中國乎知遠所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
出帝疑之李松疎之以而桑維翰者正用此術故深惜

橫胡孟反三國漢昭烈帝章武二帝弄也契丹陷晉祁
州刺史沈斌死之契丹用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

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
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慮

廷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慮
斌已折矢盡寧為國父母之邦不自懼恥更有驕色何哉沈

殺晉以馮玉為樞密使北院使李彥韜皆挾恩用
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

詩而止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
使

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宦為僕夫後隸高祖悵下
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

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
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斥也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 唐文徵表求
全恩將兵會之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

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戰過思
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因之

安危繫此一卒不可不為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
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

要守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

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亂復叛奔福州

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

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黃仁諷

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

卓巖明素為眾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

之然猶遣使解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契丹

統軍使張漢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岩明

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二千入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
口開晉取秦州復獲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
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比十餘里契丹踰
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
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
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
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
角而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
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
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之李守貞曰彼眾寡我寡
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闢者勝此風乃助我公若俟風
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我公若俟風
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
皆曰虜得風勢便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
藥元福謂我使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
虜道也部排使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
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湜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
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
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逃勢如崩山守貞亦
令步兵盡拔鹿角出聞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亦
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

餘里追兵急獲一素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擊追之杜威湯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
足重難杖其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
軍失利杖其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
曰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
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
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追非為適而有覆明矣所宜鬼其
而巳契丹陽城之勢窘迫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
分道躡之待其勢窘迫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
其入寇之良圖也秦州屬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去
策尚不肯為秦州屬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去
況不知乎秦州屬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去
年奚連奚國之車一秦州屬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去
作簡左傳襄國之車一秦州屬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去
昭八年蒐于紅蒐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閩兵
者何簡車徒也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閩兵

攻福州不克

閩張漢貞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
於殿上噴水散豆門力戰執莫貞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
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也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人叛之所非忠也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寫沙中
與建兵戰所殺皆人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寫沙中
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

於殿上噴水散豆門力戰執莫貞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
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也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人叛之所非忠也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寫沙中
與建兵戰所殺皆人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寫沙中
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

仁夫功名何人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數十騎入境威已

卒契丹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

畏契丹之威居常恃求親睦求姑息不俟報多事曾無守禦

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

敢復言以

仁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

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

使賜名弘義

步騎兵四千人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

以其所獻騎兵隸寧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

票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

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

日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漢住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

自占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

使奉表稱臣請契丹謝過契川上曰使景延廣桑維翰

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延等曰契川語忿謂其

不戰矣

七月唐兵拔鐔州

閩人錄作漢兒爭得一不向卧耶秋

八千餘人捕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技還伏兵謀叛閩主延

延曾以師出其有功皆踴躍焚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

竭政延平為鐔州今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

州政延平為鐔州今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

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事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

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逾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

解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每善承迎益有寵有

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王
出乃得除王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拔

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蓋早擇去就思安曰吾出世事王氏

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无叛者唐先鋒使王

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其言无叛者唐先鋒使王

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

迎之至是縱兵掠漢主殺其僕射王翽漢主殺劉思

高祖謀立弘昌賜死內外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羽

皆懼不自保

林大將軍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

安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初高麗王建因胡僧獲囉

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拜其擊取之高祖不報及

是使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使高麗慶契用東送以分其兵勢

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使高麗慶契用東送以分其兵勢

遇使共同使擊契丹仁遇見其兵極弱弱通事舍人郭仁

以誇誕耳武亦更集覽獲囉胡僧之名機勿發反囉案釋氏

十地故為解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闕璠杜昭達統軍使

關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去璠

悅專而復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刺史璠怒曰可乎進思

胡進思乃璠為明州進思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

丙午

唐兵拔

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王
出乃得除王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蓋早擇去就思安曰吾出世事王氏
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无叛者唐先鋒使王
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其言无叛者唐先鋒使王
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
迎之至是縱兵掠漢主殺其僕射王翽漢主殺劉思
高祖謀立弘昌賜死內外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羽
皆懼不自保
林大將軍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
安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初高麗王建因胡僧獲囉
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拜其擊取之高祖不報及
是使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使高麗慶契用東送以分其兵勢
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使高麗慶契用東送以分其兵勢
遇使共同使擊契丹仁遇見其兵極弱弱通事舍人郭仁
以誇誕耳武亦更集覽獲囉胡僧之名機勿發反囉案釋氏
十地故為解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闕璠杜昭達統軍使
關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去璠
悅專而復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刺史璠怒曰可乎進思
胡進思乃璠為明州進思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

晉桑維翰罷

桑維翰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

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王因諸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

貞李彥韜合謀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維翰

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王曰桑公元老當

優以日儒生安能反王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為太傅唐
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

勿用可也何必棄之奉朝請不預政事乃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中主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大言多樹黨水部郎中唐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錫曰大臣

亂初馬暉在靈州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

從劾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

使孫方簡叛降契丹○夏四月晉靈州党項作

為朔方節度使
六月晉復以馮暉

兵禦之
契丹寇定州晉遣

秋七月河決

西入萃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潮音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成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

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承福部者知朝廷微

帥所部先云歸契丹之疾也遂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

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洛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

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詔以謀叛殺

房州 晉慕容彥超於

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若其法

克其外郭 唐陳竟自福州還取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

唐主以竟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

發兵助之竟延營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

崇文魏岑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引兵過旱海糧糧已盡焉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以特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

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

和以因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難衆精兵不多

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陣以待

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辛黃旗大軍合勢擊之

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 晉張

福幸黃旗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晉張

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 ○晉以楚王希範為諸

道兵馬元帥 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

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已為內

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與杜威屢奏

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

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

甲兵動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

威戮力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

相而所徵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

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

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閔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

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絀萬匹銀兩時

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焉

王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絳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與大眾為虜所致向使系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

吳越遣兵救福州

唐主命留從效將州兵會攻

元越王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都監使水丘昭

者兵救福州先募兵無應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

昭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憲廉曰籌鐵錢而不可用於他國

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

法四也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

也弘佐乃止

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十一月晉師至

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

引兵之漢瑋敗死威等引兵商

吳越兵救福州不克

吳越兵至福州潛入州城唐兵進驟東武門李達與吳越

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

留從效王建封促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

契丹大舉入寇

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

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

廣契丹主大舉入寇恒州引兵會之契丹可破之狀威

等乃復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淳化而軍契丹

為持久之計遂不與恒州合勢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

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

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前潛遣其

晉民皆歸其西曰奉救下殺繼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
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
悉發守宮禁者得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
所獲自是朝廷與軍不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隼不見
胡氏曰政言之執政不以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
有責南以增賊耳此維翰力救目前之危終不足為異日之
澶州蓋自與夷狄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
主欲景延廣李彥韜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
二千人為前鋒奪河陽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
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其銳契丹小却諸將
請以威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戰其銳契丹小却諸將
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死報國耳眾感其言
因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與眾死
莫是諸軍皆奪氣契丹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
守貞宋彥筠皆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中食盡威與李
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茂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
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
署各諸將駭愕聽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

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
釋甲軍士皆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
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无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
壽衣緒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袍衣威其實皆戲之
耳威引契丹主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袍衣威其實皆戲之
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至是遣通事
歐崇美至易州誘說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
殺契丹主以易州誘說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
張禰言於契丹主曰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
不服為之不用其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
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使
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傳住兒為都
監社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使
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
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復南行遂入京
死而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復南行遂入京
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張彥澤先入京
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免猶之曰使遇張彥澤先入京
豈不辜哉遇一介首命相與二人之國雖死矣其義烈
其相去遠矣尚論取子可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
度白馬津晉主召李松馬王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

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立門斬開而入城中大擾
持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
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
男臣重貴禍至神感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焉氏舉族
歸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奉回定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
受左右侍衛使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
勸彥澤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馬松坐而俟命彥澤
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馬松坐而俟命彥澤
當於馬前揖維翰維翰死之何也松有微色胡氏曰桑
國僑責李松是也據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
始者不必由正道始之也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
對者新勝之契丹豈墜王危亡之必起皆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
克有立則知其國僑孫臣割也急近功其策大失警備亦
摩無豺虎與之共守大洋洋終不見商賈必致之理也夫
雖無當國之固可預通情款而不為其身謀亦足以應
取怒契丹固可預通情款而不為其身謀亦足以應
澤之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
澤鎮授以兵權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無以應有功於契丹
澤鎮授以兵權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無以應有功於契丹

廣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壽謂人曰吾與其逃於
瀆而壽謹來請死彥澤飲之懼也壽曰舍人懼而壽言事
人李壽謹來請死彥澤飲之懼也壽曰舍人懼而壽言事
安至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壽曰舍人懼而壽言事
遷晉主此彥澤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亦分以
金珠自隨彥澤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契丹
彥澤彥澤皆先示彥澤於李崧後發使取內帑帛主者不與
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澤
亦不往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澤
之云其自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殺桑維翰以符彥澤
主降契丹主死以陽城之敗彥澤而釋之契丹主賜晉
主竭力孫勿死使汝有暇飯之所又以此所獻傳國主
手詔曰孫勿死使汝有暇飯之所又以此所獻傳國主
真詔所為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
先帝所為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
輿又詔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
許又詔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
趣河陽捕景武羣僚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禮遣
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彥澤
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維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

死乃集覽
 然自奮
 刺音渠
 林廣記
 凡見長
 者用名
 紙見敵
 者以下用
 刺字其文
 止曰某郡
 姓名而已
 有爵者并
 爵書
 已無刺字
 也後世又
 恐致差失
 乃以紙書
 姓名表之
 上疏請殺
 張
 請殺太尉
 人李壽此
 所投刺上
 之文也李
 壽上疏請
 殺張
 橫磨劍安
 在高祖天
 福七年千
 萬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食
 至
 勳
 官
 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八

起丁未 盡辛亥

考異

下有漢高祖

劉知遠晉天福十二年 盡辛亥

凡五年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

契丹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

自殺

契丹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

契丹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

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我執揚承勳責以殺父罪契丹殺

之高勳詐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

杖并之勳命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詬罵以

而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夜人用心而受

禍同何也陳橋未見其禍而與黃袍契丹封晉主

呼萬歲即此案陳橋門今沐城東北門是契丹封晉主

重貴為負義侯徒之黃龍府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

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无供億上下凍餒寺以兵守

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无一入相念邪

僧辨以虜意難測不取獻食晉主陰祈守集覽黃龍府在

者乃稍得食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集覽黃龍府東

南二百餘里案契丹國志東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

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也初契丹主阿保機見黃

龍在其地置黃龍府和龍城集覽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契丹以

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契丹

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集覽大懸羊皮為厭勝謂晉

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瑄共薦李

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

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

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集覽厭勝此亦如禮

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

衆從已而南及河其地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

或諫曰晉兵在河其地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

告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

久雪凍餒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

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親冒矢石以取晉國南有唐西有蜀

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親冒矢石以取晉國南有唐西有蜀

集覽

集覽

契丹分遣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黃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

曰吾國无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狗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无契丹皆思集覽兩畿東西二京也鄭玄曰畿天子監鐵戶部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張從恩

遠以爲北而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娶深入知遠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各之上仍賜以木榜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不事此朝意欲何所俟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事北朝意欲何所俟孔目官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未卒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將此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

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

立其弟景遂爲大弟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

欲然判契丹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爲然判契丹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以副使通行遷知留後以具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姻家王守恩與防佐之遂行

唐遣使如契丹

遣使

嘗與官僚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爲燕王景遂玩王杯弗之顧易怒曰殺下重宝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特易益尊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資輩極傾詔之態景達立非己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殺下力未能去數面折是每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唐遣使如契丹

契丹行朝賀禮大赦

以

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

如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推戴皇帝二月朔契丹主制通
天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快乞為
皇太子契丹主曰壽遷官時契丹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
為也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
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
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樂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帝建安十八年
比遷將左勸知遠稱帝於晉陽
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無主天下者非我
王而誰宜先師位號然後出師乎萬歲不巳知遠曰
勢尚疆吾軍威未振當且後建師乎萬歲不巳知遠曰
取之郭威與鄴押衙楊崇勳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
願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
趙暉為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
為天暉為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
軍奉暉為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
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帝至壽陽聞已

帝既出塞契丹天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
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壽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
果

自出榆關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惡不毛主山忽
峭拔摩空蒼翠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阿保機墓在錦
州之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主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余竟不可用
不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

之晉臣為使者令詣行在契州所住胡氏曰五代之
取國惟後唐與漢為善於彼蓋深莫唐而後唐代之晉
奪契丹所威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
矣然其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亦桑維翰
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亦桑維翰
而後出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
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
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淫陽賊帥梁暉
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
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啓

西云塗扶兩反 晉主知遠還至日陽 知遠還至日陽 議率民財以賞
民而先奪其生資死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
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
悅大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 ○ 陝晉潞州皆殺

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以副使駱從朗在明朝于契丹
遣張晏洪如晉州論以御位從朗因之入將藥可壽殺從
朗推晏洪趙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
契丹主賜趙留後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焚其詔遣
使奉表勸趙行遷殺契丹使者高防亦與王守

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高防亦與王守 考異 陝晉潞州皆殺
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以副使駱從朗在明朝于契丹
遣張晏洪如晉州論以御位從朗因之入將藥可壽殺從
朗推晏洪趙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
契丹主賜趙留後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焚其詔遣
使奉表勸趙行遷殺契丹使者高防亦與王守

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王瓊攻契丹將
提妻奉上遺使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
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王瓊攻契丹將
提妻奉上遺使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

郎五於牙城 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契丹以李從
賊死然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契丹以李從
郎五於牙城 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契丹以李從

益爲許王 宗女淑妃與諸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
吾嫂也以從 益爲 集覽 平陽地理表云河中有緡氏縣古
許王復歸于洛 益爲 集覽 平陽地理表云河中有緡氏縣古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 羣盜陷宋
也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 羣盜陷宋
也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 羣盜陷宋

亳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 契丹主謂左右
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彥卿至埔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
馬請從入城彥卿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
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 二月朔契丹行入

閣禮 契丹主服楮袍坐崇元殿 百官行入閣禮 胡氏曰
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我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遠召五胡
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
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洽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
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
凶害也 集覽 帝太建十三年 晉主知遠遣使安

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 契丹以蕭翰爲宣
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 契丹以蕭翰爲宣
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 契丹以蕭翰爲宣

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箬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

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北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奔眾而逃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道宗所部皆之契丹德光發大梁劫州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罷罷今得歸死無恨矣

其弟宗為太原尹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留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腦髓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率州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文書者殺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

乞顯示之凡六詰殺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為三司

使考異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為三司

珪同平章事○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節度使

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憲

屯澤州將攻潞州知遠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萬進為嵐憲都制置使知遠間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制置使知遠間契丹北歸遣二人出北分契丹兵勢

嵐州憲本橫順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監也唐置憲州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

殺守河陽使會崔廷勳以兵送宗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

將馬誨擊劫丹漸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

將馬誨擊劫丹漸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

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遠以行德為河陽節
度使契一失也主問之數曰我有三失且天下之叛我也諸
還鎮三失也胡氏曰德光知其以三失也中國何者謂節
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三失也然德光善
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計
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崇德而殺之按兵近郊召
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皆君殘暴而殺之無所取而去
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睿哉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
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
能居取其子女王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運留歲而
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唐
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
皆唐主以矯詔敗軍
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
魏良引用群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明排斥
忠良延魯雖伏辜而延魯已卒猶言太過徐鉉史館修撰
今竟延魯雖伏辜而延魯已卒猶言太過徐鉉史館修撰
軍流竟於蘄州延魯曾於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
載上疏曰竟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魯已為之陳請故
下赦之擅囚者不罪則疆場有軍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
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羅延魯已
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丘黨焉必為禍

亂齊立奏熙載嗜酒猖狂影和州司士參軍

集覽

徐鉉胡大反(體與者)謂契丹矯詔擅興兵之人

契丹

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

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

人謂之帝聖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
丹永康王兀欲東川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
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確知南朝軍
國事所以恨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街之契丹主喪至國
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或說延壽
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
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持賢館上
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別延壽乃止
集覽
臨城趙州臨城縣屬真定路殺胡林胡本名馬今各死孤
嶺在真定府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兀欲
察城縣北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兀欲
自延壽及張旂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
曰燕王謙及張旂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
我知南朝軍國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南朝
軍國豈理耶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官契丹主遺制
即皇帝位李崧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

絕於內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之聲不絕於內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取諸將咸請出師
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
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无應援若羣
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
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
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知遠曰卿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性謹順希範之母弟也
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衣友恭以武
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華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舉皆
欲立希廣拓跋珣曰三十部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
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
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

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
將崔廷勳等遁去
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程令奇固守
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美朝夕遁去
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使
問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
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廷勳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武

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
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乃擁衆北遁契丹在
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為入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
不從命立過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
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
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

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
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因事召已赴恒州
淑妃從益匿於微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帥諸
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泣曰吾母子羣弱如此而
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為從益備而行
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
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
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
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比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二
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无所負今
更為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
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无幾若復受圍一
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歔歔分乃用趙遠
光鄂策稱梁王知軍因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

私契丹兀欲勒兵出塞契丹主兀欲以德光有子在

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阿保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

長數百人至是諸酋畏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

谷為中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留集覽麻谷契丹主

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集覽從弟之名

知遠至絳州降之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

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

州殺其國相張礪翰至恒州與麻谷以鐵騎圍張礪

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又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

女今我必殺汝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

之欲殺即殺奚以鎖集覽解里契丹

為是夕憤恚而卒集覽解里契丹

佐卒弟弘侗嗣楚文昭王希範卒吳越忠○晉主

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知遠至洛陽亦州百

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

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

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晉主知

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送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知遠發洛陽

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徐記精敏

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潘鎮相繼來降復以計

州為東涼改國號曰漢仍稱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

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

木葉山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

彦韜為排陳使彦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

后於阿保機使彦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

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是國唐以季金全

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戰而唐以季金全

為北面招討使唐主間契丹乃唐中原本朝故地以金

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

秋七月漢以杜重

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重威

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

於麻谷以求援麻谷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

州兵赴之詔重威時兵荒之餘公以周為招討使慕容彦

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以周為招討使慕容彦

急奉軍用度无益之費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遂契丹將麻谷遣使降漢

麻谷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以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盜契波面扶日焚不浦二殺之懸八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契丹所飼胡女不心怨憤開其主入大梁皆南歸壯志前穎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鐵不伐焚牙門與契丹戰至煙火四起勢震地麻谷等乘亂剽掠者貨家屬走避此城而漢兵無所復振漢民死者二千人餘人前磁州刺史李毅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前磁州刺史李毅恐事不濟請千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前磁州刺史李毅恐事不濟請延安撫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忠合心即生也馮道等出安撫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忠合心即生也馮道等留後具以狀聞且請遣兵士圍李穀之曰疑策未賞給從兵與之再榮貪時猜忌遣軍士圍李穀之曰疑策未賞給從兵與之不效今欲殺二人以滅口李穀死若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谷力爭止之漢人嘗事麻谷者再榮皆

盜賊母問賊多少比晁

其貪虛謂之白晝恒人以集覽 州今定州之民此實漢制 盜賊母問賊多少比晁 重其盜仍分命使者逐捕蘇 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疾與斬去全族 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保不得已但省去全族 字由是捕賊使張令柔殺平陰十丁以初福逢吉為人 深好報及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重委楊加郭威庶務委 囚還報及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重委楊加郭威庶務委 逢吉及蘇禹珪二相相決事皆出智腹不構舊制用捨黜陟 推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許繼母死 不為服庶兄白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密語郭威 以他事集覽 法深謂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 州王希廣無弟希崇性狡險除希萼書言劉彥瑤等違先 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萼殺之希 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 州希崇常為希萼調希荆南龍襄襄郢不克初荆 廣語崇動作為希萼內應希襄襄郢不克初荆 居胡嶺南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信王季與時諸道入貢 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信王季與時諸道入貢 帝從誘利其賜子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无賴 帝從誘利其賜子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无賴

武信王即南齊平王弘等八人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

千余間飾以珠寶人設鑊湯鐵床刑其女充後宮作離宮

以寶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壽知重及即位欲

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子婦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

之賊以待其弊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

意未決壽上疏請親征漢主入悅以壽有軍漢晉昌節

相器制貞固壽並同平章事語幸擅魏榮軍漢晉昌節

度使趙匡贊叛降于蜀為朝延所容遣使降蜀冬十

月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

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募密使

超數因事陞命二臣和之又召於執超於帳中責之且使

白漢主謝既而城守食盡將士多出不降者慕容彥超固

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

復言初契丹留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招

繁臺之下空疑監陣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以招

諭許以不死健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

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

殺死者什七八張連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

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為太祖傳重威每出入路人往擲瓦

賞戰之士從之公曰漢高祖殺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

連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

信以行胡氏曰漢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无積仁

也且行致政使三者皆得亦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无積仁

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十二月蜀人侵漢

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

○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於從政人皆借之漢

主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夷其族○漢

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于蜀○吳越統軍使胡

進思廢其君弘侖而立其弟弘俶

人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俶惡之有所謀

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俶與指揮使何承訓謀

逐之如容之弘俶猶豫未決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

亂帥親其門兵戎服入見弘侖叱之不退俸得風疾傳趨入義和院進
思鎖其門弘侖見於私第且言丞相元德昭德昭乃拜進至立於
前不拜將迎弘侖見於私第且言丞相元德昭德昭乃拜進至立於
宗之命承制授弘侖鎮海鎮東節度使弘侖始視事進思殺
乃敢承命進思之妻曰它人猶
水立昭券進思之妻曰它人猶
可殺昭券進思之妻曰它人猶
申戊
祐立 是歲凡四月三鎮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宗

等經略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
詔將軍王景宗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
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愬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
贊匡贊將入蜀愬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
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
景崇等未行而愬至帝問愬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
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幸將虜今延壽請赴聖壽節上壽
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愬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
至被殺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高
漢以馮道為太師
吳越遷故

王弘侖於衣錦軍
吳越王弘侖故遷故王弘侖於衣錦
軍遣都頭薛溫將兵備之潛戒
之曰若有非常勿分皆
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集覽 若有殺害之旨
趙匡贊疾

益叛蜀還漢王景宗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疾
趙匡贊疾
趙匡贊疾

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揚外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
楊邠史弘肇郭成入受顧命曰承祐勿弱後事詔在蜀
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
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懼
詔以王命密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侖
弘侖不聞此言不

益叛蜀還漢王景宗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疾
趙匡贊疾
趙匡贊疾

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揚外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
楊邠史弘肇郭成入受顧命曰承祐勿弱後事詔在蜀
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
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懼
詔以王命密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侖
弘侖不聞此言不

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一人踰垣而入弘宗門戶大呼
溫聞之率衆而入斃之庭中入告弘微弘微大驚曰全吾
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死弘宗由是獲全思

承訓伏誅按分注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何進思則承訓
無罪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誤作伏誅綱目以
其無罪不去其官

漢以王景崇為鳳翔巡檢使景崇
引兵至鳳翔矣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
崇殺益景崇以所受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
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之益入朝漢主三月
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漢主哂之

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命有是漢以彥益為開封尹

漢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興軍○漢徵鳳
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益發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
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
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
象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

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去思綰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
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調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
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
使以景崇為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契丹

將郎五麻答掠定州而遁
大契丹攻之方簡悉志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
寨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契
丹取律忠間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與麻答等焚掠定
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
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簡遇為秦州刺史每契丹入
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
為漢有矣麻答至其

罷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且
一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官大鎮樞機之務在
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
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

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
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

漢護

漢護

漢護

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夜不皆後進有輕朝廷
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書夜不息遣人閒道齋
蠟九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其客趙修已善術數為守貞
言時命不可勿妄動不聽乃奔疾歸鄉里僧捻倫以術媚
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
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守貞據
潼關同州距河中最近匡節度使張彥威常調守貞所
為奏請乞為之備詔羅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為所保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
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
盡決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
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
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難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
任悉罷之非公所致云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
珂王峻討李守貞○契丹兀欲如遼陽如遼陽主
故晉主與太后皇太后皆謂見契丹主妻兄禪奴利聞
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契丹主使人馳取賜之五
月河決魚池○六月朔日食○漢王景崇叛降

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

昭遠初以僧童

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

八月漢河東

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

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澤白
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似則賊皆以
備契丹為名朝廷
詔令多不稟承

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和三年漢以郭威為

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
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

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得矣威素德師旅何資道之
始附於威胡氏曰自唐莊宗以其所恃矣威德師旅何資道之

皆用賂敗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德師旅何資道之
計謀道素以儒士自若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

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語之而二公相與
之心實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

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柙二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
皆出威下道老於叛國固知商賈之可居矣

集覽 昭遠初以僧童

馮道歷仕唐晉漢周四易主矣故云然奇貨之可居秦昭襄王太子之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云云異人遂亡歸得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國今謂馮道視郭威為奇貨蜀以

趙廷隱為太傅

就國有大事漢郭威督諸將圍李

守貞於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

趙貞為守貞守貞則兩鎮自危道也威善之於

守貞與同苦樂小有功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

不肖有所歸心焉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過不責由

是將卒咸歸心焉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過不責由

至城下場旗代迎而士卒皆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

樓城曰守貞前朝將也且彼城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

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長圍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

崇但分兵以縻之死後且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

之劉長黎等連城列隊而乃假旗外鼓但衛河設火鋪

我心故敢取正宜靜以制之乃假旗外鼓但衛河設火鋪

連延數十里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素本紀太史公曰外連衡而闕諸侯注高誘曰合關東從

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馮城馮讀曰憑乘也梯衝注

見前唐德宗建中四年番步卒謂以步卒輪番守火鋪蜀

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王景崇殺侯益家

屬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子延

歸于益家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長圍皆敗而兵欲突

蜀以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

守貞於河中

守貞與同苦樂小有功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

不肖有所歸心焉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過不責由

是將卒咸歸心焉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過不責由

至城下場旗代迎而士卒皆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

樓城曰守貞前朝將也且彼城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

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長圍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

崇但分兵以縻之死後且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

之劉長黎等連城列隊而乃假旗外鼓但衛河設火鋪

我心故敢取正宜靜以制之乃假旗外鼓但衛河設火鋪

連延數十里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素本紀太史公曰外連衡而闕諸侯注高誘曰合關東從

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馮城馮讀曰憑乘也梯衝注

見前唐德宗建中四年番步卒謂以步卒輪番守火鋪蜀

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王景崇殺侯益家

屬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子延

歸于益家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長圍皆敗而兵欲突

歸于益家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長圍皆敗而兵欲突

歸于益家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長圍皆敗而兵欲突

參野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
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也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冬十月

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
擊而圍之數戰不出暉遣千餘人探甲執兵效蜀數千
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
思謙將兵救鳳翔僕射母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
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延臣皆真諫疏殊無所
納有西顧於竹林此兩朝可為鑒主誠不聽思謙遺申貴將兵
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百壓主誠而陳漢兵逐之遇伏
兵五千戌金雞思謙引還

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藏之真定高祖以
別業逢吉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其
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諸之漢法斷嚴而史弘肇尤

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京之隨得意鍛鍊無不
自誣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師之督其甚眾李
情夫何廷遇為嶼叛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甚眾李
蘇逢吉之與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
嶼自誣云與崧弟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詔誅
貞召弟家屬仍厚賞延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
皆畏暉之禍殺有力焉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
耐每謂吾輩為卒領歸德節度使楊乙收屬府公利
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
其苦
唐遣兵救李
守貞次子海州李守貞守元高道元楊朱訥俱以遊客
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沂州
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沂州
之弱請掩之金全將方會食侯騎白有漢兵數百在蜀北
贏弱請掩之金全將方會食侯騎白有漢兵數百在蜀北
鼓聞十餘里金全將方會食侯騎白有漢兵數百在蜀北
兵莫有闕志又金全將方會食侯騎白有漢兵數百在蜀北
遣兵擊楚取賀昭州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

遣兵擊楚取賀昭州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

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散使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

已歲凡四國二鎮是

月李守貞遣兵襲漢柵大敗

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驚軍中狼狽不

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

靜州隸定難軍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

於建州

四月太白晝見

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詣漢軍降

降于漢

初思縮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

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縮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縮數

考異

按黃隱帝仍稱乾祐二年當分春正

集覽

德琬言於父曰

音充

德琬言於父曰

夏

夏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德琬

德琬言於父曰

君若勸之歸國會思縮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
謀思縮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
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縮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
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縮從之遣使請降於漢漢以為華州
留後集覽來句絕亟去
後與來句絕亟去
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

從義誘趙思縮殺之思縮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
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
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思縮酌別因執之及其部
曲三百人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郭威攻河
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將
相曰師摠倫等送大梁際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
閣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
郎王溥諫曰臆賊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
反仄威從之唐以

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天威都虞候王
建封唐主復進用魏參吏部郎中鍾謨負外郎李德明
惡之冲敏性狷介乃數建封上書置詆
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皆殺之

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天威都虞候王
建封唐主復進用魏參吏部郎中鍾謨負外郎李德明
惡之冲敏性狷介乃數建封上書置詆
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皆殺之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西京留守王
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休優數
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鎰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
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
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曰自古亂亡之因
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
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之頭子更置之如更成卒文珂不
敢違非網紀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
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故是以善為天下慮者
其漸也忽於微而常杜集覽人頭子注見前唐懿宗咸通十
一年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
堂帖年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
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萼廣聞之
曰朗州吾兄也乃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滔等固
爭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掉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
之希萼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希萼遣歸苑氏
泣曰禍將至矣余不
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
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

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
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

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
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蔚亦徧加恩有
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濤加恩恐藩鎮缺望亦徧加恩有
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
爵位以一人立功而專及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
幸推馮道不受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集覽賦望
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集覽賦望
漢高帝六年集覽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募民能墾荒
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无弃田或請糾楚靜江節度
民遺丁以增賦弘徽杖之因門田人皆悅楚靜江節度
使馬希瞻卒集覽諫止不從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
契丹

寇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十二月漢趙

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集覽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

不知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
焚死諸將乃降二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暉與飛
龍交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為變辭暉語太后屢戒之大
常卿張昭上言且親近儒臣講讀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
避高祖集覽也案元和姓纂後本作侯慶慶後姓唐

以留從効為清源節度使

庚漢乾祐三年是

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

遺骸集覽時有僧已聚

敗之執其將查文徽集覽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

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詢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

步騎繼之至城下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

不若乘機據其城因信也且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

勸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

卒集覽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絲役

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不能為但

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夏四月

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集覽漢主欲移藩鎮因其請

高行周等十餘人入朝詔皆徙鎮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

國節度使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仍領入寇密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

仍詔使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筆怨

而朝貴會飲弘筆舉大錫屬威反書曰外制內其可乎

則財賦何從可出是將相始有隙既而章復置酒

為手勢令弘肇不閉其事逢索劍欲追之揚州哭止

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解之不能得胡氏曰

生記誦而不知宣徽使王峻置酒和實用誠能治道所貴

束之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無實下視學士大夫輕則

弘肇以其身而大劍為可定國也郭以稟實兵強為賢於

死於書生之手曾不及其手 集覽 東之高閣晉杜又

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朱全忠曰此

輦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何使為濁流全忠從之 五月漢以折德哀為府

州團練使 郭威赴

鄴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以多歷天下事陛下富

下之閒所宜明審蘇逢吉楊師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

無得出河比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 集覽 逐之也

遠之也 漢救防團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申觀察

使以聞 漢以郭瓊為潁州團練使 平盧節度使

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瓊將兵屯青州

如會了无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 集覽 唐置沂州沂水

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水出泰山蓋縣密古姑幕

城也漢為琅邪國北魏為高密郡隋改密州今二州皆隸

益都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

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

德對曰請讀真觀政要而法法之胡氏曰修德漢主曰何謂修

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法貞觀何以先務隱帝懼而思

筆而問延義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

不武夫何義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

勝任則周亦得賢才而各集覽案漢書注刀所以削書古

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之故吏皆以刀筆隨

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 希萼既敗歸乃誘辰叙州及

楚將陳藩張延嗣黃超皆敗死潭人震恐

漢武陵郡陳州宋政沅州又辰州叙浦縣有叙溪水出

渠山注于沅 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無醫

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戰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

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

從者二歸及物集覽帝元光五年 九月馬希萼遣

故別過半矣

使乞師于唐唐發兵助之 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

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助希萼冬

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 彦劉

瑄言於楚王希廣曰朗州兵不蒲萬馬不蒲千都府精兵

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

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瑄希萼遣兵逆戰彥瑄乘風縱火

以焚其艦須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瑄乘風縱火

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

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兵擊之先王於地

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彥瑄敗遁歸朗兵擊之先王於地

皆死十一月朔日食 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

據中上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

一也故維昏庸之君垂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

集覽

求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職北面事唐何異袁譚

之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

義絕矣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

表譚求救於曹公漢末表紹有三子長譚次熙幼尚紹卒
尚襲其位後兄弟相攻譚求救於曹操操救之譚復背操
操攻取斬之在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揚邠侍
漢獻帝建安十年

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

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代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
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
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
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
者七十謂之省陌犯者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籌不
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籌不
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親戚亦不得入朝政如晉
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入朝政如晉
太后宣徽使亦不補罷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
久不遷官劉錡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
賜伶人錦袍王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
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
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
能平左右因譜之曰邠等專恣然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

有隙爰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

等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右不

可漢主怒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

邠邠入朝親論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從盡殺之遣

使奉官孟業密詔令鎮寧李洪威殺郭威及監軍王

峻又急認徵高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

侍衛司事逢吉知樞密院事劉錡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

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

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使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

建誅王峻之家使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

洪義不取發殷家洪建之家使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

鎮一不旦為羣小所構擱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

此死不可坐而待死且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帝取等

下受託孤之任竭之力且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帝取等

君輩當奉行之任竭之力且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帝取等

泣曰天子願從公必入朝自詠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巴

其得安乎願從公必入朝自詠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巴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雍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
其養子榮鎬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
方食得詔捨已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矣益曰鄴都
成其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也彥超曰矣益衰老爲
使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軍
儒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使歸白曰臣昨
內養龍鳳脫現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
得詔書延頌侯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請罪性
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願執付軍前
以快衆心臣敢不無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前
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
矣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各不若奉行前
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
報私讎矣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矣
私謂寶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領府庫以賜諸
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亦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若給其家仍
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立人情懼太后泣曰不用李
濤之言宜其亡也胡氏曰揚郭彥超郭威軍卒濤曰不用李
不孚人望故欲出之豈預知威之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
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揚郭威以郭所
後不發生變幸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郭所
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

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
曰臣視此軍猶蟻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
曰是亦劫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表義劉重進等帥禁軍
與疾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
勞軍太后止之從時彥超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自
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塞下死者百餘
人於足諸軍奪氣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
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
門劉錡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馳至趙村追兵
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執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
掠通夕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
仁浦之居娶諧仁浦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
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
益厚獲帝辭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奉以公
禮威不許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
除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
成道列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
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矣

集覽

招撫

運反無之石反並訓拾也... 節度使劉贊於徐州... 漢迎武寧

節度使劉贊於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 漢迎武寧

遣兵拒之

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

朝臣請之也漢以王峻為樞密使... 漢太后臨

指揮使漢誅劉銖及其黨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 蜀

施州刺史田行臯伏誅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 蜀

于蜀契丹入寇屠内丘陷饒陽漢遣郭威將兵

擊之○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馬希萼陷潭

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

強弩指揮使師高常欲為希廣死及明兵至師高登城望

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難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

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

敢輒進矣希廣將後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

可獲可獲謂希廣曰師高諸蠻族類交可信也可獲出為

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獲節度妻造

其營計事可獲許稱忍江與希萼會約為內應彭師高一

日見而吐之拂衣入見曰可獲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

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獲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高退散

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趨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望

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拍水西怒

日視之朗州將何徽真望韓札營旌旗紛錯日役衆已去

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潛入札寨手劍擊札不中軍中驚

擾嚴真等乘其亂擊之札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

沙指揮使員宏小門仗楊蔭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

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救彭師

高戰於城東北隅可獲率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

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

不幸為許可獲所誤今日死不懼先王矣彭師高投槊於

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

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

伏誅

惡其曠直希廣獨隣之以為

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

敢輒進矣希廣將後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

可獲可獲謂希廣曰師高諸蠻族類交可信也可獲出為

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獲節度妻造

其營計事可獲許稱忍江與希萼會約為內應彭師高一

日見而吐之拂衣入見曰可獲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

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獲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高退散

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趨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望

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拍水西怒

日視之朗州將何徽真望韓札營旌旗紛錯日役衆已去

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潛入札寨手劍擊札不中軍中驚

擾嚴真等乘其亂擊之札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

沙指揮使員宏小門仗楊蔭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

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救彭師

高戰於城東北隅可獲率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

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

不幸為許可獲所誤今日死不懼先王矣彭師高投槊於

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

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

戰始得長沙一因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

集覽

廣直續古

文

秦滅我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實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
進贊至宋州遣馬鐸將兵詣許州軍變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
驚闔門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軍威公遣崇威至宋州贊大
揮使張令超樓執手而泣崇威以軍威公遣崇威至宋州贊大
崇威入不其禍舉措必有異謀道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
劫崇威不其禍舉措必有異謀道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
定京邑未暇其兵明此策之陽也贊猶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
誘令超令此來所帥衆婦以公贊大去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
曰寡人超令此來所帥衆婦以公贊大去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
矣公何草以爲計馮道默然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贊曰汝
輦勿知草以爲計馮道默然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贊曰汝
而返知其必去宿留資威與通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
乎廢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
誥以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
醉揚言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
宿留海上注注師古曰謂有所須先就力就反史記漢武本紀
待也增顏注躊躇待之貌須南漢以宮人爲女侍

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冠帶參
周 太祖郭威順元年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春正月郭
四年 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春正月郭

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

號宜曰周進元大赦凡倉場庫務及納官吏無依晉天福
林耗舊所進羨余物悉罷之犯竊盜及親族籍沒家賞唐
元宗以前刑名罪人非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負宮人薦
兼守戶明宗如故初唐衰多盜更定戶漢高祖陵職負宮人薦
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盜更定戶漢高祖陵職負宮人薦
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
弘肇親吏李崇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
皆以授弘肇周主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漢太后遷居
西宮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
歸晉陽 乃止崇曰吾兒爲帝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
孟津侯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引兵逾太行據

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
驢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老
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發崇乃遣使請歸
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
勿憂集覽漢帝玄更始二年徐州相公孟津注見漢湘陰
為憂

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贊廷美楊溫聞湘陰公

兵徐州拒守以俟河東契丹使至大梁契丹之攻

傷頰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引兵還遣使請
和於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
報聘且叙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周主以鄴都鎮撫

軍如腹心仍以待衛司從赴鎮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

哀成服○漢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入

貢于周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周主威弒漢湘

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宗稱帝於晉陽劉崇即位

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

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幸

天子錢月止百緡節度使邪由是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

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邪由是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

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言周罷四方貢獻珍

食詔百官上封事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

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珍美食物詔悉

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稼穡未始知天下之道文

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

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受胡氏曰使峻

持是心而不變豈集覽達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受胡氏曰使峻

有商顏之責乎集覽達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受胡氏曰使峻

語言不遜賤商顏下注服虔曰顏音崖索隱曰微音渠自微

引洛水至商顏山下注服虔曰顏音崖索隱曰微音渠自微

在馬翊商顏山名在商州小顏音崖索隱曰微音渠自微

之顏譬如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北漢

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二月周主以

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魏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

記朴東楚遣使入貢于唐○周主毀漢宮寶器

平人也

周主悉出黃宮中室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間漢隱帝日與發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劍茲事不遠宜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近所得入宮胡氏曰器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近所得入宮胡隱偶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祖次之其宗次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漢遣使如契丹乞師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然遣劉承鈞書北漢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楚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唐籍民財以賞士卒希崇以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鎬將兵屯袁州希萼使坐諸將之上門使謝彥顯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希萼使周行逢將之諸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

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死傷殆盡集覽以首面有寵注元年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周加吳越王弘

倣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唐淮南饑周濱鎮言淮南饑民過海濯穀周主詔蜀以伊審徵知樞

密院事審徵蜀高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吳越奉其廢王弘侗居東府吳越王弘

北漢遣使如契丹契丹遣使如周遣將

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于北

漢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主計

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愜慨

善警喻以開主意 **集覽** 忱慨 忱口朗反慨口慨反師古曰忱慨竭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三昌為留

後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逢何徽貞謀

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曼 ○契丹燕王

述軋弑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

之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

應晉北漢王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

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楚將徐威等伏誅

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

萼居衡山 希萼遣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帥部兵立寨

十餘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希萼宴將吏威等使人先驅馬

橫擊人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殺謝彥騫立希崇為武

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

言討其篡奪之罪希崇發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為政

不公語多矯妄因人不附初希萼入長沙彭師昂雖免死

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昂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

師昂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

偃與其季父巡官匡凝謀帥壯戶鄉人與師昂共立希萼

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所江為柵編竹為戰艦召募徒眾

數日至萬餘人 **集覽** 鷺馬句絕繫涉立反字本作馬說文

州縣多應之 **考異** 薛將徐威等伏誅提

愈祭柳子厚文天脫馬羈 **要** 冬十月唐遣邊錡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希崇所為知以牙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

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錡將兵萬人趣長沙錡

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府李士拓跋桓奉檄請降桓歎曰吾

勞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希崇帥弟姪迎拜錡下馬稱詔

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

州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
敗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

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

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
守之甚難耳同族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
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
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翹

馬氏之族于金陵

唐以邊錫為武安節度使遷

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瑠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奔桂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
城中彥暉敗奔衡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奄至城下希
隱奔全州桂州遂貴懷恩因以

晉州不果行

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周

崇

去

不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契丹賊繁役重民不聊
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

鎮舒州唐主嘉慶偃彭師曷之忠以偃為左股
直軍使師曷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

綱目第五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九

起壬子盡己未

考異

下有周太祖

廣順二年蓋己未下 凡八年

周廣順二年 吳越 湖南 荆南 凡三鎮

將孫朗曹進作亂不克奔朗州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

至亨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
租賦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
糧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謀殺紹顏及邊錫據湖南歸中
原夜帥其徒燒府門鎬竟之出兵格闢朗等奔朗州王逵
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
節賞罰不當得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
如拾芥耳遂周修大梁城發開封民夫五 周泰寧軍
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

克

彥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募羣盜剽掠鄰

為都虞候周主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
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
之獲其將燕敬周師圍兗州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募
權彥超勢沮周師圍兗州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

擊敗之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
曾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
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感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屏
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
以為匿財死者甚眾前陝州司馬閻弘曾傾家為獻彥超猶
獄有乳母於泥中掇得金經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
超榜掠弘曾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為阿庇斬於市

取尙嵐軍○周釋唐俘遣還
周主釋燕敬權等使
唐謂其主曰叛臣

天下所共疾也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
中國人皆禮而歸之然猶議取中原中書舍人韓熙載曰
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唐設科舉既而罷之唐主
我兵輕動必有害而無益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
李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未嘗設科卒多因上書言事拜官
至是始命文蔚知貢率執政皆
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

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巳晟為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
夢錫衆中人言曰金孟玉盜乃財狗矢乎延

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孟玉盜乃財狗矢乎延
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

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
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嚴惡延巳為人數上
疏攻之會嚴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
曰嚴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嚴九卿也可誤殺乎獨
上言嚴素有直声今所坐已會赦宜
從寬宥嚴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夏四月朔日食○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
唐主遣其將李建期圍朗州張亦圖桂州久未有功謂

之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育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
而唐用其力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延巳曰吾出偏將
陽之戎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延巳曰吾出偏將
辛湖南近震驚一且三分夜二人將輕我請委遂將察
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與張亦合攻桂州南
漢伏兵擊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

無功下詔親征至兗州使人招諭之不從乃命進攻先是
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乃立
祠而禱之彥超貪吝人無關志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
超方禱鎮星祠力戰不勝乃焚祠起井死官軍大掠城中
死者所萬人周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李士贇
儀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集覽
行至

蜀一鎮星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角亢東唐司徒李

建勳卒勿封且死戒家人曰耕種於其上免為它日開發

孔子祠拜其墓周主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蜀大水

壞其太廟周朔方節度使馮暉卒以其子繼

業為留後暉卒繼業殺兄繼勳自知契丹幽州節

度使蕭海真請降于周不果李濤之弟濤在契丹

真善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辭因謀以聞且與濤書

言契丹主童駿元遠志朝廷若能不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

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果從秋七月周樞密

使王峻辭位不許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

對不遜周主以其故舊有功每優容之峻益驕鄭仁誨向

訓李重進皆周主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稍稍進用峻心

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又遺諸道書求保證諸道以聞

親善令往論指觀曰陛下但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

之峻必不敢不來從之峻乃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

行李曰蜀梓州監押王承不殺判武德軍郭延鈞

指揮使孫欽討誅之孫欽當以兵伐遂往辭承不承

不敷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署其家橋認開

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成將使畢集欽謂承不曰今延

問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眾承不曰我能致公富貴勿

入府攻承不斬之傳其眾帥以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為公巡察

卒風行周有勇而實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以斤兩定刑有差九月周禁邊民毋得入契

丹界俘掠契丹寇冀州周兵拒却之冬十

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

棄城走言遂取湖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不合衆心

帥才必喪湖南不報仍使鎬經略朗州自朗來者多言劉

言忠順鎬不為備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

伐我李何逵曰送鎬托御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

乃以達及周行逢何徽真潘叔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

揮使功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言人皆相

貪而無義前年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率往無不克

烏劉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

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降使以備之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趨長

至潭州鎬棄城走交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

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契丹大水流民入塞者四

此故地惟柳連入于南漢契丹大水流民入塞者四

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萬周平章事李穀辭位

不許穀以病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

事穀未嘗執筆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

可務繁令名印用之周立訴訟法先歷縣州及觀

察使如決不直乃聽請臺省或自不能書辨情入書者必

書所情姓名居處若無可情所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

得挾私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慶州

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劉言奉

賂野雞族遂反徙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討之劉言奉

表于周○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

州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送

延紀惟日設桑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送和尙矣馮

唐主以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

言歐陽廣之十一月周制稅牛皮法

減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自兵

司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

死然償以益晉天福中并益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

便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之十一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

度使侯章入朝章執買宴綸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

自今如此比周葛延遇李澄伏誅周翰林李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

者皆道以爲憂更赦不許王峻集覽符請誅誣告李崧

嘉合符之義白收二人誅之集覽符請誅誣告李崧

周廣順二年是春正月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

使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

江節度使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爲靜州節度使周罷戶部營田

務除租牛課原前出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

募高皆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田以耕曠土其後又

丁多無役或容庇盜州縣不能置官田以耕曠土其後又

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爲言勅悉罷之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

牛具並賜見佃者爲水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

爲求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

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游淮在於民猶

在國也朕用此錢河爲唐草澤郎榮上言近游淮在於民猶

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集覽言草澤郎榮上言近游淮在於民猶

朗其姓有南征之志阻爲新破於潭集覽言草澤郎榮上言近游淮在於民猶

崇其姓名前唐太宗時有上書者周萊州刺史葉仁

言臣居草澤寂漠之地也集覽言草澤郎榮上言近游淮在於民猶

曾有罪伏誅仁曾周主故吏也坐贓賜死周主遣中使

仁曾感泣周遣王峻行視決河周主以決河爲憂王

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集覽孟反按行也

謂親往決河契丹寇定州周將楊弘裕擊走之

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

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在河中娶姓吾軍汝輩宜效之周野雞族降武安

節度使王逵殺靜江節度使何敬真初王逵以何

副使朱全瑋爲武安副使張文表爲武平副使周行逢爲

武安司馬敬真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聽視事惟行逢與

表事逵尺禮達親愛之敬真同已將討之逵懼行逢曰言

全瑋謀作亂言疑逵使敬真同已將討之逵懼行逢曰言

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瑋在公下宜早圖之會南漢

寇全州行逢請說言遠敬真全瑋將兵禦南漢至長沙

之遠從之言遠敬真全瑋將兵禦南漢至長沙以計取

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進逵乘其醉使

人言為言使者責周更作一寶初契丹主德光以晉

敬貢全琇收斬之周更作一寶傳因寶北還至是更

以玉作周賤王峻為商州司馬峻晚節益狂躁為

相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

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問阻无君三月周主

如此誰則堪之乃賤商州司馬以病卒

以郭崇為開封尹封晉王周寧州殺牛族反

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

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州兵于包山周

主以其作亂黜發於家周以郭元昭為慶州刺史初

致其作亂郭元昭與推鹽使李溫王有隙溫王婿魏仁浦為

州刺史郭元昭疑仁浦庶之會李守貞反溫王婿魏仁浦為

中元昭以事元昭疑仁浦庶之會李守貞反溫王婿魏仁浦為

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婦甚濯過

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唐

復以馮延巳同平章事夏六月契丹將張藏

英降周周元經叛成初唐明宗之州令國子監校

獻之由是錯亂世元經傳布甚廣是時蜀丹昭裔亦出私

財亦營李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

盛亦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

大旱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飢民渡淮相繼瘞壽發

听糶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糶以八月王逵還潭

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潭州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

州周塞決河周大水周築郊社壇作太廟

於大梁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

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郊祀常在洛陽

洛陽於是始築園立社稷壇作大廟於大梁周鄴都留

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殷恃功專橫凡河比鎮戍兵

外又多掠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執其入朝留充京城內

亂殺之唐復置科舉從之請也唐流徐鉉於

舒州賤徐錯為校書郎分司唐楚州刺史田敬洙

實遂焉延已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關曠土為屯田修復
所渠塘埋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與力役奪民田甚眾徐
鉉以白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諸
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寄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
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多
罪宰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書郎分司東都錯
弟也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一室不能拜而退

寅甲

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
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
漢乾祐七年孝和帝鈞
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朔周主祀圓立
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王

祭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
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
薄者周主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諫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
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
不思己有何功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
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周罷鄴都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
榮鎮瀘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
嗣今主上瘵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滿決事於外邦榮

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
則晉王榮稟准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
陵無不發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
衣斂以瓦棺廣中无石以殮代之工役徒皆和雇勿
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
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
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吾棺嗣天
子不敢違也汝少吾違吾不福汝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和溥
宣畢曰吾无恨矣
周主威

殂晉王榮立
是為二月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
伏誅
思謙諸殺張業發趙延隱蜀人皆惡之將兵救王
景崇逗撓无功內不自安言多不遜多殺士卒以
立威蜀主閣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
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翰林使王漢言思謙怨望將反思
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

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
績
其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
以白從暉為都部署張元徽為前鋒使與漢主自將兵三萬
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

集覽
漢武帝元光二年見北漢

漢武帝元光二年見北漢

漢武帝元光二年見北漢

漢武帝元光二年見北漢

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三月周主自將

嬰賊自守筠即榮也避世宗名改焉

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

伏誅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道走以

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山宗曰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

年太宗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

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取偷安道曰未審陛下

能為唐太宗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除惟王傳勤行乃命

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指麾

使趙匡胤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

軍之高平南明日出宗怒并疑城執之進宿澤州東北漢主

諸軍亟進北漢主周陽節度使劉原張元徽軍其東揚袞軍其

西衆頗嚴整北漢主周陽節度使劉原張元徽軍其東揚袞軍其

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未至衆心危懼

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討史彥超將精騎居右軍張永德將禁

兵白衛介馬臨陳晉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

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

軍退謂北漢主曰勃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請公

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主奮顧曰請公

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

密直李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生勿動也風勢如此豈助我

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斬汝庶東軍先

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破也

矢石督戰我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引親兵犯

此乘高西出為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同列曰公

率卒死德從之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按靡內殿首義引數

引弓連斃數十人張元徽張元徽張元徽張元徽張元徽張元徽

為周兵所殺比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軍而

敗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收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敗績而

愛能微引騎南走剽掠輜重揚言契丹不聽殺使者與劉詞

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諭止尚餘衆萬餘人阻詞而

止之詞不從引兵比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詞而

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父世宗野宿得步

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復還上日兵

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為効順指揮遣戍淮上日

得食未卒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

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素无大功忝冒節鉞

張永德待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无大功忝冒節鉞

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
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人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人責之
呼稱善即收愛能敵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汝輩非不能戰正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
先守晉州有功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德車我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拜者凡數十人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
主收散卒十人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
得中送衣因求兵於元光二年送歸其國
陣中送衣因求兵於元光二年送歸其國
絕矣丹先所遣楊袞出今送歸其國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周遣行營部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道卒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

不正之女中士蓋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蓋以爲臣若道之爲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樂老叙著述也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馮道

階自叙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賜

卷時飲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

屹若屹危峻貌比漢憲嵐州降周周立后符氏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若言其貴當爲天

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

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

郭公爲昆弟女曹勿无礼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爲

出宗娶之至是立爲皇后性慈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考異周立后符氏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曰立某氏非正

嫁李守貞之子崇訓不宜母天下又非周師克北漢

妃妾之比則此亦當書周立符氏爲后

石州沁忻州降五月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

逢知潭州事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州主怒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揚袂奔歸契丹契

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超保忻口兵遊騎時至城下彥

千陽折德哀將州兵契丹復置兵死傷甚衆彥卿引兵

晉大發兵夫攻中返自契丹會久雨兵卒疲病及彥卿

賜引還馬王得虜兵何時當至得契丹臣即受命送彥卿

所得或謂得虜兵何時當至得契丹臣即受命送彥卿

以發兵全福險以拒之如氏有告契丹臣即受命送彥卿

身使藥元福曰進軍易矣乃縊殺之乃勒兵成列而毀

出使追相元福曰進軍易矣乃縊殺之乃勒兵成列而毀

中訛言相元福曰進軍易矣乃縊殺之乃勒兵成列而毀

至鄭州謂嵩陵而還世宗以勝計所破比漢州縣復皆失

小大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

四海一以廣萬觀之天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

之任者皆以性下編迫疑忌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

公正者皆以性下編迫疑忌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

若使功過而賞罰之情守法者不治何陛下能若財足

視其功過而賞罰之情守法者不治何陛下能若財足

從此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

集覽

各在

州之北屬太原忻州秀容縣成列而殿殿注見後梁主瑱
貞明五年乘洪明堂垂拱注見齊明帝建武元年明堂注
見漢武帝○秋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

都元帥○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周徐州奏

為節度使王晏立碑許之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

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卿素各多盜盜甘吾與諸君皆嘗為

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

清肅徐人請為立碑許之冬十月周賜羽林大將

軍孟漢卿死漢卿坐納藁統多取并餘賜死有司奏漢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

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出宗因高

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

百未戰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

健懦不分復何所勤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壯士

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

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

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

五代之上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

膏血養此無用之物周罷諸道巡檢使臣世宗謂侍

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周罷諸道巡檢使臣世宗謂侍

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十一

皆不致力且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十一

月周河隄成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濱

環古堤而出灌齊棗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
菰押捕魚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
六萬三千集覽匯為大澤匯戶賄反又音潰水回合也禹
也所食菰苗米也北漢主

旻殂子鈞立帝更各鈞告哀于契州契冊命承鈞為

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冊表王逵以符彥通為黔

中節度使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

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不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

去王號自歸於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
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号獻
銅鼓於王達達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度使以婁朗為都指揮使預開府政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
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東簡要吏民便之其
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
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周顯德二年三月鎮 是 **考異** 周顯德二年按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
歲凡五國三鎮 當分注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不改元此

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是詔每斛給耗一斗胡氏曰漕運斗耗出宗與之善矣省
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路王時可謂窘
闕備放逋租數百萬世宗 **集覽** 省耗舊制田稅每斛更輸
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集覽** 省耗舊制田稅每斛更輸
更輸三斗使王章始令 **周遣使如夏州** 李彝興以折德
取之塞路不通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迭鎮朝廷
每加優借府州補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抚諭彝興與節
大休世宗曰德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日棄
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

周制舉令錄法

能為乃遣供奉官齋詔 **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
書責之尋與惶恐謝罪 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胡氏
錄除任天下之日仍至難也夫中人已上萬一焉中人固不
曰保任矣中人已下至難也夫中人已上萬一焉中人固不
易得矣中人已下至難也夫中人已上萬一焉中人固不
黨此政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也迫難處困方臨勢利利交
與不忍而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取之心勝休迫其矣
不今不為是安知其弊似日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
連半之法姑嚴為之防爾則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
格若曰君姑嚴為之防爾則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
何曰人君惟典與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
具得人之方如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也 **集覽** 保
非絕或以父任爲官者或以兄任爲官者謂之任子後漢
句乘傳任人及子弟爲官或以兄任爲官者謂之任子後漢
揚乘傳任人及子弟爲官或以兄任爲官者謂之任子後漢
引廣韻注諷誦誘也漢書林於邪說文徐按賈誼鵬賦林音
之徒當注諷誦誘也漢書林於邪說文徐按賈誼鵬賦林音
成今俗猶云相諷誦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
林邪臣爲淫亂索隱曰林音誓訓習也案此說恐未當音
與不渝爾雅釋言曰渝變也郭璞注渝
變易也發格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

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爲泐邊巡檢使 **周浚胡盧河**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

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無深冀之
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
韓通將兵夫浚之策藏英具陳地形妄害請列置戍兵募
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引
數月募得千余人彥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兵
馳擊大破之自是河
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朔日食
○周詔羣臣極
言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識之淺深知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不入罪實在于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就
唐以嚴續同

平章事 ○三月蜀以趙季札為雄武監軍使

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渝平天
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主聞之遣客省
使趙季札披視遂備季札素以文
武才略自任因以為雄武監軍使
夏四月周廣大梁
城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
葬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外城分蚤街衢倉場營
之興理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分蚤街衢倉場營
墳墓於標外日終為入利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

知開封府事 山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

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遼各一篇
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策曰中國之失所以取之
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術
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為黨內職武
外賢退不肖以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
盡其力去奢節用以其才恩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
既集政事既治則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幸而用之
不戒矣彼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
謀如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
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以
走而擊弱之奔走之間可以輕兵擾之南人儒怯聞小
避疆擊弱之奔走之間可以輕兵擾之南人儒怯聞小
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
乘虛取之如此江南北諸州將民悉為我南則我
之民行我之法江南北諸州將民悉為我南則我
激而南之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
強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風內附若其不至
且以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敢為
精練甲兵有備俟天下既平然後將效力期年之後
可以出師

宜自夏秋蓄積實矣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
安所對少可取者惟神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
為諫議大夫宗世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宗世

知開封府事宗世徵使向訓詔訓與景借趣秦州宗世周廢無額寺院禁私
度僧尼宗世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
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宗世廢寺院三萬餘所
每歲造僧帳有死宗世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胡氏曰寺皆宜
廢不為有教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
禁之無亦澤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

則力震也荷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
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山宗未之思邪宗世
幻惑以幻化之術蠱惑人也宗世趙季札遁歸伏誅宗世
截耳之術猶列子周穆五篇有化人來宗世周拔蜀黃牛寨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是已宗世周拔蜀黃牛寨

趙季札遁歸伏誅宗世王景拔黃牛寨等八寨季札懼不敢
入成都依以為奔賊莫宗世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
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勸察獄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宗世蜀主遣使如北漢及唐欲
許之南漢主殺其弟弘政宗世蜀主遣使如北漢及唐欲
檢三司事宗世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谷隸三司者世
精敏當用又故以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貲宗世秋

七月周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宗世宰相
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我宗世九月周

始鑄錢宗世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
及寺觀鐘磬錢鑄益少宗世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
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

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
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无益廢有益

其身而後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无益廢有益宗世

覽聲鑄錢之所曰錢監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覽聲鑄錢之所曰錢監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廷珪遣李進據馬嶺寨又遣高兵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樞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兵千人趣唐倉括蜀歸路蜀將王麟與建樞戰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馬嶺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岷率城降制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振恐世宗欲以岷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乃以爲郫州刺史百官入賀岷宗奉酒屬王溥曰從功之成卿釋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請和于周世宗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懼於劔門白帝爲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鐵器民甚苦之

李穀督諸軍伐唐

唐主性柔好文章而喜人順己由是護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被湖南益驛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彦超之叛皆爲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此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爲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湘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戩壽州監軍吳延紹以疆場无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爲淮南前軍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

冬十一月周遣

十一將以代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周疏汴爲接又爲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周疏汴水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南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世宗曰數年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之後必獲其利

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入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留者優其俸賜石去者給資裝四州撥外罷之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无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爲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二千余入於壽州城下

集覽 浮梁郭璞曰以舟相比曰浮梁謂連舟至也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重何日時之哀

集覽 歲道謂歲星道謂非道也

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弘啟遣使入貢于周

丙辰周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以王環為驍衛大將

軍 降賞其不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

彥貞 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兵

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趨正陽為攻壽州之勢李穀謀曰

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

糧退保正陽矣世宗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曰

願俟重進至共渡賊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且李穀驕

兵秣馬春去冬來亦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出宗不悅

劉彥貞素驕貴无才略所歷藩鎮專為貪暴以賂權要由

是直抵正陽劉彥貞之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固止之曰

未至而敵先進彥貞不從既公行之威聲也安用速戰

則大為事矣重進度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約收余衆奔

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約收余衆奔壽州

時江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全約保清流關世

謂仁贍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全約保清流關世

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

律覽 注見漢文帝三年警蹕驛兵

秣馬左傳僖二十三年注厲兵嚴兵以待敵秣音周以

未韻會注厲兵摩厲以須也秣本作餘食馬穀也

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周以 太祖將兵龍衣唐滁州

王逵攻唐鄂州 甚謹達兵過岳州團練使蕃叔嗣謀叛

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太祖將兵龍衣唐滁州

大祖突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突擊擊暉擒之并禽

鳳遂克滁州時 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

丙辰周顯德三年

春正月周以王環為驍衛大將

軍 降賞其不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

彥貞 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兵

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趨正陽為攻壽州之勢李穀謀曰

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

糧退保正陽矣世宗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曰

願俟重進至共渡賊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且李穀驕

兵秣馬春去冬來亦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出宗不悅

劉彥貞素驕貴无才略所歷藩鎮專為貪暴以賂權要由

是直抵正陽劉彥貞之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固止之曰

未至而敵先進彥貞不從既公行之威聲也安用速戰

則大為事矣重進度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約收余衆奔

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約收余衆奔壽州

時江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全約保清流關世

謂仁贍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全約保清流關世

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

律覽 注見漢文帝三年警蹕驛兵

秣馬左傳僖二十三年注厲兵嚴兵以待敵秣音周以

未韻會注厲兵摩厲以須也秣本作餘食馬穀也

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周以 太祖將兵龍衣唐滁州

王逵攻唐鄂州 甚謹達兵過岳州團練使蕃叔嗣謀叛

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太祖將兵龍衣唐滁州

大祖突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突擊擊暉擒之并禽

鳳遂克滁州時 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

使周行逢衆謂人必謂武平與潭州同謀何自明且叔駟賊殺
主帥也今若衆謂人必謂武平與潭州同謀何自明且叔駟賊殺
未晚也乃入朗州自稱武平與潭州同謀何自明且叔駟賊殺
嗣武安節愨以誘之叔駟遂行叔駟遂行叔駟遂行叔駟遂行
入謁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行叔駟遂行叔駟遂行叔駟遂行
汝為團練使拒吾命乎遂斬之未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
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未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
贈賄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未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
卿勒服以束帛勞之又諸侯相贈賄案儀禮賓至近郊君使
考異岳州團練使潘叔駟殺王逵迎周行逢
行視水寨入受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
入受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
蔽之矢中瓊死而復蘇蘇鐵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
今人破骨出之流而復蘇蘇鐵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
血數升神色自若木反午鋒也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
出此鐵著骨自若木反午鋒也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
著直略反附也孫晟為司空遣司空孫晟奉表
于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
謂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
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熱矣終不負求陵

考異

行視水寨

集覽

重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

三月周主

集覽

一杯土餘无所知也既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受春城
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既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受春城
贍曰君受回厚恩豈可教節度使分叛邪州宗聞之怒晟
曰臣為唐宰相厚恩豈可教節度使分叛邪州宗聞之怒晟
朔奉行周之正朔一杯土永陵唐烈祖墓也一見漢獻帝建安
二年帝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使南漢甘泉宮
三年帝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使南漢甘泉宮
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其謀也及周取
卒因人相賀延遇薦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用之周取
唐光舒蘄州周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之唐主
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
以末罷兵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
獻之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
曰諸郡悉來于大軍立罷於此更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
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稱世宗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
主割江比之唐主亦不悅宋齊立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
佛言多過實使人亦不悅宋齊立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
惡晟及德明使王崇質異其言因密使陳竟副使李徵古素
諸德明賈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唐遣將軍柴克宏

唐光舒蘄州

周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之

將兵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救壽州未至卒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弘微不拜責以負約弘微怒抉其口至耳元德昭麟其忠為溥良藥得不死唐主恩吳越浸逼潤州以信潤都督燕王弘微年少徵還金陵吳越將趙鐸言於弘微曰大王元帥衆心所待逆自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請劾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充宏有父風可爲將帥才乃以爲請劾死行陳其母亦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嬴老李微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衆皆憤志克宏恬然至潤州微古論奏乃表克宏以宋匡業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戰戰兢兢而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微古復遣使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來人也命斬之乃蒙艦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亮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主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爲哉不許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夏四月召募驍勇承祐薦許文績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

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趣素令申亦走出宗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申乃還世宗又遣折其足令坤始周主如濠州兩營中水深數尺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

周主如濠州

周主如濠州兩營中水深數尺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

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

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

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唐兵攻六合我

唐兵攻六合我

太祖擊破之

太祖擊破之

周主如渦口

周主如渦口

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

江○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六月唐

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遣貞外郎朱

元將兵復江北諸州唐主以為能故用之秋七

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周以行逢為武平

靜江等軍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

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

十余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

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談也立燭

逢多計數上服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

州刺史劉光委多宴飲曰時光委聚飲欲謀我邪召還殺之

衡州刺史張文表欲以歲時饋獻謹事左右得免行逢妻

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營諫行逢用不法嚴行逢怒鄧氏

因之村豐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且自帥僮僕

來輸送行逢就見之曰夫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

楚公不先輸何欲與之歸且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且有變

為聖易為逃匿耳行逢將唐德求就吏行逢曰汝才不濶

親戚之恩私汝則可矣汝居官无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

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徐

雅辭疾行逢不能迫脅固召之面段文傑終不取行逢怒放

之邵州竟不能屈胡氏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

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

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為道歷事

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集覽

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疆民

徵又與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

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

諸州多復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併

力攻壽春詔許之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

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激周師宋齊立

諸將自守毋得益深不知壽春之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

八月周作欽

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天曆王王朴與司天少監九月周以王朴為樞密副

使○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曰近

後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周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鎮襄州

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

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

母失其信何患周將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周以我

師法天子所太祖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

普為節度推官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張永德

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

末德曰吾與公幸以麻餅俱為將師奚相疑若此之深邪

末德意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誘毀反

間之誦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

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

請死之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

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

乃就刑并從者百余人皆殺之召謨拜爵尉少卿

馬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爵尉少卿

朔六年帝元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出宗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

治天曰下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胡氏曰陳搏之益非世宗所端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

陋乎博以洽天下對已發其端由宗不能訪以洽道也

覽師擊破之唐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許文積邊

周李重進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奪其二寨劉仁贍請

子崇諫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

人曰交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

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周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
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溥就問之谷曰壽春
危世宗疑之李谷寢疾使范質王溥就問之谷曰壽春
紫金山在安豐路壽春縣南或云即八公山甬道
二月

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
三月周主

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

水測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
嶺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入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
沿穎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度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
宵軍於紫金山南命我太祖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
隙表兵首尾不能相抄朱元特功頗違節度陳堯與元有
隙殺客宋玃說之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
乎元即率寨萬餘人降周世宗慮其眾沿流東潰遂命
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
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揚守將擊唐果東山
宗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軍中流而唐兵戰
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食以十萬數劉仁贍聞
接兵敗扼亢數息景達陳賁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

而還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
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既而竟不敢出

甲胄左傳文也注環胡慣反貫也客

唐壽州監軍周

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

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世宗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

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

贍卧不能起出宗慰勞賜資復令入城卷疾徙壽州治下

蔡叔州境死者本州條奏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

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越郡王唐主聞之

亦贈太師由宗復以清淮軍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

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韓令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

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

集覽

擲

守禮為太上皇立而不相持宗廢以別陽公以守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刑之過人以未申父之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
問為父子且曰夫事固皆當權重而無殺其人殺其父則
名天性孰為重故孟子曰皆當權重而無殺其人殺其父則
殺父而論之也周之宋史曰周既克殷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
乃可與矣集覽如周之宋史曰周既克殷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
權者矣集覽如周之宋史曰周既克殷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
樂族分其類使相從也別書舜典後序文也注姓也蓋禮
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天子之尊也
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舜視棄天下謂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蹤躡草履也故喻不吝使舜視棄天下謂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父而遠也亦將自得其樂而忘天下之為貴也集覽周開壽州倉賑饑民○夏

四月周主還大梁○周宦者孫延希伏誅周修

熙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外見役徒
有削枊為已在中敵飯者大怒斬延希
反取飯枊也
是遣八百
周以唐降卒為懷德軍十周疏
周以唐降卒為懷德軍十周疏

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五月周作刑統以詔

律令文古難知刑統唐敗周兵以詔

斷其浮梁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應援使六月

蜀衛聖都指揮使李廷珪罷蜀人多言廷珪為將

主罷之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

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无

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上昭遠出於顯養伊審徵韓保貞

趙崇韜皆膏梁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

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故能禦敵乎以吾觀之惟

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余无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周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

坐不安席祚曰秋七月周貶武行德李繼勳為左

右衛將軍春治定遠壽北漢初立七廟○八月周平

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穀即疾二年九表

每月有與一請蜀主致書于周周主不荅周所遣懷

便殿議政事蜀主致書于周周主不荅

宗都蜀主亦遣梓州所俘八十人東還且致書謝請通好時
爾敢如是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論人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於
兼三則以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名器始為心
政事則期歲則稍更察其官權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則已高
責其未高則班行能者進有無職者太半乞量其器政事
以任考其治狀能者進有無職者太半乞量其器政事

義而告以任考其治狀能者進有無職者太半乞量其器政事
每盜發則將鳴鼓一者如盜則賞之或親戚之請乞量其器
是詔聽民獨清則請鳴鼓一者如盜則賞之或親戚之請乞量
矣則田無不征江廣則穀多為政則先莫如敦信而增累朝

治言下無不征江廣則穀多為政則先莫如敦信而增累朝
息轉輸之勢無不征江廣則穀多為政則先莫如敦信而增累朝
善之嚴儀之困弟也

善之嚴儀之困弟也
宗但行之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眾擊之官也
集覽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古民

大周正樂新鄭今鈞州屬縣在河南南史記鄭州家周宣王
庶弟友初封鄭索隱曰鄭縣屬京兆至武公東徙河南故

科○北漢麟州降周周以其刺史楊重訓為防
御使○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御使○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新首二余級又攻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
遣使謂上表言臣家江南北今若遠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

州我世大宗自將兵夜發擊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
督將士集覽唐族滅之契丹北漢會兵寇周
攻城將士集覽唐族滅之契丹北漢會兵寇周

潞州不克而還契丹北漢會兵寇周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

降周周主追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泗州守將范
泗州守將范
泗州守將范

宗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我太祖擒其應唐濠

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郭廷

者自金陵還以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

以忠義廷謂曰江廷南謂斬之卒城鄒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

謁出宗宗謂曰報國諸將矣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府使武

守其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

世宗聞南漢亦無備遣兵襲取之南漢遣使入貢于

周不至湖南漢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

吾身得免幸矣是歲凡五國三鎮主春正月周師克

唐海州周鑿鶴水引戰艦入江世宗欲引戰艦

言地形不便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

于功其省巨艦數百艘皆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

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蜀貶章九齡

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蜀貶章九齡

為維州參軍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

王昭遠以對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

蜀主怒與之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

之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

刃皆盡彥卿曰臣之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余人至死無一人

促者宜導以紆緩世宗之短李谷范質王溥王朴二三

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

而世宗當意其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兩師矣故

圖大業者速成集賢編牀其制本自虜來始各胡牀晉桓

不改名交牀唐柴紹擊西戎虜胡牀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

論緇林之義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二

月周主至揚州○北漢攻周隰州不克史暴州刺

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

无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

援陽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
救之廷璋曰溫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
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二月唐以太

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弘冀為太子
景遂前後十表
辭位且言弘冀

嫡長有軍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洪州大都督
以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

右有未出東宮
集覽 洪州本漢豫章郡也隋置洪州星子
者立斥逐之

陞此因各洪州後宋孝宗
考異 唐以太弟景遂為晉王燕
大弟上瀟立字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
燕字上瀟立字

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山宗如迎

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取降号稱
乃遣陳賁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所命於中國時淮

南惟帝止取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附朕復何求賜
取表獻帝恭問江北今爾主能率國內附朕復何求賜

書稱皇帝恭問江北今爾主能率國內附朕復何求賜
縣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

飯高保融擣軍帛有差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綸錢茶谷共
百萬以犒軍救故淮南節度使揚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

時檢校胡氏曰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谷沈毅
谷之志略之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谷沈毅

有志略之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谷沈毅
文士高談非李谷沈毅

高士高談非李谷沈毅
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泉情歸戴其

德又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泉情歸戴其
朝南唐之君能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泉情歸戴其

方則不然矣頃籍如是以乎若謂江南不五六十年而成帝業彼六
楚步卒當單于數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李陵以荆

燕所向無敵亦皆吳置也歟謂其不可用乎
集覽 迎鑿

貞州是五代時偽吳置也歟謂其不可用乎
集覽 迎鑿

永正六合二縣隸焉至真宗陞後宋改建安軍割揚州之
篇告者禹之聖洪而梳頭分地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分

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分地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分
土六朝三國吳

東晉宋齊梁陳周汴渠成於江是江淮河流達于淮
夏

四月周新作太廟成○五月朔日食○唐主更
夏

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更

團圍置者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
歸州縣其希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唐放其太傅宋齊

立于九華山初齊丘多樹明黨躁進之士爭附之樞密
李適歸國人心懼唐主悲歎泣下徵古詩其勢尤驕慢及景
扞敵涕泣何為豈乳母不至邪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
宜避位讓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乃機誰可以托國者徵
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何不舉國授之竟曰陛下深居
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下問不舉國授之竟曰陛下深居
可乎唐主心隘即命舍人陳喬草詔行之喬皇恐請
見曰陛下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
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占洪州罷竟近職鍾謨
素以德明之死然齊丘言於害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
纂竊陳竟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竟自周還矯以世宗
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
我斬之唐主知竟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謨請覆之於周
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出
宗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
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
之世宗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
齊立歸九華山竟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胡氏曰敵國謀
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

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無獎其忠諭使勿
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宋已

定大樂

竇儼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晚音律詢之朴上疏
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
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
感人之有也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
倍之為緩聲二分損益之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
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季歷代罕
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二八
九至于黃巢蕩蕩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鐘十二編
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
擊編鍾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各為黃鍾之宮
其存者九曲考之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
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相應因推之長九寸徑三分為
鍾之管與今黃鍾之古法相應因推之長九寸徑三分為
管之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
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準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

集覽 德明之死 前年李德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
鎮二鎮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
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
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
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

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
主之法歸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

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唐高宗永徽五年仗下樂縣沈詳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軒縣之樂雅樂注見梁武帝天監元年
黃鐘之管書舜典篇度量衡以和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

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以之審量而量多則黃鐘之管其杏子殺拒黍中者

輕重則黃鐘之管而十餘為合十合為升以之平衡而權
十四則黃鐘之管而十餘為斤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則二

命鑄其第九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
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剛繼初常斐錫深疾齊

酒成疾而卒至是唐主曰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
之贈左 二月周道深汴水入蔡水 類以通陳 周滅行

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萬一十萬二千餘頃 周滅行
八千頃 諸州使 周淮南饑 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

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

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孟氏曰君愛民者二人而世宗
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貧穰也冬役春罷

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 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并
鄉村置園者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方私擾也

而置諸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
不忍人之政其赫然只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覽 公阜猶言公吏也阜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阜隸稱貸
注見晉主重貴天福八年置諸湯火之中謂秦亂楚漢交

兵時民之危險如陷墜湯火中即書仲碩曰謂秦亂楚漢交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世宗臨其喪以玉緘卓地慟
哭數四不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 五月取瀛莫
能自止 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世宗以比鄰未
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
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非道
所從民間皆不之知契丹寧州刺史王洪卒城降詔以韓

通為陸路都部署我太祖... 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 於野次將終廷揮以城降... 左右不敵逼我士不及一... 州刺史劉楚信皆率城降... 平引兵繼至契丹瀛州...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 先發據固安自世宗不悅... 罷能行友拔易州主遣使... 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 北漢韓令坤成霸州陳思... 敗北漢兵於百井車駕至... 宗以鄭國魏立瀛州宋升... 路直去不類鄭故去邑改... 注見晉帝奔太和四年... 安縣名屬涿郡今升為州... 今唐宗廣在保定路門注... 明元宗廣在保定路門注...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

奏院於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父奉金陵... 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唐城金陵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 不然歸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 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下後世則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皆服林英武二主孰賢... 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服林英武二主孰賢... 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抗其微弱行其... 馬殺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 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 希聲明辨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 為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山宗以信令... 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山宗以信令... 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 蒙褒嚴繼以正志獲有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 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弟宗同日語哉書...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集覽 馬初梁太祖周

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我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仁浦同平章事

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

溥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惰旨者仁浦多引罪歸

不以為忝又以吳廷梓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我太祖兼殿前都點檢州宗嘗問相於兵部尚

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

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奉者大節也昔張彥

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

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

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其善然濤終不可置之書濤喜

以是薄之又以翰林李士王著幕府舊集覽示脩邊幅謂

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集覽示脩邊幅謂

傲注言戲謔不敬也譴許約反浪力莽反文公傳曰譴戲

言也浪放蕩也嗜酒無檢不自檢束也周主榮殂梁王宗訓

喜飲無厭足無檢不自檢束也周主榮殂梁王宗訓

立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藩邸故人朕

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山宗武其師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

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師容應後策山人莫敢犯

攻賊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後策山人莫敢犯

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瞻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前史

商惟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

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戍王峻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

然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

武參用各其能人無不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

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卒往寢寘登

太祖領歸德軍節度使唐鑄大錢

江比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

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

秋七月周以我

唐鑄大錢

吳領武信節度

使蜀李昊領武信節度右補正...

吳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

為翰林李士起曰俾俾然見於其...

面楚辭曰絃梓直以立身...

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

主於孝故本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

文獻官名掌檢覆之事巡捕之責...

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天...

人夜語唐錫諧之曰諱與密氣類...

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

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善言於...

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

忽從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

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

南漢主鍾允章潘府舊僚擢為尚書...

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

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

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乃取允章斬...

幾以澄振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

由是澄狀頭皆先下委室然後得...

若也謂上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

曰委室密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凡...

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府刑...

曰餘刑見於市朝惟宮刑一百日...

注宮隱刑也所謂下蚕室是也自...

此云自宮以求進謂已自割勢以...

州為南都唐以金陵夫周境纔隔...

使唐鑄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

若雪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

唐周人殺之契丹遣使如唐

唐周秦州團練使荆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九

